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三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三三册目次

經部・易類

周易述蘊四卷首一卷

〔清〕姜兆錫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寅清樓刻九經補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本義述蘊四卷》提要

周易本義述蘊序

易之爲道至矣古易分爲四而道彌大今易合爲一而道彌隘其故何也則以周子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義揆之也夫分爲四者伏羲之畫卦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象孔子之翼傳凡其爲易不苟異亦不苟同而各自爲其書也合爲一者以文王之彖綴伏羲之卦以周公之繫象綴文王之彖且以孔子之翼傳綴文王周公之彖與象其于易同其同亦同其所不同而其爲一書也今謂聖人之精而不遁闡夫聖人之蘊者陋也由精推蘊此道之所以彌大也謂聖人之蘊而必由附于聖人之精者窔也以蘊束精道之所以彌隘也程子易傳從今易朱子本義倣古易而明初以本義附易傳之序後又去易傳而存本義茲四明洪氏所謂本義之序亦今經者與而本義古易之序遂失矣錫竊不自揣通古今易而折其中于合之中得分則即一本而萬殊之義備于分之中得合則即萬殊而一本之義存故今于畫卦之後繼以彖辭彖傳于彖辭彖傳之後繼以象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又于象傳象傳之後各繼以文言則分猶合也而初不于周公彖辭之前遽冠孔聖大象之象曰于其首更不于周公彖辭之下各加孔子小象之象曰于其中則合猶分也凡此繼大小象傳于象傳一本諸今易乾卦之例繼彖傳于彖辭一本諸今易坤卦之例則初未敢遽違夫

衆也然不至如今易之乾卦以各彖傳繼彖辭之後如今易之坤卦以後以大象傳列爻辭之前又以小象各爻傳列各爻辭之間則亦不敢姑徇夫俗也夫如是庶可以推四聖之蘊即可以推本義之蘊而自程傳以上及于註疏諸儒之蘊无不可推矣若夫繫辭上下傳與說卦序卦雜卦諸傳則又皆不附經而可詳推其蘊者也故今于經義傳義之蘊以述者述之亦間以不述者述之凡皆述先儒以述先聖云爾然則思所望于來者之述之也又安有窮乎又安有窮乎乾隆甲子季冬後學丹暘

姜兆錫序

刻周易述蘊始末錄

周易述蘊之刻先君志也諸經已問世者勿復述歲甲子周易述蘊書成既自爲序明年又加釐正將付梓秋疾篤允重偕弟鳴鼓鹽兩男朝衡朝奭侍先君目允重而呼曰我兒刻經刻經尊命若此蓋十三經除論孟二書所未刻者獨此耳故此志極不忘也先君少治詩庚午舉經魁遂遍解羣經尤嗜易嘗體坤卦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二語內外夾持以謂敬義存亡即吉凶所由消長此意常自警省其他一字一句發揮旁通引伸觸類無不尋繹其蘊加按語以明經又手書周易圖考蘊義約二卷皆今本所無另爲一編今序目悉依舊圖所增定者一十翼考一序卦歌而已若每卦經文前後分合與原書小有異同則亦

本朝周易折中不從王弼今易之意自序及十翼考言之甚詳此平生學易之所得也然而允重若弗克承者何也竊惟周易一書其言吉凶悔吝濂溪以爲教人慎動大旨最明獨其衆義文周孔之精蘊參象數而推時義極變盡神即一卦六爻之中正應與以例他卦之吉凶多未可臆斷則雖精以卦示蘊因卦發有非允重所得望見者況原書舊有脫誤述蘊又先君衰年遺藁脫誤恐亦時有每念及此皇然久之惴弗敢承綠刻友徐遊王鈸九經印板脅交極知先君志屢相促且詰曰老先生辭世四年易經之刻其遲矣若又遲之將誰諉耶卒無以應遂校而付梓焉夫前此所刻諸書或三四易其藁甚至五六易者有矣先君猶自視欿然冀　當代有道指示損瀉術成開通則昔之志茲刻也允重雖勉遵遺命顧一再校閱之下無復能侍先君而質之先君鑒茲能無深冀有道者之代爲指示乎哉時乾隆十四年孟夏允重附識於

周易述蘊序後

至聖十翼考義 并敍

至聖學易厥有十翼而晩世之習易以應試者或白首于易而不知十翼之目其故何也有古易有今易得今易而古易之分者以合傾者以偕然得今易而古易之明者以晦理者以亂此其所以白首于易而于十翼莫之知也何謂古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之易有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伏羲之易有卦无文文王之易有彖周公之易有爻而皆无傳至孔子而乃以十翼傳之翼者羽翼也傳所以翼經也凡此書不一聖聖不一時皆各自爲書此古易也而後世合羲文周孔而爲一易合卦彖爻傳而爲一書此今易也夫今易既合而其錯列于前者于是每卦

之彖辭有傳每六爻又有傳六爻謂之小象有傳矣而冠于六爻之上者謂之大象復有傳繼于象傳大小象傳之後者復有文言彖象傳由是推之則傳如蝟立而翼且數之不勝數矣若其總列于後者則不過繫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五傳而已而翼又闕如也烏在其爲十翼者乎古易異于是考漢書伏羲畫卦以後文王繫彖周公繫象共爲上下二篇謂之正經孔子翼以上下彖傳上下象傳文言傳上下繫辭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爲十篇謂之十翼其後商瞿梁丘賀移上下二彖于各卦之後鄭康成復移文言于乾坤之後王弼又移上下象傳于各卦之後經此數變而經與繫辭非復翼之舊矣嗚呼宜其亂也自是以後十翼之名言人人殊至明王文恪公始釐爲十篇如古之數今列其次當爲彖傳上一彖傳下二象傳上三象傳下四文言傳五繫辭傳上六繫辭傳下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彖傳象傳本皆一也而分爲上下者蓋因上下經分之或曰以篇帙繁重分之无他義例也繫辭上繫辭下亦畧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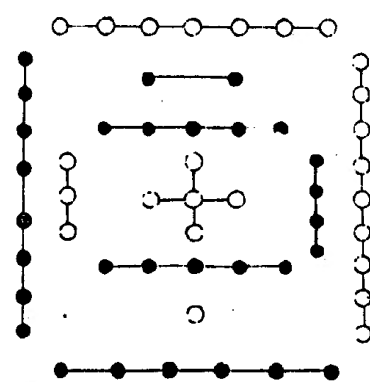
錫始爲此考考自明王文恪公也而國朝李文貞公觀彖云按漢書本爲經二卷傳十卷自費直始以彖傳大小象傳文言傳總綴于各卦彖辭象辭之後又其後王弼自坤以下始以小象傳分綴于各爻之後而又于彖傳文言傳大小象傳

之上各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之屬以別之益非其舊矣朱子本義據漢書凡彖曰象曰文言曰之類爲王弼所加者悉皆刪去各復其舊永樂中仍如王弼所分古易遂不可復即今現行之易也據李文貞公所考又與王文恪公不符疑文貞公爲得其寔附識于此

周易述蘊總目

周易述蘊總目終

易圖目

河圖

朱子曰繫辭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中龍馬負圖之數也若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

洛書

四爲肩六八爲足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此也

蔡元定曰圖書之數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亦不考而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伏羲八卦次序

繫辭傳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放此說卦傳曰天地定位

伏羲八卦方位

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六十四卦：乾 夬 大有 大壯 小畜 需 大畜 泰 履 兌 睽 歸妹 中孚 節 損 臨 同人 革 離 豐 家人 既濟 賁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屯 頤 復 姤 大過 鼎 恆 巽 井 蠱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遯 咸 旅 小過 漸 蹇 艮 謙 否 萃 晉 豫 觀 比 剝 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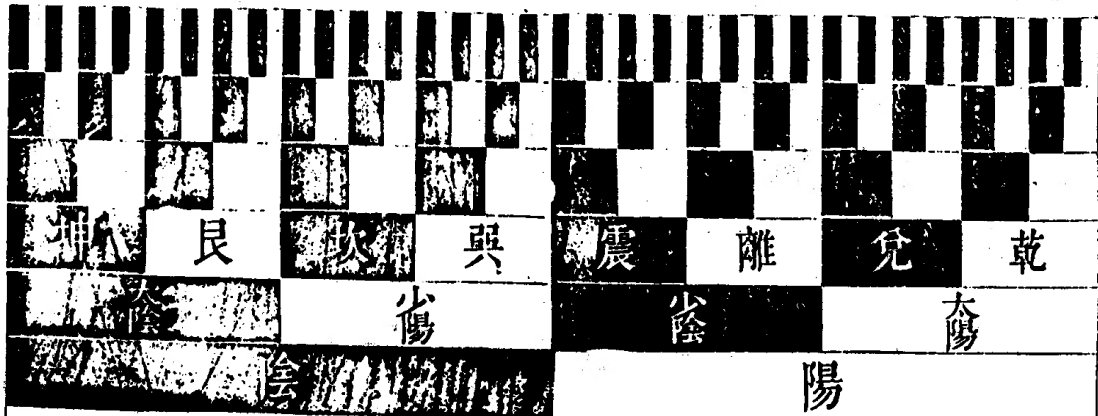
三十二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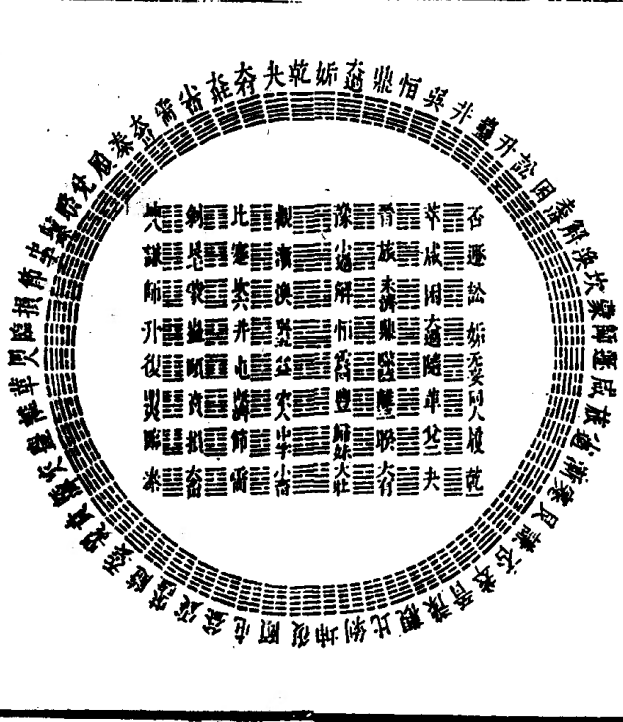
十六卦

八卦：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四象：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兩儀：陽 陰

太極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于子中極于午中陰生于午中極于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盡于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于外者爲陽方于內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已上伏羲氏四圖其說皆出於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脩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艮坎震

坤母　兌離巽

震長男　坎中男　艮少男

巽長女　離中女　兌少女

得乾初爻　得乾中爻　得乾上爻

得坤初爻　得坤中爻　得坤上爻

文王八卦方位

離　坤　兌　乾　坎　艮　震　巽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卦變圖

彖傳或以卦變為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旨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圖異）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圖異）

頤　屯　震　明夷　臨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過

晉　萃

觀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革 離 家人 无妄

兌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壯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賁 既濟 豐

噬嗑 隨

益

蠱 井 恒

未濟 困

渙

旅 咸

漸

否

咸 旅 漸 否

困 未濟 渙

井 蠱

恒

隨 噬嗑 益

既濟 賁

豐

節 損

歸妹

泰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二陰二陽圖已見前

大畜 需 大壯

睽 兌

中孚

離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過

巽

訟

遯

萃 晉 觀

蹇 艮

小過
坎　蒙
解
升
屯　頤
震
巽
臨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一陰一陽圖已見前）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剝
豫
謙
師
復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

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周易卦歌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右卦象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震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繫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卦變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右卦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右八卦取象歌

上經卦自乾坤始　屯蒙需訟連師比
小畜履兮泰與否　同人大有謙豫序
隨蠱臨觀噬嗑賁　一剝一復于斯記
无妄大畜頤大過　終以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壯晉明夷　家人睽兮蹇解次
損益夬姤并萃升　困井革鼎震艮繼
漸妹豐旅及巽兌　渙節中孚小過至
終以既濟與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右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爲次之歌各以兩卦相爲錯綜而其間始終脈絡之緒亦畧可想見舊本雖有是歌而兩卦之相連者或錯見上下句并其始終脈絡亦復隱而未見故稍訂之如右云

周易述蘊卷之一

朱子本義　婁兆錫述

周易上經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上下經兩篇伏羲之畫卦文王周公之繫辭也并孔子作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錫按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云周爲代名易爲書名者從孔疏也據鄭譜釋鄭玄之說云連山以艮爲首艮上艮下如山之相連也歸藏以坤爲首坤上坤下如地道之歸而藏也周易以乾爲首乾上乾下如天覆之無不周而變易無方也其說不從周代名易書名之說然如其說則三易當爲伏羲神農黃帝之易名而周禮太卜不合以伏羲之周易居神農之連山黃帝之歸藏之後矣故本義不用其說也餘詳歸藏圖辨義古今易詳序文

☰ 乾下
☰ 乾上

乾元亨利貞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故畫一奇象陽畫一耦象陰以成兩儀見一陰一陽有遞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畫而上兩分爲四以成四象四分爲八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天故三畫皆陽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兩倍其畫以成六畫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乾道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此聖人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也餘卦放此○錫按大亨而利于正所謂聖人之精畫卦以示也而其爲仁義禮智之四德則又所謂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也故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之經傳有同而有異其同者義本一致而異者蘊有殊塗朱子語類或問元亨利貞朱子云當初只是說大亨利于正不以分配四時孔子見此四字說得好遂分作四件說又云乾坤二卦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只與諸卦一般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以乾坤爲四德而諸卦自如其舊非二聖意有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可也由語類以觀可見精與蘊有別未學且未明精蘊二字而妄肆論議謂此元亨利貞亦當作四德解何其惑也餘詳胡氏駁議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彖卽文王所繫之辭曰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所謂彖傳也後凡言彖曰者放此○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之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錫按古易孔子十翼本與上下經各爲一書內彖上傳彖下傳象上傳象下傳文言傳爲十翼之五皆無彖曰象曰文言曰各曰字而後人以傳附經乃各加曰以別之也後凡稱曰者放此

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施始豉反卦內皆同○此釋亨之義也○錫按此與記風霆流行庶物露生之義略同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大音泰後同○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大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各正者得于有生之初保合者全于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錫按此節舊在時乘六龍以御天之下今遵朱子之義定之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始卽元終謂貞也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爲聖人之元亨其在上高出于物而萬國各得其所以咸寧此乃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于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蒂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又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與其在聖人則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長人同幹古旦反○此文言篇中乾坤二卦彖傳象傳未盡之蘊爲乾坤之特例餘卦皆无其文而此首釋乾彖之意也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時爲春于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時爲夏于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時爲秋于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于時爲冬于人則爲知而立乎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錫按文言篇釋乾坤二卦彖

傳彖傳未盡之意古易本自爲一篇卷首但標文言傳三字而無曰字今易去傳加曰以分附于乾坤二卦則固不如古易之各見其義蘊矣而考其文但總附于彖傳象傳之後而不以彖繫彖以象繼象其于分合兩皆無當則又不如各歸其類猶得因類以推古今易與同之義故稍爲定之如左也文言中兼釋文王之彖辭周公之象辭而統謂之文言者易更羲文周孔四聖而成今易家或只數三聖而不數周公蓋以文王父統子業故也則易之爻辭蓋亦推文王之本意故但云文言與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以仁爲體則物无不愛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則理無不當故足以合禮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宜故足以和義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故足以幹事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與春秋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也○錫按自元者善之長至此爲文言傳中釋彖辭之第一節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始則必亨理勢然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寔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錫按不言所利注有二說次說對利牝馬之貞蓋易之本義此大哉之乾元所以與至哉之坤元有別歟如首說則四德備之謂大矣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不倚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參于邪慝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然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因動靜而有剛柔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旁通猶言曲盡○錫按凡卦以彖辭爲主參于六爻而情无不盡此蓋六十四卦之通例歟又卦例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正二五爲中乾卦惟九五爻爲中正餘初爻三爻正而不中二爻中而不正四爻上爻不中不正此云中正者據九五爻而言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錫按此言聖德法天而乾六爻之爲元亨利貞益可知矣自乾元者始而亨至此爲文言傳中釋彖辭之第二節

初九潛龍勿用 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錫按筮用河圖之數除中數之五十不用則四旁之一二三四六七八九皆可用也又不用一二三四而但用六七八九者用成數不用生數也陽九爲老陰六爲老者陽長陰消故極于九而陽老極于六而陰老歟吉凶悔吝厲无咎等爲六爻之占辭此勿用只言未可施用本非占辭然占雖不言而占固在其中矣凡不言占者並放此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見龍之見賢遍反卦內見龍並同○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占得者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爲利見此九二在下之大人若占者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錫按九二陽爻陰位中而非正云中正蓋便文傳云龍德而正中亦謂正當其中歟利見大人蓋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自爲一例凡占卦有不相當並當以此推之程傳謂六爻人人有用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賢人用常人有常人用意蓋如此在田註未詳程傳謂地上也蓋據繫辭傳分六畫爲三才而言也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田爲地上乃對淵爲地下言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錫按淵即潛龍之所潛也下卦初潛二見上卦五飛上亢而三四在上下卦之間三在下而欲上故惕若而自危四自下而方上故或躍而自審其无咎同而所以无咎不同蓋先聖之繫辭微以至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剛健中正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有飛龍在天之象而占法與九二同常人占得者則利見此九五在上之大人若居九五之位者則爲利見此九二在下之大人耳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于上動必有悔故象占如此○錫按乾卦初三五皆爻位得正二四上皆失正者也然九五之得正者其占利即九二之不正者亦利蓋中不嫌于不正也又其不得正而在上之上者亢而有悔即得正而在下之上者亦惕若而獨其得正而在下之下者但自守其勿用即不得正而在上之下者亦自得无咎蓋得正亦无取乎亢而上也易貴中而戒亢如此易理即不執此然當以此推之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故爲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吉也春秋傳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曰者孔子所以釋象之辭所謂象傳也後凡言象曰者放此○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錫按此句通言全卦先儒謂之大象其義

亦與象傳相類但不是釋文王之彖辭而孔子自發此義故與下六爻之小象連文也君子與九三及文言之君子並同自強不息即終日乾乾夕惕若之意但九三君子之乾惕指一爻而此君子之自強不息及文言君子之行此四德指全象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錫按德施普即爻辭注所謂出潛離隱澤及于物也凡傳不詳注者本義已將傳意註于爻辭矣後並放此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服反本亦作覆○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徂早反○造猶作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錫按謙卦盈與謙反故以爲亢龍之戒繫辭上傳以謙卦與亢對說以此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文言曰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錫按文言彖象傳申彖象傳未盡之意古易本自爲一篇標文言傳今易既以文言之申彖傳者特標文言曰以分附彖傳之後則于文言之申象傳者亦合標文言曰以分附象傳之後蓋姑從俗爲之歟至十翼皆孔子自著不應自加子曰字凡全傳所有子曰字並應刪去或疑設問答處合有子曰字竊謂即設問答亦不必加子曰字而意自明古易无可考今文言傳及各傳所有子曰字蓋皆習誤而未及正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又言閑邪存其誠者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錫按龍德語九之剛正中語二之中下四句皆言其剛而得中之意君德也者大人之事備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脩辭立其誠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猶夕惕若者以此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錫按忠信存于心脩辭立誠見于事忠信是誠之始其誠是忠信之全其此知至知終之所以相成也在下卦是上位對上卦則下位耳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聲○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脩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及時而進也○錫按內卦退而在下故言德學外卦進而在上故言時位及時而進以進德脩業故也若无其德業而妄欲干進則咎矣或字之義以此推之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與起于上則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錫按自初

九曰潛龍勿用至此爲文言傳申釋象傳之第一節

潛龍勿用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音捨○言未爲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錫按行事猶言用功

或躍在淵自試也未遽有爲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聲○居上以治下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錫按窮謂滿極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聲○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錫按自潛龍勿用下也至此爲文言傳申釋象傳之第二節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時當然也○錫按隨時用之无一息之間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天德即天位也惟有是德宜居是位○錫按天位乃所以位天德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錫按處高思下可也與時偕極則有悔矣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剛而能柔天之法也○錫按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此爲文言傳申釋象傳之第三節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並去聲未見之見音現○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耳○錫按本義行字並作去聲或曰之行行而兩行字合讀平聲乃行藏之行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言由學問寬仁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也○錫按前云信言謹行閑

邪存誠德已成矣此言由學問而寬仁蓋又總言其所以成也居謂存諸心行謂發于事四之字皆指理而言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重剛謂陽爻陽位○錫按以陽爻陽位爲重剛則九四陽爻而非陽位經不得以爲重剛此先儒所以又疑其重字之衍也今考六十四卦凡陽爻陽位概不言重剛惟乾卦兩言之是重剛二字但因乾卦起義蓋乾卦六爻皆陽而初九陽方起上九陽已盡惟二三四五承乘皆陽有重剛之象而其間九二九五剛而得中惟九三九四不得中故皆曰重剛而不中也如此看乾卦獨言重剛之義覺有着落而亦可无下爻重字爲衍之疑矣虞氏翻吳氏澄並云三四居上乾下乾相重交接之間故曰重剛其說亦各有見錫緣先儒朱子氣象廣淵不迠尋非故敢背此以質之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錫按疑者審慎之意非疑而無主也重剛

義見上。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並去聲。○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牿于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為，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回紇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錫按：言天而天地日月四時具其中矣。人謂人民，言其大而小者不足言，言其明而幽者不必言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喪去聲。○不知進退存亡，所以動而有悔也。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必計私避害，而自不至于有悔矣。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錫按：進退，猶言去就；存亡，猶言隱見；得喪，猶言窮通。言有偏全，互文也。自君子以成德至此，為文言傳申釋象傳之第四節。

☷ 坤下
☷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喪去聲。○--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于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以順健為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于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錫按：主利二字為句，自孔疏以後，諸儒多宗其說，而程朱亦姑因之。然徵諸文言後得主而有常，則主利連讀之非經義明矣。今考國書後得主當以文言為據，利字當屬下二句讀，在西南則利于得朋，在東北則利于喪朋，正與上文得主相對。蓋事主者惟知得主而已，朋類非所私也。人臣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為阿黨；孤踪特立，不為崖岸。故易爻有曰朋盍簪者、朋至者、以其彙者、以其鄰者，皆得朋之義；有曰朋亡者、渙群者、絕類上者，皆喪朋之義

也。故自此卦首發明之，而六十四卦臣道準焉。國書如此，庶疏義正而經義明矣。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此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此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為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人之所行，如坤之德，則其占如下文所云矣。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于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安而且貞，地之德也。○錫按：此又言先迷後順，及終慶安貞之義也。反之西南則終有慶，覺非經義。先儒云：以陰順從乎陽，然後有慶也。陰從陽為得常，若陽從陰則反常矣。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剛方，釋牝馬之貞之義也。方，謂生物有常。○錫按：柔靜，乃坤牝之義，而馬有剛方之性，是其貞也。先釋利貞，次釋元亨者，象言利牝馬之貞，蓋即坤特指其象，而用六利永貞，亦不足于元亨故也。

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復釋亨義也。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錫按：程傳亦仍舊說，詳已見前矣。含萬物而化光，此即含弘光大，而品物所以咸亨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復釋坤元順承天之義。○錫按：此文言傳申釋象傳之義，但象傳順釋元亨利貞，而此逆釋之耳。

初六，履霜堅冰至。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故聖人作易，于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

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見于象中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順正以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常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也○錫按文言敬則直義則方敬義立而德不孤則大也大哉乾元至哉坤元坤本不得言大順承天乾大而坤亦大矣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六陰爻三陽位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也○錫按文言弗敢成而代有終之義是從臣心上推看謂始雖无專成之心而卒克盡代終之職也或說謂其事无始有終便非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譽音餘又音預○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六五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象如此而占大善也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凶可知

用六利永貞。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占如此辭蓋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為陽則能永貞矣故不言元亨而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于元亨云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凝魚陵反馴似遵反○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錫按傳但言直方不言大明其以配乾而大非坤本大也坤德以直方為主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知智同○錫按待時而發此所以為可貞也其于乾但光大之而已是无專成然固光大之矣是有終也貞固為知之德故曰知光大也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文在中而見于外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錫按窮則傷矣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古字順慎通言當辨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以學而言也正謂本體義謂妙用直其內方其外程傳備矣傳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乎○錫按敬義夾持而德不孤此釋德之大之義因以見論語必有鄰亦是言德之夾持相輔而佐以發氣之應解之者非也乾道奮發有為坤道靜鎮自守而此乃言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者蓋坤道雖不足于生安而同不同于困勉與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錫按代謂代天也無專成之義也則妻之代夫臣之代君義可知矣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錫按天地變化草木蕃則賢人出可知天地閉賢人隱則草木否可知盛世雖草木亦蕃況賢人乎衰世雖賢人亦隱況草木乎皆舉其極而言經傳五爻之義類然也坤卦自二五而外皆危辭蓋聖賢扶陽抑陰之道切矣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黃爲中德釋黃字之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黃中暢于四支復釋居體○錫按通理謂中德而兼通衆理居體謂尊位而謙柔處下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爲離並去聲夫音扶○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雜之雜也言陰陽皆傷也○錫按此以上申象傳之意也考六十四卦无文言惟乾坤二卦有之明乾坤之道大也而文言類申乾彖乾象于坤彖坤象惟一申之而已蓋坤道順承天乾道倡而坤道无待于贅辭與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張倫反○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閒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六畫卦之名屯之言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申而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也震動在下坎險在上動乎險中可以大亨矣而在險則宜守正未可遽進又云利建侯者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也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 難去聲六二象同○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爲震難生爲坎也又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閒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錫按初九爻曰磐桓利居貞則主靜也而此云宜建侯而不寧則不得靜以處之矣故曰不取初九爻義也然建侯正以寧之則亦二而一耳蓋居貞以戒妄動而靜以待動斯爲動之正與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步干反○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爻居陽位處得其正但以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而利于居貞以俟之也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有侯之象故象又如此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柔順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也乃求與己爲婚媾耳但己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錫按本義以匪寇婚媾爲初九求婚媾細玩蓋不然通考全經本卦及賁睽言匪寇婚媾者凡三本卦六二與九五應賁六四與初九應睽上九與六三應皆目正應爲婚媾不以目非應者之求婚媾也又本卦六四不言匪寇婚媾但言求婚媾六四自與初九應而下求之其非以目妄者之求婚媾益明矣據傳六二之難乘剛也在六二乘初九之剛初九與爲難而求爲婚媾固有此情但經婚媾二字初不指初九之求婚媾程傳云若非初九與爲寇難則婚媾遂矣蓋寇難指初九而婚媾自指九五也一云二之屯如邅如而乘馬班如者非以初九爲難而與之爲寇也蓋以求其婚媾之正耳此與程傳雖不同而其以正應爲婚媾則同也或疑乘馬班如當指初九之陽剛爲難不指六二之柔順自守則六四乘六三之陰柔亦自言乘馬班如其疑蓋非矣當併質之先儒云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幾音機舍音捨象同○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也○錫按无虞謂无虞人導之也注以幾字訓見幾似未安或曰幾猶期也有所期必而能舍之是即聖人无固无必之道雖不言見幾而見幾在其中矣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陰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錫按初九不求所應之六四而求所承之六二則爲妄六四不求所承之九五而求所應之初九則爲正此風人卬須我友之意也初九之不正不于初九爻見之而見于六二即初九之正亦不于初九爻見之而見于六四者所謂士之耽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之意也婚媾當男先女乃女求男者女在下則待男而不言求女在上則下不敢求

比乃求而歸之矣猶泰六三歸妹六五皆言帝乙歸妹之義也下求婚媾亦云往者凡有所行皆爲往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膏澤當下于民然當屯之時坎體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故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矣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象如此○錫按上六无正應故不言婚媾則婚媾當指正應可見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也經綸治絲之事經以引之綸以理之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下遐嫁反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錫按反之言歸也謂自變歸于常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求而往明也程傳曰求賢自輔而往可謂明矣○錫按程傳以求賢自輔釋六四爻義蓋士女之求耦君友之求賢其義一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式豉反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錫按本義未詳考楊氏及國書蓋言何可長如此宜速反而變通之以致憫之之意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音谷三息暫反○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而此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我謂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外卦之六五陰陽相應故有亨道而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其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叩之凡此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皆利于正蓋總戒之之辭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以卦象卦德分釋卦名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又以卦體釋卦辭也言蒙之爲亨乃以可亨之道行之而得其時之中也二剛明而爲師五柔暗而爲蒙二不求五而五求二是其志自相應也蒙之求師如筮之求神以剛而中故告而有節若初筮告而又再三瀆之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而瀆之可乎所以釋利貞之義也○錫按程傳以亨行謂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凡時中之義當以程傳推之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說吐活反桎音質梏古毒反○以陰居下蒙之甚矣故教者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故吉也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占者有其象而當其事則吉矣○錫按子克家不言吉蓋五爻蒙象以師徒言而二三爻兼以士女言者事則有限象无不包猶屯卦兼言求媾取賢之義也後並放此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六四困蒙吝既遠于陽又无正應爲困于蒙之象而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六五童蒙吉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故其象爲童蒙而吉也○錫按蒙卦剛明吉而柔暗非吉也九二吉上九利而六五亦吉者以其中也是故君子中之爲貴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攻治太深初无所利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嚴而非刻密而非苛乃爲得宜也凡事皆然況誨蒙乎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下孟反六二象同○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錫按果行以明決之象水者果之也育德以靜鎭之象山者育之也西山眞氏發其義而觀象亦云果行如水育德如山蓋凡君子有兩義與兩象相發者皆先內而後外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錫按但以正法而已此亦用說桎梏之意也

子克家剛柔接也 指二五之應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順愼古字通行不愼于經意尤切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遠于萬反實叶去聲○遠實謂遠于陽也凡爻陽爲實陰爲虛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錫按言利禦寇則不利爲寇不待言矣上下謂諸陰爻明不但六五童蒙之當養也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于險待之義也故爲需孚信之在中者也九五坎體中實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又坎水在前乾健臨之爲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有所待而能信則光亨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于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矣○錫按程傳云有孚則光明而能亨是光以德言當有孚光爲句也項氏則云抱實而力待必有光亨之理是光以占言當以光亨爲句也玩句理項氏爲安光亨又云貞吉者光謂其氣象貞謂其質地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以卦德釋卦名義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錫按以正中謂九五處中而居尊位往有功謂乾健在下而將上進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遠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于其所之象故利用恒則无咎也○錫按初九及九三之兩爻皆居剛得正而有正應者也初九无咎而九三致寇至者初在下與險遠而三在下之上與險近故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鄭本作沚○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象如此○錫按需卦六爻惟九二爻位不正餘皆正也而九二不正而終吉九三正而致寇者九二得中則无嫌于不正矣九三以陽爻陽位乘乾健之上逼坎陷之交旣不足擬九二之剛而得中并不得比初九之剛而在下而其視六四上六之柔順得正者亦遠矣不言凶者居剛得正又有正應雖致寇不吉亦可敬以免禍與以傳考之可見餘見初九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吉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也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而貞固則得吉矣○錫按五爲坎主可謂險矣而安待而吉者剛健中正故也二剛中能需而遠于險故久而自吉五剛健中正而當夫險故貞而乃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來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象陷險中敬以待之故得終吉也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上上聲樂音洛○雲上于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事之當需者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待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難去聲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以善反○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也 外謂外卦敬愼不敗發明占外之占切矣

需于血順以聽也 錫按順以聽則出自穴亦在其中矣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都浪反○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錫按雖字之義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况當位乎聖人發明象外之意蓋如此嘗考家先宗伯傳義補疑葉氏艮珮已云然宜從之

☵☰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反○訟爭辯也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內險而外健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心爲加憂且于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故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故又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故利見大人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故不利涉大川蓋占者皆隨其所處爲吉凶也○錫按本義有孚字窒字惕字中字一字一義蓋仍程傳耳或曰剛來得中之中謂中正之中惕中之中謂惕于中心也傳蓋謂其惕于中心而吉者由剛來得中故也其義較穩卦變詳見啟蒙圖書則謂依王弼舊說作虛盤說者近是也後凡言卦變者放此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德釋卦名義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錫按入于淵以乾健乘于坎險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作戒辭謂其不永所事則終吉也味象傳訟不可長之義亦然蓋初六陰柔不正恐其恃有正應而終凶故戒之與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反眚主訟反○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則无眚矣○錫按勢不可敵猶程傳言義不克也歸而逋至三百戶爲句所謂自處卑約以免災患也此義自王弼以來程朱皆本其說而荀氏項氏俞氏皆以歸而逋爲句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爲句謂逋之者皆无連坐之患也其義雖可通非經之本義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否則凶矣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以見惟守常而不出則善也○錫按无成卽坤卦文言弗敢成之義是言其心之不自主非言事之无所成注義當以此參之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渝以朱反○卽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于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九五訟元吉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訟而有理必獲伸矣○錫按本卦九五正而且中故元吉九二不正而中故无眚餘則不正且不中宜凶咎矣然同一六也而初六勝于六三同一九也而九四勝于上九蓋聖人示以執中守下之道至矣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錫按其行相違謂剛健險陷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錫按辯明謂不終訟而自得剖白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掇都活反○掇自取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也○錫按不喜新而從舊不專已而從上本兩意也此合言之者其自用自專則一也訟事尤戒專用故以臣道无專成之義明之

復卽命渝安貞不失也

訟元吉以正中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此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之意也。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于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聖人之垂戒深矣。○錫按以柔居上而任之。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是也。然必丈人乃吉者。此聖人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之義。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王往況反。○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傳謂能左右之曰以是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于天下。然有是才德。民悅而從之也。不亦宜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否俯九反。○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上應六五。爲所寵任。故象占如此。○錫按師六爻惟六四上六爻位得正。餘四爻皆不正也。然其得正者。六四幸无咎。上六勸戒兼皆僅可之辭。而其不正者。六五以柔中无咎。九二吉无咎而且有錫命之榮。何也。中既不嫌于不正。而九二又爲全卦師貞之主故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象占如此。○錫按六三失正而居下之上。六四得正而居上之下。雖同一陰柔之性。而得失相懸如此。此守正處下之道也。

六四。師左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春秋凡書及戰之義。皆罪其不知左次之道也。後世如司馬仲達不敢與武侯戰。跡雖近怯。然其全師以歸。以視六三致輿尸之凶者遠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之丈反。○執捕執也。言語辭也。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利執言之象。而无咎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

也。若使君子在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雖貞而亦不免于凶矣。言當專于委任也。○錫按執言或作問罪之辭亦通。長子猶言丈人。皆謂九二也。弟子兼謂六四者。對文則有三輿尸四左次之分。散文則不能除害而左次亦輿尸類與。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大君錫命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矣。故戒行賞之人。不可濫而受賞之人亦不可倖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得衆矣。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錫按此言任本于德而功及于世也。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錫按以中行謂九二以中德奉命于上以行師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聖人之戒深矣。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毗志反。○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名比。而其占吉也。陽剛中正。固爲人所親輔矣。又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之而无咎。故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將皆來歸之。而其遲而後至則不免凶矣。欲比人者。亦以是反觀之可與。○錫按後夫凶如有攸不爲臣東征是也。然聖王亦豈遂棄而絕之哉。當時如禽奄飛廉之屬。則討戮之而絡我周王見休者。亦猶赤子耳。故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此所以爲民之父母也。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以卦體釋卦名義也。比吉也疑衍。○錫按孔疏程傳皆不以比吉也爲衍。若曰比之爲吉也。以比之爲輔。而下皆順從也。其義自明。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亦以卦體釋卦辭也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比之初有信以比之則可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錫按此聖人示人以象外之占也味終來二字始賜可知故有孚僅得无咎盈缶乃得他吉鄭汝諧云五爲比之主初最遠而非其應何以有吉義蓋幾生于感物之先而誠出于志之未變以信求比何咎之有其說是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錫按六二乘初六之陰又承三四之陰易爲近爻所引而獨與卦主之九五爲正應以比之六四居下卦羣陰之上易爲下爻所牽而亦獨承九五以爲比故二爻獨明其貞吉一曰比之自內一曰外比之者據內外卦而言六二柔順中正以上比正應之九五其比乃自爲政故傳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六四雖得正而非中又无正應但以外承九五而比之故傳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至初六非正非中有孚僅得无咎即有孚盈缶終來而得吉蓋亦得之自他而不得云內比外比矣況六三比之匪人與上六比之无首各居內外卦之上而自相比附者乎。

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凶不言可知

六四外比之貞吉。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錫按二四皆自內而外比而二內卦也四外卦之內也故四不言自內但言外比之而已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誡以求必得故爲王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吉之道也○錫按比卦彖辭不寧方來後夫凶是无失之義也而九五爻象王用三驅失前禽彖與爻若相反何耶自下求比乎上而言无一物不得其所後夫凶可也自上致比乎下无一念或係以私失前禽可也聖人亳无利天下之心而天下更不遺聖王之化此並行不悖之理也湯解四面網而祝曰不用命者入吾網是舍順取逆而傳乃曰舍逆取順又何耶解網自殺獲而言故曰舍順取逆顯比自親附而言故曰舍逆取順是亦事異而理同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故爲无首之象凶之道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水比于地不容有閒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无閒者也象適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得正則不自失矣○錫按本義不言得中而但言得正者中不待言也二四爻位得正此所以獨言貞吉也上六雖得正而亢而失其可親即不言貞吉矣所謂後夫凶與

外比于賢以從上也。錫按九五剛健中正是賢也全經凡以五爲賢者放此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音捨○由上之德使不偏也○錫按使中謂任使得中而不偏于親近也胡氏炳文云師之使不當誰使之五也比之使中誰使之亦五也。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首則无終矣○錫按比之无終彖所謂後夫凶者以此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畜敕六反大畜卦同○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謂陰也畜止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而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其所畜者亦小矣雖內健外巽二五剛而能中其志得行有亨通之占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筮者得之其處此亦可類推矣○錫按小畜彖辭小過爻辭皆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文講家各于本卦推之言人人殊竊謂不雨之義須從屯解二卦類考而明西郊之義須從明夷卦合觀而見夫屯卦雷動于下上蒸爲雨解卦雷動于上雨沛以下而小畜卦陽伏于下雷寂于上小過卦雷動

于上。陽止于下。明非屯與解之滿盈而雨作者比也。明夷卦將明而能正志。箕子以之。明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而小畜卦陽上往而澤未施。陰下弌而事莫濟。明夷之夷傷而明晦者類也。諸卦比物醜類之義如此。而講家之離合頗矣。故雜爲先儒質之。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施始豉反。○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芳六反。二爻同。○下卦乾體。本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居下得正。前遠于陰。雖與四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无咎而吉也。○錫按復猶剝復之復。復之言反。雖將爲畜。而能自反于正也。

九二。牽復吉。三陽志同上進。九二又漸近于陰。而以其剛中。故與初九有牽連而復之象。亦吉道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吐活反。○九三亦欲上進。且迫近于陰矣。然剛而不中。又无正應。雖陰陽相說。爲所係畜。而進退不能自由。故有輿說輻之象。又以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可知矣。○錫按經言夫妻反目。兩不相和之辭。據程傳妻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則指妻而言。據本義九二志剛不能平而與之爭。則指夫而言。將安從乎。曰夫不能制妻。而但與之爭。妻不受制于夫。而反欲制之。意本一貫。但以傳不能正室推之。則指夫之失道爲主耳。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其上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錫按六四陰爻陰位。正則有之。中則未也。而本義云虛中巽體者。以其爲巽卦之體。而又爲全卦之中故也。六四陰爻言有孚。即伊川中虛信之本之意。九五陽爻言有孚。即伊川中實信之質之意。既有孚信。自无憂傷之虞。而有孿固之驗。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則全卦之中。亦猶內外卦之中也歟。

九五。有孚孿如。富以其鄰。孿力傳反。○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孿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陰加于陽。婦雖正亦厲。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哉。○錫按卦本以陰畜陽。巽體亦以陰入陽。今上九以陽爻居陰極。合九五以容巽入。向之不雨者既雨。而尚往者亦既處。此蓋陰之尚德而載之耳。然婦貞厲而君子征凶者。自上巽體而言。則陰載陽也。自全卦而言。則以巽陰乘乾陽。而妻婦乘夫之象見矣。即雨亦本非陰陽和之雨。可知也。其厲且凶也宜。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錫按林氏云。風一過而草木皆靡。既過而旋復矣。是能畜而不能久也。因以其說推之。小畜之巽。一陰生于二陽之下。是其體小也。而以其風行于天上。靡然不久。是其用小也。大畜之艮。以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是其體大也。而以其山亘乎天上。確然不移。是其用又大也。懿文德。蓋文德雖美。而畜德未大也。若多識畜德。則厚積遠施。而其用又豈如斯而已哉。

復自道。其義吉也。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亦者承上文之義。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錫按血傷害也。惕憂慮也。王氏謂但言惕出。則血去可知矣。舉輕以見重也。

有孚孿如。不獨富也。錫按不獨富。謂以其鄰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錫按疑即坤卦陰疑于陽之疑。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于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其占雖處危而亦亨也。

彖曰。履柔履剛也。以二體釋卦名義。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以卦德釋彖辭。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錫按光明謂德盛而光明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錫按九二爻位失正而云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者中不嫌于不正也或云因爻位之不正而勉以貞吉者非以象傳中不自亂也句推之可見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反○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象占如此又言武人爲于大君者謂其得志肆暴而不能久如秦政項籍是也○錫按以全卦言之則上天下澤爲辨上下定民志之象而自六爻言則六三以一陰居上下五陽之間陽善陰惡故獨凶也本卦二三四上之四爻皆不正而九二九四上九以剛居柔皆吉六三以柔居剛獨不吉則知柔以濟剛之爲善而剛以濟柔之爲累矣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京本山革反坊本音色○九四不中不正以履九五之剛其危甚矣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也○錫按愬愬心口相商憂懼之貌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怪反○九五剛健中正以履帝位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爲夬決其履之象云貞厲者恃其剛正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其爲戒深矣○錫按稱夬履者于易卦爲澤天履也王氏云若貞固守此則危道也言不可一于任剛決行而不顧也其義與本義別恐不可從程傳云雖正亦厲本義蓋從程傳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錫按視履作視其所履固是或曰視履與六三視履二字應謂視與履終考其祥則周旋而咸吉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程傳備矣傳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爲履而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而定其民志也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而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居之者得其分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于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至于尊榮農工商賈日至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錫按獨行願猶孟子獨行其志也程傳云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李氏云即中庸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也說皆得之矣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錫按志行謂進而得行其志所謂終吉也

夬履貞厲位正當也傷于所恃○錫按九五非恃位也居其位而恃其德則不當恃位矣一日二日萬幾恃位固非恃德亦危矣故曰雖貞亦厲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錫按程傳上者履之終也行貴乎有終故大有慶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通也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則吉而亨矣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長之丈反否卦同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京本汝據反坊本人余反彙音胃否卦同○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放此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謂所期之信也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矣○錫按勿恤其孚未詳蓋天運之往復有定期故云其孚人事之艱貞有定力故云勿恤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象如此蓋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當慎可知矣陰虛陽實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錫按程傳朱義皆以此爻爲小人合交害正之爻而沈氏趙氏李氏俞氏何氏則皆以此爻爲上下交孚乃交泰之象也竊謂以全象言則內陽外陰爲泰內陰外陽爲否而以各爻言則泰之自陽而陰者卽泰亦有否之幾否之自陰而陽者卽否亦有泰之理以泰四爻之不正與否之四爻之正對推之當從程朱之義况傳失實二字乃虛謙之稱非謙虛之目其所謂不戒以孚者乃私意之相合非誠意之相通又安得以上下交孚乃交泰之象許之乎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

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錫按彖爻之辭文周始繫而云帝乙歸妹亦嘗占得此爻蓋其占自用殷易與程傳云自古帝女下降至帝乙乃制禮使降尊貴以從夫而受福也其說最融歸妹元吉者明人君虛已親賢之大道也君道當親賢下交而權奸干進才賢隱棄則陰柔不中之爲厲耳九二得尙乎中行曾五位之中也而志願有不行者哉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房六反下同○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羞吝也○錫按不可力爭釋勿用師但可自守釋自邑告命雖正而吝者以守近而遺于遐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裁同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錫按志在外之義不一程傳謂志在上進也楊萬里謂君子志在天下不在一身也竊謂二說相須惟志在天下故欲上進耳

包荒得尙于中行以光大也錫按程傳以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爲保泰之道而傳單舉包荒言之者蓋于包荒中具用馮河不遐遺朋亡之三者故曰得尙于中行也所以然者九二以陽居柔包荒所固然也又有三者以濟之則光大而得尙于中行矣

无往不復天地際也錫按際謂天地之交際也傳言此而戒在其中矣觀象云自全卦言外卦爲陰往自六爻言分卦又爲陰來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錫按陰在上爲失實程傳朱義旣同但易中皆以陰陽分虛實而不係乎上下卽上所言陽實陰虛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是也蒙六四傳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謂其遠于九二上九之陽也陽在上下皆爲實而實則陰在上下皆爲虛而不富可知矣本義蓋因程傳而未及正與又此爻舊以翩翩爲句不富以其鄰爲句今按傳自以翩翩不富爲句以其鄰爲句言此翩然而來復者皆虛邪而失實者也而乃比黨結于中心而相率以害正也何哉此傳義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錫按泰否天命也治亂人事也泰上六象云告命否上九象云傾否是也故曰君相不言命君相所以立命也

☷☰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錫按經傳皆有此句恐无連誤之理由不交通故无人道孔疏程傳皆如此說王氏謂非君子人也說較安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

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錫按泰初九云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否不云征吉而云貞吉此泰否之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乎我而自失其守也

六三包羞。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天命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傳所云也○錫按繫辭下傳第五章其亡二句承君子安不忘危言之其戒懼也深矣

稱傳云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故取爲深慮遠戒而得吉者況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故先否後喜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辟音避難去聲○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也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小人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言不亂于小人之羣也

包羞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權位未得其當故惡未遂而包羞也或以爻位失正爲不當則九四上九以陽居陰亦不當也而獨皆離祉傾否而喜何耶

有命无咎志行也。錫按志謂轉否爲泰之志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于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于天而六二得位得中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故有亨道以健而行故能涉川又爲卦內文明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爲君子之正道故其亨而可涉險者必合于君子之正道乃爲利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錫按國書云傳義皆以乾爲專指九五恐非同人于野之意蓋乾者陽爻之通稱一陰虛中與五陽相應此所以爲同人也今以對卦柔得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例推之合如國書之義此不云上下應之而云應乎乾者柔居五位得言上下應之此居二位但得云應乎乾而已

同人曰衍文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錫按君子正即象君子貞所謂君子之正道也卦雖六二爲主而以乾行爲賢故六二吝而九五先號咷後笑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同人之初未有私主剛正在下上无係應有同人于門之象故其占无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黨也六二柔順中正同人之主也然不能大同而係于所應之私吝之道也○錫按易例凡有正應者爲吉而居中正應又吉之吉也六二既爲同人之主又與九五之中正者爲應則何以獨吝也此聖人以大公无我之義示天下也夫以一陰而上下五陽同與之則必其盡絶意必固我之心偕遊蕩平正直之宇而後盡同人之義而稍繫于應與之私者不能也其所以猶爲應與所繫則以六二之陰柔主之而非九五之陽剛主之也傳曰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君子之正謂陽德也今六二以一陰而上下五陽同與之以爲同人之主可也而其陰柔不无係于所應雖以爲同人于宗吝可也若九

五之爲六二應者不然彼以陽剛之德居中得正理義所同物不能間其用大師克相遇者初非苟同六二固將化其與以爲同也乾之九五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同人之彖曰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同人九五之君子可進于乾九五之聖人斯其爲大同之象而同于宗之六二固有主之而不克主者與余絕二五之中雖不正无所嫌而同人之六二雖正猶有嫌此理欲公私之判扶陽抑陰之義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又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錫按欲同于二懼攻于五說本程傳然義未易明也考傳曰伏戎于莽敵剛也國書云敵者應也若只言敵應中孚言得敵皆謂應爻也則此九三爻傳之所謂敵剛者敵上也九四爻辭之所謂乘墉者攻初也既非正應則不同而相攻矣詳味國書自較傳義爲穩餘見九五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墉音庸○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弗克攻之象是能改過而得吉也○錫按欲同于二亦本程傳義已見上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戸羔反咷徒刀反旅卦同○五剛健中正二以柔順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强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錫按爲三四所隔亦本程傳然凡應與未有不隔二位者三四豈得而間之哉夫物我之交惟私欲得間之耳六二陰柔不能克己而九五剛德則克之先號咷後笑此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之驗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居外无應物莫與同亦可以无悔者郊在野之內未至于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故象占如此○錫按象言于野而爻但言于郊蓋郊即可至于野矣兩書云本卦之內體自同而異故于門于宗相似以同也至三而伏戎于莽則不勝其異矣乘墉勿克攻大師克相遇漸反其異也至上九而同人于郊則復歸于同矣訓義是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志同也○錫按同人者理之一類族辨者分之殊合其分之殊乃以盡其理之一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錫按出門則離于宗而可至于郊以及于野矣程傳云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暱之偏故无咎也

同人于宗吝道也錫按六二傳同人于宗爲吝明非出門同人者比也程傳謂宗爲宗黨似指宗族鄉黨細玩宗只是宗族若鄉黨則固在出門之中矣本義訓宗爲黨只是互文不得泥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言不能行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乘其墉則非力不足也特以義勿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故吉也○錫按六爻獨三四不言同人者以其伏莽乘墉也其伏莽乘墉者以其居二與五相應之間二既係吝之未攝而三與四又攸求之未化也四自克以義而三猶介于中故不言吉若初與上超然事外所以无咎悔與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直謂理直○錫按先謂先號咷也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錫按象云于郊无悔而傳云志未得者蔡氏謂未及于野非盡乎大同之道也夫大同于野則不但親疎之見忘并物我之迹亦化矣此象外不書之微意而傳所以著發理蘊也春秋書會盟而獨書胥命亦如此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大有謂所有之大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爲大有也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故大善而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哉艱以處之則无咎又明无咎之實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无咎矣○錫按初九但无交害而已如九二積中不敗乃攸往而无咎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亨于天子之象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步郎反○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而以剛處柔則不極其盛而得无咎矣故象占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柔順得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亦戒辭也○錫按同人六居二大有六居五皆以中相應也而同人之六二則吝大有之六五則吉者同人陰爻陰位則恐以私蔑公而吝大有陰爻陽位則能以威濟寬而吉矣其所以致戒不同而致戒勉則同也

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占如此○錫按傳義履信謂以剛居上思順尚賢謂下從六五然繫辭傳釋上九爻云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也以賢目五位者猶比六四傳外比乎賢以從上之意而郭氏鄭氏王氏胡氏皆謂六五履信思順尚賢而以賢目上九是與傳義異也又按本卦惟初

九九三爻位得正而傳皆有戒辭其九二九四六五上九並爻位相錯而傳反皆爲順象者于以見易教不惟正而惟時而化裁通變而神明之者未可以迹言也承乘比應之義並以此推之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而无以治之則釁蘖或萌于其間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休命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錫按順天休命猶云對揚天子之休命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錫按陰虛陽實以陰載陽故曰積中不敗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錫按小人害言惟君子足當之也

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晳明貌錫按明辨有未晳恐履盛持滿之幾猶或昧也程傳云明辨物理不敢至于滿極也衆氏云明辨又謂之晳者見其明辨之極也是也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以豉反○發志謂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故以威如爲吉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錫按大有上吉謂大有之上一爻吉无不利也或混釋上吉若元吉者非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乃屈而至乎地下謙之象也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以見其爲亨之道耳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言謙之必亨○錫按下濟謂高者當下上行謂卑者必伸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烏路反好呼報反○變謂傾壞流謂聚

而歸之也人能謙則居尊者其德愈光而居卑者人亦莫能踰矣此君子所以有終也○錫按虧益如盈昃往來之類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以柔處下謙而又謙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有用涉大川之象而其占吉也

六二鳴謙貞吉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錫按程傳云鳴謙者謙積中發外見于聲音色笑者是也其說不指聲聞爲言然積中發外而聲聞自具其中矣則二說亦相須但分名實先後耳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也○錫按不曰吉而曰有終吉以居下卦之上嫌于不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毀皮反○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以居九三之上故更以發揮其謙勉之○錫按柔順得正固无不利又居上卦之下嫌更發揮其謙不爲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從之者衆矣故爲不富而能以其

鄰之象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于他事亦无不利也○錫按无不利句義當承侵伐言之言其四征不庭而无不利對上六但可以征邑國而言也以傳義推之亦當然其不別釋无不利可見矣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質柔而无位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錫按謂征邑國爲征己之邑國似未安經意蓋謂但征一邑一國而未能如九五之剛健中正四征而无不利也且同一鳴謙也六二柔順中正則正而且吉上六正而不中又居上卦之上則足征邑國而已于此可以見易教所向之至次而先聖之繫辭亦邃以密矣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稱施並去聲○以卑蘊高謙之象損卑增高以趣于平亦謙之意也○錫按程傳及馮氏裒益謂裒取多者增益寡者此非君子謙德之象乃其治一世使謙之象也蓋發象爻言外之意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錫按傳釋鳴謙貞吉爲中心得者即程傳所謂謙積中發外見于聲音色笑者是也一云君子本無心于聲聞然謙謙之德不求聞而人聞之而卑以自牧之心遂矣所謂中心得者如此乃所以爲貞吉也其義亦通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言不爲過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志未得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 坤下 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利以立君用師也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以卦德釋卦辭○錫按此言三才皆以豫動以起下文也吳氏云天地如之猶云天且弗違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初六鳴豫凶。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而已所以有吉凶之異○錫按自樂亦有吉凶之義本義但言四之衆樂與初之自樂異吉凶約舉之辭耳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豫而憂矣卦惟此爻中而得正是以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安靜堅確其介如石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

如此占者正而吉宜矣○錫按不終日謂不終日以溺于豫也此所爲介于石而貞者與柔順中正貞其固有也不待戒勉而吉矣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盱況于反○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于四而溺于豫宜有悔者也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矣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占爲大有得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蓋因而勉之也簪聚也○錫按簪之言聚程傳朋取聚義之義是也盍闔同猶合也卦惟九四一爻爲衆樂之義而餘五爻皆爲自樂之義者九四一爻陽剛爲卦主而餘五爻皆陰柔故也故剛天德也君子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者此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于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恒不死之象即象而占在其中矣○錫按傳云乘剛蓋謂以陰爻居陽位也貞之言當也以不正而貞疾以得中而恒不死故中貴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于豫之象成矣事雖成而能有渝則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

門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窮謂滿極。○錫按易例尚正應而本卦之非應者六二以介石得吉六五以貞疾免死六三以盱豫詐悔上六以渝成辭咎至初六與九四正應乃以鳴豫凶而傳釋其志窮者蓋初六以陰爻居陽位而獨介恃卦主以爲應設此所以滿則發而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居下之上也若以陰爻陽位爲不當則初三四五皆不當不獨三矣。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自困卦九來居初自噬嗑卦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意也故爲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于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下遐嫁反說音悅○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王肅本隨時作隨之隨時之義作隨之時義今當從之。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惟得其正則不私其隨而吉出門以交而有功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爻義多未詳語類官是主守之義初陽是一卦之主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據此初陽爲震主動則變而隨人其貞尚矣是官有渝貞吉之義。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而係于初故其象如此凶吝蓋不假言矣○錫按六二居中得正且有正應于義无失而初九又所謂出門交有功者也則爻辭但言係小子失丈夫而不言凶吝蓋亦惜之非絕之與又考醫匯以陰爻爲小子陽爻爲丈夫六二隨六三而失初九故云係小子失丈夫六三隨九四而失六二故云係丈夫失小子三隨四則自舍二而二隨三則自不能兼與初矣其說按經體傳自有所見存參。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于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己隨之有求必得然非其正應有不正而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隨而有獲然勢陵于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无咎也占者宜審此戒○錫按九四不中不正又无正應故其隨五有獲

雖貞亦凶也所謂凶者以大臣逼君功高而震主也有孚在道既明且哲何咎乎。

九五孚于嘉吉。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其吉宜矣○錫按爻以隨人爲義自九五以下雖言爻言係言隨不同皆隨之義也獨九五言孚者五位有成孚之義无隨人之義也至上六无隨之可言則但言拘係而又從維之以見其與爲固結之意而已然則下四爻以隨人爲義而九五自以物隨爲義與。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音見大有卦後升卦同○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如是則善也。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錫按澤中有雷爲隨之象嚮晦入息爲隨之事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而嚮晦入息何也息其身不息其志並行而不相悖也。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係小子弗兼與也

係丈夫志舍下也舍音捨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錫按程傳明功謂明哲之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拘係之上窮也窮極也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息薦反後胡豆反○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且則事壞可知矣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則當致其丁寧以監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聖人之戒深矣○錫按本義訓先後甲爲辛丁而程傳云終則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慮其將然先後甲而爲之備所以治蠱而致元亨也則但以始終言而不以辛丁言又按龔氏張氏蠱卦言先甲後甲巽卦言先庚後庚事壞而至蠱則當復始甲者事之始故蠱彖傳以先甲後甲爲終則有始也事久而有弊則當更變庚者事之變故巽爻辭以爲无初有終也蓋亦不以辛丁言矣當謂甲爲事之始庚爲事之變二說並從干起義其甲前三日爲辛後三日爲丁庚前三日爲丁庚後三日爲癸蓋亦以其先後之字之但甲之先辛勤後丁寧相因而易明而庚之先丁寧後癸度揆反而難曉覺不如從龔氏張氏爲平正耳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于蠱矣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釋卦辭也元亨謂亂而復治也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幹如木之幹枝葉所附而立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故戒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錫按彖辭以君道振民而爻辭以子道幹父者以治國則君道以齊家則子道也若人臣當之則輔君爲理而事君如事父矣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九二剛而得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之象但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錫按蠱卦除上九一爻外多取象于父母者上九孤高无上无事父母之可言而餘爻皆有孚事父母之道也獨九二稱幹母而餘爻皆稱幹父者上卦之中爲父道下卦之中爲母道此二爻對待而言也餘爻无父母對待之義則但言父而母在其中矣所以然者上下卦之中居中正位君臣之道配乎乾坤而夫道婦道如之父道母道亦如之二爻有父道母道故當其爻者亦因以幹父幹母爲象此爻與位對觀之義也舊以九二之幹母蠱爲幹九五之蠱則六五之幹父蠱寧可謂幹九二之蠱乎故謹以質之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錫按本卦九三爻位正矣反嫌其以剛乘剛六四爻位正矣反嫌其以柔乘柔而初二五上皆不嫌其不正而反取其剛柔相濟者以時爲權也觀彖云凡事親之道幾諫不違而一于剛則激一于柔則替剛柔相濟所以時措而咸宜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象占如此○錫按聖賢之道以實不以名見父子之間乎不求名而名隨之此聖賢所不忍言也觀彖云幹蠱而用譽如顯親之過何蓋子不失德則親之德亦不失矣子之譽即親之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于振民育德二者乃治己治人之道也○錫按山木摧落蠱敗之象所謂風落山爲蠱也而蠱極當治即傳終則有始之義故以振民育德言之李氏謂振民者猶巽風之鼓令育德者猶艮山之養材也易中育德多取象于山蒙亦曰果行育德以此

易蘊 卷之一 寅清樓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錫按意承考也者謂承以心不以迹所謂善繼人之志者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錫按九三過剛終无咎而六四過柔往未得者蓋正而非中即爲偏勝而偏柔尤甚于偏剛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于物也自夏正子月一陽來復至丑月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爲臨其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大亨而利于正至于八月有凶者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凡八閱月乃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四陰之酉月于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錫按對卦則八月當爲臨與觀相對之八月不當爲復與遯相距之八月從或說爲是據象似遯凶而觀吉然陰長陽消吉凶消長之幾則危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 長丁丈反○以卦體釋卦名剛浸長則爲臨矣

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說悅同○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因以見其有元亨利貞之吉而爲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言陽方盛不久而消矣是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也○錫按言中見陰長陽消自然之運而言外示扶陽抑陰當然之義所謂戒者如此

初九咸臨貞吉 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錫按初九九二兩爻皆以[illegible]而又皆有正應故皆曰咸臨程傳謂咸感也是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故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錫按初九與六四九二六五皆有正應而吉且利皆曰咸臨六三與上六无正應而不利故特曰甘臨竊云咸者陽與陰感以正剛柔相濟和而不同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也甘者陽與陰非感以正以柔濟柔同而不和所謂小人之交甘如醴也然象傳不言應不正而言位不當者自六三上六通言之則六三无應于上上六无應于下是皆无正應也而自六三上六分言之則六三爻位不正故傳云位不當而其占既憂乃无咎若上六爻位得正故傳但云志在內不云位不當而其占直云吉无咎矣卦取中正與應之義以此卦推之可見

六四至臨无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智同○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錫按程傳謂以知臨民爲大君之所宜則王氏所稱宜爲君者殆未盡矣六五居中正位以大知臨天下而上下應之故獨言大君之宜明非凡爲臨者比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于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占如此○錫按程傳云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以傳志在內推之程傳爲允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思去聲○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詳○錫按初二兩爻皆咸臨而吉但初九以陽爻居陽位微嫌于過故須貞乃吉而傳云貞吉志行正也九二以陽爻居陰位又得中而不以剛性自任故直云吉无不利而傳云无不利未順命也因[illegible]謂順道而非順命是也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錫按不自用而用人此大舜之用中所以爲大知也。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錫按內謂初與二之二陽也。程傳謂應乎初與二也是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換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同○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其外顒然可仰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錫按觀卦正與臨卦反對乃上所謂至于八月有凶者也而聖人早爲示戒思患預防則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之象具其中矣此卽易教扶抑之義而豐卦勿憂宜日中者亦此意與潔誠是主鬯之道薦羞是助祭之職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釋卦辭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聖人之所以爲觀也○錫按誠動于此幾應于彼之謂神盥而不薦語其誠也誠則動矣天顒望人之所動不同而以誠動則同乃其所以爲神道也中庸自相在至于懷四節卽是此意故曰至誠如神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六四最近于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于朝覲仕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占者觀己所行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矣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我爲其小有主賓之異耳○錫按本義約而未明說詳傳文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在丈夫則爲醜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錫按尚猶尊也

觀我生觀民也。言人君觀己所行不但觀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錫按訓觀民爲觀民自省固是但細玩九五觀我生與上九觀其生相對之義則九五觀我生乃以觀示乎民故傳云觀民也而上九觀其生但修身見于世而非得志澤加于民之隱顯矣故傳云志未平也蓋本卦陰長陽消惟以二陽爻爲正而二陽爻尤以九五爻爲主故其辨如此

夫自省以觀示于民觀民又以自省其德二意本相須但以觀我生與觀其生體之當以觀示于民爲相對之義耳

觀其生志未平也。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錫按未忘戒懼之義極粹蓋傳所云志未平者但有內省之心而无尤人之念此聖狂理欲之關頭也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噬市利反嗑胡臘反○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閒者齧而合之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閒于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爲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閒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居五而得其中故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爲貴故也○錫按以象得噬嗑之名故中爻皆言噬以德得用獄之利故初上爻皆言獄而四五噬得金矢則噬嗑與用獄又互爲象也觀象云九四于卦噬嗑之物也而在爻則爲用刑之主初上象頤噬物者也而在爻乃爲受刑之人蓋卦言統體而爻則有上下貴賤故也自益而來據卦變言之一云自對卦賁之六二上行而爲噬嗑之六五也虞翻亦云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以卦體釋卦名義。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又以卦名卦體卦德二象卦變釋卦辭。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屨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也○錫按校械也滅猶傷也卦上下兩陽象刑校刑在下爲趾刑在上爲耳初九滅趾猶无咎而上九滅耳猶凶者惡其以剛居上卦之上也若二五柔順得中初四以剛居上卦之下六三以柔居下卦之上則皆得免于凶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祭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雖甚易亦不免于傷滅其鼻但雖傷而終得无咎耳。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爲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爲噬腊遇毒之象其占小吝而无咎蓋視六二又多此一吝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音干胏緇美反○胏肉之帶骨者與胾通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象言雖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于艱難正固則吉蓋戒之之辭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噬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黃中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辭也○錫按諸爻不言得四五獨言得金矢者君與大臣臨民折獄以束矢鈞金之法行之亦因以見周禮與周易俱爲元聖之遺書耳。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何可反○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凶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雷電當作電雷。

屨校滅趾不行也。滅趾又有不進于惡之象。

噬膚滅鼻乘剛也。

遇毒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居下卦之上也此居下卦之上故小吝无咎九四居上卦之下六五居上卦之中亦吉而无咎若上九居全卦之上則較凶矣或以爻位不應爲不當則自六三以上皆不當矣。

利艱貞吉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當去聲叶平聲○錫按九四艱貞吉而傳乃云未光六五貞厲无咎而傳乃云得當何也必貞厲乃得當而致无咎其非勝于未光可知矣。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滅耳蓋罪其聽之不聰也若能審聽而早圖之則无此凶矣○錫按不明程傳謂罪其无所聞知是也初九罪淺而望其不進于惡上九罪深而悲其无聞于善蓋因其位之初與上象之趾與耳而爲之辭與。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僞反○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旣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而其占柔來文剛而離明于內故爲亨剛上文柔而艮止于外故小利有攸往也。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以卦變釋卦辭也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文明以止以卦德言之故曰人文止謂各得其分○錫按剛正爲質柔順爲文柔來而文剛是剛正爲主而柔來文之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剛恐文過其質故小利有攸往記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明質立必文以行之也又曰甘受和白受采明文行必質以主之也何氏楷張氏振淵之論備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承上文而隨言賁道之大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剛德明體自賁于下爲舍非道之車而安于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錫按車可乘而舍之義也故傳曰義弗乘也程傳六初九應六四正也從六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猶舍車而徒行也由程傳從正之言可以得聖傳義弗乘之義矣。

六二賁其須。二柔順中正三陽剛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從上之剛正而動宜也○錫按係

氏三至上有頤象二在頤下須之象也又按輔嗣王氏六二九三
得位皆无應而比爲近而相得者也竊以二說考之繫辭傳云遠
近相取而悔吝生言人情妮近而畧遠也又云近而不相得則凶
或害之悔且吝言妮近者或不相得而畧遠者亦或相得也今莫
親于須與頤之相近以无應于遠而附而作
焉故傳曰與上興而繫辭傳又推言之與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永貞之戒〇錫按九三以陽剛居下卦之上又无正應非吉道也而以剛正介于兩陰賁其潤而有光此所以永貞而終吉與本卦初二三四皆正而九三猶吉吉以此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賁如皤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〇錫按賁如皤如程傳云不獲賁如而但皤如傳意蓋謂四與初剛柔相應本有賁如之象而以隔于九三當位而疑故剛柔不相應而无文也隔不相應未知果否存參匪寇婚媾義詳見屯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音牋〇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賁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又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同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也〇錫按本卦柔來而文剛者六二也分剛上而文柔者上九也六五爻位不正下與離主爲應亦不正故吝其終吉者居上而與艮主相從也程傳謂獨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者得之矣則傳云有喜者亦謂上九與

上九白賁无咎賁極反本復于无色故象占如此〇錫按賁極復于无色雜卦賁无色也是也分剛上而文柔而註云復于无色者剛爲質柔爲文惟白受采繪畫之事後素功故无文爲天下之至文而无咎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〇錫按噬嗑豐皆言折獄而賁言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旅又言愼用刑而不敢留獄何也蓋噬嗑與豐雷電合而威明兼折獄之道盡矣而賁文明以止則獄以是緩旅止而麗乎明則獄以是消斯其爲火在山下火在山上之用與王氏弼言賁象止物以文明而不以威刑亦此意也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

賁其須與上興也錫按興之言作猶起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錫按陵猶侮也不永貞則有陵矣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守正不與而亦无他患也〇錫按當位而疑據三如字推之謂有難而志不遂也故下以匪寇婚媾終无尤也接之

六五之吉有喜也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錫按上无位而云得志者謂與六五之君志相得也程傳謂分剛上而文柔君受其賁雖居无位之地而寔尸賁之功是也

☷ 坤下
☶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

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其占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于陽變剛而爲柔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長又丈反〇以卦體卦德釋卦辭〇錫按剝象內順而外止君子觀其象所以審消息盈虛之理爲進退行止之幾而合乎天行也程傳云天行有消息盈虛順之吉逆之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是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剝自下起不正則凶故占如此蔑滅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牀幹也進而上矣〇錫按凡卦二五多吉六二柔順中正而云凶者本卦只六陰剝一陽不可復以爻位皆陰應與承乘皆陰者當之故雖中正亦凶此易之特例也蓋卦正不如中中不如時中而非時所謂執中无權猶執一害與餘見六四

六三剝之无咎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錫按本卦以五陰剝一陽初三五皆陰爻陽位上陽爻陰位皆无凶辭獨六二及六四皆陰爻陰位故辭皆凶也六二得中故猶曰蔑貞凶而六四非其比也此所以直言凶矣蓋經義之旨如此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于陽故有此象而无不利也○錫按五爲君位上下臣民所率從也本卦六五乃以羣陰之長率下以順陽于以見位與德合則本德以正位德與位離則舍位以從德此聖人以天德治天位之義而王者凜凜乎如朽索之馭以轉存亡之幾者亦嚴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故云得輿小人當此則剝極于上自失所覆之廬而君子亦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錫按附猶附益之附惟其附益于地之上而增高則恐其剝落于地之下而漸積此詩所謂山冢崒崩者也厚下安宅則下足載其高而上不淪于危矣君厚其下而得以安居于上亦如之舊說附爲附着之附殆未顯山附着于地初无危象故商之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言未大盛○錫按程傳陰盛至于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也義視本義爲安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上下謂四陰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復者陽復生于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于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而其占陽往復反有亨道也本卦內震外坤有陽動于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而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六陰已極一陽來復而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七日當得來復而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錫按七日蓋以日當其月言之

象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剛反則亨也動順以卦德而言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長丁丈反○七日來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剛長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復其見天地之心者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于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羲至哉言也學者宜盡心焉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祇一音祇一音支一音其玉篇碁經音辨並見示部○祇抵也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抵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象占如此○錫按祇訓爲抵抵至也

六二休復吉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占如此

六四中行獨復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剝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六五敦復无悔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眚生領反○以猶及也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占如此○錫按天禍爲災躬咎爲眚行軍則敗治國則凶其凶極矣上六爻位非不正也視六二則不中視六四則非應又誰咎哉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錫按復爲十一月之卦朱子引月令二句正與此至日閉關以下三句意義相足此即周子太極圖說所謂靜極復動之說諸儒誤以爲至靜見天地之心故程子正爲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心者也若姤爲五月之卦則月令但云齋戒掩身以待陰之所成初不云以待陰陽之所定而姤卦亦但言施命誥而不見至日閉關以下之義矣聖人扶陽抑陰之義但患陰之不轉爲陽无患陽之不轉爲陰也蓋如此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錫按不遠復之義繫辭善矣言修身也者視聽言動皆身之用而心其主也制乎外以養其中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餘詳六二爻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錫按初九一陽復生爲天地生物之心蓋所謂元者善之長而體仁足以長人者也于六二爻言下仁者初復于仁二柔順中正能下而親之以爲六四獨復六五敦復之先此所以休復而吉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錫按君道程傳謂六五也楊氏謂心爲天君也據程傳君敦復而上迷之是反也據楊氏四重陰與不遠復之初九應而上重陰與頻復之六三應則亦反矣蓋程義順而楊義嗇也因考全卦初九復之主也餘五陰皆與復相反而六四與初九爲正應且皆以爻位正而有不遠復中行獨復之象六二與六五雖非正應亦自以二五中而有休復敦復之象至六三上六不中不正且非正應頻復而厲迷復而凶宜也其六三厲而无咎亦幸耳聖人示人以克復之義也至矣哉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初以爲震主蓋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但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耳○錫按以物與无妄推之史記作无望未安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大亨而利于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逆天之命而天不祐其不可以有行明矣○錫按无私心而當理之謂仁體信達順至誠而不動者求之有也若匹夫硜硜之諒則非无私心而當于理之謂矣无私心而不當理行未善也故曰无妄之往何之矣

初九无妄往吉陽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側其反畬音餘○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期望之私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于前无所冀于後也如是則利有所往矣○錫按註中无所爲于前之爲讀作去聲張南軒所謂无所爲而爲之者皆義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是也而或讀作平聲則前无所爲後无所冀直告子之不動心耳經義但謂不于耕之時而預計其穫不于菑之時而預計其畬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六二所以發此者卦惟初九六二九五三爻吉利有喜而初九以陽剛得正而往吉九五以陽剛得正且得中而有喜若六二雖柔順中正要非初九九五之剛健中正者比其何以利有攸往耶蓋六二柔順固嫌于不剛而德秉中正則有无所爲而爲之象又乘初九之剛正應九五之剛中則其往无不利又可知矣至六三陰柔不正故有无妄之災九四上九皆陽剛不正故但可固守而无所利也卦例貴正貴中貴應而例亦或變若本卦之諸例則較然可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九四可貞无咎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爲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象占如此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窮極而不可行耳故象占如此○錫按无妄而有眚所謂

无私心而未當理也又何往乎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錫按程傳茂盛也對時謂順合天時據此則茂是无虧欠處茂對乃敬承之義人臣對揚王休亦是此意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旣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敕六反○大謂陽也以艮畜乾所畜者大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爲畜之大也以卦變言卦自需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九剛在上而六五尊而上之以卦德言內健而外能止健又非大正不能故其占利貞不家食吉又六五下應于乾爲應乎天故其占又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于朝○錫按利涉大川未詳蓋六五柔中下應乾健剛柔足以相濟故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亦以卦變卦體釋卦辭之利貞又以尚賢之象釋不家食吉終以卦體之應乎天釋利涉大川也

初九有厲利已 已夷止反○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爲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九二輿說輹 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然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而閑習乃利于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牿古毒反○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于未角之時爲力則易故爲大善之占學記曰禁于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符云反○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占亦吉但不言元耳○錫按豶豕之牙注未詳考字書云豶牿也牿爲犍牛之稱凡言強健者皆曰牿也又醫匯云以杙繫豕曰牙牿防其觸牙防其逸也由是推之蓋豶爲強健之稱與童牛對而牙爲防閑之具與牿對或謂牙爲爪牙之牙且云宮刑曰牿刑豶去勢則爪牙之極利不禁自止也其說亦通然不如醫匯爲安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故象占如此○錫按何字諸家皆作荷而程傳以爲誤加本義以爲發語蓋皆作如字解也國書定從諸家之說蓋上九爲卦主有荷賢之義天衢言其通而荷天之衢言其遇時之通也宜遵之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行下孟反○天在山中不必寔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錫按天在山中註无明訓詩云崧高維嶽峻極于天則天爲山藏即不啻天在山中之象而山之所畜者亦可知矣張氏清子謂天在山中者其氣也凡山中有雲雨風雷之氣皆天也斯言得之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輿說輹中无尤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錫按全卦乾以艮止上卦柔以剛止而乃云道大行者蓋健而能止畜而後通此所以上九爲大畜之主一如天衢之進止自如而无所阻與國書云象傳剛上尚賢惟上九一爻當之而此爻又爲艮止以爲全卦之主也取尚賢之義則是賢路大通所謂不家食者此也取艮主之義則是恐天止健所謂利涉大川者此也故衢天之衢言其通時之通而雜卦所云大畜時也亦謂此也因考純乾之下三爻或潛或見或惕而此之有厲利已猶其潛龍勿用脫輹何尤亦其在田利見艱貞日閑又其朝乾夕惕也艮之上三爻艮身艮輔敦艮而此之童牛元吉猶其艮身无咎豶豕吉亦其艮輔悔亡天衢亨又其敦艮吉也然則變卦猶純卦之意也況此又推之卦主而无不合者哉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頤以之反○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故爲頤之象養之義而其占得正則吉也觀頤謂觀其所養自求口實謂觀其所自養皆以明得正則吉之義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釋卦辭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大矣哉。極言養道而贊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朶多果反○靈龜明息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頤動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何足貴哉故象占如此○錫按以爻則陽剛有餘陰柔不足陽足以養人陰但足以自養而已而以卦則上卦陽剛敦艮有養人之象下卦陽剛躁動徒自養之形且又位在上者能養人而位在下者但知自養也故初九剛正猶以應于六四動于欲而失其貴況六二六三之陰柔求養者乎觀六二柔順中正方且進退皆凶而六三之不中不正者可知凡皆在下位故也若居上者六四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雖顛頤而吉六五陰柔不正上九陽剛不正猶拂經而貞吉由頤而厲吉也然後知貴正而正有不足貴貴應而應有不足貴即貴中而中亦有不足貴也惟其時而已故曰頤之時義大矣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違正求養于上則征行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于頤矣既拂于頤雖正亦凶故象占如此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都含反○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宜有咎而无咎其占如此○錫按眈眈逐逐是借言其下賢之心之不諱與求益之心之不已經文乃是以不好字眼極形其好處呆看便不是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故象占如此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慎節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初上皆非其類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豉反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大謂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錫按橈背附柱也撓折也考工記輪人與人之屬猶于崇廣長濶之以眡其任之勝不勝也況宮室之任棟梁乎況君相之以天下爲任乎君子觀大小過之象亦可以省矣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大者過以卦體釋卦名義本末弱復以卦體釋卦辭棟橈

也。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攸往乃亨也。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下反。○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愼而无咎者也。故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錫按以象傳棟橈本末弱也，則初六上六咎之道也。而以爻辭則初六无咎，上六雖凶亦无咎矣。以象傳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則九三九四居卦之中，而巽說皆順以行，乃利而亨之道也。而以爻辭則九三之棟橈凶，即九四之棟隆吉，亦有他吝矣。所以相反者何哉。蓋卦體二三四五陽剛而過，初上陰柔而弱，故曰棟橈本末弱也。而語其用，剛强大過，正貴以柔順濟之。且初六上六又巽入兌說之主，故柔在初而无咎，即柔在上而凶，亦不可咎也。此初上二爻象傳爻辭所以相反也。又語卦體二三四五爲剛過，而三四居其中爲剛中，故巽說行利攸往而亨也。而語其用則本末弱，而其中固有隆有橈，故二五之近初上而得中者，利而无咎，而九四之剛柔相濟在上卦之下者，吉猶有吝，九三之過剛在下卦之上者，乃特凶也。此中四爻象傳爻辭所以相反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徒稽反。○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象占如此。稊，根也。榮于下者也。榮于下則生于上矣。此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錫按女猶少也。凡爻上爲老，下爲少。二雖未老，比之初則爲老矣。

九三，棟橈，凶。三四兩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湯何反。○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如字。○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象占皆與二反。○錫按士猶少也。程傳云五雖非少，比之上則爲壯矣。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于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象占如此。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澤滅于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錫按輔謂衆材倚棟以爲輔也。枉而將折，則不可以輔矣。

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錫按生稊于下則生意復萌，生華于上則生意盡洩，故云何可久也。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上下皆坎，爲重險。其中皆實，爲有孚而心亨。以是而行，必有功而足尚矣。故象占如此。○錫按坎離之象爲水火，坎險而離明，故離多吉而坎多凶。而坎險見于上下，故其二五在上下卦之中，與其三四在全卦之中者，並无凶辭，而言凶者惟初上也。離明見于上下者，皆吉辭，而其言凶者惟三四也。蓋二體與全體之互爲權衡如此。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以卦象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以剛在中，心亨之象。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感二反。○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象占如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錫按本卦

下三爻皆爻位失正然九二得中則猶求小得而不至如初六六
三之入坎窞凶而勿用也上三爻皆得正然上六陰柔險極則又
獨凶而不如六四九五之剛信而无咎矣故曰滿而不
溢高而不危則中之爲貴也故曰險之時用大矣哉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枕針甚反○六三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錫按之猶往也諸類云來之自是兩字謂下來是坎上往亦是坎進退皆險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簋音軌缶京本方有反坊本俯九反○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占如此○錫按從晁氏句讀而引周禮弟子職固可證貳爲副貳之貳但據象傳自當樽酒簋貳爲句用缶爲句尤明微也蓋誠信相孚釋五齊三酒之屬而但用樽酒釋八簋六簋四簋之屬而但用簋貳又尊不用尊彝簋不用金玉而皆用缶皆文以類從不得如晁氏之說

又考程傳及王氏弼郭氏雍皆云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而滄氏夢旂謂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按據尤確則晁氏不從傳義陸氏并及傳文先儒亦存其說未可從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祇京本程傳云宜音祇祇也坊本并其〇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云盈而平則无咎今不盈明未得无咎也其說與本義異然俞氏琰何氏楷並同本義蓋坎不盈以其流也不盈則適至于既平故无咎即象傳所稱水流而不盈是也況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又爲贊辭而非戒辭則程傳不如本義之明矣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纆音墨寘音置○以陰柔居險極故象占如此○錫按係縛之以徽纆且置叢棘之中久而不免蓋牢獄之象程傳謂以陰柔居險極其陷已深故以牢獄爲喻是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洊在薦反行下孟反○治已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求小得未出中也

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錫按釋文艾字尤汰義詳見前

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大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畜京本許六反坊本自六反○離麗也陰麗于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錫按卦內二陰爻六二得正而六五本非正利貞亨謂利于正而亨也畜牝牛吉承利貞亨而言以傳推之可見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重直龍反○釋卦名義○錫按草木百穀因日月而類言其所麗也重明謂上下兩象正謂中也中與正對文則與散文則通故上卦中而不正亦以重明麗正言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以卦體釋卦辭○錫按中正則畜牝牛吉明不中正則畜牝牛爲過柔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錯七各反○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錫按履錯然紛動之貌恐其昏而不明也敬則生明矣觀彖云兩體遞夜相繼也二日中之象三日昃之象四昏暮之象五夜中之象初上昏旦之象也敬者人心之旦氣人能常敬則常不昏矣

六二黃離元吉 黃中色柔離乎中而得其正故象占如此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耋田節反○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

昇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錫按本卦下三爻皆爻位得正然初九六二元吉无咎而九三則
獨得凶上三爻皆失正然九四无吉辭而六五上九則復吉而无
咎所以異者何哉初九明自下始六二明自中出而九三則明自
上降故正同而吉凶不同也九四明自下來而六五則明自中養
上九則明復上發故不正同而吉凶亦不同也蓋嘗通而論之人
心旦氣清夜氣昏此天運之自然也而養其清以去其昏則人事
之當然也靜以養明敬以生明中以發明此所以自凶而趨吉否
則動息失其宜敬舒違其則卽生養之機絶而發皇之理虧矣此
所以自吉而趨凶也坤六五傳云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猶言敬
明也書言欽明詩曰敬明易之坤曰敬義離初九亦
曰敬之蓋聖學一以貫之矣學者以此推之可見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
之故象如此○錫按註後明將
繼者謂自六五而上九也云以剛迫之者謂突來以迫六五也焚
者薪之餘燼死者薪之方熄棄者薪之成燼離爲火而象曰九四
當日沈反照之
時適有此象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不得其正而迫于上下之陽故憂懼如
此然以陰居尊柔麗乎中故憂懼而後

得吉戒占者
宜如是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
濫无咎之道也故象占
如此○錫按經義有嘉當連上王用出征爲句折首當連下獲匪
其醜爲句謂王用出征功有足嘉殲厥渠魁而係累不及其醜類
此所以能正邦也
程傳之義如此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作起也○錫按
兩作重明之義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避
同

黄離元吉得中道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无所容言焚死棄也○錫按來而
无所容徒有焚死棄之象而已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錫按王公天子若諸侯也離謂麗
其位也蔡氏云味此則五爲尊位不必皆謂

天子雖各君其國
者亦足以當之也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周易述蘊卷之二　　朱子本義 姜兆錫述

周易下經

☶艮下
☱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取七具反○咸交感也兌柔在上艮剛在下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兌說則應之至故其占亨而利貞特言取女吉者艮以少男下于兌之少女男先女女從男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也○錫按咸有必通之理而所以能不失其亨者貞而已況男女尤感通之至而禮法所從出也故曰造端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彖曰咸感也　釋卦名義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說悅同男下之下遐稼反○以卦體卦德卦象釋卦辭或以卦變言柔上剛下之意則咸自旅來柔上居六剛下居五也亦通○錫按柔上二句是說亨止而說是說利貞男下女是說取女吉天先乎地陽先乎陰婚姻之始如之故男下女爲取女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感通之理

初六咸其拇　拇茂后反○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初六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蓋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錫按咸恒二卦不无動靜寂感之殊而皆以靜爲歸者此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義也以卦名推之恒之久于道者靜也靜固定也咸之感而通者動也動亦定也以卦德求之咸之止而說者時止而止時則靜也固定也恒之巽而動者時行而行行雖動也亦定也卦名動也而德本乎靜卦名靜也而德寧乎動此太極圖說定靜之義而程子定性書本此而申言者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房非反○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爻義多錯出據程傳以爲守其所隨乃上應上六之爻本義以爲不能自守而下隨初六六二之二爻因皆則謂近隨九四之爻也竊謂執其隨當如象傳釋其隨人之義爲是至所隨之爻則歷考隨之卦爻之義皆取于履行相隨兼以艮卦之不拯其隨證之自當以上下相隨爲義而不得如程傳遠隨上六之說矣又以象傳志隨乎人而執其卑下者推之三隨四皆下隨上也于義爲順三隨初與二者上隨下也于義未順則固當從程朱所未盡與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憧昌容反又音同○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惟正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失位失正故戒以正而能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固而累于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錫按九四爲心之象而不言咸者心乃身之主凡下三爻拇腓股之象上二爻脢輔頰舌之象皆受感于心而心初非五爻七象之所得擬也所以知其爲心者以心居上下之間而此爻如之也易象空其文而不以心並列于五爻七象之中其義深矣朋謂正應之初六也咸與同人皆以正應爲私係蓋至道之大如此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武杯反又音每○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能如是則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兌爲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錫按本卦初六九四爻位皆不得正而亦初六不言吉凶者幸其未動于九四言其貞吉悔亡者欲其慎動蓋皆示之以靜待動之道也餘四爻固皆得正矣而六二柔順中正則言其動凶而居吉九五剛健中正則亦不動而无悔其宜靜而不宜動可知若九三上六正而不中又處上下卦之上過剛者妄進而往吝過柔者徒以言感可乎[illegible]聖人以定[illegible]之義也至矣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錫按程傳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以受人[illegible]不通矣蓋咸象艮止于下兌說于上感乎人心而感[illegible]之[illegible]虛也[illegible]其爲感又豈易象辭所云男女之際而已哉

咸其拇志在外也　錫按外謂九四也但有志而未往故不言吉凶然因九四之戒朋從者推之則初六之宜靜可

見矣。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錫按順古慎通慎處則吉也或讀如字六二柔順中正財居而无害矣亦通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處上聲○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錫按程傳云未爲私感所害是言貞吉悔亡正面之意而本義乃言反面之意以形之害即下文憧憧往來之害爲反照之辭而以二句謂四句與

咸其脢志末也。志末謂不能感物○錫按本義謂不能感物則末猶无也无心于感爲感之至此所以无悔也而程傳謂存心淺末係二而說上也李氏朱氏王氏何氏並以末爲本末之末居九五而志上六也蓋皆非咸脢无悔之義

咸其輔頰舌騰口說也。滕騰通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恆常久也爲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有常位震雷巽風二物相與有常象巽順震動爲巽而動有常德二體六爻陰陽相應有常情故爲恆而其占爲能久于其道則亨而无咎也然必利于守貞乃爲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攸往聖人之勉人至矣

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以卦體卦象卦德釋卦名義或以卦變言剛上柔下之義恆自豐來剛上居二柔下居初也亦通

恆亨无咎利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恆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爲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久于其道終也利有攸往始也動靜相生循環之理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恆久之道○錫按得天謂日月運行于天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浚荀潤反○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而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爲巽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恆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九二悔亡。以陽居陰本當有悔以其久中故得亡也○錫按恆爲巽德彖辭亨而无咎利有攸往則又吉占也而六爻自九二悔亡以外皆无吉者何也蓋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此所以恆德獨粹九四雖亦以剛居柔而非中也至初六六五皆以柔居剛六五居中恆德而貞猶婦吉而夫凶矣況初六之浚恆者乎若九三純剛而居下卦之上上六純柔而居上卦之上二爻雖爻位得正亦吝且凶于此見恆貴體剛用柔而得其中此所以純粹以精爲亨而无咎利有攸往之本而餘爻皆非其比也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位雖得正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不能久于其所故爲不恆其德或承之羞之象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承奉也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也雖正亦吝申戒占者之辭

九四田无禽。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爲田无所獲之象蓋凡事亦不得其所求可知矣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象占如此

上六振恆凶。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恆之極處震之終恆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恆之象而其占則凶也○錫按初六以浚恆凶上六以振恆凶何也初求深于下故曰浚上躁動于上故曰振也然初六爻位失正雖貞亦凶而无利上六凶則凶矣而不言貞凶則貞則不至于凶也則爻位正之故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錫按程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恆之象以常久其德而不易其方所也則由程傳以推而象之所爲立方者乃象之所爲利貞與

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不恆其德无所容也。錫按无所容謂或承之羞也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振恆在上，大无功也。錫按本卦九三上六皆爻位得正者也，而九三偏于陽剛，又居下卦之上，而不能與巽主相調；上六偏于陰躁，又居上卦之上，而不能與震主相協，皆非靜恆久之德，故爻位雖正而反致凶吝也。餘四爻皆非正矣，而九二六五得中，不嫌于爻位之不當，故九二得以悔亡，而六五婦人猶以貞吉。其初六九四不正且不中，則初雖巽主，而以浚恆反凶，四雖震主，又何所得乎。凡此皆以示久于其德之至意，而正不正非所論也。至同一不正而中也，九二概曰悔亡，而六五則婦吉而男凶；同一正而不中也，九三但曰吝，而上六則直曰凶；同一不正且不中也，九四但田不得禽，而初六雖貞亦凶而无所利者，此又聖人所以扶陽抑陰之意，可端尋而得其蘊者與。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遯，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

以有為，但二陰浸長于下，勢不可以不遯，故其占為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浸迫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剛當位以九五一爻釋亨義，浸而長以下二陰爻釋小利貞也。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說，吐活反。○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雖不言吉，其无咎亦可卜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然以畜臣妾則吉者，蓋君子之于小人，惟臣妾則不必其賢而可畜耳，故象占如此。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呼報反。否，方有反。○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與吉凶也。○錫按虞人之不往，王良之不可，其君子與？馮婦之所以不終為善士者，則牽于衆悅也。故好遯貴也。或曰九四應初陰，理所宜絕，但好遯亦九二固志九五正志之義，好字指遯者自好說，不指遯者為人所好說。其所以不及九五之嘉遯者，九五剛健中正，以正志與固志應，故獨嘉，而此剛非中正，故不免自好之遯耳。

九五：嘉遯，貞吉。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上九：肥遯，无不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應係，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故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君子自守其常，而小人自不能近，斯所為不惡而嚴與。○錫按以全象合觀之，二陰浸長為小人，而一陽止其上，以與天接，此君子遯而嘉尚之象也，而自六爻分觀之，則六爻各有遯象，而吉凶亦各異象矣。九五剛健中正，且有正應，而自六二柔順中正有正應，雖不言吉，亦吉道也。九三爻位亦正，然反不如上九之失正者，蓋九三為艮主，一陽迫于二陰，故有疾而危，而其視上九以一陽

居二陽之上，超然无所係而遯者，則有間矣。至初六九四雖正應而皆不中不正，初以陰柔居下卦之下，故危不可用；四以陽剛居上卦之下，故以君子小人分吉凶也。聖人之因爻繫辭密至矣。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錫按本傳災疑二字韻未叶，當與志憊事否等字叶韻。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首釋卦名義也以卦體言則陽長過中大者壯也以卦德言則乾剛震動所以壯也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又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而其占征而凶也有孚者居下而壯于進其凶也信矣

九二貞吉以陽居陰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求正以得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羝音低羸力追反○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用罔也罔无也視有如无而過于勇雖正亦危矣羝羊剛壯喜觸之物藩籬也羸困也貞厲之占其象如此○錫按君子用罔本義用程傳之說于貞厲以下爲融而京氏劉氏項氏胡氏諸家皆謂君子雖有壯而不用因書亦謂參之象傳當如諸家之義據此則是君子有壯不用乃發象外之意于貞厲以下承小人用壯而言耳或曰古易經傳各分精蘊

互見本不必牽爲一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輹音福○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爲九四之陽猶有藩焉四前爲六五上六之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息浪反易以豉反一音亦旅卦同○卦體似兌有羊之象外柔而內剛者也獨六五以柔居中不能抵觸雖失其壯然亦无所悔矣故象占如此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覺其亡也或作疆埸之埸亦通漢書食貨志埸作易○錫按卦之全體識似兌而有羊象但旅之上九云喪牛于易初不似坤而无牛象求易得其義指今考大壯下健上動而不靜故九三以剛勝觸且羸九四六五濟以柔則不羸且遠去矣而上六純于柔則又不能退而不能遂也旅下止上麗而不寧故九三以剛勝焚且喪九四六五濟以柔則亦得資且有譽命矣而上九剛于上則又有所焚而有所喪也蓋大壯慮其身之觸羸而喪羊則兌于觸羸故无悔旅慮其居之焚喪而喪牛則增其焚喪故特因事有與情而同文者此類是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錫按大壯六爻皆不以剛勝爲尚而以柔濟爲尚如初九九三上六雖皆爻位得正而初九九三皆剛勝故初征凶三雖貞亦厲若上六壯極濟以柔雖觸藩不遂而艱則吉也如九二九四六五雖皆爻位失正而九二六五得中不嫌爻位之非正而反取剛柔之相調故貞吉而无悔即九四不正且不中而柔以濟剛亦貞吉而悔亡也蓋易教雖扶陽抑陰而剛亢有不尚也如此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自勝者強○錫按非禮勿履則非小丈夫之悻悻而觸爲君子之乾乾矣

壯于趾其孚窮也言必窮困○錫按孚之言信猶必也故註以必窮困釋之

九二貞吉以中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小人以壯敗君子以罔困○錫按據諸家之說則象傳亦但言君子之異于小人而非言

其以壯困也因書謂參之象傳當如諸家之說者蓋加諸家之說方合聖傳釋經之意若但將爻辭複說一遍覺與釋經之例未合耳竊謂當如或說以經傳分觀之方合

藩決不羸尚往也尚上通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錫按位不當謂以柔居剛也大壯以柔居剛而得中其喪羊也无悔是幸詞旅以剛居柔而處上其喪牛也凶是惜詞也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錫按程傳云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壯終當變乃吉也胡氏炳文亦云歸六三壯上六皆无攸利傳皆曰位不當蓋六三之爻上六之艱不貴无過而貴改過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馬蕃庶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爲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有是三者亦

當有是寵也○錫按安國之侯而受上之光寵亦柔順而麗乎大明之象故曰高而不危以長守貴滿而不溢以長守富也若盈而昃者豈知此義乎

彖曰晉進也 釋卦名義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卦上行之上將掌反○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錫按所以然者六五以柔順爲離主而坤順之三爻從之故也易象扶陽抑陰之書也大壯晉升之類變例如此則知乾坤用九用六之義而并知凡卦變通神明之義矣匡匡云晉卦與升卦略同升卦一柔升而一柔亦升晉卦一柔晉而三柔亦晉故與他卦義例不同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能守正則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王母 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陰居尊位者皆其類也○錫按晉大有皆取火在上一陰居中爲義而大有火在天上晉火在地上不同郭氏雍謂在天上者君道在地上者臣道以臣道獨備一卦之義非康侯不足當之者是也卦言康侯爻言王母者臣不敢以當五則以王母言之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其義一也

六三衆允悔亡 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爲衆所信而悔亡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音石○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爲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得悔亡又一切去其計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故有其象占者以伐其私邑雖危而吉且无咎但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耳○錫按貞吝之義不一程傳云于貞正之道爲可吝一云以剛進爲常則吝皆于本義微别但以象傳道未光也推之豈本義爲較安耳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昭明之也○錫按程傳昭謂明之也君子觀象而益自昭明其明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錫按未受命與臨卦九二未順命同晉初六臨九二皆爻不當位宜不利而有咎矣而臨九二咸臨无不利晉初六裕无咎者皆立命而不囿于命故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又其上六爲暗之極六五近之占者利于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難去聲下同○以卦德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錫按彖象傳以紂當上六以箕子當六五而以文王當全象至聖象爻互發之意深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內難謂爲紂近親如六五之近于上六也○錫按箕子爲紂貴戚之卿非異姓之卿可比所謂內難也而箕子之明夷乃不在四而在五者蓋其時天位廢嫡使不挾四方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其位已在上六而箕子以紂諸父後封朝鮮纘統存祀故其位在五此周公繫爻奉若天命以詔萬世天德天位天職相符終始之大義非後世淺夫下士所得與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錫按所傷僅翼耳然已傷便當見幾而作三日不食蓋以不戀祿位不忘溝壑故也孔子辭粟六萬自甘絕糧以文箕蒙難艱貞之心爲操舉解固徵服去國之用其斯爲聖人之學易與主人有言所謂君子所爲衆人不識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拯之陵反○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象占如此○錫按夷于左股觀翼爲重觀程傳云股在脛足之上于行之用不甚切而手足之用又以右爲便夷于左股所謂傷而未切也是也用拯馬壯謂用壯健之馬以速拯之也本義雖无所指然渙初六之用拯馬壯謂順于九二則明夷六二之用拯馬壯亦順于九三而得以九爲馬矣明夷六二柔順而得中故傳云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渙初九柔順而非中故但云初六之吉順也蓋所以順不同而六順于九則同經傳之微密如此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于夏臺文王興于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也○錫按南方在前而至明南狩前進而除患大首猶言魁首謂上六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極故爲暗主而文之始囚終釋則亦得之以漸之意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左腹者幽隱之處獲心于出門庭者得意遠去之義也蓋離體至明坤體至暗下三爻明在暗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處之不同至六四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得意以遠去六五以柔中居暗地而已迫故但可艱貞以晦明上則極乎暗矣故自傷其明以至于暗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與蓋下五爻皆爲君子獨上一爻爲暗君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也○錫按明夷六爻惟六五爻位失正而以箕子當之者其時上下易位當此爲稱難耳以箕子當五位箕子不忍言也以箕子當不正之五位箕子尤不忍言也蓋紂遜于上而箕子進于五自國祚言之則易位而變自天命言之則正位而常也不以文王當之者所以成

文志也亦不以武王當之者革卦之義非明夷之義也五爻之利艱貞而全卦以爲主者明夷之時雖諸爻皆宜艱貞也惟上六自失其貞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以傷人之明終必就下而自墜厥命故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錫按程傳用晦而明謂不務極其明察容物和衆衆親而安用晦乃所以爲明也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錫按爻辭云不可疾貞傳云乃大得也者從此錫弓矢專征伐化行南國志乃大得矣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意叶音憶○錫按紂大悅乃釋而出是獲心意而出門庭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錫按明傷則息矣明雖傷而不息所謂貞也繼佯狂而受辱終衍範而陳疇是也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照四國以位言○錫按失則乃以德言也因考明夷六爻獨六二吉者明之主而順以則也初九欲飛而垂翼所謂憂則違之九三得大首而不可疾貞亦未可謂樂則行之也六五獲心而出門庭庶幾飄然遠去之義九五內難而能正其志其又何行如之哉至上六身爲暗主則自處于不明之地而下五爻明之受傷者皆原于此矣此六爻言吉與不言吉之義又考六爻惟六五不正餘爻皆正而皆正者惟二爲吉又初四三上皆正應惟二與五非正應而非正應者反吉此又其應爻言吉與不吉之義而凡全經之因時取中者亦可推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外內各得其正故爲家人利女貞者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錫按咸云取女吉家人利女貞咸少男少女以類從又男先乎女故取女吉家人長中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故利女貞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以卦體九五六二釋利女貞之義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亦謂五二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錫按正外正內合以五二言男女夫婦一也若父子兄弟則各以陽爻之上下言之不必拘耳

初九閑有家悔亡 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如此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嗃呼落反嘻喜悲反象同○以剛居剛故有嗃嗃嚴厲之象雖有悔厲而吉也若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耳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錫按雖有悔厲而吉者正家之道宜嚴也程傳云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以見與失于肆寧過于嚴也據此則雲峰胡氏謂三比于二柔又若妮子婦于肆其說非是

六四富家大吉 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更白反○假至也如假于太廟之假有家猶言有國也九五剛健中正下應六二之柔順中正王者以是至于其家則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蓋聘納后妃之吉占而凡有是德者遇之皆吉也○錫按假訓至本程傳考楊氏王氏龔氏何氏游氏並訓爲感格之格而以詩奏假无言例之尤明微也防閑于始而格化于後意亦相貫今國書亦發其義當從之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錫按家人六爻惟上九爻位不正然其吉反勝于九三者以剛居剛而厲吉僅可之辭以剛居柔而終吉威而不猛其吉也大矣通書端本善則而歸于誠即所謂有孚威如也其發象傳反身之義至矣哉

易緼 卷之二 圭 寅清樓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身修則家治矣○錫按此即反身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預防之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錫按在位有二義爻居位者下所同居上位者四所獨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錫按反身謂威本于誠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 睽苦圭反○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志不同歸故爲睽然以卦德言之內說而外明以卦變言之自離來者柔進居三自中孚來者柔進居五自家人來者兼之以卦體言之則六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其占不可大事而小事尚有吉之道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上下俱上聲○以卦象釋卦名義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 說音悅○以卦德卦變卦體釋卦辭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極言其理而贊之○錫按睽乃乖異之義又卦除初九爻位得正外其五爻皆失正宜多咎矣而六爻乃多吉而无咎者君子以同而異其于矜莊爭競之辨嚴矣經卦謙之六爻皆吉遜亦如之睽亦如之蓋退避亦遜讓之意孤矜亦遜讓退避之意也然而云小事吉不可大事者何也聖人之世宇宙太和萬物咸若其于事物之大又何異同之跡之有哉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喪去聲○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

易緼 卷之二 古 寅清樓

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見惡人可以避咎如孔子之于陽貨也○錫按无應宜有悔得正自悔亡見惡人无咎不苟異耳豈同流合汙之謂哉不惡而儼是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通而得會遇乃爲无咎故象占如此○錫按遇于巷有委曲之意惟得中則不嫌爻位之不正而反善爲柔之用調故傳云未失道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逝反劓魚器反○六三上九爲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爲九二所曳前爲九四所掣當睽之時上九猜恨方深故有見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象占如此○錫按見輿曳之見謂見役也程傳云掣從制從手執止之意天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胡氏瑗云天當作而古文相類後人傳寫之誤也漢法有罪髡其鬢髮曰而據此與劓字正相足宜從之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夫如字○睽孤謂无正應而又云遇元夫交孚者謂初九同德相信也[illegible]危厲乃得无咎[illegible]之辭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噬市制反○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悔亡厥宗指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象占如此○錫按程傳宗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謂入之者深也六五以陰柔之才輔以九二之陽剛而深入之則可往而有慶如周公之輔成王武侯之輔後主是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吐活反○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汙而不潔也載鬼一車无而爲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illegible]知其非寇而實親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與[illegible]象占如此[illegible]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二卦合爲一體而性不同○錫按同則不立異異則不苟同程子[illegible]也

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避同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錫按見輿曳以爻位不正也與言曳則掣可知是无初也上九之剛相遇則有終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蹇紀免反○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爲卦艮下坎上見險而止故爲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且艮方也方在蹇中不宜走險故利西南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方可濟難又必守正然得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又有貞之義故其占如此蓋見險者貴于止而又不可終于止處險者利于進而又不可失其正也○錫按坤蹇二卦並言西南東北解卦亦一言西南而本義于坤卦訓西南爲陰方東北爲陽方于蹇卦則訓西南爲平易東北爲險阻且訓爲艮方何也此緣後天卦位起義而互見之文也夫坤卦純于陰故往西南則得朋東北則喪朋其于義合以陰陽爲訓蹇卦阻于險故往西南則利東北則不利其于義合以險易爲訓而蹇解二卦皆有坎象見險能止爲蹇遇險能動則解矣此本義所以互見其義也然則陰陽之分與時合不合而險易之分亦與輿圖不合何也提夏正東南當春夏爲陽西北當秋冬爲陰而據周正則生子中即陽生午中即陰據輿圖西北較高峻而險東南較卑平而易而據卦德則離坤兌同明順和而易坎艮震乃陷動止而險也蓋自一隅言則西南坤東北艮也自三方言則坤兼正南正西艮兼正東正北矣故互見之文如此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乃旦反知智同○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也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以卦變卦體釋卦辭而贊其時用之大也。

初六往蹇來譽。往遇險來得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當鞠躬盡瘁而已至于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錫按易以占吉凶而中四爻皆不言吉凶何也中四爻君若臣也危急存亡之際惟一以義理爲之主而已此不但凶有所不必避而吉亦有不忍言者與惟初六无位之民有來譽之文而上六以去國之臣不忘宗社一朝入國天下倚以爲安並用以利見大人有來碩之文而全卦彖辭亦以爲吉也

九三往蹇來反。反就二陰得其所安。

六四往蹇來連。連于九三合力以濟○錫按反就二陰是內卦之下二陰故傳云往蹇來反內喜之也連只是流連暇豫休于本位以待有濟故傳云往蹇來連當位實也凡不當其位則浮當其位則實

九五大蹇朋來。大蹇者非常之蹇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必有朋來而助之占者有是德則有是助矣○錫按諸爻皆言往來獨二五不言往來者九五剛健中正固正位之主六二柔順中正亦盡節之臣故諸爻多欲行而且止二爻更無前卻而後顧也蓋聖人示人以國君死社稷而君爲社稷死則臣死之之義亦隱然可見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已在卦極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五與之濟蹇則有碩大之功大人指九五曉占者宜如是也○錫按程傳碩大也諸爻皆不言吉獨上六言吉者諸爻皆未出乎蹇上六以寬裕處蹇之極則出蹇矣是碩大不言功而言德也又本卦往來之文先儒多謂往爲向前來爲退後但如此上更无前初更无後其理固未易通此本義于上六以往无所之爲蹇而程傳于初六亦云不往而居于本位便是來也據此則往來只是行止之義而亦不必泥前後之迹矣

象曰山下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事雖不濟亦无可尤。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錫按中節謂中進止之節朋之來蓋以此也國語云蹇義在乎進止得宜爻之往來即進止也九五雖不言往來而傳明其爲中節則進止之宜不失可以濟難而不至于犯難矣裴度謂朝廷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中節之謂也國語眞善言易矣

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 坎下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音蟹彖傳大象同坊本胡買反○解難之散也居險能動則出于險之外矣解之象也難之既解利于平易安靜不欲久爲煩擾且其卦自升來三往居四入于坤體二居其所而又得中故利于西南平易之地若无所往則宜來復其所而安靜若尚有所往則宜早往早復不可久煩擾也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以卦變釋卦辭坤爲衆得衆指九四入坤體得中有功皆指九二○錫按彖言无所往其來復吉而傳言往得衆何也彖言无所往謂不往東北傳言往得衆謂往西南也不往東北而來復西南是轉落之辭往西南而來復是緊承之辭若彖與傳有攸往則皆謂往東北耳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極言而贊其大也。

初六无咎。難既解矣以柔在下而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此爻取象之意未詳或曰卦凡四陰除六五君位餘三陰即三狐之象也大抵狐爲卜田之吉占得黃矢爲去邪媚而得中直之象能守其正則无不吉矣○錫按大象以赦過宥罪爲解而九二獲狐上六射隼反言討罪除奸者蓋惟討除于先乃可赦宥于後聖人所肆赦者惟眚災耳後世不分故與過之兩途而一惟以赦爲善政則宥罪大

惡極而赦之者是乃縱之而非赦之也武侯言治世以大德不以
小惠故其治蜀也無赦而蜀人思之如子弟之思父母也由斯
以談可見聖人刑賞忠厚之至而得大小象傳並行不悖之義矣
三狐或說以爲初三上之三陰爻象先宗伯禮則專指大三爲
三狐狐群三者以爻位言之若初六上六皆有正應而上六又攻
險邪之小人者也則其不自爲陰邪明矣二指三爲狐田而獲之
上指三爲隼射而獲之據其陰爻則爲狐之邪媚據其陽位則爲
隼之鷙害故二與上皆爲柔主除之也考亚氏行可亦有此論而
未詳故備載
先儒以質之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乘如字又石證反○繫辭備矣貞吝言 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爲
可免耳○鍚按卦惟上六一爻爻位得正餘五爻皆失正也乃初
二四五之四爻皆吉利无咎獨六三致寇貞吝何耶初六陰陽參
而居內卦之下者也九二陰陽參而居內卦之中爲內卦之主九
四陰陽參而居外卦之下爲外卦之主六五陰陽參而居外卦之
中爲全卦之主者也又諸爻皆剛柔正應不嫌于爻位之失正而
反樂于陰陽之得調獨六三不中不正以居下卦之上且无正應
初非諧爻可比而其視上六柔順得正相去又遠矣繫辭去負且
乘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言柔乘剛而躁動也又云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
之有言柔得正而寧靜也六三貞吝之義當以是推之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佳買反象同拇茂后反○拇指初初與 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者也
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同類相信矣○鍚按初六與九
四剛柔相應應之不可謂不正而九爲震主而居四六在坎下而
居初位各未當故解初
而後有類從之應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 陰同類必解而去之則吉矣孚
驗也君子有解以
小人之退爲驗也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射食亦反隼荀尹反○ 繫辭備矣○鍚按隼謂
六三也高墉之上謂下卦之上負乘致寇所謂悖也傳謂公用
射隼以解悖而繫辭傳謂君子藏器以待用者未用之士君子與
將退之公雖其所以待
用不同而待用同也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鍚按罪赦而難解 猶雨沛而旱解也

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戎古本作寇

解而拇未當位也 鍚按初六九四皆未當位而其應則正也初陰 居陽位則宜親正應之陽而无咎四陽居陰位
則不宜親正應之陰而解
之扶陽抑陰之義嚴矣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佳買反

䷨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減省也 爲卦損下
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
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惟損所當損而有孚信

則其占當有下四者之應矣二簋
可用享言當損時則至薄无害也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上行之上時掌反○ 以卦體釋卦名義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
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釋卦辭時謂當損之 時○鍚按傳于象之損
有孚三字內增一而字蓋非釋義于言中而推義于言外也夫損
下益上非益也象言有孚可貞而象傳以懲忿窒慾發之忿慾者
損下益上之根株而懲窒者乃自損以絕其根株也故言酌損之
者明下之不可多損也言弗損益之者九二明不損下而自以益
上上九明不損上而自以益下也言損其疾遄有喜者疾即忿慾
之疾而損乃懲窒之正也言益之弗克違者又明不求益乃益之
大也損下益上者卦之名懲忿窒慾
者象之義所謂損而有孚者蓋如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音以遄市專反○初九當損下益 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事而速
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但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耳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利貞。而征則凶，弗損益之者，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錫按：損卦九二六三六五上九之四爻，皆爻位失正，而六三六五上九皆不言凶，獨九二言凶者，六三上九即損下益上之兩爻，皆善成其益者也。六五居中處尊，方以柔順受益，无嫌失正，而九二剛中不正，若征而勿貞，將亦如六三之損已而失之過矣，則示之利貞，乃以全其中，使不至于征凶，而弗損以爲益與。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卦有此象，戒占者當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以初九之陽剛益已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則善，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矣，將欲自損以益人，則居上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而後可以益人，故无咎也。又勉之以貞者，以正則吉而利有所往，其利廣矣。此所以得臣民之心，合四海爲一家，而无家之迹也與。○錫按：卦之六爻，雖皆剛柔相應，而惟初九六四爻位得正，其吉而无咎宜矣。餘爻皆爻位不正，似非吉徵，然六三爲兌主，上九爲艮主，又皆正應，其吉无不利者，固利而其不言凶者，亦非不利也。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其元吉何疑。但九二以剛居臣位，故利貞而不宜征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直升反，坊本時征反。○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于此。

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損其疾，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以卦體釋卦名義。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以卦體卦象釋卦辭。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施，始豉反。○動巽二卦之德。乾下施，坤上生，亦上文卦體之義，而以此極贊益之大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不可徒然无所報效，故利用爲大作，必元吉然後得无咎也。○錫按：必元吉乃得无咎，爲不足之辭。本義于萃之九四大吉无咎，亦如此解，義皆本程傳也。所以然者，蓋以本爻傳云下不厚事也，則不宜大作，故必元吉乃得无咎。萃九四傳云位不當也，則非吉象，故亦必大吉而乃无咎。然語意未安，恐非經意也。考全經元吉无咎之類凡三條，一損卦象辭，一益卦爻辭，一萃卦爻辭也。按損卦元吉无咎四字爲大善之占，則益萃二爻應无與訓。今體傳義，定味在言外，下本不厚事，而初九利用爲大作，則元吉无咎矣。萃四爻義亦畧同，詳見萃爻，故附此以質先儒。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故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爲卜郊之吉占也。○錫按：損卦之六五及益卦之六二，卦位不同而亦有益之十朋之龜勿克違之文，何也？自綜卦而推，位不同而義同也。損卦乃內外卦之兩上，自[illegible]益卦乃內外卦之兩下，自上而下，上九初九各受益，而五[illegible]不受益而不當益矣，或益之者耶？卽未然而理或然也。或[illegible]皆勿克違矣。五君道，故曰元吉；二臣道，則曰永貞吉。王用[illegible]帝者，下不克享帝，而王用之以享帝也。傳云自外來也者，謂初也。損卦益上以及五，益卦益初以及二，以損卦之六五云自上祐也，互推之可見。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警戒震動乃所以益之故可以无咎與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用圭所以通信也○錫按警戒震動切于聖賢修己之義諸類引書降我凶德游氏引吉人凶其吉也以證之皆是也程傳則謂六三居下卦之上事无專主惟患難非常之事則可擅宜應卒力庇其民故无咎也其說與本義別而家先宗伯于周易補疑發之曰用凶事即周禮以委積待凶荒以荒禮哀凶禮之屬而告公用圭即周禮鎮圭以恤凶荒今見于遺人司救與瑞諸職可考也義有根據今存參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爲戒此言以益下爲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蓋爲愛其民而遷國之吉占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上有孚以惠于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故不問而元吉可知也○錫按惠心謂惠愛存于心也惠我德謂以君之德爲惠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錫按益卦惟六三上九不正故六三以心有儆免咎上九以心勿恒致凶若初九六四爻位得正六二九五正而且中則皆吉占矣于此見易貴中正之義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其相益亦猶是也○錫按損上益下有善无過而象乃言遷善改過者承上損卦而言也夫損下益上者不懲忿以窒慾也懲且窒之而損上以益下則遷善改過之道在是矣懲窒清其體遷改正其用故觀損益二卦陰陽消長之幾而得天德王道相爲終始之義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錫按下本不當任厚事而初九如是則元吉无咎宜矣

或益之自外來也或者衆无定主之辭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錫按如家先宗伯所發程傳之義則固有之也者謂有孚中行以誠中之德愛民而與驩虞如者異與傳不別釋有孚以下可見

告公從以益志也錫按益志即以益下爲志也遷國正以安民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是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古怪反號戶羔反卦內並同○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故爲夬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盡誠以呼號其衆而處之以危厲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武威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錫按告自邑不利即戎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此小雅先以天保治內繼以采薇治外之義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釋卦名義而贊其德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丁丈反○此釋卦辭也柔乘五剛以卦體言謂以一小人加于衆君子之上是其罪也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錫按乃窮即不利之意終猶盡也謂剛長之道至純乾乃盡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其不勝宜矣故象占如此○錫按本卦初九九三九五上六皆爻位得正餘皆失正也然得中則不但九五之得正者无咎即九二之失正者亦勿恤不中則不但九四之失正者悔未易亡即初九九三上六之得正者亦咎且凶矣所以然者初九九四恐其過于壯也上六綠其抗于陽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莫音暮同○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求龜反○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剛而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果能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有慍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于王敦其事類此○錫按夬夬者決而又決也與上

六之紀陰應故有獨行遇雨若濡有慍之象而以夬夬故終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敦反次七私反且七余反○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能不與衆陽競進而如牽羊者之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但恐當決之時志在上進雖有告之安處者亦聞言而不信耳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隨其後則可以行矣故以為象也○錫按牽羊悔亡四字非是本卦之占辭只是懸寄說告之者之善言辭重聞言不信句故傳亦只釋聞言不信句。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閑辨反又胡練反○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于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呼號終必有凶也占者有君子之德則其敵當之不然反是○錫按上六為外卦之主亦全卦之主一陰既極則決之矣故終凶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上時掌反施始豉反○澤上于天潰決之勢也施祿及下潰決之意也居德則忌未詳○錫按困書謂君子之居德常存敬畏也書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據此則修文德以為武烈先而不徒尚威武也則矣待于莧而治已則嚴故以則字為轉落之辭。

不勝而往咎也。

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程傳曰卦辭言夬夬則于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于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于道聖人示人之意深矣○錫按程傳于中行更推進一層最細或曰云夬夬中尚有未光處為其中未光而勉以中行无咎之義非中行无咎而又以中未光戒之也味傳例當如此此別一義存參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姤古后反取七喻反○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見而為五月之卦矣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然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釋卦名。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釋卦辭。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相遇以卦體言中正指九五大姤之時義者幾微之際聖人所謹也○錫按陰陽相遇天地之正理但陰長陽消難縱之耳戒之者復上之並行不悖之義。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乃李反又女紀反蹢直益反躅直録反○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戒小人使不害于君子則有吉而无凶又以羸豕蹢躅之象戒君子使深為之備云○錫按見凶言必凶也孚之言信猶期也言其心惟期于蹢躅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制之在已故猶可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錫按包者陰之潛藏賓者陰之著見若潛藏易制而著見乃難圖也若漢呂后唐武后北魏胡后苟制于其萌豈有著見之禍哉凡事皆當制于其未然況女壯乎。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音見夬卦四爻○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于初上无應于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然其象如此但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耳。

九四包无魚起凶。初六其正應已遇于二而不及遇于已故象占如此○錫按姤卦以一陰浸五陽而初二三五上之五爻其占皆在吉凶之間獨九四則起凶者初陰猶有顧忌四獨與初應而又无以包而制之也蓋天地之道陰陽不能相无

而聖人獨致扶陽抑陰之義緣陰陽不能相无故天地遇品物章而后亦施命以誥四方而又以陰不可縱故須包容而制之則抑之乃以制之也九四以剛居柔獨與初應而隊其容而制之之義其趣因宜也九二上九亦以剛居柔而占異者九二包有魚无咎以其中也上九姤其角无咎則已遠矣因非二上之德位而獨與初應占之示人切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則高大堅寔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可虞矣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造化可回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象占與九三類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錫按與以中命故以施命而誥四方也勿取女者惡其陰邪施命誥者取其柔順命誥以修文德者柔也征伐以事武功者剛也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錫按牽訓牽而進程傳義也孔氏鄭氏趙氏牽即繫止之義訓

金相反存參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錫按本義牽无訓即進也如鄭孔諸家則牽猶制也行在進退之間未能制之而不進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民之去己猶已遠之也○錫按民初陰也遠者未能容而制之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舍音捨○錫按志不舍命程傳訓志合于天命也蘇氏楊氏皆謂陰陽迭勝為天之運志欲勝之也竊謂二說相須志天理則回天運矣程義純蘇楊切

上九姤其角上窮吝也錫按不許時則吝能全身則无咎傳獨發吝者聖人疾固之義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假更白反○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澤上于地而萬物得其聚故為萃亨字疑衍王假有廟言王者至于宗廟以祭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是也廟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聚己之精神則可入廟而承祖考而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得亨又必利于正者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錫按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二意有分有合假有廟是祭見大人是覲而覲諸侯必于祖廟既衞王必孝而孝享故朝祭二而一者也亨利貞是指祭賓二者又云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凡吉皆大事必祭告乃行是通論凡事以中者一亨亨之義也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說同悅○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釋卦辭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其理而贊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號平聲○初六上應九四而隔于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

占者當如是也○錫按訓一握笑為衆笑義本程傳傳云一握猶俗云一團謂衆以為笑也是也一云笑號哭號易中每相對雖乃亂乃萃若呼號望應則可圖聚而懽笑矣不萃何憂但積誠以往則笑皆也因考胡氏王氏錢氏姚氏義多如此而乃亂乃萃上乃字為語辭下乃字猶汝也與書而康而字同國書亦採諸家之說但謂若為手所執以轉移之機一轉移而破涕為懽積誠故也其義微別今並以質之先儒云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禴羊略反○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云孚乃利用禴者二柔順中正虛中以上應二五剛健中正誠寔而下交下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也○錫按夏祭曰禴其時品物未豐故註以薄物釋之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于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惟往從于上可以无咎但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為可小羞耳故象占如此

九四大吉无咎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錫按益卦云

元吉无咎萃卦云大吉无咎程傳皆謂必所爲大善而吉乃得无咎而本義從之也但如此則以大吉爲德而不以爲占于經例不合當爲全經之特例或曰萃象言祭享二者而傳以除戎器戒不虞發之事艱且大故六爻惟九五九四二陽爻有予辭但二陽爻雖皆予辭而予之之義則不同九五以陽爻陽位備當其任群陰情无所攜故予之中有戒其傳云志未光也者蓋惜辭若九四陽爻陰位則正以其位之不當調劑于陰陽消長之間而不以剛爲虞矣故大吉无咎爲深予之之辭其傳云位不當也者蓋幸辭而非惜辭凡以溴其萃之艱且大定之非无故而破其偽也或說如此覺于全經通貫餘詳益初爻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齎音咨又將啼反洟音夷象同○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敬懼而後可以无咎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上時掌反○除者修而聚之之謂○錫按象言朝祭而大象言師兵者固之大事在祀與戎其所以萃衆不同而萃衆同也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萃有位志未光也

齎咨涕洟未安上也錫按未安上謂未安于居上位也釋所以敬懼而得无咎之意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錫按易言利見大人者凡七獨此言用見大人未詳其義或曰訟蹇萃巽皆九五爲大人而下利見之也乾九二九五言大人則二爲利見九五之大人而五爲利見九二之大人若升以六居五不足以當九五之大人故不云利見而但云用見耳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首以卦變釋卦名之升次以卦德卦體釋辭之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初六允升大吉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于二陽則信能升而其占大吉矣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義見萃卦○錫按萃升之二爻皆云孚乃利用禴萃以六二居中升以九二居中正不正不同而文同所謂中不嫌于不正也張氏清子云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六五應虛實不同而孚同所謂虛者信之體實者信之質也

九三升虛邑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其象如此○錫按以坤有國邑之象而目爲虛邑固是一義程傳則云九三陽剛得正復有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也孰禦哉其說較明不言占見傳文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義見隨卦○錫按本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及隨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四王用亨于帝皆柔順得正之爻其亨皆言祭亨也若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則剛健之爻其亨乃言朝亨矣蓋朝祭幽明剛柔之義如此

六五貞吉升階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錫按升六五與萃九五不同萃外卦兌爲澤澤自上而下故爲萃升內卦巽爲木木自下而上故爲升也然萃九五以陽居陽固正位居中以爲萃升六五以陰居陽位雖不正而當升之時進而居五亦合乎中矣如舜之以匹夫升庸後遂揖讓而有天下是也舜相二十八載堯崩而避其子其固而貞可知而由司徒而宅揆而賓門而陟位皆升階之吉也此二卦反對與同之義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者遇此利在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于不息之正而已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王肅本順作愼今按他書引此亦多作愼蓋古字通用也說見上篇蒙卦○錫按古順愼通而此卦以坤順之德生木當從本字據王用亨于岐山傳有順事也之文義尤可見蓋木自下而上德自小而大皆升之義而木生于土德成于順皆柔以時升之義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九二之孚有喜也

升虛邑无所疑也錫按无所疑謂其一于進也蘇氏云以陽用陽其升也果不言占者其爲禍福未可知也國書亦云九三勇于進而无疑然終不如二五之中初四之順也過于剛正與柔以時升之義反故辭非盡善也由諸說以推卦雖取正而本卦初六九二六五皆不正而吉九三正而反不吉則正不如中而剛柔之因時爲用可知矣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錫按陽爲富陰爲不富冥升在上則消盡而不富矣此所以利于不息之貞也上六與九三爲正應其占蓋在吉凶之間文雖異而義畧同

䷮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以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處困能亨非得正之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大人吉无咎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耳

彖曰困剛揜也揜本又作掩于檢反○以卦體釋卦名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說音悅○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其象如此占可知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反爲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而反以多得所欲爲困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其占利以享祀雖征行有凶而于義爲无咎者中故也○錫按困卦三陽君子之象而九二居下位故但曰困于酒食九四居上位故曰困于金車九五居君位故又曰困于赤紱夫酒食以養口腹金車以安身體赤紱以交神明三者每進而加以榮吾身而反以爲困者國書謂小人以身窮爲困君子以道窮爲困道之不通則其榮適以爲困而已此國書之善言易也九二又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九四又云吝有終九五更云乃徐有說者此困而得通而彖所謂困亨貞大人吉无咎也餘三陰爻非其比其初六六三皆凶而上六以悔而吉者蓋初六六三爻位不正而上六得正故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其義則繫辭備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故有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然志在下而有與故其占雖吝而必有終也金車爲九二象未詳蓋金剛而坎有輪象與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劓音見睽魚器反刖音月說同悅○劓傷于上刖傷于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而其占利用祭祀以獲福也○錫按程傳稍上下皆揜于陰與本義下則乘剛之說不同疑程傳爲得之蓋自外卦而言則九五爲上六所揜而自全卦而言則九五上爲上六揜下爲初六揜猶九二之爲二陰揜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力軌反臲五結反卼五骨反○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錫按本義以曰動悔爲象程傳云曰動悔有悔者自謂動輒得悔而有悔也則指曰動以下爲辭矣此于義較安以傳動悔有悔吉行也推之尤明徵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

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喪息浪反汔許訖反繘音橘羸力裴反○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爲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得无喪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繘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故凶其占爲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致敗也○錫按本義以无喪无得承不改井說最明而程傳謂汲之不及爲无喪存之不盈爲无得覺非經義故不從之也夫井者利養生民之物世變而利養生民之道不變故改邑不改井觀象謂有源之水人皆井其井王者養人之道如之是也未盡其繘于井而羸其瓶則養道缺矣

彖曰巽乎木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上時掌反○以卦象釋卦名義○錫按巽乎木之木蓋謂井幹也上水謂木從此而上耳朱子語類云木上有水說者謂木是汲器則羸其瓶却是瓦器上水只是說木之津潤上行如菖蒲葉尾皆有珠雖藏之密室亦然不是露出水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之食其象如此語類之說善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錫按剛中則有常以明不改之義未有功而羸其瓶傳雖分釋只是一意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泥乃計反○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爲此象蓋井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谷余六反音育射石亦反鮒音附○九二剛中有泉之象故云射鮒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又如甕敝漏也○錫按凡卦正多不如中獨井以得正爲上而中有不如也卦三四五上之諸爻皆得正而吉而初二之兩爻皆失正而不吉以此鮒鯽魚也亦謂之鮒以相附謂之鮒以相即謂之鯽射猶穿也谷者水所自出而鮒穿其間圖書云井中出泉之穴足以射鮒而无汲引之以爲用者是也傳云无與也以此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息列反○渫不停污也井渫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井甃无咎 甃側救反○六四爻位得正但陰柔不泉雖能修治井砌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可无咎也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音列○洌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故爲此象而占在其中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詩救反又如字幕音莫○收汲取也晁氏云收鹿盧收繘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占者必有孚乃元吉也○錫按彖言亦未繘井羸其瓶凶戒其敗也爻言有孚元吉傳言在上大成美其成也程傳云有孚有常而不變也他卦之終爲極惟井與鼎之終乃爲成是以吉也李氏云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且甃井道將全矣故五井洌六井收井道乃大成也斯其爲善言易者與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勞力報反相息亮反○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錫按相助也君自勞來其民而又勸民使相贊助本義分說以此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舍音捨○言爲時所棄

井谷射鮒无與也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惻者行道之人皆以爲惻也

井甃无咎修井也

寒泉之食中正也

元吉在上大成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處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爲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爲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錫按已日乃孚及下已日乃革之兩已字未詳今考其義謂已有日乃信孚于人而可以變革也凡革之言亟而已日乃革則有漸矣湯武應乎天順乎人而十有三年大會未乃受命此之謂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畧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爲睽相息而爲革也息滅息也又爲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說同悅當去聲○以卦德釋卦辭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極言而贊其大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鞏九勇反○鞏固也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雖當革時居初无應亦可有爲故爲此象其占爲當堅確固守而不可以有爲聖人之于變革其謹如此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六二柔順中正而爲文明之主有應于上于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未可以遽變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故其占征凶貞厲然時則當革至于革言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矣○錫按程傳就之言成也合也言審稽公論至于再三則已可信而人亦信之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以陽居陰故有悔而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又必有孚然後革命而獲吉聖人之垂教于天下也亦愼矣○錫按革改命之象也他爻不言改命獨九四言之者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傳所謂上下皆信其志者也自九四而九五本聖人所不忍言而其時蓋亦非獲已矣以卦位則他爻多不及而九四已近乎中以卦德則他爻皆得正而九四獨參乎變此爻言改命及傳言信志之微意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毨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故有此象而占者亦必自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當之明非常人所得當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從矣征凶而居正則吉者變革事非得已且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本義君子小人蓋以德言也或曰以位言之

猶所謂君子玄黃于匪小人簞食壺漿以迎之義亦通楊氏謂君子豹變爲繼體之賢君小人革面爲梗化之頑民則一指君一指民恐未然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治平聲歷曆通○四時之變革之大者○錫按治歷明時革之有漸者也余友金沙王兄云澤火不言上下而言中者澤上火下革勢甚速惟澤中有火則兩物相並而革之勢方以漸進聖人說向治歷明時如一歲之中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推行有漸以爲化其象亦然也斯言善發易蘊故誌之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言已審也○錫按又何之矣言定于一而无他疑也

改命之吉信志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紆胃反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烹飪之器爲卦下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爲鼎下巽巽也上離爲目而五爲耳有內巽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元亨吉衍文也○錫按傳无吉字故云衍文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普庚反飪人甚反○以卦體二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犢而已養賢則饔飱牢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上時掌反○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

初六鼎顚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否音鄙○居鼎之下爲趾之象上應九四則顚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其顚而出之未爲不利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象如此而占无咎蓋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者與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音求○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正則相陷而爲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是以象如此而占吉也○錫按仇之言匹猶耦也詩君子好逑公侯好逑是也又敵怨也傳德耦曰妃怨耦曰仇是也仇一字兩義此我仇有疾二義相須乃備始以德耦相求繼且以怨耦相疾矣故傳曰愼所之終无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行下孟反塞悉則反○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有鼎耳革其行塞之象言鼎耳已壞而不可舉移也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爲人之食但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故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錫按六五爲鼎耳而九三越六五而應上九則于上九既乖正應之道而于六五遂失從上之義故曰鼎耳革失其義也蓋以位則三與上相應而與五不相應以德則九與六爲應而九與九非爲應故以越五應上言之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折之舌反餗送鹿反○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 九四居上任重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象如此而占凶也○錫按剭刑非施于溺職之人程傳謂渥汗也王氏謂既覆餗爲沾濡也皆從程傳故引湛丹渥赭之屬以明之鼎卦以內外對推二卦之中上皆吉利獨二卦之下爻則初无咎而四凶者于其无實有實之顚覆決之也有實而鉉可貫仇不可即者二五也有實而鉉利于舉耳悔其壞者三上也若四有實而覆則其視无實而顚者獨凶矣此占所以異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五于象爲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象如此而其占利在貞固也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錫按鼎象初陰爲足二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此定象也而六爻初言足四亦言足三不言腹而言耳五言耳又言鉉何也蓋自全象言則特以上下前後而分列其序而自各爻言則兼以美惡休咎而互見其義初六在下卦之下而言趾九四在上卦之下亦言足者初六出否以顚趾爲利是重言趾九四折

足以覆餗爲凶餗在鼎腹是言足實言腹也九二之鼎有實九三之雉膏不食本亦指鼎腹言其言鼎耳革者以其當變革之時而致敗壞之咎鼎腹雖有美實而不可舉徧非以三爲耳也六五黃耳正指五位又言鉉者以鉉貫耳與物而同體故兼及之而象傳則固專言耳矣金鉉玉鉉言有不同者蓋金鉉而玉以爲飾也曰金鉉明其任重而不撓曰玉鉉美其溫厚而无嫌蓋其象有序而義各見如此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于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大吉无不利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錫按象但以鼎爲烹飪而象傳乃至以正位凝命發之者享帝養賢乃正位之實事也鼎有凝正之象其烹飪又享養之用故象與傳異名而同實

鼎顚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顚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矣從貴謂應四亦爲取新之意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而不愼其所往，則爲仇所即而陷于惡矣。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錫按信如何也者，謂負國家之委任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爲雷，其屬爲長子，而能振緒，故名震。而其占亨也。震來，謂當震之來時。虩虩，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不喪匕鬯，以長子言。匕，所以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以降神也。恐懼而不失其所主之重，震卦之亨以此。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恐致福，恐懼以致福也。則，法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占如此。○錫按此爻爻辭即用彖辭，爻傳即用彖傳而不更加一辭，爲六十四卦之特例。然不及彖辭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二句者，蓋以二句即遇變能貞之意，而不專以長子主鬯之義釋之，與則所謂蘊因卦發者亦具其中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五爻同。躋，子西反。○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又當喪其貨貝，而升于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不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億字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錫按億字先儒並訓度字，而本義以爲未詳者，不允其義也。若訓作度字，則本爻億喪貝及六五爻億无喪義並未安。詳玩億喪貝猶云多喪貝，而億无喪猶今人言萬萬无喪也。躋于九陵，楊氏以爲飄然遠舉者得之。七日得，猶七日來

復之義，程傳謂卦位有六，七乃更始，是也。但卦例二五居中多吉，而六二柔順中正，顧先喪後得，僅比于上六之先凶後免咎者，何耶？震，陽動之卦也。六二上六陰爻陰位爲純陰，而六二又以純陰乘于初九純陽震主之上，故雖中正而僅與上六之正而不中者同占也。若六五中而不正，反乘其陰陽之克調而不嫌其陰陽之失正，則雖往來厲猶言億无喪，而不如六二中正之言億喪貝矣。故知易尙正，尤尙中，中又尙時，至矣哉。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蘇蘇，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錫按震行之義未詳。楊氏謂震而不行，徒震耳。行者，改圖也。此恐懼所以修省也。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錫按九四陽爻陰位，爻亦震主也，而震遂泥，獨不如初九震主之吉者，以其陽爻陰位，而非初九陽爻陽位之得正者比也。初二上之三爻皆爻位得正，三四五之三爻皆爻位不正，而九四不吉，六三六五无大咎者，九四爲震主，既與他爻不同，而九四以陽處陰，亦與六三六五以陰處陽者不同也。此益可知卦之時義矣。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錫按億无喪有事，舊皆謂億度不喪其所有事也。但如此于六二億度喪貝爲難通。若作萬億之億，則萬萬无喪，而猶不忘其所有事，此即孟子必有事焉之事，而因无待于億度矣。書云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云其事在中，大无喪也，其義一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索，桑落反。矍，俱縛反。○以陰柔處震極，故爲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但或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耳。亦勉之之辭。○錫按鄰謂五也。婚媾有言未詳。程傳謂衆動者有怨言也。六居震之上，爲衆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皆有怨言也。國書謂婚媾有言與夬九四聞言不信同，皆占外反言以決之也。瑣瑣姻婭，見識凡近，當禍患之未至，相溺于晏安而已，安能深謀長慮而相儆于未然乎。義得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厲，乘剛也。

震蘇蘇，位不當也。

震遂泥，未當也。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錫按大无喪，虞氏熊氏俞氏皆謂有事于宗廟社稷也。此乃專主長子主鬯不喪匕鬯之義，恐不如概說爲渾。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中謂中心。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背必內反。○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故其象爲山。又坤地而陰其上，止于極而不進，故名爲艮也。身動物也，唯背爲止，止所當止，則背不隨身以動，而不有其身。如是則雖行于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彖曰：艮，止也。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此釋名艮之義，爲止也。然行止各有其時，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艮體篤實，又有光明之義，大畜于艮亦以光輝言之。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此釋卦辭。易背爲止之義，蓋背者止之所，背則止也。而以卦體言之，內外之卦陰陽敵應而不相與，則內不見已，外不見人，而无咎矣，是背止之驗也。晁氏云艮其止當依卦辭作背。○錫按八純卦皆陰陽敵應而不相與，何獨以陰陽敵不相與爲艮止之義也？蓋時止止也，時行亦止也，周子所謂動而无動、靜而无靜神也，程子所謂動亦定、靜亦定也。于此可以見八純卦皆止其所，雖乾健震動風行坎流，莫非艮止之義，而六十四卦具其中矣，故獨于艮卦言之與。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以陰柔居艮初，爲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戒其利永貞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拯音承。○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夤引真反。○限，身上下之際，卽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錫按震動艮止，二德相反，遭震兼山義亦如之，而震卦初爲內主而吉，四爲外主不吉，艮卦則六爲外主而吉，三爲內主不吉，何也？陽動于下者，震也，故內卦之初尤爲動之主而吉，若外卦之四次之，故不吉也。陽止于上者，艮也，故外卦之上尤爲止之主而吉，若內卦之三次之，故不吉也。又震之初九以陽居陽而動愈奮，故吉，若九四以陽居陰，故不奮而不吉。艮之上九以陽居陰而靜益安，故吉，若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安而亦不吉也。夤字之義，虞翻馬融及各家之說不一，大約限居上下之間，夤爲脊背之地，而列其夤則挺立堅強之象，能靜不能動也。知夤爲背後者，今人私相因緣曰夤緣，蓋以其不于人前顯著之地爲計畫，而于背後陰私之地爲營謀也。夤義當以是推之。

六四：艮其身，无咎。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爲艮其身之象，而占得无咎也。○錫按艮卦惟六二六四爲陰爻陰位，六二柔順正而且中，其占乃我心不快；六四陰柔正而不中，其占反无咎，何也？此象辭艮其背不獲其身之義也。全經卦象惟咸艮近取諸身，而咸感于无心，感而无感者，脢也；艮止于无迹，止而无迹者，背也。脢與背異名同寔，咸九五純陽也，而脢不與心爲緣；艮六四純陰也，而背不隨身而動。寂感无意，而行止惟時，則卽一爻而六爻之義備，卽一卦而六十四卦之義亦貫矣。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悔謂以陰居陽。○錫按輔謂口輔也。止止其輔，則无失言之悔矣。

上九：敦艮，吉。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于止者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錫按程傳兼謂重複也。

艮其趾，未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艮其限危熏心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字葉文叶韻可見○錫按以韻中當爲葉文或曰味上下文當爲以正中謂正位乎中也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漸漸進也爲卦止于下而巽于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占女歸
吉而又勉以利貞也○錫按咸云取女吉漸云女歸吉者咸少男少女以類相從得男女之正故直云取女吉而統乎男以言之漸
以少男取長女非正也但男先女而不躁以進女從男而不戾以亢故祗云女歸吉而主乎女以言之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以卦變釋利貞之意蓋此卦之變自渙而來九進居
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皆爲得位之正

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剛得中以卦體言謂九五也止而巽以卦德言漸進之義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于下未得所安而上復
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小子危懼而有言但于義則无咎耳
○錫按鴻爲匹鳥隨陽往來故以爲女待時而嫁士待時而仕之
象雖彖言女歸大象言居賢德爻言夫征婦孕又言羽儀象各不
同而義皆同者以此小子厲有言未詳蓋小子對大人而言大人
知進知退而小子未之知也故以爲危而有言但進以其漸則雖危而无咎也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磐大石也漸遠于水進于磐而益安矣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中正進以
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
而无應故其象如此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莫甚矣但
以其剛也故利禦寇○錫按鴻鳥不在水畔之干磐即在天逵之
衢路陸木皆非所安也然九五剛健中正與六二之柔順中正
相應雖位尊勢高下不敢干而正應之終吉可知矣六四位雖近
尊而高柔順安乎爻咎乎九三陽剛而不中又居下卦之上上不
戾天下不于淵其凶則宜利禦寇者其諸孤鴻之守夜者與漸六
爻初上不正二三四五皆正而吉凶因乎位
而不因乎正不正蓋易尚時中之義如此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桷音角○鴻不木棲桷謂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安矣六四乘剛而
順巽故象如此而占无咎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高阜也九五居尊六二正應在下爲三四所
隔然終不能奪其正也故象如此而占則吉也○錫按應爻例兩
爻相隔以此訓三歲不孕雖義本程傳恐未然也匹耦謂男不先
女女必不先男以此遲之又久其說蓋得待時而嫁之義但未孕
字是已嫁之辭恐亦未然耳以義推之蓋少男長女爲配故有久
而後育之象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胡氏程氏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羽旄

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爲儀飾不
爲无用故象占如此○錫按訂陸作逵于義于韻皆合而匡匯云
居下位故曰陸居上位故曰陵上居漸進之極進而復退有自陵
反陸之象故其淸風高節可爲儀表也其說别爲一義未可從但
儀表二字祇儀飾二字爲較穩耳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居德善俗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脫字
○錫按彖言女歸吉而象言居賢德者女之從夫士之從君其當待時而進一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如詩言素餐得之以道則不爲徒飽而處之安矣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力智反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爲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婦人謂嫁曰歸妹謂少女也以少女從長男而其情又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爲歸妹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而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釋卦名義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

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男女之交本皆正理唯若此卦則不得其正也○錫按所歸妹也言長男居上少女居下少女說以動而又先下于男理皆失正故以征則凶而无所利也自二至五皆陰爻居陽位陽爻居陰位故云位不當而六二乘初九九二之陽爻六五乘九四之陽爻故曰柔乘剛若漸卦二三四五皆正其爻皆剛乘柔而咸恒等卦皆剛柔互相乘故曰唯若此卦爲不得其正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貞吉娣音弟跛波我反○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雖爲娣已賤而陽剛得正在女子爲賢德亦能承助其君故又爲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征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也上雖有正應而陰柔不正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故爲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故頻言之○錫按謂六五爲陰柔不正義本程傳細玩似不必如此說蓋卦以陽爻居陽位陰爻居陰位爲正若陰陽爻不當其位即爲不正而二五居內外之中則正者固正即不正者亦不嫌于不正也此六五柔順居尊初无不正之嫌故帝乙歸妹亦爲吉占其所以六五歸妹吉而六二則利幽貞皆婚嫁上可以求下下不可以求上故也如此說于六五之吉占爲相貫而于易教貴中之義亦不至无故而自紊矣謹爲先儒質之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爲未得所適而

反歸爲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錫按須字之訓不一據程傳須待也據本義未得所適亦近于待之義而所存或說則說女之賤者故陸氏引天文織女爲貴須女爲賤以寔之也今玩三爲兌說之主有迫于從人之意而无遇以待人之義而味反歸以娣四字乃欲貴而反得賤明非由賤而反得貴也然則須乃急須之義急以須而反歸以娣乃所謂相須殷而相遇疏也傳曰未當也者正謂其不當說而說若九四之愆期則无急相須以妄說人之情而有待而行矣竊意恐當如此故亦謹因義而推之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袂彌計反○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而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爲月幾望之吉也○錫按歸妹以陰先陽爲不合故諸陽爻多吉而陰爻多凶獨六五爻則吉者天子之女人不敢求天子乃爲求夫家而歸之則求猶不求也月幾望本義以爲女德盛語意平穩且考小畜月幾望凶以盈滿爲戒此月幾望吉以盛滿爲須雖淑慝不同而其訓月幾望爲滿則同也程傳釋月幾望爲謙沖未至于滿別是一義當從本義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象如此而占无所利也○錫按著代之義所以承先奉祭程傳謂女不能供筐篚爲羞以佐祭士不能刲牲取血以主祭者是也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長男動少女隨歸妹之象君子觀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不皆然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恒謂有常久之德○錫按謂剛得正故曰以恒佐助其君故曰相承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錫按謂適迫而未當也

徵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庚白反。○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故其占有亨道。然王者至此，則盛極當衰而有憂矣。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于過盛則可也，故以勿憂宜日中示之。○錫按：程傳假至也，故云王者至此也。宜日中之義，據本義謂守常不至于過盛，據程傳謂普照不至于有遺。二說微別，以彖傳宜照天下也推之，程傳爲合，然无遺照乃其所以能守盛，則言中與言外亦義相足耳。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以卦德釋卦名義。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釋卦辭。○錫按：尚大也者，謂盛大之道，惟王者能至之，而其所以至之之道亦當大也。照天下乃盛大之事所當爲，即所爲尚大也與。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此發明卦辭以外之意，言不可過中也。○錫按：過中如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盛而衰，爲可憂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均陽剛而其占如此。○錫按：雖均无咎，蓋以應與宜剛柔相錯，而不宜均剛均柔，惟若此卦則雖均无咎，而往有尚者，蓋以明動相資而尤因陽爲震主故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爲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惟在積其誠意以相感發之則吉矣。虛中有孚之象。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沬作昧，亡大反，坊本莫佩反。折食力反。○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于蔀矣。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之昏暗，如折肱而不可用，但得无咎而已，故象占如此。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爲當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錫按：此言夷主，初言配主，配重辭，夷輕辭。初賤而四貴，故辭有輕重如此。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吉矣。蓋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錫按：卦體明動相資，五暗資二之明，來章而有慶譽以此。閩詩云五君位也，彖傳所謂王假之者即此位，則五乃卦主也。卦義所尚在明以照天下，六五雖非明體，然下應六二爲文明之主，而五有柔中之德，能資其章明以自助，則卦義所謂勿憂宜日中者寔與此爻義合也。圖書足發本義未盡之蘊，故備錄之。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闃苦鳴反。○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爲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蔽之深，其凶甚矣。○錫按：上六豐蔀之義未詳，考何氏楷云：處豐之極，亢然自高，豐大其居以鳴得意，方且深居簡出，拒人于千里之外，豈知凶將至乎。其說正喻皆通，而于傳義亦合，存參。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取其威照並行之象。○錫按：致之言施也，用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也。○錫按：訓過均爲求勝其配，蓋初九爻位得正，而九四爻位失正，恐有求勝其配之心，故因以爲戒與。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錫按：不可大事，終不可用，明與六二之發志及九四之行、六五之有慶者異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錫按：行之言往，猶言利有攸往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藏謂障蔽○錫按天際翔言高也

䷷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羈旅也山止于下火炎于上爲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于明故其占可以小亨而能守其旅之正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離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以卦體卦德釋卦辭也旅之時爲難處故大之○錫按旅卦大象君子以明慎用刑豐卦大象君子以折獄致刑皆言刑也而雷火豐明以動火山旅明以止則異蘇氏云雷與電相遇則折獄致刑取其明以動也離與艮相遇則明慎用刑取其明以止也斯言得之矣旅之時義爲大者旅非常之稱也故非常處曰旅非常祭亦曰旅惟旅處非常故其亨小而其時義轉大也若有常處則其處雖大于无常處而其時義轉以有常而不足爲大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象占如此○錫按旅宜安靜不宜煩瑣初六陰柔不正此其所以取災也斯之言此也王氏唐氏等解斯爲厮役之賤殊覺曲而未安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二有柔順中正之德其象如此吉可知矣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喪息浪反象同○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于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爲義○錫按傳云以旅與下其義喪也謂以旅之道待其下則失其下之心而下亦將旅道待其上也如此是喪其童僕貞爲何矣故程傳亦云喪其童僕之貞信而郭氏王氏黄氏之義皆畧如之近陸賦亦云艮處象過近于離焚象視童僕如傳舍故喪其童僕貞也由諸說推之則以旅與下之義則而童僕貞三字亦可一例視之矣附參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得其資斧然非其正位又上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錫按六二九三皆曰次而九四但曰處不曰次則當位未當位之別也得資以爲用得斧以爲戒即多得豈以爲快哉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爲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爲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錫按旅六爻獨六五不言旅天子以天下爲家无旅之可言也其言射言矢者猶春秋書天王狩于河陽之意也射言雉者文明取士之象弓旌甫加于下而令譽已聞于上爵命隨之所謂一矢終以譽命者與傳云上逮也其義如此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道也故象占如此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旅瑣瑣志窮災也 錫按程傳訓志意窮迫而自取災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終以譽命上逮也 上逮言其譽命聞于上也○錫按上謂君上之上即謂五也或謂上爲上九之上謬矣故兩書正之譽命二字連說本義從省文黄氏謂下之令譽聞于上而上爵命之是也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錫按程傳聞猶知也

䷸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爲風亦取入義陰爲主故其占爲小亨以陰從陽故利有所往而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 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爲命令之象重巽故爲申命也○錫按重巽申命據程傳以上下言則自上而下據朱氏震以內外言則自內而外今玩大象隨風巽之義是言其自內而外而玩彖辭剛巽乎中正之義是乃言

其自上而下也蓋始則自內而外以察民情之隱終則自上而下而入人心之深國書謂王者欲知民之休戚事之利弊則必淸問于下而察之周布告乎下而行之切是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錫按巽乎中正之巽猶順也蓋以剛德居陰位旣恐不正以剛德居剛位又恐不中而九五以剛正位處中是巽乎中正也獨于巽卦言之者巽卦之九五視他卦之九五尤有巽順之義故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初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九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意有不安丁寧煩悉以自道達有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之象占吉而无咎者蓋當巽之時不厭其巳卑而居位之中又不至于巳甚故也此乃竭誠意以盡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吝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雖爲巽而屢失吝之道也故象占如此○錫按頻巽卽頻復之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爻位得正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爲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爲乾豆一爲賓客一爲充君之庖○錫按初六與六四皆以一陰爲巽主也而初曰利武人之貞四曰田獲三品者以承九二九五之陽剛而順之也蓋巽主柔順九二中九五中且正而初與四承之所謂剛巽乎中正而柔皆順乎剛故皆吉利而悔亡若九三上九以剛乘剛故凶吝也二貴重不如五中正不如五故初語其事之宜而但示以所利四語其功之驗而直許以所獲也與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先西薦反後胡豆反○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于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則吉也○錫按訓蠱之先後甲三日爲辛丁巽之先後庚三日爲丁癸嘗歷考程傳及龔氏煥張氏浚郭氏雍胡氏炳文張氏淸予之說皆繹此明訓而發自本義可謂審矣但先後甲之三日先辛勸後丁寧易曉而先後庚之三日先丁寧後揆度難明或曰蠱以振壞故先辛勸後丁寧巽以申命故先丁寧後揆度其義亦未易理會也夫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蠱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巽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于甲庚皆言先後三日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此程傳及諸家之說多如此而張氏淸予爲尤詳其義覺有渾而易明者謹存參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息浪反下同○巽在牀下過于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象占如此○錫按本卦四陽爻以其象言九二上九皆以陽爻居陰位處失其正故皆有巽在牀下之象而九三九五以陽爻居陽位處得其正者无其象也而以占言則九二九五居上下卦之中皆吉利而无悔吝而九三上九居上下卦之上則非吝卽凶也蓋正不如中之義如此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隨相繼之意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錫按程傳治謂脩立也

紛若之吉得中也

頻復之吝志窮也錫按窮之言極也盡也故九三居內卦之極盡爲志窮而上九居外卦之極盡爲上窮

田獲三品有功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正乎凶言必凶○錫按正乎二字當一讀言其貞可謂正乎必凶也問答之辭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爲澤者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于貞蓋說有亨道而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一云柔外故說亨剛中故利貞亦一義也○錫按後說較合

彖曰：兌，說也。說悅通，下同。釋卦名義。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先去聲，又如字。難乃旦反。○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錫按三上二爻為說之主，所謂柔外故說亨也，而剛為二五之中，則利貞可知矣。故卦之六爻，凡初二四五之四陽爻皆不言凶，而六三上六之二陰爻皆不言吉。蓋君子之道易事而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其說于人亦如之，此其所以為說之正與。

初九，和兌，吉。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象占如此。

九二，孚兌，吉，悔亡。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

六三，來兌，凶。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凶之道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陰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疾惡柔邪而有喜也。象占如此，為戒深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戒以信于上六則有危，而象占之垂訓深矣。○錫按九二九五皆言孚，而九二自孚于中，則吉而无悔。若九五上孚于剝，則有厲矣。是孚同而所以孚不同也。錢氏一本云，履五健，恐其和之難，其危在夬；兌五說，恐其入之易，其危在孚。是履同而所以厲又不同也。

上六，引兌。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錫按自初九至九五，爻位之純雜，象占之吉凶，與履卦約同。獨履卦以上九而元吉，故傳云大有慶也；兌卦以上六而不言吉，故傳云未光也。蓋履者禮也，禮當持之以剛；兌者說也，說當制之以剛。故二卦初二三四五之五爻，其陽爻吉、陰爻凶者並同也，獨上爻履陽而兌則陰，于是吉不吉判矣。卦之變通而有常也，有以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錫按彖言順天應人，先民犯難，說之大如此，而象但言朋友講習者，信友獲上，治民，其所以說不同而悅同也。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錫按四陽爻皆非凶占，獨此言和兌吉者，觀象謂卦居最初，又獨不與陰比，故四陽中此為和兌而最吉。和者性之發情之正也，是也。來氏亦謂此與中庸發皆中節謂之和者義同。

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與履九五同。○錫按履九五本義云傷于所恃。

上六引兌，未光也。

䷺ 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庚白反。○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為渙。其變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故其占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而以利貞示之也。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以卦變釋卦辭。○錫按不窮上同，所以亨也。而不窮之義未詳。據王氏弼謂二以剛來，居內而不窮于險；據程傳謂剛來則不窮極于下。但剛來居二，是為坎主，而坎之所以為險也，何以云不窮于險而不窮極于下，則更難合其指矣。考先儒謂諸卦皆自乾坤而變，渙內卦本坤象，三爻皆陰也，而剛來為坎主，則不使一陽窮絕于中，故曰剛來而不窮。外卦本乾象，三爻皆陽也，而柔往為巽主，則得與二陽合同于上，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緣渙為陰陽合散之象，故彖言上下往來之情，而往來聚散各適其宜，俾渙之為亨可見矣。經義恐當如此，謹以質之。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中謂廟中。○錫按中謂外卦之中也。卦主渙而王假有廟主聚，故九五剛健中正，正位凝命之象，而資祭于廟中者可知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象占如此。○錫按明夷六二及渙初六並言用拯馬壯吉，說見明夷。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机几同俗作机非机音几○九而居二宜有悔矣然當渙之時二爲机而九奔之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机之所指不同据程傳机所凭以爲安者也二目初爲机初目二爲馬然就于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也据各先儒則又皆以五爲机今玩象辭剛來而不窮之義當以本義爲正而郭氏雍亦言九二剛自外來去危就安爲得奔其机之象言尤明確傳所以指初爲机者蓋以初倚二以爲而二奔之也但九奔二二拯初各自爲義而初不必合兩義而爲一義至諸家指五爲机者乃以二五相應而畢者當依尊耳然渙固謂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若能同其濟渙之功當又不特悔亡而已故知諸說皆不如本義之爲正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陰柔不中正有私于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此上四爻蓋皆因渙以濟渙者與○錫按初二兩爻皆不言濟渙三但求自安而初尤最下故也此上四五兩爻皆正尤能合渙而得聚而三上居內外卦之上故亦以濟渙言之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爲能散

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象占如此九五與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錫按程傳王居謂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而无咎也而王氏亦以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謂當從象傳之說蓋皆不用陸贄散儲之義矣但謂王居爲正位則王居无言渙之理而渙字另截又與各爻渙字連下之例不合今考繫辭傳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居積何待乎乃聖人所以散財得民而正位凝命之本也由是觀之渙經傳合而程朱之義亦貫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去起呂反○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錫按逖作惕本程傳也項氏陳氏皆據小象渙其血爲句去逖出爲句逖即遠也害去而遠出所謂遠害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皆所以合其散○錫按象但言假廟而大象兼言享帝者內祭外祭所以合散不同而合散同也

初六之吉順也

渙奔其机得願也

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王居无咎正位也

渙其血遠害也

䷻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于太甚則苦矣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爲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剛柔分而剛得中以卦體釋卦辭之亨也其道窮又以理釋不可貞之義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又以卦德卦體言之當位中正指五又坎爲通天地四時以下極言節道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戶庭戶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象占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象占如此○錫按卦例正不如中獨節不然托于中以失正則楊雄馮道胡廣之所爲耳卦惟九二六三不正故不特六三不正且不中者有嗟節九二不正而得中者亦凶也餘初四五上皆正故初无咎四五亨吉節上六苦節雖貞凶亦得悔亡也此爻諸家皆謂其知節而不知通而本義從之竊謂二旣剛而不正又无應與則未得爲可行之時是非以不知通取凶正以不知節取凶也蓋庭而近戶其不出者心定不欲出而遂止是眞能節者也庭而近門其不出者心定欲出而姑止非眞能節者也聖人觀象繫辭示人正心誠意旣

修其身，于立心之始，導以吉凶之机，其垂教深以至矣。謹志此以為先儒質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无咎說見下傳。

六四，安節，亨。柔節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以順正之德居上卦之下，下應剛正之德，而相尚上承坎陷之主，而相安。傳曰承上道也，謂九五剛正之道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象占如此。○錫按：九五當位以節，不傷財，不害民，盡之矣。中正以通，此所以往有尚而吉也。甘與苦正相對，而安亦不足言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雖得正而不免于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塞，悉則反。

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錫按：極之言則，猶限也，亦謂其身不出而心欲出也。

不節之嗟，又誰咎也。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錫按：兌為說，主陰柔不中正，而妄說人，此不節之嗟，所以无所歸咎也。一云能以不節自咎，則无咎矣，別為一義。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義。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故名中孚也。豚魚无知之物，木在澤上，外實內虛，有舟楫之象，而至信可以感物，涉險不可以失貞，故占者能孚及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利于貞也。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釋豚魚吉利涉大川之義，而以信而正之應乎天者贊之也。○錫按：言孚又言信者，孚內而信外也。朱子語類云：程子說存乎中為孚，見于事為信，說得極好。今孚字一邊從孚，從爪，抱子之象，中所抱者實有物，所以人皆信之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得其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錫按：木義虞之言度，燕之言安也。內守其信，外度于義，此所以體信達順而安也。一云虞為虞祭之虞，猶安也，亦通。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和，胡臥反。靡，亡池反。○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其爵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錫按：初四五皆以得正吉而无咎；二與三上皆不正，而二不為凶，占者中不嫌于不正也。子和之謂不一，本義以為九五，程傳為概辭，圖書從張氏浚謂九无稱子之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九二有剛中之實，而初與之同德，故曰鶴鳴子和也。今以繫辭驗之，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蓋概指遠邇而歸注于邇之辭。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敵謂上九，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以居說極，而與不中正之上九為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錫按：中孚內外卦之上皆不吉，二五之中及初四之下皆吉而无咎，此中孚宜守中處下而不宜偏亢之義也。況上九以不正者亢而處上，乎六四為巽主，以正處下而无咎。六三為兌主，以不正處上而或泣，亦以此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机。○六四居陰得正，位近于君，為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為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于五，故為馬匹亡之象，而其占无咎也。○錫按：先儒論全象以三四中虛為中孚之體，而據各爻六三躁泣不能自主，六四獨无咎者，則六三不正而六四正之故也。又純陰得正，是為月幾望，以爻位近于九五，絕初九之應與，而上從九五之中正，為匹亡。傳所謂絕類而上者此也。若上非九五而為六五，則得從初九之正應矣。圖書謂易例皆然，而此爻尤明信夫。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攣，力圓反。○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為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象占如此。○錫按：先儒論二體，九二九五居中為中實，而蘇氏鄭氏又中之六初九與六四應，六三與上九應，而九二九五獨无應

正而一靜而久无心于感而物无不感者至誠之道也其言並有見并參之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議獄緩死中孚之意○錫按議獄中寔之象緩死中虛之象以剛柔之德推之可見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錫按有他則志變矣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馬匹亡絕類上也 上上聲○錫按程傳謂絕其類而上從九五也類謂應也

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錫按侯氏謂上失位信不由中有聲无實豈可久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名小過小過雖可以亨而必利于守貞又卦之二五皆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而卦體內寔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則其宜下而大吉亦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類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 以卦體釋卦名義與其辭

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得中以二五言不中以三四言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以卦體言○錫按音不宜上宜下者震象仰盂艮象覆碗故上則逆而不宜但順其宜而下則大吉也吳氏謂陰乘陽則逆陽乘陰則順其旨微矣

初六飛鳥以凶 初六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上而不下者也飛鳥遺音不宜上宜下故象占如此○錫按小過諸爻多言遇惟初與五不言遇初位最下五又君位故皆不言遇也遺音宜下而飛鳥自上故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九三九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象占如此○錫按過祖遇妣程傳及張氏振淵皆如此說考國書云易例陰陽正應者則爲君臣爲夫婦取其兩體相配也无正應者則陽或爲父子陰或爲嫡媵妣婦否則各爲等夷矣取其同體相類也此爻二五皆陰有妣婦之配而无君臣之交故取遇妣不及其君爲辭其于爻義其合但註云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固謂自得乎其本分也旣自得乎其本分卽經何以言遇其二字竊玩經義蓋謂過九四之祖而進而遇六五之妣不及遇九五之君而但退而遇九四九三之臣四其字皆指上爻而不指本爻甚明所以然者蓋九四爲祖六五爲妣皆經文之所有也謂九三九四爲臣亦經文之所有而惟九五乃得以稱君則經初无君臣之交有其臣而又

有其君則亦可言遇其臣遇其君而今旣不及其君則其于臣但得言過其臣而亦无過其臣之可言矣故傳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如此看覺于兩遇其二字皆融而圓書之發經義者益顯故謹以質之先儒云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事每當過然後得中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象占如此若占者能過防之則可以免矣○錫按本卦九三九四上六三爻舊訓以弗過防之弗過遇之弗過過之讀爲三句或以弗過弗過弗過各二字爲句防之遇之過之各二字爲句讀爲六句本義兩存其說闕而未定竊玩本卦聖人于陰陽消長之幾致憂患之意與小畜明夷諸卦畧同以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及各爻之意推之可見其諸爻句讀當各以四字爲句蓋本卦四陰過于二陽而惟九三九四之二陽居內是欲過而未卽過也陰方欲過而未卽過則不得防之過嚴亦不得過之過寬而九三以陽爻居陽位又居下卦之上處其防之過嚴也故曰弗過防之若從而過防之則或以戕之而凶矣九四以陽爻居陰位又居上卦之下恐其遇之過寬也故曰弗過遇之若往而過遇之則有厲而當戒未可固執其滯也至上六以陰居陰又居上卦之上其不可過羣陰而終過乎陽又明矣若遇羣陰而終過之亦如飛鳥之離于凶而外來之禍與自來之愿交至矣此所

以謂之災眚也。九四首言无咎者，以剛居柔而處下，本无咎也。永貞之貞，猶常也，恐經意當如此，故備以質之。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當過之時，以剛處柔，過乎恭矣，无咎之道也。弗過遇之，言勿過乎剛而適合其宜也。往則過矣，故有厲而當戒。弗用永貞，言當隨時之宜，不可固守也。或曰：勿過遇之，若以六二過其祖遇其妣爲例，當如此說。若依九三爻例，則過遇當如過防之義，未詳孰是。○錫按本義勿過乎剛而適其宜，謂不可過乎剛而當過之合宜，蓋以勿過遇之句，上下各二字爲讀也。而語意沖然，如不足蓋先儒之大如此，附質之義，已見三爻。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弋，餘職反。○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爲而弋取六二以爲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不能濟大事，亦可知矣。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眚，生領反。○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象占如此。或曰：遇過，恐當作過遇，義同九四，未知是否。○錫按徐氏離如鴻則離之之離，其義視程傳離者過之速也爲合。俞氏云：是天災，亦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義益明矣。餘義見九三。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于小而不可過于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錫按文質彬彬爲君子大中至正，无過不及之道，不然，寧過于質而少文，不可過于文而蔑質。過質少文之過小，而過文蔑質之過則大矣。孔氏、胡氏、朱氏及圖書之說蓋詳。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所以不及其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也。○錫按本義于傳文未及詳發其指，附質之義已見本爻。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錫按終不可長，謂不可過遇之，而使陰之滋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已上，太高也。○錫按已上謂陰已上也。龔氏煥曰：密雲不雨，小畜象謂其尚往者，陰不足畜陽而陽尚往也。小過六五傳謂其已上者，陰已經過陽而陰已上也。小畜陽之過，小過陰之過，皆陰陽不和之象，故皆不能雨也。

弗過遇之，已亢也。錫按趙氏云：已上未爲極，已亢則極矣。據此則過遇羣陰而終欲過乎陽也，可乎。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爲既濟。亨小，當爲小亨。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錫按初吉終亂，故爲小亨。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濟下疑脫小字。剛柔正，以卦體言。

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柔得中，指六二。○錫按不言剛中，但言柔中者，以火濟水，六二爲主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曳，以制反。濡，音儒。○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既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喪，息浪反。茀，音佛。○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能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云勿逐而自得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既濟之時，以剛居剛，故有征伐之象。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者，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也。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而朱反。袽，女居反。○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繻，程子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也。○錫按衣袽爲敗絮，固可塞漏，其轉繻爲濡者，蓋恐舟濡而預備以塞之，則戒周也，但如此則須改字轉音而後可通。今考繻乃繒名，終軍爲符驗而棄之者此也。繻重物，衣袽輕物，繻而兼有衣袽，猶雖有絲麻，不棄菅蒯，言兼畜其无用者爲用，以見終日戒之意。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象占如此。象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錫按此非貶六二正以勉九五也。王氏申子言人君處既濟如未濟而後有受福之寔，不然雖極其豐盈而濟道衰矣。其說真善言易也。

上六濡其首厲。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危之道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錫按既濟而預防患者，恐其始吉終亂也。

曳其輪義无咎也。咎上聲。

七日得以中道也。道叶音斗。

三年克之憊也。憊蒲拜反，讀作皮。

終日戒有所疑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來音黎。○錫按時謂時祭，指禴也。孚小，初吉終亂；而六吉大來者，既濟當如未濟，則其孚初小而終大矣。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久讀作非，或云與斗通叶。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反。○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正，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指六五言。○錫按未濟亦言柔中，不言剛中者，所謂未濟終歸既濟也。蔡氏淵云既濟之後必亂，故主在下卦，而亨取二；未濟之後必濟，故主在上卦，而亨取五。兩者云，凡易尚剛中，而亦未嘗不以柔中為尚，故既濟之亨在六二，而未濟之亨在六五，皆柔中也；亦猶泰之善在九二，而否之善在九五，皆剛中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錫按未出乎險中則濡尾矣，言汔濟不言濡尾者，省文；无利則鮮終矣，言无利先言濡尾者，互文也。

初六濡其尾吝。以不正之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象占如此。

九二曳其輪貞吉。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象占如此。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故其占以征則凶，又有利涉之象者，蓋以柔乘剛，將出乎坎。與或疑利字上當有不字。○錫按傳不別釋利涉，何有不字為是，征凶所以不利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以九居四不中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又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虛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錫按有孚于飲酒只是安土樂天之意，若濡而不反則有孚者于是失矣。程傳及石氏、王氏皆如此說，而本義別為一解者，蓋失是二字，如本義方合語氣。與通考。本卦內三爻為未濟，不特初六六三凶且吝，即九二亦自止不進以求貞，而非遽吉也。外三爻由未濟而終濟，不特六五吉而又吉，即九四上六亦悔亡无咎，有賞而不遽失也。蓋既濟未濟與上經泰否之指畧同，聖經以是終篇，其諄諄示人以遷善改過之途也至矣。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水火異物，各居其所，故君子觀象而審辨之。○錫按物以類聚，方以羣分，于未濟之時而辨之，居之所以待濟也。宋氏虞謂萬物有辨然後有交，有未濟然後有既濟是也。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錫按極字當是拯字之誤。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九居二本非正，以中故得正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錫按六爻皆位不當，獨此爻言之者，此爻居下卦之上，交際之間，特言未濟且特凶故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暉者光之散也。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述蘊卷之二終

周易述蘊卷之三

朱子本義　姜兆錫述

繫辭上傳

傳去聲後同○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斷丁亂反見賢遍反○天尊地卑者陰陽形氣之定體乾坤定謂易中純陰純陽之卦名也卑高以陳者天地間上高下卑之所列貴賤位謂易中卦爻上下之等也動靜有常者天地陽動陰靜之所運剛柔斷謂易中卦爻陰陽之稱也方以類聚者事情所向之善惡各彙以類物以羣分者事物所散之好醜各分以羣吉凶生謂易中卦爻吉當趨凶當避之辭也在天成象者日月星辰之屬上浮于天在地成形者山川動植之屬下降于地變化見謂易中蓍策卦爻陰變陽陽變陰之象也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定體為卦爻之象法莊周所謂易以道陰陽此之謂也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盪徒浪反○此承上言易卦之變化也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四相盪而為八八相盪而為六十四○錫按此即易之變化以見造化之功用八卦謂乾坤六子非謂卦象也故下文直以天地之為人所效法者言之而聖人之作經以贊化在其中矣說詳下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雷霆風雨之屬此變化之成象者成男成女此變化之成形者此又明易之見于定體者與上文相發明也○錫按首二節即造化以明易象之卦爻此二節即易象以著造化之功用圓書云相摩相盪雖切指卦畫言之然是天地間自有此理蓋相摩者以一交一如天與地交水與火交山與澤交雷與風交是也相盪者以一交八如天與天與地交而與水火山澤雷風无不交地與天交而與水火山澤雷風交者亦加之惟天地之理如此故聖人畫卦以象之也何氏楷云自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因乾坤而推極于變化自剛柔相摩至坤道成女又因變化而遡原于乾坤盡諸說之發明至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易以豉反○知猶主也承上成男成女而推言

成之之理乃乾主始物而坤作成之蓋凡物之屬乎陰陽者大抵陽先而陰後陽施而陰受陽之輕清未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易健之為也簡順之為也又推言所以知始作成之理乃以易知而以簡能蓋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為以易而知大始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為以簡而能成物也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德謂得于已者業謂成于事者又承上言人之所為如乾之易則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一于內故可久而為賢人之德有功則兼于外故可大而為賢人之業賢人兼體乾坤之道以成其德業者如此而其去聖也不遠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成位謂成人之位其中謂天地之中也又承上賢人之德業而推言其體道之極功由于易簡至此則聖人之能事可以與天地參而賢人又不足言矣

右第一章首推造化之寔明作經之理因言乾坤之德分見于天地而人兼體之以為三才成位之本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象者物之似也言聖人作易觀卦爻之象繫以吉凶之辭而卦爻之陰陽推盪陰或變陽陽或化陰乃聖人所以觀象繫辭而眾人所以因蓍求卦者也○錫按卦象自其不動者而言即後所謂居則觀其象也變化自其動者而言即後所謂動則觀其變也在卦爻繫辭本无動靜而自揲蓍所得多少之數則老少別而動靜因以分耳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得失憂虞者事之變得則致吉失則致凶憂虞則致悔吝蓋吉凶相對而悔吝介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此申上繫辭明吉凶之義也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此申上剛柔生變化之義也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動即變化也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此因剛柔生變化之義而推言其流動于一卦六爻之間者備有三極之道也○錫按首言吉凶而此又言悔吝者言吉凶而悔吝亦異矣首言剛柔變化而此因言進退晝夜以及于三極者天道殊陰陽地道與剛柔人道則仁義天地之理則一而六爻之分則分蓋因其動而推之以申上章成位乎中之意與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易之序謂卦爻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也玩者觀之詳○錫按朱子語類居安對樂玩說居字只訓處字居象對動變說居字乃訓靜字蓋居而安是身所處樂而玩是心所習或將居而安之居亦指卦之未變說則樂玩句落空更說不去矣序謂卦爻之初終如乾卦則有潛見惕躍飛亢之序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辭變義已見上凡單言變者化在其中占謂其所值吉凶之決也

右第二章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彖謂卦辭文王所作者爻謂爻辭周公所作者象指全體而言變指一節而言吉凶悔吝无咎此卦爻辭之通例○錫按彖爻申上章未發之意无咎又申上章未備之例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大小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上悔乎罪反下悔呼對反○位謂六爻相次之位小謂陰大謂陽也介謂善惡將分之介震謂動也憂其介則慎其向惡之機而不至于悔吝矣悔而震則動其補過之心而可以无咎矣○錫按存乎位存乎卦承上象爻而言存乎辭存乎介存乎悔承上吉凶悔吝无咎而言蓋卦位以明吉凶為重而以憂悔吝震无咎為要故過中之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易以豉反○小險大易各隨所向而指之也○錫按指其所之而憂且震者不待言矣

右第三章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具有天地之道與之齊準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以者聖人以易之書也易者陰陽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天地之道也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原以推于前反以要于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者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爲變者鬼之歸也此聖人窮理之事也○錫按此節首據天地之文理而言其隱見次據人物之始終而言其存亡終據天地之性情功用見于人物者而言其屈伸蓋即上三極之理而推之也其之故之說之情狀各之字須有着實處但將中庸誠之不可掩句細體之而天地人物一以貫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知周之知智同樂音洛○天地之道知仁而已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知且仁則知而不過矣旁行者行權之知不流者守正之仁既樂天理而又知天命故无憂而知益深隨處皆安而无息非仁故能愛而仁益篤此聖人盡性之事也○錫按本義以旁行爲知不流爲仁則旁行不流只完次段故不過之義而據雙湖胡氏則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皆爲知之事而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乃爲仁之事二段正兩相對蓋旁行不遂于理而樂而知之故无憂而知之深隨處皆安于仁而敦而行之故能愛而行之篤據此于四故字體例較合附參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晝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謂通猶兼也知如知天地之化育之知猶契也天地之化之大聖人範圍之而无或過于中萬物之繁聖人曲成之而无有遺于隱幽明死生鬼神之變兼通之而无不契其極故神之微妙无有方所易之變化无有形體而直與上下同流矣此聖人至命之事也○錫按知字本義未詳今補入易猶化也此節言範圍則不弟與之相似而已言曲成亦不弟周而濟之言通知則凡所謂樂天知命安土敦乎仁者有不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矣後此言神言化皆本于此而庸孟以下凡先儒所發神化之理亦于此可溯云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錫按前言變化而易无體之意已具矣此乃推言神化之本以明余易窮神知化之教也學者詳之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也道具于陰而行乎陽繼言其發也善謂天之所運化育之功陽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謂物之所受性命之正陰之事也周子程子之書言之備矣○錫按繼之者善言維天之命流行而不已者爲至善也成之者性言有生之初稟成而无虧者是爲性也此即中庸天命之謂性之義本義以繼善貼陽成性貼陰全章皆以陰陽分貼固是一義但不必執耳詳見太極圖說義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知智同不知之知如字鮮息淺反○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也日用不知則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者又其等下者也然亦莫不有是道焉或曰上章以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與此不同何也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

○錫按見仁見知即論語山水動靜樂壽是也日用不知即史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此乃中庸率性之謂道之義而君子之道鮮則已見道之當體而聖人之不可无教矣故下遂以天地之无心成化聖人之有心无爲者結之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顯自內而外也仁謂造化之功德之發也藏自外而內也用謂機緘之妙業之本也程子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无爲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富有者大而无外日新者久而无窮易者陰生陽陽生陰其變无窮理與書皆然也○錫按此因天地顯仁藏用之德業而因推陰陽之相生以申上章易无體之意也顯自內而發于外藏自外而斂于內蓋造化陰陽之變易于以驗即卦畫剛柔之變易亦于以具矣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效呈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占筮占也事之未定者也事行事也占之已決者也極數知來所以通事之變陰陽不測張子謂兩在故不測是也○錫按此又因乾坤之象法人事之數變而因推陰陽之不測以申上章神无方之意也

徐氏云成此生生之象是之謂乾效此生生之法是之謂坤極生生之數是之謂占通生生之變是之謂事梁氏云陰陽非神也陰陽之不測者神也一陰一陽變化不窮果孰使之然哉蓋神之爲也惟神无方故易无體无方卽不測之謂无體卽生生之謂也若有方則非不測之神而其生生者亦有時而窮矣

右第五章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錫按上章神无方易无體乃易教之至義本章因極言陰陽之理以明之而全書亦多不外其義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不禦言无盡靜而正言卽物而理存備言无所不有○錫按此亦上章易與天地準之意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翕虛汲反闢婢亦反○乾坤各有動靜於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交也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蓋天之形雖包于地之外而其氣常行乎地之中也易之所以廣大者以此○錫按易之廣大

塞乎天地矣而乾坤爲易之門故卽其直專而大生闢翕而廣生者推言之動直動闢卽遠則不禦靜專靜翕卽靜而正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以鼓反○易之廣大變通與其所言陰陽之化易簡之德配之天道人事則如此○錫按廣大歸于易簡則非窮其大易簡發于廣大則非遁于虛故神无方易无體易簡理得而聖人所以成位乎中也

右第六章 錫按此亦承上章神化之意而推言廣大之原于易簡者以發之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智同○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後人所加也窮理則知崇如天而德崇循理則禮卑如地而業廣此其取類又以清濁言也○錫按聖人知崇效天而崇德卽所謂乾以易知有親可久而爲賢人之德者效而崇之也禮卑法地而廣業卽所謂坤以簡能有功可大而爲賢人之業者法而廣之也下文云天地設位易行其中而聖人之成位乎中者在是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成性本成之性也存存謂存而又存不已之意也○錫按性兼仁義禮知繫辭上傳知周道濟言知仁不言禮義知崇禮卑言知禮不言仁義說卦傳立人之道又言仁義不言禮知何也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其大綱也先之以知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繼之以禮節文斯二者是也此知崇而崇德禮卑而廣業與前易知久德簡能大業相表裏因皆云知崇于內則萬理從此生是道之門禮卑于外則萬行由此成是義之門道謂仁也義則義也仁主發生非一心虛明萬理畢徹則无以爲發生之源義主收斂非百行具足萬善完備亦无以爲收斂之地其于理發之蓋精矣

右第七章 錫按此亦承上易簡之善配至德以中前易簡理得而成位乎中之意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雜亂也象其物宜如說卦所列者○錫按以繫辭下傳取諸離益之類推之可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

吉凶是故謂之爻 斷丁亂反○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所行而无所礙處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則其虛也○錫按經有六十四卦卦有六爻由十一卦之類按爻推之亦可見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惡猶厭也○錫按言猶明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錫按擬形容以象物宜觀會通以行典禮此聖人之作易擬議以爲象爻而學易者亦當擬議其象爻以爲言動也易由擬議象爻以成變化故學易者言動之變化亦如之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吾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和胡臥反應去聲行下孟反見賢遍反○釋中孚九二爻義○錫按好爵謂天爵靡之言戀猶縻也蔡氏云居其室卽在陰之義出其言卽鳴之義千里應之卽和之義汪氏云中孚者誠積于中推其誠以脩言行而進于誠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斷丁管反臭昌又反○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之道初若不同而後寔无間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間而其言有味也○錫按默而存乎心語而發乎言內外備矣斷金如蘭其爲聚也不亦樂乎故破號咷而爲笑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藉在夜反錯音措夫音扶○釋大過初六爻義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釋謙九三爻義德言盛禮言恭言德欲其盛禮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錫按此以亢對謙而言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幾音機○釋節初九爻義○錫按不出戶庭以愼動也而傳以愼言釋之者明言先而動後也云生云階皆先之義云成乃後之義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藏才浪反○釋解六三爻義○錫按解以解難而乃致寇奪伐何也君子雖有解小人不然奪謂奪其位伐謂伐其國國者云上褻名器而下暴殘暴故伐之也

右第八章此章言卦爻之用○錫按撮傳所釋諸卦而言下傳第五章十一卦亦當合于此而傳各散出者下傳十一卦多泛言而此七卦多指言動而言中孚同人二卦皆言大過謙亢三卦皆動節卦亦言解卦亦動蓋卽擬言議動以中變化本于于易簡之意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一以下二十字舊在第十章之首程子定在此章之首天數以下四十四字舊在下節再扐而後卦之後程子定在此節地十之後今從之自天一至地十陽奇陰偶乃天地之定數卽所

謂河圖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而中五爲衍母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于西北二少位于東南蓋各以其類交錯于外也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以生成爲類而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三十者五偶之積成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行鬼神謂其開屈伸往來也○錫按此首推圖象之數以明畫卦之本也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揲時設反奇紀宜反扐郞得反○大衍之數五十蓋以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之至用以筮則又止用四十有九蓋皆出于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所能損益

也分而爲二者左右手約分之象兩謂天地也掛一者以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間懸之象三謂三才也揲之以四者四四而數之象四時謂一歲之四時也歸奇于扐者以所揲四數之餘奇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間以扐之象閏謂三歲中積月之餘日而置閏月也五歲之間再積日而再成月故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別起積分歸扐亦如之一掛之後左右各一揲而一扐故五者之中凡有再扐然後別起一掛也閏一歲曰期乾坤之策當期之日者蓋策數生于四象揲扐圖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此四象也揲蓍之法則通計三變之餘以掛一之數進退之而得四象之數凡餘四爲奇餘八爲偶奇圓圍三偶方圍四三用其全四用其半餘三奇則九而其揲亦九策亦四九三十六是爲居一之太陽餘二奇一偶則八而其揲亦八策亦四八三十二是爲居二之少陰二偶一奇則七而其揲亦七策亦四七二十八是爲居三之少陽三偶則六而其揲亦六策亦四六二十四是爲居四之老陰而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獨以老陽老陰計乾坤六爻之策數則乾策得二百一十有六坤策得百四十有四其得三百六十策故以當期之日也二篇上下經也當萬物之數者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得四千六百八策其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故以當萬物之數也期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策數裕減號物之數有萬而策數稍浮皆舉成數也○錫按此又推奇偶積策之詳數符于天地三才時行物生之至理備舉而明之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長丁丈反○四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也易變易也謂一變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謂九變而成三畫得內卦之三爻也引伸觸類而能事畢謂已成內外之六爻而觀其爻之變與不變以爲動靜則一卦可變而爲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錫按引伸觸類未義從已成六爻之後一滾說將去今細玩厥辭揲三畫之內卦行八故云八卦而小成揲六畫之全卦六十有四故云引而伸之揲六爻變與不變之卦至四千九十六卦故云觸類而長之凡歷三層而无以復加故云天下之能事畢矣不云六十四卦而大成者言八卦爲小成則六十四卦爲大成可知故但言引而伸之以起觸類而長之意也味經意應循故謹推之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下孟反○道因辭顯行以數神可與酬酢謂與之應對可與祐神謂助其神化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變化之道卽上文數法是也皆非人所能爲故以神之所爲歎之○門人加子曰以別上文也○錫按成變化所以行鬼神故知變化則知神也不言鬼者神者至而伸者也鬼者反而歸者也言其至而伸者而其反而歸者不待言矣

右第九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其辭當具于大卜筮人之官今不可考所可推者啟蒙備言之矣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四者皆變化之道神之所爲者也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嚮許兩反古文嚮字與音預下同○此明尚辭與尚占之意也言人以蓍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則易受人之命而有以告之如嚮之應聲以

決其未來之吉凶也以言與以言者尚其辭之以言義同命則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錫按語類謂以言爲命筮之辭則該云以之發言處事初非正訓問焉而以言之義而所云與以言者尚其辭義同者乃謂卽以言命筮之辭而可推體夫以言告人之辭也恐學者誤解故拈之又有爲當是所爲之事業有行當是所行之德行而吳氏謂有爲爲內有行爲外蔡氏謂行于身是有爲存諸事是有行存參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參七南反錯七各反綜作弄反○此明尚變之義與尚象之事也象者變之已成變者象之未定參者三以數之伍者五以數之錯者交而互之綜者總而挈之蓋皆揲蓍求卦之事通三揲兩手之策以成陰陽老少之畫究七八九六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參伍錯綜皆古語而參伍尤難曉按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寔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曰必參而伍之又曰參伍不失漢書曰參伍其賈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錫按參伍錯綜四字无定義考朱子語類參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簡而疏

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頻而術。今以上下經錯卦綜卦推之，一正一反之謂錯，一順一逆之謂綜。蓋其初參伍通其變，而六爻遂以成文；其旣錯綜極其數，而萬物遂以定象。與成文所謂剛柔相錯而成文、定象如取諸離至取諸大過十二卦之象也。今未敢決定其義，姑附參。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此四者易之體所以立而用所以行者也。易指蓍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人心之妙，其動靜亦如此。○錫按各章脈絡，此章至精是靜而極深，至變乃動而研幾，而至神寂感遂至其幾也。至神寂感而遂至，即下章蓍之德圓而神；至精而極深，即下章卦之德方以知；至變而研幾，即下章六爻之義易以貢。蓋聖人立卜筮以前民用，其推占不外動靜兩塗，故各章互發其義。前章以居而安對樂而玩，謂身處之安而心玩之樂也；以居觀象對動觀變，謂觀變措象而動察諸占也。則各章分合之義亦較然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幾音机，下同。○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

幾者至變也。○錫按言至精以極深、至變以研幾，而不別言至神者，至神即于極深研幾中見其化不可知之妙而已，非截然分而爲三也。上下皆列言之，而此則互言之以此。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章。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錫按變化皆神之所爲，于四者見之，而卜筮乃以闡易化神之機，言動乃以體易化神之理，制器又以宜易化神之象也。故此章承明上章之義，而十一十二章又申言之。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謂設卦爻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而天下之道皆冒其中也。○錫按冒猶包也。開物以通志，即上唯深故通志；成務以定業，即上唯幾故成務。開物成務而道无不包，故通志定業而疑无不剖，是雖不言神而速至亦可知矣。此承上章首言聖人爲天下作易之大綱也。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方以知之知同智，下知以藏知並同。易音亦。與音預。夫音扶。○圓神謂靈應莫測，方知謂靜正有常，易貢謂變易不滯。聖人體具三者之德，而无一塵之累，无事則其心寂然，有事則隨感而應，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也。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錫按圓神即惟神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知即惟深故通志，易貢即惟幾故成務。或以蓍與卦爻分體用，蓋誤。此推言聖人之爲天下作易者，本以淸己德而因以同民患也。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神物謂蓍龜。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明天道，故知神物之有作；察民故，故知

民用之將開。是以作卜筮以教人，而于此齋戒考占，其心神明不測，如鬼神之能知來也。○錫按此又言聖人之爲民作易者，固以同民患，而獨以謐己德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見賢遍反。○闔闢，動靜之機也。先言坤者，由靜而動也。變通者，化以致育之功；象器者，氣以成形之序；法者，聖人修道當然之則；而神者，百姓日用自然之符也。○錫按此即乾坤而推易之變通神明之蘊，即所謂乾坤爲易之門也。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老少；八卦者，次爲三畫以備三才。一每生二，此寔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畫卦揲蓍，其序皆然，詳見序例啓蒙。而有吉有凶，是生大業者具其中矣。○錫按此又即太極而溯易之所以變通神明之本，即太極圖說所謂易爲性命之源也。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縣音玄探吐南反索色白反亹亡偉反○富貴謂有天下履帝位立下疑有闕文亹亹猶勉勉也疑則怠決故勉○錫按天地四時日月言天道也富貴為天位聖人為天德則言人治也而蓍龜寔本天道以贊人治者故下以聖人繼天立極以前民利用者備言之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見賢遍反○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河圖洛書詳見啟蒙四象謂陰陽老少示謂示人以所值之卦爻○錫按神物即蓍龜也天垂象河出圖洛出書皆天地之變化象辭吉凶即聖人則效而象之

也故通承而備言之

右第十一章錫按承上章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而推言作易之本也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釋大有上九爻義此節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錫按信謂九為陽剛之爻順謂上為陰柔之位賢謂六五也據本義疑為錯簡而因書載柴氏中行謂夫子于此再三舉之者深見人順道而行自與吉會之意又何氏楷謂此與第二章自天祐之語遙應並非錯簡則兩書特賞其是故並存之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偶二畫包含變化无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

言首子曰字疑衍蓋子曰字皆後所加故有此疑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為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答處正如此也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縕與蘊同邪于遮反幾音機○縕所包蓄者猶衣之著也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錫按縕字與章首不盡字相應乾坤列而不盡者于是可盡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變之義也變通二字與上章微別上闔闢往來以天言此化裁推行以人言○錫按以下皆申章首之意此約言之而下詳言之也形而上者意言所不盡形而下者象卦所由盡化裁變通舉措則亦變通鼓舞以盡利盡神之意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重出以起下文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下孟反○卦即象也辭即爻也卦爻所以變通者在人人之所以能神而明之者在德○錫按本節象爻卦辭申章首之盡意盡情盡言也變通則申其盡利神明默成又申其盡神神而明之二句知之至默而成之三句行之盡或約言其人或指言德行互文也蓋言窮神而知化即具其中矣

右第十二章錫按又承上章神明變通之意而推言體易之寔也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

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重直龍反○八卦成列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列象謂卦之形體也因而重之謂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爻謂六爻既重而後卦有六爻也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故變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故動在其中吉凶悔吝皆辭之所命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故曰生乎動者也○錫按變在其中謂卦爻之變動章內爻象動乎內功業見乎變皆卦爻之變動也動在其中謂人之動作人因卦爻變動之辭以占動作而吉凶悔吝因之章內吉凶悔吝生乎動及天下之動貞夫一皆人之動作也故虞氏翻云動在其中即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而蘇氏濬亦云聖人見天下之動而繫之辭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非專指所動之卦爻也國書亦云生乎動是發說動在其中之意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動故易中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矣故今謹因象爻變動四字之義繫以生乎動句而錄諸說以質之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趣七樹反○立本謂一剛一柔各有定位趣時言自此而彼變以從時貞正也常也物以其所正爲常者也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

已也○錫按貞勝之義不一本義謂吉凶二者常相勝張子謂吉凶以正爲勝而國書又謂以常爲勝也國書蓋以天下容有善而獲凶惡而獲吉者然非其常也如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偶有變異不足言惟以常爲勝也錫謂剛位剛柔位柔爲立本剛變柔柔變剛爲趣時立本固在趣時而趣時必歸守正若國書所發即所謂以正爲勝也不正偶獲吉而正常獲吉則正之常勝可知矣蓋張子是補本義而國書又善發張子與此以下皆言變而不失其正乃全經所謂大通而利于正者也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官換反夫音扶○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隤音頹○確然健貌隤然順貌所謂貞觀者也此承上文乾坤所示之理言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像之也○錫按此即乾坤易簡之蘊以中變而不失其正之意言乾坤之貞觀而日月貞明在其中矣效此像此即所以動貞夫一者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內謂著卦之中外謂著卦之外變即動乎內之變辭即見乎外之辭○錫按因變而見乎辭者凡皆變而不失其正也蓋聖人因動以繫辭而學者當占辭以慎動也此爲本章之結而下節爲下章之首說詳下文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曰仁之仁今本作仁呂氏從古作人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

右第一章此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也○錫按下傳第一章蓋承上傳末章因卦爻之吉凶以盡乾坤之蘊之意也但天地之大德曰生節于章意覺不相屬王氏宗傳項氏世安等以及國書皆以爲第二章但漁取離耒耜取益十二卦之起首其言信而有徵應從之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包蒲交反王于望反○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錫按通德類情即上守位曰仁聚人曰財正辭禁民曰義之意而下文取離取益各條所自始也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罟音古佃音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斲陟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爲市嗑爲合也

神農氏沒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堯舜垂

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變化而无爲。○錫按无爲而治，健順故也。匡匪云，上衣下裳，乾坤之象。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刳，口姑反。剡，以冉反。○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錫按致遠以利天下，舟車一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下動上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直龍反。柝，池洛反。○豫，備之意。○錫按上二陰下三陰，有重門之象。一陽有擊柝之象。諸卦皆言守位聚人之義，而此與睽卦，蓋禁人爲非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緩反。○下止上動。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處，上聲。○壯固之意。○錫按屋脊曰棟，四簷曰宇。卦无棟宇之象，故註以其意言之。或曰天覆爲棟宇，雷作爲風雨。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去聲。○送死大事而過于厚。○錫按此亦言大過之意也。或曰棺槨人在地中，卦爻陽在陰中。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明決之意。

右第二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錫按此承上章聖人備物制用，以爲天下利之意，而因發其守位安民之大德也。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卦之形，理之似也。

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彖言一卦之材，效，放也。○錫按材爲本體之質，而爻謂其變而動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悔吝本微，因此而著。

右第三章。錫按此中前章吉凶悔吝生乎動之意也。但章首是故二字，緊接上章之十二卦，而章意又全不相屬，疑文有脫錯。或曰上傳十二章，夫象以下二段，當在此而錯衍于彼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凡陽卦皆五畫，凡陰卦皆四畫。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下孟反。○君，謂陽；民，謂陰。○錫按此聖人扶陽抑陰之義也。朱氏云，陽卦一君偏臨二民，二民同事一君，故爲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岐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故爲小人之道。吳氏云，君之言主也。陽卦固主陽也，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右第四章。錫按此承前章兩儀四象八卦之意，而即後天之八卦以發之也。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此引咸九四爻辭而釋之，言理本无二，而殊塗百慮莫非自然，何以思慮爲哉？必思而從，則所從者亦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承上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入于私矣。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蠖，紆

緷反京本紀縛反贊眞立反○又申上屈信往來之理而推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精研其義以入于神屈之至也而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而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此在下學內外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而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爲感應自然之符又何所庸心哉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錫按朱子以无所用其力矣解未之或知也最是卽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正蒙解君子未或致知也知字恐不如此說又按咸九四爻只是爲多思慮之人下砭謂殊途百慮却本同歸一致何思慮之有往來屈信自然之符不必思也精義入神四句雖思猶无思耳過此以往四句乃所謂不思而得者與味文義只如此不必贅說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釋困六三爻義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此釋噬嗑初九爻義○錫按不以不仁不義爲恥畏語小人之无知而以有利有威爲勸懲語小人之有省故曰此小人之福若惡積不可掩罪大不可解又其下者也或云不恥則不仁不畏則不義亦通但如此恐覆不威不懲意耳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勿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勿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此釋噬嗑上九爻義○錫按二爻對勘乃明初九以爲懲戒雖滅趾无咎上九不以懲戒故滅耳而凶也否九五亦知之此二爻言小人九五爻言君子盡之矣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此釋否九五爻義○錫按始于亂漸于危卒于亡慮其終所以謹其始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智同鮮息淺反折之設反餗音速渥烏角反勝音升○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

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幾音机先見之見音現斷丁玩反望无方反○此釋豫六二爻義也漢書吉下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幾音机復行之復扶又反又芳服反祇音其○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義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縕紆云反○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此言氣化者也化生則言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語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

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易共之易去聲○此釋益上九爻義○錫按懼以語難解玩易字與險對蓋疑懼之意

右第五章錫按以上十一卦亦與上傳第八章七卦相類但七卦是承上章之擬言議動而此則多泛說微有別耳說已詳上傳第八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邪于遮反下同撰仕免反○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撰猶事也○錫按合德言爻之交有體言爻之主何氏楷謂體撰承有體通德承合德兩體字兩德字並相應是也此通言卦德與卦體為作易之大綱故以乾坤易之門發之下節指其名稱事物為繫彖之辭節故以衰世之意結之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萬物雖多无不出于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此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故以為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錫按稱名雜以小乃指彖辭所稱之名物初非謂六十四卦之名稱也項氏云此章專論易之彖辭易不過乾坤二畫即陰陽剛柔也其彖辭稱名取類千彙萬狀大要不越于二者而其意則為世衰道微與民同患不得已而有言此斷辭所以作也斷辭即彖辭也語類亦云到文王時世變不好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由諸說以推則稱名非卦名可知也或猶以卦名言之者則荀九家開其端而後或仍之耳夫卦名即或有小而何雜之有哉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辯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夫音扶當去聲斷丁亂反○而微顯恐當作顯微而闡而之而亦疑有誤○錫按吳氏云微顯即神德行闡幽即顯道其說是也闡而二字不成語其脫誤无疑諸家解作開其書而占斷如金縢啟籥見書之意相似意亦近是而語尚覺未完至胡氏滄曉乃謂伏羲時有圖无卦而文始開圖名卦以作易也則悖矣夫伏羲有卦无文文王繫彖周公繫爻孔聖作傳此之謂易歷四聖而成也豈文王開圖名卦之謂哉考圖書六十四卦或曰庖羲所命或曰文王所命蓋自夫子之時而已疑若此稱名當名則又謂彖辭之名彖而初非六十四卦之名也餘詳易義考辨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肆陳也貳疑也○錫按旨遠遂于辭文則曲而中辭文本于旨遠則肆而隱凡此承上小大二字言之而總以明失得之報之意也楊氏云理貞夫一而民惑之明失得之報則天下曉然歸于理之一而民行濟矣濟者出之陷溺而措之安全此所以為衰世之意耶其說善矣

右第六章此章多闕文疑字不可盡通後皆倣此○錫按因書此及下第七章中爻彖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也六十四卦之象皆以乾坤變化而成中涵天地變化之道見神微妙之德是所以動乎內及聖人各繫以辭于是吉凶之義昭昭然見于外矣其八九十章則言爻也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興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履禮也定分必謹然後德有以為基而立謙者自卑尊人又為禮者所當執而不失者也九卦皆反身脩德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德久懲忿窒慾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于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以豉反長丁丈反稱尺證反○此如書之九德而一德合兩義也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彌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處雜而不亂于常德損欲先難而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不設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則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反遠袁萬反○寡怨謂動而寡尤辨義謂安而能慮

右第七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遠猶忘也。周流六虛謂陰陽流行于卦之六位。○錫按不可遠謂不可棄之而遠。屢遷以下。則謂不可忽之卑近也。上下。猶言往來。典要。謂常務。

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此節多未詳。疑有脫誤。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也。○錫按此節自漢虞翻。晉韓伯。宋蘇氏朱氏趙氏潘氏之徒。並以出入以度爲句。內外使知懼爲句。又明于憂患與故爲句。蓋謂其出入皆以法度。使人出外入內皆知憂懼。而又明于憂患與所以致之之故。无有師保。而如臨父母也。然本義頗云未詳。則不以其說爲允矣。今詳玩經意。度入聲。與平聲。其讀當出入以度內外爲句。使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故爲句。无有師保如臨父母爲句。此承上唯變所適。言其出入以度內外也。蓋使之无事而常知戒懼。有事而又明于憂患與故。惕惕然无有師保而如臨父母也。如此義覺平安。向諸虛字亦各相呼應。而免習謬之相沿矣。故因先儒嚴慎之意。而附質之。師保父母。朱氏震趙氏振芳謂雖无師保之嚴憚。如臨父母之慈愛。國書亦存其義。并附參。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方道也。始由辭以度其理。則見其有典常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錫按率循也。典常猶言典要。言常法不可拘而惟變所適之爲尚也。

右第八章。錫按此章總言易書。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要一遙反。下同。○質謂卦體。卦必舉其始終而後成體。爻則唯其時而已。○錫按原始要終謂全象也。六爻相雜謂各爻也。其初其上單謂初上二爻也。此三者首舉其大綱也。

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初卒謂初上之二爻。中爻謂二三四五之四爻。○錫按中言初上二爻。而因及中四爻。卽所謂六爻也。孔氏云。初時擬議其辭。故難知。上是事之卒而成之于終。故易知也。國書云。雜物者參錯其上下貴賤之位。撰德者體察其剛柔健順之德。德位分而是非判矣。故于其象與辭辨之也。二說于時物之義。略亦可見。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知者之知音智。○彖統論一卦六爻之體。○錫按此節錯簡當在下二節之後。蓋因備言初上及中四爻之義。而終言全象以結之。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如字。又一遙反。下章同。○此以下論中爻也。同功異位。謂二四皆陰位。而遠近不同也。四近君。故多懼。柔不利遠。而二多譽者。以其柔中也。○錫按其善不同。謂所乘之陰陽爻不同也。近多懼則遠无咎。云不利遠。其義未詳。竊謂柔之爲道不利爲句。遠者其要无咎爲句。言以柔道雖不利。而遠居于二。不近于君。柔而得中。則非柔邪也。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音升。○三五同陽位。而貴賤不同。然以柔居之則危。唯剛則能勝之。○錫按九三陽爻陽位。其柔危之義未詳。竊謂君當剛。臣當柔。若當剛。則以剛目其君。若臣當柔。則以柔目臣也。故曰其柔危。

右第九章。錫按此章析言易書。以明處憂患之道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爲天。中二爻爲人。下二爻爲地也。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道有變動。謂卦之一體也。有等謂上下貴賤相別之差。相雜謂陰陽剛柔相間之位。不當謂爻不當位也。○錫按何氏云不當非專指陽居陽位陰居陰位也。卦情若淑或反以不當位爲吉。卦情若慝或亦以當位爲凶。吳氏亦云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不得爲不當。不徒以位論也。竊謂不當之義。二說始備。

右第十章。錫按此章承上六爻相雜。以明天地人三才之理。而因發其時物之義。亦處憂患之意也。以上三章。

言爻象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下二章又統言之。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邪，于遮反。易者之易，去聲。○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易之道也。○錫按：物猶事也。謂危使平、易使傾之道，凡事物所不能外，而當自始迄終以懼處之也。不言始終而言終始者，事莫不慎于始而忽于終，言當慎終如始也。其要无咎，要其終而已。

右第十一章。錫按：此當合下古亦知來以上為一章。下乾知險、坤知阻，即其辭危之意，而能說心研慮以定吉凶而成亹亹者，固聖人幽贊于神明，而懼以无咎之大道也。不義于下章，亦承此云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則因離分而猶合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夫音扶。行、易並去聲。○至健則所行无難，故易；至順則所行不煩，故簡。而其于事，皆有以知其難而不敢易以處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說、悅同。○侯之二字衍。說諸心者，心與理會；研諸慮者，理因慮審。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錫按：本節語意未完，此蓋謂聖人能體乾坤之德而說心研慮，以定吉凶而成亹亹也。本義第六章云闕文疑義不可強通，後皆放此。蓋以此與或曰以乾象上九爻推之，此下當脫其惟聖人乎一句。或又曰上九爻有兩其惟聖人乎句，前一句蓋復。疑即此章錯簡，而以上文知險知阻與其知退知亡相類，此節言亹亹又與其者相類，而因致錯誤也。其說于義平正，當存參。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錫按：蘇氏云：此言易簡者无不知也。何氏云：凡人事之興，吉逆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壹之動氣也。

聖人作易，正以迪人于吉，故獨以吉言之。竊謂二說于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義，致為融貫，言吉之有祥，而凶有不祥，不待言矣。第十二章言其辭危以發上章吉凶之義，當止此。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與，音預。○天地設位而聖人作易以成其功，于是人謀鬼謀，雖百姓之愚皆得以與其能也。象謂卦畫之象，爻彖謂卦爻之辭。○錫按：天地位而聖人成能，作易之事，即下八卦告象、爻象言情是也。人鬼謀而百姓與能，占易之事，即下剛柔雜居、吉凶可見是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不相得謂相惡也。凶害悔吝皆由此生。○錫按：推其所終，揔有吉凶、利害、悔吝三者；統言之，總為吉凶，利亦吉，害亦凶，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也。勘其所從生，有愛惡、遠近、情偽三者；結言之，歸于遠近，情相近而偽相遠，愛相近而惡相遠也。感之言通，情所以趨于利；取之言得，近所以悔而吉，而反是則偽以趨于害，遠以吝而凶矣。攻之言擊，惡所以趨于凶，而反是則又愛以趨于吉矣。或舉吉以推凶，或舉凶以推吉，互見之文也。近不相得，雖近亦遠；苟相得矣，雖遠亦近。蔡氏云：凡易之情，貴近而相得，不相得而遠，亦无害；惟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而悔且吝矣。又云：三者吉凶重于利害，利害重于悔吝，故末句先凶次害次吝也。其說亦善，存參。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卦爻之辭亦猶是也。○錫按：此與上文欠洽，疑有脫誤，今姑從舊義釋之。蓋近不相得，則吉凶利害悔吝之辭以生，而凡慙枝寡多游屈之辭，亦皆吉凶利害悔吝之見于外者也。吉而寡者吉利之歸，叛而慙、疑而枝、躁而多者悔吝之動，誣善而游、失守而屈者凶害之發。易示人趨吉避凶之途，而君子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凡皆謹言慎行以全其性命之正也，故終以此結之與。

右第十二章。錫按：此第十二章蓋即聖人畫卦爻之象與凡人占卦象之辭，以申上章憂患之辭危而懼以

无咎之義也而其義則圖書言之也詳蓋易知險簡知阻聖人旣說心研慮有以定吉凶而成亹亹矣于是仰觀變化俯察云爲知以藏往而設其象神以知來而具其占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時有順逆而愛惡生位有離合而遠近判德有淑慝而情僞起此三者易之情而吉凶利害悔吝之辭所由與也在易則爲易之情聖人從而發之卽爲聖人之情故推凡人之情著乎外而不可掩者六以結上章所謂憂患者其辭危之意也

周易述蘊卷之四

朱子本義　龔兆錫述

說卦傳

錫按繫辭上下傳亦多說卦爻之理而又有說卦傳何也孔氏謂引伸觸類而三成六之意猶有未明仰觀俯察近身遠物之義亦爲未見故更備說重卦之由及八卦所爲之象謂之說卦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

幽贊神明猶言贊化育生蓍者所以贊之也龜筴傳云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是也參天兩地謂天圓地方圓者一而圍三三各一奇故參天而爲三方者一而圍四四合二偶故兩地而爲四倚數者數皆倚此而起也筮儀云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兩二一三則爲七兩三一二則爲八是也○錫按生蓍倚數本義畧而未備今歷考諸家生蓍謂創立用蓍之法神不能自著以贊神出命故謂之幽贊卽大衍所謂祐神也倚數謂用蓍得數而後布以爲卦七九爲天數奇六八爲地數偶兩是偶數之始三是奇數之初不以一曰奇者三中有一以包兩之義明天有包地之德陽有包陰之道也以筭言之奇數起于一三成于七九偶數起于二四成于八六以其成數紀陰陽故陽之進者爲老退者爲少陰之退者爲老進者爲少也以象言之凡七者以六而包一虛其中則六實其中則七凡九者以八而包一實其中則九虛其中則八陽圓陰方陽實陰虛故惟七圓而實爲壯陽八方而虛爲壯陰九雖實而積方則陽將變爲陰矣故爲老陽六雖虛而積圓則陰將變而爲陽矣故爲老陰其數皆自參兩中來故曰倚數也此孔氏張氏蘇氏項氏陸氏以及圖書之義如此語類云立卦生爻在聖人作易上看未是說到蓍數處有卦則有爻先言卦後言爻者方其立卦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耳餘詳繫辭傳

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和順于道德謂從容无所乖逆理于義謂事物得其條理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謂窮天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于天道也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錫按語類云窮理盡性至命是就易上說易上直是窮得物理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通書說誠者性命之原項氏云順于道德而理于義自幽而顯此所謂顯道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自顯而幽此所謂神德行何氏云理義非有二也程子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性命與道德非有二也子思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也性者理之原故窮理所以盡性命者性之原故盡性所以至命諸說皆善言易理

者也易之貫理數合天人如此而後之學易者或言數而遺理或言理而遺數豈不惑哉

右第一章 此明易中卦爻之由而因以推性命之理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錫按此言作易以順性命之理而三才之道于以立也朱氏云易有太極陰陽著太虛聚而有氣剛柔者氣聚而有體仁義者根于太極見于氣體而蘊于知覺者也聖人順性命之理以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蓋互見也王氏云上言窮理盡性此言順性命之理則易中所言之理皆性命也竊由三說推之對文則理是義理性命是道德散文則言理而性命存言性命而理存對文則陰陽剛柔是氣質仁義是道德散文則天地之陰陽剛柔猶人之仁義也

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兼三才而兩之總言六畫又細分之則陰陽之位間雜而成文章也○錫按此陰陽剛柔四字與上文陰陽剛柔亦互見之文吳氏澄云上文陰陽爲天之道此陰陽總言六位而六位中分初三五爲陽位二四上爲陰位上剛柔爲地之道此剛柔總言六畫而六畫中奇畫皆爲剛偶畫皆爲柔位无質故以陰陽名之畫有質故以柔剛名之陰陽相間則分布有定柔剛不齊則迭用以底繫辭傳物相雜曰文即章也諸義可謂密矣

右第二章 錫按此承上章言性命之理貫于三才而因推言卦爻之象備于六位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錫按此及下章但就先天八卦言其順逆之序未及言六十四卦所謂八卦相錯只是上下經所列錯卦綜卦之錯非謂交錯而爲六十四卦也蓋兩卦反正相變謂之錯兩卦初終相倒謂之綜遍考全經惟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八卦不可綜故全經但列彼八錯卦若說卦傳但言乾坤山澤雷風水火八卦之序而不言六十四卦之序故此獨列此八錯卦傳註所謂交錯而爲六十四卦者但便文言之非本章之正意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錫按順逆之數本義據邵子爲說顧未易明項氏安世云數往者順以指上文知來者逆以指下文是故易逆數也一句起下文八句其于本章及下章遞接之脈獨爲瑩徹蓋本章自乾坤推六子爲數往者順下章自六子溯乾坤爲知來者逆而本節承上起下直合兩章爲一章也

右第三章 錫按如項氏說則此章當通下爲一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晅況晚反說悅同○此卦位相對與上章同○錫按卦位相對謂雷與風對以及乾與坤對之類但一由乾坤推六子一由六子溯乾坤其順逆不同耳

右第四章 錫按分章之義說已見上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謂後天之學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嚮讀作向說同悅下同薄音博○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錫按諸家坤云養者土養物无時不然秋物將成尤切也兌云悅者時自暑而凉物自長而成其悅可知乾云戰者陽生于中爲坎先時戰勝則生矣坎云勞者水勞而不倦萬竅于是歸墟矣餘卦傳義自明

右第五章 此章所推卦位之說多未詳者。錫按以上二章備言八卦之德乃聖人繼天立極所以盡性而贊化育之道也或泥乾坤六子而言則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豈有取于中女而萬物之成始而成終者亦豈惟少男爲之哉故知六子用事而乾坤退處于无爲非知道之言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撓乃飽反熯呼但反悖必內反。此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然其位序亦用上章之說未詳其義。錫按此章之義據胡氏炳文第三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第六章由後天而推先天也錫體其義若此章全言後天則離兌之間何有坤兌艮之間尚有乾今六子之位次爲後天而中无坤乾固不得爲後天且其所謂山澤通氣者即第三章之山澤通氣所謂雷風不相悖者猶其雷風相薄所謂水火相逮者猶其水火不相薄亦皆先天之次也又云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言神則天地在其中矣其言更精此先天乾坤之義又可于變化成物中推之者也故因先儒慎重之意而備質之

右第六章 錫按本章之義胡氏既發之而愚亦詳釋之矣抑愚詳玩各章第三四章始終以乾坤中以坎離節文言所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也第五章始震終艮所謂與四時合其序本章不言天地而言神鬼神者造化之迹天地之功用言神而鬼在其中又所謂與鬼神合其吉凶也其間或言先天或言後天或由後天而推先天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此之謂也聖人立人極而參天地如此蓋又承第二章而言順性命之理以立三才之道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言八卦之情性也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遠取諸物如此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索色白反長之丈反少詩照反下章同。索求也謂揲蓍以求爻也男女指卦中一陰一陽之爻而言。

錫按此蓋內取諸家即中庸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與其和妻子宜兄弟而慎父母之意也而以下則又廣取諸天地萬物與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荀九家此下有爲龍爲直爲衣爲玄。錫按荀九家謂荀爽京房馬融鄭玄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玄九家之書也王氏應麟云說卦釋文引荀爽九家集解釋文序錄列九家名字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如應麟之說蓋以荀爽列九家之首而主之與然此以下八卦之象雜亂无章而荀九家所增益无所據蓋非至聖十翼之原文學者亦存而不論可也餘詳序卦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 荀九家有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

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
究爲健爲蕃鮮。馵音朱。筤音郎。萑音丸。馵主樹反。○荀九家有爲玉爲鵠爲鼓。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
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
躁卦。荀九家有爲楊爲鸛。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
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
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輮如九反。亟紀力反。曳以制反。○荀九家有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
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乾音干。蟹戶買反。蠃力禾反。蚌步項反。○荀九家有爲牝牛。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爲
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堅多節。蓏力果反。黔其兼反。喙況廢反。坊本音脫。○荀九家有爲鼻爲虎爲狐。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
妾爲羊。折之列反。鹵力杜反。○荀九家有爲常爲輔頰。

右第十一章 此章廣八卦之象其間多不可曉者求之于經亦不盡合也。○錫按此章廣言天地萬物之屬亦博矣然傳以翼經于經既不可曉蓋亦僞書詳見序卦傳考義。

序卦傳 錫按序卦傳非聖筆十翼之原文也夫序卦及說卦雜卦三傳漢興並失其文其後或稱得之河間女子今以

義推之其文有得有失而序卦傳尤舛蓋漢世懸金購書好事者利而爲之或得殘編斷簡補綴成書以故雜出不倫而初不自覺其非與且如上下經雜錯卦綜卦不一二而皆兩卦相對則一也則有兩卦與兩卦相受之序而无一卦與一卦相受之序亦明矣晉韓康伯註首推錯卦綜卦相對之例詳加考覈孔疏繼之其後明道先生以及歐陽氏沙隨程氏皆力辨其非而疑傳或用之者蓋未以對卦之例考之也朱子語類有問序卦非聖人之書者朱子答云謂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聖人之蘊不可也然各篇中卒不一言其蘊則亦不以其蘊爲允矣況支辭穿鑿其文筆絕似漢人文字畧不似經即以雜卦篇考其義之異同亦自見此篇之謬矣餘見下文。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
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
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
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
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
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
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
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
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然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
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

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右上篇 晁氏曰鄭本无而泰二字○錫按上篇共十五對卦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右下篇 錫按下篇凡十七對卦

錫通按上下經六十四卦總爲三十二對卦內上經乾坤頤大過坎離六卦皆一正一反相對爲三錯卦餘二十四卦皆一順一逆相對爲十二綜卦下經中孚小過二卦亦一正一反相對爲一錯卦餘三十二卦皆一順一逆相對爲十六綜卦此所以有兩卦與兩卦相受之序而更无一卦與一卦相受之序也乾坤爲易之門經首乾坤而上經不序乾坤者天地即乾坤也下經首咸恒而序恒不序咸者男女夫婦即咸也其對卦之前一卦與上卦相受所言之理有合有離而其後一卦對前一卦則爲自然之次而更不得以相受之序言之而其言卽近有理而彌倍于理矣周元公睽次家人語其自然之次則得矣今必謂每一卦與一卦皆特以其義相受而序之豈理也哉餘詳辨義三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物來觀我曰求或曰二卦互有與求之義○錫按剛中而咸應故樂毒民而得從故憂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音現○震遇坎爲屯震奮動故見坎險阻故不失其居也坎遇艮爲蒙坎幽昧故雜艮光明故著也或曰屯以初言蒙以二言

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 錫按起止以一陽言損下益上爲損衰之始損上益下爲益盛之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乃時有適然无妄而災自外至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錫按萃者聚而尙往，升者往而不反；謙光故輕己，豫樂故怠志。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无色，白受采也。○錫按國售食取充腹而不役于脩，染衣取蔽體而不競于文繡。

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兌陰外見，巽陰內伏。隨前无故，蠱後當飭。

剝爛也，復反也。錫按項氏：剝爛盡，復反生也。果爛而仁生，剝復之理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誅，傷也。剛柔相遇而剛見揜也。○錫按晉明夷者，明晦之幾；井困者，窮通之理。

咸速也，恆久也，渙離也，節止也。錫按速者感而遂通，久者恆而不已。風行水上則渙而離，水循澤中則節而止。四卦无韻，未詳。

解緩也，蹇難也。錫按解則緩其難，蹇則止于難矣。

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止謂不進。○錫按內外謂內之外之也。徐氏謂以情之親疏爲內外也。反其類謂互爲消長往來。不可壯往則止，但宜遯難則退。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錫按大有同人，朱氏備矣。朱氏云：大有柔中居尊而有其衆，衆亦歸之；同人柔中得位而同乎人，人亦親之，是也。小過謂陰過乎陽，中孚謂信孚乎人。

豐多故，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旣明且動，其故多矣。上下者，火炎上，水潤下也。不處，行進之意。○錫按潘氏云：物盛則多故，旅處則少親。國書云：一陰雖得位而畜乎羣陽之衆，則力寡；一陰不得位而行乎羣陽之中，則不寧。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大過顚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自大過以下，卦不反對，或疑其錯簡，今以韻協之，又似非誤，未詳何義。○錫按本義疑其錯簡而未及正。蔡氏淵有定本，其義猶未盡也。今增訂而詳其義于左。

大過顚也，頤養正也。錫按本末皆弱必顚，人已交養必正。

漸女歸待男行也，歸妹女之終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錫按待者，女歸之正；歸者，女事之終。六位皆當故定，三陽失正故窮。

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錫按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承剛決柔而言也。則柔遇剛而小人道長，君子道憂，不待言矣。

右今訂定大過以下八卦。錫按蔡氏淵訂本首以大過頤二卦爲次，終以姤夬二卦爲次，固當。而其中猶以既濟未濟歸妹漸四卦爲次，則其序失而韻亦失矣。今訂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爲序，其于序正而韻亦古，隔句韻體恐當然也。因念易雖以卜筮獨存，而兵燹之餘，札爛文脫者蓋不少矣。如繫辭下傳之第六章、第十一章，說卦傳之第十一章，以及序卦傳之上下二篇，皆是也。所可歎哉。

周易本義述蘊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字上均丹陽人康熙庚午進士乾隆初薦充三禮館纂修官是書取名述蘊者蓋取通書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之義大旨恪遵朱子本義如解屯卦六二匪寇婚媾句解否卦否之匪人句舍本義而從程傳孔疏者亦偶有之非其通例也其經傳之次第則於卦畫之後繼以彖辭彖傳於彖辭彖傳之後繼以象辭象傳而乾坤二卦則又割文言傳爲二段分綴於彖象二傳之下其以大小象傳列象傳後者自謂用今本乾卦之例列彖傳於彖辭後者自謂用今本坤卦之例也然割裂文言又用何例乎既非今本又非古本殊爲進退無據又既解本義九圖而卦變一圖其說與本義互異者置不一言亦爲疎漏至訂定雜卦大過以下八卦本蔡淵之說而小變之以漸歸妹既濟未濟四卦相次爲協句韻體亦殊勇於改經也

硯北易鈔十二卷

〔清〕黃叔琳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硯北易鈔十二卷》提要

黃崑圃研北易鈔兩分卷，翰林院勵守謙交出進呈四庫錄副，翁學使等校正。書中籤條下有復初齋印，即覃溪訖校據籤條，有俟臨刻時更正之々信，蓋未刊之叔[illegible]也。

甲子初夏湘鄉王禮

按黃叔琳大興人，康熙進士，累官詹事，書以文學政事受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當代推為巨儒，世稱北平黃先生。著有硯北易鈔、詩經統說、夏小正傳註、史通訓故補註、文心雕龍輯註、顏氏家訓節錄、硯北雜錄等書。此書為呈進本，經翰林院編修勵守謙交出，復經翁覃溪纂註，其珍重可知。十六年冬北滬肆以重值收之。

湘鄉王文素記

敬贈漫初齋小印係翁章溪

六 梅糊

院編修興守謙文忠

硯北易鈔

拎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

易變易也易道變易无窮故以名書然繫之以周者使周官大卜三曰周易則知為周人之所自名以別於連山歸藏也夫子嘗曰二篇之策今題曰上篇下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其序皆反對皆從二篇各十八卦合為三十六卦蓋二其九三其六皆十八四其九六其六皆三十六實函九六之數上篇對卦六反卦十二下篇對卦二反卦十六

易從日從月天下之理一奇一耦盡矣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此也

☰☰ 乾下乾上

此伏羲之卦蓋文字之祖象數之宗理之寓而辭之所由出也蒼頡作字皆離合卦畫而成文則字實祖于卦也夫理无形也无窮也形於辭則有盡故聖人立象數以形之畫之耳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畫之象也初二三四五上畫之數也健順動巽明險止說畫之理也辭由是生焉

乾元亨利貞

此文王彖卦之辭聖人立象以盡意故書之萌皆

象諸物曰易曰彖曰象是也子曰彖者言乎象者也言卦之象也彖不徒象有義存焉彖辭總卦之大義凡一卦之樞紐六爻之變動與君子處時居位之要悉繫見于此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程傳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一无用字）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朱子本義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丁氏易東曰乾六陽純體之卦也三畫卦本為乾重而為六畫亦不離乾之名也乾有健義重而為六畫之乾則健而又健所謂而無息者也非謂乾之一字即有無息之義也以健而又健始為无息耳乾之取象非一天其一象也舊謂天為乾之體乾為天之性固不易之論然乾非專主天而言之也凡物之健皆乾也觀說之取象則知之矣以一物一太極言之則物物皆有乾以乾名天特擧其得乾象之大者言耳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天地也乾坤八卦之名耳故天地特以乾坤之大者言非正指乾坤為天地也若遂以乾坤為天地豈天地反生於四象之後乎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也元亨利貞本取大通而宜於正之象自穆姜釋隨以元亨利貞分為四德故夫子因之而世以四德言乾矣以四德言乾當於文言詳之

按文王周公孔子說易各各不同或申言之或反言之或更端言之不可以援合也或疏言之則可合證然此諸例中之一耳如元亨利貞在文王明是占辭孔子引善之長等語便說理後又說始而亨等便說天道乘龍御天便說君道總之易道至變無所不括即夫子所說亦是種種況欲將姬孔言語一一印對甚矣其不知易也

初九潛龍勿用

傳初九在一卦之下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物也初九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倣此

丁氏易東曰下爻為初老陽稱九少陽稱七四揲之策得三十六為老陽九也得二十八為少陽七也七不變而九變為動爻易變易也故陽爻取九言之潛龍象也勿用占也後皆倣此龍以象九潛以象初蓋陽氣隱伏地下之象乾陽在下當靜以養之未可用也勿用非終不用待時而後用耳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倣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

丁氏易東曰凡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二居地上田也龍以象九陽氣出於地上見龍在田也不言地而言田者嫌於坤也利見大人言利見大德之人大人謂二也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以君人之德處下位之上尊卑未定危莫大焉故曰厲厲危也然聖人戒以厲之未幾而許以无咎之可必何也於此有道終日乾乾然而無息至夕猶惕惕若而自懼勤於德而懼於位則危者安矣何咎之有

按三為人位故以君子言之君子亦以象九乾乾謂下體為乾而上體又為乾故有乾乾不息之象九三重剛而不中居下體則當退近上體則當進故終日乾乾進德而夕且惕焉進德乾乾有進上之象夕惕有退懼之象剛不得中在下體之上故

厲然如此處三則雖危无咎矣咎字從人從各相違也違則相尤說文災也二說隨其爻義所取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居下之上而方尊九四居上之下而已偪故位若同而異九三之惕則懼於進九四之躍則向於進四之躍其情固異於三之惕也然聖人未敢輕許之也故曰或爲或之者疑之也疑之者未可以必進也可以躍則動未可以躍則靜而止淵靜地也或躍者試其所養在淵者涵其自養宜動而動宜靜而靜斯无咎矣三之勤而懼文言以為君子進德修業雖危无咎四雖无三之懼然亦能躍而疑文言亦以為君子進德修業故无咎此其情所以異而同也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楊氏誠齋曰九天德也龍象也五天位也飛而在天之象也當其在田天下猶利見之而况今在天乎

上九亢龍有悔

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朱子又云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方可

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君臣之間皆有是道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傳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本義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為羣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丁氏易東曰用九者六爻皆得老陽之策合而二百一十有六者也前六爻皆指各爻變者此則舉全卦變者言之也卦辭元亨利貞六爻全變者也用九見羣龍无首吉爻六不變者也全變則成坤矣然自乾而坤與坤之本體不盡同也坤言牝馬此言羣龍自乾而坤也羣龍者乾之六龍也不變則隱變則動而羣龍皆見矣无首者乾為首乾變為坤故為无首然六爻皆得老陽故吉君子觀此卦體全變之象則以柔用剛不可為天下先也

楊氏誠齋曰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何也六十四卦剛柔之用於此發其凡也剛過則競故欲後而不先柔過則邪故欲正而能久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本義即文王所繫之詞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詞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為四德以發明之而此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物之生皆資之以為始也又為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曰統天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按有是氣即有是形資始者氣也氣發洩之盛則雲行雨施矣品者物各分類流者物各以類而生生不已其機不停滯也雲行雨施者氣之亨品物流形者物隨造化以亨也雖物之亨通而實乾德之亨通此釋乾之亨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无以為元也此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按終始謂貞下有元大明乾道貞下之有元是聖人之元也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時乘六陽以行天道也是聖人之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為性天所賦為命大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葉氏良珮曰乾道變化蓋動極而向靜之時萬物各正其性命誠斯立焉此天道之利也至於保合太和則靜之極也萬物隨帝以入焉誠之復也復則終矣此天之貞也

來氏矣鮮曰各正者各正于萬物資始之初保合者保合于萬物成性之後保者常存而不虧合者翕聚而不散

按言乾道變化不窮固品物流形矣至秋則物皆向實各正其所受所賦之性命至冬則保全其太和生意隨在飽足無少缺欠凡資始于元流形于亨者至此告其終斂其迹矣雖萬物之利貞實乾道之利貞也故曰乃利貞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既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為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

孔易曰此釋乾彖辭乾元亨利貞五字也文王彖辭本以乾之為卦大亨而利於貞正夫子傳彖又因文王之辭發其言外之意為後皆做此若以夫子之意推之乾元太極也乾得太極之動以健為元贊曰大哉大无以加即太極也元大也始也長也无可得而名之故以无名之尊之也太極之健萬物之所資以始也乃統天凡物以一該衆曰統天者乾之體乾者天之理以理統氣也萬物資始元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亨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利貞也若以象言之萬物資始謂乾之初畫萬物出乎震之雲行雨施謂乾之中畫雲雨坎也品物流形萬物之成也謂乾之上畫萬物成於艮也此以乾三畫分而言之也品有三義指三畫之乾言之大明終始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者也下卦之乾以此終上卦之乾又自此始然後成六位謂上加三畫而成六位也成六位則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陽成六爻之乾矣一爻復也二爻臨也三爻泰也四爻大壯也五爻夬也六爻乾

也自此而變乾之初爻為姤變乾之二爻為遯變乾之三爻為否變乾之四爻為觀變乾之五爻為剝變乾之六爻為坤而乾體化矣故變為化之漸化為變之成也由是而各正性命利也由是而保合太和正固之象貞也如此乃可謂之利貞非他卦之利貞比也然則坤之畫又自乾而生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聖人體資始萬物之道而出乎庶物之上而致乎萬國之咸寧也首出庶物元有亨也萬國咸寧利而貞也乾為首故有首出庶物之象先儒謂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當萬物之數皆從乾出故言萬物資始然則乾之一畫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所自出歟六十四卦皆自六陽六陰之卦而來六陰之卦又自六陽之變而來六陽之卦又自三陽之卦而來三陽之卦又自一陽之畫而來然則乾之彖其六十四卦之彖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本義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信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見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強而不息矣

孔易曰此釋乾卦畫乾下乾上四字也他卦之象必志卦名今此但言天行健而不以乾稱蓋健即乾也天上有天渾天象也以渾天言之半出地上半在地下重乾之象運轉不停非行健而何以天度言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日一周天而又過一度今日周矣而明日又周此健之不息君子觀天之行健而自強若此與天同其健矣君子者主用易者而言以者以此象而體之於身也自者在我而不在人也強者此言之健也不言聖人不言君而言君子者言聖人則恐人以為難能而自沮言君則失之拘言君子則通生知學知在上在下者而言之也

按象取形像意說見繫辭象有二有卦象有爻象爻象即周公所繫爻下之辭而夫子釋之謂之小象卦象乃夫子自作之辭所以釋卦下二體之義謂之大象蓋大象純乎夫子之易而小象則止是釋周公之易耳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丁氏易東曰此以下釋乾六爻象辭也初九先儒謂之小象陽謂九下謂初陽即龍下即潛也

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乾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本義反復重復踐行之意

来氏升曰謂一乾既終一乾又始

高氏景逸曰反復于道一乾惕而已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傳大人之為聖人之事也

本義造猶作也

徐氏進齋曰大人釋龍造釋飛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傳盈則變有悔也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不可久釋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本義言陽剛不可為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高氏景逸曰天德循環無端故不可為首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程傳推乾之道施于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則為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為夏於人則為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為秋於人則為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為冬於人則為智而為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来氏矣鮮此四句說天德之自然下體仁四句說人事之當然

按利者義之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

處安得不謂之利板築之木横曰楨直曰幹幹事之幹幹字即此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為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為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震為長子也大為之制經為三百曲為之防詳為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為文明也義主於剗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彫悴於秋而説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屈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别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為古語也

葉氏良珮曰乾之德无所見以四德而見其為乾也乃若君子能體仁合禮和義貞固行此四德者則與乾元合其德矣故曰乾元亨利貞所以明君子即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傳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易謂變其所守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汴水趙氏曰此章專以大君明六爻故初亦言龍德蓋身備君德而側微在下者也初緼龍德位適居下與時而潛是隱居求志不易乎世道之清明

雖遯世不以為悶以其无意於世也抱道內樂不
求成潛逸之名雖人不我是亦不以為悶以其无
意於名也已上正釋文義聖人懼後人以為龍德
於隱而不用故廣之曰樂行之憂則違之謂樂與
天下同其樂憂與天下同其憂若行若違初无容
心所守確乎牢不可拔非甚盛德不能故斷之曰
潛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傳九二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為得
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過之
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伐不
有其善也德博而化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雖
非君位君之德也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閑邪存其
誠无斁亦保之意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為九二
也

楊氏誠齋曰有君人之德无君人之心此九二大
人盛德之事龍雖見矣在田不在天德雖正中矣
在下不在上有君德无君位也然則宜若之何庸
信庸謹久而无息閑邪存誠實而无妄可謂有君
人之德矣然德足以善一世方且有而若无德足
以普萬物方且化而不居天下歸之已辭之曷嘗
有君人之心乎故曰君德也君德云者有君德而
安于臣位者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
心其九二之謂乎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
惕雖危无咎矣

楊氏誠齋曰終日乾乾必有事焉无事而勤徒勤
也勤於進脩德業則非徒勤矣雖然進脩必有地
德業必有物忠信辭誠所以指其地實其物也然
知德業所至而不至其至非造微之極知德業所
終而不終其終非存義之固知至能至終知能終
聖智之學就矣以此居上高而不泰以此在下卑
而不戚惟以得位為懼爾雖危何咎二之上故曰
居上四之下故曰在下

按君子日乾夕惕非旡所事事而徒以憂勤為也蓋以進修德業為事而德業之進修則又何以乎以忠信而已矣以修辭立誠而已矣忠信而內無一念之不實則心不外馳而求以得於己者有實進步處矣是所以進德日新而不已者也修辭立誠而外旡一言之不實則誠旡不在而求以見之於事業者有實修為處矣是所以修業而可居以為安者一定而不易者也始也知德業所當至而至之斯則可與幾矣幾即幾微之幾可與幾者知其微造而指之之謂也終也知德業所當終而終之斯則可與存義矣義謂事宜之極致可與存義者詣其極固守而不失之謂也然則君子之進修德業固本一誠以為實地而君子之立誠非又以知至知終為入門也歟是君子所由以德成而業廣也由是則又焉往而不宜也哉是以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雖處危旡咎矣

按知至知終是知至之終之是行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存皆居字意

九四曰或躍在淵旡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旡常非為邪也進退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旡咎

楊氏誠齋曰恒猶常也九四之位偪矣以上進為常則其志邪今或躍或處上下旡常而非為邪以下退為常則其德孤今進退旡常去就從宜而非離群惟及其時以進修而不干時以行險疑而旡服必爲則旡咎矣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汴水趙氏曰此聖人廣陳利見之義同聲以聲言同氣以氣言水火以性言雲龍風虎以居處言親上親下以形言凡是皆出自然一毫人為不與焉聖人有作萬物咸覩聖人非有求于萬物萬物非有心于覩聖人猶聲氣性形自然之感有不容擬議者

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鶴鳴而衆鶴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而取水于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

從虎也　又曰先以辭氣水火雲風六句為比而
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
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諄諄言之而又以各從
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
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楊氏誠齋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非君非臣故曰
无位陽剛无陰故曰无民自四而下皆從九五故曰
无輔如是而動其誰我與有悔必矣

潛龍勿用下也
以其潛於下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本義言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修業行所當行所謂必有事焉者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本義未遽有為姑試其可
節齋蔡氏曰且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所謂
自試者試其時非試其才也故曰進德修業
飛龍在天上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傳窮極而災至也
臨川吳氏曰窮謂亢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
下無不治矣
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胡氏翼之曰建子之月陽氣潛於地下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文明之化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楊氏誠齋曰天之健終日而不息九三之進修亦
與之不息故曰與時偕行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楊氏誠齋曰龍之在淵革潛而為躍九四之上進

亦草卑而居尊故曰乾道乃革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乾六爻皆天德而五為天位乃天德之得位者飛
龍位乎天德蓋位乎天德之位者也
凡位皆位而惟天子之位為天位然无德以居之
者可謂之天位不可謂之天德之位也惟聖人在
天子之位如九[五]之飛龍斯可謂位乎天德之位者
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傳時既極則處時亦極矣
楊氏誠齋曰君位之極者治極不生治而生亂故
一曰與時偕極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楊氏誠齋曰天不為首天之則也君不為首君順
帝之則也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
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來氏矣鮮曰孔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為四德
矣此又合而為一也言乾之元者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則元之性情耳然何以知其元始即亨利
貞即元之性情也惟自其乾元之所能者則可見
矣蓋有物生于春非亨利貞之所能也惟元為生
物之始以美利〻天下者則乾[元]之能也夫以美利
利天下其所能之德業亦盛大矣乃不言所利人
不得而測之既不何得而測則是四德渾然一理
不可分而言也元本為四德之長故謂亨乃元之
始亨可也謂利貞乃元之性情可也所以謂乾元
始而亨利貞性情者以此乾元之道不其大哉
呂氏涇野曰此言[四]德一理也夫理一而已矣是故
或別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故
曰乾元者始則必亨則是始者元也亨者亦元也
其曰利貞者即乾元之性情也故乾始即能以美
利〻天下即能不言所利夫然則亨利貞者一皆
乾元之所為也故曰大矣哉所以贊乾元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歎美乾德復揭其辭曰大哉乾
乎於是歷數其德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無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悪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

來氏矣鮮曰乾道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乾道固大矣惟聖人立六爻以通乎乾之情乘六龍以行乎乾之道雲行雨施以沛乎乾之澤以至天下太平則乾道之大不在乾而在聖人矣

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傳未成未著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按初九固成德宜乎日可見之行事也然乃潛而弗用潛之為言隱而未見行而未著以時未可用是以君子弗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汴氏趙氏曰理必學而後聚不學則散亂而遺逸理必問而後能辯不問則疑似而差忒進學之序如此縕於己必宇量寬裕可以居之不然淺中狹量无以蓄其德施於人必秉心仁厚可以行之不然矜己陵物反以累吾德能此四者斯為君德矣易中凡言大人皆指五乾二之大人即五之大人故聖人兩言君德明二即未乘五之大人耳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唯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楊氏誠齋曰四乘三陽而在五之下故重剛上卦

以五為中四則不及焉故不中非三故中不在人

以此知重剛亦自有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汴水趙氏曰此極陳大人之所以大人之德溥博无外與天地合大人之明无幽不燭與日月合禮樂刑政之序並行不悖與四時合賞罰之吉凶至公无私與鬼神合此固天下之所利見也先天後天弗違而奉時以見大人與天為一唯與天為一況於人而不利見之乎況於鬼神而不福祐之乎

童溪王氏曰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為之而天不能違乎我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天即大人也

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厚齋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下則退矣九變為六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汴水趙氏曰夫子因上九之過亢思得不失其正之人感慨而言曰其唯聖人乎唯聖人為能不失進退存亡得喪之正已而復推許之曰其唯聖人乎玩夫子之辭可以想見聖人憂世之心再舉其唯聖人乎與賢哉回也禹吾無間然矣同一機軸

王肅改前聖人乎作愚人殆未知此乾六爻皆聖人事而潛亢危疑其警戒甚嚴況非聖人乎

又曰夫子釋彖九三釋爻九五反覆離合泝流尋源於伏羲象外之意文王周公言外之意發揮殆盡學者觸類以玩索諸卦則思過半矣

又曰伏羲作易非專為筮後人以三易掌於大卜遂例視周易為占書不知文王周公之辭雖託諸象數實主於人事或勉之或戒之或開其迷蒙或指其歸宿皆本人事以明吉凶未嘗一倚於象數故謂用易以筮則可以為專於筮則不可

䷁ 坤下坤上

汴水趙氏曰於卦變為坤重坤於爻變純陰无變坤地也六爻各以其位立義不取承乘應比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為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本義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丁氏易東曰坤者六陰純體之卦然自乾來乾六爻俱易則為坤用九是也則成坤矣元亨利貞與乾同然乾不言所利坤則言利牝馬之貞或以坤元亨利絕句牝馬之貞自為一句亦通然以文言觀之以乾為不言所利則坤以利牝馬之貞為句矣然亦不妨作四德解如乾之元亨利貞本言大亨而宜於正以四德解亦无不可卦下坤字三畫之坤也本文坤字六畫之坤也坤順也上下皆坤順而又順順而有常也坤非元亨利貞何以配乾哉其牝馬何也乾為良馬坤乾之配故為牝馬

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陰從陽故也君子體坤凡有所往先於乾則迷而失道後於乾則得所主而利也西南得朋坤西南之卦也又西有兌而南有離巽皆陰卦故得朋東北喪朋艮東北之卦也又東有震而北有坎乾皆陽卦故喪朋以安為貞以順為正也以順為正則吉也

汴水趙氏曰坤元亨與乾同而利貞與乾異坤之利宜也貞正也爻遇九者稱馬也坤陰故稱牝馬陽之配也玩牝馬之象則知坤實配乾牝馬之性多順坤之順固足以從乾然順者易流故宜於得正順而得正君子之所行也陽倡陰和陰陽之常陰苟先焉迷失其道後陽而行乃得所主陰以陽為主也西南衆陰之方東北衆陽之方羣居則得朋孤立則喪侶順而為善則正順而為惡則不正能安正則吉可知矣乾之彖辭簡而理博坤之彖辭群而戒嚴利貞安貞凡兩言之尊陽抑陰其義可見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於此絕句此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丁氏易東曰此釋坤彖辭也坤元亦太極也坤得太極之靜以順為元故曰至哉至无以加太極也贊曰至哉而不言大哉陰不可以同陽也萬物資生乾始而坤生之也坤為母故萬物資生焉坤為地為輿故德厚載物焉德合无疆坤之无疆合乾之无疆也此釋元也坤虛而受故含弘光大品物生焉故曰咸亨此釋亨也乃順承天初畫巽也含洪光大中畫離也品物咸亨萬物所說上畫兌也品有三義指三畫之坤言之牝馬地類柔順利貞牝馬地類也以地類而行地兩坤之象此指六畫之坤言之牝馬柔順故利貞也君子攸行即君子有攸往也先於乾則迷而失道陰柔晦冥故迷而失道後於乾則得其所主陽為陰主乃常道也西南得朋乃與類行坤西南之卦也陰生於午至申成三畫之坤故坤位在西南也雖曰得朋歷酉至亥成六畫之坤閉塞成冬反无生物之陽生於子至寅而成艮故艮位在東北也雖曰喪朋歷卯至巳六陽成乾品物流形矣乃有生物之功蓋六陰之卦陰畫皆在初先於陽則迷也六陽之卦陰畫皆在末後於陽則得也得君者臣之慶得夫者妻之慶也安貞之吉以順為正則吉應地无疆地道柔順也无疆生生不息也

沈氏趙氏曰乾之元誠大矣而坤能至乾之大故萬物資乾以始者皆資坤以生萬物資坤以生者以坤能柔順上承乎雲行雨施之仁也天无有疆畛坤之厚載德與天合故含容足以停蓄之弘廣足以周溥之光明足以章美之博大足以充衍之而品物咸遂其亨通龍行天為天之類馬行地為地之類地无疆馬之行亦无疆柔順者坤之德必利於正斯君子體之以攸行也先於陽則失道順於後則得常西南之類行僅言利東北之喪朋乃言慶者得朋雖利而獨陰失承天之義喪朋似害而得陽為主可遂育固宜有慶也君子能安正而吉則其行也可以應地之无疆矣此章三言无疆初言坤能合乾次言馬能行地末言君子能應地義各有主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去非李氏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楊氏誠齋曰地之力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勢力也

初六履霜堅氷至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為氷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丁氏易東曰初六言陰始凝者初故取始凝之義坤順故取馴致之義也漢書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

楊氏誠齋曰乾之初九陽始萌坤之初六陰始生陽始萌則曰潛龍勿用言方隱而未可以進也陰始生則曰履霜堅氷至言雖微而必至于盛也觀聖人之言可以知君子之難進而小人之易盛矣有國者其亦思所以求君子於隱而防小人於早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唐氏鶴徵曰直而大者乾之德也坤無德以乾之德為德故乾性直坤亦未嘗不直乾體圓坤則效之以方德合無疆則與乾並其大矣惟以乾之德故不習而無不利所謂坤以簡能者如此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傳三居下之上臣而得位者也其道當含晦其章美有美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或從上之事不敢其成功惟有守職以終其事而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傳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

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智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象言慎不害也言能慎如此則无害也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六五黃裳元吉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于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

楊氏誠齋曰五君位而坤臣道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者也故坤之五不得為君位雖然六五不幸而居嫌疑之位其道宜何如黃中色也裳下服也守中而居下以安守人臣之分則元吉矣六二六五得中均也然六二則大之六五則戒之何也二中而在下臣位正也五中而在上臣位疑也臣疑於君疑而不已則僭僭不可啟也故戒之伊川以此爻實居尊位而為之戒恐未然隆山李氏以坤六爻無君位得之矣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本義文在中而見於外也

楊氏誠齋曰剛柔雜為文六柔也五剛也文在中謂有文德而居中也

上六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象曰龍戰於野其道窮也

鄭氏汝光曰陰極而與陽敵勢必戰不曰陰與陽戰而曰龍戰尊乾也法與春秋書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陰雖極盛能獨傷陽乎故曰其血玄黃創陰也夫龍以陰極而至戰道亦窮矣履霜之戒其為夫也

用六利永貞

丁氏易東曰用六謂六爻俱六合而得一百四十有四策者也六爻俱六則全體變矣全體變則坤

為乾先儒謂利永貞即乾之元亨利貞也然自坤
而來故但言利永貞耳利永貞言當永守其正固
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丁氏易東曰用六以大終終謂六爻之終坤變乾
乾為大也

雲峯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為乾則為永貞安者順
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乾變坤剛而能柔坤變乾
維柔必強善變化氣質者當如之陽先於陰而陽
之極不為首陰小於陽而陰之極以大終善攝馭
世變者當如之　又曰既提出陰陽二字於乾坤
初爻至此曰以大終也於以見陰為小陽為大陰
陽之分分明矣

汴水趙氏曰坤卦言貞獨多於他卦既利貞又安
貞至此猶以永其貞為利是懼其能安而不能永
也是正也暫安則暫吉久安則久吉聖人於初爻
欲其早辨用六欲其永正合聖人之言而探其心
其始終致防於小人如此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其德則方
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之道不唱
而和故居後為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含容
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道其順乎
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道之順也

楊氏誠齋曰柔者坤之道靜者坤之體至於陰陽
之回斡造化之運行豈專柔而靜哉動則陽而剛
靜則陰而方先而不後者坤之異後而不先者坤
之常物收而包涵之疊幽物散而造化之功著坤
之道其大如此何也承天之旋而不自生行天之
時而不自用一本乎順而已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
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
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
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辨之於早不使順
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
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今義古字順愼通用按此當作愼言當辨之於微
也
楊氏誠齋曰菠逆大禍探其初亦止於萌一小不
善之心而積之也故在下者不可不察之於己在
上者不可不察之於人察之早勿使之漸則禍不
作矣辨察也順當作馴履霜之不戒堅氷之不悔
馴而致之也
汴水趙氏曰六陰方盛陽未即生死有逆而制之
者故其勢甚順二家看順字俱有理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内
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内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
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
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為疑
乎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敬則
本體之守也直内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
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雲峯胡氏曰直方以用言正義以體言敬立而内
直義形而外方有體固有用也就敬與義言之則
敬為體義又為用體用兼全此其德所以不孤也
又曰乾九三明誠進聖人事也坤六二敬義脩
立學者事也主敬是為學之要集義乃講學之功
隆山李氏曰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
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
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
取諸此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
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中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
有所不敢也凡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
道皆當如是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爾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
譽蓋言謹也
平甫項氏曰草木且蕃況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
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黄中言中德在内釋黄字之義也雖在尊位

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
於四支復釋居體
楊氏誠齋曰六五之君子唯剛柔雜而有文德故
通理唯得中故正位唯位髙而心愈下不失臣禮
故居體臣道之美孰大於是具三者之大美藴於
中斯形於外故暢於四支而美其身必无驕主之
色發於事業而美其政必无鼎摧之禍所以爲美
之至
按以卦言黄爲地之色以爻言黄爲中之色此章
專以六五居中立義君子體黄中之義通下乾之
理正位而不上僭居體而不下偪充實之美藴積
中心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由外鑠美之至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黄
本義疑謂均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
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黄天地之
正色言陰陽皆傷也
楊氏誠齋曰坤之陰至於極盛而疑其爲陽坤之馬
至於極盛而進稱爲龍其僭乾也甚矣聖人别其
嫌故發其有无陽之心暴其有僭龍之罪所以誅其
意也然不曰馬與龍戰而曰龍戰者不沒其僭也
不沒其僭所以深誅其僭也龍之類有血血之類
有色故曰未離其類
雲峰胡氏曰三曰陰雖有美含之猶知有陽也上
曰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爲均敵而无小大之差
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
也戰而俱傷在臣子雖罪不容誅在君父則宜早
辨焉蓋能辨於初則如六五之黄裳元吉積善之
慶有餘矣不能辨於初則如上六之其血玄黄積
不善之殃有餘矣

北平黄叔琳崑圃

☳☵ 震下坎上

傳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本義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楊氏誠齋曰物屯求亨時屯亦求亨然時屯求亨其道有三惟至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故曰利貞惟不欲速為能成功之速故曰勿用有攸往惟多助為能克艱助故曰利建侯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丁氏易東曰此釋屯彖辭也剛柔始交謂乾一索於坤而得震也難生謂坎也此夫子發彖外之意蓋剛柔始交則成震震下震上則為震卦今上體成坎故難生也動乎險中動謂震險謂坎也大亨貞釋元亨利貞也不言利者利止於建侯也雷雨震坎之象滿盈也塞而未解也天造草昧造者天運之始也天造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此以屯之時言也宜建侯而不敢自寧此以事屯之事言也宜即利也

楊氏誠齋曰震以初九之陽而下於陰以六二之而上於陽皆居一卦之始故曰剛柔始交以震遇坎故曰難生震動坎險故曰動乎險中臨險難而不妄動必正而後動是惟死動動則大亨故曰大亨貞伏至正以動於險難之中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雷雨盈於天地之間當屯難之世如造化之初草而未齊昧而未明能動以正而又得建侯之助則屯可亨矣大亨貞即卦辭之元亨利貞動而雷雨滿盈即勿用有攸往建侯而不自寧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彖言雷雨之動者勿用攸往

非終不動也當而後動也屯之元亨利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貞　按如雷雨滿盈之時未可以有所往如天運難亂晦冥之初宜建侯以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上兩句皆作譬喻說為是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傳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

按此曰雲而未雨前又云雷雨孔子自言不應矛盾若是然則從誠齋說以為如天地之動一動而雲雨盈於天地之間言不可有所往作譬喻說者是也

按屯者結而未解者也解絲棼者經之綸之單絲為經合絲為綸謂震坎各一陽合而為二陽之卦也坎為雲震為雷雷雖動矣雲畜雨而未降故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以解屯難也雲雷方興雨欲下而未下若天之有所經綸也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丁氏易東曰以九居初震有動意四坎險為應進則犯難盤桓不進待時也居不往也九居初乃得正故利居貞震為侯屯難之時一陽為衆陰所歸故利建侯也

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楊氏誠齋曰居而不貞則无德行而不正則无功周公言居貞而孔子言行正然後濟屯之功德備矣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己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己皆正指六二也

按細玩詞意以朱說為妥

丁氏易東曰九五處屯之君六二其正應也下乘
初剛正應未合故屯如也邅說文作驙馬不進也
邅回而不能從五故邅如也下體本震有馬象下
馬為班人馬與處也皆不能進之象坎為盜四坎
應初而近五遇吾之進助初為寇耳然不能寇也
何者有九五為正應則是相與為婚媾者也舊以
初為寇然震无寇象六四閻我於五使之就初乃
吾之寇耳貞謂居正而能固守也字者字育也雖
不上進於五然能守正而不從初遲之十年屯難
解矣貞不字不為初陽所侵陵十年乃字為五而
字也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乘剛謂乘初九之剛也十年乃字為五而字
所以反其正應之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三以柔居剛位既不正矣又處危動之地上无
正應有即鹿无虞人之象陷二陰中入于林中之
象君子見幾而作不如舍去往則有羞吝矣上六
終非正應故也

象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六三言從禽者白虎通謂禽者鳥獸之總名為人
所禽制故鹿亦可言禽也先儒多以鹿為山麓者
蓋因禽字而立異說耳往而吝者以无應而窮也
三上皆柔故有窮象　或曰以從禽也別本上有
何字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
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
吉而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雙湖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
求四為婚媾求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
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
不利者乎

雲峰胡氏曰諸家多以求婚媾為四求初唯本義
謂初居下而應於己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
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
出處之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本義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

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
正而不免於凶

雲峯胡氏曰六爻唯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
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
曰屯其膏五自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其
膏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大君之道也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
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邱氏行可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
之少者為主故二陽為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
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為屯之主也其曰
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
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
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
則邅如而不能進上遠初而處卦之窮此所以泣
血漣如也

☶☵ 坎下艮上

傳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稚小蒙昧未發蒙所以
次屯也

楊氏誠齋曰屯者物之初非物之厄蒙者人之初
非性之昧物而未舒曰屯稚而未達曰蒙

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在
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男次兄之象艮為少
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也建侯有
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
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
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
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
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
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
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
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
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
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丁氏易東曰蒙者二陽之卦自臨來初上相易則
為蒙又為四陰之卦自觀來二五相易亦為蒙二
卦皆以一爻相易故兼二卦取義蒙坎下艮上者
也蒙者為物所蔽之名艮為少男童也而陷於坎
險為其所蔽蒙也二五相應有亨義二剛居中能
發五蒙故相與成亨未發則蒙發其蒙則亨矣我
二也童蒙五也六五以柔居上下求九二九二非
求於六五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也初筮則誠意
專再三則誠意散筮者瀆而告者亦瀆矣利貞戒
二五也五當以正求二二當以正發五今以九居
二以六居五雖得中而非正故以利貞戒之蓋於
童蒙之始所從得師不失其正則蒙其聖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王氏輔嗣曰退則困於險進則閡於山不知所適

蒙之義也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
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
正聖功也

傳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
得五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得時也志應者
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
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
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
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
能信受徒為煩瀆故瀆蒙也卦辭曰利貞彖復申
其義以明之謂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
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
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
者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
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
行而當其可也志應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
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
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
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
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乃必行之物始出而未通達猶物始生而未明
蒙之象也果行者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見善

必愛閒義必從不畏難而苟安也有德者體艮之靜止以養育其德不欲速寬以居之優游以俟其成也受之果之育之者不過蒙養之正而已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雲峰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教在寬之道也故吝

按程傳以脫桎梏為戒之以刑者所以脫其昏蒙之桎梏朱說為長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來氏矣鮮曰九二以陽剛為內卦之主統治群陰當發蒙之任者其德剛而得中故有包蒙之象占者得此固吉矣然所謂吉者非止于包容其初之蒙也九三四五之為蒙者二皆能以剛中之德化之如新納之婦有諧和之吉承考之子有克家之賢其吉其賢皆自然而然不待勉強諄諄訓誨于其間如此而謂之吉也故其占中之象又如此

楊氏誠齋曰九二以剛明之才當開違之任受群蒙之歸則宜寬以俟之故稱包納為包則有容而无擇納則有受而无拒皆寬也人皆有聖賢君子之質奈何絕之以苛三后之化頑民所謂无忿疾于頑有容德乃大是也言六五之童蒙有求於二而二匪求於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責難納誨陳善閉邪正使致君以充格君於天如伊尹周公亦臣子分內事耳亦如子之幹蠱克家耳非功也剛柔接者以五之剛下際於二也婦群蒙尊教者也子九二尊受教者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剛五柔二有主蒙之功五之信任專所以二得展布其敷教之才亦如賢子不待訓誨自然而克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以六居三不正之女正應在上不知從之顧乃見利而動失身於九二此所謂不有躬也如此之女其可取乎取之則无攸利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本義順當作慎蓋順慎古字通用程傳謂其行邪
僻不順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
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
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孔氏穎達曰陽稱實六三近九二六五近上九又
應九二唯此六四既不近二又不近上故曰獨遠
實也
象傳曰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
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不能親賢以致困
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
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楊氏中立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
也以童蒙自居不挾賢也苟有求焉而有所挾皆
在所不告也故惟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
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
孔氏穎達曰順謂心順巽謂貌順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
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
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邱氏行可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為四
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
為蒙之主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二應五
則為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為發蒙之利四遠二不
明者也則為困蒙之吝三乘二不順者也聖人不
以蒙待之故象爻不言蒙
䷄ 乾下坎上
傳蒙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
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
所需者飲食也需所以次蒙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徤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為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為需之主有剛徤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無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旣正而吉者有得正則吉者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徤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徤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楊氏誠齋曰需而光亨且吉且利何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孚且貞故也孚者以誠待詐詐窮而誠自達貞者以正待邪邪詘而正自伸是惟无動動則亨吉雖大川亦可涉而利也大川坎也

沂水趙氏曰卦辭未有言光者乾晦於下能少需而行晦者光而亨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徤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丁氏易東曰此釋需彖辭也需須也者需乃須待之義也乾之剛徤方進而坎險在前不容遽進故有需待之象惟能需待故不陷於坎也不陷於坎則不困窮矣位乎天位以正中指九五而言五天位也以九居五正而且中也大川坎水也利涉大川則其往有功矣

楊氏誠齋曰以乾之尊遇坎之險而能不陷不窮者剛徤而已剛則其靜不可動徤則其動不可禦靜不可動則能忍以需險之衰動不可禦則能決以濟險之窮我何陷何窮之有彼无剛徤之才見險而不能忍者其能免於陷且窮乎雖然亦必德與位並而後可以言須也位乎天位則有位矣正中則有德矣无位而須者无濟險之勢伯夷避紂是也无德而須者无濟險之資秦未亡而陳涉先亡是也以位天之位秉正中之德利涉大川往則有功文武須假五年是也天位謂九五秉乾也正中依二五而言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汴氏趙氏曰坎為水乾為天坎在乾上故為雲以
象其氣之升也天穹窿而无上雲豈能上於天哉
天虛而地實上下兩間中无間隙微離於地其虛
處即為天蒼蒼在上者虛之積也雲行太虛故曰
雲上於天龍亦飛於太虛而曰在天其義同此雲
初上天必需乃成雨需之象也人必身安志樂乃
可需待若四體不調志念憂急豈能少忍須臾故
飲食以養身宴樂以養志所以需時非曰饕餮縱
佚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丁氏易東曰初九與六四為應去坎水尚遠故需
于郊恒常也陽剛得正有守常而不妄動之象可
以有利而无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傳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
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
龜山楊氏曰乾道上行為常方需之時坎險在前
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為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本義沙則近于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
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
如是也
薛氏仁貴曰郊遠難沙近難泥涉難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本義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
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楊氏誠齋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
而不敢逼三進而逼於水矣泥者逼於水者也雖
逼于水未溺於水也何也坎之災猶在外也災在
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狎水者也狎水死
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雖然
善術无寇善禦无敗既有寇矣敬慎以禦之猶不
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
乎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雲峰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為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為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辦下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寧也以為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雲峰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近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本義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傳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為不速之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雲峰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於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中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丁氏易東曰上六得正本自當位然柔當居下而反在上故以不當言之然能敬不速之客故未大失

按陰宜在下而居上此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若論陰陽之位則上為得位

☰☵ 坎下 乾上

傳人之所需者酒食既有所需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丁氏易東曰訟二陰之卦自遯來二三相易則為訟又為四陽之卦自壯來初三易五上亦為訟然以自遯取義訟坎下乾上者也坎險乾健險而且

健所以成訟訟從言從公有所爭而言之於公也坎中實乾亦中實故有孚中皆實則不能虛心故窒也坎為心病為加憂惕之象窒惕者光亨之反也不窒不訟不惕非處訟之道也二以剛而來中有吉之道上居終而褫帶終凶之然凡訟之道中止則吉怙終則凶其理亦寓乎其中矣利見大人大人五也九五大人聽訟之主故利見之坎為水川也以剛乘險不利涉大川需之反對也

楊氏誠齋曰物有作之而止止之而作者民之進與爭是也訟者爭之尤也故聖人止之不一而足誠心而死詐者必不訟窒隙而死仇者必不訟惕厲而懼刑戮者必不訟中和而不狠愎者必不訟如是則吉也非訟之吉無訟之吉也不然訟至於終極而不反其凶必矣利見大人見九五以決訟也不利涉大川犯大難而興訟也訟之吉者四凶者一利不利者亦各一曰吉曰利非勸訟也皆止訟也

雲峰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為主特需之坎在上為亨訟之坎在下為窒為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丁氏易東曰上剛乾也下險坎也險而健坎險而乾健也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以遯之卦變言謂二自三來而居下體之中也終凶指上九而言也怙終不悛則凶矣利見大人乾之九五既中且正大人也淵坎水也入於淵則陷于水中故不利涉大川也

楊氏誠齋曰訟常解於相平而合於不相下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強而力於爭二人相遭其背相下而不訟乎以坎之險遇乾之健訟之所自起也剛來得中者九二自外而來與訟之主也中正者九五聽訟之主也大川坎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丁氏易東曰天一生水天與水非違行者也然本乎天者親上而水无有不下則相違矣天西轉而水東流又相違矣人性其初本不遠也其情相違則至于訟此訟之所以成也君子以作事謀始善始之道可以占終與其終凶不若戒之於始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

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初六九四訟之敵也然六之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怵惕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敢於微怨而不敢於訐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收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本義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其邑人三百户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按不克訟言訟不勝也為其以下訟上也歸而逋竄以矣然使所逋竄之邑為大邑則豈貶損以自處之道乎故其邑人三百户乃十里為成九百夫之地邑之小者所歸而逋竄必如此小邑苟自藏隱不敢與五為敵則可以无眚災矣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本義掇自取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丁氏易東曰祿隨德賦食舊德猶言食舊祿也柔非能訟守舊居正雖危終吉三危地以柔處之故吉无成戒辭成則有訟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六三才柔非能訟者若能守舊而上從於五則可以吉從上謂或從王事非以從上解食舊德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楊氏誠齋曰九四之訟初六以上訟下挾貴而訟以強訟弱挾力而訟初非四之敵也然舉二者之訟質之九五剛明中正之君何貴之私何力之挾哉故初六之辨遂明而九四之訟不勝訟不勝而吉何也能自反其身而就於義命能自改其過而安於貞固猶可以吉也非吉之大也僅不失於吉_已

錢氏欽光曰二與五訟四與初訟其與為敵者強

弱不同而皆曰不克者蓋二以下訟上其不克者
勢也四以上訟下其不克者理也二見勢之不可
敵故歸而逋竄四知理之不可渝故復而即命二
四皆剛居柔故能如此

九五訟元吉

九五乾體剛健中正聽訟之主訟之諸爻皆欲訟者
惟九五則聽訟之主然不應九二則有使无訟之
義故元吉也吉者大善之吉取乾之義也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
足敬也

蘇氏子瞻曰二與四訟不勝者也終於無眚與吉
上訟而勝者也且有三褫之辱何也曰此止訟之
道也夫使勝者自多其勝以誇其能不勝者自恥
不勝以遂其惡則訟之禍不知其所止矣故勝者
褫服不勝者安貞無眚止訟之道也

按錫出或然見無可錫之理乃上九以訟得之夫
服非所據而理無不逆則終朝之三褫必也雖不
見褫亦不足敬也不足敬三字其辱甚于褫之者
矣

☷☵ 坎下坤上

傳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
以次訟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
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
又卦唯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
陰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
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
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
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
也

丁氏易東曰丈人即大人也在五位則曰大人今
在二則人臣耳故曰丈人

按師也者授民以器之凶而納民於事之危奚其
吉且无咎乎興師以其道帥師以其人斯吉且无
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
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丁氏易東曰此釋師彖辭也師衆也釋師之義貞正也九二雖得中而非正故以正戒之若九二變則為六二然後為正故也師能左右之曰以用衆而不失其正可以王矣朱子謂可以為王者之師是也剛中而應剛中二也應者六五也行險而順下坎而上坤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行師不免於殘毒斯民然而民從之者以其順民心也群陰從陽故曰民從之既吉而又无咎既能服勝而人无有咎之者也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水行地中有以容之則聚是以君子容民畜衆師衆也蓋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畜於無事之時而用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律法也否者不以律行師也出不以律雖幸而勝亦凶也坎為律臧善也初六不當位有師出失律之象故戒之師出以律有兩説司馬法坐作進退皆有常節此紀律之律也周同律聽軍聲以詔吉凶同律之律也然師之吹同律者正恐師之失紀律之故此爻之象兩者兼之蓋紀律既失則金鼓亦失節故也取象同律取義紀律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汴水趙氏曰失律所以釋否臧否臧云者失律之謂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本義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稱承天寵明非將力也使將之知有君也稱懷萬邦明非私將也亦啟君之心天下也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丁氏易東曰六三以柔居剛不中不正位高而近衆才弱而志剛或使之主師必凶輿尸者謂兵敗輿尸而歸也然謂之或則不必其如是特為之戒耳

六四師左次无咎

揆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禽害田而弋禽則禽服寇害民而禦寇則寇曲有伐罪之辭則有名之師此六五之君興師至正之道也長子帥師九二也弟子輿尸雖貞亦凶三四也此六五之君用將至要之法也非童子饋餉黍肉之讎則征葛之師不興非時日曷喪之辭則升陑之師不舉興師不以其道可乎用淮陰為大將而三秦定用魚朝恩為監軍而九節度之師潰用將不得其法可乎興師有道用將有法此所謂師貞丈人吉无咎者與執言奉辭伐罪也

按以中以剸中之道而行師也不比之使而使弟子為能无凶乎一使字足令惕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楊氏誠齋曰初六出師而嚴其律九二帥師而得其人戒六三之輿尸而一其令審六四之左次而亟其進去天下之害而不自為害奉天人之辭而不自為辭此皆六五之君得興師之道操任將之法至上六而功成治定師之道終焉聖人於此夫何為哉行慶報功大者命之有國小者命之有家而已雖然聖人猶有憂焉聖人何憂也憂其意之所終而世之所趨也故寵命有功非至正不為功發用人才非君子不為才故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又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致其憂於甚喜之後齊其用於博用之初然後功成而无後悲武王勝商之日報功不先於崇德任能不先於建賢此所以為武成不然拔劍擊柱方知帝尊燮理陰陽焉用此物亦何所不至哉

按一卦中出師駐師將兵將將旋師班賞之道無不備其宋人策問有云种明逸以易學名而其後世衡至師道累葉為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燕小白雲皆明易蓋易書兵法其理一也

䷇ 坤下坎上

傳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丁氏易東曰比為一陽之卦自復來初五相易則為比又為五陰之卦自剝來五上相易亦為比二卦皆以一爻相易當無二卦取義比坤下坎上者也坎險坤順為不寧之方順從乎上之象比親附也陽居九五而衆陰從之所以吉也比以為衆所比言也然以衆爻言以已附人不可輕也必原筮為原再也儀禮曰末有原謂勿再也則此原筮為明筮審之至也九五剛中正元也亦貞也以臣比君以陰從陽長久之道永也不寧之方皆來上比於五也比貴乎先九五爻陽夫也上六爻陰居終妻也處九五之前妻之後其夫者所以凶也

雲峰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　卦取人來比我元善長永正固之德君道也凶之德君道也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丁氏易東曰此釋比彖辭也比吉也者比得其人有吉道也比輔者比有相輔之義下順從者下卦順從於上也以剛居五剛中也惟其剛中故原筮元永貞而无咎也六二應九五上下應也上六處終其道窮也集註云輔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輔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以著因也因有此剛中之德也剛中則私欲無所留所以為元善者此也剛中則健而不息所以為永者此也剛中則正固而不偏所以為貞者此也蓋八卦正位坎在五所以有此三德而无咎九五居上群陰應于下上下相應所以不寧方來道窮者理勢窮蹙無所歸附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坎為水坤為地比之至親而无間者莫如地水故比之象如之君尊民卑勢至絕遠若之何而可比先王體地水之義唯分建萬國以親諸侯親諸侯以親萬民輔骨親比而天下無不比者矣

雲峯胡氏曰師之容民畜衆井田法也可以使民
自相合而无閒比之建國親侯封建法也可使君
與民相合而无閒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比不以信雖合必乖初能有孚以此求比固宜无
咎然不恃小信而止由衷之孚流動充滿猶缶而
盈而言有孚者言既孚而復盈孚之至也第身處
極下最遠於五位復不應求比而无由幸六四內
與五比外與初應能援初以比五故始雖无初而
終有它吉它之為言緣四以得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傳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
終致有他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傳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
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
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
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
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
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
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
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為內上
卦為外比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
此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朱子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
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三乃應上上
為比之无首者故為比之匪人也
三山劉氏曰承乘應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隣學
者之友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汀水趙氏曰不亦傷乎有惜之之意
雲峯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惻然痛
憫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
深省處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外卦故曰外謂從五也之字指五本卦獨九

五為賢六二以正應而比之修乎己而貞吉也六四以相近而比之從乎人而貞吉也於此見易之時

六四柔順得正舍正應之陰柔而外比九五剛明中正之賢得所比之正者矣吉之道也故占者貞吉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五陽剛中正故言賢居尊位故言上言六四外比安從以其賢哉君臣大分亦以安其從上之分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群陰皆來比己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誡之象凡比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按王用三驅失前禽正是顯比无私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曰正中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按乾欲其无首比又嫌其无首皆為在上者言蓋陽為首純陽在上則剛不可為物先陰柔比人則又不可不濟以剛也今陰柔在上其何以為比之首伊川云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象云无所終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為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為无終无首則无終矣

雲峰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為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有終

☰☴ 乾下巽上

小者陰也畜者止也乾下巽上以陰畜陽又一陰居四上下五陽皆其所畜以小畜大故為小畜又畜之未極陽猶尚往亦小畜也序卦比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所以次比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傳雲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
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
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能成雨者自
西郊故也

汴氏趙氏曰此卦六四畜乾於畜為小雖畜而必
亨故曰小畜亨雲陰氣也陰氣也畜為密雲陰獨
底故不雨西陰方也畜而未散未達於東故為自
我西郊此言未亨之時

按小畜一陰之卦也自姤來初四相易則為小畜
又為五陽之卦自夬來四上相易亦為小畜二卦
皆以一爻相易而姤為近蓋姤乾上巽下而小畜
者乾下巽上也畜者止而聚之之名乾健欲前而
順以畜之小陰也以一陰而畜五陽以小畜大故
為小畜以陰求陽雖有吉道而施則未行也以其
陰先倡也密雲畜聚之象西郊陰方也陽倡陰和
則雨陰先倡而陽不和則不雨以陰畜陽畜道之
至難故雖密雲而不能致雨自我語辭也一曰自
我者文王指西周而言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
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傳以陰居四又居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
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
以為小畜也以卦才言之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
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
行也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
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
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
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
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中溪張氏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
志行者指二五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為亨也施
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未能畜陽而成雨
也

雲峰胡氏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
應陽被畜而志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朱氏震曰風行天上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
久曰小畜君子大則道德小則文德故體之以美
其文德之小曰文而必曰德者見文乃德之輝非
粉飾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而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丁氏易東曰健體在下前遠於陰初九正應在四雖為四之所畜陽不能從陰也自道者初剛九亦剛自有之道也雖與四應何其咎哉何其咎甚言其无咎也所以為吉咎者人咎吉者天休也　又曰初九復自道何其咎於義為當故有吉道也

雲峯胡氏曰爻辭而復字雖與復卦之復不同然復自道似不遠復牽復似休復彼則於六陰已極之時喜陽之復生於下此則於一陰得位之時喜陽之復升於上者也

九二牽復吉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丁氏易東曰二陽上進漸近於陰下比初九德又剛中相牽而復亦吉道也

按程傳以為二與五相牽攣本義之說則以為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本義為近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本義亦者承上文義

按復待於牽已不知初復之為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為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脫去輪輻言不能行也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脫輻反目三自為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得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為也

丁氏易東曰三陽上進以迫近於陰為所畜耳輻車之所以行者前阻於陰不得上進有輿說輻之

象乾陽有夫道巽陰為婦三四相比如夫妻然九
三雖剛而不中乃反為六四之正所勝受制於陰
故有反目之象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
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
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
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
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
按易不為小人謀也聖人何為以其獲助于二陽
而幸之有孚二字此聖人所以化小人為君子也
不以推勢相止畜之而惟以真誠為感動則五陽
為之用矣血所以去而惕所以出也四言有孚五
亦言有孚此二爻之交相孚也四以孚而結君子
五以孚而化小人意正互發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程傳小畜衆陽為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
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
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
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
子為小人所困正人為羣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
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
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賴在下之助以成其力
耳
按此爻本義謂巽體三爻同力畜乾為鄰之象九
五居中處尊勢能兼乎上下為有孚攣固用富厚
之力而以其鄰之象然細玩之覺程傳為長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傳有孚攣如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傳上九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
者也為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
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
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
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婦貞
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
此危厲之道也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將敵
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

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雲峰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寓不雨為陰言也今既雨矣則中志行為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為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為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所以為君子謀也

按初言陰陽和矣而以尊尚陰德至于積滿責君子歸咎于其初也既言月幾望矣而以征凶戒君子防悲于其終也易為君子謀情見乎詞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傳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既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己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于凶矣

䷉ 兌下乾上

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常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為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為踐履於物為藉以柔藉剛故為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履虎尾不咥人亨

傳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本義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雲峰胡氏曰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連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為所傷乃見所履大

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
危危貞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
為首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丁氏易東曰柔履剛依朱子本義則柔履踐乎剛
蓋以乾為虎而兌履之也依伊川傳為柔履藉於
剛非履踐乎剛二說俱正說而應乎乾健故雖履
虎尾而不咥人咥者兌之口不咥者不咥乎乾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以乾之九五言之蓋
九四當兌口上九與三為應皆為兌口所咥惟九
五剛中正不為兌所咥故言不疚也
汴水趙氏曰剛卦在上柔卦在下當曰剛履柔今
曰柔履剛者易辭名例乘承臨皆以上下言履則
以前後言為前進履踐之義謂一陰自初進三履
乾之後也此釋爻變兌為說下卦也乾上卦也釋
彖言應有指爻者有指卦者指爻如剛中而應剛
應而志行指卦如令卦與同人此釋卦變獨柔履
剛勢必見咥而三本兌體說與乾應故乾亦亮其
時位之適然非挾智以陵君子者是以得免於咥
其亨也儻以不見咥為亨耳此聖人為小人謀小
人之欲害君子自古而然唯九五剛中而正尊履
帝位六三雖欲見履而光明之業不疚於六三之
嚙蝕使吾不剛不中不正則彼必乘得時之勢以
肆侵陵寧能自保其光明哉此聖人為君子謀履
虎尾言陰柔所履履帝位言陽剛所履
雲峰胡氏曰本義釋柔履剛謂二體是以兌體之
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說而應
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此釋彖已畢
而末節如乾坤文言推廣其義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觀履之象辨上下之分上下之分既辨則民
志自定上自安其上之分下自安其下之分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率其素履者
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丁氏易東曰履不處也初九陽剛在下素其位而
行者也安其素而行其素何其咎哉故往亦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

寡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
履其素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
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
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
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郭氏行可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為美二與四同然
二坦坦而四愬愬然懼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
與五均得中位然二貞吉而五貞厲二以剛居柔
五以剛居剛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楊氏誠齋曰九二以陽剛之才居下卦之中可以
進為而行其道蓋坦然而无難矣然猶守之以山
林幽獨之操可謂能正固而不以外物自亂其中
者也居宗廟朝廷之上而不改簞瓢糗茹之氣在
冠冕佩玉之列而不忘黄冠野服之心世之富貴
得而亂之哉
按人以為世途險惡如虎之咥人顧問所以處世
者何如耳若初之素履二之幽貞欲淨而躁泯孰
得而難之故一曰一衍曰自亦決之已也虎之咥人
虎之罪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汴水趙氏曰三國多凶以六居三固不當位使在
餘卦亡有險爻以分之則其害猶小今乃主此卦
之時與有訊其推者故眇而自謂能視跛躄而
自負能履眇則不審於履跛則不強於履適居乾
後肆然履之无復說順咥人之凶良其自取猶之
以剛暴之武人欲履乾而僭大君之位其為凶不
待言矣
王氏申子曰三以陰居陽以柔履剛謂其明耶則
衆陽而獨陰謂其不明耶則又居於陽體能視之
象也謂其能行耶則衆剛而獨柔謂其不能行耶
則又履乎剛跛能履之象也是體暗而用明才弱
而志剛者也而又不中不正故不自度量而一於
進取於蹈危而取禍如履虎尾而受咥人之凶也
若不顧強弱勇猛直前惟武人用之以有為于大
君之事則可然彖亦主三而言曰不咥人亨此曰
咥人凶何也蓋彖總言一卦之體爻則據其時與

位而言所以不同　王氏之說不依傳義於為于
二字語氣似順得之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
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為于大君志剛也
程子曰以武人為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
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為大君也
汴水趙氏曰聖人釋爻多擷其要語而繫之辭獨
此爻不遺一字蓋以小人而害君子以臣厭而僭
大位聖人欲垂訓萬世釋之唯恐不明其憂深故
其語詳使後人一見瞭然而戒訓凜若春秋作而
亂臣賊子懼此爻蓋之位不當者不唯以六居三
亦謂陰不應履乾之後志剛者明三役於志而昧
於義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
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楊氏誠齋曰九四近則決之位履危之道也然能
終吉者九雖體剛而四則志柔愬愬而祇懼所以
吉也然柔順以承剛暴之君免禍而終吉可也而
能行其志者何也志乎忠愛而純乎天理自有以

潜感而默悟也故三老之悟武帝不如田千秋之
一言五王之復唐嗣不如于方慶之一對柔順之
服剛暴速於剛暴服剛暴矣
雲峰胡氏曰三志剛所以觸禍四志行所以避禍
九五夬履貞厲
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尊位任其剛決而
行者也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可固守乎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
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為夬決其履雖使得正
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正而危為戒深矣
蘇氏子瞻曰九五是得位得時又恃剛中之才故
夬決其履然而曰貞厲者正憂治世而危明主之
意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本義傷於所恃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傳上處履之終於其所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
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
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

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
吉凶之小大也考其所履善而吉至其終周旋无
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
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楊氏誠齋曰旋反考成也履主於行者也然初尚
素履二尚幽貞勇於行而三凶懼於行而四吉五
決於行則厲上反其初則慶然則履不屢也而未
嘗忘於慶也
邱氏行可曰履以上天下澤為象則履者禮也彖
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故六爻皆主踐履之義言
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
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
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也二
之幽人貞吉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
能行而強於行三之跛履是也以剛履剛者能行
而果決於行五之夬履是也

䷊ 乾下坤上

傳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
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
厚齋馮氏曰自乾坤之後始涉人道經歷六坎險
阻備嘗內有所畜外有所履然後致泰而泰之後
否即繼之以此知斯人之生之之難而喪之易國
家之興成之難而敗之易天下之治致之難而亂
之易此又序易者之深意而亦天地自然之理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
本義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
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
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
之德則吉而亨矣
劉氏長民曰往來者以內外卦言之由內而之外
為往由外而復內為來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
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丁氏易東曰乾為天坤為地乾下而坤上天地之
交也天地交則有生物之功萬物通也通者亨也
乾為君坤為臣乾下而坤上上下交也上下交而各

得正應其志同也同則亨矣此釋泰之亨内陽而外陰以下釋小往大來之義内陽者乾而外陰者坤也内健者乾而外順者坤也内君子者指乾陽外小人者指坤陰也陰陽以爻言健順以卦言君子小人以人言乾陽在内則君子道長坤陰在外則小人道消也不釋吉者小往大來上下交通皆吉之象

邱氏行可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内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大小之義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傳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植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孔氏穎達曰此卦言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也

蔡氏淵曰天地之道以氣形全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其不及如氣化流行籠統相續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為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雲峰胡氏曰乾坤而後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為泰是泰由于陰陽无過无不及者也既泰之後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傳君子之道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

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
絶句下卦放此
楊氏誠齋曰一茅拔衆根隨一賢舉衆俊歸泰之
初惟一陽前進則三陽類進矣欲退群小固非一
君子之力欲進群賢固不可无一君子之力尭舉
一舜乃得十六舜舜舉一禹乃得九禹吉孰大焉
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也
汴水趙氏曰士人家食為處為内委質為出為外
然不云志在君者君子之仕也合則留不合則去
初方應聘而出得君與否未可知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
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
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
四者處泰之道也人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
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故在包荒也用
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
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
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故曰用馮河不
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
復深思遠慮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
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
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
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
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治泰之道有此四
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
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
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
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
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
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以柔中之君專任九二剛中之
大臣此所以致泰之極治也九二將何以荅六五
之知盡致泰之道其綱一其目三何謂一曰包荒
以宏其度何謂三曰用人之際不以全責偏不以
近忘遠不以暴闇孤剛果之才偏於勇責其不全

則天下有廢才遐遠之士湮於甄拔之不博則天
下有遺士孤立之賢塞於明主之不力則天下有
遺賢是三人者有一不能兼容豈包荒用人之度
也哉九二體其一以行其三此其所以能合於六五
中行之君而致泰亨光大之治也尚之為言配合
也如西漢以列侯尚主之尚其堯舜野无遺賢之
世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本義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
孚所期之信也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雲峰胡氏曰陽居於內為平往而外則為陂陰出
於外為往返而內亦為復陽之平也已有陂之幾
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況九三將過乎中其陂其
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之
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雲峰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
之交
丁氏易東曰天地際者陰陽於此界限言其不可

不諱也
楊氏誠齋曰平與陂相推往與復相移居泰之世
者勿謂時平其陰將萌勿謂陰往其復反掌九三
陽盛極矣陰將復泰將否矣可不懼乎君臣克艱
而守正庶乎其无咎儆戒不恤此理之必信則將
自食其福而永終矣食如食言之食沒而盡之之
謂也何也天地交際陰陽往來在九三六四之間
也開元之末天寶之初其泰之九三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
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為有小
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
言不富皆陰爻也
雲峰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類從
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
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
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為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
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傅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

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楊氏誠齋曰天下之理屈之甚者伸必烈伏之久者飛必決陰以處下為位之實也今也三陰升而居上失位久矣九三陽盛而衆六四乘其衆而來復帥其類而下集群飛而來者翩翩然矣此其願欲之所同者故不待結之以富而其鄰從之者甚於從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類信之者速於信令蕭傅隕而恭顯薦貢禹王章誅而欲永賀王氏九齡罷而林甫引仙客國忠其泰之六四乎嗚呼九三之時猶可為也六四之時不可為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本義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徐氏進齋曰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本義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楊氏誠齋曰泰至於上六則陰盛而陽微君子消而小人長泰終而否來如城之頹而為隍于是治化而亂存化而亡國化而家辟化而庶有不忍言者矣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天命靡常至此極亂矣雖欲用師孰為之用雖欲告邑孰為之聽雖出於正孰免於吝其懷愍劉石之世乎嗚呼聖人之戒亦不緩矣而猶不懼者何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雲峰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為也

錢氏啟光曰天命治亂每因人事城復於隍人事亂矣故天命之亂從之

按先儒謂三可為上不可為固也然亦以才之剛柔判耳故才誠剛否猶可傾何況於泰乃歸之命者何當斯時而主以柔弱之才斯即命也已矣命

亂云者慨之也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本義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

雲峰胡氏曰以天地言陰陽不交生道絶矣以一身言陽上亢而陰下滯元氣竭矣以人心言人欲為主於內天理緣飾於外失其所以為人矣皆所為匪人也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楊氏誠齋曰泰之卦辭約曰泰小往大來吉亨而已喜君子進而天下治也否之卦辭詳曰否之匪人又曰不利又曰君子貞又曰大往小來痛小人進而天下亂也元亨利貞卦之四德泰得其一曰亨而又曰吉亨亨之至也否得其二不曰利而必曰不利曷為不利也用匪其人小人之利天下之不利也曰貞而必曰君子貞曷為君子獨貞也君子之貞天下之不貞也泰之君子以一身之亨亨天下否之君子以天下之正正一身非不欲正天下也時不可也故曰君子貞言貞固自守而已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丁氏易東曰乾上坤下兩不相交則无生物之功矣故萬物不通也君上臣下心不相與則敗亂之道故无邦也无邦謂无君國子民之道也此解匪人二字內陰者坤而外陽者乾也內順者坤而外健者乾也內小人指坤陰而外君子指乾陽也陰陽以文言剛柔以卦言君子小人以人言陰在內則小人道長陽在外則君子道消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釋不利君子貞也泰言健順而不言剛柔者順非惡德而柔有柔惡也

東萊呂氏曰否有天地之形而無乾坤之用不交故也

邱氏行可曰內陰外陽以天道言內柔外剛以地道言內小人外君子以世道言

節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其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藏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楊氏誠齋曰陰陽剛柔不惟君子小人而已亦氣類感應而自至也主德不斷亦陰柔也女謁通行亦陰柔也近習用事亦陰柔也是三者有一焉小人乘而入之矣故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聖人必先之以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惟陰會陰惟柔召柔氣類然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丁氏易東曰天向上而地向下天地不交之象君子患難之秋也故以儉德辟難天地否塞而不交君子豈以祿為榮哉上不能得下而下亦不以上之祿為榮也

二泉邵氏曰否泰者時也時也者上之人與君子之所為也故泰之象言后道在上也否之象言君子道在下也泰之時財成輔相君子與有力焉今也不然是謂儉德

楊氏誠齋曰君子當此之時儉德辟難而已辟難可也何必儉德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能辟天下不可辟之難窮之不忍而難之是辟辟之未幾而誘之者至矣誘之之所投禍之所隨也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汴水趙氏曰泰之初陽聖人許其引類而進否之初陰聖人戒其引類以正蓋三陰在內聖人懼其進進不已浸迫於陽故乘其始至而戒之小人而知守正不敢輕進以近君子是亦小人之吉得吉而後身亨也

按程傳以此爻為君子在下以正自守恐不然

平庵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雖進故聖人勉之以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小人進而為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本義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汴水趙氏曰泰初言志在外否初言志在君當小人道長之時聖人裁乎君臣之辯使群小知大君在上不容引類妄進斯所以為正而得吉也合泰否而初爻而並觀則知聖人之待君子何其厚抑小人何其嚴

楊氏誠齋曰初六一陰方長而君子已知其三陰之類從矣已有引身而退貞固自守之心矣曰貞吉亨者以退為吉於進以窮為亨於亨也自君子以退為吉以窮為亨而天下懼矣雖然此豈君子之本心哉彼拔茅彙進而此貞吉之志未嘗不在君也畎畝不忘之義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楊氏誠齋曰六二以柔諂之資居大臣之位下則并包群小上則順承於一君以堅其權當是之時群小相慶可謂小人吉矣為大人君子者宜若之何以否處否以獨處獨則身愈否道愈亨貞愈獨群愈遠矣群謂群小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群也

丁氏易東曰言雖包之而不亂於小人之群也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為包羞之象

楊氏誠齋曰初六小人之謀詐史是也六二小人之魁石顯是也六三小人之朋鄭朋五鹿是也然小人銳於初壯於二窮於三群小用事三斯盈盈斯窮矣九四一陽在外者將復進矣六三之勢安得而不窮雖然君子見幾於未窮之先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恥以苟富貴而不忍去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思上蔡之犬悔華亭之鶴而後已

丁氏易東曰九三以剛居柔故位不當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雲峰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為君命本義以為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

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為否易故於内卦即言之否
變為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
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
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
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
後可為福而後可為疇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
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
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
為有命无咎蓋唯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為四之无
咎也一諉諸天可乎哉

按泰之命亂故泰復否否之有命故否復泰聖之
所以知天也命字依朱為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汴水趙氏曰大君轉否為泰之志自此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
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
辭傳所云也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剛陽之資宅中正之位當否
極之世又得九四上九群陽之助可以休息天下
之否无難矣雖然聖人有憂之憂之者何憂其无
儆也惟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為吉而常
有危亡之慮則休否之吉可以固如桑本而不拔
矣曰其亡又曰其亡儆之至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
否後喜

楊氏誠齋曰上九以剛陽之才佐九五剛陽之君
得九四剛陽同列之僚友撥亂而反之正傾否而
復於泰可以喜矣上九猶有懼心焉以傾否為先
以喜泰為後如此則否終必泰否不長否矣君有
其亡其亡之戒臣有先否後喜之心馮異謂願陛
下无忘在河北時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郭崇韜
謂无忘戰於河上之時當使須暑生清凉得否之
九五上九之義矣

邱氏行可曰此卦内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
初六言拔茅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
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
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則否已過中

而泰欲來之時九五則人君休之事上九則否傾
而為泰矣天下豈有終否之時乎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

䷌ 離下乾上

傳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旡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難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君子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小人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其所同為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

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

孔氏穎達曰野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乃得亨通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

楊氏誠齋曰同乎人者公而大則天下歸之故亨天下歸之何險不濟故利涉大川然則當无所不同乎曰不然利在君子以正道相同而已

雲峰胡氏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蓋比以一陽為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為得其正故曰元永貞是其比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周也同人以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離陰居二為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為君子之和也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本義通天下之志乃為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丁氏易東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居二柔得位也二下卦之中得中也利涉大川乾行也以剛健行故无往不濟也與五正應〻乎乾也文明以健離文明而乾健也中正而應即所謂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也文明者同人之文健者同人之志中正者同人之道應者同人之情此君子之正也正亦以二五言公則一致私則萬殊通天下之志惟公能之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且天下之志萬殊而理則一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人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楊氏誠齋曰君子以正相同則天下之志正者感而通不正者化而通焉

按同人以柔為主然徒柔不能也利以天德行之

雖得位得中而必應乎乾始可以同人至涉大川曰乾行明非柔之所能辨也九卦主柔者皆然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丁氏易東曰天與火同類也故以類族乾陽而離陰故以之辨物發明同中之異不使之苟同也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生各族殊分法乾覆之无私者於殊分之族而類聚其所同異中之同也火之所及凡物均照法離明之有別者於均照之物而辨析其所異同中之異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為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象言又誰咎者人之同有厚薄親疎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繫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傳二與五為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為私狹矣故可吝

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唯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於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隆山李氏曰卦以同為義而三伏戎四乘墉五大師克蓋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必係二應五而三據之所以爭夫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

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懼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本義言不能行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本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改過而得吉也墉墻也所以限隔也九四為六二之墉九四在上故曰乘三四皆爭奪非同人矣故不言同人

胡氏潛齋曰三之升高陵升四而望五也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三惡五之親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惡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本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傳九五同於二而為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為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本義直謂理直

丁氏易東曰九五所以勝者以中直也克去三四兩爻則二與五相遇矣故曰言相克也

汴水趙氏曰師莫大乎君心而兵革為小克莫難於小人而敵國為易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心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

耳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郤氏行可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哉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師相尅相刜不奪不厭而已適處於无可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群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矣而於己亦未為得也無人可同則不能通天下之志矣志未得正與通天下之志相反

☲☰ 乾下 離上

傳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大有盛大豐有也

大有元亨

汴水趙氏曰凡卦一陰而五陽一陽而五陰者必宗于一今陰居五君位也而五陽來宗凡衆陽所有我皆有之猶豫之言大有得也故卦名大有

按一陰而大有如此有元亨之道焉元亨大亨也卦辭自元亨外它无戒勉之語所以極稱其盛大也大有同人之反皆一陰為主同人柔得臣位故必同乎人大有柔得尊位故可有乎人諸卦之反大槩如此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汴水趙氏曰陰本在初今進至五故曰得五為君位故曰尊位二為時中臣位也五為大中君位也一陰居五上下五陽翕然應之故曰大有乾為剛健離為文明內乘剛健外著文明以柔居尊應乎乾天與時而行此所以致元亨也時行者五陽羣居未有統一陰當此時進居君位使羣陽皆有所宗繫蓋時所當行而非僭也

楊氏誠齋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為同人我同乎彼之辭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為大有我有其大之辭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皆所以有其大乾健離明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

楊氏誠齋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〻命有德吾

揚之亦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
故曰順天休命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
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汴水趙氏曰應則交〻則有害此卦四陽皆宗乎
五唯初不然雖无交而亦无害非初之罪也然當
上下應皆之時已獨不能固曰居位使然猶當艱
貞自持歟然有不克奉上之懼乃可免禍宗周之
履霜嫠婦之咎至於憂不卹緯者艱畏也若自以
為咎不在我而偒然怠肆則咎將生矣无交害匪
咎言爻之義艱則无咎言處爻之道凡爻皆然

按馮衍梁鴻皆居大有而無交者也衍退而自修
卒以無咎鴻作五噫之歌章帝非之失克艱之義
矣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聖人繫爻凡明善惡辨吉凶皆主之以時別之以
位而後錯綜以辭其包義析理纖悉不苟不唯卦
卦義殊亦爻爻理異不可易位而論此爻之象辭
但舉卦之名爻之別就釋以爻之辭而它不立一
語似若无所發明然其為三百八十四爻之例則
甚明且辨曰大有則其時曰初九則其位時位若
此是以无交害也聖人以爻義已明故於此特發
諸爻之例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為大車以載之象有所
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
也

胡氏旦曰以剛健之才當大有之時履得中道應
於六五是以中正之臣而當其重任者也猶若大
車之載持積於其中雖任重而不致輕敗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汴水趙氏曰大有之時雖上下皆應然任天下之
重者唯二而已九二居乾之中初與三皆陽所積
者厚故大車載物雖重而不敗使非積中而冐然
任重必有破輹折軸之虞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
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
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為享
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

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按三之用享以此剛正之德輸之于王所謂嘉謀
嘉猷入告爾后是也小人當大有之時徒猷豐亨
豫大之說以獻諛云耳故曰弗克彥陵氏曰小人
弗克非罪小人也正專其責于用亨者耳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文言小人弗克象言小人害弗克則必至于害矣
臣之事君只有兩路不以嘉謀嘉猷則以蠹國害
民之術献出此入彼更无別着
九四匪其彭无咎
傳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
无咎也
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
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偪之嫌然以其處
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
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晳也
傳晳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
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傳以和柔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以威嚴使之
有畏慕處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已以應九
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
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
戒辭也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西漢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
如而後吉纔上下玩易則无畏備矣故詰爾戎兵
董正治官皆守成之世所當講者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
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
從陰也大有唯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
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
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

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楊氏誠齋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一卦之外而能安然退處於无位之地澹然不攖於勢利之場保其名節而終其福祿自天祐之吉孰大焉嗟乎八卦乾為尊六十四卦泰為盛然乾之上九悔於亢泰之上六吝於亂盛治備福孰若大有者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群賢畢集无一敗治之小人无一害治之匪德生斯時雖如初九无交而艱進縕袍華於佩玉飲水甘於列鼎而況九二之大臣九三之諸侯九四之邇臣上九功成身退之耆耋乎嗚乎盛矣

平菴項氏曰大有之卦六五為主初之无交害逸民也上九在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為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為載三外臣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為享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享則為桓文小人弗克則為曹馬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怙大有之寵故為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為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矣所慮者居易无備故

必威如乃吉欲其克自警畏也

☶☷ 艮下坤上

傳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謙亨君子有終

汴水趙氏曰一陽止於三陰之下謙之象也故卦名謙滿盈則顛覆謙退則亨通必然之理也夫矜已自大固常人通患冲抑退遜雖君子亦難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儻始謙而終以盈猶不謙也故示訓曰君子有終唯九三為艮止之主則能之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〻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丁氏易東曰天道下濟而光明陽自上而下來三也地道卑而上行六自三而往居上也光明艮象在上為盈在下為謙天道虧盈而益謙以下廣謙義變傾壞也流謂聚而歸之虧益者日月陰陽之運變流者川澤山谷之形害福者災祥禍福之應好惡者予奪進退之情一謙而有四益一盈而有四害三才之道一爾言天地鬼神人道皆貴謙而

不貴盈也盈則虧消則長天道虧盈而益謙也高
者傾卑者受地道變盈而流謙也高明之家鬼闞
其室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鬼神害盈而福謙也滿
招損謙受益人道惡盈而好謙也一陽在下體之
上上尊也下卑也下之上則卑而不可踰也艮山
本高雖屈居坤下而不失其山之高也下濟與卑
皆釋謙字光明上行皆釋亨字謙尊而光釋君子
有終義皆指三也三居下卦之上尊也居上卦之
下卑也光即艮之象不可踰山之象言人能謙則
居尊而愈光居卑而人不能過此君子之終也

汴水趙氏曰艮之陽止於上有天之象今在坤下
故曰下濟天道陽明地道陰晦唯能下濟故天光
臨照率土文明地道雖卑得行于上皆一陽謙下
之所致也天主氣陰陽代謝盛者衰衰者盛天之
虧益也主形山有時而隤水無有不下地之變流
也鬼瞰高明神與正直驕則人叛不伐者不爭人
鬼之福害好惡亦莫不然人之謙者居尊位則光
明居下位則不可踰蓋自衒者人掩之自晦者人
揚之自尊者人卑之自下者人高之斯固君子之
所以終焉者也盛哉謙乎惟學遜志則學貴乎謙

孫以出之則行貴乎謙能以禮遜則為國貴乎謙
君不謙則失臣臣不謙則失友凡經天地鬼人已
謙皆貫乎其間宜聖人極天地人鬼而備言之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
宜而平其施損高增卑以趣於平亦謙之意也
丁氏易東曰地中有山地與山平山雖高而屈於
地也君子觀謙之象地與山平故裒多益寡稱物
平施所謂平者非无差等也稱物而施適平而止
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也坤為均平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謙下也六處下卦之下謙而又謙故曰謙謙與乾
乾夬夬坎坎同義大川涉險之義它卦諸爻有以
上進為義者謙則不然蓋謙貴能下能止若上且
進則非謙矣
謙已難能謙且復謙尤難能也勇夫馮河終必陷
溺君子而能謙謙雖用以涉川亦獲其吉蓋謙則
不躁不躁故詳審何險之可虞　用涉與利涉不
同用涉者用此以涉也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斯可矣謙而又謙豈過為卑下者所以自牧其
德也牧養也謙者易縱而難守世之先所養者毋
好矜伐勞能謙矣而有時乎不謙者不能養者也
唯不以能謙自足猶且反復周旋不離乎謙所以
養之不使有時而失也
六二鳴謙貞吉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
如此
雲峰胡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謙而以
自鳴非謙矣或以為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
音者如此本義以為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
謂發於聲音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強為之者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劉氏長民曰以柔居中嘉譽旁達功德雖未著而
中心亦自得也夫譽之隆者戒其名過而實損故
正則吉
按六二以謙為志有諸中而形諸外以鳴謙如其
中心得也以中心得言者恐或以鳴謙為內不足
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
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按勞勤勞也書曰昔公勤勞王家以辛勤就功業
也三為下卦之終九為艮主亦終之義周公繫爻
於成卦之主其辭或與彖同如屯震之初履謙之
三是也九三之言勞何也一陽在初為克己復禮
之仁在二有師中丈人之吉在四有由豫大有得
之業在五為顏比使中之主在上有碩果存陽之
功上下始終歷試諸難可謂勞矣勤勞如此一陽
獨尊宜可用剛以臨物今不為比豫之在上乃退
居三陰之下是勞而能謙者也復師雖在下而不
為終剝雖終而在上今九三為艮主是謙而能終
者也何吉如之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
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富哉言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勞而能謙萬民烏乎而不服萬者數之盈
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萬
民言衆陰皆服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葉氏良珮曰六四謙而无不利矣又曰撝謙何也以其位在勞謙君子之上故當益致其謙如此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本義言不為過

楊氏誠齋曰上承謙德之君非謙則傲〻者違承上之則下東勲勞之臣非謙則忌〻者違東下之則違其則者爭其宜也惟謙則旋之上下无不利矣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傳謂征是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

楊氏誠齋曰五以君上之尊體謙柔之德歉然不有其崇高富貴之勢此一卦謙德之盛也惟不富之心納天下之善則其臣鄰翕然擧衆善以歸之㚖高帝不如三子故能有三子兼天下之智合天下之勇爲隹不利哉利用侵伐始擧其大者雖然謙无不利遂挾之以雁不為乎聖人戒之曰征不服也不服而征不得已耳舜征苗不得已也武征匈奴不得已乎

按六陰爻虛而不富盖象其謙也富者驕盈之象不富是去驕去盈故能以其鄰不富正是謙非曰謙故不侍富而其類從之也謙德之柄也足以用人况六五之君而謙則其鄰之相比者樂為之用以之侵伐無不利所謂師克在和是已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本義謙極有聞衆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丁氏易東曰上六鳴謙其志既未能得不若自治也

雲峰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四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位无用之

惟可以治己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
邑國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
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按上六與九三相應然體皆柔只可利征邑國如
蘿貴鄉卿之類志未得者上居位已極方自視歉
然與志得意滿者不同夫行師侵伐似於謙不類
不知以退遜為謙在下位則可若居上者不然程
子亦言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但非好大喜功
之心耶四征九伐無非謙也禹征三苗而益贊曰
滿招損謙受益可合而觀己舜干苗格六五以之
因壘崇降上六以之邑國古諸侯自為國其大夫
各有采邑采邑不順者伐之謙下三爻為益寡上
三爻為裒多馮氏謂君子治一世使之謙是也

☳☷ 坤下震上

傳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
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悦
樂之義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丁氏易東曰剛應者九四之剛自初來又與初相
應也志行者陽之志行也順以動坤順而震動也
豫和豫也順以動不豫和乎惟其順動天地亦不
能違則建侯行師必利矣天地以順動以下廣豫
義以天地之順動而形聖人之順動也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者天地之順動也刑罰清而民服者聖
人之順動也前言建侯行師利在順動至此言不
待刑罰而民自服極言順動之道大也豫之時義
大矣哉贊豫順之道大也諸卦或言時或言時用
或言時義言時者專以其時言也言時用者以其
時與用言也言時義者兼時與義言之也
汴水趙氏曰陽本在初漸進至三皆未應其本位
至四乃得應故曰剛應陽在下未能發達生意今
居上卦位為近臣始得行其夙志故曰志行坤為
順震為動此合二卦之德以釋卦謂以順而動則
人情和豫也又繫卦名而釋之曰豫之為義能順
以動雖大而天地會不過是而況建侯行師有不

以順動者乎於是因天地以及聖人謂天地之陰陽順行則日月有常度四時有常候聖人之政教順布則刑罰清明萬民說服又致其贊美不盡之意曰時義大矣哉

按彖合一卦之義取其順動而以聖人當之爻則不然以耽豫為戒也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東萊呂氏曰履為易中之禮豫為易中之樂

王氏汝中曰雷奮於地萬物嘔豫之象也昔先王昔先王因天地之和宣八風之氣制樂以合神人本之心而發之以聲動之以容恊之以律正之以音從之以器是故樂者德之華作樂所以崇德也故樂成德尊薦之郊廟祀天於圜邱而以祖配之尊尊也祀帝於明堂而以考配之親親也上帝歆祖考格萬物育天下太和也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卦之以所為豫者四也而初和之至不勝其恣而鳴志窮于豫能無凶乎初非窮地志窮耳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剛之義石剛之質六二當位備坤二剛方之德故有介于石之象子曰憂悔吝者存乎介

初與四應三與四比六二介于初三之間雖與五正應而九四以剛臣在柔君之側故六二不敢它附而介然如石曾不待終日之間已先知四之不當從守正如此吉之道也豫與比反比乃剛君故欲羣陰皆比而不比者凶豫有彊臣故不取羣陰之宗四而不宗者吉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陰之宗四將以求豫未有凶也而二已先知四有強偪之幾是幾也吉已先見于此矣不諂者不佞於三不瀆者不褻於初微彰柔剛之間悉有倚伏之幾知者見此則可以知彼是為先覺之賢固萬夫所望以為向背也詳玩聖人反覆推明之辭斯可以處權臣之世矣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爻止言正象盖之曰中正者六二居中得正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〻為卦主故
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
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雲峯胡氏曰盱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
中正與不中正故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
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
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進齋徐氏曰九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
從来也一剛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
有疑朋謂衆柔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傳言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
易筌曰初應四三五比四為凶為悔為疾獨六二
不繫於四而以中正自守得為貞吉則九四之不
得為賢臣可知已晉来四外陽内陰才足有為而
誠不至者也當豫之時君弱而大權歸已衆皆附
之足以成功曰大有得為其不誠故戒以勿疑如
齊桓一匡天下使其誠心尊周〻室豈復弱乎故
五之貞疾四實為之也夫子於四取其志大行於
五傷其乗剛功罪定矣
六五貞疾恒不死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乗九四之
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
故又為恒不死之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汴水趙氏曰以陰陽言則九四為由豫以君臣言
則九四為强臣六五德柔雖守其正猶不免於疾
也疾者豫之反書曰有疾弗豫是也東周之時諸
侯恣横王室徒擁虚名而已正疾也然猶綿延過
於西周不死也疾久者多死聖人特云不死者其
垂訓于名分者甚嚴
按當豫之時而不為豫者六二是也當豫之時而
不得豫者六五是也
象曰貞疾乗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汴水趙氏曰九四方主時五乗其上所以疾也然
五為大中〻安得亡故疾雖久而不死魯昭公秦
二〻世魏高貴鄉公不能守中則疾而死矣雖然春

秋作而亂臣賊子懼使知中未亡之旨則姦心消
絶當革而為忠孝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上六於九四非應非比免於宗四之凶然无陽明之光不知樂之不可極冥於豫者也豫道至上已成苟能變而警懼則可无咎冥豫不言凶有渝乃无咎蓋進人以遷善改過之樂繫辭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上六以之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雲峰胡氏曰初鳴豫即斷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按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渝豫樂之極何可長久於此而不知變則有咎矣

䷐ 震下兌上

傳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悅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隨元亨利貞无咎

汴水趙氏曰陽動而陰說人之所以隨也故卦名隨

按背戾乖逆事何由亨今天下隨順大亨之時也然隨不以正則為詭隨故利於正乃无咎

彖曰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本義從王肅本時作之後云當作隨之時義以時與義為兩事而傳則主隨時謂天下所隨者時也愚以為在他卦當兼時與義兩重而隨則當重時字蓋隨之所施惟在於時時異而不隨則為否古註疏明言之矣王介甫亦云在泰則隨泰之時在否則隨否之時是也

節齋蔡氏曰天下所隨者聖人之時而聖人制作又當隨天下之時禮樂制度始於畫卦垂衣裳而大備於成周豈聖人智慮有所不及哉此隨時之義所以大也

丁氏易東曰隨自否來否之上九變為初九以剛而處明訟之上乾變為兌下坤變為震震動而兌隨故動而說也大亨貞釋元亨利貞也元亨利貞與乾同夫子釋此以大亨貞則與釋乾異矣春秋穆姜釋此以為四德夫子但以大亨貞言之何也所以尊乾也无咎謂若得大亨正者而隨之則无

咎耳天下之随君子随其德也君子之随時變易以從道也随時之義大矣哉賛随時之道大也
汴水趙氏曰初九之剛本自上而下故曰剛來今下於二陰故曰下柔唯剛能随時乃克如此震為動兌為説陽陵陰則怨剛下柔則説動而人説其有不随者乎以上釋卦義此下方釋彖辭聖人於无咎下加而字者大君制時者也天下随時者也道也汙隆故時有泰否當大亨之世動而得正則无復過咎是有可随之時矣夫然後人皆随之文武興則人好善幽厲興則人好暴動於君心者甚微應於天下者甚博故曰随之義大矣哉先儒或改作随之時義按它卦云時義者指其時與義則時義為兩事今云随時之義謂所随者時其義甚大則時義為一事聖人變文以明理勿改可也嵩山晁氏考諸家易文異同者頗多今姑著一條於此它可略者載

象曰澤中有雷随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丁氏易東曰澤中有雷〻息於澤也兌正秋而雷乃收聲之象也天之秋日之將夕也兌西為夕嚮晦也雷息於澤君子以之宴息君子随時之義如此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本義卦以物随為義爻以随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震之主卦之所以為随者也既有所随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随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本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龜山楊氏曰以剛随人謂之随以柔随人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故初九〻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貞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随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雲峯胡氏曰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

失失郎是得也瘡以潰為得病以去為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為得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剛君居上非四所可犯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雲峯胡氏曰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喜其孚於二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

雲峰胡氏曰拘係之所以象隨之極固結而不可解也至誠之極可以固結神明而况于人乎故曰王用享于西山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本義窮極也

雲峯胡氏曰窮之義一兩豫初而曰滿極惡其人欲沉溺而不能脫也隨終而曰窮極喜其人心固結而不可解也

邵氏行可曰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為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為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

䷑ 巽下艮上

傳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在文為蠱皿蟲之蠱壞之義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

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甲數之首事之始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救之〻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〻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〻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深戒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〻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丁氏易東曰剛自初而之上柔自上而來初以自泰來言之也巽而止下巽上艮也上下不交上下止巽所以積弊而至於蠱也然二五相應故有元亨之象而天下治所以然者以亨治蠱亂極而治也蠱極有事利在涉險故曰往有事也天行天運也亂之終治之始此天運然也聖人能原始要終者先甲所以原其始後甲所以要其終也

汴水趙氏曰蠱自☷☰變初九之剛上為上九上六之柔下為初六故曰剛上而柔下此以卦變立義以釋包羲之畫以下方釋文王之辭它卦皆然若剛在上臣柔在下得天尊地卑之義若可蹈時於康乂然君止而無所為臣巽而無能為則紀綱日隳刑政日紊而天下之事蠱矣聖賢者作因其蠱而大亨之則天下之亂者治敗者成方時之蠱也人心懈惰庶政廢弛天下幾若無可事者及勃然振起其攸往也必有事焉其事云何當如遇險者之求濟也利涉有二義有利於涉者有利在涉者卦具濟險之才則以利於涉為義卦取濟險之喻則以利在涉為義六爻中九三為先甲之終六四為後甲之始〻終胥續陰陽乃周天運之行大抵如此世之蠱也非一日之所致亦豈一日之能

亨先甲之終正亨蠱之半儻因其終而遂終焉則
溺於厎定小康而苟安者也必體後甲之復始與
天行同其始終而卒成之此武王卒其伐功所以
成文王業之

蘇氏子瞻曰器久不用而蟲生之謂之蠱人久宴
溺而疾生之謂之蠱天下久安無為而弊生之謂
之蠱易曰蠱者事也夫蠱非事也以天下為無事
而不事〻則後將不勝事矣此蠱之所以為事也
器欲常用體欲常勞天下常欲事〻夫人之情無
大患難則日入於媮天下既已治矣而猶以涉川
為事則畏其媮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沛水趙氏曰艮為山巽為風〻播長空則舒慘變
寒暑還而歲功成今在山下則入于巖穴回旋鬱
滞不能條達動盪蠱之象也巽之弊失於耎懦風
則能振動萬物者也君子體風之用以振民艮之
義主於蓄養山則能蓄養萬物者也君子體山之
用以育德振民育德可以亨蠱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
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
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
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
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呂氏大防曰父母之蠱人子所難治幹者身任其
事而不敢避也以子之難故初則厲二則不可貞
三則小有悔然卒任其事為功故初終吉三无咎
五用譽也

南軒張氏曰艮止於上猶父道之无為而尊於上
巽順於下猶子道之服勞而順於下故蠱多言幹
父之事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丁氏易東曰子能幹蠱其意在於承考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
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
以入之也

中溪張氏曰子幹母蠱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
蠱與幹父蠱不同若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
事於中道未為得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丁氏易東曰以剛居柔剛得中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毛氏伯玉曰九三之銳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為三之悔不可為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幾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王氏相鄉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為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雖不免於小有悔然不陷君父於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本義以陰居陰不能有為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剛獨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壽翁劉氏曰強以立事為幹怠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體之艮止而爻位俱柔則是止者怠柔者懦皆增益其蠱者爾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耶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諸家以為用九二令譽之臣近於以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爲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
按他爻在事之中故盡力以幹而不為汚惟上爻在事之外故潔身以退而不為僻他爻言父子而上爻獨言君臣蓋君臣以義合故可委於事之外而於父母則不可委於事之外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邱氏行可曰上五二爻以家事言則上為父五為母衆爻為子以國事言則五為君下四爻為用事

之臣上一爻為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此易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為典要也

䷒ 兌下坤上

臨者進而臨逼于陽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如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為比澤上有地則為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臨者大也蠱者事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所以次蠱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二陽浸長有進臨羣陰之勢故卦名臨

一陽之復雖已亨而陽尚微至二陽則九二居臣位之正猶乾之見龍為天下所利見可以出臨羣陰其為亨也視復為大于時陰猶盛陽之臨之利得其正然至于八月則二陽浸消而有凶矣有凶者逆探其有凶之兆非眞凶也使能思患豫防而行之以正則凶可免也八月四陰之月觀之卦蓋象之漢儒辟卦之法蓋倣此

臨十二月之卦觀八月之卦臨觀反對則四陰長于下二陽消于上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丁氏易東曰剛浸而長自一陽而二陽也兌為澤故以浸言說而順下兌上坤也剛中而應九二以剛居中與六五應也此所以為大亨以正也若自二陽進而三陽則成乾矣此天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觀之二陽不久則消非如臨之二陽剛浸而長所以凶也右臨彖

沐水趙氏曰浸漸也猶水之浸其長有漸也通六爻而言則一陽浸長而為二陽是有臨人之象合兩卦而言唯行之以說則人不疑行之以順則人不拒是有臨人之德指兩爻而言則九二剛中應乎六五明良會遇君臣交孚是有臨人之權備是三者此臨之所以大亨也然二陽用剛過則為邪故必行之以正一不正焉小人衆而害我矣天道陰陽也陰陽消長皆以其漸一陽初復候方極寒然踰六七旬而後漸和是以寒暑不忒不然冬行春令不得其正而乖戾衆之聖人以天道釋利貞其有以夫八月之說先儒有謂從建子至建未凡八月

為遯有謂從丑月臨卦至申月為否者言建未者
以遯六二消臨九二取二陰二陽之對言申月者
以文王作易於西伯之時不當建子為正乃自臨
歷八月為否但臨二陽否三陰其義不類要當詳
味聖人消不久之義專以二陽之消長為主不必
自某月某卦歷一二而數也卦之象有反有對乾
坤之類對臨觀之類反也聖人論陰陽消長潛以
其類未嘗差忝姤曰不可與長也夬曰剥長乃終
也以姤與夬反論一陰之消長遯曰浸而長也大
壯曰大者壯也以遯與大壯反論二陰之消長否
曰小人道長泰曰小人道消以否與泰反論三陰
之消長復曰剥長也剥曰柔變剥也又曰君子尚
消息盈虛以復與剥反論一陽之消長泰曰君子
道長否曰君子道消以泰與否反論三陽之消長
臨曰剥浸而長又曰消不久也以臨與觀反臨為
二陽之長觀為二陽之消少進一位即成剥而陽
之消不久矣若遯卦猶有四陽尚得為消不久乎
當臨之時人皆喜陽剥之浸長而聖人于斯時已
亟浸消之戒視剥復言消長於兩卦者其憂深思
遠為尤切唐五王反正未幾而瞬息敗於三思當
知聖人不為過計臨言八月有凶與姤言女壯皆
要其終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物之相臨無若地之臨水故澤上有地為臨夫以
土制水宜若易者然迫以險隘則奔潰四出若居
之以寬則畜而為澤君子於民亦然此三代之民
不忘先王之澤也教思窮無者澤潤物之象保民
無疆者地容物之象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本義卦唯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

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進齋徐氏曰初未得中未當臨陰之任惟當固守
其正以從二二得中勢上進已當臨陰之任矣在
二率初之陽以同往則柔不能拒是以吉而无不
利也貞吉者戒初之辭吉无不利者勉二之辭也
象曰咸貞吉志行正也
丁氏易東曰初九之志在行吾之正也
楊氏誠齋曰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
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
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

方且守貞固以為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於寡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寡如固從憲融從瀨邑從卓劉栁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六五陰柔之主二以剛中應之事之以正未肯容悅以順上命徐進齋曰欲人之以道事君而不苟於從上也

楊氏誠齋曰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况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然利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汴水趙氏曰六三位陽而高遂起臨人之志然德性柔佞乃飾為令色甘言冀人出己之下夫失己以求人則人將侮我而陵我宜其无攸利也知甘佞之不足以臨人而憂之憂之而寡已自安不敢妄居人上則咎可免矣後世行婦人之仁以要譽求衆者尚監于玆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陽當當位乃可臨人今以六居三位既不當何以能臨聖人以咎不長釋无咎以見未憂之前固當有咎既憂之後咎乃不長耳

六四至臨无咎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雲峰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澤依地六四坤兌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傳居近君之位為得其任以陰處四為得其正與初相應為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

邱氏行可曰三四皆陰柔三无攸利而四无咎者三乘陽而四陰陽三位不當而四位當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

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
所宜也其吉可知象云行中者言五有中德故能
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
其中德也
本義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
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按六本柔暗今乃能燭羣陰之情不昵比其私而
下應剛中之二知者之事也大君臨制萬國固有
時措之宜其舍親比之陰而應正位之剛者乃因
時施宜不容不爾斯國所以得吉也於六五稱大
君者以四陰盛於上故大書特書以明君位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鄒氏汝光曰聖人慮後世有以苛察為知者曰知
臨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用其中於民不亦舜之
所以為大與夫行中者行二之中也然五本中故
能行二之中蓋合天下之智以為智智乃大亦惟
智之大者乃後能以天下之智為智
上六敦臨吉无咎
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
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

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
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
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
可知也
雲峰胡氏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
陽斷其為厚之至也
楊氏誠齋曰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
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庇叔
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
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
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
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
下卦為內志在內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
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邱氏行可曰卦以下之二陽而變乎上之四陰然
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吉无不利而初但曰貞
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遠者吉近

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无攸利而四无咎五吉上
以獨遠故吉无咎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
故耶

䷓ 坤下巽上

傳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〻所以
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為觀為於下則為觀如樓
觀謂之觀者為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
俗則為觀修德行政為民瞻仰則為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本義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九五居
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
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
然尊敬之貌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為八月之
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按
傳以為既薦之後人心散而不若始盥之時固非
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恐亦未然蓋所
謂觀者方盥而未薦之時已有孚信在中而顒然
可仰必如此然後可以觀示天下非徒觀示以其
外貌而已也如此說方是

馬氏贊義曰四陰在下二陽在上為觀〻示也人
君居上為天下之觀而天下觀而化之觀之謂也
其象如何有如大祭之時主人洗而盥矣未及薦
獻其動容周旋之儀升降進退之文未之見也但
見其敬順之德積諸中而有孚見諸貌者顒若而
已此豈待形諸聲色以化民哉蓋猶上天之載无
聲无臭耳矣

按朱子曰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
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
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丁氏易東曰大觀在上謂二陽也順而巽下坤而
上巽也中正以觀天下五也五剛健中正者也顒
若有下觀上之象孚則化矣觀天之神道以下極
論觀之所以有孚以天道而形容聖人也卦以盥
而不薦取義故以神道設教象之蓋盥薦所以事
神以我之神而交彼之神者也觀天之神道而四
時不忒此以天道言也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此以聖人之道言也

馬氏蹊田曰觀道有二有大觀以示下者有下觀

而化于上者天下仰望之時大觀在上順巽無聲
色之形篤恭如上天之載建中以立極正身以端
本以示法則于天下此大觀之道譬之郊廟設而
神道存其篤恭之德未易以形容之也其猶盥而
不薦有孚顒若者乎蓋猶夫承大祭者主人就位
而盥矣未及薦獻其九十之儀文百千之禮節皆
蘊于中而有孚見于貌而敬順爾矣其下觀而化
也譬之郊廟之中不令而肅不戒而毋敢慢矣豈
惟人哉天有神道貞觀于上於穆而不可測也而
四時不忒聖人有神道設教于上篤恭而不可測也
而天下咸服皆大觀在上下觀而化觀之道也
楊氏誠齋曰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
也謂巽也感天下而無形者莫如誠此聖人神也
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立天下之
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為能化天下不中不正故既
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
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天上不見其迹風行地上則所加者偃所觸
者動夫人而見之矣此先王俯觀其民而教示之

象也先王思有以風天下制為巡狩之典戒一歲
分巡戒五載洽會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命太
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價以觀民之好惡省其
俗有不同者設教以訓之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
衛之淫泆教以禮別奢如曹示之以儉儉如魏示
之以禮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
本義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
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
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其占在小人則无
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亦可醜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為醜也
雲峰胡氏曰初二皆陰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
為童二位陰故為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者女觀
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者也
平庵項氏曰婦人之目所窺者狹婦无公事所知
者蠶織女无是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為不失

男子而竊見諛闚則可醜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本義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楊氏誠齋曰六三察已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傳觀已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六四當大觀在上之時具貞順之德居羣陰之首而密近至尊是其賢其能出乎邦彥之上以觀生為不足而觀國光煇者也斯中正以觀天下之道既嘗知之而可與行矣斯人也豈一國之士哉宜用賓于天王以輔大觀之治可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上有大觀无為之君則下有不召之臣士能觀光豈宜以非禮使之尚而賓之于王以觀天下斯其宜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一卦之主克當君子之大觀者正以能觀我所自生也觀我所自生即觀民所自生也惟能盡性乃能盡人物之性故觀天下之道取諸觀我而足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六三九五同言觀我生釋辭於此特發觀民之旨者恐後世疑九五亦止於自觀也然則曷為縣言我生大君視人猶已民之生即我之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故當自慎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寧故云志未平也
雲峰胡氏曰五與上皆為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之所為上雖无位亦不敢不自省其所為也
按觀我是自觀〻其亦是自觀却從他人言爾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以為安然无事也

邱氏行可曰五為觀主故曰觀我生上不得位故但曰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為觀而初其最遠者也二三則漸近矣四則去陽獨近而獨盡所觀之美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故耶

易會曰二陽大觀不曰吉曰亨僅稱無咎何觀陰盛逼陽之卦也聖人特取大觀之象以示法然勢實漸危故兩爻皆曰君子無咎謂際此之時必如是乃无咎意深矣

震下離上

傳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〻〻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來合之者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間之齧而後合之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為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

噬嗑亨利用獄

傳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〻〻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治情偽得其情則知為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

本義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卦上下兩陽而中虚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盖治獄之道惟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噬嗑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葉氏良珮曰卦變之說坤以初爻上索乾為離而居上卦之中是謂柔得中而上行也夫以溫良長者而所處得其中道以是人而在高位其於折獄乎何有若暴悍之人肆其聰察則民之不得其情者多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丁氏易東曰以頤中有物言者盖此卦之體頗順獨以九四梗其中如物耳先儒謂上初兩陽爻唇

也二三五陰爻齒也以齒噬之則噬矣亨者以噬
而合然後亨也剛柔分卦自否來三剛本邇于上
九自五而降初故剛柔分也動而明震動而離明
也雷電合而章震雷而離電也雷動于下電照于
上合而成章亦以陽爻分於三陰之間成文章也
離亦為文明柔得中而上行六自初而之五也以
六居五不當位也雖不當位然而利用獄蓋用獄
惟柔而明者能之柔而不明則晦矣明而不柔則
慘矣惟柔而且明所以利用獄也
楊氏誠齋曰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
剛三柔分而不離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
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
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
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
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汴水趙氏曰獄訟之事聖人所謹用獄者體卦之
畫則寬嚴胥濟體卦之德則明清善聽體卦之象
則獄不淹宿噬以剛動而能嗑彖言利用獄疑當
以剛能斷制而聖人歸之六五之柔其哀矜惟良
之義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本義雷電當作電雷
漢上朱氏曰明其罰之輕重使人曉然易避效電
之明正其法令以警懈惰效雷之威
按罰者一時所用法者平日所定一時所用欲其
速當蓋取諸電之光平日所定欲其信必蓋取諸
雷之威還兩平說方與雷電象合吳氏澄謂明罰
所以勅法恐未然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本義初上无位為受刑之象中四爻為用刑之象
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為屨校滅趾之
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楊氏誠齋曰屨校不懲必至荷校滅趾不戒必至
滅耳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
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
按滅沒也言屨校於足而遮沒其趾非傷滅其趾
之謂也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本義滅趾又有不進於惡之象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本義祭有膚與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中正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而其占終无咎也

朱子語錄云噬膚而沒其鼻於器中易合而深噬之也傷滅之說非施之用獄則為易治而亦深治之以不敢輕忽如此故无咎

楊氏誠齋曰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本義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腊遇毒之象占雖小吝然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六二柔居柔故所噬易六三柔居剛故所噬雖然三遇毒二亦滅鼻甚言刑之不可輕用也二三皆无咎而三小吝中正不中正之分也

按腊取三剛象肉取六柔象難合肉中藏骨噬腊肉而齒為肉中之骨所傷故曰遇毒言因此而遇毒害非如傳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之謂也小吝即指遇毒說以位不當而然終噬而嗑之矣故於義无咎遇毒是施之用獄而難於服之者也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姜氏鳳阿曰本義說未全妥今為酌定之於後乾胏骨連肉剛中有柔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者故其象為噬乾胏言所噬愈堅亦噬而嗑之也施之用獄則得聽訟之宜其象又為得金矢而其人則已服矣然必利於艱難正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按胏大骨連肉物之至難噬者喻大獄之難服四位近君此大司寇掌邦刑之任也周禮訟獄令民入鈞金束矢乃聽九四剛直治獄因借金矢之入以贊其德猶必利艱貞始吉者益四為離初才雖剛直明未光融恐用剛易失之暴故難貞致戒耳九四合一卦言則為間者以六爻言則任除間之責者彖以五之柔為主得當之利用歸於五爻以四之剛為主貞吉之亨歸諸四其主柔者仁為治獄之本其主剛者威為治獄之用雖然物至於噬

而後嗑德下衰矣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入矢
百為束銅三十斤為鈞金訟獄不直不實則沒于
官以示禁意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
也
本義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者也黃中色金
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於人人
无不服故有噬乾肉之象施之用獄則為得黃金
而人无有不服者矣然六五雖處中剛而實柔體
故必貞固而懷危懼慮剛而得中剛則不茹中則
不偏乃得无咎以刑不可輕用亦戒占者之辭也
丁氏易東曰以柔居中以柔而噬不用其剛蓋哀矜
庶獄者人君不忍之仁乃當然之義也故曰得當
按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胏五君位此大獄成
而告於君：決而斷之：事也九四以陽爻為金
而接矢之直六五以陽位為金而本柔之中正以
六五體柔故戒以貞固而厲然離初未光離終不
明此離之中治得其當猶漢獄之平稱得當云
曰艱曰厲是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易已嘆緊
為祥刑者告矣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焦氏弱侯曰初治於未甚故無咎上在卦終而猶
有怙終加以賊刑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謂非為
人上者所致不可故曰凶
鄒氏汝光曰惟當上以凶而後見聖人泣罪人之
心也
按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
而聰：而明則開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
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
宋璟之諫故及

北平黃叔琳崑圃

☶☲ 離下艮上

傳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傳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按賁可謂嘉之會矣不亦亨乎文之極為史華之弊為靡賁飾者人情之所樂趨也往而不返恣意為而莫有紀極則亨斷盡矣可飾情而不可浮于情可小往而不可大過者賁也故曰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丁氏易東曰賁自泰來故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謂上六之柔下來二為文剛九二之剛分而之上為文柔也天文指上文剛文柔而言離文明而艮亦其道光明天文也日月運行而經星各止其次含離艮之象也離文明而艮止文明以止人文也明德止善之謂止仁止敬止忠止孝粲然有文此人之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曆象日月星辰以敬授人時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倫以正則化成於天下也郭居正曰石經天文也之上有剛柔相錯四字理或然也

葉氏良佩曰彖以卦變而觀其剛柔相文可以見天文之經緯交錯以卦德而觀其文明以止可以見人文之粲然有理而止於其所觀天文以察時變知天也觀人文以化成天下知人也文王特言賁之時用孔子乃極言賁道之大如此

按賁者以文飾質自有亨道亦小利有攸往矣然以二體言之外之柔而來文乎剛大之賁也大斯亨矣分內之剛而上文乎柔小之賁也小不利有攸往矣乎然以賁之大者言之豈但如是天有文為剛柔交錯而經緯成天之文也賁也彝倫明敘而各止其極人之文也賁也觀乎天文曆象以察時變而位育之本端觀乎人文明倫以化成天下

而經綸之道蓋此又聖人賁天人之文於一身脩
一身之文為天人之主而致中致和者也賁之道
不外大乎曰小利有攸往亦指其小人小事言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
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
節齋蔡氏曰有山之材而照之以火則光彩外著
賁之象也明庶政離明象政者治之具取當文飾
也无敢折獄艮止象折獄貴乎情實賁則文飾而
沒其情矣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本義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
徒步之象
吳氏易學云六二文剛初九其見文者也自二言
之初其趾則六二所以文初九者為車矣初九陽
剛在離之始剛則不屈於慾離則本有其明以四
為正應不比二故義不乘其車而徒行則所以賁
者可知已
按賁其趾如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自成文理不必
以車為飾也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本義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雲峰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
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
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
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
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
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為辱而自以義為榮也
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須傅義俱顯三在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
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無應與故二自附
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
得其附矣
袁氏梅巖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
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
而後興
按一說須其所須也文剛者二文柔者上是相須
以成賁者也六二文明中正仰賁其所須之上益

相與以興起文明之盛也所為賁而亨也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本義一陽居二陰之間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
其文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
永貞之戒
按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與我為潤澤
之濡我與彼不為陷溺之濡矣賁至於濡賁之至
也九三與上九皆陽無應故與上下陰有相濡之
象相濡者懼其溺三本剛正能永守其貞則陰柔
終莫之陵而吉以此知柔而至於陵剛者剛自失
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傳四與初為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為三所
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
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
飛故云翰如匪為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
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
應終必獲親第始為其間隔耳
本義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
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
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按人與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皆柔也屯剛柔始
交賁剛柔相雜故皆有婚媾之象然屯二應五下
求上也不可以急故曰乘馬班如賁四應初上求
下也不可以緩故曰白馬翰如一說馬於四无取
人白則馬亦白亦無謂馬所乘也指三賁以柔為
文以剛為白三剛故曰白馬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刪云以陰居陰當位矣當位而有可疑者三間之
而未得從初則疑其所應之為虛初應四而為三
所間則疑所乘之相阻此所以當位疑也初之徒
與四之皤皆高節守道之人以陽正應陰正又當
相合故終无尤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
喜也
按六五為文明以止之主光賁丘園高蹈之賢而
束帛以招之時將賁極方欲尚實為治其所束之
帛雖戔戔淺小有似於吝然物薄而禮勤故終吉
吉則有喜傳謂五受賁於上九又以戔戔謂剪裁
分裂似涉牽強本義以賁於丘園為安止丘園為

農圃之事又與束帛等語不倫孔穎達云論為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則與卽圃意无當其以儉約待賢為非義似矣然不知九五居賁將極於飾盛之時卽戔戔束帛以招賢亦未為不可也諸家惟誠齋之說得之因戔戔訓義未明且以吝為吝於非其人於終吉終意又說不去今故酌定其說如右

上九白賁无咎

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六五已有反本之漸至上九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楊氏誠齋曰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故文之窮其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任成賁者也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矣故无咎无咎故得志

孔氏穎達曰守志任真得其本性故象云得志言居上而自得其志也

傳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本義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丁氏易東曰以柔變剛以五陰剝一陽故也小人方長一陽不消不止也順而止之以坤艮言也此以二象之義觀之也雖然消者必息盈者必虛陽消矣有息之理陰盈矣有虛之理天道也故曰天行也

楊氏誠齋曰剝落也自一陰之始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為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履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

止小人亦以順故解蠧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
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
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
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
復是以君子尚之也于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
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
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
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
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為人上者知理之如
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以
此成剝之義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又
以為治剝之道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傳陰之剝陽自下而上牀者身之所處剝牀以足
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為剝足陰自下進漸消
蔑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正道也陰剝陽
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李氏舜臣曰剝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群陰以應上
故无咎六五率群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
六六二六四則居剝之世專以陰剝陽者故三爻
皆因剝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
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本義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雲峰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
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也
汴水趙氏曰以位應則五為貫魚之君以爻比則
三不同剝陽之志剝而止於辨者以未有與之同
心未能驟進而剝君子之膚也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王氏輔嗣曰群陰剝陽已獨協焉雖處于剝可以
无咎
孔氏穎達曰上下群陰皆悉剝陽也已獨能違失

上下之情而往應之故得免剝歷之咎
剝非能剝去衆陰只是不黨和以害正
趙氏廓齋曰三以失上下而无咎猶坤以喪朋而
有慶也
按六三與上九應者也上下衆陰剝陽而已應之
剝卦之無咎者獨此非謂剝而無咎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本義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傅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
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
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
受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
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
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
如是則无不利也
蘇氏東坡曰寵均則勢分勢分則害淺豈以自安
亦以安人故无不利
雲峰胡氏曰剝五不取君位剝而至於五是為剝
之極故五不取剝義別設為貫魚宮寵之象所以
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為群陰之尊能率其
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剝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
次而剝陽也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
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
其以次剝陽而至於凶孰若以次承陽之為利哉
彖曰不利有攸往為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為小
人勉也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
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
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
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
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
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
存活得者否
按當衆實摇落一果猶留于木末之上食之則斷
絕其種曰不食不可食也與在下而載上衆小人
順一君子之象廬在上而覆下一君子庇衆小人

之象君子得輿則小人俱存小人剝廬則身與賢俱盡矣上九當剝之終吉凶未定如天若佑晋則為謝安之止桓溫而下亦得所載而安天不佑漢則為王允之死於傕汜小人亦相隨以亡斯二者天也此爻獨不言吉凶聖人之意深矣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程子曰諸陽已盡上九獨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於人將為復生之果爾葢陽無盡滅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者也

邱氏行可曰剝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為陰所剝也故卦以上九為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剝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剝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

丁氏易東曰上九所謂下乘五陰衆陰為民民所載也小人而自剝其廬祇自窮耳世无君子小人安能獨存哉故曰終不可用也

按剝不可用終戒小人之勿自剝其廬也遯陰長而猶微則教陽以制陰之道剝陰長而已極故教陰以從陽之復

䷗ 震下坤上

傳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為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於剝之碩果曰剝未盡而復生

至此則曰剝盡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盡陽无損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剝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剝其曰剝未盡而能復者指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為无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下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驟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為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為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為亨已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為臨為泰以至於乾也

節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不言月而言日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

隆山李氏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吳氏易學曰一陽來復名復陽復故亨向浸而出今浸而入曰出入無疾臨泰且至曰朋來朋而陽非柔暱也无咎陽之復反而復其故道也由姤遯否觀剝坤而復曰七日

汴水趙氏曰陽在剝則窮今復則道亨出乎剝入乎復无有為吾疾者不特一陽為爾自此陽剛引類如朋斯來皆无悔咎聖人非若遊子悲故鄉以歸循巢為喜也一反一復悲由乎道自是為臨為泰而天下受陽剛之福矣七日者爻之數地載神氣陽本在下進而為師為謙為豫為比為剝則六爻六日矣反而為初復其本處凡七爻故曰七日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以一策為一日此則以一爻為一日焦贛分卦直日之法蓋竊取於此卦之辭言亨言无疾又言利有攸往聖人喜陽剛之復故大書特書不一書亨指來復之初攸往指既復之後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馮氏踈田曰復亨何也剛自外而反乎內也剛反

而為主于内則内震外坤動而以順行矣是以已
之動靜在道而无疾朋類之來亦无不就道而無
過矣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理數如此天之運也剝
有攸往則反而長也天地有心不可得而見也復
其見之矣
來氏矣鮮曰剛反對剛長反者言剝之剛窮上反
下而為復也長者言復之剛自下進上歷臨泰而
至于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
長也故利有攸往則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
之後行亦動也言下體雖震動然上體乃坤順以
順而動所以出入往來无疾无咎天行者陰陽消
息天運之自然也故反復其道七日來復陽則用
事君子道長所以利有攸往見天地之心者天地
無心生之不息者乃其心也剝落之時天地之心
幾于滅息矣今一陽來復可見天地生物之心無
一息之間斷也
吳氏易學曰則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天行言往復自然之運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本義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
陰陽之所定
丁氏易東曰彖以陽動取義象以養物於靜取義
雷在地中養動於靜也先王以南至之日閉關商
旅不行后不省方皆所以養其德於陰靜之中也
關户之謂坤閉關也震為大塗商旅所行也闔户
故不行而方亦不省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傳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
而復也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
音祇无祇悔不至於悔也
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
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
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初九速復於善脩身之道也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傳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
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
初陽復復於仁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

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本義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曰頻復非危頻過為危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

六四中行獨復

本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丁氏易東曰六四與初九為應所以從陽者非從陽也從道也況震為大塗非可行之道乎

六五敦復无悔

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雲峰胡氏曰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 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本義考成也

王氏介甫曰考自省考能以中道自考則動作不離於中

丁氏易東曰六五居中而能自考驗其所行故敦復而无悔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

進齋徐氏曰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為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

按此爻大旨惟胡氏炳文似之今為酌定其說云

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故為迷復迷復之
凶有天災有人眚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用以左
右其國君則凶於而國此不但一時為然即至於
十年之久以其終迷也於用衆輔主一切當行之
事終不能行凶可知矣蓋甚言迷復之不可如此
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迷則遠而不復
也敦復與頻復相反敦无轉易頻則屢易也獨復
與休復相似休比初獨應初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丁氏易東曰復則合道迷則反於君道矣

汴水趙氏曰剥上九窮而反則元吉復上六窮而
反則大凶反一也而吉凶異者道與失道之殊耳
故曰反復其道

邱氏行可曰復卦以初九為主其言不遠復无祇
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陽者
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
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
初雖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无悔三處位不中
以去初未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
咎獨上六一爻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
復者也故凶

壽翁劉氏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
故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
反也自五及初皆以從剛為復五之自考不如四
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又不
如初之修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者也上迷復反
道則不知復矣

☰☳ 震下乾上

傳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
復於道則合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
也

汴水趙氏曰於卦變為乾重震於爻變為二陰爻
卦初三互易而變此卦以初之剛動為主然下卦
尚於動上卦戒於動故初往吉二利往三得牛四
正固不動則无咎五應則疾上行有眚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汴水趙氏曰動與天合理應大亨然乾有性情猶
曰利貞況震之動吉凶悔吝由是而生烏安得不
利於正乎不然則眚且隨至其於往也將何所利
楊氏誠齋曰程子言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

妄比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
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
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
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
不利於往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本義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
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
不利有攸往欲往何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
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丁氏易東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内者謂九自三
而來初為動之主也動而健震動而乾健也剛中
而應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也大亨以正天之命
也天謂上乾其匪正有眚謂六三九四上九不正
也五若動亦匪正也不正而行行而不正皆妄也
故不利有攸往无妄天理也无妄之往何之也止
於天理又何往為往者妄也妄則天理所不祐其
可行乎

汴水趙氏曰卦由變九三之剛自下卦之外來居
於初為震之主於下卦之内此以文變釋卦動而
不健其動易蹶動而健動乃不息剛既動矣動而
不息矣或恣睢妄行則必失其正故聖人即九五
以示訓謂以九五之剛中能應六二之柔中則雖
健而不過於躁是大亨而行之以正固天之所命
也不然天且不祐倀倀何之諸卦具元亨利貞者
凡七自乾外皆以宜釋利以正釋貞至此卦則繇
辭亦以匪正反覆致戒于以知聖人作易取義井
然不紊學者特未之思耳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丁氏易東曰天下雷行陽氣普徧物皆與之故曰
物與也无妄誠也誠者天之道也誠者物之終始
故物與无妄也相與无妄相與以誠也先王以茂
對時育萬物惟天下之至誠能盡其性則能盡物
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汴水趙氏曰乾為天震為雷故曰天下雷行震之
動有以出入為義者有以成為義者有以行為義
者此則義取於行雷出地奮初發之雷行則轟鍧
來而靡有定所斯時也陽氣畢達萬物與之无妄

先王體之以對時育物蓋奉天時之政也茂盛也
月令春三月之政可以槩見
按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盛殺之意自
聖人心上說如肫肫其仁无有間断的意思
初九无妄往吉
本義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
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楊氏誠齋曰九本體之乾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
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爲往而不吉不得志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本義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
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冀
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雲峰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
之也諸家以為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
而字惟本義以為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
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者六二柔順
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
心无所望而有得為者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
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為矣而以為无所作為者
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為此所以可有
為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本義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為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本義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
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此
草廬吳氏曰此假設其象以明之如或繫一牛於
此乃邑人之牛也偶脫所繫而為行人所得邑人
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己有以致之是謂
无妄之災
壽翁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
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按詰捕之擾似是添出來的話頭今不用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草廬吳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失者无妄之災
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
九四可貞无咎
傳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

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

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誠齋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傳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本義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傳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葉氏良珮曰上九无妄之至其曰有眚蓋與乾之亢龍同義故曰窮之災也於无妄何病焉

䷙ 乾下艮上

傳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為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畜為畜止又為畜聚止則聚矣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為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為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為畜義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傳在人為學術道德充積于內乃所畜之大也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為於天下則不獨於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于時濟天下之艱險乃

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

潘氏雪松曰天下惟陽為大亦惟陽為能畜大畜者陽能自畜畜之大者也李彭山曰有大畜者必有大施畜乾于下是大蘊也成畜于上是大施也故宜為時用而有不家食之吉其才必能濟天下之大險故又有利涉大川之象

按畜乾一也巽陰力小曰小畜艮陽力大曰大畜畜者畜之以成其德也何畜乎乾懼其過銳而或蹶過剛而或折過大而或簡故畜焉以裁之此聖人陶鑄天下之妙機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本義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于乾為應乎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

丁氏易東曰剛健乾也篤實艮也艮亦有光明象輝光日新也剛上而尚賢上九也自壯來九自四而上故也能止健以艮乾言也止者艮而健者乾也二五易位則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養其剛上之賢也應乎天者二五相應二乾而五天位也

汴水趙氏曰剛健指乾篤實指艮乾之剛在下而健艮之剛在上而止健止胥摩而後德輝可觀下不健則其動易於止而遽息息則不能光上不止則氣勢振於健而動搖𢮿亦不能光今上之鎮止愈力而下之剛動愈健是以其光與日俱新剛上指上九尚賢謂六五尚上九之賢上九之剛屹然在上乃特立獨行富貴威武有不能淫屈者大君尊崇而嘉尚之以其能止乾之健也然健不易止稍有不正則反為健所攻今能止之非大正不可

大畜之義在己則為畜德在人則為養賢伐檀素餐之刺不家食未必吉也必上有養賢之君而後詔爵詔祿可以揚名當時垂休後世斯其所以為吉也不然上之養者非賢下之求養者不以道如此而食於公上一旦身嬰戮辱何吉之有司馬直猶不能免況它人乎天乾也謂六五能應乾之衆賢可資之以濟川也

按剛健篤實輝光止渾成說所畜之大大畜將以

用之也而健乃鷙悍之人其能畜止之者必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之德也有其德矣又剛上而尚賢
尚賢則健肯為之止居上則勢足以止之大正者
大畜止健之貞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傳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
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
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志識
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愚按天積氣也今虛空中無往而非積氣亦無往
而非天山有空洞處積氣未嘗不在焉謂天在山
中實有之亦未為不可也
丁氏易東曰天包地下天之陽氣自地而上以至
于山山能畜聚非天在山中乎乾為言為行為德
艮能畜之
邱氏行可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為
小畜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為大畜大
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

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
本義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
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雲峰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
畜以自止為宜外卦能畜以止之為義獨三與上
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丁氏易東曰已止也初九能止則不犯灾初九无
過四非正應過在彼耳災自外至非眚也

九二輿說輹
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
不進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丁氏易東曰九二處得中道上應于五故无過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
本義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
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馳逐之象
焉然過則銳進故其占必戒以堅貞閑習乃利於
有往也日當為日月之日

按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丁氏易東曰九三以剛往上雖非正應以同德合故曰上合志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為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

丁氏易東曰六四止剛者也爻位居柔以柔道止畜之剛柔相應所以喜也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進齋徐氏曰壯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牙二也豶之者五也此同柔畜剛之道也

呂氏大防曰四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

厚齋馮氏曰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外無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內無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本義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故其象占如此

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牙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為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顯

邱氏行可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為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牿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輿說輹而五言豶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至此畜道散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丁氏易東曰上九天衢大道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也始為同德之相畜終為其道之同亨故曰道

大行

葉氏良珮曰卦彖兼取畜止畜聚二義大象專取畜聚義六爻專取畜止義初九進則有厲惟利於已知難而止者也九二處得中道能脫輹而不行時止而止者也九三與上合志其進也如良馬之馳逐此畜極而通之象然猶以艱貞閑習為戒者慮其可進而銳於進也六四當大畜之任能止惡於初若童牛始角而加之以牿則大善之吉也六五制惡有道得其機會故其象為豶豕之牙其占雖吉然比之於四則有間矣或問六四元吉傳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慶何也曰論為力之難易則四為易故曰元吉論其功之廣狹則五為廣故曰有慶上九之亨畜極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為象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為道大行乎

䷚ 震下艮上

傳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頤頷之象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為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卬氏行可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本義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為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邱氏行可曰此卦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人之權任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為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黃氏成孫曰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為爾是其為頤者震也震繫於艮而後動艮不止之於其上震雖動不能也則所以為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

之道盡矣
按頤中之虛元未有物故當於未受外物之時擇
其所養若有物則為噬嗑非頤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
朱子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
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馬氏溪田曰頤貞吉者養以正則吉也觀猶省察
觀頤者省察所養之道也自求口實者省察其自
養之道也豈惟人哉天地之養萬物在於正位而不
二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在於正身以取人亦皆以
正而已養之時不亦大矣乎哉頤與所養自養而
已聖人恐觀者不歸故別而言之也
按人貿貿然盡養也聖人特發觀頤之義曰觀其
所養曰觀其自養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及
萬民極贊頤養之大益不出自觀所養中矣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止於上雷動於下頤之象也頤動而出者言語
也動而入者飲食也慎之節之皆山之止義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傳朶頤為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
涎故以為象
本義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
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
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初抱陽德而下伏不當養人之任宜含光栖淡為
靈德自養之龜至貴固自在我乃舍之而觀上之
朶頤蓋不無歆羡之意焉故設為爾我之辭以諧
之不足貴言有貴於己者而自喪之也夫初只動
於觀耳輙蹈不自貴之凶然則養正之士志可妄
動乎哉惟轉觀我貴焉可矣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
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峰胡氏曰養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拂
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
吉可見矣震動故凶艮止靜故吉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丁氏易東曰六二行失類者欲從初則為顛若就
上則為拂二與上非其類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本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
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中溪張氏曰悖釋拂意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傳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
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
與四為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
也以上養下則為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
顛頤然已不勝之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
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已无曠敗之咎故為吉也
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
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
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雲峰胡氏曰二與四皆順得正皆曰顛頤而吉凶
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賴以養者二下比初

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心故凶六四柔順
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
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其欲逐逐求于初
之陽者不已也求養于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
繼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
矣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丁氏易東曰能下初之賢以養德則足以養人故
曰上施光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本義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
九之養以養其下是已拂其常矣故其象占如此
五君位以養天下為經才柔不克養反倚養於上
九故拂經順從能臣以養天下亦足以安常自固
而濟艱非所任也焦筌居貞吉不可涉猶洪範用
靜吉用作凶之例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大君之志志在養民苟得天下之賢者委以牧養
之寄使吾民咸得所養足矣何必盡出乎己而後
為正哉爻所謂居正而吉者謂能順時以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本義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大川

錢氏欽光曰陽實陰虛群陰莫不由上九以養曰由頤如豫之由豫夫以人臣而居盛勢能無厲乎然其德陽明大居順而從之宜竭才力濟天下之艱險可矣大有慶謂舉天下咸賴其養也

雲峰胡氏曰五不可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

按朱子云頤卦下三爻是養人以為養上三爻是養人四五雖資初上之養實是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者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六爻之中動而求人以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與推以養人者皆吉口容止故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不易得也慶而大有尤不易得也而實根柢于厲之一辭周人由姬公而得養公孫碩膚者厲也

葉氏良佩曰六爻自三以下皆自求口實者也以震之動而凶初陽剛足以自養矣乃以應四而動於欲故象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從外誘則失德凶可知矣二顛頤則拂經于邱頤則非其類下陵而上援征凶可必也三拂頤之貞於上為盜臣於下為剝民之吏於隣為倖弁之夫於自養則為縱欲偷生之人凶則甚矣十年勿用者何卦二奇四偶其數十言在頤之時終不可用也无攸利言在頤之往无所往而利也自四以上皆觀頤者也以艮之篤實輝光而皆吉四與五居君相之位四應於初五比於上自知不足而能資求於上下之賢才以養其德由是天下必得其所養矣故曰頤以從上上施光也上九由頤厲吉者何知天下由已以養也格君以成其德則納約自牖而无一時之或安求賢以及萬民則握髮吐哺而无一事之或牢夫如是則天下咸得其養非吉而何即天下有艱險亦必有以濟之而不失其養此所謂大有慶也

䷛ 巽下兑上

傳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
得中內巽外兌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攸往而得亨
也
按四陽居中時事大過乎常為大過棟陽象二陰
不能勝重故至于撓明乎濟過非剛不可而剛中
巽悅又過而不過以是往拯則能挽極重之勢故
利而亨亨意全在往字內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
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朱子曰大過自有大過時事如堯舜揖讓湯武征
伐當過而過只是事之平常耳
廬陵歐陽氏曰撓敗之世可以大有為何也天下
事類非剛不濟剛雖惡乎過然可倚以主斷況巽
以出之說以行之夫且融其剛於中操斯以往亨
可必矣然乃字當玩謂安而止焉則不可
丁氏易東曰大者過謂陽爻過於陰也下本上末
巽下陰兌上陰本末弱也四陽之卦多矣此獨謂
之過者以本末弱也剛雖動而皆得中謂二五也
巽而說行下巽而上兌也利有攸往乃亨過而得
中也又遯之六二往上壯之初九往五也六二往
上而二成九初九往五而五成九亨也故利有攸
往而後亨也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往
而亨也大過之時大矣哉贊辭也
按大者過也但謂任重之過本末二字皆從木以
一陽畫藏於木下而根株回暖故為本以一陽畫
散於木上而枝葉向榮故為末大過巽下陰兌上
陰本末弱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本義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
也
丁氏易東曰澤至於滅木蓋澤溢而浩浩湯湯時
也可謂大過矣澤雖滅木木之屹然者自若獨立
不懼之象天下非之而不顧舉世不知而不悔故
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傳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
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按二比初所為高明柔克者也天下事尚可為故象發生有穉生育有望者然二象一意无不利則大過之勢挽矣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與比也取剛過而濟以柔之義

司馬溫公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為吉不以得位為美

九三棟撓凶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撓而占凶

按三四在一卦中皆取棟象三剛居剛過剛則折以卦中棟撓屬之蓋下卦上實而下弱故撓上卦上弱而下實則可載故四曰棟隆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雜卦傳曰大過顛也大廈之顛非一木所支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傳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為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為得宜矣若又與初陰相應是有他也有它則有累于剛雖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

按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者也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蘇氏子瞻曰過涉至於滅頂將有所救也勢不可救而徒犯其凶然其意則不可咎也

邱氏行可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不中過者也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為美然初陰伏於四陽之下承剛也故无咎上陰躐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 坎下坎上

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為坎陷之義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惟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吳氏芾學曰身處坎中不亨矣雖心則亨不為所陷也古人履患難而不憂不惧獨恃此心亨耳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習坎重險也上下皆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陰中故流陽陷陰中故不盈也行險而不失其信信謂孚也水性有常消息與月相應月臨地之坎位或對地之坎位則潮必至觀於潮可以知其信矣維心亨乃以剛中也指二五言也二五居中心象也行有尚往有功也謂二動應五也往者二而功者五也此且自臨取義天險上坎也地險下坎也五為天位故曰天險二為地位故曰地險險之時用大矣哉不言坎而言險坎有限義有險義但言險之用大非以坎陷言也

汧水趙氏曰坎三畫之象為水坎二陰之象為險

險者水之所行也坎為流水艮為止水言水流猶
云游至皆明重險之義水潴則盈水流則不盈故
陂澤有時而渦江河則不舍晝夜水之就下行乎
險者也至平生焉春夏而汪洋秋冬而斂涸天下
之至信出焉凡人之情拘節舒轡於康莊之途則
進止有度不爽其常及驅車於峻坂陵谷之間則
步驟擾亂疾徐无章所貴維此心以求亨者以二
五之剛各居其中也剛故不蹔於險中故无覬遇
譎詐之患是可以行險矣夫然後行則必可嘉尚
往則必可有功是足以出險矣夫險固所以為難
然有而用之亦足以防難是險者夷之用也天積
虛以不可陛升為險故能神其道地積形以山川
邱陵為險故能蓄其富山川邱陵不能徧堪輿也
王公是以鑿斯池築斯城主閑譏保障自人設險
以守其國故能中夏乂安四夷不侵是皆善用其
險者天地用之為天地王公用之為王公險之時
用顧不大哉

象曰水游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汴水趙氏曰坎為水重坎故云游坎之水流故云
至善乎已為德行乃自處險之道常之則不以夷

險易其節以善及人為教事乃教人以處險之道
習之則更嘗多而處置合理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傳初以陰柔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
非能出乎險者也唯益陷入于深險耳窞坎中之
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本義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
此

汴水趙氏曰猶云得道則免不可盡諉之時位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本義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
而得中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與入坎不同時猶未出險中非才德不足以
濟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
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
倚着未安之意

按來險也往亦險也前險也後所枕者亦險也无

所往而非險則惟入于坎窞而已處險而陰柔又
不中正其道豈可用乎以此知其欲濟險而終无
功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項氏平甫曰坎卦尚往利剛不利柔剛能往柔不
能往也六三豈不有志出險而戒以勿用才不剛
位不正時不利也玩一終字可見坎坎之為勞矣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本義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
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
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
其占如此
按樽酒一樽之酒也簋貳貳副也一簋之食而有
副爲是貳簋也缶樂器離卦鼓缶漢書擊缶而歌
烏烏然則缶瓦器而可擊以歌者也酒以一樽簋
以二樂用瓦缶其禮可謂薄矣艱難之時用此薄
禮由閒道以通其誠於君爲始雖艱阻終則无咎
之道也居謂五以四柔近比五則所謂剛柔際以
此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陸氏君啟曰缶之義爲朴誠牖之義爲因明用誠
而薦則樽簋亦歆因明而通則約結彌固象謂當
坎之時剛柔相濟故其交如此
按觀孔子小象以樽酒簋貳爲句則本義所引晁
氏之說以貳用缶爲句者其非明矣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本義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
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
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
與五雖是陷於險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
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
雲峰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祗既平則无險矣
二居重險之中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
不如五之既平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
雲峰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
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
重坎之時剛猶陷於柔也

按中德非有大小以在險中未大有所施也知二之得小則知五之未大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按楊用修解徽纆索也三股為徽四股為纆言叢棘則在地上非坎窞此坎之終也六陰柔居險絕繫之寘之至于三歲終不改圖莫得出險之道故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葉氏良珮曰習坎卦辭以有孚為心亨之義故六爻惟以剛中為善六四剛柔相濟亦得无咎自餘陰柔不中正者皆凶而无功

按初入險最深上處險最極皆曰失道凶以此

☲☲ 離下離上

傳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汴水趙氏曰上下二陰分麗乎四陽之間故仍經卦之名曰離陰柔不能以自立必求其所麗今麗乎陽得所麗矣然必利乎正其道乃亨牛順獸也牝牛順而又順者也兩陰皆中是為牝牛四陽蓄其外得其吉也凡陰之正而亨陽也蓄而吉皆由乎中中其可貴也哉

楊氏誠齋曰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

雲峰胡氏曰麗則易至而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為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正為吉

按養其順德於中即所以消其炎上之躁性也故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丁氏易東曰日月麗乎天謂上離也百穀草木麗乎土謂下離也重明以麗乎正此彖成卦言上下皆離也柔離乎中而六二兼麗乎正也麗乎中正同

德相應所以亨也此釋利貞亨也離得坤之中爻
者是以畜牝牛吉也
焦氏弱侯曰日月星辰麗而明其不麗者殞墜薄
蝕矣人見其明而不知其麗也百穀草木種之則
生擾之則死人見其生而不知其麗也大人象之
重明麗乎正以化成天下人之視聽聰明趨避了
然於中所謂明也其為君也紀綱號令生殺予奪
曉然於外亦所謂明也雖然明有形也正無形也
人君未有不用其明者卒至於蔽蒙昏塞而不足
以明何也知其明而不知明之所麗也聖人以天
地為日月百穀草木之麗而以正為明之麗此微
言雋論也知其正而後重明麗焉於是照乎四方
堯舜禹湯之道也
按離者何也附麗之也豈惟火為然哉觀乎日月
必附麗乎天以代明百穀草木必麗乎土以生長
蓋凡在天成象者皆麗于天在地成形者皆麗乎
土凡物皆如此豈獨火為然也然以卦體言則重
明以麗乎正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以卦爻言則
柔麗中正君臣契合而其道大亨離之貞亨如此
是以聽人麗于人者皆宜畜以至順之德斯獲吉
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丁氏易象曰明兩作離離為日天无二日故以明
兩作言之今日之日明日之日相繼之象以君德
言之緝熙光明之象也故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四
方取四陽爻而言
陸氏農師曰離言明兩作坎言水洊至起而上者
作也趨而下者至也
按繼明即重明如言新又新也不必泥繼體之說
只作緝熙解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本義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
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吳氏易學曰躁足之初參差不齊曰履錯然初居
離始未有所麗一昧于從其咎大矣惟將進之始
知所敬慎庶幾可免蓋初承二而應四二可與麗
也四不可與麗也敬之不過決擇于斯二者而已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
如是所麗如是大吉之占也

本義黄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
傳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
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本義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常
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趙氏茂實曰離為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
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
謂年在桑榆頼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
度日也趙孟所謂烏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本義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
此
雲峰胡氏曰坎離在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
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
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
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
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火性躁故突如其來真有不能自焚之意意者欲
以辟咎如初而可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傳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
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
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
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
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畏懼如
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
不懼則安能保其吉耶
本義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
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雲峰胡氏曰九三之嗟以死生為憂者也不當憂
而憂故凶六五之嗟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
憂故吉
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
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傳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
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吉也不然

豈能安乎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洪註誤則何可勝誅故但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及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南軒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司馬列於夏官蓋有以也

按朱子以有嘉折首為句還從傳為是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邱氏行可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為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異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麗陰內而為陰所麗者最山是以三言日昃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故知以敬而辟咎上剛在外故能以征伐而正邦也

葉氏良珮曰取鄉先生郭暢軒之說有云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以乾坤為體以坎離為用也坤得乾之精為坎乾得坤之氣為離坎離重而合則為既濟天地絪縕斷既濟之象也夫是之謂易未有天地不交能生萬物者是故易生生之義也

按征伐非王者本心洪範八政師居其末此爻一卦之極至於不得已而用之夫以至明之王行不得已之征象曰以正邦明非黷武也

北平黄叔琳崑圃

周易下經

丁氏易東曰上下經雖以簡冊重大分而爲二然非無義也先儒以爲上經天道下經人事失於支離獨蔡伯靜謂乾坤者對待之醇坎離者對待之交咸恒者對待之行既未者對待之雜又曰氣化者有生之始而形生也故上經始乾坤形化者運行之終而復生也故下經始咸恒坎離終于中者也震巽艮兑動而運行者也然皆終于坎離者運行常止于對待乃能復生也既濟雖非坎離坎離之交也此說爲當今附見之

䷞ 艮下兑上

傳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

雲峰胡氏曰天地定位欲其分故乾坤分爲二卦山澤通氣欲其合故咸恒合爲一體上經彖无言女者下經家人姤漸多言婚姻之事而首于咸見之

咸亨利貞取女吉

傳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本義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剛在下而交相感應又艮止則感之專兑說則應之至又艮以少男下於兑之少女男先於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時故其卦爲咸其占亨而利貞取女則吉蓋感有必通之理然不以貞則失其亨而所爲皆凶矣

雲峰胡氏曰咸皆也无心之感也无心於感者无所不感也感則必通而利在於貞此言感之道當如此取女吉專言取女者當如此女以貞靜爲正男不下女而女從之非貞女也不可取矣

楊氏誠齋曰乾坤陰陽之辨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

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汴水趙氏曰咸皆也書之咸建五長咸有一德是也今訓咸為感蓋以兩卦皆感非以文為別謂感无心而感有心也咸本變六三之柔上上九之剛下故曰柔上而剛下陰陽二氣一感一應彼此相與陰陽皆感咸之義也艮兌二德為止說艮下兌上為男下女取女婚姻之初也古者昏禮壻執鴈親迎御輪三周此下於女也女子處室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壻又親迎而後從夫如是乃亨乃正用以取女則吉也人倫之道莫大於夫婦咸之兌艮婚姻之初也厥初不正後將奈何夫婦之初咸感至真男之心止而專則女之心說而應男之止无斷於女而心自說者此咸感之所以為妙自然而然不可以它求也天地之感氣也氣感則萬物化化生生而不窮聖人之感心也心感則天下和說而平爽天心之感豈曰繫之維之以強其來也天下固有人心之本同者因其本同而感之則天下无不說應觀所感之本同則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見天地萬物之情則聖人之情從可見矣

馬氏贊義曰卦名咸者何感之義也其亨而利貞取女吉者何柔上而剛下於柔二氣相交此感而彼應以相與也艮止而感之專兌說而應之至以少男而下於少女皆誠一不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豈惟男女然哉天地之化聖人之治亦感而已矣蓋天地之於萬物匪逐品而造作之也二氣交感自化生而不息也聖人之治萬民匪家諭而户曉之也以心感心自和平而成寧也觀其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不外乎一感而已輔世而圖治者可不明乎感義徒以智力圖之哉

象曰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丁氏易東曰山澤通氣者也山體內虛澤氣上通

揚氏誠齋曰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交感也君子體之虛其中以受人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本義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咸於最下咸拇之象也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此卦雖主於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

丁氏易東曰初六之動應九四也所感未深而志已動矣夫咸卦六爻各有應豈欲其不感哉欲其感以正也初應四正也而九四志在少女九欲往上故初未遂其志也

楊氏誠齋曰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嗟嘆之象則肖乎腷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初六拇也二腓也三股也四心也五脢也上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咸而感之者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本義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躁妄而不能固守者也二當其處又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取其象然有中正之德能居其所故其占動凶而靜吉也

丁氏易東曰九五正應為三四所隔若比三而動則凶然六二中正苟守道靜正則不凶矣故曰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中溪張氏曰陰性本靜二能順其性而不動則不至有私感之害矣六二之居吉即洪範之用靜吉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本義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執者主當持守之意下二爻皆欲動者也三亦不能自守而隨之往則吝矣故其象占如此

汴水趙氏曰以九居三皆陽而動故感于其股陰則隨陽是隨者柔之道也九三之剛不知以止為感而固執其隨人之道往而求感有吝而已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下也

本義言亦者因前二爻皆欲動而云也二爻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居止之極宜靜而動可吝之甚也

雲峰胡氏曰彼不處而我亦不處不能自主而曰究乎汚下者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義九四居股之上脢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乃得其理今九四乃以陽居陰為失其正而不能固故因占設戒

以為能正而固則吉而悔亡若憧憧往來不能正
固而累於私感則但其朋類從之不復能及遠矣
汴水趙氏曰吉與悔為對守正則吉而悔可亡失
正則凶矣何止於悔而已邪此聖人教人以處九
四之方也但四當往來之交欲往而求感於人欲
人之來感於已未免憧憧然曾无定計上下二陽
之朋又從四而求所思思愈多而感之道愈乖矣
楊氏誠齋曰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不言
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本義害不正而感則有害也
汴水趙氏曰感以正感之吉也感不以正感之害
也四能正則是未感於害悔宜可亡何乃心思往
來而弗寧乎則咸感之道湮晦而狹隘矣其以心
求感者乎
九五咸其脢无悔
本義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而无私係
九五適當其處故取其象而戒占者以能如是則
雖不能感物而亦可以无悔也
汴水趙氏曰艮稱艮其背一身之最止者也感於
其所止何悔之有然乃无情之止則亦不能為感
矣故亦不言吉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本義志末謂不能感物
上六咸其輔頰舌
本義輔頰舌皆所以言者而在身之上上六以陰
居説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又兑為
口舌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説也
本義滕騰通用
昔溪王氏曰以心思感人所感已狹況騰口説以
感乎於是感道衰矣
邱氏行可曰上卦象上體下卦象下體拇腓股隨
體而動應感者也脢不能思无感者也輔頰舌以
言為説不足以感者也皆不能盡乎感之道惟四
居心位為感之主似知感之義者然无心者固无
所感而有心者憧憧往來亦不能以感感之道其
難哉大傳曰天易何思也云云必如是而後可以
言感感之道也
䷟ 巽下震上

傳恒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

後受之以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本義恒常久也為卦震剛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風二物相與巽順震動為巽而動二體六爻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為恒其占為能久於其道則亨而无咎然又必利於守貞則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

汴水趙氏曰純亦不已者久也久故能通通則无疑滯之咎然通久或有弊必利於守正守正而自蓋亦不可以久必利有攸往而後其道為不息也

進齋徐氏曰利貞不易之恒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由此知恒之貞而不易者恒之利者也恒之有攸往而不已焉者亦恒之利者也本義以為利於守貞乃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利於守貞利字似未為分曉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汴水趙氏曰初九之剛上為四六四之柔下為初故曰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上下之位為可久震巽啓遇故曰雷風相與與猶可者與之之與雷與風則威烈風與雷則聲遠是相與之勢為可久巽而動者二卦之德不懦不畫其巽可以久剛柔皆應者六爻之情不拒不疑其交可以久合是四者故曰恒已上釋成卦之由與卦象卦德爻位此下乃釋卦辭申有困革道无變遷時有今古道則長存久必於其道而後可儻非其道則亨者否而咎且生矣天久於覆地久於載天地之道何有窮已所貴於攸往者謂事雖有終我行不已則終者復有始所以體天地之道也日月得天運動不息故能久照四時代謝變化不息故能久成聖人法日月四時之所以久者久於其道而天下之化以成觀其所以久者如此則天地之所以化生萬物與萬物之所以流行而不窮者其情可以見矣故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馮氏椅田曰震巽而為之恒者何也剛位於上而

柔位於下道之常也長男長女以相與亦道之常也內巽外動而无違剛柔相應而不孤亦常也是以謂之恒也恒言无咎利貞者何也道者正也久於其道故如是也天地之道亦恒久不已而已矣故寧无咎而利于正爲利有攸往者何靜終則動始也變通而无已也此即天之道也日月得之故一往一來而能久照四時得之故一變一化而能久成聖人之道猶日月之代明爲四時之變化爲陽舒陰慘而久於其道則天下安於經常之道化行而俗成是皆恒之道也觀其所恒則天地萬物之情皆於此而可見恒之道其大矣哉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傳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常所也

楊氏誠齋曰終始變化者恒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恒所以久而不變

汴水趙氏曰震爲雷巽爲風二物至不能久而天地之化所以能久者雷風也方所也君子卓然有立不易其所是可以體卦之德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本義初與四爲正應理之常也然初居下而在初未可以深有所求四震體而陽性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意異乎常矣初之柔暗不能度勢又以陰居巽下爲巽之主其性務入故深以常理求之浚恒之象也占者如此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矣

楊氏誠齋曰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于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途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

王氏申子曰恒久也天下可久之事豈一朝夕所能致者初六質柔而志剛質柔故昧於遠見志剛故欲速不達處恒之初是方爲可久之計者而遽爲求深故曰浚恒非急暴而不能恒則必苟且而不可恒矣貞固守此以爲恒取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始求不當深而深此所以凶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楊氏誠齋曰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恒久于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乎故擇中庸無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恒者也其德无恒不可以作巫醫為卜筮離乎免於羞辱矣蓋忿忻躁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汴水趙氏曰重剛則勇於為善弱懦則擇善不固其為於德必不能久不能久則或承之以羞恥矣儻固而不變吝道也

葉氏良佩曰不恒之人無所用恥人亦莫不以恥承之位貞而德不恒故曰貞吝此看貞字從本義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本義以陽居陰久非其位故為此象占者田无所獲而凡事亦不得其所求也

楊氏誠齋曰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楊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耶

汴水趙氏曰居而當位雖暫可以得禽苟非其位雖久奚益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本義以柔中而應剛中常久不易正而固矣然乃婦人之道非夫子之宜也故其象占如此

按六五中矣然剛而中可恒也柔而中婦人之常非夫子之所當常也

丁氏易東曰恒其德貞婦人吉此以六之德言也夫子凶此以五之位言也以順為正妻婦之道若下體之巽婦如此則吉矣五本震夫乾之長子豈所宜哉婦人吉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者也若從婦德則凶矣非所以為常道也咸恒為夫婦咸取少男下少女之義而六二九五未嘗不正位也

恒男上女下住則正矣而六五九二未嘗不男下女也故示戒於五也恒為夫婦亦於此爻見之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本義振者動之速也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恒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王氏輔嗣曰静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静者可久之道也處卦之上居動之極以此為恒無施而得也

丁氏易東曰恒不可浚振恒可乎巽震皆躁所以卦義於始終示其戒也

䷠ 艮下乾上

於卦變為乾重艮於爻變為二陰爻變之始卦以四陽避二陰為義六二為致避之主初在二後不可避三切近於二若有所係而不得避四已在外五居尊上居外卦之外故其於避皆吉利而上則真避者也

遯亨小利貞

本義遯退避也為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為遯六月之卦也陽雖當避然九五當位而下有六二之應若猶可以有為但二陰浸長於下則其勢不可以不避故其占為君子能避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其浸長之故而遂侵迫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此卦之占與否之初二兩爻相類

按遯亨為君子言也告君子使避去不去則見害於小人矣小利貞為小人言也勉小人以正小人而不亦正則凌迫乎君子雖已亦有所不利也君子以避為亨小人以静正為利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本義以九五一爻釋亨義

小利貞浸而長也

本義以下二陰釋小利貞

中溪張氏曰臨之彖剛浸而長遯之彖不曰柔浸而長而止曰浸而長者盖剛之長可言也柔之長不可言也

遯之時義大矣哉

本義陰方浸長處之為難故其時義為尤大也

楊氏誠齋曰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為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

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决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居位而與二為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賑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任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微偉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偉於萬一也

汴水趙氏曰君子之遯非辟禍也非畏小人也二氣不能无陰生人不能皆君子小人之始於遯盛於否極於剝今二陰矣其勢方來其氣甚銳及是而遯以至否之不亂暈觀之神道設教剝之順而止之於消息盈虛之際處得其道則可反而為復而六陽朋來出入无疾此遯之時義所以為大非小智鄙夫所能為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本義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嚴者君子自守之常而小人自不能近

丁氏易東曰天喻君子山喻小人小人浸長如山之侵天以下陵上君子遯避若天之遠山天則不可階也如此遠小人所謂不惡而嚴小人自不敢犯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傳他卦以下為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為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

本義遯而在後尾之象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處靜俟可免災耳

楊氏誠齋曰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為肥遯五為嘉遯四為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决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故為遯尾故危厲而災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本義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必遯之志也占者固
守亦當如是
侯氏行果曰上應貴主志在輔時不隨物遯獨守
中直堅如革束執此之志莫之勝說故之父師當
此爻矣
吳氏愼曰六二居人臣之位任國家之責不當
遯者也故六二不言遯
虞翻蔡氏曰就隱遯上說如何見是中順益收斂
其德不形於外不危言激論不矯矯伸節惟知自
守而已此之謂中順

按莫之勝說喜二之從五者固也傳以爲不可勝
言恐未是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
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三陽遯者也與二陰同體相比有所係戀曰係遯
夫藏用而御浸長之陰者必其中一無所繫乃可
稍有繫焉則用不神且府疾而基危也獨以畜臣
妾吉耳臣妾不能不懷以私豈可斡旋天下大事
哉臣妾指陰憊弱不斷也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本義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絶之以
遯之象也唯自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故占
者君子則吉而小人否也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傳遯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
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
本義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遯之嘉
美者也占者如是而正則吉矣
白雲郭氏曰以正志者九五嘉遯隨而不流无係
也无執也无好也不累於外正我之志而已此其
所以爲嘉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傳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惟飄然遠逝无所繫
滯之爲善上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繫
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
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
本義以剛陽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
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肥者寬裕自得之意
按四之好不如五之嘉五之嘉不如上之肥三有
所係則疾上無所疑故肥肥者疾憊之反也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沈水趙氏曰四陽之中三係於陰四五應於陰皆不能不自疑至上則疑慮盡亡蓋无有不利者矣

平菴項氏曰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執革為係遯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本義大謂陽也四陽盛長故為大壯二月之卦也陽壯則占者吉亨不假言但利在正固而已

按陰之進不正則小人得以陵君子故遯言小者利於貞陽之進不正則君子不能勝小人故大壯言大者利於貞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大者壯在天地為四陽之長氣甚壯在國君子類進勢甚壯柔不能壯惟剛故壯雖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壯而大者剛動自正也獨稱天地之情與咸恒萃異天地大故也無不覆載故無私覆載其見正大之情以此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雷在天上剛以動也大壯之象

按君子體壯以自勝為強故非禮弗履橫渠先生曰克己復禮壯孰甚焉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本義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剛陽處下而當壯時壯于進者也故有此象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故其占又如此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本義言必窮困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本義以陽居陰已不得其正矣然所處得中則猶可因以不失其正故戒占者使因中以求正然後可以得吉也

白雲郭氏曰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徂徠石氏曰壯惟小人用之君子則否罔不用也

楊氏誠齋曰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為小人勿用則為君子小人如欲為喜於鬬而狃於勝喜於鬬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衆其角而後已羸與纍古字通用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罔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虞作纍

按此爻惟石氏介與誠齋之說得之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本義貞吉悔亡與咸九四同占藩決不羸承上文而言也決開也三前有四猶有藩焉四前二陰則藩決矣壯于大輿之輹亦可進之象也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與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與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往程子云輹與輻同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傳羊群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群羊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群陽雖壯无所用也象言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不當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

楊氏誠齋曰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為相當也德踰於位位踰於才故也羊即四陽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本義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也其象如此其占可知然猶幸其不剛故能艱以處則尚可以得吉也

雲峰胡氏曰上之壯已極不能退六之質本柔不能遂然三羸角上艱則吉者三過剛必至於自困

上不剛故可勉之以艱也蓋壯終有變之義
葉氏良佩曰上壯終動極而六之才質本柔故有
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之象其占无所利可知
若能艱以處之則為善用其壯矣故曰吉蓋許其
終可進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王氏輔嗣曰未有還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
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壯則觸藩矣
按此卦諸家之說俱未盡然惟王輔嗣為得之聖
人作易維每爲扶陽抑陰之意然剛不可過又須
濟之以柔如乾之群龍无首之類乃為善用易者
似不可以一例求也大壯以大者壯剛以動得名
然又利於貞大者正方是能全其壯初九九三爻
位皆屬陽剛故初凶而三厲九二九四以陽居陰
故二戒以困中求正必正而後得吉四戒以必正
乃吉而悔亡藩決不羸即本爻不極其剛故象如
此而壯于大輿之輹凡剛而濟以四之柔剛柔相
濟方无困阻而可以行亦非止四前二陰為藩決
不羸也以此知三之觸藩羸角亦就本爻過剛致
困而言爾六陰而五陽位互兌有羊象羊剛狠之
物由五而取象而六居五為柔中為喪羊以和易
之象故无悔上六為震兌故亦有羊象壯終動極
故又有觸藩象爻質柔而卦體動故進退不能而
无攸利然猶幸其不剛也故能艱以安乎柔而不
進則吉艱則吉即所謂利於貞也諸爻多羊象皆
以卦之互兌重兌而取非止以剛狠而取也諸爻
與卦辭同只大象尚剛壯自為一意爾

䷢ 坤下 離上

傳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
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
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本義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
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
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占者
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
楊氏誠齋曰康侯者治安之侯也錫馬蕃庶而恩
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者頻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雲峰胡氏曰康侯非順者不能錫馬三接非君之至明而柔者不能也

按晉明進而盛也明出于地益進而盛故為晉順而麗乎大明之德為順德之臣而附乎大明之君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為明而柔者之在君位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本義昭明之也

雲峰胡氏曰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本義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凡始進必資薦引四應不中正乃若相摧抑者進之初人多未之信然摧如在彼而吾不可以不正罔孚在人而吾不可以不裕初以陰居陽非正才柔志剛不足於裕貞與裕皆戒辭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本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楊氏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之德逢文明之君當寧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為憂而不以進為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易筌曰仕進之日無識者或志得意滿以取敗初二皆柔體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歛而如愁故吉二如字乃其象如此非真有摧之愁之者也

按初有應宜可進也而欲進見摧二无應若可愁也而受茲介福聖人皆戒之曰貞吉蓋不以應之有无為吉凶而惟以不失在我之正者為吉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傳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象云上行者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

眾志之所同也

本義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陰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

易會曰衆何以允允其志也曷允其志以其麗明也觀三所以志行則象之上行者可知已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本義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

楊氏誠齋曰處避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趨貴近之地處群下之上踞三陰之前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

按九四剛而不中不正欲進不能如鼫鼠鼫鼠螻蛄也螻蛄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升木能浮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者也五技皆劣四爻當之固守大臣之位尚恐有厲況能動乎世以鼫鼠誤作碩鼠碩鼠自是大鼠鼫鼠螻蛄乃今土狗也九四在卦為艮僕在爻為鼫鼠隨時變易如此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楊氏誠齋曰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中溪張氏曰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已不待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已六五為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而麗之何悔不亡苟能得失不累於心勿勞憂恤持此以往吉无不利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為卦之盛今六五柔主曷為能兼此四慶而有之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蓋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早暵暍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

日之為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為明柔則容剛則
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宜也謂其柔
而不主哉
吴氏易學曰當時諸侯如初與二三之柔而順四
上之剛而厲其失得執舉皆一切勿恤洞然兩忘
此羣下所以耶見其忱而往吉無不利與蕃君臣
相遇文明之化成虞之大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傳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也剛極
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于
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于伐邑則雖
厲而吉且无咎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
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
治則雖傷于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
而于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
故可吝
按此爻誠齋易傳最勝其說曰上九以剛明之資
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
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雖
思代人而已其代人也不能威服天下亦維用伐
其私邑而已聖人於此以為若不用則明而有自
危之心尚可許其吉而无咎或抉其剛明而自以
為貞固則為吝而已矣吝則維用伐邑於晉道未
為光大此其所以可吝也晉卦以柔進得名故柔
爻多吉晉之道惡剛也

䷣ 離下坤上

傳進不已必有所傷明夷所以次晉也反晉成明
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
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
傷之時也
明夷利艱貞
本義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
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近之故
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雙湖胡氏曰卦辭文王所作也於坤曰安貞吉於
明夷曰利艱貞終守臣節而不失其正不可見於
此乎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
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

之

丁氏易東曰明夷之彖在利艱貞而已貞正也二得正位而六五不正乃下正而上不正之時也內文明而外柔順內離而外坤也內文明而外柔順若父王也文王有聖德以服事殷故曰文王以之利艱貞當艱難而守正能晦其明者也內難而能正其志所謂利艱貞也箕子佯狂為奴能晦其明而正其志者故曰箕子以之此明夷之道也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丁氏易東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體坤之象以莅衆坤衆也體明入地中之象用晦而明離文明也彖言晦其明象言用晦而明義稍不同晦其明言有明而晦之也用晦而明言以自晦而為明也雷氏曰明出地上晉明入地中明夷可以知渾天之說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丁氏易東曰初九當明夷之時欲行則有飢餓之憂所至又有譏責之患然雖如此義在勇去雖飢餓而不悔有言而不恤者也伯夷之謂歟

按飛而垂翼于行而不食有所如而所如不合傷雖淺而亦不免於傷之喻也三段俱作譬喻看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本義唯義所在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汴水趙氏曰離以二為明明夷之時愈明者愈當晦二當辟世者也居臣位之正欲行而不可將若何而辟其咎幸麗于二陽之間能拯我以壯馬則可蒙大難而无害文王身為西伯非可如太公伯夷之黎故不免羑里之拘賴有四輔之賢是以卒免於難吉者免難之謂

丁氏易東曰六二之明為五所蔽者也股人之所行其股傷則不能行矣然左非便用所傷未切拯救也馬壯則行速速則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汴水趙氏曰君以昏德臨于上臣之明德晦于下此豈得吉之時而六二獨吉者以能順受其正不失為臣之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本義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

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
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
愚按三與上應以明鬿暗為武王伐紂之事不可疾
貞以不可疾為貞也武王須五年之久而後伐紂
此所謂不可疾貞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丁氏易東曰腹坤象坤體之下故曰左腹也尊右
故也腹幽隱之處六四近六五入于左腹者也知
昏主非心不復可格故遠而去之出于門庭若微
子是也輯聞六四與六五同體其殆居腹心之地
而不受腹心之託者乎唯居腹心之地故知昏主
之心必有賊虐忠良之事唯不受腹心之託故出
門庭以自踈其微子去之者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六四獲暗主之心意而去之故曰獲心意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丁氏易東曰六五明夷之主不主於君而以臣言
以其昏寘之主不忍言也故特稱其臣以見其君
之昏耳殷有三仁唯箕子能陳洪範則箕子又三
仁之中最文明者也故就殷臣之中指其最明者
以顯其君之暗也箕子之明如此尚且自晦其明
則紂之不明可知矣利貞所謂能正其志也人言
箕子佯狂為奴可謂晦矣而不知其明固在不可
息也然則人臣之明豈可為暗君息哉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六五晦而不失其正故雖遇暗主而明未嘗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本義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
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
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本義照四國以位言
邱氏行可曰明夷以二體言則離明為坤暗所傷
以六爻言則上一爻為暗君自五而下皆為所傷
所以下五爻皆曰明夷此受傷者也上一爻曰不
明晦而獨不言明此傷人之明者也

䷤ 離下巽上

傳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

家人利女貞

傳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

本義家人者一家之人卦之九五六二內外各得其正故為家人利女貞者欲先正乎內也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薛氏仁貴曰明乎內者家自齊言內離明而外巽齊也女德未正他事雖齊本已亂矣故彖曰利女貞

中溪張氏曰家人合巽離而成卦巽長女而位四離中女而位二以柔居柔各得其正此亦利女貞之義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丁氏易東曰彖辭但以女貞為言而夫子因女正而推及一家之正二陰位也陰爻居之女正位乎內也五陽位也陽爻居之男正位乎外也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九居五天位也六居二地位也得宜之謂義行而宜之亦為義此義字釋利字正字釋貞字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以下極論家之所以正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兄盡兄之道弟盡弟之道夫盡夫之道婦盡婦之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則家道正正家而天下自此定矣

楊氏誠齋曰正易於天下而難於一家易於家之父子兄弟而難於一夫一婦夫女正非自正也孰正之男也正女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

汴水趙氏曰毋慈不嚴僭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內外之別家之蠹也故母亦稱嚴稱君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身者家之所由風也言行可以欺人而不可欺於家故非有物與有恒不可君子知風之自矣言非無實曰有物行非詭飾曰有恒

初九閑有家悔亡

傳初家道之始治家者治乎衆人者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故悔亡也九剛明之德能閑其

家者也不云无悔者群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
本義初九以剛陽處有家之始能防閑之其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本義志未變而豫防之
楊氏誠齋曰婦訓始至子訓始稚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内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餽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壼内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餽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儆焉故聖人贊而擧之曰順以巽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傳九三在内卦之上主治乎内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内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羞吝矣
本義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故有嗃嗃嚴厲之象如是則雖有悔厲而吉也嘻嘻者嗃嗃之反吝之道也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
吕氏伯恭云此爻如對兩家而言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本義陽主義陰主利以陰居陰而在上位能富其家者也
楊氏誠齋曰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即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内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太任是已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

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
天下之不治而自吉也以文王為君以太姒為妃
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武王為子以邑姜為
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
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郎氏何可曰五剛而得中感而能愛盡乎治家之
道者故人无不化可以勿憂恤而吉也假有感格
之義當從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程子曰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
上九有孚威如吉
傳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
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
衆人自化為善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
故必有威嚴則能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
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
本義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
道占者必有誠信嚴威則終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本義謂非作威也反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郎氏何可曰家人一卦先儒謂內卦三爻女子之
事也外卦三爻男子之事也女子之道始也為人
女故初閑有家中也為人婦故二在中饋終也為
人母故三家人嗃嗃即彖辭女正位乎內也男子
之道始也為人子故四富家吉中也為人夫故王假
有家終也為人父故上威如吉即彖辭男正位乎
外也

☲☱ 兌下 離上

傳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家道窮則
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
睽小事吉
丁氏易東曰睽違而不合者也說文目不相聽也
睽兌下而離上者也火炎上水就下火自上澤自
下也離女兌女相與同居而志不同行皆睽而不
合之象故以睽言然而二五相應有吉之道但上
下卦皆陰為主且柔居尊位陰為小雖應乎剛則
所吉止於小事不可以作大事也若使九剛而居
中正則大事吉矣
汴水趙氏曰大有則元亨睽則小事吉固其所也是

以聖人貴合不貴睽上而七政欲其齊下而四海欲其會車書之文軌律度量衡之制无一不致意焉今而曰睽蓋人情事勢之適然聖人固自有御時之方小事者就其睽異之中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其乇之小正洪範之作內之時乎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火炎上火動而上也水就下澤動而下也火自上澤自下上下睽而不合也離女兌女相與同居而志不同行則二女睽而不合也說而麗乎明以卦體言也兌體而離麗也卦自壯亦自遯柔進而上行則以自遯言之蓋初二進而四上行也詳見下文得中而應乎剛謂六五得中而應九二之剛也小事吉者以柔居尊位陰為小雖處乎剛所吉止於小事也若使九剛而居中正則大事吉矣聖人因是以明睽之義恐人以睽違為終不合之義或疑其吉故詳明之天下之理有以睽異而同者矣天在上地在下上下雖睽矣而其以生物為事則同也男位乎外女位乎內內外雖睽矣而其室家之志則通也萬有不齊則萬物睽矣而分殊理一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如此其吉豈止於小事乎因其小而推之大也

揚氏誠齋曰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中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合凶不可吉則无為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夫子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傳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為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

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荀氏悲明曰火性炎上澤性潤下故曰睽也大歸雖同小事當異百官殊職四民異業文武並用威德相反共歸於治故曰君子以同而異也

平庵項氏曰同象兌之說異象離之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傳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則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已乖異者也見者與相通也當睽之時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絕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為善良革仇敵為臣民者由弗絕也

本義上无正應有悔也而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矣故有喪馬勿逐而自復之象然亦必見惡人然後可以辟咎如孔子之於陽貨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初九之與九四上下异趣而相叛水火異性而相賊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為避而以見為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容不以褊之道也孔子之見南子是也若非避咎乎惡人則无所事於見惡人矣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容何也說故也初與四皆乾體而同陽德乾為馬故自復初九降居以下於九四故為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為辟咎

按睽離之時去而弗追靜以俟之來而弗拒悅以接之泊然若不見其睽者夫惟不見其睽而後睽可合善處睽矣　惡人亦謂四也以其去而不為我乘曰馬喪以其應而不與我好曰惡人交有追之而不可強者寬以待其復逆有避之而不可得者欵以折其凶處睽之用微矣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傳二與五正應相與者也然在睽乖之時陰陽相

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矣故二以剛中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於巷必能合而後无咎巷者委曲之途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非枉己屈道也

本義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乃為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令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並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焉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

按委曲求合如坎四納約睽二遇巷乃聖賢達節之事非狷介避世者之所能知唯二之才剛而得中足以行之故有其象如此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義本其正應非有邪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傳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其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也牛掣阻於前也天髡首也劓截鼻也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自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為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

本義六三上九正應而三居二陽之間後為二所曳前為四所掣而當睽之時上九猜狠方深故又有髡劓之傷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其象占如此

孔氏穎達曰剠額為天截鼻為劓既處二四之間皆不相得四從上刑之故剠其額二從下刑之又截其鼻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

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
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與於後我
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
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
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
我必矣然六三以柔順之德扣説之極而居二陽
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
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
也
雲峰胡氏曰火澤之睽生於動三上之睽生於兆
本无輿曳本无車掣本无天且劓疑故其見如此
乃意見之見非真見也其見如此故无初正理本
不如此故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傳九四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
且有咎者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
本義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交孚謂同德
相信然當睽時故必危厲乃得无咎占者亦如是
也

孔氏穎達曰元夫謂初九也處於卦始故曰元初
四俱陽而言夫者蓋是丈夫之夫非夫婦之夫也
陸氏德明曰同志相善不期而會故曰遇
李氏光地曰情以疑而相睽惟剛則足以去疑而相
合故四終於遇元夫而上終於遇雨也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楊氏誠齋曰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
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
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
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
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
濟哉豈惟无咎又何厲焉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本義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厥宗指
九二噬膚言易合六五有柔中之德故其象占如
此
雲峰胡氏曰二五剛柔得中故五以二為宗其合
也如噬膚之易二以五為主其合也有于巷之遇
宗親之也上當以情親下也主尊之也下當以分
嚴上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以陰柔之質而居君位宜其悔
宜其咎宜其睽合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
如噬膚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
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
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
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矣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傳上九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
明極則過察而多疑此爻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
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本義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以剛處明極
睽極之地又自猜狠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污
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
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匪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
吉疑盡釋而睽合也上九之與六三先睽後合故
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上九有六三以為正應非孤也而云
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
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已載鬼
一車又疑其害已先張之弧疑其為寇後說之弧
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已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矣
為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
天下之至明為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
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離然而疑其後渙然
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
為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以叢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
厚齋馮氏曰內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
所應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
曲以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
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
未有終睽者也

䷦ 艮下坎上

傳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
乖之時必有蹇所以次睽也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本義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為卦艮下坎上
見險而止故為蹇西南平易東北險阻又艮方也

方在蹇中不宜走險又卦自小過而來陽進則往
居五而得中退則入於艮而不進故其占曰利西
南而不利東北當蹇之時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濟
難又必守正然後得吉而卦之九五剛健中正有
大人之象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則又貞之義
也故其占又曰利見大人貞吉蓋見險者貴於能
止而又不可終於止處險者利於進而不可失其
正也
雲峰胡氏曰處蹇不可无其人故以見五為利處
蹇不可无其道故以蹇難而不失其正者為吉

陸氏君啟曰坎北方艮東北方在艮坎之中豈有
吉理故反其類變其義而以坎一陽為入坤體此
在東北而思西南之利也坤之東北喪朋此處西
南而知東北之喪也解坎北方震東方既解矣因
无復坎險亦不顧震動此亦在東北而思西南之
利也然止云西南之利而不復云東北之不利則又
解散之貺于蹇難耳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
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
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汴水趙氏曰蹇之為言難也事之難易曰難為物
所難曰難聖人既以難釋卦之名又申之曰蹇之
所以為難者以坎之險在我之前也險在吾前見
之而能止能止云者非適然而然謂陽本務進能
與時而止也斯其所以為知知者知其險而能止
之名也利西南指九五之陽爻之未變上卦為坤
今九二變而往五則得上卦之中所謂居天下之
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可以濟蹇也不利東北指九
三之陽謂自初進至三為下卦之終入于阸塞故
其道窮也利見大人指諸爻謂九五在上宜見之

以濟蹇也當位正吉指九五謂德當其位而吉也
吉則蹇難通矣君子之處蹇始不畜冒險以前固
有陷溺之憂儻以知止而遂安焉不求濟險之方
則終不能出險其與陷溺者等爾九五往而得中
諸爻往而有功君臣德合協心以圖濟所謂正心
正朝廷正百官而天下罔有不一于正聖人之用
蹇其大有如此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丁氏易東曰山上已非平夷之地又有水焉蹇也
異乎山上有澤者矣山上澤兌澤容之山上有水

險之甚者故不良于行也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
已而已故以之反身
初六往蹇來譽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進趨坎謂之往反止艮謂之來王注處難之始居
艮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知矣哉知
即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本義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
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不言吉凶者占者但
當鞠躬盡力而已至於成敗利鈍則非所論也
楊氏誠齋曰初上三四聖人皆不許其往惟六二
九五无不許其往之辭者當蹇之世六二為王者
之大臣九五履大君之正位君臣復不往以濟難
誰往乎蹇蹇者多難而非一難也大臣犯天下之
多難而捐軀以求濟何尤之有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本義反就二陰得其所安似宜專指二爻為是
吳氏易學曰諸爻惟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但
與五非比非應惟反而就二則可與同濟故爻言
來反而傳以內喜釋之言二亦喜三之來如春秋
書季子來歸以為國人所喜也在四而來連者比
三也故言當位實往上而來碩者應三也故言志
在內三為內體艮之主爻故也
沈水趙氏曰二為內卦之主方蹇蹇不暇以力濟
時艱豈一手足之所能內卦三爻唯三為剛明雖
无濟蹇之位而有濟蹇之才今幸而知反可賴以
共事斯二所以為之喜也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四在險中故往則愈蹇不往而來則連於九三可
援三之剛以免乎險也以六居四當位也陰本虛
以連於三故指之以得實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葉氏良珮曰九五為蹇之主是人君之在蹇難中
乃天下之大蹇也然以其居尊位而有剛健中正
之德故足以致天下之賢俊將見六二蹇蹇之臣
必能明合來反來連來碩之臣翕然而至共濟大
蹇之難矣
易筌曰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立乎險中而來譽
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群然趨之同心協力何難不
濟曰中節者恰當機宜之謂也蓋前當艮之時尚

當有待茲善類協心可以有為若失此機會又難
着力矣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
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邱氏行可曰上六才柔本不足以濟難而得助猶
可以有為下與三應即其助也唯不往而來與三
同力則何蹇不濟所以吉也來碩應三也陽為大
故曰碩大人五也上既得三之應則宜與之共見
大人而成濟蹇之功矣先言來碩後言利見者益
上得三而後可以援五也
中溪張氏曰上居坎上之上將出蹇矣而亦曰往
蹇何哉蓋上之才雖柔而下有九三陽剛之才為
之正應相與共濟九五之蹇不往而來則有碩大
之功而此爻所以獨言吉也
易筌曰山下出泉蒙山上有水蹇蒙者德之稚蹇
者德之壯也雲在雷上屯雷在雨上解屯者難之
生解者難之平也故蒙為險而止蹇為見險而能
止屯為動乎險中解為動而免乎險故屯蒙其始
蹇解其終也屯之九五為屯其膏雖有位而德不
足蹇之九五為大蹇朋來不以其位而德有餘然
則屯以經綸蹇以修德者屯之初九求與類往而
蹇之九五受其類而中以節也
按此爻本義以為來就九五又以碩為碩大之功
不如邱建安說為正
夫其蹇也修德攻闕以反於己及其解也赦過宥
罪以恕乎人君子之道可知矣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

☵☳坎下震上

傳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丁氏易東曰解者解散之象解坎下震上者也震東坎北亦為東北西南東北之對也然蹇卦坎險未解故宜有所往今蹇難已解則不往而來復矣蓋震動而已出坎險故也然又言有攸往夙吉者苟難未盡解而欲解之有所往則以早為善故戒之曰夙吉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蓋早動則在險難未解之前而來復則在險難已釋之後故也

汴水趙氏曰陽動而出險難之上故卦名解西南坤方義與蹇同難已解矣无所往而來復則吉不得已而猶有往焉能朝而不暮則亦吉謂其不久往也夙猶夙駕之義朝也暮夜之對

彖曰解險以動〻而免乎險解〻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解險而動坎險而震動也解乎坎險之難而動者也動則脫乎坎險矣故謂之解〻利西南往得衆也西南坤〻為衆往則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吉固蹇難已解之後亦欲九之不往四而復於初也卦自臨來復於初乃得與六二中體相比而成臨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勉二之速進而往五也往則有作解之功矣勉四之復初者利西南之象也欲其震動之歸於坤順也勉二之進五者欲以九二剛中之臣濟六五柔中之君也隨時取義不同如此夫子既釋彖辭又從而申解之義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百果草木皆解也末贊曰解之時大矣哉王弼曰解之時非險難之時故不言用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言義也

馬氏蹊田曰解難之道利於得衆其靜之吉則在中動之吉則尚乎夙也故天地解而萬物隨一人解而天下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雨作天地之解也物離舊而更新之君子于罪過

赦宥體天地之意所以滌其舊而與之更新也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本義難既解矣以柔在下上有正應何咎之有故其占如此

丁氏易東曰初六柔而不正本有咎者與四相應剛柔相際故无咎以位言之本皆未當故以義勉之使其知変也

按解利西南分明以柔道致治不知所謂柔者以其有剛以運之而柔得聽順故无咎柔不際剛何以解難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易會曰天下之難率自宵人始欲解天下之難者必搜除宵人而後可然非柔者所能辦以其濡也又非剛而過者所能辦以其激也九二柔剛中之德果而不激能審幾酌畫搜除群奸以靖亂源為獲狐得黃矢之象得中道正訓得黃矢意

按五四君相之位初三上小人之致難者三狐也

九二剛中而應五之所仗解難者也田獲三狐以其得黃矢耳黃中色矢直物象坎之一陽橫亘其中用除邪慝乃正而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傳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

本義繫辭備矣貞吝言雖以正得之亦可羞也唯避而去之為可免耳

楊氏誠齋曰六三以陰柔之資險詐之極而位乎大臣之上是何異於市井負販之小人一旦乘公卿大夫之車馬以行於大逵之上孰不羞薄而醜之雖貞猶吝况不貞乎其致寇也必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本義拇指初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之不以正也然四陽初陰其類不同矣若能解而去之則君子之朋至而相信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四陽初陰其類不同初應四固可无咎自四觀之九二非應類也初六雖應非類也必去初六非類之陰則九二之陽朋至而相信本義但曰君子之朋意可見矣愚按本義就占

言者也雲峯以象言者也

按初在下拇之象六陰柔小人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不來卽來亦未必孚蓋薰蕕不共藏邪正不兩立也來氏謂拇指六三故當解初與四剛柔之際无咎為不當解然易隨在取義不如是之拘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傳六五居尊位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

本義卦凡四陰而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者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解以小人之退為驗也

上六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中溪張氏曰公者大臣之稱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六三其小人之鷙者乎三負且乘竊據高位乃高墉也上與三既无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隼云云

雲峯胡氏曰諸爻惟六三為小人之尤悖之一字其惡著矣

行可邱氏曰小人者難之根故蹇難之後當思去小人解去小人之卦也在卦以六三一陰為主謂其以陰險之才處非其據而諸爻皆欲去之二在三下而言獲狐者獲三也四處三上而言解拇者解三也上與三應而言射隼者射三也五解之主而言維有解有孚於小人者退三也小人不去則難根不除此易聖人之所深懼也惟初六才柔位卑不任解難之責自可无咎而已此解六爻之大旨也

按上六位上則爵高其象公位正則器成其用弓矢以其陰也善藏其用處解之極時至而動而六三悖德致寇竊據高位罪惡貫盈一射而獲解之時用莫利于此

䷨ 兌下艮上

傳損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所有失有失則損也所以繼解也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
享
汴水趙氏曰下卦三陽今損其一故卦名損〻下
益上非交孚寧免厲民苟交信矣斯有元吉无咎
可貞攸往四者之善損時之用曷所用哉二簋禮
薄亦可以享可謹辭僅可而已
損之為義可以養德可以節用可以居功可以處
高為所不善哉以元吉无咎可貞利往許之然天
下固有煦〻其聲色以為下人惡〻于節文以為
持己者可謂之實能損孚損之妙全在孚有若无
實若虛真能下人真能忘己非惟无一毫矯飾并
无一毫矜持所謂損而有孚乃備此諸美耳減省
者損之用也孚者損之實也有此實心則儀文俱
可減省享祀且然何況其他古者享禮陳饋八簋
為盛四為中二為簡
彖曰損〻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
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
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汴水趙氏曰九三在下卦變而在上以益純陰是
其道能上行也易言上行者六唯謙與損言道蓋

天尊地卑而上行必以道乃可損下益上事由逆
施亦必以道乃可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
信則以為厲己也況損己益人人情所難不孚而
能為之乎上卦陰虛不能不資乎下而艮則知止
而不妄取下卦陽實為兊知上之不得已而非過
求也故說順以奉上〻下交信不媿於為損是以
元吉是以无咎是以可守之為正是以有所作為
而民從之矣聖人繫彖辭自損而利有攸往唯於
有孚上加一而字即顴語之血脈昭然知其下四
事皆有孚基之聖人既言損下之道矣又優言用
損之道曷之用發語之端也禺簋十有二百牲皆
具之盛禮也二簋則凶荒殺禮之顴也上方不足
下資於民非用大壯之時故殺禮亦可以為享非
若大輅小輅之為也應損之時有時而然非薦享
之常陽欲盛陰欲衰損陰益陽可也今九三為乾
剛之過上六為坤柔之過損過剛以益過柔庶幾
適乎亦有時而然非損益之常有時云者有時而
不然也其損其益其盈其虛聖人初何容心亦曰
與時偕行耳時乎當損而損之損所以為益時乎
當盈而盈之盈不至於溢此章三致意於時可以

損可以无損可以益可以无益唯識時者能之故知百世之損益者聖人也後世有事變倏起上用不足加賦於常法之外事定而以為常者損之罪人也

陸氏君啟曰文王發損之理孔子明損之用故去去元吉无咎諸語而直解二簋一語又因二簋及卦畫之時而嘆損益盈虛與時偕行之妙

林氏次崖曰損下益上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傳註蒙引俱作利歸于上說以道為利恐不通

厚齋馮氏曰夫剛非當損柔非當益也損剛益柔蓋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復釋損剛益柔之義謂損而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亦惟與時偕行耳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本義君子修身所當損者莫切於此

楊氏誠齋曰此所謂損不善以益其善也觀兌之說君子得之以懲其忿觀艮之止君子得之以窒其欲人之一性如山之靜如澤之清其忿也或觸之其欲也或誘之豈其性哉深戒其觸之之端送閑其誘之之隙損之又損則忿欲銷而一性復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本義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然居下而益上亦當斟酌其淺深也

楊氏誠齋曰此損己以益人損下以益上之事也六四以陰柔而居上非初九陽剛之賢應而助之而誰也然必應之而不有其應之之迹助之而不居其助之之功損之損善之善者也故事已則速去之又從而酌損之則可以无咎而上合六四之志矣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本義尚上通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本義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占者利貞而征則凶也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楊氏誠齋曰此損下益上而有不損之損也九二以剛陽之賢而佐六五陰柔之君所以益於君也

然以兌說之資而濟剛陽之德此非所以為中正
也若非復損其剛則流於不正不中之歸矣故戒
之以利貞戒之以征凶戒之以中以為志皆使之
不得損其剛也不損其剛斯足以益其君矣故曰
弗損益之魏元忠再相而變其公清裴度晚節而
安於浮沉皆損其剛者也征凶謂行之以兌說則
凶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馬氏蹊田曰損之為卦泰所變也變而為損則九
三損而為上矣故致一之道於三發之謂居初者
既損私以益公居二者復損征以益上三則當損
下益上之位損而致一可也蓋言損同乎初則不
可協乎二損同乎二則不可協乎初也此兩以相
與不離而亂損而致一之道也蓋謂九離立離坐
者宜勿參其謀獨居而求友者斯定其交也
楊氏誠齋曰此六三損下益上之事聖人慰存六
三以損中之益之辭也天下之理消與長聚門損
與益同根六三本乾三之陽與初九九二三陽同
行者也而六三獨損而為陰所謂三人行則損一
人也聖人則慰存之曰爾謂天下有損而不益者
乎兌三爻而六三一陰則所謂一人矣一人行必
得其友而不孤故上九應之是得其友也
按三爻人位也故以人為象蓋以卦變言之三人
行則損一人謂泰下為乾體三陽本同行也損一
爻以益上是損一人也一人既行則六來居三得
其友也泰本上下交之象何待於上行而後交哉
但下體三陽无陰上體三陰无陽疑於不相交耳
今一陽既行而之上一陰又來而之下一陰一陽
之謂道則初與四三與五其為交不言而喻矣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雲峯胡氏曰損曰三而成故必損六三然後陰陽
各以兩而相資六三損則三於上為得上於三為
得臣三與上為兩九二利貞六五元吉二與五為
兩初尚合志四亦可喜初與四為兩天地男女之
義不過乎兩故曰三則疑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本義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唯速
則善戒占者如是則无咎矣
雲峯胡氏曰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
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

汲此乃悠〻非受益之道也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勸六四損已以從人損不善以益其善也去疾必醫去過必師六四之有疾不醫之以初九之師何能損乎然改過去疾而不速猶在吝與咎之域也速改則可喜而无咎矣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夲義柔順虚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也兩龜為朋十朋之龜大寳也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其吉可知占者有是德則獲其應也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贊六五之損已從人有損中之益之盛德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楊氏誠齋曰此聖人贊上九不損之損之盛德也上九居損之終則必變之以不損位艮之極則必止之以不損當節損之世下皆損已以益其上〻又能不損其下以益其下宜其无咎宜其正吉宜其利有攸往宜其得臣无家无往而不得志故曰大得志也得臣謂得天下臣民之心无家謂无自私其家之益

按上九能不損其下而有以益之則為无咎為得正而吉為利於有所往又為得臣无家蓋得其臣下有无家之忠所謂國爾忘家也其益下而卒亦受益如此朱子以為惠而不費其惠廣矣與化家為國之説俱似未然程傳以无家為无有遠近内外之限其說恐亦未妥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邵氏行可曰損者損下乾之陽以益上坤之陰也合六爻觀之損在下則益在上矣其在下卦初爻位俱剛可損也故曰酌損之二處柔得中不可損矣故曰弗損益至三則有餘於陽當損其一以奉上故曰損一人此三爻皆知損者也其在上卦四陰虚賴初之陽以為益故曰損其疾五受二之益而又得上之益故曰或益之上與三為往來之爻既得三之益不待損人以益已故曰弗損益此三爻則處損而得益者也

䷩ 震下巽上

傳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汴水趙氏曰損乾以益坤故名卦益利往利涉之
義釋彖已明損彖戒之詳而嚴益彖予之約而確
聖人之情可見矣
楊氏誠齋曰天下无事則下令如流水事爲往而
不行故曰利有攸往天下有事則涉險如夷塗難
何向而不濟故曰利涉大川
陸氏君啟曰損之道獨不利于損下益之道初不
侍于損上固損而知盈之必虛聖人不能圉其時
之去能爲不盈固益而知虛之必盈聖人不患其
時之不來患其欲速
按損已而驟之于損人則害生益人而取足于
損已則患小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
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
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汴水趙氏曰二卦之損剛益柔一也何爲下言損
上言益取民聖人之不得已名曰損識吾不得已
以示戒厚下聖人之本心名曰益著其心以垂法
取民有制民固說從不若益下之說无疆由下上
行固以其道不若下下之道大光九五六二中正
而全以斷而往宜有慶也巽爲木震動爲行刳木
以涉川木之道乃可見動而巽者不中止則退卻
動而巽者雖日進不已而无疆域之限天施而露
地生品物此乾坤二爻上下之義也天地何心故極
覆燾載其益无方所之拘此章言大光言无方而
言无疆益之爲大如此乃之曰凡益之道與時偕
行蓋損益盛衰不能鈞等損有餘益不足而後適
中益而无時則過於益者必過於損不足有餘反
覆仍在也是以損益二卦皆言時行
馬氏蹊田曰震巽皆木仁之道也益之爲道豈但
利往利涉而已哉以卦德言進修之道也動而有
爲巽以入之則日進而无疆矣以卦變言化育之
道也天以施之地以生之則日益而无方矣由是
觀之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效法乎天如川之流不
已而已矣君子而求益者可不勉哉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丁氏易東曰風以散之雷以動之所以益物故爲
益也君子觀象乃以之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也
體其益物之象而益己也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

雷之決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者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蓋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

厚齋馮氏曰益爻用享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是也本義報稱之說未必然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本義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雲峯胡氏曰九在下者以分言之本不當為重大之事豈能无咎故必善為吉庶可塞咎云爾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本義六二當益之時虛中處下而受益於五故其象占與損六五同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為戒以其居下而受上之益故又為卜郊之吉占

按誠敬事上便是貞便可與君感通第當永守此貞耳曰享帝吉者明貞之必受益而人臣不可不貞也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顧後尊上帝非專指祭祀言初報君而圖功善其始見純臣之事二格君而植節要其終見純臣之心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本无求益之心而益自至益見二之貞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此爻程傳及誠齋易傳俱作剛果于患難非常之事又有作凶歲之凶終當以本義為妥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不當得益者也然當益下之時居下之上故有益之以凶事者蓋欲戒震動乃所以益之也占者如此然後可以无咎又戒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也用圭所以通信

朱子曰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雲峯胡氏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有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既可以无咎又告

之以有孚中行而告公用圭者當信上之人所以儆戒震動我者益我者也信之篤而行之必合乎中則可以通信于上矣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本義益用凶事欲其困心衡慮而固有之也

雲峯胡氏曰上之凶自取之也三凶之人益之也欲其困心衡慮而固守之乃益之大者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本義三四皆不得中皆以中行為戒此言以益下為心而合于中行則告公而見從矣傳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蓋古者遷國以益下必有所依然後能立此爻又為遷國之吉占也

汴水趙氏曰六四為近臣遷國重事與賙民之急不同必待告之公上得從而行之猶周公營洛以圖及獻卜是也益下而言遷國猶盤庚遷亳去河患而奠攸居莫大之益也

張氏中溪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〻五也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公本有孚惠心而四志在益下則有不諒其心者乎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王道本乎誠意我之惠下者一出于真實愛民之心元吉可勿問矣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益我之惠以孚則民之德其惠也亦出于孚所謂民說大光者此即其元吉也元吉一而已初居下恐以大作債上之事故當問五居上無以小惠徼下之德故勿問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勿問之矣決詞本惠心來志非以民之惠我為得以能致民之惠我者為得也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故莫益而或擊之立心勿恒戒之也

丁氏易東曰上九處益之終或恐其倦於益下故為之或上九若曰莫益之則或擊之矣六三繫之也立心勿恒則凶矣雷風為恒風雷為益若上下一體相交則為恒久之道若倦於益民非恒久之道以其立心不恒故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本義莫益之者猶從其求益之偏辭而言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

按子夏傳益窮反損故有自外而擊之者

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答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嘆也然則聖人之戒深矣而人於益損損益之門何可不察

䷪ 乾下兌上

傳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而不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本義夬決也陽決陰也三月之卦也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雲峰胡氏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易易爾而彖爲危懼警之戒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專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是乃利有攸往蓋陰之勢雖微蔓或可滋窮或爲敵君子固无時不戒懼尤不可於小人道衰之時忘戒懼也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決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汴水趙氏曰夬之訓決以決柔也健爲之體而行以說決以柔也而不過於暴此去君側之小人故欲和說時朝皆君子獨一小人居於王所倚勢以陵下而君子中未免有陷溺於小人之計者吾欲決而去之必聲其乘剛之罪顯行於公朝使人明知小人之惡以絶上下內外與衆棄之使應睞謀忍發一不中其禍甚烈有危可知必誠意交孚罔有間貳發號施令警惕以行之務爲決去其事乃可光明俊偉无復晻曖不宣之患卦六位而五陽儻尚剛而不知節則即戎有自焚之災行百里者半九十一簣不復其局濟成終之功自昔稱兵以清君側之惡者國亦以亡尚於剛則窮也剛長始

於一陽至臨有八月之凶泰有復隍之懼大壯有
羸角之憂積至夬良不易易而一陰猶在使不遂
芟薙之寧保不覆出為惡五剛猶唐五王一柔猶
一武三思在宮中也不幸而薛季昶之言中惜哉
是以利於有終
丁氏易東曰夬決也以五剛而決一柔也健而說
乾健而兌說也決而和以健決之而不失其和說
也亦以乾兌言也以二五相孚而號召衆陽號令
信矣然以一柔在上下乘五剛猶有危厲一陰之
難去如此知其危厲而力去之則可以光也告自
邑不利即戎陰方窮戚於上或反於下踶不可迫
而尚乃窮也然利有攸往者九不自變往變其六
則由夬而乾剛長乃終也上爻卦之終也六陽乾
之終也
楊氏誠齋曰夬以五陽而決去一陰以五君子而
決去一小人宜甚其易而死難矣而聖人於此有
懼心焉謂勿尊倚乾之健必濟以兌之說然後小
可以決去而天下國家可以和平而死傷也
按以其有乘五剛之大罪我是以聲其罪而揚之
於王庭以其有不可忽之危機我是以信其令而
警之以暢厲以其有不可恃之剛武我是以告其
徒以尚武之必窮以其有一陰之猶存我是以勉
其往以必至於純乾而乃終夫揚庭之未既暢厲
之已至乃有勇中之怯健而說決而和也尚武之
方戒利往之復進又有怯中之勇說而健和而決
也聖人之去小人豈一端而足哉告自邑猶言告
我家也言偏告五陽也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丁氏易東曰澤上於天其勢不居必決而下故卦
為夬君子體之當施祿以象其雨之沛不當居德
以象其不雨也居謂積而不散也澤上於天施祿
之象若積而不散則不可也故曰居德則忌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本義前猶進也當決之時居下任壯不勝宜矣故
其象占如此
楊氏誠齋曰初九陽壯之初位乎四陽之下趾之
象也而決然行乎四陽之先前趾之象也倚一陽
之壯而不待四陽之長銳於行而躁於往欲以孤
力而決去小人一小人雖微矣其易勝乎勝在往
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況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

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宜其咎也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潘氏夢旂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莫夜有戎得中道也
本義九二當決之時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而莫夜有戎亦可无患也
楊氏誠齋曰九二以剛陽之才當夬決之時得大臣之位遇同德之君有衆陽之助可以決而无疑矣而能居柔以晦其剛得中而戒於過雖與四陽之盛而決一陰之衰乃惕然若臨大敵諄然若警夕撤有備如此雖有兵戎之驟至亦勿憂恤矣莫夜句絶
汴水趙氏曰莫夜之戎勢本可畏而云勿恤者九之剛能前定二之柔能敬謹此中道也必如是而後可以勿恤不然何恃而弗恐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本義頄顴也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面目也如是則有凶道矣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為應若能果決其決不係私愛則雖合於上六如獨行遇雨至於若濡而為君子所慍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无所咎也溫嶠之於王敦其事類此
楊氏誠齋曰九三九四皆有君子小人兩從之嫌而九三獨无咎者九四聞言不信而九三君子夬夬也何也九三以陽居陽九四以陽居陰也
按三雖與上應然以剛居剛又乾之極是能夬而又夬者聖人獨懼其不中也戒曰與小人處而壯於頄而凶道也何者小人我疑也小人疑則君子之禍至矣君子誠有夬夬之心縱獨行與其配為交至於和洽而成雨跡若為所濡衆陽且有我慍者而我終無咎也不如是不足以濟其夬耳爻象提出此乃君子之夬其用益密其陽益深而未嘗少露其幾正與壯頄之象相反所謂決而和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本義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出其後則可以亡其悔然當決之時志在上進必不能也占者聞其言而信則

轉凶而吉矣牽羊者當其前則不進縱之使前而
隨其後則可以行矣
按牽羊不是不進〻而安處其後之謂也故可以
亡其悔今九剛无下人之功閑牽羊悔亡之言亦
必不見信也兩象總是欲進不能本其才弱而養
不足也牽羊悔亡周公代為之計如此謂不信何
蓋深激其信以濟事才不遂便宜信牽羊之言而
不信者蔽於躁進之心耳張子厚云溺於心者聽
必不聽

九五莧陸夬〻中行无咎

本義莧陸今馬齒莧感陰氣之多者九五當決之
時為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莧陸然若決而
決之而又不為過暴合於中行則无咎矣戒占者
當如是也
孔氏穎達曰引董遇之說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
以莧陸為二草要皆柔脆之物
按三五皆稱夬〻蓋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
任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繫累於柔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陸氏君啟曰以夬〻連上句讀又云恐其過剛而
教之中行可謂極費周折矣且如此象又何以云
中行无咎中未光乎莧陸為句夬〻中行為句夬
之時以能夬為中言當以夬〻之中行之方得无
咎耳然五之中心猶无有係焉而迫于不得已者
乎如此則文暢而象合矣
按文許其中行之夬象原其莧陸之私中未光故
責之以中行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删云上當兌口宜有號也然同類相助有孚斯號
今黨類已盡无所號矣
按凶字不可長字俱在小人身上說痛快之辭小
人在朝係戀于君依違于大臣而小臣動疲機宜
故大義不可不斷責君也公議不可不從責相也
初戒剛二備三遇責小臣也當五陽方盛而猶望
以剛長乃終于一陰將盡而必決其終不可長扶
抑之不遺餘力也如此噫夬未幾而姤陰生矣聖
人豈過計哉

䷫ 巽下乾上

傳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〻遇也決判也
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中溪張氏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
不從陰之來而與之遇姤故名曰姤
姤女壯勿用取女
按決盡方喜小人之去而一陰忽生故名姤一陰
敵得五陽是小人之最桀悍者或以其始進比昵
之君子危矣故曰女壯勿用取女卽戒堅氷于坤
初之意
葉氏良佩曰姤遇也自復而夬而乾君子道長〻
漸變而為陽明世界矣而今也乃有一陰生爲蓋
自夬來殊出人期望之外乃人所不願者也故期
其至而至則曰復不期其至而至則曰遇故彖以
女壯為象卦名曰遇則其合必不以正又卦體以
一陰而遇五陽此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也故勿
用取女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
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
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姤遇也解卦名也遇者不期而會柔遇
剛者以巽柔而遇乾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不
正之女不可與久處也陽上陰下男不下女故有
勿取之象巽為長故取長義此下文曰推明剛柔
相遇之義上下相遇品物咸章也上乾為天巽自
坤生地也乾與巽交天地相遇也乾始萬物巽齊萬
物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剛遇中正
謂以九二剛中之臣遇九五中正之君所以道大
行乎天下也姤之時義大矣哉姤之時一陰生五
陽之下陰陽消長之幾係爲時之大也天地君臣
相遇斯有成功義之大也文王之易但以陰生為
戒夫子則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丁氏易東曰天下有風與萬物相遇巽風天之命
令故后體之以施命誥於四方風能動四方者也
九五君位之外餘四陽爻四方之象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本義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陰始生
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於
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
蹢躅戒君子使深為之備云
按羸豕孚蹢躅句卽帶凶內說總見凶意為是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本義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傳二與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
本義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
按姤一陰遇五陽蓋將以為人盡夫也而二則其遇之最先者能制之以道而無容他適焉如包之有魚制之於内使不得逸於外則是二於初有以過其上進之路雖與四為正應而四為賓義不得以及之矣所謂御得其道但詐咸作使者此也故无咎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未牽進也
本義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此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也四當姤遇之時以不中正而失其民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
本義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己故其象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初者四之正應而為二所得故二之包中有魚而四之包中无魚也己之正應與他人遇猶男之失其配君之失其民也今雖未凶凶由是起矣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本義民之去己猶己遠之
雲峰胡氏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民則非小人比不可遠也小象是別取一義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本義瓜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

无而倏有之象也

按雲峰胡氏謂以高大之杞而欲包在地之瓜似以杞樹覆庇之為包傳謂以杞葉而包瓜則是以葉包纍之而防其潰也主程說為是王謂屈己求賢而含蓄章美內積至誠以求之則賢才之應求而出若自天降如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其說則未必然也含章二句本義是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不曰命不舍而曰不舍命蓋天命之不違人由人能使天命之不違猶九四小象不曰民遠而曰遠民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本義角剛乎上者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故其象占與九三類

雲峰胡氏曰九三以剛居下卦之上於初陰无所遇故雖厲而无大咎上九以剛居上卦之上於初陰亦不得遇故雖吝而亦无咎遇本非正不遇不足為過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邱氏行可曰姤遇也以一陰而遇五陽也故六爻以初陰為主而上五陽則皆以初取義凡陽之於陰遠則不遇唯近者得之二與初最近遇之最先者故曰包有魚四雖應初而初為二得非復己有故包无魚三介二四兩剛之間亦欲遇初以居則礙三故有臀无膚行次且之象至五去初遠則无相得之理矣故但含章以聽天命之自至而已上又最遠者也故有姤角上窮吝之戒

汴水趙氏曰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坤下兌上

萃

傳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群所以次姤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本義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之象故為萃皆占吉而有戒辭

丁氏易東曰萃聚集也坤之三陰聚於二陽之下以順遇說萃之象也二五相應故能亨假至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而假廟則聚己之精神以承

祖考也萃渙皆言假廟渙當渙散之時而聚之聚之於已渙之後也萃以萃聚為義已之精神既聚而祖考之精神亦萃則專取聚義也王九五也利見大人六二見利五也九五假而有廟天下利見之也再言亨者釋上亨字猶坤言牝馬之貞而又言安貞也再言利亦然利貞坤象二五當位亦貞之象坤為牛用大牲也九五用二假有廟也二應五故利有攸往則見用於五也

按當萃之時王者格廟上以萃祖考之精神下以萃天下之人心而天下之人則利見此大人也用大牲承格廟言物聚則可以備禮利攸往承利見言人聚則可以集事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丁氏易東曰萃聚也君臣聚精會神以聚天下之象也順以說坤順而兌說也剛中而應二五相應也君臣相應故聚也王假有廟以一己之精神而聚祖考之精神致孝亨也祀明堂而民知孝孝於祖考所以聚斯民孝敬之心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人心皆聚而欲見中正之大人故亨也用大牲吉以人心之聚而告神明用大牲則吉也人心不聚而欲聚祖考之精神雖有大牲神其吐之矣利有攸往順天命也人心嚮往於九五之君所以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極言萃聚之情也

按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沛水趙氏曰水聚則決必有以防之水乃瀦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簡治也戎器兵械也不虞不度也萃聚之時居安則忘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申儆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傳初與為四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舍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正守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

矣一握俗語二圍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

本義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志不自亂其誰得亂之堅其孚而往則志治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本義二應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按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二為三陰之主故初三俱屬其引以陰居陰不二為孚用大牲者時也利用禴者誠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雜則交泛疑則衆離其能相引而不散乎以陰居陰純一未變故云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得陰極无位之爻亦可小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强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則无咎也

雲峰胡氏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唯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楊氏誠齋曰六陰柔三不中不正挾陰柔不中正之資其誰納我故進而求聚於九四之君子則四非其類而不答退而求聚於六二之大臣則二非其應而不與萃聚之不合則戚嗟而无歸又何所利哉聖人憐之曰爾盍往從上六巽順之正應乎庶乎无咎然終不免於悔吝也兌之上六反則為巽

九四大吉无咎

傳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

吉然後无咎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
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
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也
本義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
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汴水趙氏曰九居四為位不當聖人戒之戒之如
大有九四匪其彭乃可是故知戒懼則為伊周不
然霍子孟以之族滅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本義九五剛陽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
若有未信則亦修其元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
者當如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本義未光謂匪孚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剛陽中正之德當萃聚之時
為萃聚之主豈不盛哉然有其位而无咎矣又曰
匪孚又曰志未光乃若未盛者何也蓋卦辭有利
貞之戒彖辭有聚以正之戒爻辭又有元永貞悔
亡之戒非萃聚之難也永其萃聚之難也非永其

萃聚之難也永其貞正之難也當天下之已孚而
惕然懷匪孚之憂當志意之光大而歉然有未光
之志可謂元永貞矣宜其久安長治有聚无散而
悔吝銷亡也此伯益克艱之戒周公无逸之規也
元者善之長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萃極則散勢之危說極則悲情之變故其所齎者
咨嗟涕泣漣洟而已
萃者争之大也故彖必聚以正亦情之真也故或
笑或號或嗟或咨涕洟所謂見天地萬物之情以
此
䷭ 巽下坤上
傳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
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傳升者進而上也升進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
故元亨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
本義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内巽外順
九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雲峯胡氏曰易以陽為大九言大人者皆陽爻也

此卦用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
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前進之言專以德
之進而言也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
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象義曰柔以時升若自觀來則下體之坤升於二
陽之上二升而四三升而五也若以小過相易言
之則是小過之九自四降而居二小過之六自二
升而居四也詳見睽彖柔以時升當可升之時而
升者也巽而順下巽而上坤也剛中而應九二剛
中上應乎六五也二五相應是以大亨而用見大
人也勿恤謂有慶也南征謂其志上行也
吳氏易學曰夫升必以時也然常自柔得之柔心
之人和而不忤徐而善藏故量可而進不失其時
此柔以時升之說也巽順柔道也應乎剛中能以
柔而用剛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本義王肅本順作慎
雲峯胡氏曰木之生也一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
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當事事謹當其德積小
高大當如木之升矣
丁氏易東曰木生於地自下而升上之象君子體
之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坤順也巽亦有順之義積
小而高大由微而至著也坤為積巽為高亦升之
義也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大吉上合志也
此爻程傳以為信從于九二而同升本義以為巽
于二陽
丁氏易東曰允信也初六巽體巽于二陽合志而
升信乎其能升也初下也升高必自下初小也升
大必自小也所以為大吉也
陸氏君啟曰巽主入則初一爻是也天下之入人
無如信者允信也初以信而升故二陽與之合志
按志還指二陽初與之合本巽德來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者君臣道合即志行也當升之世以剛德有為
之臣輔柔順謙冲之主中心相孚乃盡誠以有為
而盡去外飾之虛文楊廷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
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悖皆用
禴之義也

升卦二與四不言升何也
徐氏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孚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傳三以剛陽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以援應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

本義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坤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傳云四柔順之才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

雲峯胡氏曰隨上取隨之極此取順之極故皆可享

按此以享為亨多有從之者朱子曰亨只是享字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意六四以順而是大臣以誠事君猶王者以誠事神也四无應于下有坤順之德而无情係是其誠處故吉而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本義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必能正固則可以得吉而升階矣階升之易者

按六五卽象言柔以時升應乎剛中者先言貞吉而復升階者謂升而不正則不吉雖有升階之志未可言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楊氏誠齋曰易變也變則通上六以陰邪之小人來一卦之上居升進之極猶冥然冒昧求升而不已宜其消亡而不富也若進德之君子變而通之反而用之移小人貪得不息之邪心為吾求道不息之正心何不利之有

丁氏易東曰上六坤體冥昧者也知進而不知止者也上无所升聖人則曰位不可升德則不可不升也以德言而則利于不息之貞聖人曰升之終而勉人之進德也

按柔以時升本指四而升之主則五也初三于五无嫌故初允升三虛邑可得自由二則應四則近

矣故二用孚而四用順若上六不當升而寘升豈
升之道哉

䷮ 坎下兌上

傳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
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
困也困者憊之：義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

傳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
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惟其道自吉
樂天安命乃不失其吉也況隨時善處復有裕乎

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

本義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
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
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
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
大人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
不當也有言不信又戒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
取困窮

按他卦言亨於貞不貞則不亨亨由於貞也此卦
言亨於貞處困能亨則得其貞貞由於亨也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亨所其惟君子
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丁氏易東曰剛揜謂四五之剛為三上所揜二之
剛為初六所揜剛為柔揜乃剛為柔困君子不得
志之時也然君子身雖可困而道則常亨雖處坎
險之中而有兌說之象所以亨也貞大人吉以剛
中也謂九五以剛德居中為大人所以吉也兌口
有言三坎不孚處困之時當以心亨不在勝口說
也勝口說反所以致困危行言孫可也聖人之為
君子慮也深矣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本義水下漏則澤上枯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
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能如是則雖困而亨
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本義臀物之底也困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
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中溪張氏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
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

非特剛困柔之困亦甚矣柔之困也困於株木困
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槎枿之木纏之繞草困于
石則又甚焉剛之困困于飲食困于金車困于赤
紱飲食車服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其榮陽抑
陰亦可見矣
楊氏誠齋曰當困之世不必得位之小人而後能
揜君子也雖在下无位之小人亦嘗然有揜君子
之志矣初六是也所幸者進而求四之應則四自
厄於困之中如枯株之不能庇退而伏於二之下
則已自墮於坎之底如幽谷之死所覩此其所以欲
困九二之君子而不能也初者卦之下體故為臀
欲困君子而自困欲揜君子而自幽小人亦何所
利哉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程子曰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
乃有慶也
李氏公脈曰利祀明困於人而幽可感神韓昌黎
曰惟乖於時乃與天通困之道也

按二為陰揜只得居中自養坎為酒兌為食為困
于酒食之象然與五同德又有朱紱方來之慶惟
利用亨祀以通神明而已一妄動于征則凶為時
尚未可動也九二剛中貞靜處困故無咎有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前不能推四而進後不能據二以安危亡立至上
其可得見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曰乘剛正見己之為柔不祥者不善之徵總咎三
无德意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按應初而才不當是四之來初者不遄而初乃困
于二之剛四可羞矣然邪不勝正來者終來故曰
有終
吳氏易學曰四居大臣之位因初為正應志牽于
初之下而不果其來徐徐也剛可任載曰金車四
剛而居柔故困于金車為羞吝此不當位所致也
然有二五同德相與困終有濟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小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本義劓刖者傷於上下上下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有說也占具象中又利用祭祀受福也

雲峯胡氏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无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遽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亨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與同人五象同義唯以中直故先號者後笑此亦以中直故始困而徐說困于上下豈得志之時中直即剛中中則區處得宜直則誠一不二以此必受享一之福其有不說耶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本義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吉矣

耿氏南仲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知柔不可牽捨之可也知剛不可乘去之可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陸氏君啟曰初遇二以陽剛不相應為株木上應三以柔情相引為葛藟居二陽之上為臲卼兌變則為震曰動悔

按困有君子之困有小人之困初三上小人之困也二四五君子之困也小人本欲揜君子之剛而困之究之乃以自困如初幽三凶其甚矣上諾以悔行要亦困困極有通義故開之如此孰與夫三剛爻之有慶有終而受福也故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

䷯ 巽下坎上

傳困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

羸其缾凶

丁氏易東曰井巽下坎上者也井鑿地及泉者也巽入坎下入而出水井之象也邑者民居所聚民可遷也井附於地豈可遷哉无喪无得人日汲之若有所喪而泉脈日生无喪也若有得所而隨取隨去无得也汔幾也繘綆也幾至而未及井猶未下綆於井也謂三渫而未食也羸毀傷也缾者汲水之用缾敗則失其所以汲水之用謂二之甕敝漏也此卦取井養不窮之象且戒人以敬慎者也

雲峯胡氏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井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繘井而羸其缾人之于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按井德之地也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无加无損居安資深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操之勿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執德不恒非汲之无成功乎此以陰為缶而陽之則盈井以陽為缾而陰裂之則羸未繘井言至五而遇上也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缾是以凶也

丁氏易東曰巽乎水而上水以木巽入於水取水而上者井也往來井井井養而未始窮也以剛中者二五皆剛也詳見正經汲井將至井口猶未盡繘未有功也忽羸其缾凶矣往欲有功安可由成而敗謂當敬慎也孟子謂掘井九仞不及泉猶為棄井亦此意也况將汲而羸其缾乎

按剛中指九五困反為井坎位下今位上而中爻陽剛不動是邑改井不改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本義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井養之義

朱子曰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乎水若作汲桶則與羸其缾之說不合矣

吳氏草廬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勉

之意相助力也勸相者使之各勸勉以相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本義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丁氏易東曰自泰來者乾變為坎初乃九五所舊居舊井也重濁為陰輕清為陽重濁泥之象也四我之應也兌口在上而不食何也泥汨之也井有泥不食不特水盡禽亦无也

吳氏易學曰井舊既廢禽併無矣由不能力而日新曰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本義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占如此

陸氏君啟曰初承二下水下漏之象德孤于喪朋業墜于分緒幾洩于屬耳思逗于竊潤谷射甕漏可不慎乎

按與謂應无應在上故无提攜之以出者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陽居得其正巽入之功畢其井渫然潔矣然不得中非井邑所會有不食之象可用汲者其惟九五之王乎互離明象雖曰非應而居上有出之水才水渫有必出之理汲以及物上下並受福矣求字斷句宗義王以求賢為明養人為德人得其養為福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雲峯胡氏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渫々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々二之谷也渫與甃其皆有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

按六四才柔雖未能施井養之用而近承九五中正之主能自修治為可汲之井故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丁氏易東曰坎為泉又為陽清潔之井也九五以陽居陽井冽寒泉之象也坎道上行功將及物人得而食之也

按九五王明在上坎北方卦為寒泉井又獨此見泉字以嚴冽出之有源也王用汲而為不窮之養

曰食求寒泉之可食免行路之心惻所謂並受其福者也益王中心居正乃可養天下故託象以發之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本義收汲取也幕蔽覆也有孚謂其出有源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

丁氏易東曰上六井之成功收謂以坎輪收巽繩汲井而上之象幕當作羃耦畫分開則不蒙之象也故曰勿羃如此則用及於人有孚而元吉也坎為孚故曰有孚

按初井泥二射鮒泉幾廢矣三渫之四甃之則井修而可食故五曰井冽寒食上為井口井收勿幕則功能養而井道大成矣渫者脩己之極井道之小成也收者及物之極井道之大成也坎上之卦凡八獨井不言險水上出為利且它卦多窮極唯井大成〻則能以養人

☱☲ 離下兌上

傳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本義革變革也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內有文明之德而外有和悅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通而反有悔矣

丁氏易東曰孚謂六二九五中正有孚也革而有孚大通而宜於正者也革易有悔惟大通而宜於正其悔乃亡元亨利貞革亦有之者聖人重大事之革也必其所革之事元亨利貞方可革元亨利貞則革而當矣

汴水趙氏曰水火不可再遇〻則必有受其革者矣故卦名革已日猶已事謂終日也人情樂於習常難於慮變更革之初才識智愚之不齊人已利害之不等而疑生焉逮夫日竟事成而後人始交信而革者亨大革則大亨也利貞宜於用正也用正則悔可以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丁氏易東曰兊澤地之水離日天之火水能滅火水息火也火能乾水火息水也此息非生息之息乃休息之息水革火而滅之火革水而温之也二女同居離為中女兊為少女也其志不相得亦如睽之不同行也睽火炎上而澤就下上下各行其志故曰不同行革則上澤下火有相與之道故但曰其志不相得以其離火在下而炎上之性則有息水之道兊澤在上而潤下之性則有息火之道也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孚即信也文明以說離文明而兊說也以二體言也大亨以正以上下中正言也如此故能革而當也革而當其悔乃亡也天地革而四時成謂陽本於天陰本於地自一陽至五陽而變坤之陰自一陰至六陰而變乾之陽所以四時成也以天地之革言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以世運之革言也革之時可謂大矣

揚氏誠齋曰革者聖人之不得已也何以知其不得已也曰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是可以不革乎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故戒之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於既革之後當如兊之說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豈細故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傳水火相息為革〻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曆數明四時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

本義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丁氏易東曰鞏固也黃牛之革〻〻之堅者也皮去
毛為革初離體為牛為黃初位在下非有時有位
者也當固守黃牛之革不可以有為也本固革之
革古字通用曰取皮革為象
楊氏誠齋曰觀六爻之辭益之聖人之懼革也初
九戒革之蚤六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
戒革之疑上六戒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然後九
五不待占而決也初九革之初也當革之初遽可
以革乎曰未可也當固執之堅忍之如黃牛之革
焉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以有為者戒之〻
嚴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
也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
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
誠齋以六二中正文明之臣遇九五陽剛相應之
君此時而不為何時而可為今曰已日乃革之然
後征吉然後无咎然後行有嘉慶者不有所偈不
可以和不有所主不可以贊必也吾君已有革之
之日而主之吾乃可以贊而革之乃者緩辭也後

而不先之辭也中正文明而濟之以陰柔故也惟
其緩而審故以征則吉以行則慶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葉氏良珮曰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於直遂
而不審者也故其占曰若直遂而革之則凶雖義
在所當革而正也亦不免厲然其時則當革矣若
革言至於三就則已審斯亦有孚而可革也
吳氏易學曰九三當上下之際凢此爻多具二義
時未可為不可遽為征則凶也事有當革不可不
革貞則厲也以過剛不中惟欲其從容詳審曰革
言三就謂謀之再三而後可成也象傳又何之者
稽之衆論義當進革有孚信矣無所可避孔子决
之〻辭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楊氏誠齋曰初九戒蚤六二戒專九三戒躁然則
天下之敝終不可革乎曰當革在敝可革在時故
曰革之時大矣哉革至九四蚤者遲專者隨躁者
衰矣聖人勸之曰可以革矣慮之既詳其悔必亾
既謹其圖天下已孚當是之時奉君命而革之可

以吉也君命未安吾改君命而革之亦可以吉也雖然改命不可許也非誠有其志者不可改也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汴水趙氏曰革不能无悔而悔可亡者九四近在君側剛柔適中上承虎變之大人更革命令以數于天下天下之受革者交信於上則觀聽不驚而吉從之矣

按九四之言有孚非信其改命之跡信其改命之志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傳云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照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

楊氏誠齋曰革至於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而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无乃輕於革乎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挾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文之炳也尚何待於占乎此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雲峯胡氏曰未占有孚諸家皆以為不待占決而人自信之本義亦然蓋革重事也占當在未革之先而孚又在未占之先則其孚也久矣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如此則九五象占雖若美之〻辭而中實含戒之〻意

按兌五與離二相應是文明之氣由內以達之于外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楊氏誠齋曰革至於九四可革也至於九五能革也至於上六從革也雖然可革在理能革在已從革在人聖人盡其所能革而不盡其所從革君子革心蔚然如豹文之不可掩小人革面勉然順吾君而有所從是亦足矣便欲進而未已忿其革面而必强其革心凶之道也故曰征凶惟安而居焉正而守焉斯吉矣

刪云上六以正而言則象君子以陰而言又象小人當其時在君子則處兌之上而順以養離之文居革之極而學以變己之習故為豹變在小人順則務以悅人革則外變其面上居外居上面之象也革道已窮而前无所往故征凶居陰得正但守其貞可以得吉非謂革面為極治也　虎文疏而著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九居五者皆陽也大人虎變之象六居上者皆陰也君子豹變之象下卦三爻皆言革上卦三爻或言改或言變蓋變乃革之成而改猶未也

☲☴ 巽下離上

傳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

鼎元吉亨

本義曰吉衍文也

孔氏穎達曰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故曰鼎元吉亨也從此

按鼎之為物端毅有容古人取以象大寶之位故卦無餘辭直曰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楊氏誠齋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非鼎之形乎六爻畫而鼎之形以具二卦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之木入離之火而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哉有鼎之用鼎有之德亨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巽之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之柔中以應剛陽之聖賢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為往而不大亨乎故曰是以元亨

沐水趙氏曰卦有象有用有德卦之名鼎指其象也木巽于火之下亨飪之功也古聖革茹毛飲血以為亨飪豈為口體之養哉祭祀也賓客也祭莫重於亨帝大禮必簡特牲薦誠而已以專為貴賓客莫重於養聖賢備物致養醯醢膳羞之雜陳羊豕魚鱉雞麋鹿之最具以大亨為貴亨飪之所宜先其用也兼聽故聰博覽故明必其中虛其志

巽者能之剛狠自用者不能也巽以為主然後能
成離明之德巽離皆陰卦初之巽有聰明而无昏
昧五之柔得中而能應則不偏於柔暗不失於巽
懦其德也有是不可置於用有是用要必本於德
三者備是以致鼎時之大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本義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
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雲峯胡氏曰釋者皆以命為命令本義獨以為天
命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
後可凝其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

鄭氏東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
則天之亂洊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本義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
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
出之則為利矣得妾而因得其子亦猶是也此爻
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
貴也

雲峯胡氏曰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
有子則可重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本義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則未
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本義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
求而非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
守則初雖近不能以就之矣是以其象如此而其
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本義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吳氏易學曰九二陽實居中比臣之有才德而任
重者也六五方且應之不惟疏遠者疾雖與我密
比為仇耦者亦且有疾心矣顧君子不能使人不
我疾而能使疾者不我能即則以剛中自守實慎
所之彼不得而乘其隙也夫我之尤乎疾者恐就
我而中以疾也能使疾不我就雖疾終何尤哉若
而臣者蓋愛鼎而以實自獻于五〻所恃賴以凝
天命古如何之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本義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如是則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雲峯胡氏曰鼎耳六五也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相遇矣其悔而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吳氏易學曰鼎以耳行六五也三與五非應而事使相求之義失

丁氏易東曰耳五也耳所以行鼎三與五非應而四又間之故耳革而其行塞〻者四塞之也鼎耳以虛受而後其用行不可塞也塞則鼎之用不行矣離為雉〻膏不食九三不能得五也然九三剛六五柔陰陽和其終必吉三不正故有悔其終必吉故悔虧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本義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剭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雲峯胡氏曰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

張氏曰顛與折異顛則舍舊而圖新折則鼎毀而用廢矣折故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本義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吳氏易學曰金鉉指上九鉉以舉鼎之耳也上九又謂玉鉉金以爻之九陽取玉以爻位剛柔相濟取五虛中能受佐以上九陽剛之臣必曰利貞者執中為實無違師保之訓乃克凝命而固鼎歟

童溪王氏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旁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

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本義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柔故有玉
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盖有是德則如其
占也　節象以玉々之和潤是巽到功成處
紫溪李氏曰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
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
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
邱氏行可曰一鼎也初畫偶而虛在鼎之下為足
二三四畫奇而實居鼎之中為腹五畫耦而虛在
腹之上為耳上爲耳卦畫奇而實貫耳之上為鉉
初為足故為顛趾二三四為腹故曰有實曰雉膏
曰公餗五為耳故曰黃耳上為鉉故曰玉鉉此豈
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
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
以五附上五之鉉即上之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
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耳革異之象三之
耳即五之耳易道變通不窮如此也
按以位言五剛而上柔以才言五柔而上剛師保
在上以其柔而節君之剛以其剛而節君之柔則
成有一德數求哲人克享天心故大吉无不利然
用鉉者五之中也使五非中以為實則節不受矣
猶庖宰和五味而進之君々弗食孰敢強之也
䷲ 震下震上
傳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為
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
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
震亨震來虩々笑言啞々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本義震動也一陽始生於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
象為雷其屬為長子震有亨道震來當震之來時
也虩々恐懼驚顧之貌震驚百里以雷言匕所以
舉鼎實鬯以秬黍酒和鬱金所以灌地降神者也
不喪匕鬯以長子言也此卦之占為能恐懼則致
福而不失其所主之重
朱子曰人常似那震來時虩々地便能笑言啞々
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
雲峯胡氏曰震驚百里以雷取象不喪匕鬯以長
子主器取象
按棘木為匕取赤心之義長三尺利柄於末祭祀
之先烹牢於鑊實諸鼎而加冪焉將薦乃舉冪以

之出之升於狙上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震所以亨者何也動而懼則亨也懼非恇擾失守之謂也懼而敬也惟懼故敬惟敬故无懼无懼者非不懼也懼始乎來終乎散也當天下之大事震動而來也吾虩虩然必為之恐懼而顧慮爲必求其所以應之使大事為无事爲斯可以轉禍為福移懼為喜而笑言啞啞矣故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匕鬯蓋執匕鬯以祭者一敬之外无餘念一鬯之外无餘知當是之時震雷驚百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懼有所忘也能如是天下可懼之大事孰能驚之者其出而主宗廟社稷優為之矣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恐懼者修省之因修省者恐懼之實變至而恐懼衆人之所同恐懼而修省君子之所獨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本義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初九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本義六二乘初九之剛故當震之來而危厲也億字未詳又當喪其貨貝而升於九陵之上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其求而自獲也此爻占具象中但九陵七日之象則未詳耳

按億字未詳九陵七日之象未詳愚謂數之至多為億說翼云億大也亦是此意此云大喪後云大无喪俱說得通雲峰亦云大喪其貝以此知億為大无疑矣九即初九躋於九陵二進在初之上也七日得自二至上又自上而二七數二中正故雖失而復得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傳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為善故二

勿遂則自得以不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

本義蘇〻緩散自失之狀以陰居陽當震時而居不正是以如此占者若因懼而能行以去其不正則可以无眚矣

象曰震蘇〻位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于重陰之間不能震奮者也故云遂泥〻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逃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本義以剛處柔不中不正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也遂者无反之意泥滯溺也

按震之亨在初而不在四亨者初之剛當上達泥者四之剛不能達也

象曰震遂泥〻未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本義以六居五而處震時无時而不危也以其得中故无所喪而能有事也占者不失其中則雖危无喪矣

葉氏良珮曰六五當震之時往遇動極來則乘剛故震往來厲然以柔居剛得上卦之中其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其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始於懼終於无懼者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〻視矍〻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本義以陰柔處震極故為索〻矍〻之象以是而行其凶必矣然能及其震未及其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无咎而亦不能免於婚媾之有言戒占者當如是也

葉氏良珮曰上六震索〻視矍〻以是而行則先自辯而死以禦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處震之終不及圖之於早故也使能及夫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不至於索〻矍〻之甚而致凶矣然以陰柔處震極雖戒懼之早終不免於懼也故又為婚媾有言之占夫婚媾相親愛者宜不相害也而反有言焉以其死應於三故也

象曰震索〻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本義中謂中心

按中無主則亂而未得〻〻須從畏來畏在事先曰
隣戒

北平黃叔琳崑

䷳ 艮下艮上

傳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本義艮止也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其象山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狀亦止於極而不進之意也其占則必能止於背而不有其身行其庭而不見其人乃无咎也蓋身動物也惟背為止艮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止於所當止則不隨身而動矣是不有其身也如是則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矣蓋艮其背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行其庭而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焉所以得无咎也

正夫鄭氏曰象言輔不言口言身不言腹言寅限不言臏有背而而立之象

白雲郭氏曰人之耳目鼻口皆有欲至於背則无欲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汴水趙氏曰艮之為言止也探其源乾之索至艮而止陽之升亦至艮而止玩其象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止也二陰欲升閡於陽而止能止陰也故曰艮之為言止也止非徒止有時為時恐乎一於止固有時而行時乎當止而止寂然不動存吾道也不止則道以倀狂喪時乎當行而行感而遂通亨吾道也不行則道以湮鬱泯靜而止動而行兩不失時則吾道光明卓偉雖易行止之位而莫不然斯仕止久速之時非隘與不恭之偏而文王言外之意也易大王之艮其背曰艮其止為發語之端猶曰艮之為止者以止於所當止也人皆曰我能止苟非其所止亦有咎仁敬慈孝其君臣父子之所乎卦有上下位雖應而德皆敵二氣感應則情通敵則陽止於陽陰止於陰而不相與是以如彖辭云云也文王探卦象而明止之義夫子處昧者誤邪无用之止若槁木死灰則五常廢萬事隳而人道熄故先明行止之時乃約而歸卦辭之旨體用兼該盡已盡人富哉言乎八純皆敵應獨言於艮者以明不相與則為止也

刪曰不曰艮其背而曰艮其止者論理不論形也凡八純卦六爻皆敵應獨于艮言之者以明內外各止其所之義也初四不相應故不獲其止之身三上不相應故不見其行之人身止于內不涉外境常止于外不入內境內外兩不相與各止其所故无咎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陰柔患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正之道也

本義以陰柔居艮初為艮趾之象占者如之則无咎而又以其陰柔故又戒其利永貞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傳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為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能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已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本義六二居中得正既止其腓矣三為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是以其心不快也此爻占在象中下爻放此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本義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傳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本義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止于腓則不進而已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艮其限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如分列其夤矣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

雲峰胡氏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陰柔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猶以為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三不中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本義以陰居陰時止而止故為艮其身之象而占无咎也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本義六五當輔之處故其象如此而其占悔亡也
悔謂以陰居陽
按能止其言不能止其行故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上九敦艮吉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
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而不過故為敦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
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
之至善所以吉六爻之德唯此為吉
本義以陽剛居止之極敦厚於止者也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邱氏行可曰艮六爻以三上為主九三連上二陰
有互震之體失其所以為艮止之義矣而全艮之
時用者獨在乎上故上敦艮吉而三艮其限厲薰
心也下四陰爻則皆隨陽而止者五近上艮故艮
其輔言有序四遠之則亦艮其身而无咎也二近
下艮故艮其腓不拯其隨初遠之則但艮其趾未
失正而已合二體觀之而重艮之義可識矣

䷴ 艮下巽上

傳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
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
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
漸女歸吉利貞
傳男女萬事之先也故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其
所以吉者利於如是貞正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
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
本義漸漸進也為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為不遽進
之義有女歸之象焉又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故其
占為女歸吉而又戒以利貞也
章晁氏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
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聘則為妻奔則為妾
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
婚女歸之以漸如此
象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馬氏踈田曰漸之為義何也止而後入進而不遽
以次而進也女歸吉者何也以次而進求而後應

禮備而後歸婚姻漸正女歸之吉也女道然也臣
道亦如是耳皆占之吉也位者道之所由行也漸
進而得位則進有功而道行也正者身无失而修
也進而不失其身斯可以正人而正國矣君子求
志而達道者也苟不正其身徒欲以法術而正人
其能行之哉故君子行道濟時必端本為進得其
位何也九五陽剛得中中天下而立也此爻之漸
也止而巽斯肖括之釋動而不泥不困窮也此卦
之漸也凡位之進德之居俗之染移莫不然也
雲峰胡氏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
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
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
是為女歸之吉
按得位以漸而得也以正漸進之利貞也是二意
剛中悉卦體之善止巽悉卦德之善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本義二者皆當以漸而進
楊氏曰地中生木以時而升山上有木其進以漸
君子知木者至微之物猶不可以不漸而況於居
賢德善俗乎居賢德而以漸脩而後至勤而後精
此楊子雲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
漸恭而始變久而後成此孔子所謂善人為邦百
年可以勝殘去殺矣
雲峰胡氏曰居德象艮之止不漸豈能遽止善俗
象巽之入不漸豈能遽入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本義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始進於下
未得所安而上復无應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為
小子厲雖有言而於義則无咎也
按胡氏以鴻之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而
長者必緩飛以俟之艮少男有小子之象初在下
未敢自安也有小子厲之象厲有言危而傷也然
於義則无咎若直以小子有言指鴻之幼者呼類
似非蓋言自屬人夲何其指鴻也
六二鴻漸於磐飲食衎衎吉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
也
傳曰磐安平之石也艮為山其中爻為磐石自干
之磐又漸進矣衎衎和樂自得之意互坎為飲二
變剛成兌為食二五中正相應不急于進自養以

待時故飲食衎衎蓋素位自得者也吉者言其進
之不驟也
刪云飲食衎衎疑于不事事而素飽不知君子隱
居求志亦必有事焉不空飽也
按磐水涯之石大而平者覲五之三歲不孕則二
猶為未遇如需之飲食晏樂以待時而動非徒井
豢養而安進者比也象恐人見以為飲食而已故
以不素飽明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本義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
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夫征則不復婦孕則不育凶
莫甚焉然以其過剛也故利禦寇
葉氏良佩曰九三以陽剛居下體之上是銳於進
者也且上无正應以容比於四與之相合是進之
不由其道者也故為鴻漸于陸之象夫陸途路也
鴻水鳥也鴻漸于陸何為哉若照彖辭以夫婦言
夫征則不復還以離其族類之故盜思伐之矣婦
孕則不敢育既合之不以其道如之何其敢育也
然以剛柔相保之象而言惟利於禦寇耳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

禦寇順相保也
九三少男無應上比于四往而不復反是離其內
體之群類也六四長女無應下比于三孕而不宜
育是失其漸歸之正道也互坎為盜賊互離為兵
戈剛止于外與之相保以禦寇賊順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
巽也
傳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豈能久處
故四之所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鴻趾連不
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能
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順以巽
如小象所云
本義鴻不木棲桷平柯也或得平柯則可以安矣
六四乘剛而順巽故其象如此占者如之則无咎
也
六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
之勝吉得所願也
刪云艮在下故不為山而為陵漸于陵者飛而過
其上也巽為風鴻乘風而飛故漸高二為五之正
應婦也體有少男為孕自二至五三爻為三歲四

塞之三閒之故二與五歷三歲之久猶未孕育然中正相應惟二五然後无有能堪此任者則正應終必得合而不孕者終將孕也故吉　五以二為婦正也三與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不以漸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女歸之以漸者也故吉

上九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本義胡安定程傳皆云陸當作逵謂雲路也今以韻讀之良是儀旄旌纛之飾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為儀飾位雖極高而不為无用之象故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本義漸進愈高而不為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雲峰胡氏曰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

邱氏行可曰六爻皆以鴻為象鴻水鳥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則進于干矣三言于陸則又進于磐矣至四于木五于陵則鴻之漸愈高而无可進之地故以鴻飛為象言逵者以其在天位之外也然漸以女歸為義故中四爻有夫婦之象五與二應夫婦之正配也故以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為象三與四比夫婦之邪匹也故以婦孕不育失其道也為象夫婦之交苟患正配之難合而樂邪匹之易從則亦失漸之義矣

傳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

☳☱震上兌下

歸妹征凶无攸利

本義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而其情又為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故卦為歸妹而卦之諸爻自二至五皆不得正三五又皆以柔乘剛故其占征凶而无所利也

孔氏穎達曰歸妹猶言嫁妹也泰卦六五云帝乙歸妹彼據兄嫁妹謂之歸妹此卦以妹從娣而嫁謂之歸妹咸卦明二少相感恒卦明二長相承今此卦以少承長非是匹敵明是妹從娣嫁故謂之歸妹焉古者諸侯一取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故以此卦當之征凶无攸利者歸妹之

戒也征謂進有所往也妹從姊嫁本非正匹惟須自守卑退以事元妃若妄進求寵則有並后凶咎之敗故曰征凶无攸利

楊氏誠齋曰歸妹者嫁女之家非娶婦之家也漸曰女歸自彼歸我之辭此娶婦之家也今曰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婦人謂嫁曰歸此嫁女之家也曷為不曰歸女而曰歸妹妹之為言无父而有兄之辭也无父而歸於人孰歸之兄歸之也孰為之兄震是也故兌者少女震之妹也震者長男兌之兄也曷為歸妹征凶无攸利不待兄以已歸於人而自往為是淫奔也淫惡之大奔行之醜聘則妻奔則妾非凶乎又何利之有伯姬之歸宋魯成公之此夫婦之大義也非夫婦之大義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萬物熄男女不交萬世熄故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嫁者女之終娶者男之始也說以動者兌說而震動也伯兄三夜不息燭不亦動乎少妹之孤身有所依歸不亦說乎惟不待兄之命而自征行以往為則凶則无攸利爾而況位不當柔乘剛乎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馮氏躋田曰長男動乎外少女說而從之故為歸妹歸妹非婚姻之正也二少相與婚姻以時男下于女而求之專几十其儀而其禮備此納婦之吉婚姻之正也乃或以長男而感動乎外少女即說而從之此非禮聘乃奔而歸者故不曰歸妻曰歸妹為斯正與咸恒之道相反故一歸之後征則有凶于室于家皆无所利為可不戒哉故妻道臣道皆利于正不可有所說而動為

按卦言歸妹征凶而无攸利則歸妹者不吉之卦不可用也此文王之易也夫子贊易則復以歸妹之吉而利者言之曰歸妹豈特雷澤相與而已哉天地亦如之天地必交而後泰者天地之歸妹也乃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不泰不泰則萬物不興而化育之功息矣人道亦如之人道而有歸妹者男女之有終生育之始也夫无終則无始而人類絕矣故歸妹而善斯大吉而无不利矣男女之道必如雷風之恒風雷之益以長女而配長男或動而以巽從則為道之常或巽而後動則為道

之益也乃歸妹不然以少女而從長男乃説以動
者若曰姊猶室而妹乃適人故曰歸妹此卦之所
由名也其征凶者何也陰陽皆失其位男无以正
乎外女无以正乎内也无攸利者何也以柔而乘
剛女壯而驕陰加陽也何利之有古今女禍皆柔
之乘乎剛也可不戒哉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本義雷動澤隨陽動於上陰悦而從歸妹之象君
子覩其合之不正知其終之有敝也推之事物莫
不皆然　大全云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晦
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
敝戒其動也

吳氏易學曰君子當歸妹之始思所以永其終必
先知不終之敝而正其始遏其敝則無及矣不獨
夫婦之道凡聖哲之慮遠研幾率如此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本義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為娣象然陽剛在女
子為賢正之德但為娣之賤僅能承助其君而已
故又為跛能履之象而其占則征吉也

按以卦言之則以少女從長男者三從四也初无
與焉以爻言以剛中應柔中者二從五也初无與
焉獨以相應當四而四又居陽比三而不復應于
四為有室則于三為娣而不足以與行矣然三以
説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而初剛正雖為娣之賤
却能以常道承君故吉此所謂跛而能履者也兌
在震動之下而有闕焉為跛初又兌下又當之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本義恒謂有常久之德

吳氏易學曰初處下無正應娣象以娣從為古今
常禮曰以恒跛者不能自行依人乃能如娣妾承
正室以行則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
也

本義眇能視承上爻而言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
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
能大成内助之功故為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
幽人之貞也幽人亦抱道守正而不偶者也

刪云二居互離之初目也變剛則虧離體眇之象
也猶以離故能視如眇者視雖不正不廢能視也
二為人位比初為幽居柔亦為幽故曰幽人胡氏

曰履九二曰幽人貞吉此亦曰利幽人之貞皆兊體而近三者也復之三武人為于大君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君子之幽貞歸妹之三爻歸妹以娣不貞者也然後見二為女子之幽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剛行不順也為説之主以説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此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故當反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

本義六三陰柔而不中正又為説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也故為未得所適而反歸為娣之象或曰須女之賤者

徐氏曰須待也三本非賤无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而片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邱氏行可曰三以須而從二二剛中應五五小君之貴也在三不若反歸於下以娣媵之禮事之則為當位而无驕僭之患矣象言未當者以六居三柔乘剛賤陵貴皆未當之義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本義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徂徠石氏介曰妹當歸而愆期者待年也愆期以待年當年以待時遲待也愆期之志待年而往是未嫁也待時之義得禮而行是所宜也時謂仲春

雲峰胡氏曰三以其无應也急於從人而反歸以娣四雖无應不輕從人而愆期遲歸三陰柔不中正无女德者四剛健在女則賢明有德者也士之自賤自貴如之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本義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德而不貴飾故為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然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為月幾望之象而占者如之則吉也

劉峰胡氏曰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本義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為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之類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奉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奉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往而利哉

本義上六以陰柔居歸妹之終而无應與三約婚而不終者也故其象如此而於占為无所利也

雲峰胡氏曰士曰女未成為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故无攸利之占與卦辭同而有不同者卦以六來居三失夫婦之正故无攸利爻以三六不相應是約婚而不終故无攸利然其歸罪於兊之陰則一也

李氏曰承筐无實刲羊无血以三上无應是夫婦之禮不成而祭祀无主矣

䷶ 離下震上

傳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本義豐大也以明而動盛大之勢也故其占有亨道焉然王者至此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為徒憂无益但能守常不至於過盛則可也故戒以勿憂宜日中也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楊氏誠齋曰豐之亨孰致之王致之而至於此也有以致乎此必有以憂此吾王曷致乎此也明而果照動而有為是以致之也致之矣曷為而憂王之明宜如日之方中者日之至盛也然王之勿憂

止於日中之時而已何也豐則尚宜大也中則尚宜照也勿謂方中其中將昃勿謂宜照其照將夕蓋日中者昃所倚月盈者食所伏盈者虛之原息者消之根天地也日月也鬼神也四時也所不能逃况于人乎况于天下之治亂安危存亡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唯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姦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

本義取其威照並行之象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九明之初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配雖匹稱然就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配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

本義配主謂四旬均也謂皆陽也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九四雖皆陽剛而其占如此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本義戒占者不可求勝其配亦爻辭外意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本義六二居豐之時為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之柔暗故為豐蔀見斗之象蔀障蔽也大其障蔽故日中而昏也往而從之則昏暗之主必反見疑唯在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虛中有孚之象

刪云二應五為麗天之日離之中畫在二為照地之日日麗天中而光照地上故象日中然二陰敵應障蔽不通豐其蔀也日暗則星見三光皆屬離盛則為日微則為星二乘剛為疾處離中為明明而遇蔽則疑隨之疑者明之反也二五皆中虛故

有孚發而曰若者以非發發之也正與豐其蔀相
反反疑為孚反蔀為發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大全云大有之信上發下豐之信下發上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本義沛一作旆謂幡幔也其蔽甚於蔀矣沫小星
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雖不可用而非咎也故其
象占如此

吳氏易學曰沫予㒳以為小星薛氏謂斗之輔星
日中見斗已非所宜至見沫則暗甚矣以九三陽
剛應上六之陰柔故也上六正應乃不足恃如人
折其右手竟安所恃以用哉然失不在已故無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本義象與六二同夷等夷也謂初九也其占為當
豐而遇暗主下就同德則吉也

吳氏易學曰九四同六二為蔀斗而意不同九四
之幽以陽位陰又不爲明體也然遇其夷主者因
初之往而得相遇則震以明而動矣吉利于行故
與二之往得疑異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
主吉行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以來章但指六二言愚以為四比五二應五初
去五雖遠不能自致然遇四之配主而同往爲四
亦欲得初以共輔乎五此三爻者非所謂章明之
才而皆五所當來之者乎獨三應上非五所能來
爾二有孚發若發乎五也四下就初同輔乎五者
也故五以來章有慶譽吉二四吉而初亦云往有
尚謂此三爻皆從乎五故也

本義質雖柔暗若能來致天下之明則有慶譽而
吉矣盖因其柔暗而設此以開之占者能如是則
如其占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本義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明極而反暗者也故
為豐大其屋而反以自蔽之象无人不覿亦言障
蔽之深其凶甚矣

雲峰胡氏曰卦辭曰勿憂宜日中二下卦之中日
中之位初與四未及乎中三與上已過乎中者也
况上又處豐之極其凶宜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傳以闚其无人自藏也謂人以其昏暗自高大皆棄
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說恐未是
本義藏謂障蔽
楊氏誠齋曰家之揜也門之空也自此三歲而猶
曜行於室麋鹿遊於臺矣豈復覩其家之有人迹
乎此說得之
按豐之雷電交作必有雲雨蔽之豐蔀豐沛豐屋
見斗見沬不見人反以蔽蝕明已惟初不言豐未
至豐也五不言豐不知有豐也觀豐之象玩豐之
辭蓋豐惟以明而動其明大其蔽亦大其見遠其
不見乃近必日當天中貞明普照乃足以徹其蔽
而見其微故獨用其明不如遇主之相為用也以
明為疑不如以信為明也自雄其明反以得暗不
不如柔虛以來天下之明也夫豐至上翔天際蓋
外明而內蔀極矣是豈不宜豐哉不得日中之宜則豐
之凶可畏也

䷷ 艮下 離上

傳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或至
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旅小亨旅貞吉
本義旅羈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其所止而
不處之象也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順乎
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小亨
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苟者然道
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
劉氏曰山止而不動旅館象火動而不止旅人象
豐為大則旅為小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然事有
大小道无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慎不可以旅亨之
小而失其貞也故特再提旅字而曰旅貞吉
按旅非商賈之謂凡客于外者如天子之出居諸
候之寓公大夫之出奔聖賢之轍環歷聘皆是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馬氏端臨曰旅小亨而貞吉者何旅道尚柔過柔
則孱柔中義矣以六五一爻言之五為旅主能以
柔道得中乎外順體二陽之間不剛以取禍柔以
取辱是麗者之亨道亦其貞也旅道貴于依賢明
以二體言之艮止于內而外麗乎明得所主矣是
止者之亨道亦其貞也止而麗明若孔子於衛主

蘧伯玉之類是也旅之為義如此是以小有亨通于居旅之時亦得乎旅道之正而獲吉也旅无元亨大吉之道得其時義則道大行而被格者廣小亨不足言矣不亦大耶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本義慎刑如山不留如火

孔氏穎達曰火在山上逐草而行勢不久留故為旅象

毛氏伯玉曰取其火以為明取其止以為慎取其旅以不留獄

郭氏行可曰火不可徙處於山猶囚徒不可久留於獄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本義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孔氏穎達曰瑣瑣細小卑賤之貌初六當旅之時最處下極是寄旅不得安而為斯卑賤之役然則為斯卑賤勞役由其處於窮下故致此災故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云志窮災者志意窮困自取此災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

本義即次則安懷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賴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童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

按居剛而用剛平時猶不可況旅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本義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本義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

象曰旅於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本義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

亡矢之費而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
陸氏曰云命猶名也譽命猶名譽也
校伊川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於下文終
以宗父照應蓋易中凡言終吉以初不甚好故也
本義是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本義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本義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順凶之
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劉峰胡氏曰旅之時不宜用剛故三陽皆不利二
之柔順中正五之柔順中正五之柔順文明皆得
其道者也以內卦論初不及乎中故有災三過乎
中故焚次以外卦論四不及乎中故不快上過乎
中故號咷蓋不及則弱不自持過則剛必自折在
內在外皆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 巽下巽上
傳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
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
不能容入巽所以次旅也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傳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
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
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本義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
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
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
曰利見大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
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邱氏行可曰巽二五剛也巽雖主於柔而二五之
剛得中故論成卦則以初四之柔為主論六爻則
以二五之剛為重惟二五之剛能巽乎中正則剛
不過而志得行矣故曰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此以
二五兩爻釋利有攸往之義柔謂初四剛謂二五
也皆順謂初順二四順五也柔者多不能自振故
必順乎剛則柔得剛助而後可行故曰柔皆順乎
剛此以初四兩爻釋利見大人之義
楊氏誠齋曰巽之為卦為曲為靡為苟合為詭隨

為導諛其於人也為妾婦非全德之卦也然則聖人為用巽其惟用之於命令乎上順下而出命則罔咈乎民之心下順上而承命則罔違乎君之政故曰重巽以申命申而重之者一再而申之也剛巽乎中正謂二五柔皆順乎剛謂初與四皆以陰而順陽大人謂九五重巽謂二卦皆巽

按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傳兩風相重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本義隨相繼之義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本義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邱氏行可曰初六不武甚矣能以其剛烈不屈之氣而矯其巽懦不立之志然後得其正而向之志疑者轉而志治矣苟過於強悍不得其正則其志亂矣何治之有

楊氏誠齋曰陰柔一也弱者用之為邪強者用之為正邪巽一也怯者用之為諂勇者用之為謙故以謙恭遜之德而御其剛強武勇之氣此其貞而利與易窮則變變則通顧用之何如耳故巽之初六用之進退而其志疑用之武人將帥而其志治說卦巽為進退故疑又其究為躁卦故武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本義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詞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

邱氏行可曰牀下初也古者尊上坐於牀卑者拜跪於牀下牀下卑者之所處也二以陽居陰失位不安乃欲巽柔而處卑巽在牀下之象也

厚齋馮氏曰周官史掌卜筮巫掌祓禳卜筮所以占其吉凶祓禳所以除其烖害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本義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屢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王氏景孟曰九三居兩巽之間一巽既盡一巽復來故曰頻巽夫謂之頻巽則巽失可知蓋九三以剛處剛卑巽之志不出於自然而勉為之是可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傳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
本義陰柔无應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傳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
楊氏誠齋曰九五以剛處剛宜其非巽也而為巽之君以純剛之德宅至尊之位能回其剛以巽乎中正是之謂貞惟貞故吉故悔亡故无不利一貞立而百順隨然猶无初有終者有始有卒惟聖人自非聖人與其有初而鮮終寧无初而有終也所以无初非守常乃應變也事有不得已而變更者民未孚上之意必未從上之令也聖人其敢求民之驟從乎事之未更先喻之以利害之詳事之既更復喻之以利害之久使民曉然知利害之實則欣然順上之令而樂從之矣是以有終盤庚遷都先之以上篇之書後之以中篇下篇之書成王化

商民先之以召誥洛誥後之以多士多方皆先庚後庚之義更者事之更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本義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陽剛之德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本義正乎凶言必凶

如氏行可曰巽順也以一陰而順乎上之二陽也在卦以二柔為巽主初柔居剛未安於巽故有進退之疑四柔居柔巽其安矣故有功三與五皆以剛居剛而五得中故五吉而三吝二與上皆以剛居柔而二得中故二吉而上凶巽之為卦以居中得位為善二得中而失位三四得位而失中初上則位與中俱失皆不能盡巽之道惟以九居五位乎中正此所以貞吉而為申命之主歟

楊氏誠齋曰九二在下而卑故為巽在牀下上九在上而高亦為巽在牀下何也上九巽之極過於順者也在上而過於順何異於在下之卑而順乎上九之巽與九二同而九二則吉无咎上九則凶何也九二中正之順也上九姦邪之順也上九位極乎人臣身極乎崇高愛其所有之富貴權勢而患失之心生故必極其巽順阿諛欲以保其所有不知順愈過而身愈危故小則喪其資用大則喪其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斧謂權勢上窮謂高極

☱☱ 兌下兌上

傳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兌亨利貞

本義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吳氏易學曰說卦云說萬物者莫說乎澤兌澤卦也其卦柔而居主為主者剛耳天德介然外以柔道行之則其說也以利貞非以私也所以順乎天

而應乎人也説能使民忘其勞忘其死必其所以
説之者大也不然小補之雖厲而能致民自勸乎
哉
刪云陰説陽而陽亦説陰故咸為无心之感兌為
无言之説是兌之説不言而心契者也
按剛中故説而亨非也剛中而柔外則非徒以説
為説而説以利貞者也明貞字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本義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
天下相麗者莫若朋友可悦者莫若朋友以文會
友者講也以友輔仁者習也
初九和兌吉
傳初雖陽爻居説體而在最下无所繫應是能卑
下和順以為説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説而无
所偏私説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説
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説如是所以吉也
本義以陽爻居説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本義居卦之初其説也正未有所疑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傳二承比陰柔小人也説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
德孚信内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
説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
矣
本義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説則吉而
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六三來兌凶
傳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説不以道者也來兌就
之以求説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已非道就以求説
所以凶也之内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内者以同
體而陰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本義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
二陽以求説凶之道也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本義四上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
不能決而商度所説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
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

此為戒深矣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傳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
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
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
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本義剝謂陰能剝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
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說之主處說
之極能妄說以剝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于上
六則有危也

上六引兌
本義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
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
言其吉凶
朱氏子發曰上說道之成六已輔九五剛健中正
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
小人也初九剛正不疑於三而行九二剛中不比
於三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孚於三而厲上
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可不慮乎
邵氏行可曰兌說也以一陰而說乎下之二陽也

在卦以二陰為說主四陽則皆為所說者三以柔
居剛為下兌之主動而求陽之說故曰來兌上以
柔居柔為上兌之主靜而誘陽之說故曰引兌來
兌之惡易見故本爻凶引兌之情難知故此爻當
戒四陽爻在下兌者多吉在上兌者多凶初剛在
下與陰无係故曰和兌吉二已近三入說猶淺故孚
兌吉悔亡四入上兌處三五之間莫知所決故有
商兌未寧之象五與上比處說將極故孚于剝則
有厲矣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 坎下巽上
傳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
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
以繼兌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本義渙散也為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
之象故為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而得中
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可亨又
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聚之又
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利貞則

占者之深戒也
丁氏易東曰渙者三陰之卦自否來二四相易者也又為三陽之卦自泰來初三易五上也然以自否取義渙者離散之名九來居二而陷六往居四而入渙散之象也其象則風行水上披離而解散也二易四得位而上同乎五故亨處渙之時而能有亨通之道者也王假有廟假至也王指五而言渙散之時而欲其亨惟有聚之而已人死則魂離而魄散故立廟以聚之而聚已之精神於廟亦所以聚祖考之精神也人心雖散則神鬼不享祖考之精神可聚則人心之聚可知人心之渙散者既發大川之險雖可涉矣此聖人拯渙之道也利涉大川謂下坎上巽木在水上涉川之利也　假訓至有作感格之假亦有理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得亨者何蓋渙者否之變也當否之時天地閉塞凝結而不通矣變而為渙則乾之剛自外而來乎內施其實而不窮坤之柔自內而正位乎外合于正而上同所親之臣則補德于上所應之臣則施惠于下渙道如此則是凝結者散閉塞者通非復否之時矣有不享耶王假有廟者渙之時險難未平方在經略可以立宗廟而思以萃聚之此王者宅中而正位託祖考之靈以固結民之離心此濟渙者所當然也利涉大川者何乘木而有功也渙之效也五行之木于器物為舟楫于時為春于德為仁涉川者必假舟楫以濟坎水之上加以巽木是舟楫横川象也王者發政施仁得人心焉何患不濟夫渙之利涉大川者非乘木有功也耶陸君啟曰王者之格廟也精神聚而不散視聽一而不分在中言其念茲在茲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萬物本天人本乎祖享帝立廟反本渙合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傳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

本義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力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

鄭氏曰初之得二為壯馬馬壯則可頼以為援二之就初為奔机得机則可藉以為安比初之從二為順於理而二之就初為所願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傅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頼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蓋渙之時合力為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吉豈但能悔亡而已

本義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来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蓋九奔而二机也

机當從傳指初為是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按三之躬四之群上之血連二之奔机為四爻

六四渙其群元吉渙有邱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群元吉光大也

本義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群以成大群使所散者聚而若邱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本義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邱氏行可曰當渙之時惟剛柔上下相合而不散者然後能極渙在渙六爻初柔也二剛也二俯就初在下相合以任拯渙之責故初拯馬壯吉而二奔机得願也五剛也四柔也四上同五在上相合

以成濟渙之功故四渙群元吉而五渙汗无咎也
此四爻皆協力以拯渙者至三上居相應之位以
遠而不能相及故三則但能渙其躬而无悔上則
不過渙血以遠害而已

䷻ 兌下坎上

傳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
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節亨苦節不可貞

本義節有限而止也為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
容有限故為節節固自有亨道矣又其體陰陽各
半而二五皆陽故其占得亨然至於太甚則苦矣
故又戒以不可守以為貞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所以亨者何也以卦言之外坎陽也而二陰
內兌陰也而二陽剛柔分矣以爻言之則九五陽
也而居坎中九二陽也而居兌中剛得中矣君子
之于天下也剛柔有度而適均不相過為固有節
矣然主之內者如節之二而不偏不倚行之外者
如節之五而无過不及斯道之達也離其禦之哉
此節之所以亨也蓋過剛則折過柔則廢則失中
而无位柔得位而失中皆非節道其能亨之哉苦
節不可貞者何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太嚴則離
于是[有]不當儉而儉不當死而死者矣蓋不中則不
庸其道窮竭不可繼而常也又以卦爻之德言之
內澤說而外坎止卦之節也然說以行險則險必
如爽九五德當尊位以節天下之度中正不偏以
通天下之志此又象寓節亨之道若夫苦節則反
乎是矣其道豈不窮乎哉又以節道之大者言之
天地之大也以二十四氣為月節此天地之節也
則為春為夏為秋為冬而四時成天子之大也以
歲之所入除四分之一以制度此人君之節也則
用有式而不傷乎[財]賦有貞而不害乎民矣節之道
大矣哉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刪云為陂以鍾水曰澤澤上有水小則宜增高其
陂以限止之大則宜量通其陂以趨乎之皆所為
節也數度者因數而定其度也德行者即德而見
之行也法不立不定故貴制學不講不明故貴議

楊氏誠齋曰民侈受之以節節苦受之以中中无
形受之以制聖人之防人欲足矣乎曰未也約民
以制以制為制也先民以身以身為制也故曰制
數度為未足必反而議吾身之德行焉嗚呼周矣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傳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
初故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户庭則无咎也

本義户庭户外之庭也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
以行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不出門庭凶

傳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處陰不正
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以剛中正
二失其剛中正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不出門
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陽正應
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節之功
唯其失德失時是以凶

本義門庭門内之庭也九二當可行之時而失剛
不正上无應與知節而不知通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初前遇九二九陽奇有户象二前遇
六三六陰偶有門象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草廬吳氏曰初之知通塞知節者也二之失時極
不知節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本義陰柔而不中正以當節時非能節者故其象
占如此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本義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本義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者也故其象
占如此

節齋蔡氏曰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當位故安
得五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傳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為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
中正以通者也在已則安行天下則悅從節之甘
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
可嘉尚也

本義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故其象占如
此

象曰甘節之吉位正中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本義居節之極故為苦節既處過極故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禮奢寧儉故雖有悔而終得亡之也
王氏輔嗣曰過節之中以至亢極苦節者也以斯施政物所不堪正之凶也以斯修身行在无妄故得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邱氏行可曰節六爻大率以當位為善不當位為不善初九六四九五當位者也故五吉四亨初无咎九二六三不當位者也故二凶而三嗟上雖當位而亦凶者則以其當節之極居上之窮故其取義又不同也若以兩爻相比者觀之則爻各相比而相反初與二比初不出戶庭則无咎二不出門庭則凶二反乎初者也三與四比四柔得正則為安節三柔不正則為不節三反乎四者也上與五比五得中則為節之甘上過中則為節之苦上反乎五者也聖人於爻義其用意之精如此
䷼ 兌下巽上
傳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為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傳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於堅正故利於貞也
本義孚信也為卦二陰在內四陽在外而二五之陽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為中虛以二體言之為中實皆孚信之象也又下說以應上上巽以順下亦為孚義豚魚无知之物又木在澤上外實內虛皆舟楫之象至信可感豚魚涉險難而不可以失其貞故貞者能致豚魚之應則吉而利涉大川又必利於貞也
東卿鄭氏曰孚字從爪從子如鳥以爪抱卵也此中孚之象以卦體言之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
雲峰胡氏曰下說以應上下信上也上巽以順下上信下也豚魚至愚无知惟信足以感之大川至險不測惟信足以濟之然信而或失其正則如盜賊相群男女相私士夫死黨小人出肺肝相示而

逆背之其為孚也人為之偽非本理之正故又戒
之以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
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中孚以利
貞乃應乎天也
卦名中孚何也三四柔在內而比乎剛二五剛得
中而主乎外是自信乎誠足乎己而无待於外矣
是謂中孚又內說而外巽以中實相感應爲是中
孚之所被乃化乎邦也斯皆中孚之義與豚魚吉
者以信而及豚魚感而應也夫信及豚魚則至誠
而无所不孚不亦吉耶利涉大川者澤上而有巽
木澤川也木虛舟也涉大川而乘木舟虛故无弗
利也內以至誠之道而說乎衆則衆濟以至誠之
道而獻乎上矣斯中孚所以利涉大川非徒涉也
中孚以利貞者乃應乎天也天者理也中孚有不
順于理匪正者也雖孚必凶故正斯利爲以其順
乎理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感水受中孚之象用刑者中心有毫髮之疑受
刑者中心有毫髮之憾即非中孚君子兼之於刑
者庶幾乎風澤之感矣
議獄即周禮王聽之三公聽之司寇聽之旬而職
聽二旬而職聽三月而上之緩死也子相曰議獄
所以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本義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
則吉復有他爲則失其所以度之之正而不得其
所安矣戒占者之辭也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傳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感通鶴鳴
於幽閉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心之願相
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意同也有
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
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違
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為能識之
本義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
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
好爵謂得中靡與縻同言懿德人之所好故好爵
雖我之所獨有而彼亦係戀之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本義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其象如此
中溪張氏曰六三雖得上九之應爲匹敵然三居兌說之極中心莫知所主故或鼓而前或罷而止或泣而悲或歌而樂或之者疑之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本義六四居陰得正位近於君爲月幾望之象馬匹謂初與己爲匹四乃絕之而上以信於五故爲匹馬亡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也
方氏逢辰曰四合初九之黨而上從五比大臣之絕私黨而一心於君者故有馬匹亡之象以陰居陰履柔得正不敢敵陽此人臣功業已盛而不敢居其盛者故有月幾望之象若大臣而廣盈植黨則有咎矣禹之不伐周公之不驕月幾望也晏子不入崔陳之黨韓退之不汙牛李之朋馬匹亡也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傳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
本義九五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故其象占如此
雲峰胡氏曰六爻不言孚唯九五言之九五孚之主也合九二共爲一體包二陰以成中孚其固結如此故其象爲攣如占爲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本義居信之極而不知變雖得其貞亦凶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雞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極爲登于天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變亦猶是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邱氏行可曰在六爻以二五之剛爲主故二言鶴鳴子和而五言有孚二言我爵爾靡而五言攣如其交孚之實可見也餘四爻初上則以實應虛三四則以虛應實而所居之位又復不中皆未能有

孚者初之應四初實而四虛也故初虞四之有他四絕初之類而從五三之應上三虛而上實也故三之應上則鼓罷歌泣之不常而上之應三則如翰音登天之无實合中孚六爻而詳其虛實之義則剛中爲孚之象昭昭矣

☶☳ 艮下震上

傳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本義小謂陰也爲卦四陰在外二陽在內陰多於陽小者過也既過於陽可以亨矣然必利於守貞則又不可以不戒也卦之二五皆以柔而得中故可小事三四皆以剛失位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卦體內實外虛如鳥之飛其聲下而不上故能致飛鳥遺音之應則宜下而大吉亦不可大事之類也

草廬吳氏曰大者陽剛君子也小過之時大者非可以吉惟善於自處能辭尊而居卑勇退而不進如鳥音之下而不上則大者可吉此君子不得志之時轉凶爲吉之道也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小過亨者小者過于大而亨也大人泰矣小人泰而過之大人儉矣小人儉而過之斯通達而不蹇也利貞者時可過而過之所過卽正道故過以利之與時行也二五俱以柔而得中是以小事獲吉可小事也三四俱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非吉道也卦象橫而觀之有飛鳥之象爲飛鳥遺之音皆過而不留小過之象也小人之事故不宜乎上宜下則盡乎小人之道斯大吉矣何也以小過之道施于上則逆施于下則順乎理也

楊氏誠齋曰小過之時何時也用靜吉用作凶之時也曷爲靜吉而作凶也君臣俱弱一也上動而下止上作而下不應二也陰盛而陽孤邪衆而正寡小人長而君子消三也當是之時其爲君臣者必也自揆其才量其力而安處其時小有所過則可大有所過則不可卑有所就則宜高有所舉則不宜如飛鳥焉有所飛必有所歸飛而无歸凶執

大爲是故飛有山可棲則不可以排空而飛也若下合其艮之山而欲上窮乎震之太空至於无歸而遺音哀鳴爲則何及矣是以聖人首戒之曰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言小者過則亨則利然必正乃可也有所爲則不可也猶恐其不量力不度時宜而輕動也又戒之曰有飛鳥之象爲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言无若飛鳥薄山棲叢雲飛始乎躁卒乎悔也雖卑飛則吉順則宜高舉則逆則不宜也柔得中謂二五剛失位而不中謂三四上逆謂五上以陰乘陽下順謂初二以柔承剛內二陽外四陰有飛鳥舒翼之象聖人因其飛之象而戒其飛之過如此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本義山下有雷其聲小過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彖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

雲峰胡氏曰本義以爲小者之過蓋如不懼无悶是過於激烈過之大者此則過於收斂過之小者也又以爲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蓋可過乎恭不可過乎傲可過乎哀不可過乎易可過乎儉不可過乎嗇又以爲不可甚過蓋恐其恭之甚則爲足恭哀之甚則爲喪明儉之甚則爲豚肩不揜豆也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楊氏誠齋曰飛鳥不宜上宜下大吉初六下也宜吉也而曰飛鳥以凶何也卦之形有飛鳥之象內二陽之實爲身外四陰之散爲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銳者也翼之銳者不量其力之微不飛則已一飛則有高翔遠舉一舉千里之意初六陰柔之小人常有進躐高位之心故聖人戒之曰飛鳥以凶又曰不可如何言高位必疾顛如高飛之必遠隕也蓋小過諸爻皆患於過不患於不及而初六之小人一過則進居於二而爲大臣矣豈不凶于國哉凶于身不足道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傳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

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他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

本義六二柔順中正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過陽而反遇陰也如此則不及六五而自得其分是不及君而適遇其臣也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所以不及君而還遇臣者以臣不可過故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雙湖胡氏曰小過乃陰過之時故二陽爻皆稱弗過是言陽弗能過也防之防陰也言弗能過之則當防之若不防而反從之則彼或得以戕我而凶矣當從此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按九四弗過與九三蓋同過之前遇乎陰也遇乎陰往則必危厲以防之必又以從或戕之為戒而勿致火有所作用為能永守其貞也俞氏曰此爻皆以兩字為句是

象曰弗遇過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義以陰居尊又當陰過之時不能有為而弋取六二以為助故有此象在穴陰物也兩陰相得其不能濟大事可知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本義已上太高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本義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過之已高而甚遠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邱氏行可曰合六爻而論初上兩爻皆陰不中過者也故初上皆凶皆戒其過也二五兩爻二比三五比四剛柔相濟位復得中不過者也故无凶咎之戒此上下四陰爻之別也至三四兩陽在三則曰弗過防之防謂防下二陰也使三在二陰之上而不為之防則陰柔必至害己故凶四曰弗過遇之遇謂遇上二陰也使四在二陰之下一或輕動致五上之過則危厲之事也故曰往厲必戒然陰

在陽上其害猶可逭陰在陽下其禍不可測矣是以九三凶而九四无咎也又中兩陽爻之别也

傳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旣濟也

離下坎上

旣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本義旣濟事之旣成也為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旣濟亨小當為小亨大抵此卦及六爻占辭皆有警戒之意時當然也

丁氏易象曰旣濟離上坎下旣已也盡也濟者涉川而登岸之名旣濟之時雖小者无不亨也亨至於小者非如巽之小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三與五本陽位也而剛居之二四與上本陰位也而柔居之剛柔得正各當其位又皆正應所謂旣濟也陽已得位大者不在言也陰亦得位則小者无不亨矣初吉以下體六二之柔居中也終止則亂上六也上六純陰有終止則亂之象也通其變則能治不通其變治者亂矣當旣濟之時乃太平極治之時也猶以治極而終於亂者為戒蓋旣濟變則成未濟故聖人深戒之也

彖曰旣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小者亨大者固亨而小者亦无不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三與五本陽位也而剛居之二四與上本陰位也而柔居之六爻剛柔得正各當其位又皆正應所謂旣濟也陽已得位大者不在言也陰亦得位則小者无不亨矣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物極則返旣濟之窮則變而未濟矣或曰旣濟自泰來六自二而五為成卦之主陰為小小者亨也又三陰各居陽上亦為小者之亨然不如前說得旣濟之時義

象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傳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旣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旣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

本義輪在下尾在後初之象也曳輪則車不前濡尾則狐不濟旣濟之初謹戒如是无咎之道占者

如是則无咎矣

按濡尾而不能進凡獸皆然當不止謂狐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傳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為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則不可行矣二不為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為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勸戒深矣

本義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本義既濟之時以剛居剛高宗伐鬼方之象也三年克之言其久而後克戒占者不可輕動之意小人勿用占法與師上六同

按三代之兵未嘗用小人用小人是平一亂而生一亂也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傳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為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為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

本義既濟之時以柔居柔能預備而戒懼者也故其象如此程子曰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

中溪張氏曰六四出離入坎此濟道將革之時也濟道將革則罅漏必生四坎體也故取漏舟為戒終日戒者自朝至夕不忘戒備常若坐敝舟而水驟至焉斯可以免覆溺之患矣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本義東陽西陰言九五居尊而時已過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時也又當文王與紂之事故其象占如此彖辭初吉終亂亦此意也

王氏輔嗣曰牛祭之盛者也禴祭之薄者也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盛矣將何為焉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於修德故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以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在於合時不在於豐也

象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孔氏穎達曰吉大來者非惟當身福流後世

上六濡其首厲

本義既濟之極險體之上而以陰柔處之為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占者不戒危之道也

楊氏誠齋曰上六以柔懦之資懷亢滿之志居安之極自謂沒世无風濤之虞矣不知濟其一又過其一求栽而无宿舟求涉而无善游褰裳馮河濡至於首則溺其身可知矣由此而言濡首豈謂狐

按濡尾謂凡獸皆然不止謂狐若濡首則指人而言又不但謂獸也本義說恐非故涉水上去狐字為是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邱氏行可曰既濟六爻內三爻離明也初无咎二喪茀得三伐鬼方克之此已濟之事也外三爻坎險也四繻衣袽五不如西隣上濡首厲則既濟為未濟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也

傳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傳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唯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懼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勇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

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本義未濟事未成之時也水火不交不相為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為未濟汔幾也幾濟而濡尾猶未濟也占者如此何所利哉

葉氏良珮曰未濟亨言未濟有必亨之道也然必敬慎乃克有濟苦不知敬慎如小狐之汔濟而濡其尾猶未濟也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馬氏暎田曰未濟亨者何也以外象言也外象者未濟之終向乎濟矣六五以柔中之道為未濟之主善其道以處之能无亨乎哉小狐汔濟者何也以內象言也內象者未濟之始濟非時也九二乃未出險中是小狐汔濟象也濡其尾無攸利者何也有其始矣不續其終此所以陷溺而未能濟也夫未濟之卦陰陽雖皆失位然剛柔六位皆相應合德所以交濟之道實未嘗不與焉在君子善體之耳未濟亦何患焉

按狐為坎坎尚未濟出至離乃濟柔得中亨指外離六五也汔幾也小狐幾濟為未出中指內坎初六也不續終謂首濟而尾不濟終不能相接續也凡治多以少年輕銳敗故取象于小狐伊川講易成都有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三陽皆失位凡卦初三五為陽位六以陰居之故失六十四卦惟未濟為然未濟雖不當位而剛柔皆應應則陰得陽以為助而終濟矣故亨也文王以未濟終易孔子釋彖已畢復申此旨以示易無終窮之理達斯義者而後可與語易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傳水火不交不相濟為用故為未濟火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愼處于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于其所也

大全曰火在水上只爭個安頓不着耳安頓得便是既濟

初六濡其尾吝

傳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已既陰柔而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

本義以陰居下當未濟之初未能自進故其象占

如此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傳云不度其才力而進至于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刪曰既濟居離初明足以燭義未濟居坎初故為不智之極

九二曳其輪貞吉

傳在他卦九居二為居柔得中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為戒明申上恭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而二乃剛陽之才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凌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居之郭子儀李晟當艱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為得正而能保其終吉於六五則言其輝吉盡君之道善於九二則戒其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本義以九二應六五而居柔得中為能自止而不進得為下之正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傳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本義以九居四不正而有悔也能勉而貞則悔亡矣然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故為伐鬼方三年而受賞之象

楊氏誠齋曰九四懷剛正之資奮震動之威居近君之地是惟无動動而用之以伐遠夷則有大功受大賞必矣宜其志之得行吉而悔亡如此然未濟之九四聖人喜其伐鬼方之憊何也既濟之世利用靜未濟之世利用動也然未濟之九四亦必曰三年者戒其欲速譏之至也雖許其動不可輕於動也未濟之四即既濟之三然既濟之時利用靜三復過剛故雖克之而猶惡其憊未濟之時利用動四復居柔故必伐之而後得其賞受賞大國

即承高宗而言三居下之上故以為用人之人四居上之下故以為受賞之人濟天下之險者非剛健不能居柔為不貞貞者欲其用剛也震動之極也震用伐鬼方用剛之象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本義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虚心以求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本義暉者光之散也

楊氏誠齋曰六五逐未濟之世為濟難之主而處之以陰柔之才乃以貞正而吉以孚誠而又吉以光暉而又吉又許之以无悔何也蓋未濟之六五其體離在天為日在地為火日與火雖柔猶剛雖弱猶強故日之在晝曀之益熱火之在夜宿之彌壯六五文明之至盛而養之以晦剛烈之至猛而揉之以柔方且處其中以臨照百官正其身以正天下堅其誠以信任群才故初六之在下而弱才乃最先濡其尾以用之用九二剛健之大臣則又自曳其輪以為之用九四剛明之近臣則又奮伐遠夷以為之用皆得不一掃大難為无難之世一變未濟為既濟之時乎備三吉之盛福而无一毫之悔尤又何疑焉

按離文明光也象處中有孚之象有孚之光乃為吉曰暉者光之散語意最妙視于四來何吉加之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本義以剛明居未濟之極時將可以有為而自信自養以俟命无咎之道也若縱而不反耽飲而濡其首則過於自信而失其義矣

邱氏行可曰既言飲酒之无咎復言飲酒濡首之失何耶蓋飲酒可也耽飲而至於濡首則昔之有孚者今失於是矣

楊氏誠齋曰既濟上六之濡首者水也未濟上九之濡首非水也酒也水之溺人溺其一身酒之溺人溺其心以及其天下國家故濟水之害小於儀狄之酒禹惡旨酒之功大於平濟水

邱氏行可曰合六爻言內三爻坎險也初吝二曳其輪三征凶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有賞五有孚吉上无咎則未濟為既濟矣

西溪李氏曰天地之道不過於陰陽五行之用莫先於水火上篇首天地陰陽之正也故以坎離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夫婦陰陽之交也故以既未濟水火之交終焉

原齋馮氏曰乾上坤下離東坎西此先天之易天地日月之四象也故居上經之始終以立造化之體山澤通氣雷風不相悖水火相逮此後天之易六子之用也故居下經之始終以致造化之用既濟之後猶有未濟者示造化之用終則有始也

硯北易鈔

北平黄叔琳崑

繫辭上傳

本義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經文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无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雙湖胡氏曰繫辭傳中言聖人繫辭者六皆指文王周公卦爻辭而言若繫辭上下傳則是孔子統論一經之卦爻大體凡例如論先聖作易之由則見於包犧氏仰觀俯察及易有太極及河圖洛書等章如論用易之法則見於大衍之數與夫卦爻之剛柔象數之變化三極之道幽明之故鬼神之情狀皆捜抉无隱其稱大傳則因太史公所稱以別於其師楊何等所著行世易傳云爾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楊氏誠齋曰易有二有未畫之易有既畫之易未畫者易之理既畫者易之書曰天尊地卑曰卑高

以陳曰動静有常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此未畫之易也易之理也伏羲仰觀俯察因天地而得乾坤之象因天地之卑高而識貴賤之位因天地之動静而定剛柔之體因天地之間類聚群分而明吉凶之故因天地之成象成形而見六十四卦之變化此既畫之易也易之書也

按聖人作易亦有所本耶蓋仰觀俯察見夫天行之健而尊于上地勢之順而卑于下則卦之乾坤于是乎定矣見夫天地之間卑者高者萬物以陳則爻之貴賤于是乎位矣觀夫陽動陰静而有常則卦爻之剛柔決矣觀夫事情所向各以類而聚族物善惡各以群而分則卦爻之吉凶生矣觀夫麗于天者則成七政之象麗于地者則成五行之形則卦爻陰陽之變化見矣畫前之易〻未作而道則具於天地者也畫前之易蓋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夫造化具乎易理如此是故以造化易(見)於易者言之則易之初始於動静之常分剛柔奇偶兩畫而已兩相摩而為四〻相摩而八卦成八相盪而為六十四而諸卦之六爻成則乾坤設而六子從畫既位而卑高陳剛柔分而動静著方物聚分而吉凶生成象形而變化見是造化之道(上)畫於易而發之矣畫後之易蓋如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以易見於造化者言之則天地設位而易行焉鼓之以雷霆於物始之先潤之以風雨於物生之際離日坎月運行於晝夜之間而寒暑分運行於南北之陸而寒暑極一寒一暑而歲功成矣是易之道盡于造化而見之矣觀易者觀于(造)化可也

邵氏行可曰前以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言是對待之陰陽交易之體也此以摩盪鼓潤運行言是流行之陰陽變易之用也至下文則言乾坤之德行而繼以人體乾坤者終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夫易即造化造化即易如此由是乾交於坤之道也則一索而得長男而為震再(索)而得中男而為坎三索而得少男而為艮坤交於乾之道也則一索而得長女而為巽再索而得中女而為離三索而得少女而為兑此天地生物之初人物皆然所

謂以天地為父母而生化者也男女成形則以男
女為父母人物皆然所謂形生者夫乾道成男而
男體則坤〻道成女而女體則乾此陰生于陽〻
生于陰〻陽變化而生〻无窮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夫乾坤成物之形雖異而成物之道則同蓋凡物
之理氣稟於天故乾知大始以先於地凡物之形
質生於地故坤作成物而承乎天坤乾之功至溥
而無際而乾坤之德實至要而不紊也乾之道可
一言而盡健而已德行確然而恒易也一健之中
物皆資始而无難蓋以易為主而已矣坤之道可
一言而盡順而已德行隤然而恒簡也一順之中
物皆資生而不煩蓋以簡為能而已矣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
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
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矣
天之道易而已人能法之即其所居之位行其平
易之事不行險以徼倖也則其心人皆見之而易
知矣地之道簡而已人能法之循乎理而安貞不
二三其行焉則人皆便之而易從矣易知則猜忌
不生而有親易從則子來趨事而有功有親則德
不孤而可久有功則勞日積而可大可久則為過
于人之德也可大則為過于人之業也易簡而德
業之盛如此則天下事物之理皆得之矣天下之
理得則盡人物之性成位乎天地之中矣非天下
至誠之聖其孰能與於斯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設者陳也觀猶大觀在上之觀示也昔者聖人之
作易也盡觀察旁取之道而陳卦于文圖以天地
萬物之象寓夫吉凶之道而示人矣此伏羲之易
有圖而无言聖人與知象人未之或知也於是文
王則繫以卦辭周公則繫以爻辭而明夫天道人
事之吉凶焉語吉凶則凡悔吝之類亦在其中夫
道未易明也列聖既圖以示之又言以宣之於是
聖人合乎吉凶之道君子廸吉之方庶民卜筮以
趨吉避凶之用皆具于是矣或曰註疏云聖人觀
物象而畫卦本義云聖人觀卦爻之象而繫辭皆
不取何也曰註疏偏明夫設卦本義偏明夫繫辭

觀是章上下辭意自見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卦爻而繫之辭吉凶明矣然卦爻有剛柔爲純剛純柔而交相推盪則剛復爲柔：復爲剛乾或爲姤爲遯爲否爲坤：或爲復爲臨爲泰爲乾陰陽變化而无窮而吉凶之變化亦无定矣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設卦觀象而繫辭吉凶明矣是故吉凶有象在于事之得失悔吝有象在於事之憂虞辭因繫之以明象意然象之吉凶悔吝亦豈有定哉唯在于人事之脩爲何如耳卦爻之變化者陰陽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晦明之象也其在于人事知進知退而不亢知剛知柔而不固則象辭之所示亦无恒矣夫剛柔相推而六爻動者豈无謂哉乃天地人三極之道也蓋立天之道曰陰陽：老則動而陰：老則動而陽此天道之有動也立地之道曰柔剛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地道之有動也立人之道曰仁義仁極必裁之以義：極必居之以仁此人道之有動也三極之動而有象辭固以吉凶悔吝而示人吉凶悔吝亦唯係于人事之脩爲何如耳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是故君子有所居而安者匪他唯六十四卦易之序耳有所樂而玩者匪他唯三百六十四爻之辭耳是故君子无所感而靜也則以其時位觀其卦之象而玩其辭有所感而動也則觀其爻之變而玩其占凡一動一靜皆循乎理而无違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所謂君子脩之吉也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作易以明吉凶君子學易所以吉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卦之有彖者如乾坤則言乎天地之象者也如咸恒則言乎男女之象者也卦之有爻者如潛龍勿用則言乎乾變而姤者也履霜堅氷則言乎坤變而復者也爲揲蓍而求卦遇乎三少而老陽三多而老陰者也凡辭之吉凶皆於象變而明之矣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
者善補過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明吉凶矣然辭有吉凶云
者非天所降也言乎人事之失與得也有悔吝云
者言乎人事小有疵失未純乎得也有无咎云者
言乎人事已有缺失能自反而補之俾无所失也
是吉凶悔吝无咎雖原于天而趨避實在於人學
易者所宜省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
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是故爻言乎變者也列爻之貴賤者則存乎位彖
言乎象者也齊小大之分者則存乎卦爻有變則
卦隨而變貴賤小大亦隨而易矣吉凶者言乎其
失得也其失得之辨則在于所繫之辭悔吝者言
乎其小疵也其悔其吝則在于隱微之際能憂之
而有分辨之介則小疵免矣无咎者善補過也補
過之要則在于震以戒懼之悔其失以反乎得焉
而已矣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是故易之示人因陰陽之小大而設卦因陰陽之
險易而繫辭〻也者則各因其動靜之殊指其所
向而已其吉凶悔吝補過之道皆在乎其中矣
右第三章
此申言前章之義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書卦爻皆陰陽故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
之道彌之則合萬為一而渾然無欠綸之則一實
萬分而燦然有倫其道可謂大矣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
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
鬼神之情狀
聖人之用易也以知言之休咎未徵而難測者謂
之幽休咎已徵而易知者謂之明幽明有故不易
知也聖人以易而究之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
地理知中和致而皇極建則天文地理皆如其常
而休徵見否則變怪見而咎徵著是幽明之故聖
人知之矣人物有生有死未易知也聖人以易而
究之則原其理氣之合而知其所以生反其理氣
之散而知其所以死凡乾坤之成男女男女之成
萬物其始其終莫不皆然是生死之說聖人亦知

之矣至於鬼神之情狀又難明也聖人以易而究之知精氣聚則為物而為神魂離魄而遊散則為變而為鬼是鬼神之情狀聖人亦知之矣此聖人以易窮天地之理而彌綸之也知之盡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以行言之天地之體高明博厚而聖人似之天地之用健順而聖人似之故上下同流而不違知周乎萬物之理此知之崇而效乎天地道濟乎天下而不遠于人此禮之卑而法乎地也故其道得中而不過旁行而萬億其途也然主於極而不流天命有窮通之不一也然樂且知之私欲盡而不憂人情懷土有苦樂之不同也然隨寓而安居仁而極其厚故天理純而能愛此聖人以易體天地之理而彌綸之也仁之至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天地之化逝而不息者也聖人則裁成之使入于範圍之内有其節而不過品物之類散而萬殊者也聖人則曲成之使在于洪鈞之内无一物之或遺晝夜之道分陰分陽者也聖人則通乎其道而知故聖而神也陰陽无方而叵測易之妙也變化无體之可據此聖人以易贊天地之道而彌綸之也故曰易能彌綸天地之道云

右第四章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所以知之盡仁之至聖而不可知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又一陽運行而不已者乃道也道之體用夫固不離乎陰陽矣陰靜之極而繼之以陽動是貞後繼之以元：者善之長此所以為善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乃萬物之所各正此所以為性也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是道也人人有之惟聖人為能全體之聖人之外有：之而得其一偏者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已有：之而寔然罔覺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已此君子之道之所以鮮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哉
且君子之道原於天地天地之生成物萬其仁顯
而其用藏如春夏之發生以顯秋冬所藏之仁秋
冬之收歛以藏春夏所顯之用其鼓動萬物而生
生不息也以無心成化而不與聖人同憂焉其盛
德大業見於生物成物之間者斯不亦至矣哉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之謂易成象之
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
陽不測之謂神
何謂大業富有之謂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富
有者以言乎大而無外者也日新者以言乎久而
無窮者也陰陽之在造化者如此其在易書者則
何如是故易者生：不息之謂也易之陽而為乾
者成象之謂也易之陰而為坤者效法之謂也此
陰陽之在卦者然也占者極數知來之謂也因占
以作事者通乎卦爻之變之謂也此陰陽之在蓍
者然也夫乾也坤也占也事也易之陰陽可測而
知者也若夫陰陽之妙不可測而知者其易之神
乎神惟不測故無方此其所以不離乎陰陽而亦
不倚於陰陽也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
正以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為道也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
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
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正而不偏以
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可謂
廣且大矣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
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自乾坤二卦言之守一之謂專兩闔之謂翕乾畫
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乃坤
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
也闢：乃乾之德也大生廣生謂乾坤廣大而生
生之道無窮焉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
善配至德
天足以包地故大地足以容天之氣故廣易道之
廣大其原蓋出於此由此可見易之廣大一如天

地之廣大易之變通一如四時之變通易所言陰陽之義與日月之陰陽相似易所言易簡之善與聖人之至德相似易道之廣大如此然則君子其可不學易乎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以吾人之性比天地以所生之道義比天地之易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者變易也變易則有生生不窮之妙此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崇德則日新由之廣業則富有由之然其所以能然者亦不過盡吾智禮之性而已矣智言崇禮言卑智崇效天則與乾知大始同其德所謂洋洋發育萬物峻極乎天者皆其德之著也禮卑法地則與坤作成物同其能所謂優優大哉三百三千者皆其業之實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故以天地言之天地設位則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而易行乎其中矣生生不窮是以富有而日新以吾人言之智禮者吾人之成性也成性存存則智以知之禮以行之而道義出乎其中矣盡盡無息是以德業而業廣德崇業廣即道義之在吾人者也是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智禮不存則性壞必不能成變化以行道義故曰道義在天地則謂之易易在吾人則謂之道義位謂有位可居門謂有門可出三極之理其一而二二而一者歟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易之象有何也象者像也形容之也事物之宜也賾韻書云幽深難見也朱子本義云雜亂也擬揣度也象者摹倣之也聖人作易有以見天下幽深難見之理非言之所能盡也則以卦畫而發之揣度其物理之形狀容貌摹倣其宜著於卦畫之間然後幽深之理昭著易見是故謂之象也所謂書不盡言圖以畫之者是已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易之有爻何也爻者效也呈見也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作也觀其感應交會之際非終於靜而滯

也必通達焉以行其常禮於是繫辭焉以斷其吉凶而呈見之焉是故謂之爻蓋天下之吉凶生乎動爻主之爻也者陰陽之老而變動所謂用九用六者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語理之幽深者若可惡也聖人以象而形容摹倣之則幽深者昭然易見雖極其幽深而不可惡矣語事之動者若易亂也聖人於其卦爻之變悉以常禮而敘之則雖至動秩然而不可亂矣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聖人作易設象繫辭如此君子學易將有言也不苟言也必擬諸所值之卦觀象玩辭而後言將有動也不苟動也必議諸所值之爻觀變玩占而後動則千變萬化之道皆于擬議之間而畢之矣成就也畢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子夏傳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同聲而相應也韓康伯注曰鶴鳴則子和修誠則物應我有好爵與物散之物亦以善應也明擬議之道繼以斯義者誠以吉凶失得存乎所動同乎道者道亦得之同乎失者失亦違之莫不以類相應出言猶然況其大者乎千里或應況其邇者乎故夫憂悔吝者存乎介定得失者於樞機而慎焉以是君子擬議以動慎其微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同人之道非同而同乃異而同也蓋陽則同陰陰則同乎陽也同人為卦以五陽而求同一陰雖有異同其同者實皆異而同也九五以陽而居尊六二以陰而居卑氣質異而分殊矣然中正之道同故物莫能間是以始異而終同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焉故君子同人之道出處不必同也語默不必同也但二人同心則金可斷而其心堅於金蘭同心之言則其香過於蘭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
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
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苟錯諸地而可矣不苟錯而
藉之用茅大過而慎矣然此大過之道非高遠而
難行也患不為耳苟凡有攸往以此過慎而行何
咎之有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
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

有功勞於世而能謙此非小人薄德者所能及君
子而德至厚者之攸為德則盛禮則恭矣位其不
存矣乎此所以長保其富貴而有終吉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正義曰上言謙德保位此明无謙則有悔也文言
釋詳矣
王氏宗傳曰知聖人深予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
深戒乎乾之上九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
存位上九則貴而无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

无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无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
不密則失臣々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
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正義曰此明擬議之道非但謙而不驕又當慎密
故引節初九爻辭以明之若曰不出戶庭无咎何
也謂君子在室言室在寢言寢慎密其言而不出
乎戶庭之外也則禍亂无從而生矣凡禍亂之生
皆言語以為階臣有密謀於其君々漏言則喪其

臣矣君有密謀於其臣々漏言則喪其身矣人有
幾密之事謀行而未之行也自不密而語人則事
敗而无所成矣是以君子凡事慎密而不輕出其
言也何咎之有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
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正義曰此結上不密失身之事夫慎密者豈特慎
密其言而已哉在慎密其行也夫盜伺人之隙而

助者也故負且乘者致寇至爲負擔者賤者之使乘者君子受車馬之命而代徒行之器物也以思孰役之人而受車馬之命爲是猶佐：小人負物在背而復乘輿以行不徒步也則爲盜者窺其爲衆所醜也思乘隙而奪之矣夫有負者斯上慢而不忠有乘者斯下暴而不仁不忠不仁之人遲亂其隙思聲罪而伐之矣斯皆不容而自取奪伐之也故不自慎容而慢藏者所以教夫盜也不自慎容而妖冶者所以教夫淫也解之六三以陰柔不中不正之人上比九四近君之臣得其攫援乘時之解而背之是上負其德矣下比九二任事之賢得其推薦乘時之解而遺之是下肆其虐矣斯其所以寇至非其招而然耶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本義此簡本在第十五章之首程子曰宜在此今從之此言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即所謂河圖者也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就此章而言之則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也

朱子曰卦雖八而數須十者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爲二以二乘二爲四以四乘四爲八五行本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包二如木包甲乙火包丙丁土包戊己金包庚辛水包壬癸所以爲十

按此言天地陰陽之數具于河圖而聖人因之立蓍明易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本義此簡本在大衍之後今按宜在此天數五者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者二四六八十皆偶也相得謂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偶爲類而自相得有合謂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兩相合二十有五者五奇之積也三十者五偶之積也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

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朱子曰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
癸水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
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
鴻氏曰洛書之數天地自然之數也以天之一三
五七九總之則為二十五此天數二十有五也以
地之二四六八十總之則為三十此地數三十也
又以天之二十五地之三十總之則為五十有五
成變化而行鬼神亦不逃乎此數而已
按陽之數奇故河圖一三五七九之數皆屬乎天
所謂天數五也陰之數偶故河圖二四六八十之
數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五位相得謂一奇一
偶各以次序為類而自相得也各有合者謂五行
皆以生成之數而各有合為者也天數二十有五
者五奇之積也地數三十者五偶之積也天地之
數五十有五以成變化行鬼神如下文用大衍之
數以成六十四卦而吉凶悔吝由之以生是已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
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都氏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蓋
數備於五而五十所宗者五也大衍之數五十而
其用四十有九蓋數始於一而四十有九數之所
宗者一也
蔡氏西山曰五歲再閏者一變之中自有五節掛
為一節揲左為二節歸左奇於扐為三節揲右為
四節歸右奇於扐為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一歸
奇象三歲一閏五節再歸奇象五歲再閏天地之
數三百六十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一歲餘十
二日三歲餘三十六日以三十日為一月更餘六
日又二歲餘二十四日合前所餘六日為三十日
為再閏再扐而後掛者再扐之後復以所餘之著
合而為一為第二變再分再掛再揲也不言分二
不言揲四獨言掛一者明第二變不可不掛也
按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聖人衍其數曰五十者五
為天地之中數在天地為五行在人為皇極不可
以數言也其用四十九有者去一而不用也一者
即中五之中數理之極不可以闕言也故揲蓍之法
以五十之策去一以象太極以四十九策信手分
而為二象兩儀也先取天數之一策懸掛左手小

指之間者象三才也以天數四：揲之者象四時也歸其餘策或四或三或二或一无名中二指之間者象三歲而一閏也五歲復取地數揲之如前歸餘策如前者象五歲再置閏也既再扐矣夫然後別揲分二象三而一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此據老陰之數而言以乾之策累之四營之餘得老陽之策九三變而成太陽之爻則得策名九為得策三九二十七矣其掛一之策亦九并累之則為四九三十六策矣以六爻之策而總計之則得

二百一十有六策也老陰之策亦以坤六爻之策而總計之則得百四十有四也總乾坤之策而計之凡三百有六十當一期之數此四時之行所以在乎蓍策之間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易上下二篇之卦六十有四爻凡三百八十有四陽爻百九十有二以每爻三十六策計之凡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亦百九十二以每爻二十四策計之凡四千六百八策合陰陽之策總計之為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當萬物之數此萬物之生所以在蓍策之間也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以此之故揲蓍而求卦也去一以象極無所營也分而二為一營卦一為二營揲之以四為三營歸奇為四營凡四營而成一變凡三變而成爻凡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得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是易道之小成也其遇老陰老陽或二老之純之則引而伸舒之觸類而增長之則一卦之伸長各成六十四卦凡四千九十六卦凡天下之能事皆盡乎此而无能外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

易盡天下之能事如此是故陰陽變化之道幽深不可測也於此蓍卦之間而著爲是影顯其道也觀會通而見夫德行亦與禮之常也因此蓍卦之變而有為爲是神靈之德行也顯道而神德行如此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主答客曰酬客報主曰酢祐助也猶開物成務足以報答天下之求及祐助大人神化之功用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子夏易及王弼韓康伯易皆以此節屬下章程朱
乃屬之於此愚按屬上屬下皆通葢易有陰陽變
化之道而寓夫不可測度之神君子而知變化之
道則神之所爲亦不能外之矣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
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章言易之神首節兼居與動而言夫易以變化
爲道皆神之所爲也而有聖人之道四焉何以言
之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則時然後
言而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
尚之則見幾而作而動無不時矣象其物宜者易
之象也以制器者尚之則立法利用足以盡創物
之智矣極數知來者易之占也以卜筮者尚之則
占度決疑足以極知來之神矣卜筮不必指定筮
易言只是假借字義言吾心占度裁決之意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
自是以君子將有行也以下雖就筮易而言然亦
不過指其易見者以發明首節之義耳且君子之
言動也於易焉擬議之但言居行先故將有爲有
行必先問焉而以之發言然後以之行事也行之
於身謂之有爲措之於行謂之有行易受爻之命
其應如嚮其於未來之吉凶無有幽深遠近必皆
知之此尚辭尚占之事也而曰天下之至精蓋辭
以盡象之意占以盡卦之情僞非精察夫三極之
理者弗能及也若以吾心言之即周元公所引洪
範所謂思通是已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雲峯胡氏曰參伍以變葢三揲兩手之策也通五
揲兩手之策而陰陽老少之畫遂成矣三變方成
陰陽老少之畫雖十有八變乃見陰陽老少之數
故謂之錯總三變之數成一爻總十有八變成一
卦故謂之綜錯綜七八九六之數而卦動靜之象
遂定矣天下至變言易之有象具至變之道天下
無以加之也
按參伍以一變而言錯綜合十有八變而言通其

變遂成天地之文者蓋通三變之策以成陰陽老
少之畫也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者蓋極二老二
少之數以定卦爻動靜之象也此尚變尚象之事
而曰天下之至變蓋通變極數以研象之幾立象
觀動以定變之賾非窮極乎變化之道者弗能及
也若以吾心言之即洪範所謂通微是已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夫易以變化為道雖曰至精而本無思也雖曰至
變而本無為也故當其無事時雖寂然不動若無
思無為也及其有感則遂通天下之故又未嘗不
至精至變若然者一皆神之所為也夫曰神者蓋
即乾坤之良能也由其合一故不測而神非乾坤
之外又別有一物曰神也若以吾心言之即洪範
所謂無思而無不通是已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夫易辭占象變而已矣今夫辭占之至精以其極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足知來物而有為有行矣

象變之至變以其研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趨時
立制而利用履業矣然所以通天下之志者神通
之也故不疾而速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神成之
也故不行而至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夫辭變象占之在易皆天下至精之理至變之象
至神之道此所謂聖人之道四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
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言易之用與聖人作易之由皆主卜筮而言
也易何為者也數之始也聖人患天下之不知而
作也故為之作易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凡以
教天下後世也是故以易之開物者而通天下之
志以易之成務者而定天下之業以易之冒天下
之道者而斷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
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
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

而不測者夫

何以言之蓍之德圓而神蓋而求之遂知來物所以能開物也卦之德方以知卑而擬之具有典常所以能成務也六爻之義易以貢要其吉凶存亡則辭無不備所以能冒天下之道也聖人以此洗心而退藏於密則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蓍動爻靜而爻義則變易无窮然而未畫卦之前聖人已先具此三者之德於心矣以此猶言用此也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无他物也程淳公曰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也故當其无事之時則退藏於密鬼神莫窺即所謂寂然不動是已及其有事則吉凶與民同患其神自足以知來其智自足以藏往即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已用神而不用蓍蓍之德具於神也用智而不用卦卦之德具於智也聰明睿智神武不殺應以贊言其為上聖之資也

俞琰曰蓍用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蓍已定之後故其德方六爻之義各有所取盖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凶告人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謂无事時則潛心於淵然寂然不動人莫能窺吉凶與民同患謂有事時則其神知之用又隨感而應當知無思無為寂然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於同患聖人即易易即聖人其道一也神以知來二句亦兼蓍與聖人言之將來之事蓍之神無不知之而聖人所以知來其神亦與蓍一也既往之事卦之知無不藏之而聖人所以以藏往其知亦與蓍一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睿知句答辭也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蓋古語而孔子援以贊聖人之大如此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聖人之資性如此是以仰觀於天明於消息盈虛之道俯察於民得其吉凶存亡之故於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神物即謂蓍與龜也前民用即通志成務斷疑是也蓋至是則百姓與能咸有以成其亹亹而聖人則端拱無為齋戒以神明其德蓋與天地之神化同其不測矣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夫神人之用易其神妙有如此然豈深遠而難知
哉耶人出入之門戶可以取譬而見矣是故由闔
戶而觀之則謂之坤萬物歸藏萬物一太極也由
闢戶而觀之則謂之乾帝出乎震而儀各一太極
也由戶之一闔一闢而言則謂之變天道以四時成
變猶易之兩儀生四象也由闔闢之不窮而言則
謂之通天地之陰陽相生循環不已而萬化常新
亦猶易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為六十四也見
乃謂之象戶之闔闢皆象也自天地而言則乾知
太始凡在天成象皆謂之象易以九六相推成吉
凶之象亦猶是也形乃謂之器戶耶器也自天地
而言坤作成物凡在地成形皆謂之器易以決疑
成務而大業以生亦猶是也由是聖人效法天地
制易之度數教人用之則謂之法民由聖人之法
利用出入變化云為罔不用之則謂之神
平庵項氏曰第三節言畫卦布爻之法以是故發
辭闔戶謂之坤言畫偶爻也凡偶皆屬陰闢戶謂
之乾言畫奇爻也凡奇皆屬乾一闔一闢謂之變

六畫既成剛柔相雜言成卦也往來不窮謂之通
九六之動交相往來言之卦也齊自神而明之也
按其迹而言見於蓍策謂象形於卦爻謂器制用
之謂卜筮之法可謂明矣究其用言之枯莖敗龜
而內外靜作之務皆資於利用王公皂隸之人皆
用以決疑極深研幾其妙如此豈非天下至神乎
此自明而神也此下復推明制作之本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是故易有太極觀諸闔戶則知之太極生兩儀觀
諸闢戶則知之兩儀生四象觀諸一闔一闢則知
之四象生八卦引而伸之至六十四觀諸往來不
窮則知之八卦定吉凶觀其變通之象則知之吉
凶生大業觀其形器法反利用出入則知之夫斯
戶也何莫而非易道之大全乎此取諸近且小者
而言也
仲虎曰易有交易之義上文所謂闔闢往來者易
也故承上文而言其所以闔闢往來而不窮者以
其有是太極之理也此章所謂兩儀四象八卦耶
易也又原其始而言者惟其有太極之理所以生

儀生象生卦而謂之易也以畫卦則始為一畫以
分陰陽而謂之兩儀次為二畫以分老少謂之四
象又次為三畫而謂之八卦以揲蓍則一揲而有
兩儀之象次二揲而有四象之象又三揲而有八
卦之象自一生兩皆有太極之理存焉吉凶生大
業有體必有用也
平庵項氏曰自太極以至末章為第四節極言聖
人制作之本然制作之本有三易有太極以下六
句言爻象之所由生法象莫大乎天地以下六句
言成器之所由立天生神物以下四者為易書之
所由作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懸象著明
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
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又自其大者而言之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易擬
諸其形容名曰乾坤乾奇坤偶故謂之象變通莫
大乎四時易觀效其變動以成六十四卦三百八
十四爻故謂之爻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
與星辰其循度失度則有吉有凶易之象辭懸繫
吉凶休咎明以告人故謂陰陽之義配日月至若
崇高以位言惟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位與天地並
者夫然後能以易道教天下故曰崇高莫大乎富
貴備用以德言智者創物巧者述之皆足以為利
惟知變化之道與四時同其變通者夫然後物乎
不備用无不致即章首所謂冒天下之道是已故
曰立成器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鼓舞神化以功
用言象賾隱而難知理深遠而莫究惟具神明之
德與日月同其明者然後能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定天下之吉凶以決其疑成天下之亹亹以廣其
業惟聖人之易道為然故曰莫大乎蓍龜夫易之
為道小而戶之闔闢大而天地四時日月无有不
合然而君子之學易者又當推原聖人作易之本
始可也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
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俞氏曰前云是興神物獨指蓍而言蓋承上文蓍
之德此云天生神物乃指蓍與龜並言蓋承上文
莫大乎蓍龜此二物皆能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就
生之天生之也聖人之作卜筮豈聖人自出己見

哉天生是物而聖人則之也則之者以之為法之
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皆言則之或曰著
龜並生於上蔡蓍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之
數五十龜背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
四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
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天
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
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陰陽
之變化天垂象謂日月也日月往來有盈昃薄蝕
循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此天之垂象以見吉凶

也聖人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之而已象像之
天地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有象可見
故言象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始因河圖洛書之文
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關子明以
五十五數為河圖四十五數為洛書劉牧而易之
謂河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
為是劉為非其實皆不然按書顧命云天球河圖
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
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
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

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畫卦耳初無所謂五十
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固有
之矣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孔安國注洪範乃
以為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
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九疇按禹貢但言導洛不
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何所據而有是說孔子曰河
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
羲也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俱有之矣劉向父子
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
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

繆乎夫孔子兼圖書二者並言安國之徒乃岐而
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戾況書所謂天錫禹洪
範九疇蓋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乃謂洛書
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而敘
九疇何其妄耶

按是故天生蓍之神物長丈餘滿百莖聖人則之
以畫卦作筮天地以四時變化寒暑晝夜聖人效
之以摩盪重爻剛柔相推以成變化是也天垂日
月星辰之象以循度失度見吉凶聖人象之因其
剛柔雜居而著失得憂虞之象焉河出圖洛出書

皆具五行之數聖人則之以為大衍之數四營而
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圖書為文字之祖文王周
公又因其象而繫以吉凶悔吝之辭此三聖之易
書所由作也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斷易
之體於我乎立矣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之

至於易有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卦爻動
也繫辭焉所以告人以失得憂虞之故凡皆以通
其志也定之以吉凶所以告人占決凡以定業而
斷疑也故君子動則觀其象而玩其占斷易之用
於我乎行矣此章論易之用最為詳備讀者宜致
思焉

右第十一章

本義此章專言卜筮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本義釋大有上九爻義然在此无所屬或恐是錯
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孔氏穎達曰人於此易之四象所以示繫辭所以
告者能依其吉凶斷而行之則鬼神无不祐助无
所不利故引易之大有上九爻辭以證之

俞氏曰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
子於繫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衆所應皆發
明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則順不悖於理
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
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盖一理也
當大有之時六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衆陽皆助
之以其信也上九位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
在外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
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尚
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聖人之作易與夫人之用易也言之雖明者
不能盡形之於言聖人欲闡發天地之精蘊以告
人也其道何由包羲氏有憂焉故立象以盡意八

卦成列而天地之撰神明之德皆可以意會矣因而重之設為六十四卦以觀其變惡之相攻遠近之相取以盡其情偽而天下之賾又无不見矣至於文王周公又慮天下後世之人不能觀象以得其意也故隨其卦之大小象之失得悪厲繫之辭以盡其言使夫人之觀象玩占者又因言以得意而前聖之精蘊益以明矣於是敎人卜筮觀其變而通之以盡天下之利凡皆聖人立象設卦之功也占得其辭之吉則喜而趨事得其辭之凶且悔吝則懼以終始其要无咎皷之舞之成有以盡其亹亹以盡易道之神凡皆聖人繫辭之功也

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夫易道之有功於天下如此然聖人有意而創為之說要不過以發明天地之蘊爲耳故曰乾坤其易之緼邪何以言之自夫天地之始闢也乾位乎上坤位乎下乾坤成列而易已立乎其中矣四德之相為循環易之體也萬物之隨帝以出入易之用也易與天地相為无窮必乾坤毁則无以見耳若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由是觀之易之為道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乎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易是也形而下者謂之器天地是也聖人因其化而裁之即所謂裁成天地之道是已故謂之變推而行之法天以為治也即所謂敬授人時以佐佑民是已故謂之通舉變通之道措諸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而易道行乎天下矣凡此皆畫前之易聖人用之以行其神化之 道無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卦有上下之體爻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推廣而流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前章云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天地之變通也此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變通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是故謂之爻

由是象賾盡卦而擬諸其形容故謂之象效動觀

會通繫辭斷吉凶故謂之爻

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且天下之賾至雖見也如道有變動感有情偽事

有失得悲虞之類文王之卦象莫不窮極而形容

之故曰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天下之動憧難於

占決也如吉凶悔吝以及死咎之類周公之爻辭

莫不著明其故以決斷之玩而得之者自有以成

其亹亹故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本義卦即象也辭即爻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於是教人卜筮觀其卦爻所變晝夜之象或吉或

凶或悔吝且死咎以裁所占之事合而裁之即所

謂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已故曰化而裁之存

乎變由是推其所占而行之違凶即吉趨時之利

即所謂通變之謂事是已故曰推而行之存乎通

若夫用此卦爻能神明夫變通之法則存乎其人

而所以能神而明之則存乎不言而信之德行上

文五謂者皆聖人作易之本此六存者則言夫人

之用夫易也上言變通而歸之事業推自然之心

易以行其神化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因卜筮

之易而神明之以成已也由是言之易何止前民

之用其吾人之所由以成已而成物者乎故曰夫

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此之謂也

右第十二章

楊氏誠齋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

四卦之爻象其聚在乾坤之卦聖人用易之遺其

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言三聖人之作易凡以敎人趨吉而避凶也且聖人之畫卦也由太極而兩儀由兩儀而四象復由四象而生焉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既成行列而三才之象已在其中矣象也者像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因八卦而復以八卦次第加之重為六十四卦則貞悔雜眾之爻皆在其中矣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

此止據易書而言未及夫易之用也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俞氏曰剛柔謂爻之九六剛柔相推則一卦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謂卦爻之下係之以辭而告人以吉凶悔吝動為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在氏以動爻為占者是也

按由是敎人卜筮而剛柔由九六以相推往來交錯而卦爻之變皆在其中矣變也者言乎其進退之象也柔或進而為剛剛或退而為柔而六爻皆變化无常矣聖人因見夫變化之有得失憂虞也於是隨其卦爻而繫之辭斷其凶吉以命夫人則所以效天下之動者蓋莫有出於聖人繫辭之外者矣動是就其變動之中指其當占之爻而言如二爻變則以本卦上爻為主則此上一爻乃其動者也如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之爻為主則此二不變之爻乃其動者也此特言卦爻之動耳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至於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此動字都以人事言蓋由聖人命之辭以戒之而動為者之即所謂吉凶生大業是已周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亦以人事言也自章首至此夫子言易之體用備矣自剛柔立本以後又申言聖人作易之意不外乎仁義以生人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蓋申言上文象爻變動之義何謂剛柔以卦之全體而言則乾震坎艮為剛而凡所重諸陽卦皆舉之矣坤巽離兌為柔而凡所重諸陰卦皆舉之矣以爻之一節

而言則凡奇畫皆剛凡耦畫皆柔聖人之列卦畫
爻各有定位所以立易之體故曰剛柔者立本者
也下文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又即天地以明立本
之意蓋天地者易之體也何謂變通揲著求卦而
剛柔相推以生變化謂之變觀其所值當動之爻
而玩其占推而行之謂之通凡若此者所以趨易
之時以盡其用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下文日月
之道貞明者也又即日月以明趨時之意蓋日月
者易之用也　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
過一剛一柔而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之易者
九六是以易之本在易非九六則以何者為之本
乎又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
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之
道故曰變通者趨時者也正義云卦既總主一時
爻則就一時之中各取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

俞氏曰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曰
貞則勝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之謂也固守以
正而不妄動則吉凶皆勝豈非以貞勝乎如此說
方於貞勝字有下落

按吉凶者貞勝者也是申言吉凶悔吝生乎動之
義且天下之動非吉則凶非凶則吉常相勝而不
已者也言吉凶則悔吝在其中悔自吝而趨吉吝
自吉而向凶因其貞勝而慎其動此君子用易之
要也下文言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即天下之
定理以明貞勝之意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
貞夫一者也

高氏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
以不愆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
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
食而貞明之理常自若也天下之動進退存亡不
可以一例測然而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同一揆也
惠迪之吉從逆之凶無二致是則造化人事之正
常即吉凶之貞勝豈可以二而求之哉

俞氏曰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示日月之道正
所以萬古常明人苟能以正固守而不二以二則
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矣不然何以
制天下之動哉

按今夫天下之動雖萬有不齊也然順理則吉逆

理則凶其所以常相勝者惟觀其逆順而有凶吉
吉耳而理則一定而不可易也故曰天下之動貞
夫一者也人能察識其貞夫一者以生大業焉則
與天地同其體用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所以然者何也蓋以易之卦爻凡皆效像乎天地
而作故也夫乾雖以知大始為德然而確然示人
易矣即乾以易知是也夫坤雖以作成物為業然
而隤然示人簡矣即坤以簡能是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爻之奇耦所以效夫易簡者也凡陽爻皆一而實
何健且易如之凡陰爻皆二而虛何順且簡如之
卦之消息所以像夫易簡者也凡乾震坎艮為陽
卦諸陽卦在內而為主者皆陽息而陰消也則所
以像乾之易凡坤巽離兌為陰卦諸陰卦在內而
而為主者皆陰息而陽消也則所以像坤之簡此
亦止據易畫而言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
乎辭

至於爻象變動乎揲著求卦之時而吉凶之占則見
乎成卦觀象之後方其爻象之動乎內也因其所
變奇耦之象而占之此大業之所由生之故曰功
業乎見變及其吉凶之有占也由其辭而趨吉避
凶其要无咎是聖人以濟民行之情顯然已見於
言外矣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且聖人效像乎天地以作易者果何為哉不過明
天地所以生萬物聖人所以生萬民焉爾故天地
之大德曰生而其生物也曰剛與柔而已親以始
之坤以成之觀卦爻之象而天地之德彰矣聖人
之大寶曰位體天地以生民也曰仁與義而已矣
理財養之也正辭教之也禁民為非齊之以刑也聖人
仁義之政盡於此三者觀吉凶之辭而聖人之情
見矣

右第一章

張子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物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
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本義術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
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
如雷風山澤之象離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本義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
其所蓋取諸噬嗑
本義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
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
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本義乾坤變化而无為
俞氏曰時當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之
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
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惟其數窮而時
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民皆以為駭
更安得不倦乎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
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
宜之也不然民皆以為不便何宜之有乎易无有
窮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
則通通則久則不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羲農之時人文未著世未知有禮黃帝堯舜化天
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衣裳以示天下蓋取乾
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乾坤尊卑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食貨既足不可无禮於是垂衣裳以
明尊卑貴賤之分而於乾坤之尊卑有合焉垂衣
裳而天下治即乾坤之變化而无為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天下蓋取諸渙
本義木在水上也致遠以利天下疑衍
張氏南軒曰舟所以載物楫所以進舟致遠以利
天下而取諸渙者蓋渙之成卦上巽下坎彖曰利
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按朱子謂致遠以利天下疑衍恐未然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本義下動上說

重門繫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本義豫備之意

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本義下止上動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本義睽乖然後威以服之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本義壯固之意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本義送死大事而過於厚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本義明決之意

右第二章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　易之未作聖人取諸天地人物以作易易之既作聖人復取諸易以制器如此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之謂也愚謂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為井巽下離上而為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理之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一卦之全才爻則分而為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者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也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於悔吝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為吉凶也

右第三章

此章說卦象及彖辭爻辭論人事之悔吝至吉凶而始著欲人觀象玩辭之際知有悔心而不吝於改過庶幾有吉而无凶爾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此章專論六子卦畫首言其畫數之多寡次言其
畫數所以多寡之故末因其畫數之多寡而併及
其德行之不同也且以六子之卦言之震坎艮為
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夫
卦之多陰者宜為陰卦之多陽者宜為陽卦而今
所謂陽卦者反多陰所謂陰卦者反多陽何也凡
畫以少者為卦之主陽卦以一陽為主合二陰為
五畫五奇數也陽卦奇此所以陽卦多陰也陰卦
以一陰為主合二陽為四畫四耦數也陰卦耦此
所以陰卦多陽也凡卦畫之所在即德行之所在
也擬陽卦多陰：卦多陽而觀之其德行又有公
私邪正之不同蓋陽道尊貴而統陰有君之象陰
道卑賤而陽從有民之象陽卦一陽而二陰則其
象為一君而二民如堯舜三代之時天下一統民
无二王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則其象
為一民而二君如七國爭雄五胡雲擾君無常民
民無定主故為小人之道若自吾身心言之心之
官思即耳目之官弗能奪也是為一君二民之象
苟人心與道心互相勝負而一身之精神血氣莫
知適從則為二君一民之象也楊慈湖所謂已易
者其斯之謂乎

右第四章

易曰憧：往來朋從而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釋十一爻之象辭蓋象傳之文言也當以咸
九四為主咸九四爻象言在人感應之公私夫子
遂極天下感應之理而言之夫一感一應之相為
往來者皆理之自然也何庸置思慮於其間哉且
天下之道本同歸也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途
各殊耳同歸以行言天下之理本一致也但因事
之不一而所發之慮有百耳一致以知言夫慮雖
百也而其極致則一不過以精其義而已塗雖殊
也而其歸宿則同不過以利其用而已夫然則此
感彼應之理一皆出於自然而然吾人之感事接
物亦惟順其自然之理而已矣何以思慮為哉故
曰何思何慮彼所謂憧：者正欲計人之從也若
然則所感者既私而所應者亦狹矣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

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
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且以天地之感應言之如日月寒暑皆其自然之
往來往者之屈自有來者之伸不待思而伸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
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又以聖人之德業言之譬如尺蠖之屈自有以信
其行龍蛇之蟄自有以存其身此皆物理之自然
何待於思而能伸且存耶是故精義至於入神自
有以出而為致用之本利用而无適不安自有以
入而為崇德之資要皆知行感應之自然又何俟
先事而思乃能致用崇德耶
俞玉潤曰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龍蛇之蟄所以
存息其身而後奮迅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
妙所以致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於施
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
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精義入
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
伸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此而已矣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由二者交相養而互相發至於欲罷不能過此則
幾非在我矣故曰未之或知也乃若窮神知化亦
其德盛而自致耳非人力所得而與也若此者是
亦自然之理云爾又何以思慮為哉
按此前四節之意言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
致則一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矣
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信皆自然之理
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亦不能信也為學亦然精義
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
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亦是自然屈信如此雖至
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亦皆自然而已
矣又何必自為絲絲如此乎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
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本義釋困六三爻義
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
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居吾
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矣既辱且危矣

可動哉動則變為大過之棺槨是死期之將至也
妻其可得見耶横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
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
本義括結礙也此釋解上六爻義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
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
此之謂也

本義此釋噬嗑初九爻義
俞氏曰此以下皆先泛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
以證之與前不同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本義此釋噬嗑上九爻義
俞氏曰首不稱子曰蓋連上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包桑
本義此釋否九五爻義
按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否
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本義此釋鼎九四爻義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本義此釋豫六二爻義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本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此釋復初九爻
義
按殆危也恐未然俞氏作将字解者得之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
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本義絪縕交密之狀醇謂厚而凝也言氣化者也
化生形化者也此釋損六三爻義
按天地男女皆以一合一故能專一而不二三人
行而損一人二也以一合一者也一人行而得其
友二也亦以一合一者也此所以能專一也天地
男女之所以化醇化生者此也若三則不專一而
亂矣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本義此釋益上九爻義
俞氏曰君子位正身正而後動則動无不與心平
氣和而語後則語无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
則求无不與與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全身
援无交而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
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
恒凶蓋上九之位不正又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
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
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爲得不凶

橫渠張氏曰此又終以昧於致用之戒
右第五章
葉氏良佩曰此下十爻釋義皆承咸九四而言困
六三言不能利用安身者由義之未精故也解上
六言能精義入神藏器于身者將以致用安身也
噬嗑初九上九否九五鼎九五皆申言安身之意
也是必先知精義則无臧趾滅耳折足之患而繫
于包桑豫六二復初九皆申言精義之意也蓋其
望萬夫而无祇悔者利用以安身也然必知幾而
不遠復者以爲之地爲損六三益上九又推言之
也言精義未至於致一雖欲安身必致或擊之凶
矣是故體用一源屈伸一道君子之學真如日月
寒暑之往來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彼
憧憧者惡足以知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論文王繫辭之義故首節先本伏羲畫卦之
事而言之乾坤者天地之象也即卦畫之兩儀是
已由交易而言則生四象八卦以至六十四卦而
易之象備矣由變易而言則生七八九六之數變

動不居而易之爻備矣故曰乾坤易之門惟乾坤二物也故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惟二物陰陽也故陰陽合德以通神明之德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耶

由是文王周公繫辭焉以合之其於卦爻所稱名義雖然並陳矣然凡以體天地之撰于以稽其陰陽之類以通其神明之德也夫何過越之有夫若是者其聖人憂患衰世之意耶開其物以平其危處衰世之道固如是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是故由其辭而求之則無所不備且陰陽消息之既往者卦爻之變象有以彰之吉凶悔吝之未來者卦爻之占辭有以察之人事粗迹也易書有以微之明其必根於理數而非粗迹也此與神德行相似天道至幽也易書有以闡之明其皆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而非幽也此與顯道之意同開為事物萬殊開而當名也乾馬坤牛之類辨物也正言辭也斷辭占也若是則易書亦云无不備矣凡此皆所謂體天地之撰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然其稱名也卦中如北馬北牛棟橈遺音之類爻中如狐馬需泥負乘老婦之類雖若至小但其取類皆自陰陽之合德而來取諸天地之變化其取類則甚大也其遠者著陰陽之變也其辭文者贊卦爻之辭也其言曲而中卦爻中所言間有委曲而不徑直處然皆本於陰陽之變而言理則無不中焉其事肆而隱下則蓋乎人事之宜可謂肆矣上則根乎陰陽之變而有隱者寓焉夫易書之所以開示於人者如此其周至也義則何居蓋因民心之狐疑而决之以濟民行而明其事理失得之報以示人耳失得之報謂吉凶也得則吉失則凶報猶應也凡此皆所謂通神明之德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專言卦也易道屢遷一章專言爻也文王當憂患之時而作易故其所言多反身修德之事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

困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雜卦曰履不處也不處者行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本諸此蓋常行之道也履德之基謂以行為德之基也基始也德自行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謙德之柄：者人所執持也言謙乃為禮者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復者陽復為復善之義既有禮與謙以修持于外然後能自反而善端自復於內擴充之則衆善无不備矣故曰復德之本也知復則內外合矣然而不常則其德不固所謂雖得之必失之故曰恒德之固也君子之修德必去其害德者若或忿慾內動則當損而去之以至於无故曰損德之修也君子之進德必取其有益於德者苟或見善而覺已之有過則遷善改過以自益故曰益德之裕也不臨患難難處之地未足以見其德故曰困德之辨也所謂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是已德既可以處困則无喪无得常永貞固有以為及物之地故曰井德之地也所謂立天下之大本是已能立然後可進於權由是能巽順以制事變故曰巽德之制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和而至先王因人情而制禮本非強世之事然而自卑則人尊之自悔則德愈光故曰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善端之動雖微然終非衆邪之所能蔽也恒雜而不厭雖處轇轕之地而常德如一日也損先難而後易所謂克己最難者但痛加省治漸能習熟而安之矣故易益長裕而不設益用力處都在損之先難至於益則止是擴我所自有者但觸類而長益加充裕而已此之謂不設也困窮而通困者其身通者其道也井居其所而遷如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所其澤自有以及物故曰遷巽稱而隱巽稱物之宜然其所以裁制酌量之妙有非人所得而窺者不亦隱乎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以和行者行有不和以不由禮故曰能由禮則和矣謙以制禮自尊大則不能由禮卑以自牧乃能自節制以禮復以自知善端之存獨知之地也

恒以一德〻不常則二三常則終始惟一時乃日
新以損以遠害如忿慾之類為德之害損者損其
害德者而已能損其害德則吾身之害固有可遠
之道矣益以興利有益於已者為利天下之有益
於已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遷善則福慶之
利固有自致之理矣困以寡怨困窮而亨則无患
難无入而不自得焉何怨之有井以辨義既居之
安則事至物來咸有以揆度而當於義所謂安而
后能慮是已巽以行權蓋至此則義精仁熟凡事
之變皆能優游以入之不必拘〻於故迹而自有
以適其輕重之宜矣三陳九卦者何曰初陳者言
九卦之可以修德也再陳者言九卦之德所以可
用也三陳者言所以用之〻方也基本地吳別乎
曰基自其所立之位而言本自其所養之始而言
地自其所行之處而言也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
此章言觀變玩占之事且易之為書也不可遠以
其為道也屢遷蓋卦爻之變遷不定一陰一陽流
行於卦之六虛不曰六位而曰六虛者以其有位
而无爻故也上下无常剛柔相易其未變而在此
卦也為剛上而柔下及既變而在彼卦也又為柔
上而剛下皆不可為典要惟視其變之所適而已
視其變之所適則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卦而其吉
凶悔吝亦皆隨之是宜隨其所變之卦爻以觀象
玩占之不暇而其書庸可遠乎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且其上下雖无常也而其出入也以度出入以卦
之內外體及本卦之卦而言出者自內之外往也
入者自外之內來也在本既卦有出入往來則必
有所變之〻卦矣在此卦有此卦之時位卦德在
彼卦有彼卦之時位德卦具有法度以是觀其消
息盈虛之變進退存亡之理使之戒懼此易之為
道也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且辭中所告悔吝凶咎危厲等事又皆明於憂患
也而必言其所以致憂患之故如此則雖无師保
在前以訓戒之而常若臨之以父母之嚴矣其戒
懼何如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由變動所適之卦爻以玩其辭揆度其屢遷之道
則既見其有典常矣苟不得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之人則亦不能神而明之也然則易之學其可以
易言乎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
物也

此章論觀象玩辭之事兼卦爻而言也夫易之為
書也惟卦與爻而已矣卦必原始要終以為體故
文王之繫彖也亦必原始要終以為辭如屯曰動
乎險中蒙曰童蒙求我皆合其始終二體言之也
及若六爻之剛柔相則雜惟其時物而已故周公
之繫象也亦惟取其時物以為辭如乾之取龍物
也而有潛見躍飛之不同漸之取鴻亦物也而有
于磐陸木之不同咸取身為物則有拇腓股脢之
上下需取地為物則有郊沙泥血之遠近其同者
物也其異者時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且以六爻言之初爻者卦之本〻則其質未明故
難知上爻者卦之末末則其質已著故易知惟難
知也故聖人繫初爻之辭亦必擬議其為何象當
用何占而後繫之以辭惟易知也故聖人繫上爻
之辭不過因下爻之辭要其所終之何如而成之
耳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若夫雜取互體以象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
之四爻義或不備如震下坎上其卦為屯雜而撰
之自二至四互坤也其物為地有順之德焉自三
至五互艮也其物為山有止之德焉互陽位也而
以陽居之則不當位而凶亦可辨其為非推此類
可見夫六爻之中有初有上又有中之四爻象辭
所告雖有不備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
過半矣

噫亦要其存亡吉凶則雖居而觀其象玩其辭亦
可知矣可無事乎卜筮也哉然在智者則又不必
於各爻而觀其義但觀卦首之彖辭則所思已過
其半矣蓋彖辭或論二體或論主爻或論卦體相
易之爻是以不待觀六爻而已可見也存亡就陰

陽之消息言吉凶就人事之得失言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耶

且卦中四爻不特其互體可以雜物撰德即但論其本體亦有遠近貴賤之異等與夫剛柔之異何以言之二與四同以柔順為功而位有内外之異二遠於君雖在下而多譽四近於君雖在上而多懼然而柔之為道非藉剛則不立亦不利於遠也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者以其用之柔中故也三與五同以剛健為功而位有貴賤之異三以臣而居下體之上故多凶五以君而居上體之中故多功然三五皆陽剛之位任大責重故以柔居之則危惟剛則能勝之上文柔中以位言即九二亦謂之柔中此言柔危剛勝剛柔以爻言若以六居五則為不勝夫象辭之所以有吉凶悔吝者亦不過因其爻位之不同而正言之爲爾學易者能觀象而玩辭當自得之

右第九章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此章論卦爻之義且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故自八卦而觀之卦有三畫上一畫象天則天道也中一畫象人則人道也下一畫象地則地道也而三才之道具矣又自六十四卦而觀之則兼天地人之道而兩之故有六爻焉其六爻者非有他也亦不過三才之道焉耳蓋上二爻為天則陰陽成象矣中二爻為人則仁義成德矣下二爻為地則剛柔成質矣易之為書不既廣大而悉備乎此章所言亦只是後天之易蓋伏羲畫卦既成後聖因卦觀象見其具有三才之道焉耳且三才之道非一定之謂也必隨時變動乃謂之道以其有變動也故曰爻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既有變動則其所居之位自有遠近貴賤之等差以其有等也故曰物物云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既有等差則剛柔之位必相間雜以其相雜也故曰文韓康伯云剛柔相錯猶玄黄相雜也若純一其色則不為文

矣爻既相雜則必有當位與不當位者在焉爻耶
九六之爻是也位即初二三四五上之居位也以
剛居剛以柔居柔是爲當位然亦有以剛居剛以
柔居柔而不當位者若大壯初九同人六二是也
要在隨時變易得其當而已夫其文與位之參差
不齊如此而其義因之以有得與失於是乎吉凶
生矣大抵兼具三才以體言猶上章之所謂質也
道有變動以用言猶上章之所謂時物也物之相
雜所以文其質也君子苟能觀而玩之利而用之
則三才之道備於我矣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
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
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此章推論聖人繫辭之義韓康伯曰文王以盛德
蒙難而能亨其道故稱周之盛德又曰當文王與
紂之事故其辭危自今觀之文王之繫卦彖也若
履小畜明夷睽蹇解困否剝夬震井渙多述己憂
患之事周公之繫爻象也亦然大率多述管蔡武
庚時事故其辭率皆危懼夫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此易之道也且易道最大百事皆然故曰百物不
廢物猶事也危則平而易則傾天下何事而能外
此道也易中所言百物之理即所謂冒天下之道
是已然不過欲使人懼以終始其要无咎已耳此
即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之謂也朱子曰其要
只欲无咎要領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此言聖人德具乾坤故能作易以教人知來也夫
乾天下之至健也聖人之體性與天同其至健故
其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聖人之
體性與地同其至順故其德行恒簡以知阻由健
故易易而知險則其健也不陷矣由順故簡簡而
知阻則其順也不困矣

能悅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能悅諸心者因知險阻而心與理會也能研諸慮
者亦由險阻而理因慮審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
凶而凡險阻與不險阻皆先知之研諸慮故有以
成其亹亹而於其有險阻者則先幾而避之於其

无險阻者則因用而趨之自不至於陷且困矣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是故天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為其吉凶有災祥之
先見聖人心與理會故象事足以知器凡事物已
然之迹一成而不移當然之理一定而不易者器
也今觀變化云為則於其事理之一定者皆能知
之矣所謂智以藏往是也聖人理因慮審故占事
足以知來凡事在幾微而吉凶尚未應者來也今
悟吉事有祥而於事應之未至者必先知之所謂
神以知來是已凡此皆未作易以前事吾夫子特
詳言之者凡以為下文張本云爾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此承上文言聖人不假卜筮而知吉凶如此蓋與
天地合其德矣是以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聖人
則作易以成能乎其中凡以參贊乎天地由是人
謀鬼謀雖百姓日用而不知者亦得以與其能矣
人謀鬼謀即洪範所謂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
卜筮是已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故以聖人之易書言之易之象以八卦之畫而著

故曰八卦以象告易之情以彖辭爻辭而見故曰
爻彖以情言剛謂爻之九柔謂爻之六九六相錯
則吉凶之理判然可見此以易書言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
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道
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以人之筮易者言蓋
蓍之變動乃是推明人事之利與不利懸其象以
示人也及乎變動之後其所遇之占有吉有凶則
又隨其卦爻之情而推遷也其變動何以有利不
利耶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
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利害者商畧其事宜或利
或不利也至於悔吝則有迹矣吉凶則其成也相
感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
吝言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若錯而言之
則相攻相取相感之人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
情偽其情皆有愛惡也聖人特以相近一條言之
故曰凡易之道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蓋舉近以槩遠耳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

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何謂吉凶以情遷觀諸夫人之辭則可見矣是故情之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以至情之吉躁誣善失其守者其辭則寡則多則游則屈卦爻之辭亦猶是也然則占其吉凶者可不求其情乎大抵繫辭上下兩篇多言卦之所以立爻之所以變與辭之所以繫也辭之所以繫則本於卦爻有是情耳故其書曰繫辭傳

右第十二章

硯北易鈔

北平黄叔琳崑圃

說卦傳

二傳備矣至此將卦位卦德卦象又復詳說首兩章說作易之原以引其端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伏羲用明于昧冥之中以求萬物之性乃得自然之神物始為天下生用蓍之法此于新蔡說也與程子相合生蓍者生出揲蓍法來以求卦若止說生蓍草即無聖人豈遂不生乎

參天兩地而倚數

聖人制蓍以理而定數于是參天兩地而依九六以起數俞氏曰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已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也倚者相依傍之謂天數倚天地數倚地各從其類也參者三之也兩者兩之也參天者天一天三天五也兩地者地二地四也倚者一三五相倚而為九二四相倚而為六也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為七三四為七則一地而一天矣一三四為八一二五為八則一地而二天矣皆不得謂之參天兩地也聖人用蓍以起數其

所謂參兩實本乎此是故蓍法三變之末其餘三奇相倚而成一畫之陽三偶相倚而成一畫之陰九變皆三畫之陽參之則三其三也三三為九則其過揲之策為四九三十六參之則三其十二也九變皆三畫之陰兩之則二其三也二三為六則其過揲之策為四六二十四兩之則二其十二也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參之為七十二者三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兩之為七十二者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之策數悉皆參之兩之則乾策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其二千三百四也坤策四千六百八者二其二千三百四也是故孔子於易之二篇止言九六之策不言七八之策七八亦乾坤之策也但七八不可以參兩故不言也何謂七八不可以參兩七則兩其二而一其三八則兩其三而一其一不可得而參也其餘過揲之策與六爻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之策莫不皆然蓋唯九六則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唯言九六而不言七八也說者但知七八少陽少陰不變故不用而不知七八不可參兩故亦不用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於是觀陰陽之變而立八卦重為六畫分散剛柔於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於蓍卦之德則和順之而一无所逆於六爻之義則條理之而各有其序以此窮天地之理以此盡人物之性聖人作易之功至是與天命為一矣天命自然而然然則聖人之易亦豈心思智慮之所為哉

右第一章

俞氏曰先言蓍次言數次言立卦生爻此聖人作易之本卦爻具然後言道德

按義理性命此聖人作易之極功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自第二章至第四章皆說先天之易此章推論立卦用爻之義云且伏羲氏仰觀俯察見天道以陰陽而立地道以柔剛而立人道以仁義而立斯實性命之理也乃聖人則立卦以象之以上二畫象

天之陰陽中二畫象人之仁義下二畫象地之柔剛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必六畫而成卦原始要終見六位之有陰陽六爻之有剛柔斯實性命之情也及聖人則因爻以效之分初三五為陽位二四上為陰位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或以柔居陰以剛居陽為當位或以柔居陽以剛居陰為不當位亦有以柔剛之爻互居陰陽之位為剛柔得中者故易必六位而成章卦列置為六十四凡以立其體周流乎六虛凡以致其用由是顯諸仁以生富有之大業藏諸用以成日新之盛德吾人與天地同而於性命之理靡有不順者矣文王周公之觀象繫辭也亦不過發明伏羲氏之蘊而已豈有出其範圍之外者乎學易者第深求諸先天之卦爻則思過半矣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本義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居兌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於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先天之學也

俞氏曰天上地下一高一卑此定位也故乾南坤北上下正相對山通澤之氣澤通山之氣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故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上下斜對風得雷而烈雷得風而迅雷風相薄而相為用故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上下相對水火本一燥一濕而相害者也今一東一西而橫對則不相犯也八卦相錯謂八卦列於八方其畫皆以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三陽而有交相錯雜之象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本義言起震而歷兌以至於乾圖〻之左方自一陽之後起冬至節歷離震間為春分至乾為純陽皆退而得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自一陰之姤起夏至節歷艮兌間為秋分至坤為純陰皆進而得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如橫圖之序與圖〻之右方而已故皆逆數也

俞氏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觀先天圖可見橫圖以左往右為順自右來左為逆圖〻以自北往南為順自南來北為逆二圖皆從中起故自震而往

歷離兌至乾則順自巽而來歷坎艮至坤則逆來
從既以逆順言而獨以逆數言易何也曰自乾一
兌二離三數至震四逆也又自巽五坎六艮七數
至坤八亦逆也或曰易之筮占尊為知來設故曰
易逆數也如所謂占事知來物所謂以前民用皆
逆數之謂也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
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朱子曰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
艮以止之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俞氏曰此章先言六子而以乾坤居終蓋終而復
始則生生不息造化无窮此乃易之道也

按上章先之以乾坤此章終之以乾坤蓋上章先
言天地之无為後言六子之相為用言天地之用
六子也此章先言六子之職後言乾坤之道言六子
非乾坤則无以主之藏之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本義帝者天之主宰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
所謂後天之學也

按出者發露之謂齊者達之謂相見物形明盛而
皆相見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无不養也說者物
形至此充足而說也戰者陽氣始萌陰疑而戰也
勞者萬物收藏於內而休息也成言者陽氣至此
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
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
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
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
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本義上言帝此言萬物之隨帝以出入也

雲峯胡氏曰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
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
可推以互見也坤於方獨不言西南坤土之用不
止於西南也蓋春屬木夏屬火夏而秋火克金者

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秋屬金冬屬水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土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為春之生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按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為次者震巽屬木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无窮此所以為造化流行之序也坤於言致役者蓋坤臣也帝君也君之於臣役之而已於萬物言致養者蓋坤母也萬物子也母之於子養之而已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以上第三章第四章言先天第五章言後天此累章則由後天而推先天者也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為言神則乾坤在其中矣夫神者乾坤之妙用也合則為一分則為二分則為萬故曰妙萬物而為言者也且乾坤不測之神要皆任使六子以成變化之功耳是故動萬物者莫疾乎雷物之始生於時為春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物之潔齊於時為春夏之交燥萬物者莫熯乎火物皆相見於時為夏說萬物者莫說乎澤物皆利遂於時為秋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物皆歸藏於時為冬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終則有始於時為冬春之交此以流行之卦氣言易之用也然而用必有體是以水火惟不相射而相逮也故坎不得離則物无以相見離不得坎則物无以歸藏雷風惟相薄而不相悖也故巽不得震則物无以萌動震不得巽則物无以潔齊山澤惟相接而通氣也故艮不得兌則物无由利遂兌不得艮則物无以成終而成始此以對待之卦位言易之體也夫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如此然後天地能變化以生成萬物也以吾心之鬼神揆諸天地之撰无不脗合學

易君子其可不究心乎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兑說也

本義此言八卦之性情

俞氏曰震坎艮皆陽卦其動其陷其止盖皆健之屬也巽離兑皆陰卦其入其麗其說盖皆順之屬也健則能動順則能入此震巽所以為動為入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此坎離所以為陷為麗也健者能動則能止順者能入則能說此艮兑所以為止為說也其他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名件雖不一皆當以此八德求之若一一細硬牽合附會則失之鑿而鄙矣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兑為羊

本義遠取諸物如此：以動類之八物擬八卦也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兑為口

本義近取諸身如此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乾純陽象天坤純陰象地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乾稱父坤稱母震坎艮皆坤體乾之陽來交於坤之初而得震則得之長男交於坤之中而得坎則謂之中男交於坤之末而得艮則謂之少男巽離兑皆乾體坤之陰來交於乾之初而得巽則謂之長女交於乾之中而得離則謂之中女交於乾之末而得兑則謂之少女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為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為女曰一索再索三索盖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詞謂者猶彼此相謂不敢同於尊之詞也此章以家之八位擬八卦文言六子皆生於乾坤如此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

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
天積陽居上乾三畫純陽故為天物體圓者常動
乾陽體而運轉不息故為圜尊而居上君之象也
萬物資之以始父之象也粹而不雜為玉剛而能
變為金乾居西北極高之地其位屬亥故為寒冰
冰者寒之凝也在冬為寒為冰在夏為大赤又坎
中陽為赤乾純陽為大赤大赤盛陽之色也良馬
謂純陽健之最善者也老馬謂老陽健之最久者
也瘠馬多骨少肉健之最堅强者也駁馬謂純極
而駁生者此不但色不純而駁性亦不純而駁健
之有威力而最難控御者也或以為鋸牙能食虎
豹此駁乃別為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圜而在上為
木果荀九家蓋後漢荀爽為主集九名家易傳謂
之九師易其為龍為直等象不必從他卦做此
按廣八卦之象諸家說多不一特為取其當者參錄
之不言某氏說為此
坤為地為母為布為釜為吝嗇為均為子母牛為大
輿為文為衆為柄其於地也為黑
積陰在下為地物資以生為母泉貨為布蓋取廣
布之義乾之所至坤亦至焉故為布布足之布後

來時俗字坤為布之布非此也釜所以化生物為
熟物者乾生坤化坤所以為釜以為虛而容物者
似非靜翕而不施為吝嗇於物不擇善惡而普生
焉為均性順而能生生為子母牛方而能載為輿
輿而言大蓋坤陰本小以其載陽所以為大也畫
偶為文又物生於地至雜而文為文偶畫多為衆
有形可執為柄黑者極陰之色也
震為雷為龍為玄黃為旉為大塗為長子為決躁為
蒼筤竹為萑葦其於馬也為善鳴為馵足為作足為
的顙其於稼也為反生其究為蕃健為蕃鮮
陽動於陰之下為雷得乾初畫為玄得坤中上二
畫為黃旉當作藪與華同花蒂下連而上分為藪
出之義也帝出乎震之象也二偶開通前無壅塞
為大塗乾一索坤而得為長子決指陽畫躁指陰
畫動於初為決動於中動於末再三動而不已則
為躁蒼深青色青為東方本色筤竹之美者蓋筠
也生於春者也薍初生為菼長大為薍成則名為
萑葭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皆下本實
而上幹虛故取以為震象善鳴者陽在內為聲上
畫偶口開出聲也馬左足白曰馵震居左故為馬

之𧿹足馬足超起為作震動於下故為馬之作足的白也巽為白又為廣顙震變而為巽故為的顙之馬即詩所為白顛傳所謂的顱蓋馬之白顙者也稼始生於土土上升而敘之墜也則又反而生於土焉以陽實在下動而上行故也亦生生不窮之妙也究終竟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為乾之健萑草也鮮魚也震三爻俱變為巽震居東得木之正氣巽居東南得木之餘氣是故震之為敷也變巽則為草震之為龍也變巽則為魚此震所以為蕃鮮也

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為繩直為工為白為長為高為進退為不果為臭其於人也為寡髮為廣顙為多白眼為近利市三倍其究為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土不生氣之善入者莫如風故无物不被坤一索乾而得巽為長女木曰曲直繩者斜木之曲而取直工則引繩之直以制木巽德之制故也巽與震反震為草木之初生故其色青巽為草木之枯謝故其色白々所以受釆亦巽入之義也長如風行而長高如木生而高進退風之性也巽一陰盤旋乎二陽之下故為不果臭以風而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為臭髮者血之餘血陰物也巽二陽而一陰々火故為寡髮二陽在上如人之額濶故為廣顙眼白為陽黑為陰巽目上白多於下黑故為多白眼一陰在下為巽之主而在上二陽皆為其所有則其本小而其利甚博矣故為近利市三倍震為決躁々卦即震卦也巽三爻俱變則為震故其究為躁卦

坎為水為溝瀆為隱伏為矯輮為弓輪其於人也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其於馬也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其於輿也為多眚為通為月為盜其於木也為堅多心

水內明坎之陽在內故為水陽畫為水二陰夾之為溝瀆陽匿於中為隱伏矯曲而使之直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蓋二十八所以蔽其車之上輪輻三十六所以載其下弓輪皆矯輮之所成也陽陷陰中為加憂心耳皆以虛為體坎中實故為心病為耳痛素問金在志為憂水在志為恐々則甚於憂故為加憂火藏在心坎水勝之故為心病水藏在腎開竅於耳而水在志則恐恐傷腎故為耳痛坎為水在人身為血々卦即本卦水之在人身

者得乾中畫之陽故與乾同色為赤但非純陽故不至大赤爾乾為馬坎得乾之中爻而剛在中故為馬之美脊亟急也内剛劲故其心急下首者柔在上也薄蹄者柔在下也與有眚馬无眚為眚當在其於輿也之下為多眚當在為心病之下目病曰眚心與目皆屬離坎與離相反故在坎為心病為多眚其於輿也為眚為通中實而重為眚然可以濟險故為通即俞氏所謂得時為通失時則為眚也月外陰内陽坎體同故為月剛而善隱伏盜也坎以陽剛匿於陰中故為盜坎剛在中故於木為堅多心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冑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離麗也火麗乎木麗乎天電麗乎雲皆有所麗而明者也故離為火為日為電電光乃日之光亦火類然必麗乎雲則見无雲无電也離再索乾而得女為中女甲冑外堅所以象乾之畫戈兵上銳所以象離之性外大而中虚為大腹火性熯燥為乾卦蓋離二陽屬火與乾純陽相近謂之乾濕之乾即謂之乾坤之乾可也按躁卦即震卦血卦即坎卦之坎卦既謂之卦豈可但謂乾濕之乾不係之乾而遂為卦也耶以此而知乾卦之即純陽乾卦无疑也鱉性靜取其中畫之柔蟹性燥取其上下畫之剛蠃取善麗蚌取中虚龜取文明之象科謂科巢之附於木上者科中虚有離象上槁則科上之木乾燥而枯槁爾諸解科為空中者皆未然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靜以止者山也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為山故陰畫為小石又剛在坤土之上象山頂高處小石小石即坎水溝瀆之義二畫雙峙而虚故為門闕乾純陽但為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為木之果又為草之蓏蓋陽剛在上為果陰柔在下為蓏也周禮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主永巷掌王之内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剛止於外以衛内之柔故為閽寺艮為手所用以止物者在指以陽止於外者狗也以陰止於内者鼠也黔青黑色鳥善以喙止物其喙皆黔鳥凡百不可以枚舉故言之屬以統其餘狗鼠黔喙皆謂

前剛也堅多節剛在外也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
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澤乃瀦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為澤兌之
陰見乎外故為澤坤三索於乾而得女故為少女
巫口舌之官以口舌悅人者兌上折口之陽象動
於內舌之象也通乎幽者以言悅乎神為巫通乎
顯者以言悅乎人為口舌金氣司殺條枯實落故
為毀折柔附於剛：乃決柔為附決震陽動故決
躁兌陰悅故附決兌非能自決乃附於剛而決也
水潤極故為剛鹵陽在下為剛陰在上為鹵剛者
出金鹵者出鹽少女從娣[為娣]故為妾內很外說故為
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
之以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
之以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
之以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屯者盈也謂其氣聲結而未能通暢則充塞乎天
地之間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謂萬物初生之時如
是也物之始生精神蔽而未發若蒙冒然故屯後
繼以蒙者蒙也上蒙字卦之名下蒙字物之象也
物之穉謂萬物穉小之時物之穉小者養而後長
大故蒙後繼以需雨澤之潤益萬物乃萬物之所
需飲食之所需乃人之所需：不訓飲食謂人之
所需於飲食者在養之以中正乃飲食之道也飲
食人之所大欲也所需不如欲所則心爭故訟繼
需後飲食致訟如所謂乾餱以愆豕酒生禍之類
皆是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
受之比[以]：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
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師之興[由]有爭也爭必有衆起謂其必至於動衆也
故後訟繼之以師比者比也相親附之謂也上比
卦之名下比人之比也衆必有所親附有所依歸
故師後繼之以比畜聚也畜有止而聚之義比則
必有所畜聚然而非其大者故比後繼以小畜物
畜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而禮在是矣故小
畜之後繼以履禮蓋人之所履非以禮訓履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〻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
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禮者人所履而行之者也所履惟君子之大道其
心斯泰然而安故履次以泰〻者通也謂其通行而
无礙也治亂相仍如環无端物无終通而不塞之
理故泰後繼之以否乾坤十變方泰而泰一變即
否泰何其難否何其易乎履乃其交會處〻此宜
知警戒為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否者塞也物不可
終否而受以同人向也乾坤否塞而上下不交今
則乾離相同而上下相親矣向也不利君子貞今
則利君子貞矣向也君子在外以儉德辟難今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疇昔在外辟難之君子
皆相與出而濟難矣大抵與否義相反蓋物不能
終否故否後繼以同人善與人同者物必歸之故
又繼同人以大有大有者大者皆為吾所有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
受之以豫〻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
事故受之以蠱
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也故受以謙有大而能

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如此
則吾亦得以安和說樂而豫故謙繼以豫〻者安
和說樂之謂也安和說樂而无拒人之意則皆欣
然願隨之矣故豫繼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如
子於其父以喜悅之道隨之必為之事其事故隨
次以蠱所謂幹蠱云者即所以治其事之謂也
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〻者大也物
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
為事之先可大之業每因事以生故次以臨〻者
二陽進而四陰退駸〻乎向於大矣臨不訓大臨
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
故以大釋之物之小者在下視之不見不足觀必
大而後可以觀故臨次以觀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〻者合也物不可
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〻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
盡矣故受之以剝〻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
反下故受之以復
在上无可觀則在下引而去矣惟可觀然後有來
合之者此噬嗑所以次觀也然而物不可以苟合

又在乎賁以飾之不執賁則不可以成賓主之合不受幣則不可以成男女之合賁所以次合也賁飾貫於文：飾太過則為亨之極亨極則實喪故曰致飾亨則盡矣賁繼以剝者此也剝者剝也上剝卦名下剝謂物之剝落而盡物不可以終盡也剝窮則上反下一陽自外而来復於内剝繼以復者此也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者麗也

復者反本而復於善者也復於善則合正理而不妄矣故復繼以无妄前者比而畜其畜也小今惟无妄則自能物：循理乃可以畜其德而至於大故无妄繼以大畜惟大畜然後可推以養人故繼大畜以頤：者養也需之養：之小頤之養：之大不養則不可動謂無所養則其體不立不可舉動以應大事惟養充而動：必有大過人者矣故頤後繼以大過養過則厚物固不可以過厚不可以終過也故受之以坎：者陷也過而不已將陷溺而不得出矣然以坎之陽中而節其過則猶可無過故雖陷猶可以有所附麗而得出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而有所附麗則豈至一於陷乎此聖人作易坎繼以離之深意也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晋：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

錯置也一云施也言天地則乾坤在其中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則咸在其中咸以無心而感凡此對待者皆是也或以天地與咸无所受故不言及說亦是然其義則已槩可見矣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為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

婦故咸與恒皆二體而合為夫婦之義夫婦將以偕老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咸繼以恒物不可久居其所久則當退是乃天之道也故恒繼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退故遯後繼以大壯：與遯蓋相反者也遯於義為退則大壯似進矣而離卦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而未進者也大壯則止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咸壯則必進也故繼大壯以晉晉者進也進而不顧則必有所傷故晉後繼以明夷：者傷也

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解者緩也寬緩則玩而不知懼其有所失也必矣故解繼以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循還故必益：而不已則所損滿盈故必決損繼以益深谷為陵之意也益繼以夬高岸為谷之意也夬者決也決義與孟子若決江河之決同蓋決其隄防之謂也決主開遇主合開則必合決則必遇故夬繼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群故姤繼以萃萃者聚也物之積小而成高大者聚而上也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升烟之升皆是故萃繼以升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

升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其力升而不已則力竭而困憊矣故升繼以困困乎上則必反於下而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有養道焉猶言困竭者就井取汲以養井所以次困也井久則穢濁而不可食惟渫而治之於以去其舊而潔然一新焉乃可以食也故井繼以革鼎能變腥為熟易堅為柔故革繼以鼎鼎重器也家廟祭祀用之而震為長子則繼父而主祭者也故鼎繼以震震者動也動者出而用事之初也物不可以終動動極而當止則止之可也故震繼以艮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

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
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
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
兊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〻極而動其動必以漸
故艮繼以漸〻者進也謂漸乃進之方而非訓漸
為進也進以漸而不驟則其進烏有不得其所歸
者乎歸妹所以次漸也窮而无所歸則小進而得
其所歸則必大如得其義理之所歸者所成就必
至大而不可量故歸妹而繼以豐〻者大也侈肆
无節豊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所居之安旅所以
次豊也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无所容苟能巽順
以處之則雖在覊旅之中何所往而不能入乎故
旅繼以巽〻者入也人情相拒則怒相入則悅入
而後說之兊所以繼巽也
兊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〻者離也物不
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〻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
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
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說而後散之故兊繼
以渙〻者離也渙所謂離散蓋民情未一之謂也
物不可終於離散而无所制若離散而无所制則
遂於肆而不可止矣物既離散則當以節止之受
之以節謂有禮制乎其間而將有以合其情非若
睽之乖節所以次渙也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
於中節得其道而上能信守之則下亦能信從之
矣所謂節而信之也故節後繼以中孚以此有其
信即書所謂有其善言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自
恃其信則其行必果不免小有過而失中小過所
以次中孚也有過物者必濟謂能高於人而過之
然後可以濟天下故小過之後繼之以既濟既濟者
坎離之交生〻不窮之所從出既濟則窮矣聖人
以為物不可窮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六十四卦
循環不已未濟之後則又乾坤也此之謂生〻不
窮之易也
右下篇
雜卦傳
張氏南軒曰序卦所以言易道之常雜卦所以言
易道之變此古有是言也殊不知易之雜卦乃言
其卦畫反對各以其類而言之非雜也於雜之中

而有不雜者存焉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臨觀之義或與或求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損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噬嗑食也賁无色也兌見而巽伏也隨无故也蠱則飭也剝爛也復反也晉晝也明夷誅也井通而困相遇也咸速也恒久也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泰反其類也大壯則止遯則退也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離上而坎下也小畜寡也履不處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雜卦傳自乾剛坤柔至損益盛衰之始凡十二卦為天地間一小世運乾坤以剛柔相交而遇坎難故有師以主坎於下有比以主坎於上師雖有憂比則成樂而險難平矣屯有君之道焉故身見而天下不失其居蒙有師之道焉故衆陰雖散雜而已則能著而明之震起也帝出乎震也艮止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損極而益來盛之始也益而不已必損故為衰之始自乾坤始交以來漸向治而盛衰復困之以生非一小世運而何大畜以止而能大畜此本於艮止來无妄以起而有災此本於震起來故君子慎動大畜六爻俱變則為升萃由大畜而聚於下升由无妄而升於上皆艮止震起之所成也謙天道下濟而光明故能謙益不自尊重豫雷出地上當泰壯之時悅豫之極故自肆而怠此又盛衰之始也噬嗑食也賁無色也食色性也需以飲食致訟故噬嗑亦以食而用獄好色人之所欲也故以無色戒之兌以一陰見於外為悅巽以一陰入於內為伏故曰兌見而巽伏也隨以無故而偷安蠱以有故而修飭斯固剝復之所由來也隨則剝而蠱則復終則有始天行也自大畜无妄至此凡歷十二卦而成剝復又一小世運也晉晝也由復而來明夷誅也由剝而來井通者明夷之反也困遇者晉之反也自章首至此凡三十卦晉明夷離在內外體井困坎在內外體亦坎離之象下文又以咸恒相繼而言正與序卦分上下篇之義合雜卦雖雜而上經首末與下經之

首未嘗雜也咸速也天下相感之速莫如男女恒
久也天下相應之常莫如夫婦渙離節止一剛一
柔〻乘剛而入之故離剛復柔而陷焉故止解緩
蹇難內外皆剛以水為體睽外家人內〻外皆柔
以火為體解睽似渙蹇家人似節一離一止一緩
一難一外一內正否泰之相尋而相反故次之曰
否泰反其類也自晉晝明誅至此凡歷十有二卦
而見否泰蓋又一小世運也大壯則止泰之類也
遯則退否之類也大有衆同人親革去故鼎取新
皆泰之類也小過陰多於陽故有過中孚陽多於
陰故孚信豐自泰來與中孚同類旅自否來與小
過同類離為日為火與天同類故炎上坎為月為
水與地同類故潤下若離在上體坎在下體合為
一卦則成否矣小畜寡履不處需不進訟不親大
過皆有亨義一變則為泰矣頤養正既濟定皆泰
之類也歸妹自泰來未濟自否來故曰女之終男
之窮言歸妹泰而未濟否也姤遇也柔遇剛也遇
雖非正而漸之進則以正待男而行非正而何夬
決也剛決柔也夬一決則剛長乃終復於乾矣故
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斯聖人傾否成泰之極功

也張猷公曰易為君子謀蓋為其能傾否以成泰
也周元公曰聖人立人極蓋謂其能參贊天地也
合二子之言而詳味之則大易之妙用思過半矣

見復經咫
孔子贊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數句魯穆姜已引之雖卦傳句法類春秋傳箴辭也固比入皆昔有之語歐陽氏遂謂繫辭非孔子作不知聖人善與人同樂取諸人豈若後代文章家以蹈襲為戒必言自己出乃為能事乎

經分上下謂以簡冊多大之故非必有意者非也穿鑿附會其居上居下之故者尤非聖人序卦言之已明何必更煩曲解乾坤坎離四正卦綱絡上經乾坤為易之門坎離為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啟下咸恒二

卦男女少相感而長相恒也水火之既濟未濟猶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也否泰為世運樞關損益為人事樞關皆居上下之第十一第十二乾坤下六卦連有坎先歷險後平夷也此大端之可指者

兩卦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水天需天水訟也地水師水地比也地天泰天地否也天火同人火天大有也火地晉地火明夷也水火既濟火水未濟也又畫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一陽在上為剝在下為復也一陰在上為夬在下為姤也二陽在下為臨在上為觀也二陰在下為遯在上為大壯也二陽在中為中孚二陰在中為小過也四陰在中為頤四陽在中為大過也其餘咸恒外皆以全卦倒轉而為一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明文亦謂聖人神智啓自造物而已非必真按圖畫卦龍馬是伏羲本師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亦大傳明文也易實專視龍馬背文乎邵氏始著伏羲先天之圖朱子遵之解數往者順為起震歷離兑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為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易之生卦則以乾兑離震巽坎艮坤

為次故皆逆數牽聖言以為圖之註脚其果然歟帝出乎震云云邵氏所謂文王後天之卦卦位顯然朱子反云未詳經之所無則信之經所明言則疑之何也

按石澗俞氏曰以河圖為十數以洛書為九數皆出於緯書也孔安國班固顧野王宗之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定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于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為卦洛書為九疇皆燕攙聖經者也查悔餘曰若以河圖為作易之由夫子何不云觀

河圖而畫卦而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乎周子第云聖人之精畫卦以示无一語及河圖程子云无河圖八卦亦須畫

歐陽永叔陸象山表樞仲歸震川多非之

査悔餘曰八卦方位夫子於帝出乎震章明言之今先天圖方位易置與聖言不合黄氏日抄力辨其非竊謂八卦相錯絕不費安排布置豈若先天圖之說先有乾而後生兌先有兌而後生離先有震巽坎艮而後生坤耶

兩儀四象而八卦易已全矣重之為六十四隨手推

來一齊撇出倣位置自然停當當烏有此自彼來若子朱卦變之說乎程傳解隨剛來而下柔來而文剛等處只用乾坤二卦直截了當而朱義不勝其煩擾

按孫退谷曰虞翻蜀才輩解訟之剛來得中謂自遯來賁之柔來文剛謂自泰來程子非之云乾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賁之理朱子亦謂伏羲畫卦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之孔子之說則縱横曲直反復相生无所不可　又曰卦變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也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於否之初六云初之惡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於師之上六云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於遯亨小利貞云小謂陰柔小人[illegible]小人則利於守正如此則不幾為小人謀乎

按戒小人即所以安君子也師上爻更說不去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歷灾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為魏王輔嗣一空諸膠葛泥滯之說專言義理并互體亦不論唐修正義宗之而荀虞鄭諸家俱廢至宋究與康節先天之學卦圖布置方圓横縱學易者不

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為祕妙黄東發有義畫以上晚添祖父之譏歸熙甫有事書既造更求轉蓬烏迹之比可為解頤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本為卜筮而作故釋占專以筮得為言此義從前所未明指或疑之曾聞一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個以字要言不煩極合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易者務舍顯而求隱得毋勞而寡效乎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圃

原易

易者道德性命之書也三易掌於大卜易固專於占也聖人為之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豈專於占也哉觀於卦余知象之所存乎玩其象余知辭之所由發也觀其蓍余知變之所存乎玩其變余知占之所由立也是故求占者必於變求辭者必於象試曰得象可以忘言知變則又奚假於占然而必貴乎是者變占以前民用象辭以同民患皆道德性命之故也

象

太極混融道函三材之象太極旣判道寓三材之中是以三材有象而至道无形夫天運於上日月麗焉地載於下山川出焉人物生其間動植分焉莫非象也然則要其所以為象者非道而何故道雖无形而見象即可以見道凡至神至賾之理皆寓於可指可索之象象即理理即象也夫理寓於三材在在昭露聖人通之凡人迷之聖人欲天下後世洞明无形之道故即有形之象而示之且設卦之初將以周萬變而盡情偽似若爬精竭神窮搜而冥討者然蹟其仰觀俯察近取遠取曾不過天地人物之象未嘗為希夷肓秘之說以驚世衒俗使人不可思而得學而至也然象至顯也亦至微也自夫人求理於深僻遂目象為淺鄙由其淺鄙視物象而象之理遂不暇明象之理不明而曰知易未之或知也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包犧觀象而作卦文王周公因象而繫辭故曰易者象也純陽象天象不止天而剛健之理可求純陰象地象不止地而柔順之理可得震巽以動巽之理象風雷艮兌以止說之理象山澤坎離以虛明流行之理象水火互乘而六十四卦變動而三百八十四爻物物有象象象具理觸類而格之象不可勝窮理不可勝用則精粗一貫窮達一致其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非誣我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則象非可鹵莽而定也物理精微格知其極然後可得而定也乾坤陰陽賀殊也而坤上稱龍戶庭門庭幾近也而吉凶胥反履之虎不咥於卦而咥於爻小畜之雲雨於爻而不雨於卦言桎梏於蒙之初而言校於噬嗑之上下言鴻於漸之六爻而言飛鳥於小過之初上蹇之五

二不稱往來中孚諸爻象皆不類木取枯楊金剔黃
金水指井谷火極焚巢聖人沿理以象物其精微若
是雖疑似之間斷予其不可易奈何漢儒習聞春秋
以來筮易之辭不察聖人象物之意於是以象為象
不以象為理玩辭以辭不玩辭以象甚而取筮家互
體與術家卦氣五行諸說而附益之其深流蔓茹固
知紀極王輔嗣病其然則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之
論以通之其說曰義茍合順何必坤乃為牛義茍應
健何必乾乃為馬然質諸聖人之言馬乃一畫剛之
象健則三畫乾之德在需乾居坎下以剛健而免險

陷之災至重坎雖各具一陽而六爻終無出陷之象
儻指一畫之剛為三畫之健不亦違聖人之情而謬
失得之幾乎聖人因卦爻而立物象卦爻所无聖人
不輕象以物也輔嗣尤漢儒之察文責卦乃欲忘象
以求義且聖人設卦觀象舍象无所觀也象既忘矣
何義之可求使義可忘象而得則聖人何為立象以
盡意是漢儒病於固滯輔嗣則流於荒忽矣夫三材
有是理則包犧有是象卦爻有是象則文王周公有
是辭夫子所謂剛柔當否之類蓋指觀象之法以探
三材之理然則辭也象也理也一物而異名者也至

若說卦之象與諸卦之象不同乾卦不言馬而說卦
為馬震卦不言龍而說卦為龍大畜稱牛豕說卦乾
艮不為牛豕大過稱苐楊說卦巽兌不為苐楊至為
布為大塗為心痛為蚌等皆諸卦所无若以左傳筮
易之象參之疑說卦後章為占家玩占之象後人或
取以附夫子說卦之末猶諸繇皆稱夫子之章是也
況此文失於漢初至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之
又荀鄭馬虞諸家之象多寡不同以故不能不起後
世之疑唯得象之理者可以无惑

辭

天何言哉言不盡意而猶曰繫辭焉以盡其言辭殆
不可已也辭詔於當時書傳於萬世聖人非浮於辭
聖人之情見乎辭者也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
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ゝ
者使平易者使傾此文易之道也時有憂樂故聖人
之辭亦有憂樂時樂時憂聖人何容心哉得時則樂
得位當位則樂有應有比則樂ゝ之中有戒焉有懼
焉不得時則憂失位不當位則憂无應无比則憂ゝ
之中有慎焉有幸焉樂之辭惕以約戒之辭法懼之
辭嚴憂之辭貞以微謹之辭危幸之辭寬連山歸藏

已亡其辭莫考若周易則文王之彖周公之爻皆以
發其憂樂之情乾元亨利正樂辭也豐亨則示日中
之戒臨元亨而猶懼八月之凶剝不利有攸往憂辭
也明夷則艱正以致謹遯則猶幸利正而致亨隨孚
于嘉吉樂也泰三戒於勿恤其孚鼎四懼於折足覆
餗師或輿尸憂也遯初謹於勿往豫五幸於不死凡
此皆事明而辭顯至於變動不居憂樂迭見其微辭
奧義皆可涉涯涘而窺浩渺坤之五欲顯然辭之曰
君而卦而爲純陰其言黃裳者取居中處下之義示
坤之當下於乾隱然有后妃之象他如泰之歸妹剝
之宮人明夷之箕子皆有深意以垂萬世之訓玩文
周之辭至此無餘蘊矣奈何聖哲少而中才多故吾
夫子爲之辭或發凡或辨疑或足其微旨如天地風
雷水火山澤以擬其象健順動巽明險止說以體其
德性失得以紀變當否以辨爻中正以立本乘承應
比以明位立卦而觀則爲上下首足本末升降偃卦
而觀則爲內外前後往來始終消長若是皆發凡之
教无咎一也有譏咎有不可咎當位吉也有當位而
疑有不當位而利若是皆辨疑之類萃九四无咎而
尚嚴位不當之戒離六五出涕戚嗟而特尊爲王公之
離若是皆足其微旨之類若夫辭嚴義明以片言別
知蒙而不失之略蒙曰險而止蒙彖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只著一能字而知蒙分
辭彖理備句爲之釋而不失於詳此五六爻義有錯綜如
歸妹則上下文不嫌於異上言天地之大義下言天地不交文似背馳理
不可易如震則彖象辭不嫌於同釋彖釋初九爻若此者非
一一所當深玩而密求之也嗟夫三聖人之辭或因畫
之象或因象之義皆有攸本畫之象有通一卦爲象
者有析上下卦爲象者有指一爻爲象者有合數爻
爲象者象之義有通一卦起義者有析上下卦起義
者有指一爻起義者有合數爻起義者各釋之本文
難以枚舉大抵有畫即有象有象即有義曰象曰彖
名雖不同其爲繫辭之本一也子曰將叛者其辭慙
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
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又聖人以易觀人之
要玩易君子當更求其所以爲辭

變

至哉變乎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无形者
不變有形而後變厥初何形亙萬古而長存洎陰陽
判而變以生在天則四時變通在地則變盈流謙人
物則遊魂爲變舉天地人物皆囿於變而不自已而

神則妙乎其中變也者其生〻不熄之理歟是以聖
人化而裁之裁此變也神而明之明此變也據會要
觀方來使天下之人趣時不倦既成萬物而參贊化
育矣聖人知變凡人昧變彼禍福之倚伏吉凶之胥
穊成矣而敗忽繼焉是矣而非或胎焉況時有污隆
政有損益蓋將日異而月不同推而百千萬年之後
其變有不勝紀者於是聖人作易畫卦剛柔相推以
盡天下之變揲蓍求卦爻象變動以逆天下之變而
天下之能事畢矣且自蓍而言自分二掛一至三變
而一爻能十有八變而六爻備此蓍變而成爻者也
六爻成矣爻之中凡得七八者不變九變陰六變陽
一卦之變六十四通為四千九十六卦此因爻而變
卦者也方未分蓍之初陰陽之爻猶未別至分二而
始寓於兩揲之中雖寓也而猶未見至三變而後見
既見矣卦未備也十有八變而後備既備矣卦遇九
六者至互變而後定而吉凶可得而占焉嗟夫揲蓍
之法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之者也然聖人能立法
以盡變而不能逆知其變當分二之後未揲之前爻
辨爻之為陽為陰雖至十有七變猶未別為何卦是
以其變不測而蓍之神為无窮然非荒誕茫昧无有

條理也詳玩静索實由自然故分揲蓍歸若參錯不
齊而變不五則九次變三變不四則八未始少紊三
變之餘為九者十二為七者二十為六者四為八者
二十八其多寡息絶如是而類之為陰陽各三十二
總之為六十四正與卦數等於至變之中有不變者
存以其不變此至變之所由出也是謂變卦復自卦
而言其變凡二有卦變有爻變經卦互重以成六十
四卦之體此卦變也爻重為六因各有變自卦下陰
陽之純者為始上下互易以極三百八十四爻之變
此爻變也乾坤重卦交而為六☰☰☰☰為一陰一
陽之始凡爻之一陽五陰與一陰五陽者皆由此次
第互易而變各五卦☰☰☰☰☰為二陰二陽之始變
如上各十四卦☰☰☰☰為三陽三陰之始變如初
各九卦〻〻變之辭如健而巽止而說爻變之辭如剛
來而下柔〻進而上行皆聖人作易之所取也六卦
之變先後有序秩然一定儻一循其變而索之聖人
釋彖之意昭然義見矣或曰六十四卦自八卦而變
令震坎艮皆自臨變巽離兌皆自遯變豈先有臨遯
而後有六子邪曰合經卦重卦而論則三重為六是
八卦為先六十四卦為後但指六畫而論則八卦互

重一時同變豈復有先後之分聖人於噬嗑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非先有頤而後有噬嗑也況卦變爻變例各不同烏可比而一之邪或曰包犧畫卦目繫道存卦變之外復有爻變同視包犧之畫何繁簡若是曰包犧雖未命辭而萬世之根柢已寓於畫文王周公因卦爻之變而辭之良由萬古之變无窮而易之變已乎萬變之表雖中古所无後世未有之事而易中已先具其理卦變之外復有爻變乃自然之故聖人詎容特秘之故世有此事而易无此變則非所以為易〻有此變而不能明此變則不足與言易非聖人之不憚煩也聖人因變而命辭若文王釋卦周公釋爻是也至夫子則兼卦與爻極其變以錯綜之文王周公之辭可知已夫子兼極卦爻之變諸舉隅以明之訟之辭曰上剛下險者釋乾上坎下之體也曰剛來而得中者訟二陰爻卦自☰☶變九三來為九二而得中☰☵此釋二三兩爻之變他卦皆然特辭有顯晦未易卦為之釋爾无妄之辭曰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此析經卦而論三為外初為內益无妄初爻之陽自☰☶下卦九三變來初☰☳而為主於內凡是通謂卦變若夫復即是剝夬即是遇以至三陰三陽之卦特在反覆升降之間爾實一理也其他如李之才相生圖邵康節反對升降之說義皆幾近若朱漢上所載虞仲翔卦變則錯雜而无統左傳蔡墨所舉上為一爻變之例一世二世之變流於術矣衛元嵩取之為元包又其末也焦延壽所變雖與蓍合其辭不經要非聖人之意第細玩三聖人之辭皆有自來觸類而長其變不可勝窮豈止三百八十四而已乎又豈止四千九十六而已乎其他象位之變各具本篇

占

心爲虛靈物來先覺占何為者哉自利欲熾良性不君乃有涸吾清明者故辨妍醜不若鏡別輕重不若權且昭然一定者猶爾況是非吉凶伏於幾先其取舍殊執欲決疑似而斷孼惑烏得不託諸物之靈夫蓍物之无心而靈者也聖人神明其德心洞隱賾固不假蓍自夫吉凶與民同患以易洗心於是取物之靈者立為占法非其避就惑亂於智中特借是以斷天下之疑爾舜之禪禹也朕志先定詢謀僉同而後問之龜筮成王之黜殷也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而後協之夢卜是禹可禪殷當伐固已灼

知於未占之先豈非託諸占以一人心而成天下之亹亹乎迫箕子之陳疇則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凡以揆諸己而當理又以允愜於人心或有疑焉不能不事于占且人謀鬼謀聖人固有先後豈曰圖回未審事欲冥行群情之逆順不暇計時位之當否不復卹第藉事之必成而一諉之占邪夫蓍未能自靈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使其人明不燭理識不達時是其心方自懵懵豈能玩爻象之變定吉凶之占哉又豈能即己之神合物之神以開人心之神哉又豈能使人趨吉避凶以慰聖人憂世作易之心哉洪範曰擇建立卜筮人又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周官占人歲終則計其占之終否擇其人審於聽而嚴於課計其謹之重之如此自包犧作卦歷虞夏商未聞其說至周乃班班可考大卜掌三易占人占八頌八故簭人辨九簭與相簭之時共簭之職无不畢具獨惜其法不傳猶幸從左傳國語可見其畧大抵筮雖掌於卜史至玩占則閒出名大夫之議論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則筮者性命道德之事故上聖神其法春官率其屬賢諸序其占自聖人沒道散於九流或者乃擅之以名家而不統於儒豈唯斯徒自賤其業將併其法有賤之者矣夫儒者命占之要本於聖人其法有五曰身曰位曰時曰事曰占求占之謂身所居之謂位所遇之謂時命筮之謂事兆吉凶之謂占故善占者既得卦矣必先察其人之素履與居位之當否遭時之險夷又考所筮之邪正以定占之吉凶姑以衛孔成子所筮論之孟縶與元皆嬖人婤姶之子則身也孟長元次則位也襄公死社稷無主則時也筮享衛國則事也筮元得屯筮孟得屯之比則占也夫繼體為君將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而孟不良能行成子雖不筮可也疑而兩筮之皆得元亨懋史朝以元為長眛非人之義而吉孟之占是使跛躄為君而蓍失其所以靈矣孔成子筮立孟得屯之比史朝以卦辭為占畢萬筮仕亦得屯之比辛廖萬本卦之卦而象為占非卦同而占異也立君與仕事之輕重已殊孟縶畢萬之身與位時又殊雖使百人千人同得此卦其占烏乎而可同南蒯將叛筮得坤黃裳元吉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

晉文筮有晉國得屯之豫史以為不吉司空季子以命筮之辭占之曰吉孰大焉是知吉凶无常占由人事恂有卦吉占凶卦凶占吉亦有同卦異占異卦同占非參稽互物死以得者之情而窮其神也是故業不精不筮志不誠不筮謀不正不筮事不疑不筮喜不筮怒不筮瀆不筮不時不筮離此八者而後筮可言也不然神亦不告若其用卦或以內外卦為正悔僖語秦十徒父筮遇蠱曰貞風也悔山也或以本卦之卦為正悔晉語公子筮有晉國得正屯悔豫或用變爻左傳哀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泰之需曰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或不用變爻晉語董因為公子筮得泰之八是謂天地泰亨小往大來或用本卦不用之卦左傳昭十二年南蒯將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或用之卦不用本卦左傳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得艮之八曰隨元亨利貞或本卦之卦並用左傳昭五年穆子之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曰明夷之謙明而未融離火也艮山也或用二卦之下左傳閔元年畢萬筮仕遇屯之比曰震為土母覆之或用二卦之上左傳僖十五年晉筮嫁伯姬遇歸妹之睽曰震之離亦離之震其取象或以八象左傳僖二十五年秦卜偃筮納王遇大有之睽曰天為澤或以互體左傳莊二十二年陳侯筮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山取二三四互艮體上其斷吉凶或以卦辭左傳昭七年衛孔成子筮得屯又遇屯之比亦曰元亨或以爻辭左傳襄二十五年崔武子筮取棠姜得困之大過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或用卦名左傳宣六年王子伯廖謂鄭公子曼滿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含有豐長無德有離長或用當時占書

左傳昭十二年子服惠伯釋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要在玩占者忠信正直達權識變而後其占不忒若子太叔舉復之頤占楚子之將死左傳襄二十八年王子伯廖舉豐之離占曼滿之見殺是專以人事逆其吉凶有不待筮而知者此春秋諸臣猶能得聖人觀象玩辭之遺意厥後性命道德之學不傳乃盡棄人事雖悖禮越義者一切求吉凶於筮而占法遂變至于納甲五行時日六獸之類濫觴而起焦延壽作易林以三百八十四爻之辭不能周四千九十六變之吉凶故外易而別為之辭又雜以納甲飛伏之說是舍人事義理而專於占者也至火珠林軌革流衍析之流遂陷溺於術其別為相人相地壬遁星命百家自謂能定吉凶於人事未動之前吁視性命道德之學為何事邪子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方其未動吉凶未兆使慮善以動則凶者可吉謀用不臧則吉者亦凶今云定吉凶於人事未動之前則中才无所勸凶德无所警此我生不有命在天所以為鑒於萬世

硯北易鈔

北平黃叔琳崑圃輯

儒者往〻欲講畫前之易此乃蹈襲佛氏之說耳然儒者亦自有畫前之易如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伏羲未嘗畫而易自流行於世間伏羲不過就天地八者畫箇圖樣出來在六書中謂之象形故天字漢隸作兲即六畫坤字亦作巛家語此乾坤之美也漢書律曆志小周乘巛策南史周弘正傳尚作乾巛漢隸皆然伏羲之遺跡猶留於後世故畫前之易無時無處而不在也八卦是天道將那八卦推盪出六十四卦來便是人事故易者專為人事而發要之人事亦即在天道中故五十六卦離却乾坤六子不得

當時伏羲所畫只畫得天地八者形象不曾說出八者作用故以乾坤震巽八者屬之天屬之地後人又以乾為健坤為順逐漸推出他性情來天尊地卑疏云乾坤是天地之用非天地之體此兩句見得大義明白

無論太極無可象形即陰陽二者亦難實指世間凡事凡物莫不有陰陽除却事物之外則陰陽亦虛而無所附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即是道非謂一陰了又一陽方謂之道也

聖人何為而有畫因闔闢來無文字欲人曉得天地之法象故有畫繫辭云法象莫大乎天地是易之大綱

天地亦是萬物中之一物故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〻地總是氣化中流出

易之為書不可為典要夫子已有是言後世論易者輔嗣主理康成主象數象數之說流入於詭誕而不經故康成之書不傳但易原為卜筮而設尚書擇建立卜筮人其占之法曰貞曰悔左傳云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春秋所占皆重卦變如乾卦初爻變而為姤坤初爻變而為復之類又主互體如二三四爻為一卦三四五爻又為一卦之類而於六爻中又取一爻為主如屯卦初為主蒙卦二為主之類其於承乘比應尤謹故易者窮理盡性之書實人情世故之書也程子易傳成于老年真精于世故之書

人皆謂風雨雷電皆生於天而不知凡屬有形之物無不出於地惟風則無形故不屬地然山中亦有風穴易經震下坎上為雲雷屯則坎為雲坎下震上雷

雨作解則坎爲雨雲雨皆屬坎繫辭傳云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正義云雷霆風雨皆生于山澤其說詳于王充論衡

天地間惟水火二種成世界日是火之精故凡火見之而不炎月是水之精故海水因之而增減易上經終於坎離下經終於既濟未濟水在火上爲既濟火在水上爲未濟此那玄門之要訣也然何以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曰此適還其坎下離上之本體也書言五行易言八卦八卦無金木以金木皆土中所生故也世界只一水所成土居水中之三而山又居土中之一澤不過水之所鍾耳雷亦生於地惟風火二者無質然火附物以見而風并不附物其附物而有者則扇與橐籥之類是也即就一端言之地水火風變而爲雲雨雷電釋典云水氣勝則成雨地氣勝則成雲風氣勝則成雷火氣勝則成電(易電爲離)素問云天氣通於肺地氣通於嗌風氣通於肝雷氣通於心(雷象火之有聲)穀氣通於脾雨氣通於腎小而一身大而世界無不該之矣

冬至之刻正是純坤六畫下一畫變爲震之始也乃陰極生陽之候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正於動處見王弼輩謂靜見天地之心非復卦之本旨也宋儒之說得之若邵子冬至子之半亦未知冬至之無定時耳

理氣象數惟易具此四種天道亦然後閱春秋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楚詞天問陰陽三合何本何化陰陽三合之說頗新董仲舒云天者群物之祖也已得其要又觀向秀所注莊子有云天者萬物之總名尤超出意表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虛其一不用所以生出奇耦來老陽少陽老陰少陰來若竟用五十到底是耦何能成卦

屯爲乾坤後之始卦故曰剛柔始交而難生(亦爲復卦復之)

第一卦

解易經者必去穿鑿附會杜撰三者而經始可明易豈不談象數然象數是易之一端王弼所云卦變不足又及互體令觀周禺祚所集易解大率類此梁山來氏乃以易錯綜其數一句注易是穿鑿也易與天道原相符京房卦爻直日之法卦主六日七分後遂以此解七日來復之義近三易洞璣又將天上諸星分配三百八十四爻是附會也易經有事有理麤者

不可解作細猶細若不可解作纖何氏訂詁當為易
經解之最然亦有説理不是處如至日閉關解作閉
心上之玄關升虛邑解作空虛之義皆於正理有礙
是杜撰也凡解經最忌此三者去之庶合理矣

河圖洛書相傳得之希夷先生其後劉牧有説李泰
伯著論闢之其説已不一矣然洛書之數實始於乾
鑿度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一作膝）
縱横皆十五而五居其室所謂太乙取之以行九宮
者此也見後漢張衡傳注則圖又不始于希夷

歐陽公為一代文宗觀其所作傳易圖序皆以繫辭
為夫子作傳中言繫辭者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
焉而明吉凶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凡兩見曰繫辭焉所以告也曰繫辭焉以盡
其言曰繫辭焉而命之此夫子指文王周公所繫之
辭非夫子自繫之辭也夫子所繫之辭名為傳古本
或作繫辭傳或作繫辭上下傳太史公引大傳曰天
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是也今歐陽子即以繫
辭為夫子所繫之辭而并其傳亦不信何耶宋儒解
易者往往棄傳而不解不獨一歐公也

天一地二一節一三五七九為奇二四六八十為偶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相得者謂奇與奇為類偶與偶
為類各有合者謂奇與偶配偶與奇配上指八卦下
指六十四卦成變化指卦爻之變言行鬼神指揲蓍
之用言此乃天地奇偶之數自一至十合來成五十
五數本無與於河圖又何關於五行也後閱正義方
知古人已然疏云此乃天地陰陽奇耦之數成變化
者言此陽奇陰耦之數成就其變化言變化以此陰
陽而成也而宣行鬼神之用言鬼神以此陰陽而得
宣行也不知後世儒者何以不用此義

易有太極又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又曰帝
出乎震要見得此三様明白萬物無不從太極中流
出而物物各自有神若帝出乎震則指氣機之主而
言耳

八卦五行十干十二支自古陰陽家言無不出此故
易亦曰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葢八卦與干支有一定
不可易之理

天一地二節本為大衍之數而設無與於河圖後儒
因河圖有此數遂附會其説然卦之數八大衍之數
十河圖之數亦十五十之數既虛而無所附不得不
以五為衍母十為衍子而種種天生地成五行分配

之說遂相傳至今予嘗謂尚書之五行易經之八卦各有其義不可强配其天生地成之理皆出後儒之附會倘閱羅長源大衍說有云易經無生成方知千古而上有同心也

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儒者俱以精氣為物解作生游魂為變解作死是誤訓神為伸鬼為屈而未明鬼神之情狀者也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即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謂孔子曰衆生必死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此為鬼神之正義若以魂魄二字解之則精氣為物是魄游魂為變是魂故人臨死者必有魄入於地中變為一物而人亦有離魂病楚詞注魂者陽之精也魄者陰之形也晋語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左傳子產始化曰魄諸語俱是此意又心之精爽是為魂魄士喪禮注疏出入之氣謂之魂耳目聰明謂之魄靈樞本神篇黄帝問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岐伯言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人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即男女構精之義）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〻有所憶謂之意〻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此數字解甚當附記于此

上經陽為主故坎多於離下經陰為主故離多於坎易大象言先王者六比封建也豫作樂也觀巡狩也噬嗑刑法也復與无妄時令也渙宗廟也非先王不足以當此大典言后者二泰有參贊之重姤有教令之典故言后若離之大人當思所以保其明剝之上當思所以救其敗故變其文為大人為上各有意義

京房卦氣除去坎離兊震四卦餘六十卦主六日七分未免牽强配合參同契又不然除乾坤坎離四卦外以一日主二卦如初一日屯主日蒙主夜以為火候大抵易之理無所不包故雖錯綜變化而不離乎宗也

易六十四卦然以對待之法觀之只得三十六卦上經三十卦不易者六乾坤坎離頤大過反對者十二屯蒙至大畜下經三十四卦不易者二中孚小過反對者十六咸恒至未濟合來成三十六卦上經十八卦下經亦十八卦此上下經之所由分也來子於先

天後天伏羲文王卦位之說皆所不取朱子之說曰
伏羲先天之卦位以離為東以坎為西以兌巽為東
南西南以震艮為東北西北然天地定位安知非指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言南方炎為火北方寒為水
亦未見離與坎之果為東與西而可移離坎之位以
位乾坤也又曰易言齊乎巽不可曉曰坤在西南不
成東北方無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曉如何陰陽來此
相薄曰西方蕭殺之氣如何言萬物之所說據此諸
說朱子全於圖有疑後人亦焉可讀而不察
六十四卦或以為伏羲時已有或以為文王所演然
伏羲時尚為太古之世其師訟蠱遯諸卦何從而設
其必始于文王無疑也但文王雖當季世遭紂之囚
因而演易何其於後世人情世故周悉如此承乘比
應一毫不可錯如此亦迸知後世之必至於此也故
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人以憂患存心易道庶乎其
不遠矣乾卦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便是憂患
太極無對待一有對待有一便有二為對待故一不
可為太極況伏羲之一乃奇也是象而非數郝京山
以一為太極便失易之主腦至以乾為太極尤非
人身是坤所以運用之者則乾乾是活物然不得坤
則無所附坤是死物若不得乾則不能動故當其資
始時即是資生生即生其所始者也乾知大始坤作
成物乾是主坤為衆家人家人幹事全為主人故天
一而已而坤土艮山坎水兌澤離火震雷無一不出
於地風亦从地如西北多烈風因於山東南多颶風
因於海則風亦地也地从天坤本乾似二而一
上天之星有光明故有火象其墜於地也多出火燧
火而化為石故天上無物雖星亦屬地并於此悟火
生土之理石中有火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此乃無稽
之說惟劉歆周禮有此說天下豈有舍乾之尊而別
為一義者乎
儀象皆指畫言一⚋儀也⚌者太陽之象⚋一者
少陰之象⚋一者太陰之象一⚋者少陽之象所謂
四象也四象之上復生一陽一陰太陽之上再加奇
為乾再加偶為兌非謂兌為太陽太陰之上再加偶
為坤再加奇為艮非謂艮為太陰以至少陰之上加
奇為離加偶為震少陽之上加奇為巽加偶為坎亦
非謂震為少陰坎為少陽也如此方明
連八卦亦指畫儀象卦皆後人所名非伏羲所立彖
雖解卦然已備六爻之旨六爻乃發明彖之所未盡

耳卦以解畫彖以解卦爻以解彖象以解爻然亦各自有不同處

我不知當時混沌時如何開闢時如何但以陰陽統括之則混沌是陰開闢是陽以開闢後言之則夏至是陰之始冬至是陽之始然其陰陽於何分皆始於日也日從南而至北則為冬至日從北而至南則為夏至皆天地自然之運然內易曰內陽而外陰者何也曰為人事言之也

京房一卦主六日七分其理斷不可從未知當日何以占決吉凶不可解也其論卦氣謂坤至復尚有未濟蹇頤中孚四卦亦背謬蓋陰陽消長皆繫乎日日自冬至乃自南而返于北之候一陽始生故為陰極陽生之象若由中孚而至復則中孚乃四陽之卦何得反生一陽（唐志僧一行卦候議曰京氏減七十三分為四正之候其說不經不過欲附會緯文七日來復而已）

氣化無可同之理聖人欲與氣化爭方成其為順天應天之學若聽之氣化則一部易為無用矣

上地下天為泰上水下火為既濟皆是逆行是故易逆數也人之心亦然順易而逆難故懲忿窒欲亦是用逆道

剛柔交錯而文生焉則天亦有剛柔相其陰陽則地亦有陰陽震為一陽之始故乾坤二卦後繼以屯為震下坎上

正不可恃故曰貞厲曰貞凶曰貞吝自古君子自恃其正而得禍者多矣

上經以乾坤坎離為主下經以震艮兌巽為主然亦不同上經自乾坤泰否以外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八卦皆屬乾而下經止遯大壯夬姤屬乾師比謙豫臨觀剝復八卦皆屬坤而下經止晉明夷萃升屬坤坎自本卦外屯蒙需訟師比屬坎離自本卦外同人大有噬嗑賁屬離則是坎多而離少坎體六而離體四也坎體上下經俱同離體上經六而下經十故上經陽勝於陰其震艮則上經七而下經九震艮皆得乾坤之一體故以補乾坤之所不足合下經巽兌之多者論之八卦各具十六合兩體為一卦而六十四卦全矣

易取其變故有在此為吉者在彼即為凶在彼為陰者在此即為陽如蠱卦九二幹母之蠱六五又為幹父之蠱各自以爻位言若云六五不當為幹父則拘泥而不通矣

用九用六九為陽六為陰是已九上無陽故取乎九若六則尚有八與十何為舍八十而取六說者云九陽數之窮〻則變陽主變故用九六陰數之中〻則守常陰主常故用六此一說也一云此即扶陽抑陰之意也於乾則用九取陽之極數以尊陽於坤則用六不極陰之數以抑陰此說亦未確予謂此即參天兩地之說也凡數始於一成於三〻三為九故用九以參天二三為六故用六以兩地天陽地陰天剛地柔故陽爻用九陰爻用六此九六之正例也六指二與四言亦可

為數所轉者凡夫也然凡夫却不肯安於數不為數所轉者聖人也聖人却肯安於數

聖人為世道人心慮故作易非專為卜筮而卜筮亦在其中乾坤六子是世界之緣起五十六卦是人道之變化少一卦一爻不得

夫子明言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居是平日事動是一時事若專為卜筮則平日易便為無用

君子以嚮晦入晏息此一日之靜也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一年之靜也然皆取象於雷蓋以靜為靜者二氏之學也以動為靜者儒者之學也故曰動靜一源

繫辭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專主蓍言然凡爻皆論剛柔皆因乎位則是九六為陰陽而初二三四五上為剛柔也泰卦說健順論其德否卦說剛柔指其位

坤一索而得乾之初九為震再索而得乾之九二為坎又三索成艮故乾坤之後繫以屯蒙為震下坎上坎下艮上皆得乾之一體所以繼乾坤而居卦始

洪容齋云易乾坤之下六卦皆有坎此聖人防患備險之意也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燕樂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鴆毒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〻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於此二卦尤不可不嚴焉

一人之身而所處各異則剛柔遞變故六爻一曰六位一曰六虛

易經陰陽主道主神言左傳陰陽主氣言神且不論道與氣如何分或曰形而上者道形而下者氣然則含氣又以何者為道乎氣陰氣陽亦難分一身之氣陰陽易分天地之氣陰陽難察凡天地間有象可指

有理可說皆陰陽之跡也而氣則不可明言
凡經傳皆云仁義禮智易乾卦文言獨先禮而後義
元亨利貞邪正不同占如左傳穆姜所論是也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謙卦即泰卦也故
地天為泰若天自天地自地便成否
推人生之始其無形者是氣其有形者是精所謂男
女搆精萬物化生者也精即是血氣為陽血為陰是
謂人生陰陽之始骨肉復歸於土是陰魂氣則無不
之也是陽是謂人生陰陽之終
有謂陰陽二氣陽消即陰此說非也凡天下之物無
不從兩天地鬼神男女晝夜皆有兩皆有對待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自是界限分明非陽先而陰後亦非
陽之消處即陰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天不專主陽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謂易中具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也其所言生
者是一時生非逐漸生也亦因是八卦而逆推之耳
但四象之說終無定論何氏訂詁斷從老少之義然
伏羲畫卦時只有奇偶何容有老陰老陽少陰少陽
之分繫辭中亦並無此說惟素問中方有太陽々明
少陽太陰厥陰少陰之名亦與易道迥異邵子橫圖
謂兌為太陽艮為太陰畢竟非是兌為少女豈可云
太陽艮為少男豈可云太陰乾兌皆金震巽皆木然
八卦僅言天地水火雷風山澤而置金木不言者金
藏土中木生地上開闢之始尚未有金木故也故八
卦在五行之先
乾父坤母節朱子云一再三以其畫之次序言此語
最確父母六子借以明義非真乾坤定位然後一索
再索三索而生三男三女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地不可與天對天地定位而
雷風山澤水火與焉故六子不可與乾坤並非有次
序也乾坤生六子此因父母男女之說而加之耳若
謂直至再索地中方生出水來三索土中方生出山
來此必不然之理也郝京山云此指爻畫往來之象
漸次生出世人指天地初闢時言謬也午過中則為
未故不獨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要未細思天下
之事惟有未來可豫為之計耳故易不終于既濟而
終于未濟要之既濟與未濟亦相通其爻辭亦相類
既濟彖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即未濟之意也
陽積六畫而為乾四月之卦也中氣為小滿謂之小

潸者潸不可大也大則亢矣陰積六畫而成坤十月之卦也十月為陽月謂之陽月者陽不可無也無則純陰用事矣然則有心世道者其履盈戒潸扶陽抑陰乎

硯北易鈔十二卷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國朝黃叔琳撰叔琳字崑圃大興人康熙辛未進士官至詹事府詹事乾隆辛未恩加禮部侍郎銜是編用注疏本以程傳本義為主雜採諸說附益之中多朱墨校正商確之處葢猶未定之稿也

滋德堂彙纂周易淺解四卷

〔清〕張步瀛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張氏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周易淺解四卷》提要

周易淺解序

易書之分先後天也象數義理之別也昔孔子著十翼而義畫周經發揮無遺自程傳衍經部圖闡畫兩家遂各支分派別矣迨朱子本義成然後理數之學復合爲一明初大全採拾諸註宗傳宗義者互有異同其說益紛然雜出而不倫唯蔡林二公蒙存行世於是本義之旨始纔

析條分洞如觀火其後紫峯通典根於蒙引而删其繁複伯魯演義本之存疑而較爲融洽得此以輔翼本義亦云幾微無遺憾矣余向購四氏之書久而始

得憶庚戌前後讀易雲居精舍思會通衆說萃成一編晨夕孳孳動經兩月而方得數卦已不勝神疲力瘁矣嗣後馳驅藝苑闤闠風塵二十餘年尙愧初志

之未就也西谷張子翰仙生二程之鄉六世治易承　尊公理齋先生過庭家訓且密邇關中橫渠夫子易學之傳積之有素辛未春日過訪燕邸出周易遂

解示余展卷玩誦見其旨約而達語簡而精順文衍義不差毫髮凡向之欲貫通而未能者無不渙若冰釋矣即謂此書之作與通典演義相爲表裏可也吾

友冉子永光李子禮山學有淵
源各以傳註詩文爲海內誦法
每一把晤必盛道翰仙之人品
學術粹然醇正今者南宮獲雋
翰仙與永光遂卓冠一時可見

潛心經學文有根柢而有功傳
註亦未有屈而不伸者吾於此
書之行而益爲世之窮經好古
者勸也

昔

康熙辛未淸和月甬江年家眷
同學弟仇兆鰲頓首拜題

周易淺解序

昔者聖人思有以治萬世之天下必先有以正萬世之人心使人心正則天下得其治而聖人憂世之心始慰此易之所由作

也盖自包羲畫卦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蘊義理于占筮之中吾夫子贊易則發揮義理而兼占筮作爲十翼用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綱斯世于寡過之域故三聖之書至夫子而大備秦漢以來或泥于術數而不得其融通之理或流于虛寂而不得其中正之極易之道于是始晦有

宋周子特表太極圖以太極爲陰陽五行萬物之本而貫之以一誠程子易傳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隨時變易以從道邵子深悟畫前之易而以天時人事

互相考驗朱子則有本義有啓蒙發圖書經緯之藏闢天地生成之秘明奇偶象數之原推揲蓍求卦之法使人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不迷于吉凶悔吝之途以爲用舍從違之準嘗曰絜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夫天地之易吾心之易也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誠能一動一靜仁以爲本體義以爲裁制則吾心之易合乎天地之易將有吉無凶有得無失有善無惡風俗還于質樸氣運臻于淳古人心正而天下得其治矣此朱子本義所以深契三賢四聖之心而善學易者必以朱子爲歸也新安　張翰仙先生生與孟雲浦呂明德兩先生

同里潛心理學博綜經書靡不窺其奧義而尤沉酣周易居恒取朱子之書坐臥寢食其中者數年爲之標舉其大旨敷陳其正義曲暢其辭中之趣黙悟其

言外之神隱者顯之微者彰之幽者著之秘者發之名曰淺解久藏篋笥會秉鐸鄖城乃校正刊刻以訓誨多士庚午春承手書相寄求爲序余反覆披玩尋

繹于其命名之意而知　先生之深于易者也蓋天地陰陽萬物之理莫不由淺以見深如太極深也而示之卦畫則淺矣形而上之道深也而不出于形而

下之器則淺矣寂然不動深也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淺矣以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深也而化育周流昭著于時行物生之中天命之性不覩不聞深也

而道體呈露分布于日用倫常之際體中固含用也而必于用處見體靜中固有動也而必于動時觀靜以爲深而未始不淺以爲淺而未始不深微乎微乎非深于道者孰能識之余是以于命名之意而知　先生之深于易者也卽書之以爲序

康熙庚午仲春嵩陽耿介拜手題于敬恕草堂

周易淺解自序

今夫易道廣大精微難言矣哉羲皇一畫肇開歷堯舜禹湯無能闡于其說自文王繫彖辭周公繫爻辭孔子著十翼而天人性命之理造化陰陽之數始彬彬然矣厥後田何京焦費直王弼出人自為言漸流于符讖占驗之術間雜以老莊語開兩晉虛無之宗而四聖人秘旨真傳斯泯即有一二談理家又語焉而不精其於天道往來通復人事進退存亡易所為不變者卒莫得其一定之理且於天道消息盈虛人事吉凶禍福易所為善變者究莫窮其屢遷之數此易學所以久而失傳也至宋邵子理數兼推著為皇極經世篇而周子太極圖通書家橫渠先生正蒙程子大傳朱子本義則又即數闡理據理極數深究天人性命造化陰陽之故而四聖作易大義遂燦然復明凡今解易者率皆原本程朱遺意如李鼎祚之纂集訓解熊過來知德之殫力象數其亦輔兩賢之所不及者乎余幼聆家君子庭訓肆力大全蒙存諸書偶有所得即注之簡端犇苦汗漫紛錯為幼學所難

序　一

復彙輯各講家順演成文于卦彖爻象節首細練以總句讀之節意可瞭然以解家藏教子弟久矣丁卯司鐸召陵謬坐皋比進諸生講貫人授一册互相印證為舉業家言要指會同久懲遄梓以問世自維祖父來易學家傳歷有六世迺五上公車始倖一第時以是書就正燕臺先達諸公辱相推許余益滋愧是解也簡畧而踈淺聊為後學發蒙耳海內善易人君子不以為僭父臆說取作覆瓿具亦厚幸矣若謂探理之奧盡數之變庶幾廣大精微之蘊而有功于四聖諸賢之萬一也余則曷敢

序　二

昔

康熙辛未日南至伊洛張步瀛書於滋德堂

諸先生鑒定

京江張素存先生玉書
長水杜肇餘先生臻
古晉陳說巖先生廷敬
新城王阮亭先生士禛
晉安李厚庵先生光地
關中王嶽生先生承祖
大陵鄭彥卿先生昆瑛
滄州李丹麓先生貫素
清湘鄧偉男先生琪棻

嵩陽耿逸庵先生介
周南楊蓮峰先生鑣
東垣裴蘆院先生棻

同人參閱

鄭禹梅梁　楊崙木中訥
仇滄柱兆鰲　賓靜庵克勤
冉永光覲祖　李禮山來章
陳莘學汝咸　王德涵克寬
徐武恭元灝　楊兼峰貝
阿雲舉全　潘孟扶衡楠

陳褒水子揄　錢石臣肇修
胡京蒙潤　李于姿雲旃
惠元龍周惕　任在庵璿
李子耆錫　王學人嘉孝
祝安道翼模　李子昭燿
郭印李沆　楊寅東承畝
應儲可大用　高荊襄玢
毛紫庵賜　王文在廷獻
屈鳳山必達　袁紫臣拱
王賓皇桂　景東暘日昣

任顯哉光棻　劉璣宮陳倚
孟詞宗長安　丁穎韜汝逵
賈漢公之彥　裴綠埜若度
呂元素履恒　韓君羲錫獻
曾一南必光　楊祥元履吉
璩受玆廷祜　關昆生琇
周升同偉　苗和羹作梅
趙用九旭　李存如性
董嵩巖元輔　劉太乙青藜
屈渭公必顯　宋義立方大

鄧爾舉林選　陳行度佩

受業編次

馬祥麟朝翀　丁體貞遇

謝信伯崧生　宋錦宮如玉

李正禮鉅　楊寬聰慜

魏勑五天敘　盛祇念讓洋

朱大酉書　楊研新發

劉德符首彥　劉巨室世臣

本家校正

兄芸侯登洲　子任於信

子餘會慶　無隅延

弟蘭谷永芳　止庵應辰

遴若璲　南宮橘

拱宸星煥　薪傳心印

內正躬標　楚實楠

姪旭陽晟　翀九起鶴

海若大受　義生浩

例言六則

圖書爲作易權輿從來諸家講意冊首率載九圖箕儀分列詳注已爲有目所共見茲不復爲效顰止載古河圖洛書解及卦名象變等歌欲學者知畫前有易以餘力覽識之或不病其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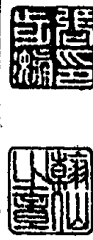
大傳云易之爲書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又曰唯其時物蓋占不一人人不一事聖人因占設戒使人隨時變易以從道要歸於无咎而已如乾坤二彖辭𥚃有主天地君臣言者殊覺未安況二卦彖傳本義明說此專以天道明乾義以地道明坤義人自習而不察耳茲遵本義於兩彖俱就占者汎言

大全蒙引存疑及通典演義諸書解易已詳盡無遺矣但篇章浩繁初學猶嘆河漢茲每彖爻象傳節首以總句檃括其大旨下復順演成文期於簡當明快庶幾幼學便於記誦

解易家自有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言人人殊讀者置本義程傳不顧唯喜新奇異說見之文者朦溷支離率難爲訓如歸妹本論婚嫁大義竟有全卦主仕進言者大象傳孔子所著乃十翼之一庚辰房書某君文竟認作周公語貽誤後學不淺茲槩從更正不敢承舛襲謬

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大王父東瀛公起家經魁迨家君與伯仲父暨余弟姪數輩後先濫廁科名咸以易獲雋故網羅衆

輯甚備是編乃承訓過庭時所手錄服習之業四閱寒暑始
脫藁覃精畢慮句酌字斟俾讀者順口義成誦爲文自有權
柄敢謂窺四聖之扃奥聊以當後學之津梁云爾
是編原爲兒姪輩家塾日課自維淺疎敢言問世丁卯鐸召陵
敎授生徒勉徇同人之請妄災梨棗貽笑大方知所不免

辛未仲冬伊洛張步瀛識

周易目錄

卷之一

上經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卷之二

下經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卷之三

繫辭上傳　繫辭下傳

卷之四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周易卦歌

分宮卦象次序 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巽離坤兌爲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乾爲天　天風姤　天山遯　天地否

風地觀　山地剝　火地晉　火天大有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上下經卦變歌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晉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繫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贊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八卦取象歌

乾三連☰　坤六斷☷
震仰盂☳　艮覆碗☶
離中虛☲　坎中滿☵
兌上缺☱　巽下斷☴

滋德堂彙纂周易淺解

伊洛張合性理齋甫命意　曠昭文
男步瀛翰仙甫彙受輯著　孫勗勤五甫習業
卓升初

周易上經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渠焉反

此聖人以占教天下而示人以與乾同健之義也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爲卦三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餘卦倣此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

初九潛龍勿用　潛捷言反

此擬德隱者當善藏其用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九謂陽爻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餘爻倣此潛藏也龍陽物也初九以陽在下有聖德而隱於草莽爲潛龍之象占者遇乾而此爻變者宜晦處以俟時勿輕出以求用也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見龍之見賢遍反）

此擬德顯者為朝野所重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田謂畎畝之地以九居二具剛中之德脫於潛隱之時是聖人雖未得位澤足及物有龍見於田之象此大人也占者在君宜見之以資其謀猷在民宜見之以賴其教養矣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此擬大臣敬慎而危可安以九居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是人臣望隆權重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占者值此當仰念付托之重俯思屬望之殷能憂惺如是則思慮審而處置自周上安而下從之矣雖危何咎（本義若下指占者言）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躍羊灼反）

此擬革命者之審於進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絕於地特未飛耳淵者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四以陽居陰本屬能疑之人而居上之下又處可疑之地是欲進而改革猶致審於天命人心而不敢遽進如龍之或躍而尚在淵焉其占能審而後進則无冒進之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此擬德位隆而天下歸心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作一新德教大行象猶龍飛于天矣此大人也占者在君子則利見之以慶其風雲之會在小民則利見之以沐其霖雨之澤焉

上九亢龍有悔（亢苦浪反）

此擬不善處亢之危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上九陽極于上是時值盈滿如龍之亢也占者值此若與時俱亢而不知變通其招損多矣能无悔乎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此著人君用中之道九乃老陽之數老有變陰之機乾六爻皆用九則剛變而為柔矣是為治者有震曜之威而濟之以長養之仁其象猶龍之剛猛在首而今見其无也占者如是

則不吐不茹人既畏威又懷其德矣吉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彖吐亂反）

總見乾元之大而聖人體元以成治此節首贊乾元妙造化之全也彖即文王所繫于卦下者此乃孔子所以釋彖之辭所謂彖傳是也後倣此乾天也天之四德唯元為大蓋元為氣之始元氣一動萬物皆資之以為始也且一始則无不始而生而成總此一氣之周流是資始者乃統貫天德者也故曰大哉乾元（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可知象爻皆就人事言矣）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始豉反卦內同）

此以物所由通釋乾之亨萬物皆資始于元便有必亨之理

當其將亨時和氣薰蒸而雲行陰陽會合而雨施元之生氣不可遏抑也此雲雨之化而品物胚胎于中者悉流形于外矣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此聖人體元以亨黔民彼天道貞下起元所謂終而復始者也聖人心通造化默契夫終始之機而人明之由是以天道觀易道因見乾爻六位所以始于初而終于上者周流不居皆一時之所成也則六爻定位之中即具六龍變化之妙乘此六龍以措諸政治之間張弛闔闢與時偕行而天道之終始若自我運用之矣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本義云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

此以物所由成釋乾之利貞夫元氣由始而終是天道通矣而復斂化機于將入自變而化者也但見物當流形時氣方發舒在外理猶未實至此則華者以實而物之生理截然得宜不相假借陵奪各自完具而不偏也方各正時理初向實在內氣尚未能飽滿至此則實者以成而物之元氣充滿完固無少欠缺滲漏渾然保全而凝合也觀物候之收斂知氣機之歸藏是乃乾之利貞也（本義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此聖人體元以利貞萬民蓋當乘龍御天之日治道已無不

盡至此惟端拱庶物之上與民休息以坐觀德化之成而已但見萬國遂生復性各得其所而成寧亦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彊坊本作强）

此君子純一合天之學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此乃孔子釋兩象之辭所謂大象傳是也餘卦倣此乾天之象上下皆乾是天道運行不已何其健也君子體之不以人欲間其天德之剛則彊自我勝無少止息與天行之健一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傳也後倣此）

此孔子舉周公所繫六爻之辭而釋之所謂小象傳是也後倣此此明初爻德盛而無時陽爻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此明二爻稱弘施之德龍見地上雖未離草茅而德已著其功施自可普及于人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復芳服反）

此明三爻體道之心蓋相道難盡故反復踐行以盡其道也

或躍在淵進無咎也

此明四爻審進之善量可而進適其時則無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造音

此明五爻應變之感飛龍而曰在天是以聖德之大人興起在天子之位也豈尋常人之造乎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明上爻過亢之弊盈則必虧而不可久所以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

此明乾爻尚變之義陽剛天德不可主以為物先故用九變柔而吉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長丁丈反下同幹古旦反

文言凡六節此以下三段為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以性善明乾之四德也文飾而釋之也言經文舊辭也乾之四德其于人性元則慈愛惻怛之中而五常百行之統皆此純粹衆善之長也亨則齊莊中正之內而天秩天敘之文皆此萃聚衆美之會也利則辨名定分而親疎貴賤各得其安爲義之和也貞則知明處當而大事小事依之以立爲事之幹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此明君子盡性以合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仁民愛物而長乎人嘉其所會則粹美之理具當[illegible]身故足以中規中度而合乎禮利物者使物各得其所宜則親疎上下皆定分聯情而義无不和矣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則是非可否知明處當故足以爲事之幹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此承上文推本言之四德人所同具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之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冠之以乾也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樂音洛

此以下六段爲第二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以隱居求志申陽在下也蓋初九有神明不測之德而隱於側陋之微故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眞潛龍也豈石隱者所能托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行下孟反

此以施世之學申德施普也蓋九二以聖德當不潛未躍之時常言亦信无虛言也常行亦謹无苟行也防閑未萌之邪以存其本有之誠此无斁亦保之意者蓋一世而不自矜伐

進不有于己也德之所及者普物發而親化不知誰為善相
忘于人也龍德之顯于正中如此雖未為君者君德已備此所
為大人而人利見之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
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
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
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幾音機
此以誠明之功申反復道也夫君子處危疑之地惟德業之
進修可以勝之德何以進進以忠信之心而已忠信主于心
者无一念之不誠也業何以居居以修辭立誠之心而已修

辭見于事者无一言之不實也蓋德之極致為至微妙者是幾
知至所在而忠信以求至則誠立明生雖理之微妙者可與
洞微而德進矣業之歸宿為終泛應為義知終所在而立誠
以求終則身與理安雖事之泛應者可與豫蓄而業修矣居
上位臨民也能持盈而不驕在下位事君也能勝任而不憂
進德修業故乾乾因其時而惕不驕不憂故雖處危地而无
咎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為邪也進退
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離去聲
此以宗正之心申進无咎也蓋九四不果于上又不安于下
不遽為進又不安于退迹似可疑而心實无他惟其德業進
修之功已盡不敢苟且邀時欲乘其可進之會而後進也正
大光明又何咎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
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應去聲
此以類應之理申大人造也博觀物理聲同者此唱而彼和
氣同者此感而彼應水性潤下濕者先濡火性炎上燥者先
燃龍興則雲起虎嘯則風生皆物理自然之故也而況聖人
興起在位有以新耳目聳觀聽臣民有不快覩者乎所以然

者動物本天得陽氣多而其首親上植物本地得陰氣多而
其首親下則各從乎陰陽之類也聖人人類之首也故作于
上而人皆見之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
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以過高之失申盈不可久也凡言貴者以其有位亢則自
挾其貴位且不保矣凡言高者以其有民亢則自恃其高民
將畔之矣賢人在下本足為之輔亢則不信仁賢誰其輔之
動而得悔固宜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七段爲第三節再申彖傳之意而此段再申初爻之
限于勢也勢在下而側陋未揚豈德不足哉
見龍在田時舍也（舍上聲）
此再申二爻位不稱其德有君德而未居君位故曰時舍豈
不足于飛哉
終日乾乾行事也
此再申三爻无怠事之心進德修業行所當行之事豈徒憂
懼也哉
或躍在淵自試也
此再申四爻之審于進无常无恒蓋深明進止之義自量其

可而後進豈不能遽有爲哉
飛龍在天上治也（治平聲）
此再申五爻布馭世之道蓋大人以德居上制禮作樂統治
乎萬民也豈徒造乎哉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此再申上爻召災之故時極而不知返禍患立至豈特盈不
可久哉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治去聲）
此再申用九尚變之善天以元而君萬物聖人體天之元以
君萬民以此用九則剛而能柔精明出以渾厚天下有不治
乎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七段爲第四節又申彖傳之意而此段又申初爻値
世道之未通言非徒在下也陽氣方潛天運未開故時潛而
潛耳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此又申二爻德化之隆雖曰時舍然德施普而被其德者亦
普風移俗易天下已成文明之俗矣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此又申三爻之善于乘時處危疑之地時當憂惕故進修不

怠與時偕行而不息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此又申四爻値非常之時離下而上正乾道改革之際故必
自試已審乃可進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此又申五爻之德與位稱五能居上以治下者蓋以天德居
天位是乃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徒擁尊位者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此又申上爻昧趨時之宜亢時已極與之偕極而不知變故
曰窮之災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此又申用九之意天之治剛柔適中若有限節而不過天之法則宜然也豈徒學淵厚已哉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此以下六段爲第五節復申彖傳之意而此段言氣化由微而著復申乾之元亨也乾有四德而元統之元氣一動生意始萌此後便茂暢發達而不可遏是始不徒始一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此以乾元妙通復之機復申乾之利貞也乾元既始而亨必亨而利利而貞所謂利貞者蓋元氣至此收斂歸藏性成其爲性而生理各足即情成其爲情而无中含有爲他日生生之本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此復申乾元能統天而贊其大由始亨性情觀之乾元之始不但始亨而已爲能以嘉美之利利天下之物使物各得其宜不相凌奪且不自言其所利而斬斂神功寂然若无是始固乾始亨利貞亦乾始也乾始何其大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此復申乾德之大而極擬之剛以體言元始亨通利遂貞成亨一而不挠也健以用言由元而亨而利而貞迭運而不息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元亨利貞不悖其序也正者其立无所偏倚元亨利貞各一其氣也且剛健極其剛健不雜于陰柔而純焉中正極其中正不雜于邪惡而粹焉而純粹之極又超于聲臭之表而精焉此皆四德之妙而乾實統之此乾之所以爲大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此言四德具於易復申六位時成之意也語乾元之大至于純粹以精則其情微妙未易名言唯聖人以潛見惕躍飛亢變化不測者發揮之而全乾之精蘊旁通于時成之中而无餘矣旁通猶言曲盡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此言聖人體易以成治復申乘龍御天萬國咸寧之意也旁通乾情既在六爻是六爻即六龍也六龍唯一時也蓋聖人時乘六龍之變化運諸南面聽治之間張弛闔闢而政洽澤流如天之雲行雨施天下莫不各足其欲而平矣乘龍雲雨聖人之元亨也天下治平聖人之利貞也此固天道聖人之極致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行旅去聲未見之見音現

此至卦終爲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而此段復
申初爻之不能違時也。成德已成之德。行功業也。君子以成
德爲行。指日可見之行者。固理之常。初九雖成德但時潛。則
方隱而未見。故功業未能遽成。所以君子占此。宜弗輕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君德也。

此復申二爻有聖學精一之功。理有萬殊。務多聞多見以聚
之。合之盡其大也。聚多混淆。須廣詢博訪以辨之。析之極其
精也。問辨矣。豈遽得于心乎。必涵養從容。以俟其化。寬居矣。
可勿體于身乎。又无私當理以踐其實。由此四者以成君德

九二之爲大人奚疑哉。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
危无咎矣。重平聲。下同

此復申三爻之憂所當憂。重剛陽德至純。有知危能戒之資。
而處不中之位。上不在天。居一人之下。下不在田。冠百僚之
上。正宜乾惕之時也。能因時敬愼。故雖履危而咎可免也。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
者。疑之也。故无咎。

此復申四爻之疑所當疑。九陽當四陰之位。雖質本剛強。而
處不中。上則分屆至尊。而不在天。下則望隆百辟。而不在田。
中則進修已亟。而不在人。此正進退未定之時。故不遽進而
或之。或之者。有所審愼而疑之也。慮善而動。何咎之有。或以
迹言。疑以心言。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
人乎。況于鬼神乎。夫音扶。先後並去聲

此復申五爻德參乎造化。大人全體太極。渾然无私。故與天
地之德合。合明。謂睿哲旁燭也。合序。謂慘舒互用也。合吉凶
謂遏惡揚善也。至于天地間未有之事。實天地間原有之理。
以其創乎事所未有。曰先天。然天本有是理。大人不過洩其

秘耳。天何違乎大人。以其因乎理所原有。曰後天。然天已有
是理。大人不過欽若天時耳。大人豈違天哉。天且弗違。則人
與鬼神。何能違也。利見不足言矣。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喪去聲

此復申上爻以偏見致悔。而示以處亢之道。進退以身言。存
亡以位言。得喪以物言。理有相因。勢所必至。亢則昧而不察
耳

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

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或先時而警戒。或隨時而變通。
則不至于有悔矣。再言其惟聖人乎。見非聖人不能也。

䷁ 坤下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牝頻忍反音同蓍喪去聲）

此示人以與坤同順之善也。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爲卦三畫皆偶。上下皆坤。則陰之純順之至也。故坤之名不易。繇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而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文王以爲筮遇此卦者。其占當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于順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于正則吉也。（此并乾卦皆主筮占者說天地渾成字義皆勿入講）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也。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萬物資坤之元以生。然非坤自爲也。乃順承乎天氣之施耳。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疆居良反）

言亨也。乾之資始流形。德无疆矣。而坤之敦厚。凡物悉囿于持載之內。其德亦脗合乎乾之无疆焉。自其亨物之本藏蓄于中。見其含矣。且含弘而无不存。自其亨物之用顯著于外。見其光矣。且光大而无不被。由是資生品物莫不隨坤之亨而滋榮暢茂矣。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言利貞也。牝馬陰物。乃地之類。順矣。其行地致遠无疆。則順而健矣。而坤德何以象之。坤承天生物。效法无爲。何柔順也。其柔順直至各正保合而行。終何利貞也。此牝馬之貞所由取也。雖君子體而行之。法其至順以養和平之心。復法其行健以堅正固之守。驗之物理。合之造化。攸行何有不利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釋占之辭也。承君子攸行而言。居先則迷。失柔順之道也。居後而順。得坤道之常也。西南柔順之類。同道相謀。故得朋。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矣。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此蓋君子之順健而幾其合德于坤。君子知居後往西南之爲貞。而安之。則有得常得朋之吉矣。是地以安而貞者。合天之无疆。君子以安于貞者。應地之无疆。所謂攸行者如此。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此君子博厚配地之道。坤象爲地。上下皆坤。是地之形勢。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君子以深仁厚澤。與育羣生。使各遂生復性。亦猶地之含弘光大。而品物咸亨矣。

初六履霜堅冰至。

此示人謹微之意也。陰爻稱六，霜陰氣所結，盛則水凍而爲冰矣。此爻陰始生于下，是小人始出，其端甚微，其勢必盛，象如履霜，則知堅冰之將至，君子可不防其漸哉。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似遵反 聲同句）

小人用事之初，猶陰氣之始凝也，君子不防而馴習之，以致陰道之盛，是堅冰至也，實我至之耳。（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此著二爻盛德自然之妙。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而无邪曲之私，外方而有至當之矩，且无念不直，无事不方，滿其直方之量而大。如是則无不利矣，然皆率性

自然，无所思爲，何待學習而後利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六二純坤，故動于念則直，動于事則方，而大可知矣。直方大之道即地道也，唯不習无不利，則全體大用无一不具，何光如之。地道猶言坤德。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此著三爻純臣之道。六陰三陽，內含章美，是人臣才猷柔具而韜晦不露，乃爲正而可守矣。然居下之上，勢難終藏，或從王事，雖不敢居先而專成，未嘗不居後以代終，章固有實用也，豈虛含哉。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三非終于含章也，特待時而發，不敢爲先耳。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由其知識光大，真知爲臣之道，不可越職，而又不可不盡其職故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括古活反）

此人臣之善藏其智也。六四重陰不中，是大臣過于收斂，又値時未可爲，故凡事謹密而不輕動，象如括結囊口而不出焉。如是，全无喜事邀名之心，自无妄動之咎，而譽又何從起耶。出乎利害之途，而咎譽兩无所涉，括囊之妙如此。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君子處亂世，不求有利，止求無害。四能愼密如是，則不至于敗矣。

六五：黃裳元吉。

此見五爻純王之治。六五以陰居尊，有中順之德，故其形于身而見于治者，昭皇極以臨民，本溫恭以宰物，黃裳之象也。則理道不拂，天下和平，大順大化之治成矣，元吉。黃，中色也；裳，下飾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中順外見，可謂文治之隆矣。然必有中順至文在于中，而後治道煥發也，所謂王道本乎天德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

此著堅冰之禍于其終。上六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勢之所在。陽固不能取勝。理之所在。陰亦豈能獨全。兩敗俱傷。其象如此。于戰言龍。尊陽也。于敗言血。抑陰也。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君子不能防小人于微。使陰道至于極盛而然也。

用六。利永貞。

此示人臣守正之義。坤爲純陰。若不能固守者。今皆用六。則變而爲陽。而能永貞矣。君子占而得此。當思忠順不失臣之正道。持之于久而不變焉。則无愧人臣之義而利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始陰終陽。順而有常。與健而不息者无別。非以大終乎。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此下四段文言申彖傳之意。而此節首申牝馬之貞也。坤地也。其德至柔。而无所專成。然其承乾之施。直至有終。沛然莫禦。動不亦剛乎。其體至靜。而无所營爲。然其作成萬物。賦形有定。確然不移。德不亦方乎。柔靜順也。剛方順而健也。牝馬之貞。蓋取諸此。

後得主而有常。主下當有利字

此申坤之利也。居陽之後。以爲得主。于利遂萬物。使之各順性命。不相妨害者。非唯一時爲然。亘萬古不爽。而有常也。

含萬物而化光。

此申坤之亨也。當資生之後。畢萬物生意。含蓄渾全。而一无滲漏。由是化機宣暢。形色整齊。輝于六合而不可掩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此申坤元乃順承天之意。天氣一施。作始萬物。而坤即承以生之。不先不後。當時而行。何如其順耶。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本義順當作慎

自此至卦終。文言申象傳之意。而此節以禍福由漸而成者。申馴致其道也。天下之事。皆起于積。積善則慶流苗裔。積不善則殃及子孫。以此究小人之禍。至于弒君弒父。豈伊朝夕之故哉。由臣子一念一事。積漸而成。君父不能預防耳。易辭所云。正言防小人。當謹之于微也。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此以內外交修之學。申地道光也。直非他。即本體无邪曲之正也。方非他。即妙用有合宜之義也。此德之已成也。果何以成其德哉。由二敬以存心。則私意不容。而內自直。義以制事。

則區處各當，而外自方。敬義既立，則內外交養，體用純備，直方之德渾全不孤，不期大而大矣。是以從容中道，无適不宜，自不滯礙于內外之所行也，又何假于習乎。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此以臣道之宜申、无成有終也。六三之陰，含章美而无成者，非其德之不足，蓋心安于分而有所弗敢耳。試以分類觀之，凡分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三分處陰，則其道為地，為妻，為臣也。夫地道无敢專成，唯承天代終而已。地道如此，妻道可知，況臣道乎。三弗敢成以此。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此以隨時而謹申、慎不害也。君子出處關氣運之盛衰，六四時值閉塞，其括囊不出宜矣。

君子黃中通理，

此下三段，總申爻在中也。六五中德在內，統觀之，則眾善咸備，時出不窮，何其通也。分言之，則品節分明，井然不紊，何其理也。不猶黃之為中色乎。本義黃中言中德在內

正位居體，

五惟有中德，故雖在尊位，而謙恭禮士，平易近民，常居體于卑順，不猶裳之為下飾乎。

美在其中，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美之至也。

夫黃中之德，通而且理，何其美也。美德充積在中，而其正位居體，暢達于四肢者，和順從容，一美所暢也；發揮于事業者，盛大光輝，一美所發也。德美至此，至精至粹，而无以加矣。此五之占所以獲元吉哉。

陰疑于陽必戰，為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為離並去聲大音扶

此明扶抑之義，以申其道窮也。陰不敢抗陽，分也；勢均則與陽戰，目中已无陽矣。周公嫌于无陽，故稱龍以存陽，而扶其

衰；雖疑于陽矣，類未離陰，故稱血以彰陰，而抑其盛。至于玄黃並稱者，兩敗俱傷，天地之色若雜而无辨矣。要其定分，究竟天玄而地黃，則雜之中有終不可得而雜者，陰亦何利于疑陽哉。本義疑謂均敵而无大小之差也

䷂ 震下坎上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張倫反

此示人君撥亂之良圖。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其卦以震遇坎，其乾坤方將開泰，而宇宙

險阻多端，故爲屯。夫屯若難亨矣，而才誠可濟，終當廓清，有元亨之理。但四海方屯，宜順其時之未利，而守正以觀變，勿恃其才之能動而行險以徼倖也。又屯難之世，无主乃亂，當擇人望之歸而封建諸侯，使各有統治，則屯克濟而元亨可必矣。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難，去聲，六二象同

此以二體釋卦名義。乾坤一索得震，爲剛柔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在世道乃大難方殷之時，故爲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此以二體之德釋亨貞之義。震動坎險，是以撥揭之才，當殷

難之日，爲能動乎險中矣。能動則奮發有爲，故大亨。在險則未可輕動，故必利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造音皂

此以二體之象釋建侯之義。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之。然又未可遽謂安寧之時，而遂忘戒懼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此君子善于濟屯之道。雲雷交作而雨澤未沛，屯象也。君子以屯難之世，治亂民如治亂絲，愈急則愈紛，故經以引之，而先正其大綱，綸以理之，而次舉其節目，則更張有漸，屯難可平矣。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磐，步干反

此著初爻守正可以當大任也。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進不遽進，而遲回却顧，爲磐桓之象。値此不乘利，不迷功，貞也。宜守之而安守不變焉。此居貞之人，衆共建之以爲侯，則足以收人望，濟世難。何利如之。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初九之志，欲待時濟屯，行正道于天下耳。磐桓豈忘世哉。雖志行正，是以已德之貴，加志窮民，民皆仰德而歸心矣。故利

建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邅，張連反，音澶。乘，音剩，又音繩

此著臣之與君，始睽而終合。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六二陰柔中正，才德備矣。上應九五，君臣定矣。然近于初，故爲所難而屯如，因不得進與五遇，而邅如。其屯邅之象，猶乘馬班如者然。然初非相害，而實相親，豈人所難却者。雖二守正不與之合，久之數窮理極，乃得從乎正應之主。不猶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乎。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二應五而爲初所難者，勢迫于近也。初求二而終與五遇者，理復其常也。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舍音捨）

此示妄進者以知幾。六三陰柔无才，居下无位，不中正，无德无正應，无援，本非濟屯之人，乃見利而動，率意冥行，此何以濟事哉。惟自及于難耳。猶逐鹿无虞人以引，前入林中之象。雖君子見幾于先，不如舍而勿逐，往則不知幾矣，吝豈免乎。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從禽謂富貴功名之心勝，猶從禽无厭者，以禽荒也。往則必吝，无濟于屯，故君子舍之也。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此示大臣求賢濟屯之益。四以陰柔當屯時，不能上進以濟屯，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陽在下，守正應己，乃四之婚媾也。能下求之，而賴以共濟，則有以匡其不逮，而亨屯之功成矣。吉无不利。

象曰：求而往，明也。

明知己之不足，必資人之有餘，故不以己往，而以求賢往也。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此人主之大勢已去而不可爲者。五雖有德位，而陷于險中，國運危矣。二正應才弱，而初又得民，人心離矣，不能濟世解澤爲屯膏之象。如偏安小補，以正行之，尚可自全，而吉。若恢復大業，戾于時勢，必取禍敗，雖正亦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施，始豉反）

澤阻于時勢，雖有所施，未能光被于天下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此擬不能出屯之危。上六陰柔无應，處屯之終，是无才无輔而當險極，欲進不能，徒切危亡之懼而已。其象如此。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長，直良反）

徒憂非長久之策，當早自振拔可也。

䷃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告，古毒反。三，息暫反。瀆，音獨）

此示人以亨蒙之善道。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于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始，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只有蒙昧之義，故爲蒙。蒙雖未亨，而混沌未鑿，純一可發，有亨之理。然蒙者之得亨，由明者之善教也。故必匪我求童蒙，待其童蒙求我而後應之，則教不枉，而道乃尊。又必求我者如初筮之誠，然後告。若再三是瀆，而不誠，即不告，則教不輕，而言易入。而其所以告者，一欲以當知當行，不雜乎異端曲學，則教不苟，而德可成。蒙亨以此。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此以象德釋卦名義山下有險是質旣凝滯不化而心又昏昧不明蒙之地也險而止是內旣危殆不安而外又固執不通蒙之意也故名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此詳釋蒙辭无非明君子之善教蒙何以亨卦體九二以亨人之道行以發蒙先後淺深各隨其候得其時之中也志應者二雖不求五而德足啟其願學之誠五之志自應乎二而虛心受教故二因而教之也以剛中者二有剛中之德强明

中正在我者重故能告而有節也瀆蒙謂蒙者二三方難領解我又從而告之則彼將入于擬議測度反瀆亂其蒙也利貞者蒙原自正乘其蒙而養之俾弗納于邪作聖之功即在于此此皆亨行時中之善蒙之所由亨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行下孟反六三象同

此君子內外交養之功山下出泉其源雖一其流未達蒙之象也君子以泉之出必行于以果決其行知聖功爲分內之事不怠惰以自畫也以泉之行有漸因以涵育其德知聖功有自致之機不躐等以速成也而身心之蒙開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說音脫

此論發蒙貴嚴而不可過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也發此蒙者當加威嚴以懲乂之而于嚴之中又時有寬假令其自悟如用刑人暫舍其桎梏者焉若遂往而不脫慨于時中多矣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法規矩禁令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著大臣盡司敎之道九二一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乃人君命之以掌邦敎者也孫其德剛而不過是能敷敎在寬而隨材造就則賢愚皆受其訓廸不有包蒙之吉乎且以陽

受陰於包蒙中又能有敎無類而來者不拒雖不肖咸荷其曲成不有納婦之吉乎夫作師以敎天下固作君者之事九二居下而能任之則師道立而善人多無負人君委任責成之意矣此善敎之良臣猶克家之肖子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二剛而五以柔接之虛心信任故二得展其善敎之才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七具反

此言喪心之蒙不可敎也六三陰柔不中正昏愚陷溺非其蒙矣君子遇此不當受而敎之如勿用取女然蓋蒙者猶欲而忘理猶女子見利而失身也取而發之祇傷于敎何利之

有。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行去聲 順作愼
制行弗謹所謂自暴自棄雖聖人亦无如之何矣。
六四困蒙吝。
此不親師友者之終於蒙六四陰柔又无正應是以昏愚之質乏觀摩之助困窮於蒙而不能自振者也故可羞吝。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遠于萬反
實陽也卦惟二陽剛德能發人之蒙者他爻方與爲應四獨遠而不親求其蒙亨不可得矣。
六五童蒙吉。
此著人君純心任賢之效。六五柔中居尊是純樸之主二眞未鑿多欲未萌渾然赤子之心童蒙之象也由是君德成而帝治攝矣何吉如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柔順巽入於二虛心受教任賢之德何以加玆。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此示君子當識治蒙過嚴之辨上九剛而居上治蒙過嚴爲擊蒙之象然亦顧所以用之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寇何利乎惟以捍其外誘之私全其眞純之善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禦寇以嚴上下皆得其道上謂明者下謂蒙者。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此示人以處需之道在誠而正需待也其卦以乾遇坎是以剛德之人遭憂患之途能停待而不遽進故爲需然人之需亦有阻於時勢而非其心之誠然者故占者遇此必實心寧耐而有孚則從容觀變功利不擾將純一之心日昭融而漸達矣不其光亨乎抑亦有心雖有孚而事或未出於正者又必安分循理以貞自守則處善以動化成可期卽變難之臨亦轉危而爲安矣不其吉且利涉乎。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此以德不妄進釋卦名需者須待而无欲速之義也卦德坎險在前時固當需乾以剛健臨之而沉毅有守不輕動以陷於險德又能需以義揆之宜不至於困窮也故名需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此以善需之效釋卦辭卦體九五位居乎天位權勢在我似不能需然有正中之德正則見諸治者規模弘遠中則存諸心者安靜无爲內外一純王也故能有孚光亨而貞吉也本此正中而往必能從容有待而成濟險之功矣。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樂音洛

此言人君盡人以俟天雲上於天无所復為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耳需之象也君子於事之當需者存乎守貞不復更有所為但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而已古之王者修其政事而優游以俟德化之成用此道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此擬遠險能需之善郊曠野之地初居卦下去險尚遠高蹈遠引悠然自適於畎畝之間為需於郊之象此固需之得其所者然初九陽剛又有能恒之象故又言利用恒以戒占者恒有安心忍耐始終不變之意故不降不辱身名兩全而得无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難去聲

置其身於名韁利鎖之外所謂不入不居者也需而久於其所需之常道也於此能恒則不失其常矣又何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此擬近險者能需之善九二漸進近坎是險難在前遲回觀望而不遽進為需于沙之象斯時也或議其無能或訾其坐視已小有言語之傷矣然唯能需一切物議置不為動而祇寧耐以待時則終可以成涉川之功而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故譽不爲欣毀不爲戚雖有人言小嘗而卒无害矣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此言處險无德者之致禍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是身罹多難之衝而失乎貞之義性躁妄動冒險取敗故其象如此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外謂外卦也言其近也敬慎不待禍至而預防之若寇至而後備則无及矣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此大臣處險而能遠害者血殺傷之地穴險陷之所四交坎體是大臣以身當國難傾覆危亡之災不得而避之需于血之象也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則能善藏其用而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故又為出自穴之象焉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順者循乎理之所當行聽者俟乎時之所自至能需之德莫善於此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擬人君無為而成治九五陽剛居尊其於天下事皆為者已无不盡至此惟優游安養以俟太平之自至耳此人君處

需之正道也由是合醇而民自化黜邪而天下平何吉如之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中則心无偏好而喜功之念不萌正則事无欲速而僥倖之謀不作君德之純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此言人臣資人以濟險上六陰居險極是以柔弱之才値傾危之勢无復可需也有陷而入穴之象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是賢者感憤于時事之衰而欲同心共濟不期而自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若能敬以待之則因人爲功轉禍爲福不終吉乎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去聲後凡言當位倣此

上惟能敬則雖陰柔不能濟險似爲不當其位然資人有濟猶未大失也

坎下乾上　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窒張栗反

此詳示人以處訟之道訟爭辯也其卦上乾下坎以剛遇險傾軋猜敵不兩造質成不止訟所由成也故爲訟夫訟非美事必其情眞被誣理直受枉有孚而見窒然後可訟又必心存戒懼而惕辯明即止而中則孚窒可通而吉若恃其孚而終極其訟以求全勝則禍且不測而凶又必見至公至明之大人則情得以伸而利若于孚窒外騖虛求勝如涉大川則因僞喪實而不利夫訟之有孚者其吉凶利害較著如此況非孚者乎

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此以致訟之道釋卦名卦德乾剛坎險以上下言上剛制下而下有難堪下險伺上而上爲所脅以一人言內險而操術艱深外健而才力雄悍以二人言己險則能挾彼之短以爲讎彼健亦能爲我之敵而不屈皆所以成其訟也故名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此詳釋訟辭示人當知所趨避卦變九二剛自遯來而得下卦之中剛爲柔揜是有孚見窒矣而得中則能以理自省无好勝之念故惕中吉也訟損德構怨于理不可成故終凶也卦體九五自尚中正則聽不偏斷合理讞决无不當故利見也卦象以乾實履坎險是訟者恃本眞而反蹈虛詞以爭勝終必覆敗而陷于罪故不利涉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此君子有絕訟端之道天與水本同一氣一動之後相違而行遂有天淵之隔訟之象也君子以爭訟于已成之後不若杜訟于未萌之先凡事之作必酌理審幾以謀其始苟稍有

悖事宜忤人情者，即預止之而不為，則訟無自而起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此與初爻不終訟之義。初六陰柔居下，才弱勢卑，故其訟也不終永其所事，但小有言詞以自見窒之情而已，究之理無不明，情无不伸，終吉。訟而未成謂之事。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初非徒屈于勢之不足，益自揆于理，知訟不必永，所以辯明即止，无煩多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逋補吳反　眚生領反

此示二爻以退讓之益。九二陽剛為險之主，本欲訟者，然居柔得中，能裁于理，上應九五，又屈于勢，故能退處卑約，以示不敢訟之意，此遠害之道也，故曰无眚。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竄七亂反　掇都活反

自下訟上，其勢不敵，而禍患之來，乃其自取。二見及此，故不克訟而歸逋竄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此嘉三爻守正之美。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能守其常分，安于正理，有食舊德貞者焉。雖不能禦人之侮而有厲，然寬柔不報，終不足為己之害而吉也。夫此守舊居正之人，謙厚退遜，即或從王之事，亦必无敢專成矣。蓋守分者斷不越分，固如此。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凡訟主勝人，不主從人，三惟一于從上，則雄心競氣消磨盡矣，故吉。上謂才智賢于我者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渝以朱反

此予四爻有善反之能。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本欲訟者，然以其居柔，則以理自裁，故不求勝于訟，而反其健訟之行，以就正理，且并其心而變之，安處于正，而非出于矯强，罔念作狂，乃成君子矣，吉。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健訟者，四之失，渝而安貞，改過日新，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此著人君聽訟之善。九五陽剛居尊，聽訟之主，而能得其平，訟而有理者遇之，下情必能上達矣，元吉。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中則未聽之先而能公，正則既斷之後而得當，訟者何不利見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褫敕紙反

此見訟雖倖勝而必敗。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上九以剛居訟極，終極其訟而能勝之，自以為榮，故有錫服之象。然非理

而勝者不踰時而卽敗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此可見終訟之凶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明其服之必褫也

䷆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此示人君行師任將之道師兵衆也其卦內坎外坤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有寓兵于農之義九二居中以統衆陰六五居尊以任九二有爲將命將之義故爲師夫兵貴有名君當擇將用兵者爲奉天伐暴之舉師師者又得老成練

達之人厥有戰勝攻取之吉无窮兵黷武之咎矣

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王往況反

此釋師貞之意師言伍兩卒徒之衆也貞言仁義弔伐之正也爲將者能左右衆人一歸于正則節制之師天下无敵命將者可以王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此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卦體九二以剛居中六五應之是爲將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謀矣而君且閫外寄之事權委之爲卦德坎險坤順是兵凶戰危行此險道矣然實秋毫無犯順民之心焉以此行師雖不免勞民傷財毒害天下而義兵等于時雨民皆悅而從之吉又何咎之有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畜許六反 賢人辭

此言足民卽所以足兵水寓于地猶兵寓于農師象也君子于民當無事之日制之田里樹畜以養其生教之孝弟忠信以養其性則有事之日莫非禦侮之衆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否音鄙

此示以行師之法而致其戒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初六行師之始爲將者必號令整肅賞罰嚴明而以律斯爲臧耳不則安能勝而不敗乎蓋非節制之兵不足以行仁義之師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不曰否臧而曰失律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此著專任之良將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當將帥之任者而有剛中之德以此在師之中必能謀出萬全吉而无咎且上應乎五而勑命之錫有加无已所謂權无中制故師有成功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承寵故得專閫外之寄而藎其不懷邦故必重節鉞之任而隆其典

六三師或輿尸凶

此擬將无才德之必敗。輿尸謂師徒撓敗輿[illegible]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自量度而輕敵冒進以是行師[illegible]輿尸之理而凶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不勝已爲无功。況輿尸哉。其凶大矣。

六四。師左次。无咎。

此言識時之將能全師。左次謂退舍也。六四陰柔不中。雖无克敵之才。而居陰得正。猶有量敵之智。故見時勢不利。務堅壁以圖其全。爲左次之象。雖不即立功。然爲國慮勝。不敢以六師之命邀軍庸。何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左次豈怯于進取者哉。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長上聲

此言用兵貴正。而命將尤貴于專。六五柔順而中。非好兵之主。敵加于已。不得已而應之。猶田禽害稼。義當縛執。而无咎也。然有名之兵。必當任有能之將。九二剛中老成之長子也。以之帥師固宜。若委任不專。令三四少年之弟子參之。則權分必敗。輿尸之凶。雖正不免矣。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當去聲

中行謂九二以中德行師也。使不當咎六五之詞。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此王者報功无私。而尤慎所用。上六師終順極。功成治定。故大君有爵賞之命。或命之爲諸侯。而開啓其國焉。或命之爲卿大夫。而承守其家焉。此王者待天下之大公也。若小人則雖有賞。但當優以金帛。勿更用之以參預朝政可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分別其功。而以賞當之。所以絕僥倖怨望之心也。若小人得預朝政。恃權恣惡。未有不亂邦者。故勿用。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比毗意反

此著人君比天下之道。比親輔也。其卦九五一陽在上。上下五陰從之。有以一人撫萬邦。以四海仰一人之象。故爲比。筮者得此。則當爲人所親輔而吉。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又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與且元德果不間于始終。而永與不流于姑息。而貞與。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矣。由是至德所感。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皆方來不已。彼遲而後至之夫。自外生成。徒取刑戮而凶耳。于王者奚病哉。

象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本義比吉也三字疑衍文

此即下有來比之心。釋卦名。比者親輔一人之謂。卦體五陰順從九五。是天下傾心僕志。非特出于分之不可逃。實切于情

不容已也故名比。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此即德隆而化亦隆釋卦辭卦體九五以剛居中是人君有天德之純而又協皇極之中故有此不刻即為元運此不息即為永守此不雜即為貞此其所以比而无咎乎上下五陰應之逆遠近臣民歸于其德也後夫自棄化外為聖世所不容理當困窮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此明王者善于比天下之法地上有水其親無間比象也先

王體之以封建萬國使為諸侯而又聯為一體以親之則天子與諸侯無所隔絕並君民之情皆得相通此即先王所以比于天下而無間者也象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缶俯九反　他湯何反）

此言比君當純其初心初六始比乎君即能精白一心无戴爾偽而有孚則欺君之咎可免矣苟由此有孚積之至于充實如缶之盈焉則誠心孚格終來自承君寵有出于意外之望者不有他吉乎。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君之初即有孚君此則他吉之來豈待終乃見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此人臣比君以正之義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是其比君也一自內之所素養者出之則違不離道得比君之正矣出是上以成正君之功下以成善俗之治何吉如之。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不苟合所以不徇人所謂內不失己也。

六三比之匪人。

此不能擇人而比者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是以无德之人而入不善之黨所比者非皆比之人也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匪則无益而有損故可傷

六四外比之貞吉。

此大臣致身以事君者六四以柔居柔不應初而比五是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无內顧之私者也如是則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貞也且功在社稷澤及民生不亦吉乎。

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

義无所逃豈徒以其賢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此論王道顯于无心九五以一人當五陰之比已是其為比

也廓如覆載洞如日月付失得于勿恤置功利于兩忘君固无心于天下之我應天下亦不知誰之爲我德比道何光顯乎彖猶王者用三驅之畋不計前禽之得而其私屬亦忘情徼備聽其自失也如是大順大化合天地而同流矣吉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舍音捨

位以爻言正則无偏无黨中則惟精惟一王心至純故能顯比而吉也舍逆不追其去我者取順撫綏其歸我者毫无容心故聽前禽之失也感應无私曰中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喻之若或使之耳

上六比之无首凶

此擬德不稱位之失陰柔居上无以比下故爲无首之象凶之道也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衆叛親離何以保其終乎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畜勑六反沖入聲大畜卦同

此慶陽道有可亨之機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其卦以巽陰畜乾陽六四以一陰畜五陽又陰之力量畜而不固亦爲所畜者小故爲小畜夫所畜者小君子猶可以伸其道故亨且陰畜未極小人中傷之志雖存而反噬之謀未肆如密雲起自西郊而不雨焉此陽之所以猶可以亨也密雲陰物西郊陰方陰倡而陽不爲之和故不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此以陽爲陰制釋卦名卦體六四柔得其位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一小人竊弄威權衆君子皆爲所籠絡以小而畜止其大故名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此以德勢之可行釋君子之亨卦德健而巽是內有秉道嫉

邪之心而外无恃壯用罔之失也卦體二五以剛居中而志行是君子尚在朝用事權猶得操而不盡移于小人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施始豉反

此詳言君子之所以亨尚往謂畜之未極君子猶可以上進也是以小人雖用事而其設施未得大行所謂方自營其私未及害物者也譬若幸之意固危之耳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此君子飭躬之道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未能厚積而遠施但致美于威儀文辭亦畜之小者也然以德之輝於身者美之而不開小人以覬覦之端

又處小畜者所必謹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復芳六反，二爻同）

此著始進以正之善。初九體乾居下，則初心未變，得正則不苟合，前遂于陰則不近害，故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節義，不為所畜，乃得遂其進而居其位，有進復自道之象，則无枉已之失，有行道之慶矣，故无咎而獲吉。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斷之于義所以堅君子守正之心也。

九二牽復吉。

此著二爻同道相濟之美。二雖漸近于陰，而能以正自守，不阿附小人之權，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則不為陰所畜，而道可大行矣，吉。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初復自道固不自失矣，二有剛中之德，亦豈至枉已徇人而失其正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說音脫）

此為小人所畜而卒不相容者。九三剛而不中，无自守之節，迫近四陰，多比昵之私，是為結小人以媒進，竟為其所制，而舉動不得自由，為輿說輻之象。然志剛之士，終不安受其羈縻，而爭鬨所必至矣，又為夫妻反目之象。總之復不自道，畢竟亦何益哉。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三不自處以道，故四得制之，猶夫不能修身正家，而致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去上聲）

此言至誠有禦暴之功。下三陽強暴，六四畜之，宜有傷害憂懼者，幸其柔正虛中，有孚信結于五上兩陽，而借其協力，則身傷可去，心憂可出，何不勝之咎。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結二陽而作之合，故暴可畜而惕可出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攣力專反）

此人主以誠合力而止暴者。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則孚信所感，既足以結人心，處尊則富厚所藉，又足以固攣力，以此畜乾，何所不克，故其象如此。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感人以德而不專以力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幾音機，歸妹卦同）

此見君子當謹微以防小人。上九在卦之終，陰畜既極，陽不與抗而且與之和，不雨者既雨，而風栽无以自見矣。不處者既處，而正氣无以發舒矣。蓋由君子尊尚陰德，至于厭滿而

然也。然以理言之，陰加于陽，猶婦制其夫，雖正亦厲，況未必正乎。以時言之，陰盛之極，君子有往，必受其害，豈能免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德積載即馴致堅冰意，習君子不制陰于其始也。小人既盛必至害正，其勢甚可疑慮，惕君子當防患于其終也。

䷉ 兌下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咥，直結反，音耋。

此明人臣事剛主之道。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于二陽上，故其德爲悅，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其卦以兌遇乾，是和柔而躡乎强暴之後，以圖進動，則有危殆爲履。

其有善處之謀，足以潛消默移，即曰涉危途，不爲所傷，且得以展布其所欲爲，不猶履虎尾，不咥人而亨者乎。

彖曰：履，柔履剛也。

此釋卦名，而見人臣所履之危。卦體兌以柔臣而履乾剛之君，英明果毅，危機所伏也，故名履。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說音悅。

此人臣有善事剛主之德。卦德以兌悅應乾剛，是爲臣者小心忠順，媚茲一人，自可以霽主威而行素願，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又明所履之剛之善，以見履之所以亨，所謂應乎乾者。以卦體五剛中正而履帝位也，是不徒具神謀雄斷之資，且精一執中，无爲守正，則德與位稱，无疚于心，出是發于事業，炳然光明矣。得若君爲之主，而又以其悅應之，所以履危而不傷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此言君子制禮以防民。上天下澤，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爲履象。君子觀象，以辨上下之分，尊卑隆殺，殊其等名器服物，別其用，于以使上安其上，不敢有出位之思，下安其下，不敢有非分之望，而民志因之以定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此明遠不離道之善。初九以陽剛而居履始，志氣方銳，不以富貴功名移其守，率其素履以往者也，則不惟不負所學，而且不負君民矣，何咎。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者挺然不爲物遷之意，言初爻志專于行道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此言窮居樂道之妙。九二居下无應，未爲時用，能順適乎斯道之中，而是非榮辱，无所繫累，爲履道坦坦之象，此幽靜恬淡之人也。所履皆道，守已得矣，不其貞乎。眞樂在矣，不其吉

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中心安靜，德足以自守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跛波我反

此著過剛之禍。三不中正，才德不足，不量已力，而果于自用者也。本无見事之明，而強以爲知；本无任事之才，而強以爲能。斯人也以之事君，則必逢君之怒，而斥辱及之矣；以之爲君，則必恣已之暴，而播惡于衆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不足有明與行，不能燭微致遠也。位不當，无和悅之德，失處危之道也。志剛，言其質本弱，而得志肆暴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愬山革反，音色

此大臣敬以處危而能安。四近英明之君，乃以不中正履之，是功挾不賞，勢當震主，動有危機也，履虎尾之象。然幸其居柔，爲能愬愬戒懼，忠順以事其上，則始雖危疑，終得以安其位而吉也。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兢業之處周，則危疑之隙杜，故君得而志行也。

九五，夬履，貞厲。夬古快反

此著人君過于自恃之危。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悅應之，凡事惟其意爲之，无所疑礙，是爲夬履。雖乾行獨斷，君之正道也，然主張太過，禍生于忽，亦必有危厲矣。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正則雄才大畧，有夬之資；當則操縱在我，有夬之權，故雖貞亦厲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此君子有反躬考道之功。上九居履之終，是行事已成之後也，故當虛心內照，視已所行，以考驗其祥。必所履者善終如始，而完全无虧，斯動容周旋，无不合禮，夫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爲善克終，則百祥駢臻，積慶寧有量哉。

䷊ 乾下坤上 歸妹

泰，小往大來，吉亨。

此則氣運之隆，以爲世道慶也。泰，通也。卦有天地交通，貞元會合之義，故爲泰。夫氣運開泰之日，正世道清明之候。卦體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卦變自歸妹來，六往居四，九來居三，是小人在外而退聽，君子居內而用事，小往而大來也。有德而際是時者，可以得位而行志矣，不吉而亨耶。

象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也長丁丈反否卦同
此總舉泰名辭而釋之天地以氣交而萬物化生之氣无不
通泰運開于造化矣君臣以心交而興道致治之志无不同
泰和洽于朝廷矣內陽外陰以君心所存皆天理而物欲不
雜也內健外順者君道所尚皆義正而邪僻不行也內君子
外小人者君身所任皆俊乂而僉壬悉斥流也唯內君子則
福國庇民之道寖長唯外小人則蠹國害民之道寖消也宜
乎名卦繫辭而交爲之慶與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財與裁同相息亮反左音佐右音佑
此人君開泰之功也天地自然之化曰道渾淪流行或有過
也爲之分天時別地維而裁成以制其過道中當然之用曰
宜形氣所滯或有不及也爲之順天令因地利而輔相以補
其不及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之遂生復性皆得以道其
道而宜其宜耳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茹人余反彙于位反音胃否卦同
此慶君子有同升之美初九抱陽剛之德當泰之時與上二
陽相連而進是一人倡之衆傑羣起而從之爲拔茅連茹之
象以是而往多士協力以輔泰之功成矣吉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外謂天下國家初與二陽之志相投故彙征而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馮音憑
此稱臣保泰之道也九二當上泰之任而以剛居中是相臣
待人以恕處事以寬而包容其荒穢又有罪必誅有弊必革
而用馮河之勇焉察又側陋處及隱微而不遺遐遠且不狎
近倖不牽私昵而亡朋比之情焉如是則仁義並濟剛柔不
偏得合乎中行之道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光則无所蔽大則无所執知荒宜包又知不宜一于包而以
剛濟之得尚中行以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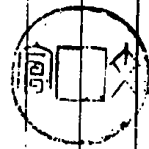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此危治世而示以保治之圖九三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
來之時也故平者必陂往者必復此天運循環自然之孚而
可恤也於此而欲挽回之唯存思患預防之心而艱焉兢持
盈守滿之道而貞焉則人事既修可以无咎不必徒憂陂復
之期于以長享泰寧之福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三四之交正泰復爲否之際艱貞其可緩乎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此擬小人並進之象。六四泰極而否方來，正小人得志之時，
故四與二陰翩然來復，勢不待四招而自合，心不待四約而
自同，邪類之易集如此，君子可不早為之所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陰本居下，在上為失實，此巖陰陽之分，以抑小人謀害君子，
乃其素願，此推小人之心，以危君子。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此明人君虛己下賢之益。六五為泰之主，下應九二，是人君
不以泰寧自恃，而忘分下賢，有帝女下嫁之象，則賢才輔而
理道昌，以此受福，豈但一身一家而已，元吉。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柔而得中，則清心寡欲之君，英流樂附，自有以遂其求治之
願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復，房六反，下同。
此示治而復亂者，以自反之策。積治道以成泰，如積隍土以
成城，上六泰極而否，舉平日積累之治功，隳于一旦，為城復
于隍之象，時勢至此，不可力爭，但當反躬自治，修其政令，以
維之耳，然不能圖于未危，而欲收于既壞，故雖正亦吝，戒占
者宜預防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復隍豈盡天運，承平久而法度政令之類紊矣。

周易上經

坤下乾上 漸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否備鄙反

此究亂本以戒君子否閉塞也匪人者當否之時百度俱乖非人道之常也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卦體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卦變自漸來九往居四六來居三是君子擯斥于外小人用事于中此正道之所以不利也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此總擧否名辭而釋之上下不交情意隔絶不相圖治雖成朝廷雖有邦與无邦同矣餘義俱與泰反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儉當作斂辟音避難去聲

此君子善于處否之道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而濁世之祿我有不得而縻之矣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此誘小人反正之微權當否之時初六與上二陰相連而進而初之惡則未形也使能變妨賢之心爲薦賢之事而貞焉則上不遺宗社之禍下不失在己之吉而且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小人而能貞則必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所以吉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此即以邪容正者戒君子當自守六二陰柔中正是小人中之近厚者故包容承順乎君子而不遽加害此小人之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不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蓋大人定見定守不濡染小人之黨也

六三包羞

此動小人以羞惡之良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善而未能者且自知害正匪義而赧然不安爲包藏其羞耻而

不發之象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蓋小人才不足以濟其奸耳不然羞其終包乎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此善承天命而獲福者九四否過將泰之時而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是天心厭亂既有命可乘而人事適調又動无可咎此寧獨四之一身之福哉君子道長疇類三陽皆附之以受其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有命矣必以人事之无咎應之斯人與天合而轉否為泰之
志可行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苞與包同古易作包）
此人君開泰而尤切保泰之慮者九五否將盡矣陽剛中正
以居尊位能撥亂反正可以休時之否則克盡大人之責吉之
道也然又常常存敬畏業若將亡而防亂者无不周即此知
危一念足以維休否之業于不拔不猶繫于苞桑之固矣乎。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才能撥亂位又足以主之。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此著不能撥亂之處上九以陽剛居否極當泰之時能傾天
下之否而盡平之矣未傾之先否誠宜憂矣及其既傾世道
復泰今而後喜可知也。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時无長否之理。

☰☲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此著同人之道在公而正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于二陽
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電同人與人同
也其卦以火遇天其性同以二應五其德同以公无陽而與一

陰其情同故為同人夫與人同者必大无我之量誠能家四
海人中國而同人于野焉則乎志多而協力衆何事不通何
險不濟故亨而利涉大川然又必其所同者皆君子之正道
非比周為黨也始可謂于野之同始可獲亨利之應。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此以明良之合釋卦名義卦體六二柔居柔位德之正也在
卦之中德之中也以柔中正應乾九五之剛中正是手足腹
心相待有成元首股肱相須甚殷君臣交孚而无間也故名
同人。
同人曰（衍文）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
唯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
此以德之正而能通釋卦辭卦體九五以健而行剛毅勝而
私情黜也卦德離明乾健是和同比周之介晰之精而公私
從違之辨決之力也又卦體二五中正相應是我以道同之
人而非私昵人自以道同之我而非狎比內外人己皆君子
之正道也唯正為能通天下之志蓋人同此心心同此正吾
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道此之謂大同而亨利由之矣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此君子審異致同之道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相同故象

人之象類族者定其名分親疎貴賤各於其方辨物者別其名器等威度數各限其則而天下之志无不大同矣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此與初爻同人之无私初居離明之始未蔽于欲以剛在下上无係應故其與人同也不問親疎遠近而惟賢惟德以爲同不牽于黨與者也爲同人于門之象則雖不若于野之大亦无朋比之咎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出門則落離町畦之私盡徹矣又誰得而咎之

六二同人于宗吝

此著黨同者之繫于私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于上而交不廣是合己者與之異己者拒之有同人于宗之象此自隘其同人之量者不亦吝乎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蔽于有我非君子大同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此狀妄于求同之情九三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于是內懷不測之險外起窺伺之謀究之智力莫施終于隱伏而已故有此象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恃其智力將以敵九五之剛然屈于理勢必不能行強同亦何爲哉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此著四爻无妄同之失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越三以攻取之乘其墉之象也然以剛居柔故能自反于理而弗克攻焉如是則能改過不妄交不苟合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之困于義之不可而因反于法則焉故吉也則卽義

之確不可踰者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號戶羔反咷道刀反旅卦同）

此論君臣從睽得合之由二五中正相應君臣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免有讒間之疑然義理所同終必相洽其象猶先號咷而後笑焉但二柔弱君子之易退者三四剛強小人之易進者故必以剛斷勝之而不爲奸邪所惑然後得與二遇矣此又後笑之由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中正爲同理本自直當其先而已然矣故物終不得而間也

相克言邪正不兩立必克邪乃得遇正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此即忘世者。而健與之上九。居外无應。物莫與同。是遯世獨立者也。有同人于郊之象。如是雖非大同之道。亦无于宗之吝矣。无悔。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離羣索居。于君子大同之志未得也。

☲☰ 乾下離上

大有。元亨。

此見時隆而德化亦隆。大有。所有之大也。其卦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有一人照臨萬國。四海會歸一人之義。故爲大有。夫所有既大。而德又足以善其有。將見禮樂刑政。沛然四達不悖矣。元亨。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此釋有之所以大。卦體六五柔得尊位。且有大中之德。所謂居尊執柔。維皇建極者也。而上下五陽應之。臣民効順。天下大一統矣。故名大有。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此以德足維勢。釋卦辭。卦德乾健離明。卦體六五居尊應天。是其爲德。神謀䂓斷。而又睿哲旁燭。以此運治。則憲天以弘化。因時以立極。未嘗任剛而失之刻。任明而失之察也。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此君子盡保有之道。火在天上。其照无外。爲大有之象。君子以所有既大。則蠹蘖易萌。故于惡足以蠹吾有者。不待著。即遏絕之。于善足以益吾有者。雖在微必顯揚之。蓋有善而无惡。天命原自休美。而遏所本无。揚所本有。不過使人去惡歸善。以順天休美之命。而有可長保矣。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此示初爻以善始戒終之道。雖當大有時。然以剛居下。則强毅有守。而尚大之心不萌。上无係應。而在事初。則私交未起。而有爲之志方銳。是以紀綱刑政。不至于怠廢敗壞。无涉乎蠹蘖之害。而匪咎也。然必常存儆畏。而不忘艱難。无交害之咎矣。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雖初故无交害。終則不可知矣。可弗艱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此大臣任重而能勝者。九二剛中在下。得應乎上。是文武兼資。而中外倚重。象大車以載物者矣。如是而往。克當大任。厥有成功。何咎之有。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以大才當大任者實有經世宰物之德故不致覆敗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亨讀作享
此專責大臣以致君之道亨朝獻也三居公位以剛正之德遇六五下賢之君感知遇而効獻納凡嘉謨嘉猷可以致有保有者无不用之以上陳象公以方物享于天子者然此惟公忠愛德盛乃能如是若小人豈克當哉。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之經國之謨而倡豐亨豫大之說適爲君之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彭蒲光反音旁
此大臣履滿而能戒者彭盛貌六五柔中之君而四以剛近

之四之權位已盛所謂彭也以其處柔乃能小心抑畏不以寵利居成功而匪其彭焉如是則無僭逼疑忌之咎矣。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晢者明辨之深也君尊臣卑之分了然故不敢僭擬而无咎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此人君柔濟以剛之善六五處中以應九二是能推誠任賢而誠信之極足以固結臣民之心厥孚交如而以柔道致治者也然太柔則廢又當威以振之則人既有所懷又有所畏可長保其有矣吉。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一人之信足以感上下之志。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易去聲
徒孚則人將玩易而鮮畏備之心故必濟以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此著上爻膺天眷之隆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順六五滿而不溢必自天而祐之祐在一身則福祉駢臻而吉祐在國家則清和咸理而无不利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上德極其盛而吉已在我實有所以承天者祐豈倖致哉。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此見謙道徹始終而皆善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其卦艮下坤上止乎內而順乎外有謙之意以山高而居于地卑之下有謙之象故爲謙占者能以謙自處則行无不得而亨矣且謙德君子愈謙下愈尊顯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究竟无不亨之時其有終何如哉。
象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上時掌反
此卽天地以明謙之必亨天以一而施其道固下降于地以共濟而始亨之功光明顯著而莫掩地以兩而承其道固卑

處乎後以代終。而效法之氣上行乎天而莫遏。謙亨之在天地且然。況于人乎。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惡好並去聲

此例觀人道之好惡。以明有終之義。道者理所自然之謂。變傾壞也。流謂聚而歸之。虧盈益謙。如日月升沉。寒暑往來者是。變盈流謙。如陵谷遷徙。山川增損者是。害盈福謙。如作善降祥。作惡降殃者是。以此推之。人道如進退予奪。是非褒貶固未有不惡盈而好謙者。故人能謙。則以之居尊。德因謙而益顯。天下莫能掩焉。以之居卑。德因謙而益重。天下莫能尚焉。隨其所處不同。究无不亨。此君子之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裒蒲侯反 稱尺證反 施始豉反

此君子盡謙道而酌其平。地中有山。以卑蘊高。謙之象也。君子以人情上人之心常多。則裒而去之。下人之心常寡。則益而增之。于以權衡于人己之宜。而平其施。亦謙之意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此論至謙足以濟變。初六陰柔居下。以能謙之資。執抑遜之節。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如是。雖用以涉險。亦克有濟而吉。況平居乎。謙之受益如此。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卑遜以養其心。習與性成也。

六二。鳴謙。貞吉。

此著謙譽得正之善。六二柔順能謙。中正又善于謙。故謙德見稱于人。謙而有聲者也。无過情之聞。可謂貞矣。協人道之好。不亦吉乎。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謙德積中而發外也。豈聲音笑貌爲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此論功臣能謙之美。九三德備剛正。上下所歸。是勳在民社自視歉然。勞而謙之君子也。如是則功莫與爭。而位可長保矣。故有終而吉。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服者既仰其偉績。又高其雅量也。萬民指上下五陰言。

六四。无不利。撝謙。撝呼回反 與揮同

此示大臣讓有功之道。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是大臣能謙。勳无不利矣。然居三功臣之上。不惟謙讓于其心。必發揮于辭氣。以示不敢自安可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推賢讓能。義理當然。不爲過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此著人主謙德之化。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不假力驅而臣民豫附。爲不富以其鄰之象。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抑。必濟以威武然後能懷柔天下。故利用侵伐而執謙之主。人所樂與。其于他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所不能服者。觀兵非得已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此言謙譽隆者亦可有爲。上六謙極有聞。人心樂與。用以行師固无不利。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師之所行。但可以征已之邑國而已。要之于謙德无損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謙德雖盛。才位不足綏服萬邦之志未得也。而至于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也。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此見濟大事以人和爲本。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其卦下坤上震。具有衆情協和之義。故爲豫。豫則樂以天下。已得天下心矣。由是以之建侯則萬民樂推。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何不利之有。

象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此以善用其剛釋卦名。卦體九四一剛。上下應之。是衆志交孚。適遂大行之願。豫之意也。卦德坤順震動。爲順以動。是時措合宜。允協人心之同。豫之由也。故名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此以順動之符釋卦辭。主豫者果能順理以動。則一理所感。兩儀協應。天地亦且順而不違矣。况于人乎。此建侯行師之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此復即順動之義而極言之。以贊其大也。天地順動。順太極之理以流行迭用也。聖人順動。順人心之理以設施措置也。清者。刑措不用之意。豫之時義。順動是也。天地聖人不能違。故曰大。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此先王體順之妙用。雷出于地。奮發而鼓天地之和。豫之象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作爲樂焉。由是其用之也。美至德之形容。而天覆地載之盛。以昭歌九功之維敘。而清明廣大之極。以顯德之未崇者。得樂而宣揚之矣。及其用之盛也。冬至氣始。則薦帝于南郊。而配以祖。秋季形成。則薦帝于明堂。而配以考。神之最尊者。得樂而昭格之矣。

初六鳴豫凶

此著附勢自矜之禍初六陰柔上應九四乃小人憑借權貴而誇張炫燿以自鳴其豫者是自求禍也凶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當豫之初志已滿極宜其凶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此著二爻靜極生明之善六二當豫之時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有以自守德之安靜堅確其介如石焉所守既堅則思慮明審凡事自然先覺何待終日也如是則得操持之正貞矣无沉溺之失不亦吉乎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中正自守所謂心无物而後能觀物心无事而後能見事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況于反

此儆附權溺豫者以速悟盱仰視也六三上近于四而阿奉取寵以恣其樂宜有悔矣然知其悔而急改之可也若溺于豫而改之遲則禍不旋踵能无悔乎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簪側林反

此示致豫者以保豫之道九四一陽爲豫之主而君民皆由以致豫則功在社稷不大有得乎然豫可一人致非可一人保又必開誠布公內外始終勿參以疑斯同類之朋合而從之有如髮之聚于簪矣豫不長保也哉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大臣以悅安天下爲志由豫則大行矣

六五貞疾恆不死

此示危而幸存者以知儆六五當豫之時以陰居尊沉溺于豫威權失而國勢危爲貞疾之象然威權雖去位號猶存又爲恆不死之象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五乘四剛強臣執柄主勢日孤也幸其處中遺澤空名未至遽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渝以朱反

此示縱樂者以更新之善以陰柔居豫極樂其所以亡者昏冥于豫之象以其動體陷溺之久而有悔悟之機故又爲其事雖成能有變更之象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言當速渝也

震下兌上　困　噬嗑　未濟

隨元亨利貞无咎

此示致隨者以善道隨從也其卦震下兌上且有精神感應此唱彼和之義故爲隨占者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同心者多何事不通當得大亨然必已之致隨者无邪道之私物之隨我者非于宗之吝而貞焉乃爲不愧于隨矣何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說音悅）

此以臣民之隨君釋卦名卦變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下柔是君有徽恭之德而剛明之佐來而從之羣賢隨于朝矣卦德震動兌悅是君有振作之才而率土之偷悅而附之億姓隨于野矣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

此以正足感人釋卦辭隨固大亨必貞乃无咎者葢天下人心可以德孚不可以私合故致隨之道惟本于正而非以勢要何臣民之不嚮應哉

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此贊隨義之大本于正貞者隨之時義也感在一人應在天下非僅隴處小補而已故嘆其大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此君子養靜之功蓋雷藏澤中與時休息隨象也君子以嚮晦之時入而宴息焉凝神養氣從其時止之體以爲時行之用體隨者至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此示初爻以善所隨之道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官主守也初九以陽在下爲震之主隨之官也既有所隨則心有偏主而于靜虛者變其常矣故爲官有渝然渝亦无害顧所隨何如耳誠所隨者皆正大君子而貞則親賢輔仁何吉如之又必廣其隨而出門以交則樂多賢友德業益進乃爲得貞而有功大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既有隨而變必所隨得正則吉也不失者廣大无私得隨人之正道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此著二爻從邪而失正初陽在下小子之象五陽在上丈夫之象是二所當隨者在五不在初然初近而五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以需正應遂依附于庸流而遐棄乎英儁故有此象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葢邪正不容並立係初則弗能兼與五理勢所必然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此即得所隨者而示之以守正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

二近係四而遠于初是係比名輔而舍去卑夫爲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三隨之建功立業何求不得然非正應而有邪媚之嫌故必重道義矜名節恪守其貞乃爲利耳甚不可以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音捨

志既係四則必舍初蓋失之者乃其本心豈徒以勢弗兼與已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此示大臣以居高善全之道四以大臣與五同德則是秉鈞當軸何求不獲然位高權重嫌于陵逼縱所爲雖正而危疑之地勢必當凶將何以自免也唯孚誠積于中動爲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上信而下不疑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義凶者權勢大重事未必凶而有凶之理也貞知唯孚可以自結唯道可以自靖乃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此著人君任賢之誠六二柔順中正臣德之嘉美者九五當隨之時以同德之與而極信任之專凡嘉謨嘉猷皆傾心聽之而不疑孚于嘉者也如是則上下交而德業成天下隨之矣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唯正故能孚正唯中故能孚中所謂取人以身是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亨音享

此見至誠足以格君上六居隨之極誠以事君爲羣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象物拘係之又從而維之焉是誠也即王者用以亨西山神且歆之矣况持此以教之君而君心不爲之我眷哉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居隨之上誠意固結之極也

☶☴ 巽下艮上 蠱　賁　井　既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先息薦反 後胡豆反

此言治蠱當勇而又示以善治之道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巽下艮上是紀綱法度積漸以至極壞所當有事于振飭者故爲蠱蠱壞之極亂當開治故其占爲元亨然天運雖有可亨而人事所當自盡故必君臣同心不避艱險發奮以治其蠱如涉大川乃爲利焉涉川何如于前事過中而將壞者用乎先甲三日之辛取自新之義更張目前之弊以善其始乎後事方始而尚新者用乎後甲三日之丁取丁寧之義致謹後事之端以善其終如此乃爲涉川而元亨可必矣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此以致蠱之由釋卦名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一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皆剛上而柔下是君驕臣諂兩情相隔也卦德巽而止是臣諛君惰庶政百廢也世道由之以壞故名蠱。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此以治蠱之善釋卦辭蓋治蠱必至元亨則綱紀振興法度修明天下乃復治也往有事者當積弊之後君臣宜勇往有爲不可因循坐視也先甲後甲雖云人事然亂之終必有治之始實天運循環之常數也但天不能自爲而待人以爲人豈可不盡人以承天乎。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此君子治己治人之道山下有風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物壞而有事更新矣爲蠱之象君子以世道之蠱由民風敗也民風之敗由己德衰也於是鼓舞振作乎民不使其溺于舊染之汚焉尤必優游涵育其德不使其戕于人欲之害焉新民要之明德而蠱无不治矣。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此示初爻以善治其蠱之圖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以父母取象初在卦始乘蠱未深而易濟之時代君以成務亂之功是誠爲有臣而君无失政者猶有子而父无失德者也然又必危以處之不以蠱幹而念弛焉則終可以保其治而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君當蠱時責望于臣者殷初之幹蠱其意在于承君之志猶子之善繼父志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此示幹蠱者以善用其貞六五陰柔致蠱九二以剛德之臣爲之繩愆糾謬補弊與衰猶子幹母蠱之象此固臣道之貞也但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恐不免拂戾之失故又當巽以入之不可執以爲貞而遂徑情爲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以剛居中而得中道有勞治之善无矯枉之過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此大臣勇于治蠱者九三以陽剛之才居下之上是相臣承先朝之積弊而振飭之幹父蠱之象也但過剛不中而更張太驟不免小有拂戾之悔然巽體得正則一洗因循積習之蠹復歸咸正无缺之治雖爲之之意試入過而于治道未必无補也何至大咎哉。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蠱以能幹爲貴幹則蠱[illegible]弊終无可咎何必避始之悔乎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此深鄙人臣不能治蠱六四以陰居陰將順之臣也樂于因循而憚于變更坐視其政之日弊而已寬裕父蠱之象也如是而往則蠱益深而貽[illegible]曠職之誚不亦吝乎強以立事曰幹怠以委事曰裕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優游緩不濟事日見其蠱而已故曰未得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此人君有更化飭治之令名六五柔中居尊承先朝積弊之餘而幸之丁之以圖更化幹父之蠱者也此誠中興令主而善繼善述之聞譽洋溢于中外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五惟虛已任二而二得輔以剛中之德同心治蠱故用譽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此君子不偶于時而潔身自守者陽剛居上在事之外治蠱之君有用譽之五治蠱之臣有剛中之二矣衡泌潤槃正碩人優游之地必出而應王侯之聘哉惟尊德樂義高尚一已之事而已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則法也清風高節可以廉頑而立懦豈徒隱而无裨于人者哉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此幸陽道大行而示以慎始慮終之道臨進而凌逼于物也其卦二陽在下漸進于上有君子進逼小人之義故爲臨占者值此則陰類銷沮吾道盛行當得元亨然必守理之正不恃勢之盛乃可保其元亨況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自復卦一陽至于遯卦二陰不過八月小人將復得志而君子不免于凶思患預防利貞其可已乎

彖曰臨剛浸而長長丁丈反

此以君子之進釋卦名卦體二陽浸長是正氣方伸駸駸莫禦雖無意逼小人而此長彼消有進逼之義故名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說音悅

此以臨陰之善釋卦辭卦德兌悅坤順是內不激于意氣外又適乎機宜剛長時自處者善矣卦體九二剛中六五應之是在已有強毅不過之才在君有知人善任之遇剛長時相與者善矣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此言臨正之合乎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其占固可致大

亢而必利于貞者蓋理以維乎其勢乃天道之當然也。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此見勢不足恃而益信其當貞剛長不久而復消此陰陽循環之常君子不可不早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思去聲）

此君子臨民无已之道地臨于澤上臨下也君子體之立教之思亹亹不倦與兌澤同其深容保之潰蕩蕩无涯與坤地同其廣臨民之道蔑以加此。

初九咸臨貞吉

此臨道之大而正者初九陽剛偏臨四陰是一君子上進而衆小人皆其所凌逼而擯斥者也故為咸臨然剛而得正則能自治嚴而不苟處事密而不疏以此為臨正能勝邪小人自伏吉也。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志欲行正道于天下恐小人害正故必咸臨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此言二爻臨陰之善二亦以陽臨陰者也故有咸臨之象然剛得中則舉動適宜而義足以服其心勢上進則權力又盛而威足以制其暴故陰慝盡去而吾道大行矣不亦吉而无不利乎。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天理也小人逆理害正不容不咸臨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此示邪媚者以反正之道三以小人位二陽之上自度難容欲媚悅以自結于君子其如不受非道之悅何甘臨奚所利哉使知甘臨難以求容而憂之為改行從善之計則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可免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无德而居君子之上也咎不長補過而有遷善之美也。

六四至臨无咎

此著四爻篤于任賢之義六四位近于君下應初九是大臣下賢不特禮文綢繆而且情意懇篤至臨者也此休休有容得為相用人之體矣何咎。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以柔正應初之剛正故不覺同德相孚之至也。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知音智）

此言人君得任賢臨民之體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知君臨不能獨運乃虛己任人明智以臨天下在大君執簡御煩之道宜如是也恭己而天下化成矣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勞于求賢而逸于任人乃天理當然之極所謂中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此王者臨民久道之化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是以深仁厚澤淪浹乎天下敦篤于臨者也如是則雍熙之治可成而君師之責无愧矣吉又何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志存天下國家之内所謂加志窮民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官換反下大觀以觀之觀大象觀字並同

此著人君篤恭不顯之化觀示也謂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也其卦坤下巽上其有人君為觀于天下之義故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若莊敬之貌言為觀者誠能惟精惟一恭已无為則道立于已而可為民表猶祭者盥而未薦而誠敬在中顒然可仰矣。

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此見觀道不外于中正卦體九五大觀在上是一人首出庶物有其位也卦德順而巽是心與循理不拂而外义沉潛不露有其德也順而巽之德即中正之德也由是建中表正以為觀于天下型百辟式下土非有以强之而有以示之也故名觀。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如字下觀天大象觀民之觀六爻觀字並同

此人君備為觀之德而化行于下為觀者誠以中正示人則下之觀上者自然化于中而不自知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此即觀道之神而極言之觀天之神道无聲无臭默運于冲漠之表而四時循序自无有過中而失正者此天之所以為觀也聖人以神道設教不大聲色妙有觀感而天下亦心孚意喻罔不率俾而咸服矣此聖人之所以為觀也觀道其大矣哉。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省悉井反

此王者一道同風之治風行地上徧及于物觀之象也先王體以巡省四方觀察民俗而因設為教焉蓋中正觀民既默喻之又明啟之使有異方无異民有殊民无殊俗與風行地上一矣。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此深鄙初爻无觀光之明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居下不能遠見是庸碌之夫无以仰窺大觀之盛童穉之象也占者在日用不知之小人斯无足咎在君子處則鄙而失利見之會不亦吝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童觀細民之本分若君子則宜圖其遠見矣。

六二闚觀利女貞。

此爲二爻所見之不廣陰柔居內而觀乎外是才識狹隘不出戶庭而欲窺上國之光所見能幾何哉占曰利女貞非大丈夫之所宜可知。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闚觀雖不同于小人然以丈夫而爲女子之貞可醜甚矣。

六三觀我生進退。

此君子之度其身者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惟觀已生平之所行果足用世則進而觀光不然必退而修其所以進之具毋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進退必觀所行則進非狗物退非忘世何失道之有。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此示際明時者之宜效用九五中正爲觀典章文物燦然光輝四最近而觀灸之非若初之童觀二之闚觀也此正豪傑奮庸之會占而值此在已仕者利于入覲在未仕者利于委贄筮試朝廷此良遇哉。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明用賓之非苟進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以中正觀天下者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乃在上之君子也故必觀已所行果能建中表正足以爲觀于天下而有君子之實焉斯无忝于大觀之位而无咎矣。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不特觀一身之得失又當觀民德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此著上爻反身自治之善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爲下所觀乃師世之君子也故必觀其所行果能持中守正足以爲人之矜式斯无愧于賓師之責而无咎矣。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雖不得位其萬物一體之志不能自已安得晏然而无事于觀乎。

䷔ 震下離上 噬嗑

噬嗑亨利用獄。噬市利反 嗑胡臘反

此著去間之道在明刑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

也其卦上下兩陽而中虛九四一陽間之如一統之治為梗所間必去之而後天下同風故為噬嗑既噬而嗑則梗化者去治化大行矣故亨然去間非用獄不可獄者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小而懲戒大而誅戮然後間去而亨可保矣故利用獄。間並去聲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此以間之當去釋卦名卦體中虛象頤四陽象物為頤中有物是海宇清平有梗化者間吾之治必去之而後合也故名噬嗑。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上時掌反
此釋用獄之所以利蓋治獄之道貴威明而得其中卦體剛柔均分則剛不過暴柔不過縱有得中之善矣卦德震動離明則威足服強悍明足燭姦偽有威明之善矣卦象下雷上電相合而章是明動之極而相須為用也卦變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行以至于五而得其中是剛柔不偏而所施中節也凡此皆治獄之善故雖六五以陰居陽處位不當不能以德化民然以此治獄未有不得其理者亦何用獄之不利乎。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雷電當作電雷
此先王善于防閒之道電與雷而相須並見威明共閒之象也先王以天下有閒而合之不若未閒而防之故是詳審其大小輕重之罰以整飭為一定不易之法布諸號令申諸告誡使人遵守而不敢犯焉故閒不待噬而无不嗑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校音教
此禁惡于微者有以寡民過 初上无位受刑之象中四爻用刑之象初在爻始罪薄過小者也主獄者即有以懲治之如納屨于校因以滅傷其趾者則小懲大誡可以无惡極罪大之咎矣。

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滅趾則知懲創而不復進于惡矣故曰不行。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此見善治獄者即嚴刑亦足服人膚肉之柔脆噬而易嗑者六二柔順中正用刑合宜可以片言折獄象噬膚之易矣然所治雖易亦必嚴刑以懲之有若滅彼罪者之鼻焉要之刑當其罪終无不服何咎。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一乘初剛梗頑難治非重刑不足以懲之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腊音昔
此即治獄之難者而不深咎之腊肉謂體骨堅韌之物也六三有司刑之責而失用刑之道故其治獄也不惟難得其服

且致悖怨而思中傷焉爲噬腊肉遇毒之象夫治人而人不服誠可小吝然時當噬嗑彼爲間而我治之于義又何咎哉。朝忍 去聲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才德不足以服人也。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乾居寒反下同胏阻史反

此見大臣執法之公胏肉之帶骨者九四以剛居柔有明斷之才不傷于嚴刻即有難治之獄亦能治之而堅者剖直者伸爲噬乾胏得金矢之象然獄者民命所係故必艱難其心貞固其守斯刑罰當而天下无冤民矣吉。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以其不足于中正恐有慢易偏私而未光故必利艱貞也。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貞厲无咎。

此見大君欽恤之仁噬乾肉艱于膚而易于腊胏者也六五柔順而中是仁慈而不流于姑息者以此枯辜而治獄故威无不濟明无不照雖有難治亦皆輸服而得其中實之情矣。爲噬乾肉得黄金之象然人君主獄所係尤重故必貞而出入唯公厲而操心惟危斯无愧于明罰勑法之意而无咎也。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唯貞厲故用刑无不當也又何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何可

此即服重刑者而甚危之何負也上九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極罪大而當服上刑者爲何校滅耳之象至此无可懲改矣何凶如之。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由其聽之不明于王法罝若罔聞也若能審聽而蚤圖之則无此凶矣。

䷕ 離下艮上　䷨ 損　䷾ 既濟

賁亨小利有攸往。賁彼僞反

此聖人防文勝之意也賁飾也其卦離下艮上其有文飾朴

陋爲光華之義故爲賁賁雖尚文然亦不可過也占者如文得其中則彬彬郁郁推之天下萬世而皆通故亨若徒以文爲文則文勝而史不過粉澤一時而萬世之經常不在也故小利有攸往相提而論可以得用文之道矣。

象曰賁亨。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此以卦變釋卦辭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自其柔來文剛是質極而濟之以文忠朴勝而禮无不行故亨自其分剛上而文柔是以文爲主而質輔之此但可以觀

美一時而已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先儒謂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
此以天人明賁道之蘊彼剛柔互相爲文而交錯卦之變也非卽日月星辰昭回雲漢之天文乎賁之義昭于上矣離文明而艮爲止卦之德也非卽倫理燦著秩然不淆之人文乎賁之義昭于下矣。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此極言賁道之大也卽交錯之天文觀之而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密移而難測者可以審察而調燮之矣卽明止之人文觀之則所以使天下率禮文以相接安定分以相守化野史而成文治者胥不外于是矣賁豈徒文飾已哉。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此君子愼于用明之道山下有火光映庶彙賁飾之象第明不及遠耳君子于錢穀簿書庶政之小者則用其明以修治之至于刑獄之大民命攸關无敢輕恃其明以折之焉君子非忽庶政蓋尤重其刑而不苟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此君子有自守之節者初九剛德明體自賁于下是時方无位而獨善其身以道德仁義爲榮而于非道之富貴寧介之而貧賤焉不猶賁其趾舍車而徒者乎。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決諸義不可乘非惡富貴而逃之也。
六二賁其須。
此著二爻資人以成其賁二中正而三得正旣同德相孚皆无應與又勢孤相倚故二有所賁皆依附乎三之文德文治相須而就爲賁其須之象。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三以剛正居上才猷實有可須故二附之以興起有爲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此示得人成賁者以守正之道九三一陽居二陰之間是分猷宣力之有人凡有所建樹皆得優游以安享其成非得其

賁而潤澤吾身者乎然不可溺于所安必戒非道之悅而永守其貞則有以啟其敬畏之心而賁常濡矣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生于狎三以正自守則嚬笑不假二陰終何能陵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音婆
此大臣切于求賢終不因人而變四與初應本相與潤色皇猷者理當賁如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其賁皤如而白焉而四求初之心甚益甚切有如白馬飛翰之疾矣然九三剛正非欲害四特求賁于四而相親耳其情雖善能如四之

自守何哉。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四之位遠初近三疑若可附所以來三之求而皤其賁也若四守正不與則正應雖隔終必得合亦无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音殘

此人君敦本以成化者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是君欲返朴還淳而躬自儉約以質實爲光華有賁于丘園之象是雖用度太簡如束帛戔戔不无過嗇之吝然禮奢寧儉足以挽浮靡而臻化成終得吉也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方逐末之時世道不无可憂五能敦本而吉是人心風俗之慶也不有喜乎

上九白賁无咎。

此著大臣由奢還儉之義上九賁極反本是當風會既靡之日而崇雅黜浮能返之以就于質有白賁之象如是則无文勝滅質之咎矣。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厭文尚質上之素志也。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此示君子以避難之道剝落也其卦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故爲剝夫剝則小人壯而君子孤故爲君子者當巽言晦迹不可遽有所往也。

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此以君子時値其衰釋卦名剝者剝落消鑠之義也卦體五柔競進將盡反其所爲君子而悉爲小人也此陰盛剝陽之時故名剝。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長丁丈反

此以順時承天之義釋卦辭卦體五陰小人方盛而長時固不可往矣且卦德坤順艮止有順止之象君子當觀此象順而止之也所以然者君子之出處觀氣運之盛衰故于陽息而盈則尚之而進于陽消而虛則尚之而退此天運之不得不然者也剝何獨不然故君子豈敢違天而不順止乎。

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此言防剝有自反之道山起于地而反附于地剝落之象也爲上者觀此則知剝民適以自剝欲防剝先勿剝民於是休養安利以厚因其下下安而上所居之位亦安矣所謂本固則邦寧者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此著小人害正之漸而深儆之初在剝始是小人雖未即害君子而奪之位然已侵其權而其道象剝牀而方至其足然勢必蔑害正人自失所庇而凶矣可不戒哉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陰浸滅陽自下而起其勢雖微不可忽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此著小人害正漸甚而深戒之辨上下分辨之處牀之幹也二進而上是小人勢益壯而謀益行象剝牀至于辨焉亦必蔑貞而自取凶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剝已至辨幸黨與猶未大集君子當見幾而作矣

六三剝之无咎

此小人之獨能從正者衆陰方剝陽而三獨應陽是小人中知有名義剝去其黨以從正者也既不蔑貞又誰得而咎之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指四陰謂之失者勸其勇于去邪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此小人黨盛而害君子者六四陰長已盛君子之在朝者或偽其身或黨其人已身雖其害矣象剝牀而及膚者然則并賴既蔑小人豈能以獨存哉因何知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此咎君子辨之不早以致陰禍切而且近可危之甚也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此示小人以從陽之善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剝陽之凶至四而極五衆陰之長誠能統率其類如貫魚然而以聽命于陽國事政柄一歸君子之掌握若宮人之承寵于君焉則君子得以行其道天下得以蒙其澤已亦得以受其賜而无不利矣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黨邪害正小人之尤也以宮人寵則可免矣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此幸君子之存而深戒夫小人諸陽消落已盡而上九一陽獨存是天不欲天下一日无陽故特留一君子以彌亂開治如碩大之果不見食而能復生也夫天意既在君子則君子猶可以得位乘權是得輿也若小人必欲盡去之而為快則君子既盡小人亦无所容其身矣不猶剝廬也哉小人亦何利于剝陽耶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至剝極而君子愈孤民所推戴愈殷此所以得輿若小人剝廬則終不可用以自存矣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此見世道方亨君子可以有為也復陽自生也其卦震下坤上是當剝極陽盡之時一陽復生于下故名復古者值此時正氣伸而吾道可大行理勢亨矣[illegible]出入無疾得以如意而无疾害朋類之來亦因以離祉而无咎[illegible]然哉蓋往來反復乃陰陽自然之道以此計之自剝至此凡七爻于時為七日天運循環陽當來復由是一陽復來陽復復建鴻樹駿何往不利乎復亨如此

彖曰復亨剛反

此以君子復進釋復之亨剛既往而復反是向吾道于式微之後此所以亨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此言復以善動而致亨卦德震動坤順是當剛反時凡所動作能順理以行絕无恃銳躁妄之意如此則可以固初回之元氣并可以養方來之全力无疾无咎正以是耳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此決復幾于天而知復非倖致陽道往而復反乃天理自然之運所以開君子也君子其可不順動以善承天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 長丁丈反

此釋復之利由漸為剛 卦體一陽既復其勢必浸浸長盛至于君子滿朝眾正共舉何功不建故利往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此以造化觀復之妙剝盡而坤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可見耳惟一陽來復則靜極而動无中生有其心乃可見焉大哉復乎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此先王安靜以養微陽也雷在地中陽氣復萌先王以陽者天地之生氣當其微而无以養之則不固故于冬至之日閉其道路之關使商旅不得行而人君亦不當視四方蓋順時休息之一端也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祗音其

一陽在內為天地之心純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為義此著初爻速于復善之美祗抵也初九為復之主又在卦始是人心微動即思覺悟而善反之不待其迷遠而後復也何論形于外而有悔乎此微淨理還之境且以優入聖域故曰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心過克之自不以累其身矣非修身而何

六二休復吉

此著二爻有適于成復之益美則中正甚復于善也心不固

而力不勞為休復之象德崇業廣皆由此出矣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克復道任人與六二能遜志以下之故休復而獲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此誘人遷善之意也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資偏性躁
入于天人理欲之界屢失屢復之象如是雖不免憂悔然能
而厲然視因循怙終者不侔矣何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失固厲復則能補矣于義宜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此與其有復善之特操六四處眾陰之中獨與初應是與眾
俱行不係于類而能挺然振拔以自復于善者彼所謂豪傑
之士也諸爻以善端言茲以善類言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善道唯道是從故雖違眾而不恤也
六五敦復无悔
此著五爻復善之純六五以中順當復時是反之之聖省察
到滔養深善念存存善行慥慥而終始一致敦厚于復者也
君德如此可謂純粹无疵矣尤何悔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不待下仁從道而以中德自凝成于己故為致復機央諸我
以自功要其成曰考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
不克征（眚生領反）
此甚言上爻從欲之危以陰柔居復極終迷不復之象凶之
道也棄天拂人災眚豈能免乎以是而行徒敗乃事且將丧
心病狂終身汩沒于利欲之場而不知所出迷復之凶可畏
矣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五敦復无悔君道之最善者上迷而反之故凶

震下乾上 ䷘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此論至誠足以感人而因示以不正之戒无妄實理自然之
謂其卦震下乾上是本天德之剛以動為動而不妄者也故
名无妄占者果誠能動物自行无不得行元亨之理然必所
存所發一出于正而不拘于小信乃為无妄而可亨耳若其
匪正而所信或失其是是亦妄矣眚且不免豈能利往而无
亨乎
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
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

亦行矣哉。

此以誠正之善釋卦辭。卦變自訟而來，九自二來而居于初。是天德之外馳者，復還而爲主于一心之內，所存一无妄矣。卦德震動乾健，是奮發有爲而不屈于私，所發一无妄矣。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是同德交孚，不載兩僞，所與一无妄矣。卦之三善，无非正道，故辭曰大亨而必以正。蓋天命賦畀誠无不正，人亦循是理而已。若自云无妄而乃以不正往，則爲有妄矣，欲往何哉。吾知逆天之命，天不祐之，决不能拟有行也。尚安望其利往而大亨耶。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此言聖人因時贊化之道。天下雷行，發動萬物，而理各付焉，是物物與之以无妄也。先王以其至誠積蓄之盛，欽若天時，養育萬物，使之遂生復性，各得乎實理之自然，則代天理物之功，與天命賦予之正，合一而无間矣。物兼人物。

初九，无妄，往吉。

此著初爻能誠之妙。初九以剛在內，爲誠之主，是震陽初動，純一未雜，渾然无妄者也。以是而往，合天之命，天必祐之，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誠至即動，无所不得其志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音[illegible] 畬音[illegible]

此明六二爻先事後得之義。六二柔順中正，當[illegible]之[illegible]，盡于其[illegible]之所當正道之所當明，因時順理，[illegible]自盡不[illegible]，无所爲而爲計其功，亦不于既爲而遂計其效。其象猶農之不于耕以求穫，不于菑以求畬者。然誠正而利，以[illegible]道明而功自應，何往不利。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illegible]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此明三爻之得災非自致。六三亦无妄者，但所處不[illegible]，居非其地，遇非其人，故已雖不妄，災偶罹之。其象猶或繫之牛，行人得之，而詰捕之擾，邑人當之焉。蓋天下无故之事，人所不

能必，類如此。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牛既爲行人所得，則或但知有邑人而不知有行人。此邑人之災爲无妄也。

九四，可貞，无咎。

此克全无妄之理而寡過者。九四陽剛乾體，下无私應，是內有主而物未孔，可以永守不變者也。能如是，則心无二三之咎矣。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无妄正理，人所本有，唯固其本有者而已，非有待于外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此言人君治變只不治。二五中正相應。君臣道合。內治修矣。縱有疾乎。設或變起不虞。是无妄之疾也。但當靜以鎮之。勿用攻擊。彼必漸消之誠且允化而復歸和平矣。不亦勿藥而有喜乎。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擾天下以多事。而生疾矣。故不可試。試謂少嘗之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此即象所謂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者。上九非有妄也。但

居卦之上。自恃其无妄。不當行而行之。是亦妄矣。拂情乖宜。眚且不免。何利之有。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窮者執極不變之謂。必信必果。膠固鮮通。適以自害耳。故有災。

☶☰ 乾下艮上 ䷙ 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有止畜蘊畜二義。彖傳兼說。大象以畜德言。六爻以止畜言。

此君子學術正而事功弘大賜也。其卦以艮畜乾。畜止之大。又乾健艮止。蘊畜之大。故爲大畜。天下亦有畜雖大而未必正者。如畜者凡禁暴止害。畜學修德。皆合乎王道事功之貞。乃爲利矣。然又不可自私。必出而食祿于朝。則吾道借以大行而吉。然尤不可苟出。必建功立業。道濟天下。則世道賴以眞安而利。此體用合一之學。畜之所以大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以德所由新釋卦名。卦德內乾剛健。則德性堅定。而物欲不撓。外艮爲止。則踐履篤實。而光輝宣著。內外交修。體用兼備。理之得于心者。日新又新。寖入于高明廣大之域矣。故名大畜。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此釋利貞之義。卦變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是賢者進居臣

位也。卦體六五尊尚上九。是人君折節賢士也。卦德又能止健。是禁戢強暴。使不爲惡也。然剛上而不以正。則爲枉道徇人。尚賢而不以正。則爲恭敬无實。止健而不以正。則爲化導无方。是三者皆非大正不能。而畜德可知矣。

不家食吉養賢也。

此推君子祿食之故。言既尚賢。則大君不愛鼎養之典。有大畜者。豈宜安家食之徵也。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此究大畜有合大[illegible]下應乎乾。爲應乎天。是君子蘊蓄深厚。[illegible]動協時宜[illegible]也。何涉川之不利乎。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如字又音志行去聲）

此君子廣以造德之學。天至大而在山之中，大畜之象也。君子以爲德涵于心而理從聞見而入，必誦其詩讀其書以多識前言，論其世考其人以多識往行，于以畜成其德焉。其所畜不亦大哉。

初九有厲利已（已音以）

乾之三陽爲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此恐人妄進而示以知所退。初九爲六四所畜，是君子見沮于用事之小人。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于止也。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有厲而能止，則不犯小人摧抑之災矣。

九二輿說輹（說音脫）

此君子時止而止之義。九二亦爲六五所畜，乃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故有此象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唯有中德，故能見幾而止，无躁進之尤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閑音[illegible]）

此示銳進者以善其往。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則必通，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然進固可喜，躁進則可慮，又必艱難其心，貞固其守，且日閑習其輿衛而爲致遠之具、周身之防焉。庶其出不苟，其進有據，乃可遂其良馬之逐，而利往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唯皆陽剛而抱負同，則其所建立亦同，所以上合三志而更相汲引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音谷）

此相臣止惡于豫之化。四畜初者也。而初惡未形，即有以防之，所謂民未爭而設禮樂以教之，讓民未肆而設刑罰以杜其姦。象如童牛未角，即牿之以防其觸焉。如是則刑誅不煩，天下從欲而治矣，元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止健而无扞格不勝之患，中心能无喜乎。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此著五爻得止惡之要。二陽已進，而五畜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中居尊，爲能握機乘會，而善制之，或剪其羽翼，而勢自弱，或閑以生全，而惡自戢。如豶豕之勢，牙雖存而不爲害也。此可以幾刑措民服之化，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強暴盡化，天下之慶也，豈一人之吉已哉。

上九何天之衢亨。

此言上爻治化之通。上九居畜之極，是強梗盡除，反側皆平。天下大順，大化何其如天之衢也。如是則禮樂刑政沛然四達而不悖矣，亨。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盡天下无一梗化之人矣，豈第四五之吉慶乎。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示人以養道之善。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為養義。其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為頤之象，養之義也。夫頤養之係于人大矣。占者唯養得其正，則身心皆益而吉。然正與不正，為介甚微，必觀其養德者果聖賢大學之道，而不為異端之術；又自求其養身者果義理當然之則，而不為饑渴之害，斯為得正而吉矣。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此以反觀之功釋卦辭。蓋養道不可以不正，故必貞乃吉也。所養，養德；自養，養身。二者皆必以正，善養者所宜反觀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此極言養道而贊之。天地養萬物，皆以太極之理而養其性，以太和之氣而養其形也。聖人養賢以及民者，使司牧之而養其生，使司教之而養其性也。夫天地以養而成化，聖人以養而成治，頤之時顧不大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此君子內外交養之道。山下有雷，震動發生，萬物皆受其養矣，頤之象也。君子以言語從頤而出，必務慎之，使勿妄發以養其德；飲食從頤而入，必務節之，使勿過則以養其身。所謂養正之切務，何以加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舍音捨，朵多果反

此戒初爻失養正之善。靈龜不食之物，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自守，而无求乎外，如靈龜之咽息不食，而以氣自養也。乃上應六四之陰，見可欲而動，遂改其素而從之，象舍爾靈龜，觀我而朵頤也。若占者迷欲喪節如是，能免于凶乎。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朵頤則慕人爵而棄天爵，汚賤甚矣，曷足貴哉。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此處貧賤而不知守者。六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于人。若求養于初，是大丈夫資身无策，反豢養于卑賤之流，固顛倒而違乎常理；若求養于上，是以士君子而趨附權勢之門，必遭

所爭而凶蓋不自立而妄求人无一可者土高曰丘上之象也。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初上皆非其類情分不投誰其與之。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此處富貴而不知節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故溺于聲色貨利之私拂乎所養之道也雖其爲頤乃天理人情所不能无者然縱肆之極寧能免于凶乎吾知終身汩沒而身名俱喪矣何所利哉。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即所謂自求口實與節飲食者是悖戾也。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眈都含反

此著大臣下賢之益而因示以任賢之道四以柔正應初之剛正而賴其養以施于下此其任在我而其養在人若于養道爲顛矣然天下緣是无失養之民雖顛而吉也又必信任勿二如虎之下視眈眈專一而不他始終如一如虎之求食逐逐相繼而不已斯賢者得行其志而无負于養人之責矣何咎。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豉反

上指四四賴初以養人則初之施即四之施也然德澤光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此見養民宜任賢而不宜自用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以及于天下固拂于理矣然養賢及民君之正道唯安守此正而篤于委任則賢者得盡其才而天下畢被其恩故吉若不度德量力而欲自用以濟天下則謀猷經畫何所設施而天下无所賴以爲養矣奚可哉。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能巽順以聽從上九之賢毫无勉强故貞而吉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此大臣克盡養民之道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天下皆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必危厲自持痌瘝于懷然後可以勝任而吉況陽剛在上才力可爲所宜大施德澤以弘濟時艱斯于由頤之事克盡无忝故又曰利涉大川。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養道盡善天下无一夫不獲矣故曰大有慶。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音鬧

此言濟過在善用其剛大陽也其卦四陽居中過盛是處非常時爲非常事大過乎常也故爲大過大過之時若以陰柔

當之則才不勝任[illegible]象如棟橈傾天下无不可救之[illegible]時亦无不可爲之事[illegible]人之才德者宜有所往而善以處之斯能通變興衰而亨矣[illegible]可坐視其過而晏然已耶

象曰大過大者過也

此以盛之過中釋卦名卦體四陽過盛是帝王升降之衡天地平陂之會大者過也故名大過

棟橈本末弱也

此言其才不足以濟過卦體初上二陰爲本末俱弱在人既不能振作于始又不能奮發于終委靡如此何以勝任所以橈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說音悅

此以過而不過之善釋卦辭卦體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是強毅勝人而裁酌適宜也卦德巽而說行是內沉潛而入事理外和順而協人情也以是而往能建功立業乃亨

大過之時大矣哉

此見大過之時爲難處也蓋事機成敗世道汚隆所係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濟也故嘆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此君子立大過人之行澤本潤木乃至浸滅乎木大過之象君子以理自信挺然于世風波靡之小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以天自樂超然于毀譽是非之外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此非有大學養者豈易能哉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此擬過慎者可以濟過初六當大過之時小心謹密凡所以濟時圖事者必遲迴審慎凛凛爲萬全之謀如物措諸地而又藉以白茅焉如是又何有錯失之咎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陰柔則安靜而不躁居巽下則又沉潛而善入所以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稊杜兮反音題

此所謂剛過而中利有攸往者九二當陽過之始而比初陰

是高明而濟以柔克天下事有可爲矣象之物如枯楊生稊而發生之有機象之人如老夫得其女妻而生育之可望占者如是則不吐不茹焉往而不利哉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陽之過而得初陰以相與故无不利也

九三棟橈凶

此著過剛之必敗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陽過已甚是凡事唯剛愎自用則太剛必折凶所不免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訑訑自足，人不得以善相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它，湯何反）

此爲相臣勝任而復戒之。九四以陽居陰，剛而不過，是大臣精明濟以渾厚，能勝國家之重任，如棟之隆起也。上不孤君之托，下不失民之望，故吉。若復用柔，而有它焉，則必至于委靡，而反不足以成天下事，是則可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不橈曲以就下，謂不下繫于初柔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華加字）

此擬人君失剛柔相濟之益。九五陽過之極，比上六過極之陰，以驕君而遇懦臣，其不能濟事可知。故象枯楊生華，无益于枯也；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雖夫婦自用，若无廢弛之咎，然不能濟過，有何譽哉。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過剛自用，非人君常久之道，任匪人而无功，豈不可醜乎。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此言勇于殉難之不爲過。上六陰柔，處過極之地，是當時勢危急，才弱不足以濟，而忘身殉國，象過涉而滅其頂者，事雖凶也，然成仁取義，于理又何咎哉。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勃躬盡瘁者，事雖不濟，而心則可諒也。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此言處險之善道。習，重習也；坎，險陷也。此卦上下皆坎，陷之深而險之重，故爲習坎。占者若當險難之中，能實心安于義命，不萌苟且僥倖之念，而有孚，則无入而不自得，維心亨也。由是以行，內有定主，必能靜觀時變，而易險爲夷矣，豈不有尚乎。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此以患難之深釋卦名。卦體五與二皆陽陷陰中，在人爲勢處艱危，險而又險者也，故名習坎。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卦象釋有孚之義。坎爲水，其流足此通彼，不至氾濫而盈溢，是流而不盈，即其信也。雖越巖險壑，行乎險阻，此信常然不失，彼人之處險而有孚者，何以異是。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此以處險之德釋卦辭。卦體二五以剛居中，實德在心，利害變故，皆不能搖也。本此剛中而往，心无係累，自能觀變持危，有出險之功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

川大矣哉。

此以險之道而極言之。天有險高不可升。是地有險山川丘陵。是王公法天險之无形。而設爲綱紀法度之防。法地險之有形。而設爲城池甲兵之備。使僭越者不敢犯。强暴者不敢侵。而國可守于无虞矣。險之爲道。通乎三才如此。其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 行下孟反

此君子體險有不已之功。上下皆坎。是水流往過來續。洊仍不窮。習坎象也。君子于德行。則欲其常。踐修无間。使理熟于身心。于教事。則欲其習。諄復不已。使人熟于聞見。亦洊至之意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感反音淡

此著初爻无出險之才。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有此象。窞者。坎中小穴。險中之險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有孚心亨。處險之道也。初以陰柔失之。其凶固宜。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此君子處險而可以自保者。九二當重險之中。是其在坎尚有險也。幸其剛中善處。所謂有孚心亨者。雖未能大有所爲。亦可不至困鬱之甚也。故其占猶爲求小得。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尚在險中。經濟未能如意。非其德不足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此卽不能濟險者。而深危之。三以陰柔不中正。履重險之間。來往皆坎。前既遇險。而後又枕險。如此進退維谷。有益陷于險中耳。尚安用以濟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履重險而乏才德。究无出險之功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簋音軌 缶方九反

此見濟國難者。當盡格君之誠。四五有君臣之義。而在坎時

相爲倚賴以濟險者也。四何以自效哉。必畧其靡節。益以惻誠而盡忠。以挽時事之衰。且因其所明。通其所蔽。而委曲以陳理亂之機。故有此象占者。如是則始雖艱阻。終必與君共濟而臣職盡矣。何咎貳益之也。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陸氏釋本无貳字今從之

四柔五剛。在險相際。臣固思艱而切上交。君亦憂時而篤下應。所以孚結之情。超于薄物之外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程傳祗音抵至也

此擬人君才力可爲以濟國難者。九五雖在坎中。未能出險。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如坎水雖未既盈。而流出然已至于

平而將盈矣出是易險爲夷君責以塞何咎。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獲大有爲于天下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纆音墨 寘音置

此擬无才遇難而陷于危亡者。居坎之上其險極矣。而陰柔不振陷之益深无由出險象如縛以徽纆復置于叢棘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焉將終于胥溺而已凶。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不善處險而終于陷溺豈盡險之困哉。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畜許六反

此示人臣麗君之道。離麗也。其卦陰麗于陽有依托附麗之義故爲離。夫君子之麗君貴正尤貴順。占者必擇而後仕量而後入利于貞焉則可抒蘊展抱而亨。然或浮慕特正之名而意氣稍激非貞也。又必小心翼翼中順自守。如畜牝牛焉。庶嫌疑忌不生寵眷不衰而亨可保其有終矣吉。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重直龍反

此即造化人事之麗釋卦名。日月麗乎天以成象百穀草木麗乎地以成形。況人君御无所麗乎。本明而又明之從以麗乎正旁燭无隱不爲私察如此乃能正百官正萬民天下化之而成文明之俗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此以人臣麗君之善釋卦辭。卦體六二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是所以事重明麗正之君者徽柔懿恭而不流于懦弱諂媚之習。以此得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此大人明德立極之道。兩明相繼而起重離之象。大人以繼續其明。不令一息昏蔽而四方之情僞利病自无一不在照臨之中。如堯之欽明光被四表文之緝熙光于四方是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

此見躁進之宜愼。初九剛德明體志急上進。唯欲麗君以行道。而不顧時勢之何如爲所履紛錯之象。誠能愼重安詳敬以處之則所履不至于錯而麗得其正矣何咎。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避同

益敬愼者不敗所以避躁妄之咎也。

六二黃離元吉。

此嘉人臣建中弼治之美。黃中色。六二柔麗乎中其事君也將順濟以匡救。正直出以渾厚。黃離之象也。上可以助繼明之治下可以普文明之化。吉孰大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二居下之中而得中道心无偏私所以動无過舉也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耋田節反）

此卽盛極將衰者示以俟命之道處重離之間前明將盡乎昃往復之時也故有日昃之象若不安常處順以自樂而徒戚戚于危亡之憂祇自速其斃而已凶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時无常盛之理不能蚤回天運徒憂奚益哉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此極言更張太驟之禍後明將繼而九四以剛廹之是當天命方回人心始向之初變法急遽而无序矣如其來如者也災害並至焚如死如棄如者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激變召禍无所容其身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何反）

此示人君恐懼以致福六五以陰居尊而逼于上下之二陽是君爲强臣所制威權已下移矣誠能反已自惕而憂懼如是則修德而權奸自伏不亦吉乎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義同）

所謂危者安其位者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此擬上爻有威明並著之功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及遠者也王者用此道以出征則能奉天伐暴有可嘉之績无惡授首而威以振矣小醜不問而刑不濫矣所謂仁義並行之師也何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王者爲安天下而興師豈好黷武哉

上經畢

[illegible]堂彙纂周易[illegible]卷[illegible]
伊洛張含性理[illegible]
男步瀛[illegible]甫[illegible]參校
孫[illegible]勤五甫督梓
[illegible]乃初

周易下經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取七具反

此言感通不外于一正。咸交感也。其卦艮下兌上。具有彼此交感之義。故爲咸。咸則情相孚而事易濟。故亨。然又必爲道義之交。非勢利之合。而利貞。如取女之正焉。斯得感通之道而可保其亨也。吉。

彖曰。咸。感也。

此泛以造化物理釋卦名。无心者不能感。有心于感者亦不能皆感。咸者无心于感而无不感之謂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說音悅

此詳釋卦辭。以明感正之善。卦體兌柔上而艮剛下。是陽降以感乎陰。陰應而與之。陰升以感乎陽。陽應而與之。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艮止兌說。是感者專一不他。而應者樂從。无强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艮少男下兌少女。男先于女。既不越禮。以少配少。又不過時。男女所感之正也。是以感无不通。故亨。又必利貞。如取女。然後得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感道通于三才。天地二氣交相感應。而萬物同受是氣者。自然以氣化以形生矣。聖人至誠以感人心。而天下同有是心者。自然和[illegible]而无乖戾。平而无反側矣。即所感而究觀之。凡天地之施受。萬物之應求。有不期感而自无不感者。其情不可見耶。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此著君子无我之心。學山上有澤。以虛而通也。君子體此。而處中以受人之感。程傳所謂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是也。受人猶云應事接物。

初六。咸其拇。拇茂后反

此未感而有心焉。迎者。咸以人身取象。拇足大指也。初六處咸之初。感于最下。是不能虛受。而意見躁動。如指欲動而足尚未移。爲咸以其拇之象。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謂其志四體動作。傳所不役役乎。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腓符非反

此方感而有心期必者。腓足肚也。欲行則先自動。六二以陰柔居躁動之地。當感時不能物來順應。而常動于物。爲咸其腓之象。如是則心累于外欲之私。故凶。若能反躁居靜以時而感焉。則无感不通而吉矣。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有中正之德。順理爲感。而无所害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此既感而有心偏主者。股隨足而動。不能自專者也。九三當股之處。遇感而无以自守。每逐物以動。其所執持不變者。唯隨乎物而已。爲咸股執隨之象。如是而往。從以身爲天下役。而感必不通矣。不亦吝乎。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居而不動曰處。初二陰躁。不處猶可。三陽剛居止極。乃亦不處也。君子立志當卓然有以自主。而乃志在隨人。所執何卑下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憧昌容反又音同

此見君子之感。貴公而不貴私也。九四以陽居陰。感或不正。故因占設戒。以爲感物者誠能虛中无我。大公順應而貞焉。則推之而感无不通。反之而志无不得。吉而悔亡。若不能貞而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于往來之間。則但其朋類從之。而所遁于思慮之外者多矣。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蓋不正而感。斯有害也。未光大。謂心體暗昧。

九五。咸其脢。无悔。脢武杯反又音每

此擬絕乎感者而僅與之。脢背肉。在心上而相背。不能感物者。九五適當其處。是孤子離世。于物一无所感。爲咸其脢之象。此僅无係累之悔耳。如感通之正何。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有心絕物。失胞民與物之本量矣。非末而何。

上六。咸其輔頰舌。

此感人以言而无實者。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也。上六陰居悅終。則工于媚。處咸之極。則專于感。是不能推誠而唯飾巧言以動衆。爲咸其輔頰舌之象。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本義騰滕通用

感人在心術之眞。不在言辭之巧。徒騁詞說以說人。感道其衰矣乎。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此舉恒而得正之效。恒常久也。其卦巽下震上。其有常久不變之義。故爲恒。要而能恒。則積久有以通之而亨矣。且居

亦无頗僻之所行然天下无不恒之正而容有不正之恒
故必其所恒者精擇乎聖賢大學之正道而守之斯措之事
業彌綸參贊无往不利乃爲亨而无咎耳。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
此即造化人事之常釋卦名卦體震剛上而巽柔下定位不
易。分之常也卦象震雷巽風相須相助氣之常也卦德巽順
震動順理而行事之常也。二體陰陽六爻皆應彼此相資情
之常也故名恒。
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
此釋利貞之義而見久道合乎天地恒固亨且无咎。然必利

于正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常久而不已。亦
唯以正耳。而况于人乎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
此明學之體立而用自行蓋天地氣運如環相生。翕聚之極
即兆發散未有終而不始者豈君子學不足以致用乎。此貞
所以利往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
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恒道通于三才日月得天之理故能久照于上。四時
陰陽變化故能久成乎歲聖人仁漸義摩久于致治之道故

天下化之以成美俗總之則一恒也觀其所恒而天地之覆
載生成常理不忒萬物之飛潛動植常性不易其情亦一恒
而已矣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此君子守定理以爲恒雷風相與萬古不易恒之象也君子
以日用倫物各有至理當然之則所謂方也。立而不易任萬
物之遷移不能奪其所主其體恒也深矣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此深著過求乎人者之无益初與四應理之常也上下相隔
勢之變也初不度勢而深以常理求之言必欲其聽施必欲

其報浚恒之象也。此即所求出于正然責望太過嫌疑易生
祇以取災而凶耳。何所利哉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情意尚淺而責望太過能免于凶乎。
九二。悔亡
此即善反于恒者而深與之九二以陽居陰是所爲未免失
正而有悔矣然幸其能補偏救敝所以內省不疚而悔乃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恒性在中而本體之明有未常息者故能覺悟反正不謬不
以累之矣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此深戒不恒者以動其心九三居位得正本有其德者然過剛不中志從于上是操守不定一旦移情于利達但見大節一虧終身莫贖愧恥之集如有人奉而進之不知所自來也爲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象占者正而不恒則其吝如是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愧已愧人无所容于天地之間也。

九四田无禽。

此擬不當恒而恒者之失以陽居陰不得其正其所守以爲恒者皆迄无成功猶田非其所而不獲一禽也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謂勞而罔功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此論人君當操其斷六五柔中應二剛中是一于順從臣下而守之不易恒其順德而固貞者也不知順從之道在臣之事君則可在君之使臣則不可故其占婦人吉而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臣道猶妻道忠順不失以豬一人如婦從夫以終身故吉也君道正當以義自斷若偏聽臣下如夫從婦能免廢弛之凶哉。

上六振恒凶。

此大臣變法以擾民者上六居恒極則不常處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安其分是凡事喜紛更而樂變革以振動爲恒者也誤天下蒼生累國家元氣何凶如之。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好動貽禍民社不小无功大矣。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

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是羣[illegible]風君子當退之時故爲遯能遯則與時偕藏吾道常伸上與[illegible]

退而道自亨在小人則宜安分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廹于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此以九五一爻釋亨義遯而亨者當遯之時必能遯而道乃亨也卦體九五陽剛當位六二應之是君子有可爲之德小人有包承之心及此而與時委蛇善藏其用則不激亢以買禍而身心俱泰所以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長丁丈反）

此以下二陰釋小利貞蓋其浸盛之勢將必陵廹君子非正即非利也故戒之。

遯之時義大矣哉。

此卽君子善遯而嘆美之。當陰長之時。是必有見幾之智。克己之勇者。然後能遯。處之甚難。故曰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遠袁萬反〉

此君子守正遠邪之道。天上山下。相去甚遠。遯之象也。君子于小人不必峻聲厲色。疾之已甚。但持己以莊。處事以正。而小人自不能犯。亦如天高未嘗絕山。而山自不能近天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此卽不早遯者而深戒之。初居卦下。當遯之時。衆皆先而彼獨後。遯尾之象。失時賈禍。危且不免。豈可更往而有所爲乎。

占者當晦處靜俟可也。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厲卽災也。若能早遯而不尚往。何災之有。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勝音升 說吐活反〉

此著二爻善遯而不變。黃中色。牛順物。六二當遯之時。以中順自守。人莫能解。是不爲危言激論。而斂德避難。確乎其不可拔。故有此象。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堅其必遯之志。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畜許六反〉

此著遯而不決之非利。九三下比二陰。是溺于小人包承之私。濡滯而不能卽去。爲遯而有所係者也。旣有損名節之疾。且不免中傷之厲矣。此道唯用之畜臣妾則吉。豈出處大節所宜有乎。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憊音敗〉

名節旣虧。志氣不振。有疾而困憊也。遯之事。乃去就大節所關。豈可以畜臣妾之道處之耶。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好去聲 否音缶〉

此獨以能遯歸君子。下應初六。是小人包承各位如意。寧无可好者乎。然有乾剛之德。毅然絕好而遯。此君子之吉道也。

若小人必貪所好。不喪身而不止矣。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君子小人。其品自殊。故好遯之吉。舍君子莫歸也。

九五嘉遯貞吉。

此正所謂與時行者。五剛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中正。是在我旣无可議。在人又不我嫌。未見有可去之隙。而蚤自引退。不尾不係。遯之嘉美者也。如是則得出處之正。而身名兩全。不貞吉乎。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不牽於外。以正其在己之志。故能嘉遯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此有盛養而超然物外者。上九陽剛。有必遯之志。居外无應。有可遯之勢。故能得意于遠去。而寬裕自如。肥遯之象也。理亂不鬪。榮辱不驚。何不利之有。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胸次脫灑。名位利祿。皆不能攖而惑之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此示君子以處盛之道。大謂陽也。壯盛意。爲卦四陽盛長。是君子滿朝。勢能有爲。故名大壯。然君子所以壯者。非徒壯于

勢。壯于理也。占者值此。必存心正大。舉動光明。一出于貞。然後羣枉貼服。壯可常保而利矣。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

此釋卦名。卦體陽長過中。是君子之勢日昌。大者壯也。卦德乾剛震動。是本天德之剛以砥節礪行。而不爲私欲所屈所以壯也。故爲大壯。

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此釋利貞之義而極言之。蓋壯之時。勢雖足以有爲。必所存所發。合乎正。不可恃壯而妄爲也。即此正大之理推之。則天地无私覆載而无不覆載。无私生成而无不生成。其情亦此

正大而已。大壯可弗貞乎。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此君子自強之學。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大壯之象也。君子力求自勝。克去己私。其于非禮之萌。蚤見預絕。不使踐于行而爲履。天下之壯。孰大於是。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此見居下不可以躁進。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也。陽剛處下。當壯時而恃壯銳進。是疏遜小臣。遽欲進而決去小人。有壯趾之象。則君疑臣忌。其凶必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始壯恃剛。揆之理勢。必至困窮也。

九二貞吉

此著二爻有反正之能。九二以陽居陰。本不得正。然能覺悟善反。一變其恃壯任剛之爲而貞焉。則內不失持己之宜。外不中小人之奸。而吾道可保其常壯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以其所處得中。心无偏私。故事无過舉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羝音低 羸力追反）

此著三爻恃壯之危。九三過剛不中。而當壯時。在小人固用壯。而抱快快欲逞于一擊。君子乃用罔。而視有如无。藐天下

為不足畏此即所為一由于正而忽忽防疏實階之厲矣其
象猶剛壯羝羊觸藩不決而反自困其角者也。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无足怪者君子乃用罔何哉所以一敗而一困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輹音福
此見以正進者而其進自壯九四以陽居陰本有躁動之悔
而不極其剛猶有反正之資故占者誠能不恃壯用罔而貞
焉則進无不遂心无不慊吉而悔亡矣以此取象于羊猶藩
決而不復羸角取象于車猶輹壯而與利于行也。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尚上通

雖能貞則人心无怍故經綸如意羣枉不得而阻抑之矣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喪易並去聲
此即人君忽失其壯而僅與之六五陰柔則退縮而不前居
中則安常而自止剛壯氣習頓然除却而不自覺其亡者為
喪羊于易之象不恃壯用罔僅免羸角之悔耳其如尚往何
哉。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柔中而當壯時无剛動之才羊所以不知其亡也。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此戒恃壯者以知所變壯終動極志之雄也其質本柔才之
弱也乃欲進而立功則臨事必疏莫知所措象猶羝羊觸藩
而進退維艱何所利哉然猶幸其不剛愎不終恃其壯者若
能艱難慎重以處之則可以遂其進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不詳不能度德量力以審于進止也艱則能詳而有可進之
理不遂之咎豈長哉。
☷☲ 坤下離上 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此著功臣寵遇之隆晉進也卦象德變具有以德遇主乘時
上進之義故為晉人臣備是三者以進嘗屏藩王室澤被生

民而為安國之侯因此受君之賜錫馬衆多不拘賚予之常
數與何渥也晝日三接不限朝見之常期情何懇也康侯誠
千載奇遇哉。
象曰晉進也。
此以乘時奮庸之義釋卦名晉者世際休明進而有為之謂
也。
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
晝日三接也。
此以功臣遭逢之由釋卦辭卦象離明出于坤地之上是宇
宙雍熙賞罰无私有其時矣卦德坤順而麗乎離明之君是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有其德矣卦變自觀來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于五是徽柔在御崇德報功有其君矣蕃庶三接豈倖致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此君子日新之學明出地上愈進愈明晉之象也君子以吾德本明也而昏明之機則决于自雖深自濯磨務令昭德之功一一如日之方升斯已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此示進而无援者以守正待時之道初六以陰居下有欲進之心應不中正遇妨賢之人有晉如摧如之象占者如是而

能自處以正則始摧而終得進故吉設不爲人所信亦當義命自安雍容寬裕則无躁進之咎也。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獨行正道不肯阿附于時所以見摧也方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所以裕无咎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此人臣進不枉道之善六二德有可進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道居正則終當見知明主不惟得遂其進而吉且大獲君眷而受此介福于王母矣王母謂六五柔順之君也。

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中正之德爲王母所必求福豈倖致哉。

六三衆允悔亡。

此信友可以獲上者三處不中正无應于上宜不得遂其進而有悔者然居近二陰皆欲上進是以道同心孚故得托交借援而遂其進矣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雖上麗明君欲以行道非懷名利者故衆允之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鼫音石

此明竊位者之必危九四當晉之時居大臣之位患得患失貪而畏人如鼫鼠然此即爵位錫自公朝而貞亦不免危厲況不正乎。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德不稱位宜其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此示人君以純心行王道也六五以陰居陽本體不正宜有悔者然大明在上英烈爲資下皆順從其悔可亡然功利之念或未能盡忘占者于此若能爲所當爲而治效失得皆勿恤焉則治化成而吉无不利矣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有純王之心自有化被天下之處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此見過剛之不可用上九剛進之極是純以猛躁用事爲晉其角之象占者得之維以伐不服之私邑則兵雖危而事亦吉且无敗北之咎然不能修德以服天下而第務剛以治小邑雖罪所當伐貞矣而威不及遠亦可吝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不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道豈得爲光乎。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此示人臣遇難守正之道夷傷也爲卦下離上坤有明而見傷之象故爲明夷文卦體五近于上是以宗臣而近暗君也占者值此惟利于隱忍行志委曲進忠而艱貞焉則報國保身庶兩得之矣。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

此以卦象釋卦名離明入于坤地之中是明爲地掩而明者傷故爲明夷。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難去聲

此以卦德釋卦義明者中涵而微柔外見臣德之純也以是德而蒙國家之大難明而夷也文王羑里之囚緝熙服事足以

微矣。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此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當宗國之變而能委曲以全其明固艱貞之謂也箕子爲紂近臣佯狂受辱得其義矣。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此君子不察察以爲明也明入地中外晦內明明夷之象君子莅衆精核而渾厚出之聰藏其明乃能无所不明也已。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此即見傷未顯而示以夬去之道當明夷之初而道不行猶鳥之飛而垂翼也君子于此唯有一去而已縱或所遭困窮甚至動招譏議亦不得而避也。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當早去奚暇食哉。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此即傷未切者而示以速去之義六二以明體處暗主之下故其明夷也爲削奪之所加有夷於左股之象及此不去禍將至矣占者若早見而遠去如拯之用壯馬焉庶可以身名兩全也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知禍而避不與時違順也避之而早不失機會得其吉矣。

九三明夷於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此示除害者之當審九三以剛明之德而居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暗主爲應故有向明伐罪元惡授首之象然君臣大倫放伐大事故必從容愼重萬不得已而後動豈可以急遽爲貞致冒簒逆之罪哉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心切于除暴救民而非以利天下故能成功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此言遇非其時者得以遂其高也四入暗體是身處昏暗道无由明入于左腹之象然以柔正居暗地而尚淺故猶可以

得意於遠去矣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方在幽隱无用之處故能欲去即去而无所繫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此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者六五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是以貴戚之卿值宗國之將危委曲艱苦不直遂其明以犯君其象猶箕子之明夷貞之至也占者際此時遭此主惟守貞如是乃爲利耳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外固晦其明矣然本心之明自存不可得而滅息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於天後入於地

此極言暗主之禍上六陰居坤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則自隕厥命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矣故其象如此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照四國以當居尊位言則者爲君之法則也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

此見風化之原宜端也家人者一家之人卦具骨肉分列之家衆又有內外統理之家主成其一家之人故爲家人然家

之難正莫甚於婦人故治家者當先修身以治乎內使女固守其貞乃爲利耳蓋內正則外无不正矣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

此明家道所關之重卦名家人而歸之女貞者蓋卦體以六居二是爲女者守順德以正位乎內以九居五是爲男者秉健德以正位乎外男女各正則剛柔之分明倡隨之道得即古今陰陽不易之大義也豈細故哉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此又推家政之所由肅卦之九五剛健爲主於外有父道六二柔順爲主於內有母道焉蓋一家內外森然

嚴君之義焉以為男女之正已也。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此復以卦書推利女貞之故蓋自嚴君教行初上秩尊卑之
分父父子子也三五定先後之序兄兄弟弟也五三四二誰
內外之別夫夫婦婦也家道至此倫无不盡可謂正矣夫天
下皆家也一正家而天下之為父子兄弟夫婦者定矣要之
自正內始此家人所以利女貞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行去聲）
此明修身治家之道火熾則風生風出於火即化出於家家
人之象君子以家之本在身故言必有物无虛言也行必有

恒无墮行也則身正家齊而天下之定亦從此出矣
初九閑有家悔亡
此著治家謹始之道初九陽剛有齊家之德家初又易齊之
時是以本身立範明尊卑之分以肅其義慎男女之位以嚴
其別閑有家者也如是倫理正恩義全相濟相夷之悔亡矣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志未變而預閑之將終不變矣所以无悔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此正女之正位乎內者六二陰柔中正是賢女子知從夫之
道凡事无敢專成唯在中饋飲食是供而已真所謂女貞也

桃夭之化成矣不其吉乎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能順而卑巽乎夫此謂婦道本於婦德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呼落反 音整）
此言治家貴嚴而不貴寬九三過剛不中治家過嚴故家人
有嗃嗃畏懼之象如是則以義掩恩雖不无悔於危厲然人
心礪殺猶為正家之吉倘反是而致婦子嘻嘻必敗度喪禮
而家道衰矣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嗃嗃雖云悔厲尚足以立家法故吉若致門內嘻嘻則縱廢

而不可訓矣
六四富家大吉
此大臣藏富於民而化道成人君以天下為家六四以陰居
陰在下之上是家相能生財有道富天下之家者也如是則
衣食足而禮讓興矣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有理財之智而又司盈縮之權故能富家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假音格）
此言王者得內助之治九五陽剛中正 [illegible]
甲以正位乎內又聖后也 [illegible]

用嚴悍而閨門雍睦與之化可坐致矣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二五同心，交相孚愛，豈有私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此治家寬嚴並著，而家道永昌者。居上卦之終，主家久矣。而以剛行之，是本誠信以篤恩義，而其間倫紀森嚴，自不可犯，有孚而威如者也。此得正家久遠之道，故曰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謂非作威也，反躬自治，則人自畏服之矣。

兌下離上 離 中孚 家人

睽，小事吉。

此論勢雖合者，僅足以自守。睽，乖異也。為卦具有世道人心乖忤離異之義，故為睽。睽若无一可為矣，然卦有濟睽之善，占者值此，雖未能遽合天下之睽，猶可補偏救敝，以圖偏安之業也，不亦小事吉乎。

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此以人物之睽釋卦名義。卦象離為火，兌為澤，並生于天地也。及一動之後，火炎乎上，澤潤乎下，物性睽矣。又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同育于父母也。然志之所行，中偃乎坎，少亢乎艮，人情睽矣，故名睽。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說音悅

此歷舉卦綜之善以釋卦辭。卦德兌說麗乎離明，是內既心氣和平，而外又洞燭事機，有其德矣。卦綜柔進上行，是以徽懿之資，而進握樞要之權，有其勢矣。卦體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虛中之主，而得剛毅之佐，有其輔矣。備此三者，故雖不能大有所圖，而小事尚可為也。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此極言睽之理而贊之。位上位下，天地睽矣，而施生相濟，化育之事則同也。正外正內，男女睽矣，而倡隨相合，室家之志則通也。群分形殊，萬物睽矣，而聲氣相感，應求之事則類也。可見不睽即无以為合，而三才或幾乎息矣。睽之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此君子善於合睽之道。火上澤下，其性相違，睽象也。君子處世，未嘗不異，但不絕俗以明高，不矯情以忤物，是以同而異也，所謂群而不黨是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喪去聲

此幸濟睽得人，而尤以絕人為戒。初无正應，本不足濟睽，而有悔者，乃幸與四同德，是情非素孚，道適與其終當協力以濟

其悔亡矣有喪馬无逐而自復之象然當睽時同德既合惡人之來亦當見之庶可免其疑害而无咎也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辟音避同

睽之時正惡人間善之日拒之峻適以質禍見之所以避咎也豈得已哉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此著委曲得君之善二五君臣相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然君雖失于下接臣不可以自外故必婉轉感悟求與相遇如遇主于巷焉則君臣之睽合而臣子之責塞矣何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屬正應詎无所逃非爲邪以枉已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以制反掣昌逝反劓魚器反

此言臣之于君始睽而終合三與上應不幸居二四之間而上猜狠方深求合不得故意見橫生若見二之曳三輿于後也若見四之掣三牛于前也更若見上之加刑于三而輿中之人天且劓也然本无是事者事必自空有是疑者疑必釋三與上終必相遇矣故其占爲无初而有終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居二陽間故因疑起見也然邪不勝正終當與上相遇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此危濟睽者而固其相信之心九四居睽无應睽而孤者幸遇初九元善之士與已同德故彼此各披其誠而交孚矣然當睽時難合易離故必危以存心杜疑防間庶終保其孚而无咎矣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當睽之時志在得人以其事孚而无咎其志行矣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此言君不艱于遇臣而睽可濟六五以陰居陽濟睽之才不足宜有悔矣而能亡之蓋二五剛柔得中二乃五之宗臣也當睽之時五既處中下交二又委曲遇主其相合如噬膚之易以是而往則在在相安施爲得人又何乖戾之咎信乎其悔亡也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君臣一德福慶及于天下豈但无咎已哉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音脫

此言君子臣先睽而後合上與三正應本非孤者但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猜狠乖離睽乃自成其孤焉故三本不汙而意其汙如見豕負塗也三本无受汙之事而意其有如載鬼一車也由是積疑成忿先既張弧欲射矣久之意稍解釋後

復説弧不果射也始知三非我害實為我親乃往而與之相遇如陽與陰和而為雨也如是則睽无不合而吉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无所不疑曰羣遇則皆消亡矣何往不吉哉。

艮下坎上　小過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此示人以濟難之善道蹇難也足不能進行之難也其卦艮下坎上具有世難方殷難以前進之義故為蹇蹇不易濟必往西南平易之方守要害據天府進戰退守无不利矣若往東北之險阻則英雄无用武之地何利焉必見德望謀猷可倚為重之大人則濟難有資而利又必秉公仗義以正自守斯天下歸心蹇无不濟而吉也。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難去聲　知音智）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而贊其美蹇者艱難險阻之義也為卦坎德為險而在上是險難在前无可進之機艮德為止而在下是見險能止有不進之善如此居靜以觀變惟明哲識時者乃能之非知而何。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當去聲）

此歷舉濟險之善而贊之卦變自小過來陽進居五而得中是得平易形勝之地也退入于艮而不進是陷于險地濟蹇之道則窮也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象見之而往以資其謀猷有濟蹇之功也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有貞之義下以削平禍亂整頓紀綱而邦因以正矣此貞之所以吉也夫當蹇之時必得地得人得正而後可濟其時用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此論君子有濟險之本圖山上有水峻險難行蹇象也君子以世道之蹇皆吾德不修所致不敢往而尤世也唯反求諸身以修其德使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利則一身之蹇濟而世

道之蹇亦可以濟矣。

初六往蹇來譽

此論初爻知止之善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是身不肩濟蹇之任者故往而有為則益陷于險矣惟來而不進則有見幾識時之譽也。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非終于不往也時不可往而宜待之所以有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此著人臣純于濟蹇之心六二柔順中正王臣之良者應五在險正是蹇[illegible][illegible]之日故鞠躬盡瘁不避艱難蹇而又蹇

求濟之此其心存報國志在忠君豈爲其身之故哉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既蹇蹇矣事雖不濟而亦无可尤况未必不濟乎

九三往蹇來反

此示不能濟險者以圖安之道九三以陽剛當蹇時若恃剛而往不免躁急犯難益以蹇耳惟反就二陰與之同心戮力則陽得陰助庶可不陷于險而得所安矣

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二陰喜得陽剛而依附之豈三强與之合哉

六四往蹇來連

此卽才不足者而示以資人之益六四以大臣當蹇時而陰柔不能有爲故獨往則陷于險矣惟來與九三相連藉其謀略庶乎其有濟耳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九居三而陽當其位有實才實德之可恃故四宜連之也

九五大蹇朋來

此處人君遇難而得人助九五居尊當蹇之時宗社險危所係非常之蹇也六二正應在下與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朋羣然偕來是賢者感憤于時事而翕然歸附則蹇之濟也不難矣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五當大蹇而剛健中正是中德在已不因險難而失其守所以能鼓動多士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碩音石

此言濟蹇之功在於從賢以從王上居蹇極時將濟矣若徒以時之可爲而冒然以往陰柔无當益以蹇耳唯來就九五與之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蓋九五德位兼隆之大人見之則撥亂反正相資而進非徒一身之利實天下之利也其碩而吉固宜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內以五之爻位言志在內者一心專向于五也貴以五之位與德言從貴者借其位以係天下之望資其德以收天下之心也

坎下震上 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解胡買反音蟹象傳大象並同

此言解難者當有安養天下之義解難之散也其卦下坎上震居險能動則出乎險之外矣故爲解難之既解元氣方復必除煩苛務寬大休養安息如西南之平易乃爲利焉此時若亂流盡殄无所往也當偃武修文求復其所而安寧則國家相安于无事而吉若遺孽尚存有所往也又當早往早復

速收平定之功則國家不苦于多事而吉所謂利西南者如此。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

此以難所由解釋卦名義卦德坎險震動是大難方殷而才猷斡濟有以運旋于禍亂之外險以動也動而易險爲夷險自脱而解之矣故爲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此詳釋處解之善往得衆者卦變自升來九往居四入于坤體坤地寛平而又爲衆是平易以得民也得中者九二居于

其所而又得中是安靜无爲得其處解之中道也有功者本其得中而往既不擾亂亦不擾民而收戡定之功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此以解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氣當閉塞之餘必解散舒暢然後雷雨交作凡百果草木之屬莫不枯者萌甲而甲者開坼矣夫天地以解而成化育之仁則解之時豈不大哉王者所當順解之時行西南之政而與天地合德矣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此見君子施法中之仁雷雨交作萬物解散解象也君子以大難之世民易犯法難之方解當與維新故于无心之過宥

赦之而不問即故犯之罪亦宥之以從輕所以體天地之心而解萬民之難也

初六无咎

此與其得處解之善道難既解矣初六以陰居下上有正應是人臣當禍亂甫平之時而安靜休息與民更始不滋擾亦不廢弛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上應四剛與初柔兩相際合寛而能嚴義不當縻事而生亂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黄矢貞吉

此言人臣得舉錯之正九二剛中秉道嫉邪之君子也故當羣陰用事之日爲能屏去邪媚則善類集而得中直之士矣有田獲三狐得黄矢之象此人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居下而得中道秉心不偏故取舍合宜也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乘石證反

此著小人竊位之失六三陰柔不中正居下之上乃无才德而據高位者雖得之必失之如宜負荷之人而反乘載必致寇奪也如是即爵頒于朝而貞亦不免非分之羞況未必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戎古本作寇）
處非其據卽不見奪亦可醜也寇戎之至由己之无德致之
安所歸咎也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解隹買反皆上聲下俱同）
此言大臣能去邪而得正四居上位與初六陰柔相應非其
人矣幸其剛而能解故爲四試若能解去己之私人則小人
退而君子進同德之朋不招自集而相孚无間矣（本義拇指初）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四雖陽剛而居不當故初得附之爲拇所謂私情之合義不

容于不解者也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此著人君去小人之實五與三陰同類是人君與小人共事
者也君子于此惟有解而去之則吉然必實驗于小人之不
有豈得迹離貌疏而遂謂之有解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苟實有必解之心則小人將何恃而不退乎是在君子決之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射音石隼荀尹反辛上聲）
此言大臣能去邪而世道清六三小人據高位如隼之在高
墉也上居公位用解除之猶射隼高墉而獲之者然則元凶

就擒善類得安天下生民之福也何所不利乎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小人悖道罪狀著矣上所以不容不解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此著取民以大之道損減省也卦體卦象其有損民奉君
義故名損損非得已之舉惟上有不欲損之心人皆信之而
有孚然後民樂輸而事易濟元吉且征有名而怨不生何咎
是道也傳諸萬世而爲救時之常規而貞推之四海足爲通
行之良法而利有攸往要非有孚不能損何容易哉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此例言用財之道當損之時雖享帝享親素當從厚但時絀
不得舉贏卽用二簋亦可矣况其他乎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上行之上時掌反）
此以卦體釋卦名義爲卦下體本乾上體本坤今損下卦上
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是損民
以益君也民貧君豈獨富其損道必上行矣上下交損故名
損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
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此卽享祀之國時以釋卦辭損而能有孚則元吉无咎可貞利往不待言矣其云二簋可用享者蓋凡禮以時爲大當損時則應有此用耳觀于卦畫損下卦之剛以益上卦之柔者一時之變通也觀于物理損進極之盈以益退極之虛者一時之推遷也一切損益皆不外時況用享而可違時乎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懲直升反

此君子袪累之心學山下有澤損深益高損之象也君子以人身所當損莫如忿慾故于忿則懲治之澄懷觀理不爲客氣所使于慾則窒塞之主敬守靜不爲私情所誘如此損之又損則心純而身修矣 朱子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音以遄市專反酌平聲

此著初爻匡救之善道初當損下益上時而上應四陰是救正之責在我矣於是已其私家之事而速往益四以懲窒之功損彼忿慾之疾則事上之責已塞何咎然以下益上分隔情疏又當斟酌淺深量而後入毋以遄故至不當損而損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上尚通

尚指六四初之志欲損四之疾乃四正欲損己之疾而與初合所以遄往也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此著純臣守正之益九二當損之時陽剛居下不肯妄進者卽此是貞而能守之則全名完節乃爲利耳若輒有所往降志辱身能无凶乎然君子非必往而後益于上也惟固守此正不自貶損上以啟尊德之心下以挽奔競之風其有益于人國也大矣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九二剛中在我者重以此爲志外物不足以動之矣故能貞也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此言取友之道在致一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在此爻是同德之中有異類之雜卽決然遣去其異者非三人行則損一人乎又一陽上而一陰下是異類之徒旣去而同德之朋相孚非一人行則得其友乎卦有此象故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蓋三則雜而亂其勢必至于相疑故不得不損一人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此大臣取諸人以爲善者以六居四有柔靡之疾下資初剛以克之是自損其疾也然必勇于改過能使初見我汲汲之心而遄往于我則賴其匡救有變化氣質之喜无委靡廢弛之咎矣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凡人无疾固可喜有疾而能損之亦可喜也不則可憂孰甚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此著人君得賢之效六五柔中居尊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者是樂善忘勢之主也故豪傑景從賢能效用濟濟皆國家大寶欲辭之而不可得即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焉如是則群策畢舉可以迓天庥而綿國祚矣元吉。本義兩龜爲朋十朋之龜大寶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由其克當天心多士所以歸命也吉豈倖致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此言純心益民之效大上九居卦之上受益之極欲自損以益人然以上益下不必損己有但因利緩征自有餘賜如此无愧于子民之責何咎然所以益下者又必存公平正大之體无違道干譽之私而貞焉則道爲盡善而惠澤自普故吉凡法可常行而推動即化故又利往由是近悅遠來億兆皆臣奚必其得臣寧可以家計哉。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所謂君子樂之也。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著人君益下之義益增益也卦畫具損上益下之義然民富君不獨貧上下俱益矣故名益益下非才德不可而卦體有其善以卦體大中之道措之天下之民其有所往也何不利之有以卦象經濟之才即當險難之來亦无不可濟又爲利涉大川兼得此者隨所占以驗焉可也。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說音悅

此釋卦名而贊其道之得民也爲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今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是人君減賦助民而民之被益而說者无有窮盡矣然所以損上益下者乃自上卦而下于下卦之下是澤由君布實被閭閻匪徒一切轉移之術其道足以怙冒格被而大光矣君民交益如此故爲益。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此以卦體卦象釋卦辭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是君臣一德凡益下者无非良法美意故民被其澤而有慶也爲卦下震上巽震于五行象木巽于八卦爲木皆木之道在人則才猷克壯是以道濟天下乃能夷險易危而行之无不利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施去聲

此極言益道而推其義卦德震動巽入是既奮發激

沉潛深造自此德崇業廣進未可量此聖學之益也卦體陽下陰上是天以氣施地以形生合同而化萬有必遂此造化之益也以此推之凡人事自消而長物理自虛而盈皆益也即皆道也要皆理數之自然而智力不得與焉非與時偕行者耶益道之大如此。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此君子自修之學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改過益之大者且速于遷善則過益寡勇于改過則善益純其相益亦猶是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此著厚于報君之善道初雖居下然當益時而受上益是任籍初登君恩已渥不可无所報效故利用大有作為不徒尋常事業而已又必其所作者周悉萬全而元吉焉然後天子信之大臣安之乃得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居下始進本不當任厚重之事使非元吉何由塞咎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此論純臣有受益之道二當益時虛中處下是人臣得事上之貞者以故精誠上通寵錫不期而至象或益十朋之龜弗克違然事君若此何事他求哉第守此貞而不變自主眷益隆而吉矣是道也雖王者用以享帝亦獲降康之吉況事君而有不承寵者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二止知効貞而寵錫之來若出望外故曰或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此言受君益者當用信于君六三陰柔不中正本非純臣也然當益下之時居多凶之地故有益之以凶事者所謂投之艱難處之盤錯則警戒震動庶能改過无怙終之咎矣然當思凶事之益其責成有在必有孚制心且所行合中以此感通于上猶告公用圭以通信者然斯无負凶事之益哉。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用凶事非乘之也正欲困心衡慮以固其所本有者臣豈可或負于君哉。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此言人臣益下之德見信于君以六居四而不得中故因占設戒若能見為中行凡所以益下者參酌度量動合機宜則我之所行皆君所欲行謀猷入告无弗從矣雖或遭遘其變以之遷國為依眾心之所欲民亦從之而无弗利況[illegible]從乎中行之善如此。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四惟惓惓以益民爲志故上信而從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此言誠于益下者之得民深也九五陽剛中正爲益之主其所以惠下者一本惻懇之心而出之純非違道以干譽此何待問而後知元吉哉但見上以誠感下即以誠應民之戴我德者亦皆有孚而无問矣此正所謂民說道光者也其元吉何如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唯惠出于心則元吉可勿問矣即民之惠我德見我德之實及于民益下之志豈不大得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无恒凶。

此即專利取害而深戒之陽居益極求益不已是貪得无厭施奪于民不唯莫我益之且或有攻擊之者矣所以然者君道以益下爲恒今立心聚斂而无恒焉豈能免于凶乎利之不可專也如此。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偏辭謂持從其求益之一端而言耳猶未深論其弊也若究而言之則又有擊之者矣豈獨莫益已乎。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夬古快反號平聲

此詳論決小人之道夬決也其卦以五陽決一陰是以衆君子去一小人有必然決去之義故爲夬夬衆陽決一陰若易矣而決之之道必聲揚于王庭之上使小人之罪明以至誠呼其衆使君子之類合然亦尚有危厲不可以小人之衰而安意肆志也又當先治己私不可以君子之勝而專尚威武也如是萬全之謀在我然後小人可一舉而盡矣何利如之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說音悅

此釋卦名義而贊其德夬者決去之義也卦體以五剛決一柔是以衆正逐孤邪其去必矣故名夬且卦德乾健則有秉道嫉邪之勇兌說則有從容順理之謀以是而決小人既不優容以養奸亦不輕發以激變動合機宜小人有陰受其決而不知者不亦和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長丁丈反

此詳釋卦辭見決小人之當慎也揚于王庭者卦以一柔乘五剛是小人雖孤猶然據高憑寵其罪不可容也孚號則君子之勢已集矣而猶有厲者誠恐陰謀叵測其必危懼存心而決小人之道乃光也告自邑則君子之身已正矣而又不利即戎者以所尚專用威力則夬之已甚必取困窮也利有攸往者五剛既長而又善所以決斯一變而就陽道乃終若

子滿朝无一小人間之也。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施夬辭）
此論布德宜公而不宜私。澤上于天，勢必潰決，夬之象也。君子法天之仁，以推施祿澤，普及于下，與澤之潰決者一也。若封殖厚藏，而居德不施，祇犯天人之忌耳，豈君道所宜哉。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此言決小人輕躁之取敗。初九當夬之時，居下任壯，是新進之臣，不觀時勢，遽欲勇進以決小人，壯于前趾之象。如是而往，不能制其奸，而反激其變，是為自取之咎而已。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理勢俱不足以勝小人，安所辭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號平聲，莫音暮）
此示決邪者以有備无患之道。九二以陽剛當夬時，其為夬也兢兢惕厲，不敢安肆，且呼號眾正相與協力。如是，則雖小人陰謀或起意外之變，如莫夜有戎，然而戒備既周，无隙可乘，何用憂恤哉。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以剛居柔而得中道，故能惕號而勿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頄求龜反[illegible]）
此示決邪太暴者以善處之法。三當夬時，而剛過乎中，是其決小人也。不能潛蓄機謀，而厲聲厲色，悻悻見于一擊，如壯頄然，則謀洩取禍，反有凶矣。為三計者，決之亦何必以遽？但實有決之之心，外雖暫與和合，其迹似為所浼，如獨行遇雨而若濡焉，則心事不白，眾君子且有我慍者，然終必能決去小人，而于我固无咎也。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決邪以心不以迹，心果夬夬，始雖若濡，終必去之而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臀徒敦反，次七[illegible]反，且七餘反，[illegible]）
此示不能決邪者以從人之道。九四以陽居陰，不中不正，當決之時，居則勢不自安，行則進不得遂，如臀无膚，其行次且

者然，此四之悔也。故為四計，若不與眾陽競進，凡發謀決策，一聽于人，如牽羊者，縱羊使前而隨其後焉，則藉力遂進，而悔亡矣。但四欲進心勝，雖聞牽羊之說，必不見信，悔其可得亡耶。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當去聲）
以柔居位而不當，失其剛夬，不能前進也。聰不明，猜之之辭。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此示溺于邪者以善決之術。九五切近上六，是人主狎邇柔邪，而為所蠱惑者，如莧陸然。乃五為夬主，不可不決，若毅然斷割私情，夬而又夬焉，且不為過暴，合于中行，則健說決和

小人退而君德无所累矣何咎本義[illegible]感陰氣之多者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行矣而止无咎者以五之夬夬特迫于公義而係戀之情猶伏中心豈得爲光明乎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論小人處必衰之勢上六陰居夬極黨類已盡雖應三[illegible]五而亦皆夬夬復何呼號以求緩乎終必爲君子所决而[illegible]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則殄滅立至豈可長哉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取音娶

此示君子以防微之道姤遇也夬盡則爲純乾此卦一陰復生于下是君子滿朝一小人忽爾進用如不期而遇者故爲姤姤一陰敵遇五陽是堅冰之漸已成猶女德不貞而壯之甚也君子於此當早辯預防以絕未然之禍其可忽于始進而引與共事哉故又有勿用取女之戒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此釋卦名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卦以一柔遇五剛是衆君子无心遇小人而一小人敢于遇君子如猝然邂逅者然[illegible]名姤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此釋卦辭小人害正不可一朝居故君子勿取防其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此于卦中別取一義言所遇之善者卦體一陰生于五陽之下是當天氣純陽用事之日得地之微陰相遇而交助則燥繼以潤品物之長養者莫不燦然章美此造物以遇而成功也九五陽剛居中得正是以英明果斷之德遇宅中表正之位則德因位顯天下惟所遇是而治化大行此聖人以遇而成治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即處姤甚難而危言之一陰雖微其勢必盛時之可慮者大也故聖人謹之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論人君以言遇民也風從天而下无物不遇爲姤之象元后以施發命令播誥四方則上情下達而君民之心始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柅音匿

此戒陰進而深爲君子危初六一陰始生爲小人用事之初誠能自止不進而肆害君子如繫于金柅然此小人之貞得愛君子之賜而吉若乘其勢而往進剝陽則自失覆亡[illegible]

見矣其在君子又當思陰雖勢微將來必至得權害正如羸
豕必至猖獗而蹢躅焉可不預防哉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此論制邪有機而不可失九二以陽剛用事之君子與初相
遇是小人在其管轄猶魚在苞苴而不得逸者如此則有可
制之機矣能及今制之使不得肆害果何咎乎若失此不制
勢必得權以遇于衆陽則貽禍无窮奚利焉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魚之及賓非獨不利實義所不容也二安得逃其責哉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即无所遇者而僅與之九三過剛不中性躁欲進但上下
无應而勢孤不得遂其進者爲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如此
雖有寡助之危然无私遇亦不至以比匪受傷而大有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孤立寡援欲不次且得乎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即不能得民者而深儆之四與初應本其所屬之民宜相
遇者也今已遇于二而不及于四爲包无魚之象民心既去

禍難將生凶不從起乎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遠去聲）
民之去已由已遠之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論以陽制陰之善九五有陽剛堅實之德主卦于上而下
防始進蔓引之陰象以杞包瓜勢若易矣然陰陽消長之際
未可力爭必其包瓜者含晦章美而静以制之則人事既足
以挽回氣化陽之消者儼然來復若從天而降焉含章之爲
何如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中正則德器宏而養粹故能含章也立志堅確但欲自我以
命安得不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論忤物者之僅足以免累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是驕亢
凌物孑立无助求遇以角之象獨行寡和固足吝矣然无比
匪之傷亦可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高亢之極宜其一无所遇而取羞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本義亨字衍文）

此論亨親事君之道當変致其隆萃聚也其卦下坤上兌其行入情物理翕然合聚之義故爲萃萃道莫大于親親尊尊

此時在王者宜假于有廟盡誠敬以昭祀事而祖考之精神於此聚焉在君子宜出見大人則道可達而亨又必守正而无枉道以狥焉且假廟非徒以誠萃時物豐祀不宜薄必用大牲斯祭可受福而吉利見非徒以正萃時學富業不宜小必有攸往斯出可建功而利占者當知所從事矣。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說音悅

此釋卦名而得大同之機萃者合聚之義也卦德坤順兌說是民順以從君而君說以先民父母赤子一心矣卦體九五剛中六二應之是君以誠貫下交而臣以虛中上應元首股肱合德矣上下交孚故聚而名萃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此釋卦辭以明忠孝之宜假有廟豈虛文哉乃極致一心之誠者以享于親也利見亨豈私媚哉蓋大人以正在上而見之則聚非違道也用牲利往豈過侈哉蓋時豐而豐道隆而隆要與天命无拂而已吉利不從可識乎 蘇了心曰天命大理之當然時而已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此極言其理而贊之聚豈在形迹有所以聚者焉觀其所聚可見陽倡陰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萃也形交神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萃也萃道洵大矣哉。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此君子保萃豫防之道澤上于地萬物滋茂萃象也君子以水聚不防則潰衆聚不防則亂於是修治戎器藏之武庫以豫備夫意外之變而萃可長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號平聲

此示妄聚者以反正之善初與四正應本相孚者但爲二陰所隔又陰柔不能固守故有孚不終乃亂于邪黨而妄萃焉

斯時也初若呼號以求正應縱從違靡定未免爲衆所笑惟勿恤其笑而獨斷以往斯有孚克終而所萃非亂矣哉 易位云一握衆人圍聚之象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中无定主故爲二陰所惑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此示事君者以進賢之誠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間似有狥友忘君之失者故必牽引二陰以萃于五則有以人事君之善无背公植黨之私吉而无咎矣然此引萃之心出于忠君愛國所謂孚也孚則真意所通不專[illegible]而君自諒之不猶

祭者有其孚敬飾用禴亦可以格神而利者乎。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忠愛素植未爲私意所變也。

六二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示不得所萃者以知所萃。三陰柔不中正欲求聚于近而二四皆莫之與故嗟如而无所利唯往結上六故舊之交則可以得萃而无咎但嗟然後往復得陰柔无位之人即萃亦可小吝要之理所當往吝亦不足恤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上居說極能巽順以受人故三當往也豈强合哉。

九四大吉无咎。

此勉大臣以稱職之道九四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必其所萃者致君澤民盡善盡美而大吉焉然後上无僭逼之嫌下无違道之譏乃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非君位而有聚物之權咎之所歸也故非大吉不足以塞責。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見萃天下在修德也尤五陽剛中正當萃時而居尊德與位稱爲有其位矣則人无不聚何咎之有然此其常耳設有方命不信固爲至治之累而有悔惟益修其德俾盡元善之美无間而永不[illegible]以將德純化洽而匪孚之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有位而猶匪孚此豈能坦然故曰未光。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齎音咨

此示无所萃者宜危懼以自保上六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必操危慮深以致其修省之意如齎咨涕洟焉則可以信友獲君而終无不萃之咎矣。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不敢晏然自安于上宜其憂懼也。

☷☴ 巽下坤上 升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論君子行義達道之善升進而上也其卦具有乘時登庸之義故爲升升則道可大行當得元亨其元亨何如方升之初用此道以見大人則備分即投而疏隔之患所勿恤矣自是前進有爲則要津一陟勳業隨顯何吉如之。

象曰柔以時升。

此釋卦名變自解來柔上居四是以微柔之賢遭昌明之時而進居台輔者也故名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此釋元亨之義。卦德內巽外順，是既沉潛以觀理，而又從容以俟時，有能升之德矣。卦體九二剛中，六五應之，是抱强毅不過之才，而遇虛己下賢之主，有可升之會矣。以是而升，大亨豈倖致哉。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此釋卦辭。見大人勿恤者，君臣契合，而有千載明良之慶，吾道之幸也。南征吉，則致君澤民之夙願，无弗酬矣。豈徒升而已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順作慎

此論君子謹微以崇德。地中生木，日進而上，升象也。君子主

敬慎獨，靜存動察，使德之在吾心者，日積月累，以至于高明光大之域，與木之生何異哉。

初六，允升，大吉。

此見信友可以獲上。初六柔順在下，當升時而巽于二陽，是溫恭謙抑，見與于先達之士，因薦引與之同升。信能升者也。有慶志行，端必由之，吉孰大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二陽上進之志，與初相合，豈徒名迹為要結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論誠于　君者无愧于臣職。九二剛中，上交六五虛中應之，是其孚足以格君而致君之孚也。惟既孚矣，乃可專任朴忠，不事繁文，猶祭者之利用禴也。如是則盡事君之道，而非欺偽容悅者比，何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喜其得君而行道也。

九三，升虛邑。

此即得所升者而極擬之。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是負謀王斷國之才，際雍熙昇平之會，以是而升，沛然南征，如入无人之境，不猶升虛邑乎。吉利不待言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有德有時，是以前進而无滯礙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亨讀作享

此著人臣誠以格君之益。六四以柔居柔，當升之時，是為臣者秉精誠以事一人，有王用亨于岐山之象。如是則君眷日隆，而志得以行矣。故吉而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豈徒飾服事之名哉。

六五，貞吉，升階。

此言純心易于致治。六五當升處尊，而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嫌，故必反之于正，制心制事，粹然不雜于功利偏黨之私[illegible]

道純化普洽允升于大猷其吉如升階之易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謂深快其致治之願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示貪進者以反正之道上以陰居升極昏冥于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占此何所利哉惟反其不已于外之心用于性分不息之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乃為利耳。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求升不已必致消亡而富不可保矣。

䷮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詳示處困之道而復戒之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其卦上下三剛皆為柔揜是君子阨抑于小人窮而无所容者也故為困占者值此能守義安命則身雖困而心自亨得其處困之正矣然此非素有學養者不能故惟大人始有亨貞之吉无自失之咎也苟不然而嘵嘵自鳴則違時之論誰其信之是不能亨者也占者戒之。

象曰困剛揜也。

此釋卦名卦體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是君子為小人所制而剛方之氣不得自伸也故名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說音悅。

此詳釋卦辭而見處困以心不以言卦德坎險兌說是歷拂逆之境而泰然自得身雖困而不失其心之亨也此惟定見定守之君子能之故曰貞大人吉以卦體二五剛中剛則不屈中則不躁所以處困能亨而得貞吉也有言不信者以困何足窮人惟憤惋不平而專尚口說乃自取困窮也豈能亨之君子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此明君子處困之善道澤以瀦水水下漏則澤上枯困象也君子當禍變之臨係于綱常名節之不容已者務委致其命而竭力幹旋以遂吾欲為之志能如是則雖困而亨矣。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擬處困而不能自振者初六以陰柔居困之底處暗之甚是當艱難險阻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為智不足以觀變故猶臀困于株木不能以自安也猶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不能以自通也柔暗之坐困如此。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本心昏昧又復暗于事機安能有所覿哉。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紱音弗 讀作享
此言忠臣憂國効誠之益九二以陽剛當困時是有濟困之德居大臣之位爵高祿厚難大騈集且上應于五而寵眷方隆委任愈重爲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二于此時惟當竭忠盡誠以圖報効如用享祀然雖時方困厄往則未免凶危然鞠躬盡瘁不避艱險于義爲无咎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以剛居中故能竭誠勝任而成濟困之功慶及天下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此卽不善處困而淪危之六三陰柔不中正才德不足以處

困故欲奮援九四以上進則四堅剛而不可動猶困于石也欲退倚九二以爲安則二剛銳而不可冒如據于蒺藜也則禍必及身家隨以喪雖有上六爲應亦終不可保矣非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耶唯終于困而已何凶如之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乘二剛處非其據未得所安也孤立寡援危亡旋至不祥之甚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論才弱不能救人之困者九四下應初六而陰柔无濟困之才初六方困于下又爲九二所隔是以四之來拯初也徐徐而不急而初之號拯于四也困抑而難進爲來徐徐困于金車之象夫以相應之常不得遂相求之願誠可羞吝然邪不勝正始雖隔而終必合豈不有終乎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志在于初勢若緩而心實急也志者在下故雖居位不當才不足以速拯而有志竟成終與初合而有與也有與則不困矣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刖音月 說音悅
此卽爲下所困者而示以善處之道九五上比上六爲近習所蔽下乘九四爲强臣所逼上下俱傷是所用者反爲所制

有劓刖[illegible]于赤紱之象夫其剛中悅體爲能從容處置不動聲色而[illegible]收禮樂征伐之權乃徐有說也至于有說則臣下皆化矣不猶祭祀之誠而久當獲福乎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則志未得伸固爲上下所制也中直則不縱不激處置得宜自不終于困矣以此中直事神神亦必鑒之而受福又何臣下之難化哉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藟雷上聲 臲音臬 卼音兀
此示極困者以改圖之善上六以陰柔處困之極欲動以求解則才力不足其何能動欲靜以安處則時勢危殆又不能

安有困于葛藟于臲卼之象此所謂動輒得悔无所不困也然物窮當變若有悔悟之心去柔就剛將振拔有爲无復葛藟臲卼之悔矣不亦征而吉乎易位云葛藟束縛之物臲卼動搖不安之貌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陰柔无木處困固爲未當也有悔克自振拔而行與吉會何困之不可亨乎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喪去聲汔許訖反繘音橘羸音雷

此見守法宜于始而當要其成井者穴地出水之處卦象具

井養之義故名井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占此者惟成法是遵縱時勢不无變更而于大經所在毫无敢亂猶改邑不改井焉則于舊章无所損益而人人棠澤不猶井之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乎然必守以敬乃能成功若行之未幾厭持久而喜紛更則功雖垂成而必敗如汲水汔至尚未盡綆而羸其瓶也凶何如之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此釋卦名而推其功用之大卦象巽下坎上是木之根荄深入乎水之下而水之津液上行于木之末猶井水在下而上行者然故名井是井也體不動而功及物其出有源其施不窮日用飲食常養而不窮矣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此以卦體釋卦辭二五以剛居中剛則德性堅定而能持中則涵養純粹而善守所以成憲是遵也未有功紀綱雖布澤未及民此而羸瓶則前功盡棄矣能无凶乎二五作一人言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相並去聲

此君子曲盡養民之道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象也君子制田薄稅省役時助以慰勞休養其民又從而勸勉之使彼此相周恤焉則澤既不壅于上恩又不限于已亦如井養之不

窮矣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泥乃計反

此无德而不能養人者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陰柔濟物之才居井之下又无以見重于人猶井不泉而泥人所不食遂爲荒廢之井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自居汙下爲明時所共棄矣又誰尤哉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射音石鮒音付

此有德而位能自養者九二陽剛居中猶井之有泉也然下比初六所遇不偶故膏澤不能遠施道腴聊足自潤取象于

井則爲井旁穴出之水僅下注于鮒取象于汲井則爲甕之敝而漏于下也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无正應以爲之汲引非德不足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此即德足濟世者而深期其用渫不停汚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是有潔淸之德而未爲時用徒使人惻其道之窮而已象如井渫不食爲我心惻者焉惻之者爲其德之可以汲而无以汲之也若有王者之明汲而用之則道行而澤自普君民胥受其福矣豈終不食而已耶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道之人皆哀其窮今之憐才之公也若遇求賢之王明則天下受福无量矣如无王明何哉

六四井甃无咎 甃側救反音潚

此自治以立養人之體者六四居柔得正是謹厚之人不染流俗盡閑存之功以成其身如甃砌以成其井然此操行淸介他日井養之本可无貧矣何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去舊圖新有所以修其井者在井豈自甃哉

九五井洌寒泉食 洌音烈

此者人君德純而澤普也九五陽剛居尊是淵泉之性成于豫養而汪濊之本蓄于心源猶井之潔洌而可食也由是以仁心發爲仁政斯世皆含膏而飲醇矣不猶寒泉之見食于人乎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德足養人而復操建中表正之權故及物有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幕末各切借莫

此論養澤之弘而原其有本上六當井道上出之日坎口不掩之時是濊澤翔洽而斯民皆蒙其惠象如井之汲水而不掩覆者也此豈粉飾以爲德哉仁心仁政一本至誠惻怛之

實則源遠流長井養而不窮矣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在井養之終无一夫不被其澤矣故曰大成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詳論革道之善革變革也卦象具有人情物理不容不變之義故爲革夫世情難與更始方變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待已革之日事久論定然後人心始孚也且所革者必可通于天下萬世而元亨不拂乎天理人心而利貞然所革皆當而不孚之悔亡矣革豈易言哉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此釋卦名卦象兌澤在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有互相息滅之勢物性之革也又離為中女兌為少女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有彼此傾害之心人情之革也故名革

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此釋卦辭以明革之貴善蓋人情駭于改觀必巳革而後人信之也卦德內離文明是當革之前灼義理而不妄革也外兌和悅是方革之際順時勢而不驟革也其道可致大亨而得其正如是而革皆當天理協民望而悔乃亡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此極言革道而贊之天地陰極則陽生以革陰陽極則陰生以革陽而寒暑往來四時成矣湯革夏命而為商武革商命而為周乃因天心厭亂人情思治而順且應之矣要皆時之所趨雖天地聖人不能先時而必革亦不能後時而不革革之時豈不大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此論君子授時通變之道澤中有火水能滅火革象也君子以天道人事之革莫大乎四時於是推日月星辰之度察盈歷消息之機以治為曆書將時之分至啓閉氣朔寒暑皆有然无所差忒焉則敬天勤民之務盡於此矣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此善守而不輕于變法者初九雖當革時居下則无改革之權无應則无共事之人故但當以中順自守而不可妄有所紛更也其象占如此本義謂黃中色牛順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

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時勢所限理不可以有為非避事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論革必詳審而後善也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其德其勢可以革矣然變革大事未可遽為故必從容慎重至于巳日然後革之如是而往有更化之美无妄動之失吉又何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謂出[illegible]能推準動作有嘉美之功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此戒躁革者當知所審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是恃才恃察銳意妄革者也以是而往不信不通勢必得凶即事所宜革亦不免矯拂太過而惕誠能熟思顧慮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亦足以有孚于人而可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其事巳審寧復遲疑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論善革者以得人心爲本九四以陽居陰承前朝積弊之後宜有悔者然其時當革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所革皆當而悔亡然要必眞有爲國爲民之誠見孚于上下然後舉命令之不便者更改之斯利興害除百度維新矣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志實欲利益乎天下故上下交信而革无不吉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此卽革命者而原其得民之深九五陽剛中正爲革之主是以大經濟之人順天應人而有天下皇猷帝治文德武功赫然改觀象如虎變而希革毛毨也占而得此必其未占之先素行[illegible]于人而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體統[illegible]炳然可觀也虎變豈虛擬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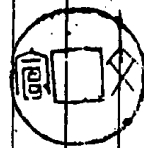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著人君守成之善道上六居卦之上革道已成此時在君子固遷善敏德而斑華發見如豹之變矣在小人亦畏威遠罪而變惡向善革易其面矣治道至此无所復爲況上六之才又非能有爲者故往有所革則紛更滋弊而凶惟居守其貞斯遵法无過而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illegible]面益背者是順勉强以從君之令耳

巽下離上 鼎

鼎元吉亨 本義吉衍文也

此著人君保鼎之善治鼎烹飪之器其卦六爻有鼎之體二象有鼎之用故爲鼎鼎器國家所重在君有以置之而卦有七吉之善可正位凝命鼎可保于无虞矣故其占爲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亨飪作烹 飪入甚反

論亦有以資神人之用卦體下陰分立爲足二三四陽中爲腹五陰對峙爲耳上陽橫貫爲鉉六爻具鼎之形象也卦象以巽木入離火又有烹飪之用焉然其用豈小哉聖人享上帝以報功也而牲牷之物必鼎以烹之乃可達其誠養聖賢以崇德也而燕享之典必鼎以大烹之乃可將其敬鼎之大如此可不慎所以保之哉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此以鼎所以元亨之義卦象下巽巽也上離爲目五爲耳是內巽順而外又視聽旁燭有凝鼎之德矣卦變自巽而來陰進居五是以徹柔之姿而進御大寶之位有主鼎之儀矣卦體六五得中下應九二之剛是以虛懷之主而任剛毅之佐有調鼎之輔矣三善兼資鼎命永奠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此人君居正保鼎之道木上有火以致烹飪故爲鼎象君子以主鼎之位天實命之於是謹思慎慮以正其內端嚴慎重以正其外則凝固天命於不墜者即此在矣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否音鄙

此擬由困而疑鼎之功者居鼎之下趾象也上應九四[illegible]不勝任以致四之覆公餗趾而顛矣能因其有負于四而戒震勤則陰柔之積習由此可去故擬諸其象猶鼎之因顛而利出其否惡因敗以爲功也再廣其象猶得妾而因得其子因賤以致貴也斯終无負托之咎矣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似悖乎道矣而可出否以從貴則未爲悖也從貴謂應四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仇音求

此君子有美德而不爲人所浼者九二以剛居中美德充足鼎有實者也且密邇初陰易爲所溺真若我之仇而有足爲我害者然二能以剛中自守有以絕淫朋比德之[illegible]其何能即之如是則實德不虧而輔鼎之功從此出矣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有實而能慎所往則吾愛吾鼎究何失身之尤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塞悉則反 行下孟反）

此不絕世者以濟世之大九三以陽居鼎腹本有美實者也然過剛失中越五應上皆可事之君從避世之士故君與我不相聯屬而道无由行雖有膏澤不得下于民也故有此象幸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俟時自將明良相遇庶幾失其不仕之悔矣耳革者績塞者通雉膏見食于天下不終吉乎。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耳革則絜身亂倫不仕无義矣故曰失。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餗送六反 渥乙角反）

此著大臣委任匪人之罪形渥謂重刑也九四居上任重宜廣求才以勝之乃下應初陰敗乃公事如鼎折其足而因覆其公餗搗貨君誤國刑戮所不免矣何凶如之（形渥諸本作刑剭 重刑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則常以事治民安相期許至公餗覆則失其信矣。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此著人君能于任賢之善六五虛中以應九二是以純德之主得剛明之臣猶鼎黃耳而貫以金鉉者也然又當任賢勿貳始終如一而貞固焉則多賢効用而鼎命永凝矣不亦利乎。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任賢出于由衷之誠也豈聲音笑貌爲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著上爻焉業之盛上佐五以出治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是大臣精明渾厚合一時措爲玉鉉之象如是則謀猷嘉善大吉且膺國底理又何不利之有。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溫潤而栗玉之節也上九剛而節以柔故比德于玉。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虩許逆反 音隙 啞烏客反 音厄 震去聲 匕音比 鬯音暢）

此示人以危可使平之道震動也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動而奮發者也二體皆震故爲震人果能以震動爲心則精一不懈自有亨道蓋天下安危相倚當无事時誠兢懼顧慮常若變故之來而虩虩不寧則始于憂患終于安樂笑言啞啞而自如矣一旦有變出意外爲人所駭而此心素定處之泰然如常之震驚百里而主祭者不失其所執之匕鬯也震亨如此。

象曰震亨

此詳釋卦辭以明有懼而无懼也蓋生全出于憂患震有亨

道豈待言哉。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福生有基惟恐懼實能致之也既先時而恐則觀變已審處
處自有法則故得從容安樂言笑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本義程子以爲邇也下脫不喪匕鬯四字今從之
進有則雖當大變猝臨遠邇其駭而主器長子獨能處之泰
然不喪匕鬯則性度之凝定眞足任天下之重而宗廟社稷
實式憑之矣震亨又何疑乎。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音薦省悉井反

此著君子敬天之實雷聲洊至大威迭行震象也君子以禍
患之來皆由人召故心存恐懼又本此心以修治其身省察
其過斯處震之道得焉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著初爻先憂後樂之道初九成震之主處震之初是能先
時而恐懼修省者既懼乎始則可以无懼乎後矣故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人以无事爲福事以有常爲則。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喪去聲
此示弱不敵強者以善後之圖六二居中得正本善處震者
乃當震之來不勝憑凌之懼是動有危厲也以理勢度之惟
宜棄其所有高飛遠去勿爲欲速徼倖之謀則避危圖安不
失所守矣故其象占如此。鄭媛云此如太王避狄遷岐而終能存周者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乘初九之剛暴不得不善處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示處危者以即安之圖六三當震之時禦變无方故當震
之時精神散失莫知所爲有蘇蘇之象若因懼而改行以自
振則可以免懼矣何至眚耶。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當去聲

陰居陽位而所行不正欲不蘇蘇得乎。
九四震遂泥。泥乃計反
此著失處震之則以陽居陰不中不正陷于二陰之間
故當震懼則莫能守欲震行則莫能奮其震也遂沉泥而不
復起矣。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震以能出爲光泥則終于局促曖昧而已。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喪去聲
此著五爻始危而終安以陰柔居君位才弱不足以濟往來
皆震无時不厲矣然幸其猶足自守庶幾恐懼致福者故示

剛不至于淪亡尚能維持幹旋而有所事也。易說云億大也

彖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危行謂危其行會无行而不危也无喪曰大有功可知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索桑落反 矍俱縛反

此知不能處變者而示以預防之道上六陰柔无才而處震極大變故志氣消阻而索如瞻視徬徨而矍如危懼之甚也其得必矣若能于震未及身方在其鄰之時而恐懼修省則可免索矍之咎矣然猶慮意外之變如婚媾之有言況可晏然而不爲之備乎。

彖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心无主而自失所謂方寸亂也戒方在鄰而能畏所謂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論心學得止之妙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體則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象則山起于地亦止于極也重之又艮故爲艮夫事理當然之極人所當止猶背之當止也占者誠能止于當止而不遷如艮其背焉則以言其內見理而不見己而未嘗爲有我累也象不獲其身以言乎外見理而不見人

而未嘗爲物感移也象行其庭不見其人如此動靜皆定復何咎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此釋卦名因推極其義而言之艮者止而不遷之謂也然止非拘守乃合動靜而妙于時耳故時當止與時俱止固止也時當行則與時偕行亦止也動靜一因乎時而不以己與焉此心湛然瑩徹絕无意必固我之累止道不亦光明矣乎。集解云時止時行以動靜之時言則止則行以動止各止其所言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此釋卦辭而推其止所之无係易背爲止以明背即止也所者事理當然之極止之地也止其所即大學止于至善之謂卦體內外六爻陰陽敵應不相偶與是彼此各正其性而无外求私牽之情所以一理爲主物我兩忘而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此著君子慎思之學兩山並峙各止其所艮象也君子以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位者時地所處思不出此則動靜云爲期于各當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論主靜之學在守止艮亦以人身取象初六居艮之下安

念方起即能有以止之蓋止于動之初也爲艮其趾之象如
是靜不失時何咎然陰柔或不能守故必長永正固一止息
此戒止道克終乃爲利耳。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此所當止君子主靜之正道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著成己不能成物之失二當腓處居中得正是天性恬靜
置之波蕩之地不爲所動如艮腓然然三爲二所隨而過剛
不中叔正之責在二也二陰柔不能往而拯之以相屬之分
无相成之益於職負矣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三止乎上亦不肯退而聽乎二也豈獨二之過哉。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甚言三爻執一之害限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也夤膂也九
三過剛不中惡動强靜不復知有屈伸變通將事勢乖離物
情睽絕此心有熱中而不安者故爲此象。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艮限欲以制心實所以危薰心也止之不可强制如此。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即得所止者而僅與之六四以陰居陰一于靜止者也或
人不我知或勢未可爲能止于其身而不徇于其事此雖不
足以濟事而亦可以无妄動之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謂止于一身者皆理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檢言于心而得所止者五當輔處以陰居陽不无失言之
悔然本艮體故能慎爾出話言不輕發發必當理爲艮其輔
言有序之象由是王言出而臣民信從悔乃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本義正字衍文
心定者其心安以舒故以中德爲本。

上九敦艮吉。
此即安所止者而深許之上九以陽剛居止極德性堅定眞
積力久故動靜各止其所而純篤弗渝爲敦艮之象則德盛
仁熟其道光明矣吉何如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止不難于始而難于終敦艮之吉久而不移能厚其終也。

䷴ 艮下巽上 漸 ䷷ 旅

漸女歸吉利貞。
此明漸進之道惟一正漸漸進也其卦下艮上巽是未進也
自止而不拔方進也巽順而不急故爲漸進之有漸莫如女

歸占者誠能以漸而進迫而後起如女之歸焉則其出不苟可以有爲吉然天下亦有漸而未必正者故又必以正自守毋曲學阿世毋枉道徇人乃爲利耳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之字疑衍或是漸字

此釋卦名而及其辭漸者漸進之義也君子之進而誠能如女歸之有漸則吉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此釋利貞之義卦變自渙而來九進居三自旅而來九進居五是進得位也權藉乘而勳業建往不有功乎然皆陽進居陽是得位之正也始進以正則正巳可以正人而邦從此正

矣其有功何如哉此漸所以利貞也

其位剛得中也

此以卦體言九五進居尊位而陽剛得中是英斷之主粹然无偏足以建中表正有君如此士可以不正進乎

止而巽動不窮也

此以卦德言內止則恬退无求外巽則從容不苟以此進動有爲足以起君相之敬畏而无摧无阻何至困窮乎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賢字疑衍

此明君子修巳治人之術山上有木以漸而長漸象也君子以德必漸積後成故寬以居之而无欲速之心俗必漸摩始化故馴以善之而无督責之誅二者皆取漸進之義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此卽進不安者抑之而復慰之鴻行有序而進有漸故爲漸進之象干水涯也初六始進于下是新進之士名實未孚未得所安如鴻漸于干之象占者得之則爲小子之厲而不免于言語之傷然乃時遭其窮于吾性无損也何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時命不偶厲何足爲初病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衎苦旦反

此擬得位者有行道之樂磐大石也衎衎和樂意六二柔順

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是大臣位高祿厚居之不危孚之无愧猶鴻漸于磐而飲食自適也如是福祿永綏勳業丕著何吉如之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以德詔祿因功頒食非素飡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此卽任剛之害而深鄙之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而无應其進也恃壯躁動不安其位猶鴻漸于陸然如此勢必冥行取困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如丈夫征行而不返達哭見僨內懷進意而不得遂如婦人雖孕而不育凶孰甚焉

此過剛之資无適而可唯用禦寇則利他將何用哉。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離羣醜者剛愎自用與疇類相乖離也道謂漸進之道惟過剛爲能威攝于衆使之協力相保以効順也故禦寇而利。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此遇暴獲安而能自全者鴻不木棲桷平柯也六四以柔乘剛是大臣進居上位未免見逼于羣小然幸有以潛消其剛暴之氣猶庶幾賴以稍安焉不猶鴻漸于木或得其桷者乎如是可以保身濟國无咎矣。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順則謙冲无忤巽則沉潛縝密有此善處之術所以得安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此著君臣始睽終遇之善陵高阜也五居尊位如鴻之漸陵然六二正應在下而爲三四所隔不得相遇以成治功猶婦三歲不孕也然正應之交終非奸邪所能奪由是則良會合而正邦著績矣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遇賢弘化五之至願也莫之勝則其願得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陸當作逵

此著上爻高節之美也逵謂雲路上九漸進之極出乎臣位之外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而清風勁節足以廉頑而立懦不猶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爲儀飾者乎既无降志辱身之危又有維持世教之益何吉如之。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志於道德者富貴功名皆不足以累其心也。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此卽女歸不正者而深戒之婦人謂嫁曰歸妹少女也其卦兌以少女從震長男而其情又以說而動女先於男所歸在妹故爲歸妹妹而自歸則方歸之始非禮法之所容征則凶矣既歸之後非室家之所宜何所利哉占者當知所戒矣。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此釋卦名而以婚姻之道言之歸妹男室女家陰陽配合乃天地之至理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萬類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化息而人類滅息故歸妹爲女道之終而生育造端實人道之始也所關之大如此妹其可自歸乎。

說以動所歸妹也。說音悅

此復以卦德明卦義也說以動是女子恣情欲之私以動而

從男所歸者妹也。故名歸妹。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此又以卦體釋卦辭也。卦諸爻自二至五位皆不當是淫奔
瀆禮也。二五爻皆以柔乘剛是婦悍制夫也。說動之弊以至
於此。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此明慎重婚姻之義。澤隨雷動猶女子隨男而動歸妹象也。
君子以夫婦之道若合之不正知其必瀆亂離隙終久有敝
壞之患矣。敢不慎與。蒙引云永終久後之意非永其終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娣音弟

此女之有德而能隨分自效者。初九居下无應非統乎陰教
而爲正室但從嫡適人而爲娣也。身既爲娣雖有賢德亦不
能大有所爲象如跛者之能履而不能及遠也。率此以行安
分守身不亦善乎。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初雖爲娣然有陽剛恒久之德。分賤而德賢也。有此恒德相
與承助正室以彰明婦順所以吉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此亦賢女以守正之道。九二陽剛得中女之賢者乃上應不
正是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爲眇能視之象而
其占當靜正自守如幽人之抱道守貞乃爲利也。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幽靜自守不改女德之常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此女之不自重而爲人所賤者。六三陰柔不中正又爲悅之
主而乃急於從人。人莫之取故爲歸妹以須未得所適反歸
爲娣之象。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以陰居陽德不足以待聘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此女之不自輕而終得所歸者。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
是女之處高貴之地抱賢明之德而未得其偶過時不歸遲
遲如此豈失時哉。蓋歸自有時時之未至即愆期弗恤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明非人之不我娶乃我之不輕從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此論賢女處尊貴之道。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尚禮而不
尚飾爲帝女下嫁而服不盛之象。女德之盛无以加此故又
如月幾望足以宜家人而美風化不亦吉乎。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位居上體之中，以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尚飾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刲苦圭反)

此即約婚不終者而深鄙之。上六陰柔，則非賢正之女，居終則過桃夭之時，无應則莫有以為家矣。故在女則為承筐无實，无以供祭祀，而不成為嫁也；在士則為刲羊无血，无以承宗廟，而不成為娶也。如是，大倫廢，宗祧滅，何所利哉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婦職不修，无供祭告廟之實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假音格)

此著保盛戒盈之道。豐，大也。其卦以明而動，具有盛大之勢，故為豐。豐則功業昌隆，治化四訖，有亨道矣。然王者至此盛極，伏衰有憂道焉。要之徒憂无益，但當敬勤保持，常如日之中天，而不敢過，斯豐可保於无虞矣。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此釋卦名。豐者，治功盛大之謂也。卦德離明震動，明則有見大之識，而不以為動，又有圖大之才，此豐所由致也，故名豐。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此釋卦辭。尚大，言王者至此，物盛志盈，而規模制度，不期侈而自侈也。宜照天下，言當此心常在天下，凡生民休戚，四海利病，一一洞照无遺，如日之中天而照天下，[illegible]謂可時保之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此又極論不可過盛之理，以廣日中之義。日未有中而不昃者，月未有盈而不食者，即此見天地氣化之盈虛，且與時進退為消息，況人事不出天地之外，有盛極不衰者乎，況鬼神運於天地之中，有伸極不屈者乎。此豐所以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此君子繼盛治而得用刑之道。天之威照，在雷電，而皆至，則勢盛大矣，豐象也。君子於獄未成，則取電之照以折之，而剖析其曲直之情；及獄已成，則取雷之威以致之刑，而不務為姑息之計。如是，天下无冤民，无遺奸，而豐可保矣。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此論賢臣德相資而功相成。初明體，具遠大之識，而應四；質震動之才，乃我之配主也。初誠與之相遇，雖才識足敵，若不

乎，然同德交濟，曾何傾軋之咎焉，則和衷以往，必有

尚之功矣。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若有上人之心，而欲求勝其配，則相忌相仇，災立至矣。此戒

之之辭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蔀音部

此示人臣格暗君之道蔀障蔽也二一本明臣而上應六五之暗明而受蔽不能自達豐大其障蔽斗見當日中而見焉夫君之錮蔽既深若欲以直諫往開其惑則昏暗之主必見猜忌亦何益哉惟積誠以感發之庶君心可悟而吾志可行矣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以巳之孚心感發上之心志此格心之功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沛音旆 沬音昧

此人臣身居暗朝而不見用者沛謂幡幔也沬小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明爲所蔽較蔀爲甚。如是雖有明德亦被放廢耳然此昏主蔽賢之過於三何尤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致君以保豐大事也既至折肱則不能動矣復何用哉謂之終者豐之之辭。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此大臣求賢輔暗主之道九四以剛動之德比近六五之柔暗亦爲豐蔀見斗之象然不宜以主昏自諉而當以和衷相成初九陽剛在下同德等夷之主也能求而與之遇則協恭夾輔可以格君保豐矣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位不當謂近暗君處非其地也幽不明明而受蔽也吉行謂心保豐行與吉合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此示人君以求賢之道六五柔暗爲豐之主固不足以保豐者若能謙冲虛己求致天下章美之賢而用之將資其明動以務成豐亨之功慶在一身而譽昭天下矣不其吉乎。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五以來章得吉則福慶及於天下矣不但有譽已也。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闃苦具反 覿[illegible]

此即昏傻之甚者而深危之上六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好大喜功自恃其明而反失之故擬其錮蔽之象如豐大其屋以障蔽其家者然且其錮蔽之深於人情物理一无所見又如窺其戶寂无其人至于終身昏迷久而不悟雖三歲之終不覿焉窮大失居邪亡淪喪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藏隱蔽也豐極高亢若飛翔于天際也自恃自滿非自藏而何。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此示人以處旅之善道旅羇旅也其卦山止於下火炎於上有去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爲旅旅則親寡勢孤雖有善處之材僅可以不忤于物不迷于事小亨而已此即處旅之正也能守其貞而不失斯長保厥亨而吉矣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此詳釋旅道之善卦體六五柔得中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是持已則恭而有禮與人則虛而能受卦德艮止而離麗乎明是內有隨寓安靜之守外有審時通變之哲凡此皆旅

之貞也是以旅小亨而吉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此嘆處旅之難旅之時亢則取禍卑則致辱自非得旅之貞者未易亨吉也其義豈不大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此指君子治獄之善道山上有火去而不留旅象也君子于獄之未決則明察其情慎重其事以用刑輕重出入无敢慢易也及刑旣成當罰即罰當宥即宥行速決遣之勿久留于獄斯爲善法山火者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此處旅而无氣識者初當旅時陰柔居下是卑賤之流行事鄙猥瑣屑无所不至此致侮招辱之道也故曰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志卑鄙細之極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此處旅而獲所安者六二柔順中正是與物无忤又行已合宜以此處旅即就次舍則身安懷蓄資財則用裕又得其童僕之貞良則无欺而有賴蓋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以得人爲重得童僕貞則即次懷資皆有所賴終无他患

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喪去聲

此論過剛不可以處旅九三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是性既暴戾行復驕亢以此處旅无爰處之安有離叛之患故爲焚次喪童之象此即心无私邪而貞亦不免寡助之危況未必貞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已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焚次失庇已難安矣況又喪其童僕乎處旅之時而與下剛刻如此義當喪也非獨人之无良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此處旅少安而有歉于心者九四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者也以此處旅可獲棲身之所隨事有備且得資身之防矣然居非其正而應與皆柔所處既非郎次之地所遇又非可倚之人終无以展其才而行其志我心豈能快然无憾哉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四雖不失所安然以陽居陰猶未得正位也是以雖得資斧而志終歉然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射食亦反

此擬處旅而求通于君者五居離體爲文明之主雉象也離爲旅遠臣不與之遇如射雉然雉疎逖乍投其初或未遂合如亡其一矢然聲氣漸通終得以此名譽上聞而寵命下及矣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由才德上達天子故譽命終以交隆也豈倖致哉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喪易並去聲

此擬處旅過亢之失上九居旅之終處離之極窮大失居竟无可棲之地鳴豫自樂卒貽後事之嗟不猶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者乎所以然者以旅道貴順而彼忽失之如喪牛于易然此焚巢號咷之凶所不免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以旅之時而高亢不下義當焚也喪牛于易驕氣方盛究不自覺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示小心任事者以資人之效巽入也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務入故爲巽重之又得巽故其名不易焉巽以陰爲主雖沉潛亦能有濟而力量才識不足圖大僅小亨而已幸其以陰從陽資人尚可有爲故利有攸往然又必其所從者擇謀猷德望有可倚重之大人而見之斯得有所往而利矣

彖曰重巽以申命

此釋卦義巽入也重巽深入之義也君子入人莫如命令重巽以申之叮嚀反覆則有以深入乎人心矣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此釋卦辭卦體九五剛也巽入乎中正之德身爲君者以英明神武之資協乎大中至正之矩而建中表正志无不行矣初四柔也皆順從乎九五之剛是爲臣民者承式歸極莫不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矣夫惟柔故但可小亨惟順乎中正之剛是以亨且利往而利見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此著君子善入人心之道風隨風而繼至无物不入重巽象
也君子于國家之事必先反覆申飭其命令使天下曉然知
上意之所向然後從而行之則命之入人也深而事之行也
无阻矣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此即制行不決者而示之以斷初六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其
于天下事柔懦徘徊方行且止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
之堅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務成業定矣不亦利乎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事以志為主疑則惑于兩可而不決也能矯紛為斷則其志

治矣治者一定不亂之謂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此論純臣格君之善道九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
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占者能遇于
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成格君之功而不失
臣道之正矣吉又何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酌淺深之宜率恭順之常而无所過所以獲吉也

九三頻巽吝

此即象恭色莊者而深鄙之九三過剛未中居下之上本非
能巽者其勉而巽不過矯飾一時而不能久頻巽頻失之象
无恒取羞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巽本不可偽為三志意亢滿不能謙下所以頻巽而致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此大臣謙恭下士而獲多助之益者六四陰柔則才弱无應
則无援承乘皆剛是前後遭強暴之侵凌宜有悔也然用柔
能下是善于處己處人敬而无失恭而有禮則承乘之強暴
可化而悔亡矣不但悔亡而反藉陽剛之助所求必得其占
猶田者所獲之多足以備三品之用也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羅致多士治具畢舉天下之功皆相臣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此即更化者而示之以善道九五尊位而居巽體宜有因循
之悔然剛健之皆能飭治振起得變通之正而吉則積弊除
而悔亡新政行而无不利矣是始雖不善而卒歸于善无初
而有終也然變更大事不可輕率必斟酌于前者用先庚三
日之丁熟思而審處焉揆度于繼者用後庚三日之癸長慮
而却顧熟展收更化善治之效而得吉耳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止則意見不偏中則施爲允當惟有是德故善變而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喪去聲

此即處事无斷者而甚危之上九以陽剛居巽極凡事過于柔荏舉所爲決斷者而盡失之故爲此象即時所當巽而貞亦必招侮取辱能免于凶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窮謂卑巽之極正者固必之意。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此示人相悅以正之道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陽反居下過其所望喜之見乎外也故爲兌重之又得兌故其名不易焉說以處衆則情投意洽隨處可通亨矣然又必其爲說者公平正大絕無煦煦邪媚之私情斯說得其道而亨可保也蓋說固可亨而要說不可以不戒故其辭占如此

彖曰兌說也說音悅下同

此釋卦名兌以說爲義已說于物而物无不說精神浹洽不在言語之閒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此即悅道之貴正而極言之說固自亨矣而必利貞者蓋說本柔道卦體陽剛居中而柔爻在外是本內心之真實者以爲說而說以利貞矣說惟貞是以上順乎天理而不違即下愜乎人情而不拂由是以此說之順應者率民趨事民固說而忘其勞即率民犯難民亦說而忘其死夫說之大至于勞死亦忘其民之自爲激勸何如哉而要皆以貞得之兌可弗貞乎。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此君子資友悅心之學兩澤相麗互滋欣暢兌象也君子以會集朋友講明義理于心而反覆討論時時習之則有相資之益而其悅无窮矣。

初九和兌吉。

此明和以得衆之義初九以陽居下而无應其爲說也溫良樂易發皆中節所謂和而不同者也如是達之天下而行无不得矣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居卦之初其悅也正故順應而无私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此著誠以格君之道九二以陽居陰是人臣處危疑之地宜有悔者幸其剛中則能本精白爲婣茲以孚而說者也由是君心可格而臣職无愧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誠信本乎中心之志也。
六三來兌凶。
此深著小人妄悅之危。六三陰柔不中正爲兌之主上无所應而反來就二陽以求說說之不以道者也適以取有道之惡而已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德不足以自守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此即有悅未決者而示以審所從九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自主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爲能介然守正而疾惡邪媚則明良道合而有喜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明良會而庶事康天下之福慶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此深戒信邪之取禍。上六陰柔小人能剝陽者五雖陽剛居尊當兌之時密而近之初不知孔壬之可畏而誠信于剝焉將心志蠱惑聰明壅蔽天下國家之禍釀于无窮矣。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則才足燭姦當則權能制命傷于所恃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也。
上六引兌。
此論工于媚人之小人。上六陰居說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是容說之巧能致人說己者也故爲引兌之象。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心機深秘不明故能使人入于其說而不自知也。
䷺ 坎下巽上 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假音格
此言濟渙之道在以正。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有離披解散之意故爲渙天下无終渙之理故占此機猶可亨也濟渙之道有二渙時九廟震驚祖考之精神散矣王者當至廟以聚之神州陸沉生民之陷溺深矣王者當涉險以拯之然假廟必順時協禮不爲淫祀以徼福涉川必伐暴救民不爲行險以希功利貞如此斯神人之渙合而亨可必矣。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此以濟渙有資釋亨義卦變九來居二而得下卦之中是英雄得用武之地進戰退守不至困窮有其基也又六往居三得九之位是寬柔濟以雄略文武兼資有其才也且上同于四是得忠良豪傑相與同心戮力有其助也以此濟渙有不亨乎。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言王者親在廟中，聚己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此聯屬天下人心之一機，非徒虛文已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卦象乘巽木于坎水之上。在人則才猷素具，為能拯溺亨屯。

有濟渙之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此論先王合渙之大端。下坎上巽，是風行水上，離披解散，渙之象也。先王以合渙在收人心，收人心在使人知所本。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享上帝于郊，立祖廟于國，以報其功德之盛，使天下皆知尊尊親親，而人心之渙，无不合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此論資人濟渙之功。初六居渙之始，渙未深而事易濟，理當用拯。又能順乎九二之陽，資其才力，以弘濟時艱，如拯之用壯馬者。夫濟渙于始，既易為力，得陽之助，又有所恃，而渙自可濟也，故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順以從九二而成事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此言渙而得安者。无不濟之渙，九而居二，失其故居，宜有悔者。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是出據要害，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猶人之奔而得其机也。如是則英雄有用武之地，可漸圖恢復矣，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得遂其濟渙之願也。

六三，渙其躬，无悔。

此著人臣致君濟渙之善。六三陰柔不中正，本非能忘己者，以其居得陽位，故能以匡時濟世為務，而鞠躬盡瘁，不計一身之私，為渙其躬焉。此即事之濟否未可知，而蹇蹇匪躬，何悔之有。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天下國家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此著大臣去黨合同之道。六四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而居陰得正，下无應與，是能散天下之私黨，渙其羣也。如是則公爾忘私，相道克盡，而元吉。由是小羣既散，大羣自集，天下皆合為一心，以歸于上，斯所渙者羣，而若丘矣。此其識見卓越，功用弘深，豈常人之思慮所及哉。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謂其有天下之公心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此人君頒令散財以聚民也當渙之時患在情不下宣而澤不下究耳九五剛中居尊本德意播爲德音而渙其大號如汗之周洽一身焉然實惠不遍仁言猶虛也五又能發其居積而大賚于四海焉如是可以收拾人心而无負於濟渙之責矣何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其德位之兼隆故能渙其所當渙也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上上聲逖當作惕）

此人臣之善于濟渙者上九以陽剛有爲之才居渙極當濟

之時故能夷險易危而傷害以除憂懼以免爲渙其血去逖出之象如是則渙无不合矣復何咎哉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遠去聲）

血者渙之害也能濟則有以遠之矣

䷻兌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此論節道之善而戒其過中節有限而止也爲卦下兌上坎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占者能節則裁制得中可以通行无礙有亨道矣若節之太甚而至于苦矯情拂宜必不可守以爲常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

此釋卦以義節而得亨以全體言三陰三陽剛柔分半是其節也豐儉適宜而无偏勝之弊以二體言二五皆剛各得其中是其節也裁制得中而无過不及之失節安有不亨哉

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此又以理言之苦節必至困窮而不可行也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說音悅）

此又以德體明節亨之義卦德兌說坎險說則有易流之情遇險思止則能節而不流矣卦體九五陽當尊位以主節于上而其爲節又大中至正可以通行于天下此節所由亨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此復以節之道而極言之天地之化陰陽消息自然均節而不過故氣序不忒而四時成矣聖人以天地之節制爲度數則量入爲出无濫用自无剝取不至傷財而害民矣節道之大如此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行下孟反）

此君子以中正之道節天下也澤匯衆流水之所止不泛不濫爲節之象制數度者自車服采章以至宮室器用皆有之限制使賤不妨貴下不侵上所以節民用也議德行者自言辭物則以至進退周旋皆爲之擬議使心无過思動不踰道

所以節民行也。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此與其得時止之義者戶庭戶外之庭也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始是操守素定能守其道而不輕出爲不出戶庭之象如是无枉己辱身之咎矣。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塞悉則反

能識時會之通塞初正塞而未通故不出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此著其以過節廢大義門庭門內之庭也九二當節之時失剛不正上无應與是隱避自高與世不偶知有節而不知有

通者不出門庭之象也潔身亂倫寧无凶乎。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時當可行而固泥不出自失機會甚矣惜之之辭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此著其无節之弊而深畀之六三陰柔不中正非能節者故制用則无經行已則无度不節如此不免傷財敗德之嗟矣自貽伊戚將何歸咎哉。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謂其在我而不在天由己而不由人也。

六四安節亨。

此言大臣節道出于自然五主節于上六四以柔順得正而行已制用不敢縱逸无所勉強安于節者也所以動无不宜而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五之節道實有其可承者非徒安于分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此嘉人君節道之盡善九五爲節之主其節也依性因情故不強世制不矯俗節之甘美者也天下悅安故吉化行俗美而恭儉廉讓之風成矣不往有尚乎。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心體不偏故節道盡善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此論過節之失而僅與之上六居節之極儉嗇而流于固孤子而傷于矯節之艱苦者也此即事在當節而貞亦不免拂戾之凶但禮奢寧儉不節之悔猶可得亡耳。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以苦爲道勢必難通也。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此著能誠之效在一正中孚中心孚信之謂也其卦二陰在

內四陽在外以一體言之爲中虛虛則无私以二體言之爲中實實則不妄皆孚之義故爲中孚占者能孚則至誠所感。无物不動雖人至頑冥如豚魚之无知亦可以感之而吉況有知乎忠信所被无事不濟雖變之難圖如大川之至險亦可以涉之而利況乎居乎然其所以爲孚者又必信所當信。不爲硜諒之私而貞焉乃爲利耳。

彖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說音悅

此釋中孚之義而誠之體用以備卦體三四以柔在內二五剛而得中是此心冲虛无私而至虛之中萬理皆寔孚之體也卦德下說上巽是臣媚茲以効忠而君虛心以受善君臣

交孚乃能化及下國萬邦歸懷孚之用也故名中孚。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此明誠能動物而濟險人有最難孚格者猶豚魚也誠信之極亦能感通而及之故吉卦象木在澤上乘木之象外實內虛舟虛之象在人以眞實无僞之體虛中而運可以應變不窮故利涉。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此見存誠合天之道天道原无不正中孚而貞乃脗合乎天矣所以人无不格而事无不濟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此著君子用法之誠風來感澤而水受之彼此相入中孚之象也君子體此以治獄其眞實愛民之意務于可死中[illegible]之以求其全卽求生之不得者亦不忍遽使就辟而姑[illegible]死焉則中孚之恩溢于刑獄中矣。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他湯何反

此卽孚之正者而堅其志初九當中孚之始上應六四能[illegible]度其可信而信之則足以爲吾終身之主而吉若信之不[illegible]而復有他志則二三之心无以定交而不得燕安矣可不[illegible]哉。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締交方始其志未爲私邪所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和去聲靡與縻同

此擬君臣交孚之道九二中孚之實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是君臣一德藹然都俞賡歌風矣故爲鶴鳴子和之象所以然者以二有可好之懿德而五好之自不覺其信之深耳故又爲我爵爾靡之象。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謂五以中孚之實應之非僞爲于外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此擬三爻因失其親而不能以自主六三柔居悅極是人而

无信者與上九必信之人爲應不相濟而相敵是以事无所
定作止悲樂不勝顛倒狂悖之甚有此象也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无中孚之德故不能自主豈獨得敵之咎哉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幾音機望无方反
此擬大臣忘私事君之善六四位近于君居陰得正是大臣
權勢極盛不敢自處于驕盈爲月幾望之象此正衆附黨集
之時而夙夜在公不蹈私交又爲馬匹亡之象如是則得人
臣之義而疑忌不生何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言其斷絕初九之黨而專以中孚事其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此言君臣一德而化成九五爲孚之主下應九二與之同德
是以君臣交孚固結无間有孚攣如之象也既而毀孚乃化
邦家何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以剛正而居尊位有信任賢上之實德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此擬其執小信之失上九居孚之極知孚而不知變是硜硜
必信不顧時勢之何如猶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于天也如

是卽所信得正而膠固拂戾能无凶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信非所信而不知變非可長久之道也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此論慎重可有爲而示以理之當爲小謂陰也其卦四陰在
外二陽在內陰多于陽小者過也故爲小過占者凡事過于
小心則沉潛周慎在己不失其所守于事得遂其所求故亨
然又必安分守正斯爲利耳蓋陰柔本非幹理之才但可小
有所事以爲所能爲不可大有所圖以强所不及且其小事

亦當謙卑退抑毋自高亢如鳥飛遺音下而不上乃爲小過
之貞而行无不善矣大吉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
此釋卦名義卦體陰多于陽是沉潛較過于開發以此得亨
也
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此釋趨時之利于小事當小過之時而處以貞安分循理與
時偕行過而非過也二五以柔居中不至太柔則隨所以猶
可小事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此釋違時之辭以圖大三四剛失其位而不中剛本可以有為而不中不免太剛則近殊非時行之義豈可大事哉。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此又以卦體言之有飛鳥之象者卦中二爻內實象鳥之身上下四爻外虛象鳥之翼也小過之時理當抑損若有上人之心則悖于時而為逆惟存下人之心斯合于時而為順所以飛鳥遺之音不宜上而宜下乃得大吉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此明君子小過之宜山上有雷其聲小過君子行已則寧過于恭敬居喪則寧過于哀戚制用則寧過于儉約三者皆過于小而不過于大正象所謂可小事而宜下者也亦與時行也

初六飛鳥以凶

此擬依勢自逞之失初六陰躁應四强援又居過時志高氣揚上而不下飛鳥之象也滿招損盈取辱以此致凶必矣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是自求禍也雖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此擬恭順事君而臣職克盡六二柔順中正純德之臣也進則過三四而遇六五是不入强臣之黨而惟小心以事微柔之主則不凌逼及其君而適得為臣之分矣此皆過而不過守正得中之意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言其理之當然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此擬防[illegible]失[illegible]之禍九三以剛居正眾所欲害者而自恃其剛不肯過為之備小人得以乘間而入中傷之害不免矣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其凶何如

言其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此論四爻致恭而合乎中當過時而以剛處柔應得无咎何也以弗過為剛傲斯適合乎小過之宜矣倘使以過剛往則終亢取厲斷乎當戒者也然此特就小過時言耳若永執此柔為貞恐時剛用柔咎又不免豈可以弗過為是而固守之耶。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以剛處柔適而不過也不可長過剛則敗非可長久之道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此擬不足有爲之君而尤取非其輔。六五以陰居尊爻當陰過之時。不能敷政流澤以弘濟一世。爲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然或得剛明之佐。猶可以小濟也。乃下應二柔取之爲助。不循公所弋取者。乃彼在穴之物乎。天下事巳可知矣。

象曰。密雲不雨。巳上也。

居尊過高。不能下賢。非徒才弱之故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此擬過傲之取禍。六以陰居動體之上。處陰過之極。是凡事弗合乎宜。而過于高亢者也。猶飛鳥遠離人世之象。此大不近人情者。凶能免乎。故天災人眚紛然並至。是之謂耳。

象曰。弗遇過之。巳亢也。

亢謂上而不下。巳亢則太甚矣。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亨小當爲小亨

此示處既濟者以守正之道。既濟事之既成也。爲卦水火相交。則協力夾輔。爻位各當。則處置得宜。事所由濟也。故爲既濟。占者于事既濟盛治巳過。无可復盛之理。故但可小亨。然必憂勤敬畏。固守其貞。乃爲利焉。蓋治亂盛衰相爲倚伏。方初濟時固吉。終則治極而亂生矣。可弗貞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濟下疑脫小字

此論席盛者僅有餘休。既濟之時。治巳過矣。其所云亨。不過補敝潤色之類耳。小者亨也。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此以卦體言。六爻剛居剛。柔居柔。是剛柔各得其正。而各當其位也。剛正則厲精以圖治。柔正則持重以保成。皆貞之義也。故利貞。

初吉。柔得中也。

此專以六二言。既濟之初。六二以柔得其中。處之有持重謹愼之心。无因循廢事之失。故吉也。

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此推盛極而衰之由。終豈自亂哉。由濟久漸就怠荒。而止心一生。則亂從基之。其治道之通。於是始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此君子先幾保濟之道。水火相交。各得其用。既濟象也。君子以患生于防之不早。故當初吉時。即思及後患而豫爲之防。則有備无患。既濟可長保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此擬危者使平之道。初九當既濟之始。止心未萌。故凡事戒謹。不敢輕動。象取曳其輪而不遽行。任事極愼重也。狐濡其尾而不遽濟。慮患極周密也。則敬愼可以不敗。何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敬慎以保濟其无咎固宜非倖致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此擬道阻于時者有終通之機。六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而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爲婦喪其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時過則行矣豈可枉巳以徇人哉故又有勿逐而自得之戒。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以二得中道保濟之具在我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此擬兵不可輕而尤當慎于擇將三剛正輔濟是專事內治者設極盛之日而有不庭利輔君征之如高宗伐鬼方然且不貪近功必愼重遲久三年而後克之蓋盛世動衆之難如此若復任小人則倖功生事。去一亂而又生一亂矣可不戒哉。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憊蒲拜反）

師老財匱困憊已極兵何可輕動也。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繻當作濡而朱反　袽女居反）

此擬備患周而能戒懼者太四當既濟之時以柔居柔是大臣深于敬畏者故致治保邦之畧已无不備而憂亂思危之心猶无刻而或忘焉象乘舟者防濡巳有衣袽而猶終日警惕不敢自安也。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言其心有所疑慮常恐患至而不覺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見保濟以實不以名東陽西陰五居君位既濟將終盛治巳過天命人心背去豈若二方在下而天與人歸乎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雖二得時有受福之具故吉祥方來而未艾五豈不足于位哉。

上六濡其首厲。

此極擬不能保濟之危濟極正終亂之會而陰柔才弱无戒備之圖所以亂愈極而危愈深爲狐涉水而濡其首之象載胥及溺厲何如哉。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所謂喪无日也。

☲☵ 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汔許訖反）

此即天運可回者而示以人事當愼未濟事之未成也爲卦水火不交六爻失位是人心不協而謀事不臧事固所濟也故爲未濟事之未濟者終有必濟之理故亨然時雖將至而所以乘時幹理者尤須老成持重乃克有濟若治法粗畢即以輕銳急忽繼之如小狐幾濟濡尾則卒歸廢弛而終於不濟矣何所利哉。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此以六五釋亨義五柔而得中是人主小心敬愼而又處事合宜故亨也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此詳推未濟之由而望其終濟未出中謂銳意有爲而時事方殷也不續終謂始雖求濟而幾成忽敗也若論其位雖居不當而謀猷未臧究屬剛柔相應則協力之衆猶可共濟有終矣柔得中之亨固以此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此論濟世之要在定分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未濟象也君子以天下未濟物多乖方於是愼以辨之使親疎貴賤內外尊卑之物各止其所而无倒置凌競之患則未濟者庶乎其可濟矣。

初六濡其尾吝。

此擬不能濟世而深鄙之初六陰柔无才居下无勢當未濟初乃不自度量急于求濟而反不得濟如狐涉水而濡其尾爲誠可羞矣。

彖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字或恐是敬字

輕躁而无愼重之思豈徒才勢之不足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此擬能安臣分而深與之九二以剛德應柔主又當未濟之時其勢易凌也乃能謙恭退處凡事不敢專成象車曳其輪焉如是則得臣道之正而有濟時之功矣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所謂本純臣之心以行純臣之事者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此明自用不足而用人則裕之道六三以陰柔當未濟之時欲自往求濟不免犯難取災而凶若乘九二之剛居險體之上若能乘此將濟之機求陽剛之賢以爲助則因人可以有濟而利涉大川矣。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位不守正才德不足以有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示貞以濟世者當有善濟之功。九四大臣志切濟時而以剛居柔。是所爲失正。未免有頹廢之悔矣。占者値此。誠反其不正以歸于貞。底治得吉而悔可亡耳。然反正功甚非易。必奮然爲國家揚撻定之烈。猶用伐鬼方之勇。然且積久以圖殫厥心力。乃獲濟時之具。勳業可就。又如伐鬼方者。至三年始有賞於大國焉。貞豈易言哉。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能勉而貞。大有爲之志遂矣。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著君德善反而治化隆。五爲濟主。而以柔居之。似有悔者。

幸文明。有能脩之資。應剛得英賢之助。故能一反于正。君德以成而吉。適愜于心。而无悔也。由是暢四支。發事業。煥乎光輝之著。且皆本實德爲昭宣。而一毫矯飾不與焉。是君子之光有孚也。則弘濟之功。治隆千古矣。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而曰暉。昭其盛也。暉又曰吉。錄其美也。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此見天命可安。而人事亦當盡。上九居未濟之極。時將濟矣。而有剛明之德。故自信自樂。以俟命。如有孚于飲酒然。無不致以躁動取咎耳。然要非漫不事事也。若幸其時之將濟而

縱逸不反。如狐之渉水濡其首。則過于自信而反失乎義之所當然矣。安能有濟哉。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義之品裁謂之節。即是之所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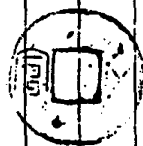
滋德堂彙録周易淺解

伊洛張含性理齋甫命著

男步瀛翰仙甫筆受輯著

胞姪昭文

孫昜勤五甫習業

婥卜初

繫辭上傳 傳去聲後同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斷丁亂反 見賢遍反

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易之爲書，非聖人私智所爲也。天地間原有易理，聖人特因而摹寫之耳。易有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名，豈自易始哉。天以積陽健行，而處其尊；地以積陰順眞，而處其卑，則易卦純陽之乾、純陰之坤已定於此矣。自是地與萬物之卑者陳下，天與萬物之高者陳上，則易中卦爻上貴下賤，乘貴承賤已位於此矣。天與凡物之陽者，性常主動；地與凡物之陰者，性常主靜，則易中卦爻陽動稱剛，陰靜稱柔者，已斷於此矣。人心一念向善，而衆善集；一念向惡，而衆惡歸。以類而聚，人類善與善交，不入惡黨；惡與惡交，不與善謀。以羣而分，衆善必吉，衆惡必凶，則易中卦爻占決之辭，順理爲吉，逆理爲凶者，不已生於此乎。日月有升沉，星辰有顯晦，在天成昭回之象；山川有流峙，動植有榮枯，在地成經緯之形。則易中蓍策所揲之卦，陽窮於九，化爲少陰之八；陰窮於六，變爲少陽之七者，不已見於此乎。造化原具夫易理如此。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盪徒浪反，音宕，與蕩同，又上聲

聖人因造化自然之易以作易，乃知天地間只陰陽兩端，畫之。故畫一奇以象陽而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剛柔立矣。由是剛摩柔而生太陽少陰，柔摩剛而生太陰少陽，兩相摩而爲四矣。太陽摩少陰而生乾兌離震，太陰摩少陽而生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爲八矣。此易之小成也。八卦既具，由是以乾兌離震爲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有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以巽坎艮坤爲主，而各以八卦推盪其上，則有自坤至姤三十二陰卦。八相盪而爲六十四矣。此易之大成也。至此則易道大備，而凡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皆在其中矣。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illegible]

聖人作易，既本於造化，則凡造化之所有，孰非易理之所有乎。鼓動有雷霆，潤澤有風雨，日月推遷而不窮，寒暑代嬗而不已。此變化之見于成象者，一陰陽剛柔之理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陽而健爲乾道陰而順爲坤道自其得陽氣之多則成男體一而實性動而健也自其得陰氣之多則成女體二而虛性靜而順也此變化之見于成形者一陰陽剛柔之理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作行也

然乾坤之道至廣而又至約也以分見於天地者言之知猶主也乾天也有父道焉不獨成男盡男女皆其所主宰而資始之也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獨成女盡男女皆其所作養而成就之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去聲下同

夫知大始若甚難矣然乾健而動即其所知氣至遂著理行道通物物始之不必物物經營之也何易如之作成物若甚煩矣然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因天之氣以固物形因天之理以全物性物物成之不必物物創造之也何簡如之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乾坤固妙於易簡而兼體則存乎其人人誠法乾之易以存心則其心坦白而人易知法坤之簡以處事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我所以爲心即人所以爲心凡以心相通者皆吾之親也易從則我以是成能人亦各以是成能凡力於爲善者皆吾之功也有親則心一不分精神更无古今故可久有功則成不獨成分量自足兼善故可大德謂得于己者業謂成于事者可久即至誠無息之德可大即廣大无方之業非賢人而何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下之理易簡而已德業至于賢人則吾之易簡一乾坤自然之易簡矣天下之理尚有遺乎將見天以易成位乎上地以簡成位乎下我以易簡而成位乎中何愧哉此以知易書之理即天地之理天地之理即吾身之理人當求易理于天地又當求天地之理於吾身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伏羲既畫卦以立象矣以爲有畫无文民用弗彰於是取先天六十四卦而布列之統觀卦象審其內外之貞悔析觀爻象察其時位之當否因于卦下繫以彖辭以明全體之吉凶爻下繫以爻辭以明一節之吉凶則易道大備而民行濟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夫辭固以象繫而象果於何觀哉象又因變而著也卦爻奇爲剛剛極自有柔以推去之則陽化爲陰而化生卦爻偶爲柔柔極自有剛以推去之則陰變爲陽而變生是其變化之

間消息當否无不具焉所謂吉凶已備此矣觀象繫辭非本此乎。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夫辭占著而吉凶悔吝顯設于諸卦之內矣何所象也辭之吉者即人事惠迪而得之象也辭之凶者即人事從逆而失之象也辭有自凶趨吉之悔即人事既失而困心衡慮憂懼之象也辭有自吉向凶之吝即人事既得而安意肆志虞樂之象也辭之符於人事有如此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象變生而剛柔變化流行于六爻之中矣又何所象也柔變而趨于剛者即造化退極而進發舒于收歛之後也剛化而趨于柔者即造化進極而退收歛于發舒之餘也既變而剛是即晝之陽明用事也既化而柔是即夜之陰晦用事也至若剛柔變化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而九六迭運所謂動也其即三極之道乎動于初二者即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動于三四者即人道之仁義時措也動于五上者即天道之陰陽互運也變之符于造化有如此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夫易道之妙如此可不學乎是故學易君子身之所處有為持循之地而安適不變者則在易之序也蓋卦爻中剛柔在此一身皆易矣心之所寓有為悅懌之真而沉潛玩味者則在爻之辭也蓋爻之辭假象明理稱實待虛莫不有精義旁通足為悅心之資也樂玩在此一心皆易矣。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惟身心不外乎易斯動靜不間其功是故靜而未卜筮也則觀其卦爻得失憂虞之象而因以玩其吉凶悔吝之辭此居安樂玩功无間于靜矣及動而已卜筮也則觀其卦爻剛柔相推之變而因以玩其吉凶所決之占此居安樂玩功无間於動矣夫易理即天理動都合易即合天是以天祐之吉且利而居安動順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先天立象意已盡矣文周又繫辭以盡言无非覺民意也彼文王繫彖者所以舉卦中陰陽純雜之形象乎物之宜者莫不統言之以示人也周公繫爻者所以舉爻中承乘比應之殊趨乎時之變者莫不析言之以示人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言象爻言變總不外乎吉凶悔吝无咎之辭吉凶言象變之中有時消位不當者爲失失則凶有時息位當者爲得得則吉也悔吝言象變之中有將向於得猶未盡得而尚有小疵者則悔生有將墮於失猶未甚失而已有小疵者則吝生也无咎言象變之中或時位不當才德未純本足致過者幸有一節之善猶能補救而不至怙終也。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

唯卦爻辭所言如是故爻言變而變有貴賤其列之而以次

分布者存乎六爻之位蓋位有內外承乘而貴賤分矣彖言象而象有小大其齊之而以類分定者存乎六十四卦蓋卦有陰陽淑慝而小大昭矣夫貴賤小大雜陳則吉凶生矣其辨之而示以趨避者存乎卦爻之辭蓋辭有得失而吉凶明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憂悔吝之悔上聲 存乎悔之悔去聲

夫辨吉凶固存乎辭矣而辭有悔吝辨於吉凶之間者也易嘗於悔吝戚然憂之而欲防於將來之漸者存乎介蓋介善惡辨別之端於此憂之則必遏欲存理而悔吝可免矣辭有无咎辨於轉凶爲吉之後者也易嘗於无咎惕然震之而欲得其不遠之復者存乎悔蓋悔天理萌動之機於此震之則必舍舊圖新而咎可无矣。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易去聲

合而言之卦分陰陽而有小大矣辭別淑慝而有險易矣然要非辭自辭而與卦無涉也辭蓋各指其卦情之所向耳小卦情之所向多艱險則凶悔吝之辭隨之大卦情之所向多坦易則吉无咎之辭隨之總之欲人由乎易而不入乎險也繫辭之功大矣。辭兼卦爻不單指卦言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天地一陰陽也易書正所以明陰陽是易與天地齊準也故於天地之道爲能彌之兼陰兼陽統之盡其大而无遺又能綸之分陰分陽析之極其精而不紊則理性命无不畢具而待聖人之用者在是矣。

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以盡天地之道理莫微於幽明死生鬼神也聖人以易仰觀天經緯之文俯察地一定之理則知天文之夜與下地理之北與深幽也所以幽者。陽變陰也天文之晝與上地理之南與高明也所以明者陰

變陽也推原人物所由始又從始處反觀其所以終則知死
者氣化之盡陽變陰也生者氣化之凝陰變陽也見物之始
也陰精陽氣聚爲有象而成物物之終也魂升魄降散入无
形而爲變則知變者鬼之往而屈陽變陰也物者神之來而
伸陰變陽也此聖人以易窮理之事也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
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知音智樂音洛
聖人既知乎幽明死生鬼神則其全體太極與天地更無彼
此之間故天地自不違乎聖人何也天之高明爲知地之博
厚爲仁聖人之道亦知仁而已言乎其常知周乎庶物而濟

天下以道濟之仁則有仁以實其知而知不過於空虛矣言乎
其變知行乎達權而主之以中正之仁則有仁以貞其知而
知不流于變詐矣然聖知不特周物旁行也既樂天理又知
天命故能得喪不介于懷而其知益深聖仁不特道濟不流
也隨處皆安敦厚于仁故能不忘其利物之心而其仁益篤
茲所謂相似也此聖人以易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聖人既以易體備乎天地即有以參贊乎天地矣天地之化
渾灝无端不能无過聖人理陰燮陽體國經野範圍之而不
使過中焉鮎物之生嗜欲紛紜不能皆齊聖人正德厚生樽
節愛養曲成之而不少缺遺焉知明也生也神也晝之道也
而即知其爲夜之因知幽也死也鬼也夜之道也而又知其
爲晝之因可見聖心之神一陰陽不測之神主宰於天地萬
物晝夜之中者无在而无乎不在无有方所聖心之易一變
動不拘之易運行于範圍曲成通知之際者无爲而无乎不
爲无有形體也此聖人以易至命之事也信乎易與天地準
矣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
陽也道之名其來尚矣自今言之其一陰一陽之謂乎蓋道
者太極本然之理而陰陽則太極所乘之機也太極之靜固
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陰陽迭運循環无端而道之體
用於是備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以天人之賦受言之夜陰陽流行當其繼靜而動氣方行而
理亦著於人物爲渾然天命之體所謂善也及其眞精妙合
而凝成在人氣既行而物各具一太極此秉彝各足之眞所
謂性也夫繼善者陽也而即成性之始殘成性者陰也而即

繼善之已成之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
之道鮮矣知音智鮮上聲
性善本无或異而氣稟則有不同仁者得陽之動居多但見
其發生布德處即謂道之全體盡於仁不復知有智也智者
得陰之靜居多但見其凝一生明處即謂道之全體止於智
不復知有仁也至陰陽雜揉之百姓日用於斯道之中而不
著不察全不知有仁知焉仁知既有所偏百姓又一无所見
故君子仁知合一之道鮮矣夫仁之動陽也知之靜陰也百
姓不知而陰陽未始不在也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氣稟雖有所偏而化工則无不全天地以生物爲仁者也方
元亨時生生之機由內達外顯諸仁焉天地以成物爲用者
也及利貞時保合之機自外入內藏諸用焉夫一顯一藏所
以鼓萬物之出入也然造化无心氣至自出氣斂自入與聖
人竭心思以造物者不同矣惟不與聖人同憂則至仁无迹
德盛矣妙用无端業大矣既盛且大何至哉夫顯仁陽也藏
用陰也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夫論業恆於其外何以藏用稱蓄造化无无體之用生意富
有其流自光此因內知外謂之大業也論德恒於其內何以
顯仁稱蓄造化无无用之體生機日新其源必深此因外知
內謂之盛德也夫盛德陽也而實根于陰大業陰也而實根
于陽一陰一陽之道可見矣
生生之謂易
觀夫仁知互見德業迭乘則知陰極生陽陽極生陰生生而
不已即變變而不窮是之謂易與易之所在皆道之所在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試微易於造化方物生之初朕兆胚胎彷彿可象是氣始凝
而輕淸未形屬乎陽也謂之乾及物生之後形色象貌森然

呈現是質已具而重濁有迹屬乎陰也謂之坤一陰一陽之
道可見矣乾坤就陰陽之理言
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
更微易於人事彼事變方來未有定向則抱蓍明易究極七
八九六之數以求所值之卦爻而因知未來之吉凶此則通
志斷疑故謂占而屬乎陽也由是占既決矣則趨吉避凶通行
於云爲之際以審變於不窮此則務成業定故謂事而屬乎
陰一陰一陽之道亦可見矣
陰陽不測之謂神
合造化人事觀之天地間无非陰陽也而又不可執爲陰陽

也以爲陰而陽在焉以爲陽而陰在焉動靜无端闔闢靡定有超於聲臭形器之外者不謂之神而何哉此正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求道者知不外乎陰陽又知不倚乎陰陽斯得之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夫音扶下同

此章贊易之廣大與天地一也易之爲書其中涵蓄无量而廣矣其外包括无餘而大矣蓋易書不外陰陽而陰陽徧體事物遠則雖千載六合之外易理隨在各足无有限止也邇則雖瞬息几席之間不待安排易理自咸正而无偏也至天地之間凡精及无形粗及有象上際而下蟠者皆易理所貫也何有不備哉易之廣大蓋如此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然易之廣大本乾坤而來者也夫乾天也靜與坤別而生物之心專一不他動與坤交而生物之用直遂不撓是以乾一之氣下行坤兩之中萬物皆資始矣大不於是生乎坤地也靜與乾別而萬物之生意翕斂无餘動與乾交而效法之宏功闢發无壅是以坤兩之體順承乾一之施萬物皆資生矣

廣不於是生乎乾坤之廣大如此易正摹寫乾坤者也此易之所以廣大也 此乾坤以性情言 動靜以化機言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之廣大既本於天地則其大一天之无所不覆其廣一地之无所不載與天地配合无間矣由是四時錯行於天地者廣大中之變通配之其剛柔之迭運即寒暑之推遷也日月著明於天地者廣大中陰陽之義配之其對待而流行即代明而不息也人之至德稟賦於天地者廣大中易簡之善配之其確然隤然之常理即其知其能之恒性也總之一廣大配天地也故曰易廣矣大矣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知音智

此章極贊易道之至易之理塞天地通性情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夫語德崇業廣莫如聖人易正聖人所以崇之廣之也何也盖德之崇起於知聖人窮易理於心而識見卓越其知崇矣業之廣基於禮聖人循易理於身而踐履篤實其禮卑矣然知不徒崇也效天之高明覆物无一理不在洞察之中禮不徒卑也法地之博厚載物无一理不在體驗之內此

德業所以崇廣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知禮效法乎天地不與天地同流乎彼天地設位於上
下其間陰陽屈伸往來之變即流行乎其中聖人知崇如天
禮卑如地則成性之原於天者察之由之而存存不已天下
之大本以立是以任其所發而自然之道與道中當然之義
皆由此門出矣夫性存而道義出非即設位而變化行乎聖
人德業並天地如此而皆資乎易易何其至耶。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言卦爻之用羲皇立象非无謂也蓋仰觀俯察有以洞
見天下之物雖雜亂不齊莫不有陰陽之理存焉故揆度於
未畫卦之先看陰陽純雜之形容何如然後畫卦之純乎奇
偶者象純陰純陽之物宜畫卦之雜乎奇偶者象雜陰雜陽
之物宜是其體質森列要皆像乎至賾者也故謂之象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
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斷丁亂反
周公繫爻亦非无謂也蓋遠求近取有以灼見天下之人雖
動作不一莫不有至一之理存焉於是觀衆理之統會以求
一理之可通即通之可行者立為經常之典禮爻有順此典
禮者。繫辭以斷其吉爻有逆此典禮者則繫辭以斷其凶。
是其[illegible]言畢著要皆效乎至動者也故謂之爻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惡去聲
象有見于賾而立是象言天下之至賾者若可惡矣然物宜
之象一本陰陽之理名雜不越意味深長豈可惡乎。爻有見
于動而立是爻言天下之至動者若可亂矣然吉凶之斷唯
觀會通之禮事肆而隱各具典常豈可亂乎。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爻象不可惡亂變化之理備矣。人可不擬議於斯乎是故言
不遽言必比擬參詳於易而後言動不遽動必商議裁定於

易而後動既由象辭以明其理於未言動之先又由變占以
決其機於將言動之際則始焉以我體易者久之易即在我
一言一動自然當可時出而變化以成此下七爻蓋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
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
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
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行去聲見賢遍反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也室幽隱之
地善與不善誠偽之分而應違攸殊可見言聲於心特出乎

居室之身即加乎千里之民罔不屬耳焉則知行㚷於言特發乎居室之邇即見乎千里之遠罔不屬目焉此即樞一轉而戶斯闢機一撥而矢斯發乎樞機之所發有善否而遠邇應違之榮辱因之也善則召祥不善則致殃是言行又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夫以居室言行關應違繫榮辱動天地如此人可不愼之而以中孚之善爲主乎擬議此爻則知孚信之道矣。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處上聲斷丁管反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言君子大同之道雖迹而觀出處語默

若有不同原心而論則出非狥人處非忘世默非避禍語非沽名二人之心有不同乎唯其心同則讒莫能間雖金石至堅其利亦足以斷矣以同心而發于言則意氣相投雖蘭之至馨其臭不足以擬矣宜乎先號而後笑也擬議此爻則知大同之道在心而不在迹矣。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錯音措 夫音扶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物錯諸地已可安矣藉之以茅則安者益安又何覆敗之咎此其敬愼之心无不周到也夫茅之爲物微薄无甚關繫而藉物則至安是其用誠重也愼此藉茅之術而往以濟過凡所規畫无非萬全之計何失之有擬議此爻則知凡事之貴愼矣。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言君子善處功名之際者也彼力勤王事勞矣而不矜伐於人任事有成有功矣而不居德於己此其器量宏深厚之至也所謂勞謙者正語以其功下人而不伐不德也果何心哉蓋以德成於己者常念充養完粹必欲其盛禮接於人者常念虛心遜志必欲其恭不謙胡可得乎然

謙也者凡以自致其恭耳初非爲存位計也而人道好謙自不疑不忌足以長保其位矣擬議此爻則知居功之當謙矣。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此釋乾上九爻義擬議此爻則知處盈之窮不可不通其變矣。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幾音機

此釋節初九爻義言君子愼言之道口舌乃召禍之門故亂

之所生也每因言語以爲階如君爲臣謀而不密則泄姦邪之妒而必中傷其臣臣爲君謀而不密則遭反噬之毒而必禍及其身至於幾事利害繫於隱微成敗關於毫忽而不密其言則人皆忌其成而樂其敗是事本可成而吾自害之矣夫言一不愼基禍无窮是以君子愼密而不敢輕出其言也擬議此文則知言不可不愼矣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解六三）

此釋解六三爻義作易者其知致盜之由乎負者无德小人所爲之事乘者有德君子所御之器若小人而處非其據適啟覬覦者之心盜思强取而奪之矣所以然者以小人在位上慢君下暴民則釁自已開盜思執辭以伐之矣是猶慢其藏所以教人盜冶其容所以教人淫於人何尤易辭所云正言六三无德竊位而爲盜之招也作易者不歸罪於爲盜而歸罪於致盜所以爲知盜也擬議此爻則知无德而居位矣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蓍求卦之法而總歸於神也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其圖有自一至十之數是數也人第知爲河圖已耳豈知即天地之數乎知數之何者屬天何者屬地乎天純陽其數奇而圖之一三五七九皆奇則皆天之數也地純陰其數偶而圖之二四六八十皆偶則皆地之數也河圖具天地之全數如此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既具天地之數則天地功用亦不外於此矣自其分而言之一三五七九屬天是天數五也二四六八十屬地是地數五也五數在圖各有定位此五位也夫豈天自天地自地

哉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序不紊如兄弟之相得矣而相得之中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施偶承其交无間又如夫婦之有合焉自其積而計之天之數一九爲十三七爲十又餘一五非二十有五乎地之數二八爲十四六爲十又餘一十非三十乎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則相得有合之數全矣不有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哉夫天以一三五之數生水木土陽之變也地則以六八十之陰化而成之地以二四之數生火與金陰之化也天則以七與九之陽變而成之是變起于天者化成于地化起于地者變成于天所以成變化者此數成之也至變化之

閒生成相待迭為屈伸即鬼神也統言之一二三四五之生者神之來而伸六七八九十之成者鬼之往而屈錯言之其方生方成者神之伸其既生既成者鬼之屈所以行鬼神者亦此數行之也要之奇偶生成之外无變化變化之外无鬼神變化成而鬼神即行於其中圖數妙造化之全功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揲時設反　奇紀宜反　扐郎得反）

夫圖數妙造化之全功而聖人之筮法遂由此起焉蓋河圖中宮有天五乘地十之數蓄策之數即本此五十數而大衍之至用以筮蓍求卦則止用四十九策蓋虛其一以象太極抑數全用則滯唯有一之不用乃圓通而无方矣由是以所用之策信手中分於左右手左以象天右以象地宛然兩儀之對待矣從而取右手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則象人參天地之中儼然三才之並峙矣既掛一矣兩手未知盈縮隨取兩手之策各四四而數之者蓍之揲有定數猶時之行有定紀也既揲四矣左右必有零奇隨取左右之奇扐於左手第三第四指之兩間者積策之餘以成爻猶積日之餘以成閏也然不止一扐而有再扐者蓋一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積三歲而餘日凡三十有六則去其六日而用三十日為一閏積五歲而餘日又二十有四則合前六日又得三十日為再閏則前之日无餘然後于五歲外別起積分以為後閏之始唯曆法如此故揲蓍於掛一之後既揲左而扐左因三節而一扐矣又揲右而扐右乃五節而再扐焉則前之策无餘然後于五節之外別起一掛以為後揲之端亦猶曆法之有再閏也此其所以為象閏乎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期音朞）

夫四十有九之用不特分揲掛扐策各有準即過揲餘策亦有準者蓋河圖四與太陽居一而連九九陽數也揲蓍三變之末凡四為奇餘三奇則九為老陽之爻一爻過揲之策有三十六以三十有六之策總計乾之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太陰居四而連六六陰數也揲蓍三變之末凡八為偶餘三偶則六為老陰之爻一爻過揲之策有二十四以二十有四之策總計坤六爻得百四十有四合之凡三百有六十與期之日適相當焉蓋期雖氣盈朔虛之不齊而三百六十其大凡也二老之策舉之則其錯綜於六爻者即其迭運於四時者也蓋有以體天地之撰矣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故此獨以老陰老陽計乾坤六爻之策數餘可推而知[illegible]期[illegible]一歲也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三百六十者特自乾坤言之耳總觀上下經過揲之策百九
十二之陽爻猶之乾也每爻以三十六計之得六千九百一
十二策百九十二之陰爻猶之坤也每爻以二十四計之得
四千六百八策合之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與萬物之數適相
當焉蓋物雖氣化形化不齊而萬有其多乃常數也二篇之
策準之則其陳列於二篇者即其並育于兩間者也豈有以
盡萬物之情矣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

蓍數固準於造化矣以揲蓍求卦之始末言之其始一揲也分

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然後或四與五而為三揲之少
奇或九與八而成一變之偶易不自此成乎由此一變之之
準于七十二營則為十有八變然後由初及上而內外兩體
體備而六爻全六十四卦中之一卦於是始成矣

八卦而小成

九變卽三畫之卦成矣方其三十六營以成九變則三畫已具或
乾兌離震或巽坎艮坤已為內體之八卦而小成矣[illegible]十
八變而成卦者不過卽此而重之耳揲蓍求卦之法[illegible]以漸而
成焉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卦畫既成而六爻必有變動卽六爻之變不變以推卦之動靜
由此而彼引可變之端而伸之則一卦可變而為六十四因
變極變觸引伸之類而長之則卦卦可變為六十四卦變既
極則蓍得以廣圓神之用而爻得以周易貢之[illegible]凡趨吉避
凶之能事无不悉備于其中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行去聲

卦變如此其功用何如哉吉凶之道隱於无形而蓍卦之辭
有以顯之趨避之德行滯於有迹而蓍卦之數有以神之是
故百姓至愚吉凶不能前知易則受命如嚮儼然廣[illegible]古之愿
問也鬼神至幽趨避不能告人易則代之開物成務[illegible]於神

[illegible]而有相也此能事之所以畢乎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合而觀之蓍數原於天地蓍法通於三才皆變化之道也人
能因數以通其與由法以明其變則知數之生成屈伸法之
進退離合皆自然而然雖天地聖人无所與焉其知神之所
為乎易豈可易知哉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
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此承上章之意而言見易非徒數法之書也易作於聖人其

之通爻使之有所見，其所倚卦爻各有所繫之辭，所以告人以全體一節之義，使之有所知也。辭之所繫，吉凶定焉，所以斷其趨避，使之无所疑也。凡此皆所以前民用者，故曰易之道如斯而已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本義此節或恐是錯簡，宜在第八章之末）

此釋大有上九爻義。祐者，助也。人為主而天特輔之之謂也。天无私助，助必於順理者；人亦无私助，助必在於信實。知人

益知天矣。上九下從九五，是信在心也，而上踐之為履；順在事也，而上研之為思；又以其所履而思者，崇尚乎有德之賢人。如是則內外交致，滿而不溢，以是承天之祐，豈倖致哉。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此章言作易者固立象以盡意，用易者貴得意而忘象。聖人與民同患之意无窮，非簡載之書而言之煩悉，非書所能盡；宜之言而意之含蓄，非言所能盡。然則聖人之意終无以自見乎？聖人以言之所備者淺，象之所示者深，故立一奇以象陽，立一偶以象陰，則體貞對待而包涵无外，用妙流行而變化无方，言與書不能盡者，以象盡矣。象之淑慝有情偽也，即此象因重之而設為六十四卦，則當否異位，消息殊時，舉世間邪正善惡之分，辨別无餘，情偽盡而意盡于卦矣。象之精蘊因言洩也，即此象發揮之而繫以象爻之辭，則全體言利，一節效動，舉生平盡世覺民之論，闡說靡遺，言盡而意盡于言矣。然百姓不能觀象自得也，又即此象之趨時者制筮以識陰陽之變，而推之為可行之通，則吉趨凶避，行无不順，而利盡矣。又即此象之變通者，振厲以作民行之情，而妙之以鼓舞之術，則趨避若覺，不知誰為，而神盡矣。至於盡利盡神，

而聖人之意寧有不盡耶？（象以最初奇偶而盡言）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縕委紛反，與蘊同；邪音耶；幾音機）

聖人所以立象盡意者，以象始於乾坤二畫，而陰陽變化包蓄无窮，其始易之縕乎。何也？乾坤列於左右，則對待寓流行之機，時雖未有變化，而所以化陰變陽者已立於此。設使乾坤毀而奇偶不立，則所以化陰變陽之體不可見，而陰陽變化之用或息而不行矣。夫乾坤既不可息，此立象之必不可已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

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立而意何不盡耶。故此乾坤之在卦爻也。陰陽之形也。自其不倚於陰陽超於形而上之太極之眞渾然无朕謂之道。道固乾坤之精也。自其不離於陰陽囿於形而下之剛柔之質昭然有定謂之器。器亦乾坤之迹也。乾坤有自然之化因而裁之爲七八九六之數。則陰或變陽陽或變陰變所由名。推此乾坤化裁之理而行於日用動靜之間則吉凶趨避无滯礙通所由名也。至舉此變通之法措之天下之民使民因蓍以求變因變以求通則務成業定事業因以名矣。然事業亦孰非乾坤之妙用哉。信乎乾坤爲易之緼而立象盡意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本義重出以起下文）

聖人因立象盡意矣然象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賾莫非道也。於是擬形容以象物宜而道之精蘊盡此矣故謂之象象立而爻生焉非无見也。蓋見天下之動莫非道也。於是觀會通以行典禮而道之變通在此矣故謂之爻。蓋緣意起見緣見立象象立而意蘊著備形下之器哉。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

卦即象也。聖人既見於賾而立卦。用易者欲究極其至賾之理須於卦象求之觀卦則理自窮矣。辭即爻也。聖人既見於動而繫辭。用易者欲鼓動其趨避之行須於爻辭求之玩辭則行自審矣。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行去聲）

有卦爻則有卦爻陰陽之化人於揲蓍求卦之時欲因其化而裁之爲七八九六之數則存乎易之變焉蓋凡四爲奇奇之純雜不同皆陰變陽也。凡八爲偶偶之純雜不同皆陽變陰也。於此裁之則七八九六始有所分矣有變則有可通故裁數之後欲因化裁有可行之理而推之於日用云爲之際則存乎易之通焉蓋變在於卦而卦必有當通之理也變在於爻而爻必有可通之機也於此推之則日用云爲始得其當矣若夫神明乎變通之理而極用易之妙則存乎其人默而成者不露勉強之迹而變通之理自然實體于身而行之有成不言而信者不假言說之煩而變通之理自能孚契于心而知之不惑乃所謂神而明之者唯德行純備之聖吾心有自然之變通故卦爻之變通自[illegible]也信乎易非聖人不能作亦非聖人不能用矣。

右第十二章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重平聲）

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夫易理盡於吉凶吉凶原於象爻而象爻果何自而立哉聖人作易由兩儀而四象由四象而八卦次第成列則乾坤列而純陰純陽之象著六子列而雜陰雜陽之象昭象不在成列之中乎由是因已成之卦各以八卦重復加之以成六十四卦則六畫悉備凡遠近貴賤承乘比應之屬莫不錯綜于其間爻不在因重之內乎此易之體所由立也（成列指小橫圖重指大橫圖）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卦爻既立卦爻有奇偶即剛柔也其剛推乎柔則剛變爲柔其柔推乎剛則柔變爲剛矣變不在剛柔相推之中乎於是聖人因卦爻時位之消息當否而繫之辭以命吉凶此雖未形乎動而爲占而占者所值當動之卦爻不出乎此矣動不在繫辭而命之中乎此易之用所由行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所命之辭也然必揲蓍問易之餘卦爻既動然後吉凶悔吝之在卦爻者始見蓋動即辭而寓辭還待動而顯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趣同趨）

吉凶悔吝生乎動而實本於位之未嘗動乘乎時之不得不動者也方其卦爻未動一剛一柔各有定位有凝立不易之體非立本者乎及卦爻既動便圓變流通剛極則變而通于柔者趣夫進極而退之時也柔極則變而通于剛者趣夫退極而進之時也非趣時者乎

吉凶者貞勝者也

剛柔變通吉凶見矣是吉凶者不容並立常以正而相勝者也吉有當然則吉爲正而常勝凶凶有當然則凶爲正而常勝吉出此入彼事勢所必然而古今之所同也非貞勝而何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觀去聲夫音扶下同）

吉凶所以貞勝者唯一理也嘗稽造化以驗之人事矣試觀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矣而其貞唯覆載生成之莫掩日月之道升沉顯晦亦至變矣而其貞唯晝夜代明而不息至于天下之動得失憂虞其變无窮而其貞唯有當然不易之理順理則吉逆理則凶非有二也此卦爻吉凶之所以貞勝也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易去聲隤音頹）

然貞一之理實原于天地乾天也得一以清性情確然至健而其生物氣始必亨更无艱難示人何易乎坤地也得一以寧性情隤然至順而其成物一承乎乾更无煩擾示人何簡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夫乾坤以易簡示人如此而易之爻象安能外之故凡爻之奇而陽者效夫乾之易也偶而陰者效夫坤之簡也凡象之陽息陰消者像夫乾之易也象之陰息陽消者像夫坤之簡也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見音現）

爻象之體由乾坤而立而爻象之用得蓍卦而行方揲蓍求卦之先雖尚未成爻尚未成象而其所值當動之爻象已隱然動于蓍卦之內及揲蓍求卦之後卦以全體昭爻以一節著而其所值占決之吉凶遂顯然見于蓍卦之外爻象之動即變也雖未見諸行事然化裁推行之下已寓作與鼓舞之機凡人趨避之功業見於此矣吉凶之見即辭也雖已決其趨避然危不易傾之旨實涵憂世覺民之懷聖人同患之情見於此矣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人仁作）

聖人之情既見于吉凶之辭矣其功業不與天地同流乎天地有大德即生生不已者是此天地之造化也聖人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生天地所生之民非履君師之位不可故位為聖人之大寶守位以人者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也聚人以財者財惟民命財散則民聚也至于財以聚人當務本節用以理之辭以教民當申諭彰憲以正之民弗率教當明罰勅法以禁之總之以歸于義盡得其義斯用足教明而暴戢正所以聚人守位永持大寶而運生生之德與天地參者也合而言之天地以易簡肇作易之原聖人以大義成經世之業唯一理耳故曰動貞夫一而吉凶以此貞勝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包蒲交反音庖　王去聲　王昭素曰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昔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欲作易以前民而不遠作也仰則觀經緯之象于天俯則觀定之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而雄雌剛柔者究其故觀天地之宜而寒暑高下者求其實近取諸性情形體而有慘舒動靜之殊遠取諸飛潛天喬而有屈伸榮枯之異總之一陰陽消息而已於是始作八卦因而重之凡陰陽之理深于无形而為神明之德者易卦與之貫通而无間如健順動止乾坤震艮通之也悅陷麗入兌坎離巽通之也陰陽之迹顯于有象而為萬物之情者易卦與之肖似而不遺如天地雷山乾坤震艮

震類之也澤水火風兌坎離巽類之也微顯畢具聖人制器尚象寧不本於是哉。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罔與網同罟音古佃音田）

上古未有稼穡鮮食其先也包犧教民績麻成繩而結之以爲網罟用以佃於山林漁於川澤若此者疑取諸離蓋離象爲目離德爲麗即網罟兩目相承而物麗之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斲竹角反耜音似耒力對反耨奴豆反）

然鮮食雖具粒食尚艱神農氏斲木使銳而爲耜揉木使曲而爲耒耒以運耜耜以起土以教天下之樹藝蓋取諸益二

體皆本取益之象上入下動取益之德天下之益莫大於耒耜又取益之義也（斲削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易去聲）

然食用雖足有无未通神農以日中遠近可至之會立爲貿易之市天下市各致其民天下民各致其貨以各所有易各所无交易而退則不足有餘相通而各得其所矣若此者蓋取諸噬嗑卦德上明下動而日中則上明爲市則下動又卦名噬嗑而市之音似噬合之音似嗑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治去聲）

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民方厭樸陋而思文明是其變也三聖因時之當變而通以文明之治則民悅其化之更新亹亹不倦若或使之神以化者以通變隨時順理不見有爲之迹故民以爲宜而化之不倦也要其通變宜民之妙亦循乎易理耳易理窮則數盡必變勢極必反未有不變者變則積弊既去新制自行未有不通者通則一時可行萬世无弊未有不久者夫易之理即天之理變通合乎易即合乎天是以天祐之民宜不倦而吉无不利也嘗即變通而稽其實上古被

草衣皮陋亦甚矣三聖繼出制爲上衣下裳而垂之則章服有別禮義明與而天下治矣此疑取諸乾坤蓋乾易坤簡變化而无爲衣裳之制順治无迹亦何爲之有哉。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刳音枯剡音琰本義致遠以利天下一句疑衍）

衣裳垂而遠近觀化矣川澤猶未通也於是刳木使中虛而爲舟剡木使末銳而爲楫舟以載物楫以運舟有以濟川塗之不通取諸渙蓋渙巽木在坎水之上即舟楫之浮於水上也。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不通濟矣民猶苦於負戴也於是因牛性順則馴而服之馬性健則駕而乘之牛以引重馬以致遠遂貽天下以安逸之利取諸隨蓋隨之德下動而上悅牛馬之引重致遠其下之動也人得以服之乘之其上之悅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重平聲柝音托

水陸交通暴客時有於是重門以禦於外擊柝以警於內則衛防既周即有暴客之至固有以待之矣取諸豫者蓋豫有豫備之意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斷丁緩反杵音處掘其月反

防患以備其外又當興利以養其內前此民知粒食猶未精食也於是斷木使大其本而爲杵掘地使虛其中而爲臼臼以容杵杵以脫粟此利興萬民得易粗爲精而濟其養生之願焉取諸小過蓋小過下止上動即臼止而杵動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險設食精使无以示威有險能守有粟能食乎於是弦木使曲而爲弧剡木使銳而爲矢矢以及遠弧以發矢此利與有以威服天下不軌之心取諸睽蓋睽乖然後威以服之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處上聲易去聲下同

民患禦矣民居可不奠乎上古之世冬則穴地以居夏則營野而處後世聖人易之宮室有棟直承而上有宇兩垂而下以備風雨之漂零焉取諸大壯蓋大壯有壯固之意而宮室之制安定不搖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衣去聲

民居奠矣民情可不盡乎古之葬者被薪委野无封土樹木之規无衰麻哭踊之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不復仍衣薪之俗而封樹之禮喪期之數從可知矣取諸大過蓋送死大事寧過于厚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治去聲

夫養生喪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使不繼以同文王道何所終乎上古民淳事簡凡事惟結繩以爲記驗而已後世則官邪作而民僞滋聖人易之以書契言不能識者書記之事有不信者契驗之則百官功罪以此而稽萬民情僞以此而核取諸夬蓋夬者明决之意也亦所以决去小人之奸僞也合而觀之始于包犧終于堯舜由朴而文始于結繩終于書契由畧而備尚象之功豈不大哉

右第二章此章不重聖人制器尚象蓋即制器尚象明易之廣大悉備也制器不是拘拘易象爲之乃是

易作而天下之象器不能外耳故每用蓋將疑詞耳、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

此章言易象之妙義皇作易非有他也一陰陽純雜之象而巳而象非迹也一太極之彷彿擬諸其形容而已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彖者材也。

文王繫彖果何言乎蓋德體象變卦之材質不[illegible]彖則發其全體之蘊彖之統體所由立也材作材料之材有部[illegible]至正乾之材也而[illegible]貞發之大通順健坤之材也而元亨牝馬發之、

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

周公繫爻爻何言乎蓋情偽利害天下之動不齊爻則係[illegible]其酬酢之迹象之一節所由彰也此后天繫辭以盡言也雖動是人事實人事之宜于爻中者如婚姻祭祀之動不一而占因之爻效之於蠱賓王之動不一而蠱觀之爻效之效是也謂據其理而呈驗以示人也、

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夫卦以象告而彖爻之所以發揮其象者也如是故吉凶无形由此而生悔吝至微亦因此而著考占問易无不本於此矣易象其至乎哉。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此章言易不獨前民用亦以扶世教也乾坤純陽純陰書固无多寡矣至于震坎艮皆索諸乾爲陽卦畫反一陽二陰而多陰巽離兌皆索諸坤爲陰卦畫反一陰二陽而多陽。

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奇耦宜反

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此故何也蓋凡陽卦主奇以一奇而主二偶合之乃五畫五數爲奇故陽卦之多陰也凡陰卦主偶以一偶而主二奇合之乃四畫四數爲偶故陰卦之多陽也要之皆自然而然非人力所能爲耳。

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行去聲

然有數則有理畫之所在即德行之在也彼陰陽大分陽貴陰賤有君民之象焉陽卦一陽二陰是爲一君二民一人御極四海歸心其道公而大君子之道也陰卦一陰二陽是爲二君一民政出多門民无定主其道私而小小人之道也此多陰所以爲陽卦多陽所以爲陰卦聖人扶抑之意深矣德行者至理之謂也大義之謂也即道之別名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錯舉諸爻以明易道之妙前釋咸九四爻義見感應皆順其自然也天下廖廓其往與來原屬之天下而不屬之我何處可容吾思且思之極而至于慮哉然理原于太極其歸本同也但因事之不同而所行之塗不得不殊耳而殊能外同乎理根于人心其致本一也但因事之不一而所發之慮不得不百耳而百能離一乎人亦第因天下應天下足矣何以思慮為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信音伸下同

嘗觀之造化矣日月往來而晝夜之明生寒暑往來而四時之歲成其日月寒暑之往非思而往也氣機之消而屈也日月寒暑之來非思而來也氣機之息而信也屈感乎信信應乎屈而明生歲成之利生此一感應自然之理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蠖胡縛反音或韄直立反沉入蟄

又稱之物理矣尺蠖之屈所以求其信而行也尺蠖无思也龍蛇之蟄所以存其身而奮也龍蛇无思也況聖學乎彼心之裁制為義而神則義之至妙者也君子精研其義至于幾微必察以入于神則識力融者應接必周雖无心致用而于變萬化出之固无終窮矣義之泛應為用而身則用之從出者也君子順利其用至于无入不得以安其身則踐履熟者涵養必隆雖无心崇德而高明廣大極之固无限量矣夫精義入神以為出而致用之本屈之感乎信也利用安身以為入而崇德之資信之應乎屈也此亦感應自然之理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夫義未精求其精用未利求其利今義既精矣用既利矣過此以往則機非在我化不可為非我之所得而知也至於窮天地合一不測之神而心與无動无靜者同機知天地推行有漸之化而行與一闔一闢者同運此則義精於无可精用

利於无可利德極其盛是以本吾心自然之神化妙合天地之神化也此亦感應自然之致耳何思慮之與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邪于遮反後章並同

釋困六三爻義言三欲去九四以要功而傾陷正人公論所不容名必辱也欲依九二以圖安而投身非所適足以賈禍身必危也既辱且危如此雖有上六比匪之親安能庇之凶固宜矣賈音古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

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解上六爻義隼者鷙害之禽小人心術之險也弓矢者射隼之器君子道德之威也操器以射隼者則存乎其人君子德位之兼隆也誠使君子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解悖之器素藏於身韜鋒歛鍔必待可爲之時而後動則既不即戎又不墮殆何不利之有夫藏器而動其動已先爲不可括是以一出而有解悖之功易辭所云正言公能藏能待渾成其器而後動也獲之何有不利哉括結礙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釋噬嗑初九爻義不仁謂忍心害理不義謂反道背德勸即勉於仁義懲即戒其不仁不義小懲大誡小人蒙福此聖人使人遠罪之道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夫上聲）

釋噬嗑上九爻義惡始於微禍成於著惡之不可積也如此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否九五爻義言人有若危若亡若亂之意是乃所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之道也君子有見於此存此心常不忘則所以圖于未然者无弗至矣是以身安其位而國家可保于无虞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知音智　勝平聲）

釋鼎九四爻義稱位以德謀事以知任事以力三者不自度量而貪位要功其不及于禍者鮮矣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

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幾音機　先見之見音現　斷丁亂反　漢書吉之之間有凶字）

釋豫六二爻義言凡事有機知之者其神明盡變之人乎彼上交下交或有一趨奉敢慢之心即諂瀆也君子不然是必能于諂瀆發念之初覺之早絕之力正其知幾乎然所謂幾者非未動以前而吉凶无狀已動之後而吉凶已形也唯在念之方動尚微而一念善惡吉凶已先兆其端者也君子見吉凶之幾即作而趨避不俟終日之久焉知幾之速如此果何所本哉易辭所云蓋言君子无欲而靜堅確分辨介如石

幾則神定者識自明所以不俟終日而必可識矣且幾之所寓有隱顯而微者有隱顯達而彰者有宜遜順而柔者有宜勇決而剛者君子于動微先見將无不知之此其職識先覺超于衆人之表者故曰萬夫之望是正所謂其神也〔[illegible]〕

彰柔剛是四件事言其无所不知也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幾音機復行之復芳服反祇音其〕

釋復初九爻義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顏氏之子克復功至寡有不善而常覺之自心止之自心不待失而後復也故不遠之復顏子有焉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音因縕紆云反〕

釋損六三爻義惜必兩而後專功必兩而後成彼天地兩也以氣升降而絪縕无間兩而一也則萬物氣化而體質凝實矣男女兩也以精施受而交相感通兩而一也則萬物形化而生生不已矣況友道乎易辭所云正言損去則吾兩者之人合以成吾兩者之專致一而无雜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无恒凶〔易其之易去聲〕

釋益上九爻義身以順理爲安動將措諸事業心以和平爲易語爲發諸議令交以相孚爲定求謂征其賦役也君子于平日修此安易定三者其立心之恒可知故民與民應而益之全也反是則非惟不與爭奪且至信乎求益者必不可以无恒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撰仕免反〕

此章言聖人作易因時詳畧无非覺民之意也伏羲畫卦始

爲乾坤二畫其殆易書卦爻從出之門乎何也乾體一而實性動而健陽物也坤體二而虛性靜而順陰物也陰陽兩分則爲物合一則爲德合德而相摩相盪諸卦之剛柔體質以立也是天地之撰如雷風山澤一陰陽之迹也易則體貼其似矣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一陰陽之精也易則旁通其妙矣此先天立象以盡意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于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文周繫辭其名之所稱或假物象或寓事情繁雜不一然皆發揮陰陽之理何莽蕩之有于稽其所稱之事類蓋緣皇風下衰情僞日滋古今希覯之事聖人一一經歷之是以思慮

不得不深言辭不得不詳耶然則稱名之雜非聖人意也府

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

矣夫音扶當去聲斷丁亂反本義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誤

易因雜而不越矣豈其有所遺耶陰陽消息天道之已然日

往易則昭彰其一定之理吉凶悔吝人事之未然日來

洞察其先事之故事爲之迹至顯也易則言事必歸于理而

微之性命之理至幽也易則言理必托于事而闡之不但已

也尊卑貴賤之異名易因陰陽上下之分而稱之各當其實

服御器用之殊物易因陰陽生成之質而別之各從其類以

至彖言德爻言變正直无回告以吉告以凶因占而斷則易

于天下之理何有不備哉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

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中丁仲反行下孟反

自所備之中而詳論其善其稱名也極事物之至微卑目前

之至近可謂小矣然皆取類于陰陽之義該括无窮何其大

也有意涵三極之遠而所發之辭又經緯錯綜何其爻言多

發曲而于理未嘗不切小事多散肆而于理未嘗不精隱此

皆所爲雜而不越也果何爲哉蓋聖人因民之疑于趨避而

欲濟其行所不及故作易定吉凶以告人而明其失得之報

也此後天之雜所以廣先天之教而開物成務之功大矣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此章三陳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易始于伏羲中微于夏商

至文王繫彖而易道大明是易之復興也其於中古也然[illegible]

新之時乎然文王作易適因羑里操危慮深非安常處順之

日也其有憂患乎夫當憂患而作易則易无非處憂患之道

矣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

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處憂患之道莫如反身修德矣試偶舉九卦以明之履禮也

致禮治躬則非僻无自入而德有所據立矣然唯退讓可以

明禮是謙又爲禮者所當執持而不變者也夫謙以行禮則

制外養中善端克復矣復者萌一善即萬善之根振復而不

失則雖得必先終非已有矣恒者得一善即堅守而不易持

守雖固私欲未盡去乎損則懲忿窒欲以修其身刻治雖嚴

天理果盡純乎益則遷善改過以長其義德雖裕于常未必

不變于困唯處困之亨不亨者德之至不至可辨矣德雖亨

于困未必不渝于終井則德性堅定不易其所也然可與立

者未必可與權巽則隨時制宜不膠于一也此九卦之德之

時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易稱並去聲
履為德基固貴和乎而寔情理之至者謙為德柄雖處尊乎而有遜讓之光焉復之本止一念若甚小矣而天人之物已辨也恒之固歷萬境若甚雜矣而常貞之味不厭也損必乃修先何難也而欲淨理還後則若易焉德至益至益是長裕也而善遷過改初何增設焉德既以困辨則身雖窮而道寔亨非通乎井既為德地則內雖止而外不膠非遷乎至巽為德制則隨所化裁足稱物之宜矣而況其應用之迹又何

[illegible]此九卦之德之妙也。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和行之行下孟反遠去聲
凡行非禮則乖是履所用之和行者而和益至矣禮非謙則亢是謙所用之制禮者而尊益光矣艮知每為物蔽復用之而物辨非自知乎天德易為物雜恒用之而不厭非一德乎用損之先難而忿慾之害遠用益之長裕而德業之利興用困之亨通而窮阨之怨寡井惟居所則安而能遷用之故足辨義巽唯稱隱則勞而不流用之故足行權德之妙用如此尚何憂患之難處哉

右第七章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遠易並去聲
此章專論玩辭觀變為學易之事而深有望乎其人也易之為書周乎日用切于民生乃人所當體玩不可遠遊所以然者以其為道屢遷靡定非他書之可以拘泥者比也屢遷何如蓋易道不外于陰陽陰陽變動不居其所常周流于一卦六虛位之間陽上陰下分之常也或陰居上陽居下而上下无常剛柔當位不易之理也或柔推剛剛推柔而剛柔相易此豈有定則唯隨變之所趨耳變適于上則上下變適于

剛柔則剛柔變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也屢遷如此顧可遠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
夫易唯變所適則其變之所示无非利用出入之事矣其出則有出之度使人知所懼于外其入則有入之度使人知所懼于內恐恐然皆必以度而不敢妄動矣
又明于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不特此也于出入以度之中又取事之可憂患與所以致憂患之故而諄切明之使玩詞者常懷兢惕雖无師保訓誡之嚴唯恐失度而陷于憂患之中儼若父母臨之而不敢忽矣其外內知懼有如此哉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揆葵癸反）

易變之懼人如此易誠不可遠矣蓋易變无常行而因變繫辭有定理學易者其初也當循其辭之遊變者而揆度其道之所向則出入之度憂患之故自昭然於辭之中而无常相易者亦既有典常而可行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也苟非達變之人即无以盡其變非通方之人即未免拘于方變遷之道豈虛行哉蓋易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易而學也

右第八章（此見易道唯即變以為常只重一變字不可以辭與變並重辭即變中之辭也先言不可為典要後又言既有典常者蓋卦爻固未始有定變而變寔未始无定理所謂會通典禮是也）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要平聲）

此章專論爻義示人知觀玩也易之為書有卦有爻然必原一畫之始而要六畫之終則一卦陰陽純雜之體質以成矣至卦之六爻或陰位陽居陽位陰居而相雜靡定者蓋陰陽二物各以時成耳時乎陽則陽時乎陰則陰也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易去聲）

自時物見于初上者言之初則其理幽隱而難知上則其理顯白而易知何者以初上有本末之分也本則精藴尚含故難知此繫初之辭必擬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不敢輕率也末則義意悉出故易知此繫上之辭不過因初之象占而卒成之耳何煩擬議哉（觀乾坤爻可見）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夫音扶）

初上固該始終之時物矣若夫雜陳陰陽賾亂之物撰具剛柔中正之德且辨别其物與德純雜淑慝之是非初上非不有之然必合中四爻則其義始備此中爻之時物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知者之知音智）

夫六爻既備則天道之存亡人事之吉凶具是矣人欲究極其理者雖玩六爻之辭而居然可知也若知者祇觀其彖辭而已得其十之六七矣然天下不皆知者也爻辭可不備乎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要平聲）

以二四爻言之二四皆陰爻皆能為柔順之事業固同功矣但位有遠近之異故其善有不同者二之善大率多得名譽四之善大率多得危懼所以然者以四近君動有僭偪之嫌故也觀四多懼由于近則知二多譽由于遠矣然非盡在遠也二以柔為道非附陽剛无以自立本不利于遠二乃大要多譽而无咎者以其用柔得中不過于柔也知二多譽由于中則知四多懼由于不中矣功謂力之所能善謂時位所宜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勝音升）

以三五爻言之三與五功同而位異三非盡无功而凶居多五非盡无凶而功居多所以然者以五君位而貴則操得爲之權故多功三臣位而賤則有卑附之患故多凶也要之三五皆陽位以柔居之則委靡不振三固多凶五亦不能多功不其危耶以剛居之則强毅有爲五固多功三亦不至多凶不其勝耶夫遠近貴賤物也剛柔中正德也譽懼凶功是非之辨也非中爻何以悉備哉觀易者不可不審其詳矣

右第九章 此都是從有易後說雖以卦爻並論語意却重爻邊首節率卦以及爻自二節以後俱發明時物相雜之意雖有彖辭一句亦抑揚反覆之意非止中爲質意也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此章見道盡于易而易无非道也易之爲書廣无所不涵大无所不包其中且纖悉具備而无遺蓋天下之道天地人盡之方易之小成也上畫有天道焉中畫有人道焉下畫有地道焉是三畫已具三才矣又兼此三才而兩之故有六畫六畫非他也上二畫卽天道之陰陽迭運也中二畫卽人道之仁義時措也下二畫卽地道之剛柔交錯也六畫亦三才之道矣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當去聲

夫易備三才之道則畫之所在卽道之所在矣道有變動而不滯謂之曰爻蓋爻以效動則爻卽道之交變也爻有等級而不亂謂之曰物蓋物情不齊則物卽道之散殊也物之剛柔雜居謂之曰文蓋文以相間而成文卽道之經緯也是文也有剛居柔柔居剛而位不當者有剛居剛柔居柔而位未必皆當者故吉凶生焉蓋道在相濟則以不當爲吉道在以正則以不當爲凶是吉凶亦道之貞勝也總之皆三才之所貫也廣大悉備信矣 此都自卦畫上看出不指揲著言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者之易去聲要平聲

此蓋原易所由興因見聖人作易之情易之復興也其値殷末民情澆僞適有周之盛德正易道可傳之時邪且當文王囚于羑里所處皆憂患之事邪文王以是德當是時遇是事故其所繫之辭多危惕之意焉彼臨事知懼曰危危則繫之以平幸進妄行曰易易則繫之以傾是皆理勢自然若或使之者然此危平易傾之道該括甚大凡天下之事危則必平易則必傾孰能外之哉而聖人特危其辭无非欲人警懼存心終如其始大要有平无傾歸于无咎耳此之謂與民同患

而為易之道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夫音扶行易並去聲阻莊呂反）

此章言聖人心易之妙而因作易以前民也聖人之心莫非易理自其秉陽之純則曰乾自強不息性情何至健乎本此至健之德見于行恒其易明白而于危機所伏則不冒進而陷于險不待已險而知也自其秉陰之純則曰坤安貞无為性情何至順乎本此至順之德見于行恒簡約不煩而于變患所值則不輕試以困于阻不待已阻而知也此所以能為

能懼而无易者之傾哉知險知阻以臨事變言。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侯之二字衍文）

然聖人所以知險阻者豈无自哉葢惟得易簡之理也說諸心者事未至而心與理融研諸慮者事既至而理因慮審說心則吉凶之理皆其所素藏險阻必先知之不險阻必先知之故定吉凶研慮則趨避之機皆其所熟察險阻決意避之不險阻決意趨之故成亹亹易簡中之能事如此。

是故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此其自然之知豈待卜筮哉亦理之先見耳彼天道有變化而消息人事有云為而得失判此理之著于明者天道有吉必有祥以開其先人事有吉必有祥以呈其兆此理之隱于幽者聖人于變化云為則此擬以象之而已然一定之理周知而不惑矣于吉事有祥則推驗以占之而未然先見之理早知而无疑矣。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與音預）

夫无卜筮而知吉凶此聖人之能百姓未能與也而易可无作乎故自天地設位于上下凡乾坤易簡之道與夫變化云為吉事有祥之理无一不具但不能告人耳聖人以知器知來作為易書洩天地之秘所以成天地之能出是人有所為

既謀之人以審是非復抱蓍問易謀之鬼以決趨避則百姓雖愚皆得因易而知吉凶成亹亹得與聖人知器知來之能矣。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聖人作易成能不過欲人知險阻以趨避吉凶耳而吉凶何自而見哉葢當時羲皇畫爲八卦以陰陽純雜之象告人而情已涵于象中文周又即象所告者繫之爻彖或統言乎全體之材或析言乎一節之變情之所示者詳矣夫爻彖[illegible]即言此卦畫中剛柔交錯而雜居則時有消息位有當否吉凶亦然可見矣此成能之易百姓所以與能也（八卦[illegible]）

謂卦爻爻 辭象卦辭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惡夫 辭）

然是吉凶也，由象辭見其體，必由變占顯其用。方揲蓍之初，老少未定，所謂變動也。此時雖未成卦，而趨避之機已寓，非以利言乎。及占決已著，必有吉凶，此則因卦爻之情有淑慝險易之殊，而辭之吉凶隨之，非以情遷乎。惟情遷若是，故卦爻中有中正相與，而愛相攻者，其情和協而吉生；有不中正相與，而惡相攻者，其情拂逆而凶生。吉凶以愛惡之情遷矣。至吉凶未判，曰悔吝；吉凶方形，曰利害。又于何生哉？如卦爻中有遠相取，則意之合者，或病于疎；近相取，則情之暱者，或嫌于妄，而悔吝胥此生。有情相感，則為道義之交；僞相感，則為勢利之合，而利害胥此生。悔吝利害，皆以遠近情僞之情遷矣。然所居之位，尤為要焉。凡易之情，近而相得，固為貴；遠而不相得，亦无害。惟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又或以僞相感，有以害之，且以不善相取，致夫悔且吝也。總之一吉凶以情遷也。（遠相取如有他不燕而悔心生，近相取如乃亂乃萃而羞吝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嘗即人之辭而觀之，人心之動，因辭以宣。將叛乎正理者，情有所歉，而辭慙愧。心疑于正理者，情无定見，而辭枝離。有德之吉人，情常收斂，故辭寡。无德之躁人，情常輕狂，故辭多。誣善為惡之人，情非真確，辭多游蕩而不寔。无所執守之人，情虧氣沮，辭多屈抑而不伸。人之辭以情遷如此，而易之辭以情遷，不益信哉。此聖人所以成能，百姓所以與能也。

右第十二章

下傳畢

說卦傳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蓍，

此章言聖人作易之事，而因擬其功用之大也。聖人作易，參贊化育之功，故和氣感召，靈秀鍾于草木，而蓍生焉。易蒙卦功，必假于蓍。而蓍果何自而生哉。蓋聖人在上，篤恭不□□□

參天兩地而倚數，參七南反

所以有蓍也。聖人指羲皇言

有蓍必有數，數亦何自而起哉。蓋天之體圓，圓者徑一圍三，三各一奇，是天原有三數也。聖人以陽全之理裁之，故參天而爲三。地之體方，方者徑一圍四，四合二偶，是地原有兩數也。聖人以陰半之理裁之，故兩地而爲二。由是揲蓍三變之末，其餘三奇則三三而九，三偶則三二而六，二老之數倚此起矣。兩二一三則七，兩三一二則八，二少之數倚此起矣。易所以有數也，倚由也。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蓍既揲矣，必有所值之卦，卦又何自而立哉。蓋聖人統觀蓍策之陰陽，以考其純雜，則所值之卦，昭然以象告矣。卦既立矣，必有當動之爻，爻又何自而生哉。蓋聖人細閱卦畫之剛柔，以審其老少，則當動之爻，顯然以易貢矣。卦爻既成，而理何不備乎。易則于進退存亡之道，剛柔健順之德，有以整□之，而无少乖逆，且和順之中，條分而縷析焉。是道德與義，合之爲理，賦之爲性，而命又理性之原也。易則窮極事物之理，兼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承上章之意而備言之。聖人作易，豈徒備人卜筮哉。蓋將以導寫性命之理，順而不拂耳。夫性命之理，在天爲陰陽，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其道各以兩合而立，而易何以順之。統言其卦，三畫已具三才，又兼三才而兩其畫，故易有六畫，而一卦之體成。將初剛二柔，三仁四義，五陽上陰，性命之理順于全體中矣。析言其爻，初三五爲陽，二四上爲陰，自初至上，陰陽分半。其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其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剛或柔，迭相爲用，故易有六位，而雜之章成。將陰陽互運，剛柔交錯，仁義時措，性命之理順于一節中矣。易誠性命之書乎。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理言

右第二章

[illegible]相射[illegible]
[illegible]圖圖卦[illegible]卽妙交錯[illegible]
[illegible]所謂先天之學[illegible]南坤北上天下地定其[illegible]
之位矣及而[illegible]而爲泉爲水澤上[illegible]
于山而爲雲爲雨氣交通而[illegible]矣震東北巽西南足雷因
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妙相薄而爲用矣坎西離東火入
得火制其渠火得水潤其燥[illegible]而不害矣由是乾兌離
震互相貞脢巽坎艮坤迭爲內外一卦各與八卦相錯而六
十四卦成矣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逆上聲

是圖也自左方分之起震而歷離兌以至于乾數已生之卦也已然者順而易見自右方分之起巽而歷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未然者逆而難知要其易卦之序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不惟右列之卦爲逆數而左列之卦亦皆逆數矣逆固生生而不窮也圓圖誠至妙矣哉。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烜與晅同 說音悅

此論先天方圓卦位有以妙造化之全功也震巽相待是雷以動發生意風以解散鬱結此其始物之功乎坎離相待是雨以滋潤枯槁日以烜燥陰濕此其亨物之功乎艮兌相待是艮以止物使生意收斂兌以說物使生意各足此其成物之功乎乾居圖始爲亨物之主雷動風散之屬皆統攝于乾而分職以聽者也非所以君之乎坤居圖終爲養物之府雷動風散之屬皆包涵于坤而乘時以出者也非所以藏之乎。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說音悅下同

此論文王圓圖卦位有以象一歲之運所謂後天之學也天地宰化生之機而无聲臭之可測者曰帝其出入安在哉蓋

八卦之位起于震故帝卽於此乎出而生意萌動焉繼以巽帝卽於此乎齊而化工均布焉次巽者離帝之相見在是也輝明盛而化機爲之宣著也次離者坤帝之致役在是委力效用而元氣爲之長育也坤之後有兌兌則帝所悅之方寔理充足而歡暢交通矣兌之後有乾乾則帝所戰之處陰陽相薄而肅殺互攻矣以至次于乾者坎也終歲勤動而帝乃慰勞休息於此焉次乎坎者艮也一元奏效而帝乃[illegible]續於此焉。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嚮讀作向說音悅下同薄音博

帝之出入不可見當于物見之自帝出乎震而萬物于震乎出焉蓋震居東方于時爲春正萬物始生之候也自帝齊乎巽而萬物于巽乎齊焉蓋巽居東南時介春夏萬物至此生意漸盛故齊也者言萬物之鮮潔整齊也離以明爲義萬物至此形色交映而相見蓋離居正南于時爲夏正品物咸亨之會也聖人位必南面以聽天下紀綱政令向明布之亦取此離明之義也坤地爲土也土王四季獨盛于春夏之交前之火得土制其烈後之金得土制其寒萬物不涵育于土膏之潤乎是坤委其力以養物而不靳也故曰致役乎坤兌於西方時爲正秋萬物至此生意各足而欣融也故曰說言乎兌乾時際秋冬西北之卦也陰盛陽微勢必相薄物亦因之色變而葉脫也此則帝之戰也坎于五行爲水以位居北方正水德用事之日乃慰勞休息之時萬物至此而歸藏也艮居東北時介冬春萬物至此今歲生意成其終而來歲之生意即成其始也萬物隨帝以出入如此觀之愈知帝矣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去二老而專言六子以見先後天圖學之妙乾坤之功寄于六子六子之用歸于一神神也者物物而不囿于物妙萬物而爲言者乎蓋震居東方象雷以動萬物而震發生意莫疾於此巽居東南象風以撓萬物而解舒鬱結莫疾於此燥萬物而使之堅凝唯離火悅萬物而使之利遂唯兌澤坎水之潤物也膏液中滋而不涸艮止之終始物也生意歸无而含有六子各專其功如此然究本于先天對待之體也故唯坎離得偶水火不相尅而相逮震巽相對雷風相薄而不相悖山澤互爲感受而通氣然後陰陽變化動撓與燥既成萬物之始悅潤終始既成萬物之終焉可見流行于一而神之用行對待于兩而神之體立體立用行生成變化而神无不在焉故曰神妙萬物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說音悅

此又言八卦之性情所謂卦德者也乾陽之純者內不已[illegible]外不撓也坤陰之純者內[illegible]而外不撥也震陽起于下志漸升而氣奮迅巽陰伏于下心沉潛而用婉轉德蘊于內用藏于隱陽陷于陰之坎也中虛內含文明外附陰麗于陽之離也艮陽極于上靜固靜動亦靜也兌陰見于外心固和氣亦和也。去疑云性情都就卦畫上說不可涉天地人物等項

右第七章

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此八卦之象遠取諸物也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勝重載龍陽物之動者而潛身于地勢重陰之下雞陰物之伏者而附聲于天氣重陽之表豕外汙濁而內剛躁雉外文明而內柔順外剛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悅物而內剛狠者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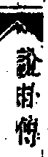
右第八章

乾為首坤為腹震為足巽為股坎為耳離為目艮為手兌為口

此八卦之象近取諸身也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眾陰大而容物足在下而動股兩垂而下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聰也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也手剛在外能止物口開于上能悅人。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索色白反長之丈反少詩照反下章同

此原後天二老六子之所由名也文王八卦次序于乾坤則稱父母于六子則謂男女果何故哉蓋乾純陽天也萬物資始有父道焉故稱父坤純陰地也萬物資生有母道焉故稱母震乃坤初求于乾而得乾之初畫則統理陽教自父而下震居其先故為長男巽乃乾初求于坤而得坤之初畫則統理陰教自母而下巽居其先故為長女坎與艮皆坤以次求乾而得者故皆謂之男離與兌皆乾以次求坤而得者故皆謂之女總之尊卑有等長幼有序易其正名之書乎。

右第十章

乾為天為圜為君為父為玉為金為寒為冰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圜音圓駁邦角反

此章廣八卦之象以乾之象廣之純陽不息為天天體圜而循環不窮故為圜人之至尊者君父乾道統天為君資始為父物之至貴者金玉乾德純粹為玉堅剛為金後天位居西北于時為寒而冰即其寒之凝也先天位居正南于色為赤而入則其赤之至也純陽健之至者也故為良馬老陽變之久者也故為老馬[illegible]堅强者駁則[illegible]

食虎健之最威猛者又以圓而上以實乘實故于木也爲果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于地也爲黑（釜扶甫反 嗇音色）

以坤之象廣之積陰在下爲地作成萬物爲母柔而廣平爲布虛而容物爲釜吝嗇者靜翕而无所施均者動闢而无不周牛曰子母順之至也輿曰大輿載之廣也文者卦畫偶而燦然有章衆者偶畫多而紛然不一宰生物之權爲柄得極陰之色爲黑（文卽黃裳之文治以中順光也 衆卽西南之衆民以平易歸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于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于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旉音孚 筤音郎 萑音丸 馵音註）

以震之象廣之雷起于地龍起于淵震則一陽自下而動也故兩象之乾之色玄坤之色黃震則乾坤始交而成也故兼有之陽氣始施爲旉萬物畢出爲大塗一索而得男爲長子決陰而動躁爲決躁震居東方而其色青一蒼筤竹之色也震下陽實而上陰虛一萑葦之質也二陰上析一馬之開口而善鳴也一陽下動一馬之馵足而懸起作足而騰踴也上陰之色爲白一馬之的顙也陽反動于陰下故于稼爲反生言萌芽自下而生也陽長必終于乾故其究爲健言中上二畫皆變爲陽也既變爲乾則陽氣極盛而草木蕃美矣故又爲蕃鮮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于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爲長之長如字）

以巽之象廣之物之善入莫如木氣之善入莫如風巽德入也故爲木爲風得坤初爻爲長女糾木使直者繩也引繩制木者工也巽德之制故爲繩直爲工巽少陰其色白風行之性也長木生之性也高陰爲主而性多疑故進退而心不果陰下伏而陽上達故氣鬱不散而爲臭陰血不升其髮寡陽氣上蒸其顙廣陽爲白而陰爲黑巽二陽在上一陰在下

故爲多白眼陽主義而陰主利巽陰在內而又善入故其利穫市價之三倍焉震爲決躁巽三爻皆變則爲震矣非躁卦而何。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于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于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于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輮如九反 亟紀力反 曳以制反）

以坎之象廣之水內明外暗險能陷物坎內陽外陰故爲水溝瀆所以行水也坎陽動陰中而未出是水流而不盈故爲溝瀆陽陷陰中隱而未見故爲隱伏陽在陰內抑而能制故

爲矯輮爲弓輪矯者矯曲使直輮者輮直使曲弓輪皆
矯輮之所成也坎險不寧故在人爲加憂心耳皆以虛爲體
坎中寔故爲耳痛水在人身爲血故爲血卦乾爲大赤坎
得其中爻故爲赤陽明在中一馬脊之美也猛剛在內一馬
心之亟也上畫柔卽馬首之下而不昂下畫亦柔卽馬蹄之
薄而不厚又爲行之曳而不進焉輿多眚者下虛則无力險
阻則易滯也通者水之性月者水之精坎爲水故兼而象之
陽在陰中故于人爲盜言其險而害人也剛而在內故于木
爲堅多心言其堅而難制也
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胄爲戈兵其于人也爲大腹爲

乾卦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其于木也爲科上槁乾音干蟹戶買反蠃音羅蚌音棒
以離之象廣之火內暗外明體陰用陽離內陰外陽故爲火
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故又爲日爲電再索得女故爲中
女甲胄取其陽在外而堅戈兵取其陽在上而銳陰在內而
中虛故于人爲大腹火炎上而燥故于卦爲乾卦鼈性躁
取中畫之柔蟹性躁取上下之剛蠃取其善麗蚌取其虛中
龜取其文明水不可以中虛虛則生意不遂將條枯而實落
矣離虛其中故于木爲科上槁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閽寺爲指爲狗爲鼠

爲黔喙之屬其于木也爲堅多節蓏力果反音穢黔音鉗喙音許
以艮之象廣之隆起于地上者山也艮一陽隆于坤地之上
故爲山徑路山上之小蹊也一陽橫上故爲徑路小石山上
之卷石也一陽峻立故爲小石門闕上寔下虛而通出入者
也一陽連亘于上二陰對峙于下故爲門闕陽畫在上一木
之果也陰畫在下一草之蓏也閽者止人之入寺者止人之
出也人之止物者指物之止物者狗也艮德爲止故兼擬之
鼠剛在齒烏剛在喙艮剛在前故爲鼠爲黔喙之屬木有堅
多節者剛外現也艮剛在外故于木爲堅多節
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于地也爲剛鹵

爲妾爲羊折之烈反鹵力杜反
以兌之象廣之澤者水之聚坎水而塞其下流爲澤三索而
得女故爲少女自其德之爲悅也與巫之以言悅神口舌之
以言悅人者有象焉自其時之爲秋也則與物之全者已毀
物之剛者以折者有象焉柔附于剛剛必決柔也兌以陰附
陽故爲附決上有下堅實而上津潤者剛鹵也兌上陰而下
陽故爲剛鹵陰少而賤于人又爲妾內狠外悅于物又爲羊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

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此則聖人序卦相承之義也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者蓋无故裁益自太極判而兩儀分於是有天地矣然後絪緼化醇而萬物生焉是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而乾坤乃天地之法象所以爲諸卦之首也天地既生萬物則盈天地皆萬物故次屯屯者雷雨交作有盈滿充塞之義也又爲物之始生而未伸也人之始生知識未開是物生必蒙也故次蒙蒙者蒙昧之義也又爲物之稺幼而未成也物稺不養則夭閼不遂所

生或幾乎息矣故次需需者以飲食爲養而有中正之道也飲食人欲人所必爭故次訟訟則各有朋黨起而相援相傾故次師師者衆多之義也此段蓋天地人物相生相養相乖相亂之說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鄭本无而泰二字

衆无主則亂必四海而仰于一人衆始統于一矣此比之所以次師也然衆比一人之一人必有以畜養之故比之後受以小畜人富而禮教始可興矣故小畜之後受之以履履則有禮而上下辨民志定矣天下有不各安其所乎故履之後受之以泰此蓋王道由庶而富由富而教而後有以成天下之治也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泰者氣化人事交通无間之謂也然時无常泰之理治極則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而亂隨之矣故繼之以否時亦无常否之理亂極必有協力傾否同心撥亂而反之治矣故繼以同人此蓋治亂相因之理也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

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與人同好惡人必歸之而率土皆吾有矣故次大有恃其有而志氣盈滿則有不能保矣故次謙有大而能謙則始于憂勤終于康樂矣故次豫此言致治保邦之道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人主能以謙致豫則臣民之心必悅而隨之故次隨以喜隨人者必將上下協力而有所事故次蠱蠱者壞極而有事于振飭也有事則勳猷日治而後可以建蓋世之勳故次臨臨

者以陽陷陰有大之義也事功既大然後可以新天下之耳目故次觀德業可觀然後可以治天下之信從故次噬嗑噬嗑者合而爲一之義也此又以帝王之治道言之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凡人皆有所合直情而行之則爲苟而相瀆易離故凡天合人合者皆必有禮以節文之故次賁賁者文以飾質之義也若致極其飾而文勝滅質有所不行可亨者立盡矣故次剝剝者剝盡之義也物无終盡之理剝窮盡于上則必反生于

下賁極反本眞心漸萌故次復此以文質相勝言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人心一復則天理之誠常存人欲之私盡絕寔理充足故次无妄心既无妄則善日進而崇高惡日去而爭盡德由此積故次大畜所畜既大而優游涵泳以俟其自化是得養之義焉故次頤頤者涵養之正也有大涵養方有大設施未有養不預而可動而有爲者故次大過此蓋以聖學存養推行言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物終過則恃才輕動而陷于險矣故次坎坎者險陷之義也既陷于險必依附陽剛而險乃濟故次離離者附麗之義也此泛就人之行事言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錯倉故反

下經首咸恒而終未濟亦有序焉蓋自有天地則氣化形化

而有萬物有萬物則分陰分陽而有男女有男女則陰陽配合而有夫婦有夫婦則生育成功而有父子有父子則嗣續日煩无主乃亂必有君臣以治之有君臣則貴賤各別等級森嚴而所在皆有上下之制有上下則拜跪坐立之節形車旗服物之度設而禮義始有所施矣夫一有夫婦而上下禮義之有皆因之則夫婦所繫洵重矣然夫婦之道刑于內[illegible]當終身不變不可以不久也故次恒恒者常久之義也此[illegible]蓋舉人道之大端以明下經首咸恒之意不言咸者夫婦之[illegible]道即咸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

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

物久居所則位高身危、當順時而止、故次遯。遯者、退避不居之義也。然君子无終遯之理、必將有盛壯之時、故次大壯。豈徒壯哉、壯必進而樹功策勳焉、故次晉。晉者、進而有為也。豈貪進哉、貪進必有貶斥之傷焉、故次明夷。夷者、傷害之義也。傷于外者、必反于家而後即安、故次家人。此以君子出處言。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

受之以損。

家道窮極、則紀綱蕩廢、而情意乖、故次睽。睽者、乖異之義也。人情乖異、則相戕相害、而禍亂起、故次蹇。蹇者、險難之義也。難極必有解散之日、故次解。解者、緩散之義也。緩則怠惰因循、必至失時廢事、故次損。此段蓋以世道治亂言。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以懲忿窒欲、不已其功、則人心日消、道心日長、故次益。益以遷善改過、不已其功、則裕內利外、若決江河、故次夬。夬者、決之義也。此蓋以聖學體用言。

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小人既去、君子之朋自遇、故次姤。姤者、不期而遇之義也。君子既遇、則正人相聚而成羣、故次萃。萃者、合聚之義也。君子既萃、必連類上進乎朝、以此謂之升、故次升。升而不知止、則進必見摧、反取困窮、故次困。不得乎朝、則山林而已、故次井。井取在下之義。此以君子進退言。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井久必停汚、法久必滋弊、欲更化善治、則井道不可以不革、故次革。變法非操天下重權不可、故次鼎。鼎、重器也。主器非得國家長君不可、故次震。此言更化者在位與人也。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

震陽起于下、有動之義。物无終動之理、發舒必繼以收斂、故次艮。艮陽極于上、有止之義。物无終止之理、收斂必繼以發舒、故次漸。此言造化動靜相生之機也。

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

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漸者漸進之義也學而漸進不已必有造極歸宿之地故次歸妹既得所歸則德盛業廣不止小成故次豐豐者德業盛大之義也窮大則外聖賢之道而求異端之術必至喪其故有故次旅旅而无所容旣陷于異端之邪必爲聖賢所不容而反正之機自不能已者故次巽巽者出邪入正之義也心既入乎理則深造自得有欲罷不能者故次兌兌者義理悅心之義也理既悅于心則暢發鼓舞有非面盎背者故次渙

此言聖學始終之妙也

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渙者離散之義也人情不可終離爲上者當立防閑以節止之故次節節道不可僞飾主節者必本眞心以樽裁之故次中孚此蓋以人君一民言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旣濟

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故次小過有過人之才者於事必能有濟故次旣濟此蓋以人之行事言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言物不可以旣濟而窮故受之以未濟未濟終必能濟從[illegible]生生不窮之義而六十四卦之所以終於是者非偶然也此蓋兼氣運人事言

右下篇

雜卦傳

乾剛坤柔

此復錯述六十四卦而發揮之以足繫辭未盡之意也乾六畫皆奇純陽至健爲剛坤六畫皆偶純陰至順爲柔是乾坤之畫反對而義亦反對矣

比樂師憂 樂音洛

此至篇末皆以反對取義比以四海而仰一人率土歸心故樂師以一人而統三軍動衆行險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以我臨物曰與如容保則與以惠教思則與以善是也物來觀我曰求如上建中而民乃中上表正而後民乃正是也謂之或者一卦又有互相求與之義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賢遍反 著陟慮反

屯震遇坎震動故見坎險不行是才雖足以有爲而尚在險阻不能違時而動天之厄乎人也蒙坎遇艮坎體幽昧艮道光明是質雖暗昧不明而艮心未鑿可以擴充而通人之際

乎大也

震起也艮止也

震陽起于下靜極而動也艮陽止于上動極而靜也此造化通復之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下益上未至於衰然民貧君不能獨富衰自此始矣損上益下未至於盛然民富君不能獨貧盛自此始矣此世道治亂之漸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大畜以艮畜乾本有難止之勢而能止者時有適然而非佐

也无妄以乾而動本无得禍之理而得禍者災自外至而非宜也

萃聚而升不來也

萃之時世道方盛羣賢尚聚于野而未仕升之時吾道大行君子升庸于朝而不處此以人才進退言

謙輕而豫怠也

謙虗已下人故自視輕豫志得意滿故自處怠此以君心敬肆言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嗑食去頤梗武以勘亂之事也賁无色受采文以飾治之道也

兌見而巽伏也（見賢遍反）

兌陰外見是和平樂易之心顯然交接于物也巽陰內伏是沉潛縝密之性寂然韜藏于已也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隨之前上下交勵无事變之可虞繼治世者所以休容天下也蠱之後上下胥玩宜飭治而振起繼亂世者所以整頓天下也

剝爛也復反也

剝陽窮于上生意潰爛而歸无也復陽反于下生意復萌而

向有也此造化之盛衰

晉晝也明夷誅也

明出地上而爲晝中天既隆之會也日入地中而明傷未辟昏亂之秋也此世運之汙隆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其道上行而澤及於物君子行道以濟世也困以剛遇柔而爲柔所揜君子見制于小人也

咸速也恒久也

咸以聖人感人心言機之甚速而无待也恒以聖人久于其道言化之悠久而无彊也

渙離也節止也

渙則人心无所統一故離而不可止節則民志有所限制故止而不敢離

解緩也蹇難也（難去聲）

緩謂已出險外而安舒難謂方在險中而危迫此國勢安危之別

睽外也家人內也

睽則情意乖絕疏而外家人恩義聯洽親而內此人情離合之異

否泰反其類也

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且否无所不否泰无所不泰故曰反其類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四陽方盛恃其壯而失防陰之道故當止而慎重二陰方長忽其微即罹小人之禍故當退而遠害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大有統六合為一家勢衆矣而不必親也同人聯臣民為一體情親矣而不必衆也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去上聲）

革以去其積弊之政鼎以布其維新之化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過不可有細行不謹雖小有失亦過也信不可无色厲宜戒中心之孚乃信也飭行立心不可不審矣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則明動相資勢盛而喜於有為其故多也旅則窮大失居勢孤而莫與為徒其親寡也處事處人不可不審矣

離上而坎下也

火炎上水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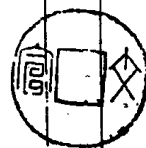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處上聲）

小畜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而不能遽止者寡不敵衆也

履以和悅躡剛暴之後欲進而得遂其進者柔能制剛也一卒小人之不能勝君子一與君子之能勝小人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長上聲）

需則臨事而有所待訟則遇人而有所爭一能忍一不能忍也大過本末俱弱非投大遺艱之才故不勝其任而顛也姤以一陰遇五陽所遇非其正也漸者進不遽進如女子于歸必男子禮備而後行也頤養德養身无顛頤拂經之從所養者正也既濟三陽皆得其位法度修而綱紀立天下事大定

也歸妹者女旣歸于夫家而得終身之托女道之終也未濟三陽皆失其位陽道適遭其窮天下事未可知也夬以五陽決一陰決之而已故陽德大行而陰邪屛迹也聖人繫辭而終以此其扶世立敎之意深矣

雜卦傳畢

周易淺解四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步瀛撰步瀛字翰仙河南新安人康熙辛未進士是編題其父含命意而步瀛筆受昔房融譯楞嚴經稱爲筆受此注經而襲佛氏之稱蓋偶未檢其凡例稱家傳易學已歷六世自其曾祖至其父與伯叔父及其弟姪均以易得科名人稱易家自明嘉隆以後穿鑿附會置本義程傳不顧惟喜新奇異說見之文者棠混支離大象傳孔子所著庚辰房書竟認作周公語云云蓋其家傳科舉之學也

易經詳說五十卷（一）

〔清〕冉覲祖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同治八年刻本

易經詳說序

易爲諸經之首尊經之士習者不乏人大率以爲弋取科名之資而不究所用即號知易者亦不過以爲趨吉避凶之用而不能窺其精蘊之所在夫市上賣卜神前乞籤皆有以示吉凶然於人無益或反以生僥倖之心易豈若是哉予嘗謂易乃窮理格物之書其言理細如牛毛稍踈則失又活如盤珠稍泥則碍六十四卦六十四境地也三百八十四爻三百八十四境地也占得何爻即屬處何境地而易皆示以處之之方或不待占而所處近於何卦何爻亦可識其

一

所以處之之方而從事焉蓋君子之持躬涉世妙應不窮皆於易取之昔孔子云學易可無大過此語括盡全經大義後之學易者當求所以寡過而已若徒曰吉則趨凶則避恐蹈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之識去易理實壞矣然則學易者必如何而後可哉曰熟讀而深玩之體會羲文周孔之經恭以程朱傳義及諸家之說使易理毫無所扞格凡持躬涉世準而行之吉未嘗不趨而必有趨之理非理弗趨也凶未嘗不避而必有避之理非理弗避也理之所在有吉而無凶而趨避固已在其中矣伏羲畫卦不立文字其分

吉凶之法無所從考文王繫卦周公繫爻孔子贊以十翼皆畫後之易一憑乎辭以明吉凶之理大傳云辭變象占究之變象占不離乎辭也程傳耑以辭言理朱子本義於卦爻言象占於彖傳往往言卦之變例究之言變象占亦不離乎辭也大全並列傳義蒙存闡發本義予爲詳說大抵以三書爲宗註疏多可議不能盡載其文而其是非頗爲拈出晚近諸家之說不限以時其足羽翼傳義者即爲採録但欲其文從字順明白條暢吉凶瞭然從違有據不覺言之煩贅卷帙纍纍也然有所詳不能無所略河洛先後天

諸圖於經旨有關若圖外生圖變化多端經中用不及者不暇爲之羅列也卦爻取象出聖人化工之筆有可解有不可解雖窮理格物在所不遺而才識不逮聖人必欲究其取象何意恐過求反鑿是編或載或否亦不能爲之旁搜曲証也或曰畫前有易今但詳詁易辭失驪珠而得鱗爪烏乎詳予曰辭者理之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辭皆有至理予欲學易者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得其處之之方以庶幾於寡過爲之詳詁其辭所以深著其理也畫前之易以俟精於易者予誠有所不詳已

牟陽冉覲祖自序

後學邢爲翰敬書

同治八年歲次己巳 七世孫統高 仰高 務惺 務乾 八世孫本崇 貴貞 本岫 海學 南薰 本杲 九世孫瞻淵 循規 敬刊

易經詳說目録

易經詳說卷之一

易序 [illegible]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illegible]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无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道也太極无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

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按此易序與傳序上下篇義並見遺書伊川文集中當曰傳未附

經各爲一編故經傳各有序此與顔子好學論皆用太極圖
說語想見伊川受學周子爲有得

程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

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卽道也又何從道或以爲問程子曰人隨時變易爲何爲從道也○楊廸問有道又有易何如曰此語全未是更將傳序詳思當自通矣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朱子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爲何

爲從道也此皆可以見其意矣易中无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盡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

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无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

程子曰自孔子贊易之後更无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老莊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說會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某於易傳已自成書但逐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云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傳後來所改者无幾不知如何故更期以十年之功看如何○張閎中問易傳不傳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尙覬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无受之者爾○和靖尹氏曰伊川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卽可見矣○壽安張氏曰伊川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上蔡謝氏曰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

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无不備

尹焞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莫太露天機否程子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朱子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无間也又曰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无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顯微无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无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

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无間也
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其典
禮則辭无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
又須在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
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
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
處如庖丁解牛雖是奏刀騞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些氣
力方得通。江端明說沈元用嘗問尹和靖易傳何處是切要處
尹云體用一源顯微无閒此是最切要處嘗舉問李先生先生曰
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
說得此話若學者未曾仔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誤他。臨

川吳氏曰至微之理者體也然體之至微而用之至著者已同時
而有非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故曰一源至顯之象而與至微之
理相合爲一更无間別非是顯生於微也故曰无間

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
以得其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
叔序

朱子曰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力爲人處
○和靖尹氏曰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
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
无失也嘗謂祁寬曰汝與其讀他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
說不若專看伊川易傳易之爲書經四聖人乃成皆聖人粹言垂
訓後世者也伊川作易傳意欲傳後者皆極至之言又曰某日誦
伊川易傳一卦近來甚覺有與心相契融會處又曰學者須要自
得至如伊川易傳吾輩讀時言下會解與伊川何異只是不似伊
川自得者也自得者更不待思只恁胷中流出。朱子曰伊川先
生晩年所見甚實更无一句懸空說底話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
一句不着實。伊川晩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易傳不
看本文亦自成一書。詩書則右訓詁解釋文義令通而已却又
玩味本文其道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傳
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更无餘蘊不是
那敲磕逼匝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
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文却可做若易傳淡底文字如何可及。

易傳明白无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
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看即无意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
句字字有用處耳。呂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直言无
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伊川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易傳義理
精字數足无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
先生只說得一理又曰某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理充實還滿
雖不得程夫子書也。書易傳後曰易之爲書更三聖人而制作
不同若包犧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
於孔子之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
反哉俗之滔溺既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不得不異而道未嘗不
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

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无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无處而不當矣。東萊呂氏曰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本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註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元晦所訂讎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參合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臨川吳氏曰上古聖人作卦象以先天而其體備於八八作蓍數以前民而其用衍於七七八八之象本於一而一无體七七之數始於二而一不用合卦與蓍是之謂易中古聖人體卦用蓍繫之彖繫之爻其辭雖爲占設然擬議所言理无不貫推而行之占云乎哉秦漢而下泥術數者陋演辭義者泛而易道晦矣至邵子極深卦象蓍數之源而易之道大明夫子以來一人而已而於文王周公之辭有未暇及也若程子之傳則因文王周公之辭以發其眞知實踐之理推之爲修齊治平之用宜與三古聖人之易而爲四非可以傳註論也

按此序首二句訓易字其爲書也以下言易之爲書是如此去古雖遠以下言作傳之由易有聖人之道以下言作傳之大指歸重在辭上善學者以下見人不可忽其辭程子不窮象而即辭以明理故其言如此。變易從道主人事言朱子謂硬定做人事之書乎謂人事自是所重者。秦以下術士不知理王輔嗣言理以老莊爲宗亦非儒者之正理。辭變象占四者以辭該之此是要訣朱子言變言象言占補程子所不及然究之不離乎辭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二語最精理爲體而象爲用象至顯而理至微知其一源而无間則理象不可分而即辭明理象在其中。求言必自近謂於辭取其近易於近謂忽其近也由辭以得其意謂即辭之近得意之遠

朱子云孔子之贊一以義理爲教愚謂程傳即辭明理乃專孔子爲宗者也今人專習朱子本義往往見程傳有不是處叢於訓詁固有不合而於事理却自无病。本義分象占語氣稍截程傳說理却聯貫今講家多取之然二書之精微不在此要不可偏廢

易經詳說卷一 程傳終

上下篇義

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illegible]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illegible]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以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剝以卦言則陰長陽剝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爲爲一作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剝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

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剝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已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陽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在一作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達陽之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

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惟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綱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陰中惟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二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幼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蓋少陽居長陰上爲貴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陽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既濟未濟也

或曰一體有坎尙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爲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盛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惟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咸[illegible]以相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戒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陰揜无相下之義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

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
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
知矣

鄱陽董氏曰按易序及上下篇義或以不載伊川文集爲疑然世
俗相傳已久玩其辭義非程夫子亦不能及此也讀者詳焉。建
安邱氏曰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此
八卦者上下經成始成終之義也上經首以乾坤者天地定位之
象下經首咸而次恒者咸者山澤通氣之象恒者雷風相薄之象
上經終以坎離下經終以既濟未濟又水火不相射之象也然水
火天地之大用也是以艮兌震巽之卦各一而坎離象也又曰乾
坤者父母之道坎離者男女之道有父母而後有男女此上經終

始之義也。咸者少男少女之合恒者長男長女之合既濟未濟中
男中女之合男女一配則成夫婦此下經始終之義也。雙湖胡
氏曰嘗觀六十四卦反對之序上經自乾至離共用十八卦反對
爲三十卦下經自咸至未濟亦用十八卦反對爲三十四卦有十
八變而成卦之象乾數九二九爲十八坤數六三六亦十八乾奇
其畫六坤偶二六十二合之則爲三六亦十八然上下經豈无以
爲之主者乎蓋嘗思之天地爲萬物之祖乾坤爲六十四卦之祖
不易之論也然以六十四卦分上下經則乾坤爲上經之首即爲
上經之主而終之以坎離餘震艮巽兌與坎離之餘卦皆[illegible]遇也。
故八卦各體散見於上經者乾坤最多各十有二而震艮各七巽
兌各四坎八離六而已以咸恒爲下經之首即爲下經之主艮兌

巽震是也而終之以既未濟亦坎離也餘乾坤坎離皆其遇也故
八卦各體散見於下經者兌巽最多各有十二震艮各九而乾坤
各四坎八離十而已此上經自坎離外无一卦无乾坤下經自既
未濟外亦无一卦无艮兌巽震上經自乾坤之後三陰三陽之卦
凡六乃乾坤之三變否泰乾坤之三陰三陽交不交也隨蠱乾坤
之三陰三陽雜居也噬嗑賁乾坤之三陰三陽分布也餘則乾坤
兩體各司諸卦下經自咸恒而後艮兌巽震相重之卦亦凡六乃
咸恒之三變損益咸恒之首變咸變盡爲損而艮上兌下恒變盡
爲益而巽上震下猶上經之有否泰也漸歸妹咸恒之再變咸恒
之下二體艮巽合而爲漸咸恒之上二體兌震合而爲歸妹猶上
經之有隨蠱也中孚小過咸恒之三變咸恒上下二體交互相重

以成下體艮遇恒上體震則爲小過以咸上體兌遇恒下體巽則
爲中孚亦猶上經之有噬嗑賁也餘則艮兌巽震各司諸卦焉。然
乾坤三變必一吉而一凶泰隨賁吉而否蠱噬嗑凶矣咸恒三變
亦必一吉而一凶益漸中孚吉而損歸妹小過凶矣。或曰乾坤艮
兌巽震分主上下經固也而上經屯蒙隨蠱噬嗑賁頤大過八卦
乃艮兌巽震之合无乾坤正體下經遯壯晉明夷夫姤萃升八卦
乃有乾坤非盡艮兌巽震之合體文王序卦何不徑以十六卦兩
相傳易則非特上經自坎離外无一卦无乾坤正體而下經自既
未濟外艮兌巽震兩兩相從正體之外尤无間斷今下經晉明夷
无艮兌巽震之正體只有互體之艮震不亦可乎曰聖人之智豈
不及此而必爲是者其意誠不欲使上下經截然爲乾坤截然爲

艮兌巽震於以見男女有從父母之象父母有臨男女之象而又不害其爲上下經雖不害有主卦之正體而亦未嘗无可取之乾坤艮兌巽震也上經屯蒙有互體坤隨蠱噬嗑賁頤大過皆分具乾坤三陰三陽之體下經晉明夷有艮震互體此猶分陰分陽陽又互爲根正易之妙處衆人固不識也以此求之庶乎可以竊窺文王之心而其間關節脉理之通默而識之又存乎其人焉

發上下篇乃文王所分周易之原序也孔子爲作序卦傳以發明其旨學者但依序卦玩索其理亦足矣奚必規規於卦名卦畫間求之乎然學易不厭其詳稱量比數亦不可深非則上下篇義雖盡棄也雙湖十八體之說頗有據上篇乾與坤頤與大過坎與離兩體正對也屯與蒙至无妄與大畜一體反對也上篇

正對六反對二十四爲十二故云十八體下篇咸與恒等三十二卦各反對爲十六體獨中孚小過正對爲二體亦十八體也不知文王果有此意否而其說卦體秩然臚列非影響之談也餘皆有得有失姑存其槩可耳董氏謂易序上下篇義不載伊川文集當是舊本今則收入遺書中

易經詳說卷一上下篇儀終

筮儀

擇地潔處爲蓍室南戶置牀于室中央

牀大約長五尺廣三尺毋太近壁

雙湖胡氏曰蓍必有室則神有所寓而人心亦日有致敬之所惟人神相接於平居閑暇之時則其臨事質疑自然有如響斯答之效其與倉卒冒瀆者有間矣

蓍五十莖韜以纁帛貯以皁囊納之櫝中置於牀北

櫝以竹筒或堅木或布漆爲之圓徑三寸如蓍之長半爲底半爲蓋下別爲臺函之使不偃仆

設木格於櫝南居牀二分之北

格以橫木板爲之高一尺長竟牀當中爲兩大刻相距一尺大刻

之西爲三小刻相距各五寸許下施橫足側立案上

置香爐一於格南香合一於爐南日炷香致敬將筮則灑掃拂拭滌硯一注水及筆一墨一黃漆板一於爐東東上筮者齊潔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

筮者北面見儀禮若使人筮則主人焚香畢少退北面立筮者進立於牀前少西南向受命主人直述所占之事筮者許諾主人右還西向立筮者右還北向立

兩手奉櫝蓋置于格南爐北出蓍于櫝去囊解韜置于櫝東合五十策兩手執之熏于爐上

此後所用蓍策之數其說並見啓蒙

命之曰假爾泰筮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某官某姓名今以某事云云

未知可否爰質所疑于神于靈吉凶得失悔吝憂虞惟爾有神尚明告之乃以右手取其一策反於櫝中而以左右手中分四十九策置格之左右兩大刻

此第一營所謂分而爲二以象兩者也

按祝辭假爾泰筮有常出曲禮假托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吉凶常可憑也

次以左手取左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右手取右大刻之一策掛于左手之小指間

此第二營所謂掛一以象三者也

次以右手四揲左手之策

此第三營之半所謂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也

次歸其所餘之策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而扐之左手无名指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歸奇于扐以象閏者也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左大刻遂取右大刻之策執之而以左手四揲之

此第三營之半

次歸其所餘之策如前而扐之左手中指之間

此第四營之半所謂再扐以象再閏者也一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三左二則右亦二左三則右必一左四則右亦四通掛一之策不五則九五以一其四而爲奇九以兩其四而爲偶奇者三而偶者一也

按或一一三或一二二或一三一皆奇兩四四爲偶故云奇者三偶者一

次以右手反過揲之策于右大刻而合左手一掛二扐之策置于格上第一小刻

以東爲上後放此

是爲一變再以兩手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四策或四十策

復四營如第一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二小刻是爲二變

二變所餘之策左一則右必二左二則右必一左三則右必四左四則右必三通掛一之策不四則八四以一其四而爲奇八以兩其四而爲偶奇偶各得四之二焉

按或一一二或一二一爲奇或一三四或一四三爲偶共四而奇偶各二

又再取左右大刻之蓍合之

或四十策或三十六策或三十二策

復四營如第二變之儀而置其掛扐之策于格上第三小刻是爲三變

三變餘策與二變同

三變既畢乃觀其三變所得掛扐過揲之策而畫其爻于版

掛扐之數五四爲奇九八爲偶掛扐三奇合十三策則過揲三十六策而爲老陽其畫爲口所謂重也掛扐兩奇一偶合十七策則過揲三十二策而爲少陰其畫爲--所謂拆也掛扐兩偶一奇合二十一策則過揲二十八策而爲少陽其畫爲—所謂單也掛扐三偶合二十五策則過揲二十四策而爲老陰其畫爲乂所謂交

也
朱子答曾三異曰交者拆之聚故爲老陰重者單之積則爲老陽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无預也○番陽董氏曰交者偶之欲合中已實而未純乎一也一則爲單矣口者奇之欲分中已虛而未離乎二也二則爲拆矣此老陰老陽之所以爲變爻也

按第一變非五則九二變三變非四則八五與四爲奇以揲數言之爲四者一也九與八爲偶以揲數言之爲四者二也三奇老陽爲口口者重之省也兩奇一偶少陰爲一所謂折也兩偶一奇少陽爲一所謂單也三偶老陰爲乂乂者交之省也

如是每三變而成爻

第一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凡六變並同但第三變以下不命而但用四十九蓍耳第二第五第八第十一第十四第十七凡六變亦同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凡六變亦同

凡十有八變而成卦乃考其卦之變而占其事之吉凶

卦變別有圖說見啓蒙

按三變成爻十八變成卦无變爻曰某卦有變爻曰某卦之某卦其占本卦之卦彖辭爻辭之法詳見啓蒙考變占內今附其畧於後

禮畢韜蓍襲之以囊入櫝加蓋斂筆硯墨版再焚香致敬而退

如使人筮則主人焚香揖筮者而退

朱子曰揲蓍之法用禮領於太卜之官其法度必甚詳密今皆不可見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畧見彷彿而今推之亦无不可遍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蓍固非蓍然亦是其類若以木碁竹弄金錢當之則去蓍益遠矣又曰卜易卦以錢擲以甲子起卦始於京房○今之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甚次第某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像古人如此若更曉得須更有與義可推或曰布蓍求卦即其法也曰爻卦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通或以支干推之

雲湖胡氏曰朱子筮法雖備見於啓蒙而筮儀則莫要切如此其制度儀物曲盡誠敬此誠尚占者所不可忽也又曰朱子嘗謂易只是卜筮之書本非以設教然今凡讀一卦一爻便如筮斯得觀

象玩辭觀變玩占而又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方爲善讀是故於乾坤當識君臣父母之分於咸恒當識夫婦之別於震坎艮巽離兌當識長幼之序於麗澤兌當識朋友之講習以至愼言語節飮食當有得於頤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當有得於損益不諂不瀆以謹上下之交安其身之數語以爲全身之道當有得於大傳即此而推隨讀而受用焉是則君平依孝依忠之微意也雖日端策而筮其根柢所在亦何以尚此

按術士專言卜筮而不知求諸理自程傳行學者又專以易爲言理之書而視卜筮爲輕故朱子謂說易者先掊擊了卜筮爲當時而發也乃朱子補偏救弊之言非朱子專重卜筮○胡雲湖之言又所以補朱子之偏學者宜玩○朱子云推不去以支干

推之不知用何法只是權詞不可據。啓蒙中有明蓍策篇最詳當兼看。當時揲法三變只一掛朱子辨之三變皆掛遂爲定規。過揲之數三十六爲老陽二十四爲老陰二十八爲少陽三十二爲少陰分陰陽老少最明而朱子深男掛扐之妙謂以過揲之數爲斷是舍本而取末蓋其序不可倒置有如此附

啓蒙考變占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陽用九而不用七且如占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他未當得九未在這爻裏面所以只就占上面彖辭他亦然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者朱子云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事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今統

占本卦彖辭而分內外卦爲貞悔者大抵筮法有變卦則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无變卦則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此又是兼內外卦體推斷如貞風悔山之類是以貞爲我悔爲彼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氏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文公遇大有之睽九三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上六變也

玉齋胡氏曰沙隨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

按占遇變爻當先看彖辭得全卦之大義而後看變爻以取用只看變爻分吉凶便如割截毫无意味。一爻變只看本卦爻辭程齋占法兼看之卦爻辭似无理一老當變一少九變爲八。六

變爲七本卦變爻爲九爲六又看之卦變亦爲九爲六是九變六六變九易中无此論。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朱子曰經傳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玉齋胡氏曰朱子云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以上爻爲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以下爻爲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者變之極少者只順其初又云二爻變者下至上而極一爻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爲主又云卦是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按二爻變並看二爻以上爻爲主分事之始終上爻爲究竟也。

凡爻辭原爲本爻取象合二爻則當別論如乾之姤便好看弦之訟便難看蓋聖人立初爻之象不知有二爻之變立二爻之

象不知有初爻之變也。合看往往參差不齊固以上爻爲主須合之卦彖辭方盡其義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得國遇貞屯悔豫皆八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八故云皆八而司空季子占之曰皆利建侯

朱子曰三爻變則所主者不一故以兩卦彖辭占

玉齋胡氏曰所以占本卦及之卦彖辭者蓋變至三爻則所變爻與不變爻六爻平分。故就兩卦彖辭占。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也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恒爲前十

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恒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貞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悔爲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

按三爻變爻多无準故看兩卦彖辭其分貞悔者擇所重也凡卦三爻變有初爻變者爲前十卦无初爻變者爲後十卦。國語所云貞屯悔豫皆八者言屯豫同者三爻皆陰故爲八也舉不變以明變者三非謂用八兩利建侯皆彖辭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朱子曰經傳亦无文今以例推之當如此

按每爻必係之九六因動而占也之卦二不變爻則爲七爲八如

何看其九六之詞。朱子是排定本卦之卦兩邊分得整齊故云以例推之當如此愚不能无疑。或謂四爻五爻變皆並看本卦之卦彖辭而以之卦彖辭爲主似可從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朱子曰穆姜往東宮筮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蓋五爻皆變唯二得八故不變也法宜以係小子失丈夫爲占而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則非也。艮之隨惟六二一爻不變餘五爻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不變者遇八也筮法以少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而曰艮之八。玉齋胡氏曰左襄九年穆姜始往東宮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按穆姜魯成公母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太子宮也筮遇艮之八者艮五爻皆變惟六二少陰八不變不云之隨而云之八者八指隨之六二言也以之卦不變爻占則重在六二故云之八者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故又不云之八而之隨耳

按五爻變朱子引左傳艮之八謂宜以其係小子失丈夫爲占史妄引隨之彖辭以對愚竊以爲不然左傳所云艮之八爲隨者明艮卦只二二不變當爲隨也既以二爲八則非六二矣如何用六二係小子失丈夫之辭當以彖辭斷爲是史非妄也。此可作五爻變以之卦彖辭爲主之證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朱子曰蔡墨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是也然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坤之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玉齋胡氏曰乾坤占用九用六之辭餘卦无二用可占故占之卦彖辭也

按六爻變乾占用九亦可合坤彖看坤占用六亦可合乾彖看餘占之卦彖辭蓋全變則可不論本卦也然看本卦以溯其原未爲不可。朱子之占法當從存所疑以俟賢非敢違悖前賢

易經詳說卷一筮儀終

五贊

○原象

太一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

雲峯胡氏曰此畫前之易也太一卽太極以其未分則曰太一以其極至則曰太極陽實則能施陰虛則能承乾曰雲行雨施曰德施普坤曰乃順承天曰承天時行施與承雖見於乾坤已畫之後此所言則未畫之前天地間陰陽之象與數凡陽皆一以施凡陰皆兩而承其理固如此太極判而生陰陽一每生兩此天地自然之易也

惟皇昊羲仰觀俯察奇偶旣陳兩儀斯設旣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偶陽陰以章偶而加奇

陰內陽外偶復加偶陰與陰會兩一旣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曰乾奇奇而偶兌次二焉奇偶而奇次三曰離奇偶而偶四震以隨偶奇而奇巽居次五偶奇而偶坎六斯親偶偶而奇艮居次七偶偶而偶坤八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

或問一貞八悔朱子曰如乾夬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倣此○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

底又曰本卦是貞之卦是悔前後十卦又自有貞悔貞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問卦爻凡初者多吉上者多凶曰時運之窮自是如此亦是貞悔意

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无文民用弗章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交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問夏商有占无文謂夏之連山商之歸藏但以六十四卦卦爻之畫占吉凶而无其辭也周禮云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又云九筮以辨吉凶夫三易並占九筮所包旣衆必各有繇辭

但與周易不同後失傳耳朱子云无文是據後世官之或云文王始重卦及文王始命卦名並非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旣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偶敎之卜筮以斷可否

或問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爻辭何以定吉凶朱子曰此无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四則疑已有辭矣

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憂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爰及周公六爻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語臣則忠鉤深闡微如日之中爰曁末流淫于術數

僂句成欺黃裳亦誤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爲信與僭僭吉後本子立會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註僂句龜所出地名僭不信也謂求立爲臧氏後也僂力主力具二反句居具反。雲峯胡氏曰臧會本有僭上之心曰僂句成欺者會欲以欺人不過借龜以成其欺也南蒯有判志得黃裳之占以爲大吉殊不知其舉事正反乎黃之中裳之下其大敗也固宜曰黃裳亦誤者非易之誤南蒯南蒯用易之誤也

大哉孔子晩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繆假我數年庶无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眡誠滋漏維用存疑敢曰垂後

易經詳說　卷一　五贊　壽考齋堂

孩爻周之前有辭朱子已疑之而云蓍奇偶以斷可否從常說也

○必中必正以下數語大有關係占易者不可不知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无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蓍信手平分置右于几取右一蓍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于扐初扐左手无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指是安再扐之奇通掛之算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扐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朱子曰老陰老陽所以變者无他到極處了无去處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來便是五生數了也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又曰七八九六雖是遂爻之數然全用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二爻七八則當占兩卦辭全用九六則當占支卦辭

既得初爻復合前蓍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二爻通十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二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消息虛盈舍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姤喜來復

朱子曰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

易經詳　卷一　五贊　壽考齋堂

悔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汪氏深曰聖人用易以明民托之卜筮或所得之辭闕然不相對者何哉古人非有大事不疑不卜也若誠有兩可之疑而台筮之必誠敬專一以達于神明故神明亦以正告之儻有一毫不敬不誠不一則問此而答彼實神明之所不至而不告者也文王於蒙特發不告之例夫揲著必成一卦卦爻必皆有辭何以言其不告也蓋誠意專一則神告之辭皆應所問否則問此而答彼是則不告也若是而龜度强就曲推强取以定吉

凶惑之甚矣。雲莊劉氏曰筮法占卦爻之辭然其辭或有不相應者吉凶何自而決蓋人於辭上會者淺於象上會者深伏羲教人卜筮亦有卦而已隨其所遇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无不應矣文王周公之辭所該終有限故有時而不應○必如左傳國語所載卦體卦象卦變而推互體始足以濟辭之所不及而爲吉凶之前知耳讀易者不可不察也。鄱陽董氏曰劉氏之說雖與汪氏不同然此說又自不可廢也

殷筮法極其詳盡。中云四二五一者言四爻變用之卦二不變爻五爻變用之卦一不變爻看二不變爻則爻有分而下爻爲主看一不變爻則專而无分也新成者毀舍此觀彼朱子明看不變爻之理是如此或謂爻用九六變而後占不變則爲七八

不宜用九六之辭遇四五爻變但如三爻變之例看本卦之卦彖辭爲是此說似亦有理然朱子之法斟酌於本卦之卦截然整齊自可遵用也。或又謂變卦雖多當全看先後取應未免頭緒紛然。占辭不應擇日潔誠再占爲是雲莊謂求之卦體卦象卦變恐終是疑案不若憑辭之爲有的據也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象以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巽入木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

雙湖胡氏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至孔子而有彖傳說卦其取象宜非一端也說卦之言象其有合於彖爻者卽括彖爻之例也如震坎稱馬之類其有不合於彖爻者則又夫子之所自取也如坤牛震龍之類其有彖爻所未取而取者則又朱子所以括大象之例如乾天坤地之類而亦有出於大象之外者也如乾父坤母之類以此求之其庶乎不至於膠且泥矣

凡卦六虛奇偶殊位奇陽偶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

雲峯胡氏曰須看兩正字不同得位爲正主一爻而論陽居陽位陰居陰位是之謂正乃得其正分上下兩爻而論陰與陽應陽與陰應是之謂正也

凡陽斯淑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若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

爲變謹此爲則

按此爲稽類上言卦象下言爻位舉其大概也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illegible]于卦于爻如筮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儆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遍平易從容自表而裏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既實事來倘虛用應始有體該本无務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

或問理定既實以下八句朱子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卻待他甚麼事來湊所謂事來倘虛蓋謂事之方來

倘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請理之用
實故有體該本无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无形迹之可見故无下
面云稽考實理以待物事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无窮之用執古
占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
便是靜底事便是動底且如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
舍往吝其理謂將即鹿而无虞入必陷于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
吝之道道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
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
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
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无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
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

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
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无用處勉齋黃氏曰理定
既實以下皆深指學者而言理則體也事則用也理之爲體雖甚
實而所該者无形事之爲用雖本虛而因應乃有稽實存體所以
玩理待虛應用所以制事當潛而潛當見而見皆理之自然而不
可易者非實乎然求其所謂當然者則无形之可見非本无乎未
有潛見之事非虛乎處陋巷三過其門而不入則有迹之可覩非
始有乎
潔靜精微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維周紹孔奧指
宏綱星陳極拱唯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朱子答陸九韶曰近又作一小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
者于象數全然闊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
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只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爲是足以上究聖
人作易之本旨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
知而凡說象數之過乎此者皆可以束之高閣而不必問矣答
呂祖謙曰所論易是聖人摹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于盡其
言處未免多着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縷竟然向于五贊
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章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考之有所未
安却望見教也
圈此贊言讀易之法甚詳盡理定既實數語絕似周子通書五殊
二實節語氣末云維周周當指文王周公
雙湖胡氏曰按五贊大要皆教人以象占之學首篇原奇偶之象

推象之由也次篇述作者之旨爲占而作也三篇明筮以發其占
四篇稽類以考其象五篇以警學名欲人讀易之際常如卜筮之
臨假象辭以爲儀則而終趨于吉是又會象占而一之也朱子嘗
曰某解易只作卜筮之書今五贊皆以象占示教其旨深矣又本
義啓蒙論曰有天地矣可无易乎不可也有易矣可无本義啓蒙
乎不可也金聲玉振集大成求言淆亂折諸聖朱夫子其聖人之
徒歟蓋自漢儒始變亂古易至有流于術數之歸而卒大亂于王
弼且雜以虛无之論吾易遂晦蝕于天下學易千載孰覺我民太
極有圖易通有書發往古不傳之秘開萬世理學之源斯道始有
係屬逌夫易傳寫胸中之成書皇極具經世之大法正蒙闢象數
之條目是雖古經變亂未就釐正而術數虛无之學爲之一洗吾

易衆然復明。未幾陋儒妄作、異端蠭起、易置圖書劉牧、指斥邵子林栗、胥爲著述麻衣易之類、易道又幾晦蝕。朱夫子勃興、探前聖之精微、破俗學之繆妄、本義啓蒙有作、而後吾易始大明於世。愚嘗謂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已。今觀本義之爲書也、圖書位定、而天地自然之易明。先後天卦分、而羲文之易辨。一篇十翼、不相混雜、而經始爲之復古。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兩言以蔽之曰象占、而觀玩不涉虛文。王於扶陽抑陰、進君子退小人、發於坤初六之爻者、不過數語、而天之經、地之義、人之紀、易之要領、直包括无遺恨。此本義不可少於天下也。啓蒙之爲書也、本圖書則揭天生神物章、而易之本原正。原卦畫則表易有太極章、而易之位列明。明蓍策則發明大衍章、而揲扐之法定。考變占則博取左氏傳、以明斷例、而吉凶趨避之見審。合四篇大旨、一皆寓尊陽之微意、而小人盜賊不得竊取而用。此啓蒙不可少於天下也。其他如太玄、關易、麻衣、劉牧、與夫林栗、袁樞之徒、所以惑世誤民者、莫不斥其繆、黜其僞、折其悖、摧陷廓淸、務以尊聖人之易於天下。此愚所謂自孔聖以來、朱夫子有功於易、斷斷乎不可及者、豈誣也哉。或曰是則然矣。易者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今斷然蔽之以卜筮、得无局於一偏、而不免漢儒術數之弊乎。且繫辭明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本義惟以象占分之、而不及辭變、得无四者之目遺其二乎。曰是皆未之思也。易固陰陽剛柔仁義性命道德之書、而卜筮者正將使人盡仁義之道、參陰陽剛柔、以順性命、以和道德耳。豈徒托之空言、而不見諸實用乎。又況卜筮之事、至理无乎不在、正得聖人作易本意、朱子已嘗言之矣。何以此疑吾易乎。至於聖人之道、雖有四、實不離乎二。有象而後有辭、有占而後有變。不得於象、則玩辭爲空言。不由於占、則觀變於何所。故有象辭、有占辭、占而後有卦變爻辭。舉象占則辭變在其中、若惟舉占而象辭變在其中。此四者之序、由輕歸重。辭變統於象占、象又統于占。所以本義舉象占、而統論易旨、一以貫之曰占、謂之有遺可乎哉。或又曰易之所重在占固也。人之於易、必占而後可用、不占則易竟无用矣乎。曰不然也。朱子嘗曰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辭義之所歸、以爲吉凶可否之决、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求其理之所以然、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所用。初未嘗不示人以學易而用之之方也。必曰占乎而後用之、朱子之志荒矣。

易經詳說卷一五贊終

易說

孔疏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自天地開闢陰陽運行寒暑迭來日月更出孚萌庶類亭毒羣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續莫非資變化之力換代之功然變化運行在陰陽二氣故聖人初畫八卦設剛柔兩爻象二氣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謂之爲易取變化之義旣義總變化而獨以易爲名者易緯乾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所謂易也變易也不易也又云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鄭康成依此義作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易簡一也變易二也不易三也○又云周簡子云易者易也不易也變易也易者易代之名不易者常體之名變易者相變改之名於乾鑿度云易者其德也或沒而不論今之所用同鄭康成等

易者易也音爲難易之音義爲簡易之義得緯文之本實也○又云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國馬融王肅姚信等並云伏羲得河圖而作易是則伏羲雖得河圖復須仰觀俯察以相參正然後畫卦伏羲初畫八卦萬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雖有萬物之象其萬物變通之理猶自未備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爲六十四卦也繫辭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然重卦之人諸儒不同凡有四說王輔嗣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等以爲文王重卦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益與噬嗑

以此論之不攻自破其言神農重卦亦未爲得今以諸文驗之案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創造之謂也神農以後便是述修不可謂之作也則幽贊用蓍謂伏羲矣故乾鑿度云垂黃策者羲上繫用蓍云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旣言聖人作易十八變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後非三畫之時伏羲用蓍卽伏羲已重卦矣說卦又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旣言聖人作易兼三才而兩之又非神農始重卦矣又上繫辭云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後何者三畫之時未有彖繇

不得有尚其辭因而重之始有變動三畫不動不得有尚其變揲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後三畫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間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畫之時今伏羲結繩而爲網罟則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又周禮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明三皇已有書也下繫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旣象夬卦而造書契伏羲有書契則有夬卦矣故孔安國書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又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是也又八卦小成爻象未備重三成六能事畢矣若言重卦起自神農其爲功也豈比繫辭而已哉何因易緯等數所歷三聖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農明神農但有蓋取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輔嗣以伏羲旣畫八卦卽

自重爲六十四卦爲得其實○又云周禮太卜三易云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康成易贊及易論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鄭又釋云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絶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備鄭雖有此釋更无所據之文今所不取案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別於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謂之周易其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故易緯云因代以題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鄭說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雖欲无所遐棄亦恐未可盡通○又云周易繫辭凡有

二說一說卦辭爻辭是文王所作知者案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鄭學之徒並依此說也二以爲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於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爲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云王用亨於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驗此諸說以爲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說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又云案乾鑿度曰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故易

卦六十四分爲上下而象陰陽也夫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所以象陽也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所以法陰也乾坤者陰陽之本始萬物之祖宗故爲上篇之始而尊之也離爲日坎爲月日月之道陰陽之經所以始終萬物故以坎離爲上篇之終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婦之道也人道之興必繇夫婦所以奉承宗廟爲天地之主故爲下篇之始而貴之也既濟未濟爲最終者所以明戒愼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則上下二篇文王所定夫子作緯以釋其義也○又云其彖象等十翼之辭以爲孔子所作先儒更无異論但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則區域各別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

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故今亦依之○又云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自商瞿已後傳授不絶案儒林傳云商瞿子木本受易於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及秦燔書易爲卜筮之書獨得不禁故傳授者不絶漢興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及雒陽周王孫梁人丁寬齊服生皆著易傳數篇同授菑川楊何字叔元叔元傳京房京房傳梁邱賀賀授子臨臨授御史大夫王駿其後丁寬又別授田王孫孫授施讎讎授張禹禹授彭宣此前漢大畧傳授之人也其後漢則有馬融荀爽鄭玄劉表虞翻陸績等及王輔嗣也○又云子夏傳云雖分爲上下二篇未有經字經字是後人所加不知起自誰始案前漢孟喜易本云分上下二經是孟喜

之前曰題經字其篇題經字雖起於後其稱經之理則久在於前故禮記經解云絜靜精微易教也既在經解之篇是易有稱經之理案經解之篇備論六藝則詩書禮樂並合稱經

疏孔疏云易有三義其一謂易簡易簡之易去聲而變易不易之易入聲何得相混故朱子云易簡之義而云交易變易交易即孔疏所謂不易也○孔疏謂文王作易題周別於殷未爲不是或周公繫爻所加亦未可知○鄭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徧之義普徧訓周殊覺支離○重卦出於伏羲先儒已有定說卦名多謂文王所加愚意不然大傳云上古聖人作書契以代結繩說者以爲伏羲是其時已製文字矣六十四卦紛然錯雜揲蓍占事豈无名稱以別之乎況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其時亦必全用六十四卦豈艮坤有名而他皆无名乎周易首乾蓋因舊名而繫以辭當以伏羲重卦名命爲是○禮記經解孔子曰中並无經字亦漢儒謂之經解耳漢藝文志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易書詩禮樂春秋皆係之經經字當是漢儒所加

程子曰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兩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而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堯夫有言泥空終是著齊物到頭爭○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作易者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細无不合○聖人之道如河圖洛書其始止於畫上便出義後之人既重卦又繫辭求之未必得其理○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張閎中問易之義本起於數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問堯夫曰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尹焞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猶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既而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卦乎○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而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尙書論語可以逐句看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法意云爾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繫辭不得○易學後來曾子子夏煞到上面也○由孟子可以觀易○易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義徒

貫乃
搨程子所云看見可作八卦此語爲指點人而設要人知凡物皆是易理耳果如此則不見圖書之妙蓋必神物之義蘊无窮聖人方以之作易後人愈推愈不盡也○答張閎中之問有理而後有象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易傳大指盡於此所云窮盡象數爲管郭之學固是然儒者亦非可全畧象數取其順理而不鑿可耳

朱子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无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祗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

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才有兩則便有四才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无朕之中而无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或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决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只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

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途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

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在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无所不該无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才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才收退便是陰意思才動便是陽才靜

但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示人若只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綜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他書則无有這事方說出這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又曰陰陽是氣才有此理便有此氣才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易只是陰陽錯綜交換代易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不爲无見如奇偶剛柔便只是陰陽做了易。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抵古今有大闔闢小闔闢今人說易都无着摸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偶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個圈子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深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爲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又曰潔靜精微是不犯手。問卦下之辭爲彖辭左傳以爲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无經可附而

自分上繫下繫也左氏所謂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爲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來直欲摧其所用則又疎略而无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爲馬坤之爲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爲健牛之爲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責卦若屯之有馬而无乾離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當反爲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爲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雖其一二之適然而无待於巧說者爲若可信然上无所關於義理之本源下无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以求於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而程子亦曰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玩辭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无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則是說卦之作爲无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爲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爲說必已具於太卜之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辭中之象以求象中之意使足以爲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不可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伏

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上會得者深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如今卻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某嘗作易象說象大率以簡治繁不以繁御簡○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偶畫象陰是也六十四卦之爻一爻各是一象有實取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翰如載鬼一車之類是也○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憑地懸空看也沒甚意思又曰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卻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无實證則虛理易差也○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

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无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卻又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惟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甚事都來應得○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爲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爲理而不以爲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只

是陽爲吉陰爲凶无文字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爲之作彖辭或占得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爲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爲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易只是爲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秦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才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爲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爲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无不在也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卻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

今人卻道聖人言理而其中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從那卜筮上來做麼○易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爲固是便爲若道理不當爲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卻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或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用占○今學者諱言易本爲卜筮作須要說做爲義理作若果爲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得畫八卦則甚○陽爻多吉陰爻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易中大槩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何故蓋有當爲有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易中卻是貞吉不會有不貞吉都是利貞不曾說利不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則云利貞蓋正則利不正則不利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寓其間矣大率是爲君子設非小

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橫渠云易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極好。易中利字多爲占者設如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往是利啟行也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卜祭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是卜田吉公用享於天子是卜朝覲吉利建侯是卜立君吉利用爲依遷國是卜遷國吉利用侵伐是卜侵伐吉之類。今人讀易當分爲三等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无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出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具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以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辭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

似得三聖之遺意。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本旨矣。易最難看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包含萬理无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亦可說初不曾滯於一偏某近看易見得聖人本无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妄意增說便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只是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乃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爲一說以護吝之說千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事孝便是孝慈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看易須著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仔細又曰和靖學易一日只看一爻此物事成一片動著便都成片如何看一爻得又曰先就乾坤二卦上看得本意了則後面皆有通路。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爻辭如籤辭。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註解蓋古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

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雖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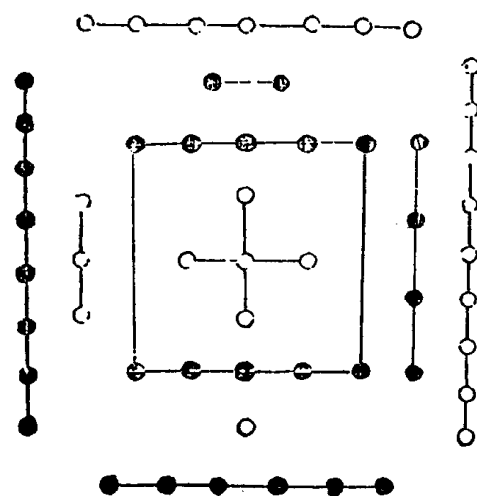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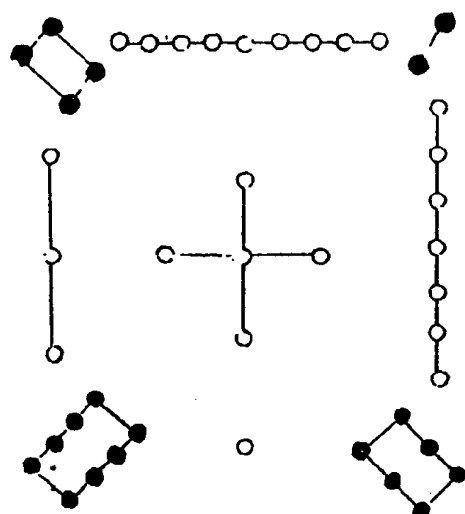
。問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彖辭之義亦自明只須畧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當初作此文字時正欲如此蓋彖傳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彖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今所解者能如本義否又曰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卦辭畧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爲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而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頓耳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粗不得如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義文之易本是如此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曉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便先要說道理縱饒說得好只是與易无不相干。某之易簡畧者當時只是畧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說了某只就語脉中畧牽過這意思。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畧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看易先看某本意了却看程傳以相參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看蓋不爲他說所汩故也

[illegible]朱子云數者只是氣之分限節度處此語最精。前人每疑六十四卦命名不出於伏羲觀朱子所云伏羲卽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可信伏羲時六十四卦已有名。朱子云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遂創爲互體變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於偶合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可通者又皆傅會穿鑿而非自然之勢說盡後人泥象求解之弊又引程子之言而以爲未盡未云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亦不可爲假設而遽欲忘之如此說方不偏。朱子又云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蓋據所有之象而推所占之事是從象以下說若必究立象之意是溯諸象以上矣正恐其穿鑿失聖人本意也。易自是爲卜筮設盖得何卦何爻卽有處之之道此便是理然就象上看出所以處之之道便是理不離象朱子之意只是說易中實有此象非假設之象耳。學者或執不知命无以爲君子之說而謂卜筮趨避爲多事若然則易之開物成務者何爲也觀朱子所云或吉凶兩岐處置不得所以用占可无疑矣吉豈不當趨凶豈不當避但避趨則不得爲君子若揆諸理以爲趨避正是君子致慎處。不待遇事而占平居玩味易中道理自家所處合是如何便是爲之所尤是趨避之尤好處是爲善學易。本義中解彖爻辭往往并入彖爻傳之意是將文王孔子二聖語如出一口恐當疑之觀朱子所云大畜一卦之例以爲未暇整頓是朱子晚年於本義尙有未盡愜意而不及修改也

天臺董氏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因河圖而畫卦命爻因卦爻而取象繫辭更三聖人而卦爻象辭始備其要皆以卜筮以爲教使天下後世之人得以決嫌疑定猶豫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而已至夫子彖傳與大小象之辭則雖明其所以爲卦爻象辭之理而

大傳之書又自先卦爻彖辭以推極乎陰陽變化性命道德之蘊奧而河圖大衍之數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相生之序蓍策分揲掛扐之法无不備具其所以承三聖開來學功至大也及秦焚滅典籍此書以卜筮得不亡而千餘年間諸儒无有能明其義者於是借異端空虛之說而欲闚夫極深研幾之旨以術數拘泥之學而欲究夫開物成務之方其去易也不其遠與程子奮乎千載之下始以隨時變易從道而發明陰陽變易之妙因象以明理由理以貫事該體用合顯微使夫學是書者立言制行處己治人守常應變莫不有度迨乎朱子本義辭益簡嚴深探古聖因卜筮教人之本意而不迎於諸儒術數之末流釋彖傳則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於辭說釋大傳則又精密微妙明白簡易有先儒所未及者故愚竊嘗妄論以爲三聖之易惟夫子能明之而夫子十翼之外其有功於易道者則惟程子朱子之書而已其他不失於支離破碎則失於誕謾怪僻皆非卓然有見於斯道者也或曰程子言理而不及卜筮朱子則推本古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二者固不同矣子比而同之何耶愚聞之北溪陳氏曰易之起原於象數自象數之既形則理又具於象數之中而不可以本末二其觀也易之作本於占筮自占筮之既立則理又寓於占筮之內而不可以精粗二其用也此正程子所謂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者若偏於象占而不該夫理義則孔子之意泯一於理義而不及夫象占則羲文周公之心亦幾乎息矣朱子本義之書作所以必表伏羲圖象冠諸篇端以明作易根源之所自來一出於天之自然而非人爲智巧之私又復古經傳次序推原四聖所以成書之本意遮相解釋而惟占法之明隨人取决而无偏辭之滯而天下義理爲之磨刮精明依然涵萃於其中本末精粗兼該具舉近以補程傳之所不足而上以承四聖之心所謂開物成務之大用至是又益周備而易道之盛於此无餘蘊矣又曰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也夫朱子之書固有補程子之所未及而程子之名言蓋有朱子不能加毫末於其間者謂二書爲不同可乎讀者詳之

易經詳說 卷一 易說 兌 寄顯堂

易經詳說卷一易說終

繫辭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洛書蓋取龜象故其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

蔡元定曰圖書之象自漢孔安國劉歆魏關朗子明有宋康節先生邵雍堯夫皆謂如此至劉牧始兩易其名而諸家因之故今復之悉從其舊 朱子本義

○附錄 見啟蒙及大全中

○孔氏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玉齋胡氏曰龍馬周禮夏官馬八尺以上爲龍言馬之特異如龍也漢武帝元狩二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亦此之類神龜大戴禮曰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臨川吳氏曰河圖自一至十五十五點之在馬背者其旋毛之圈有如星象故謂之圖非五十五之外別有所謂圖也

劉氏歆曰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爲經左右爲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爲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爲正洛書爲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爲正而河圖又爲變要之天地間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要

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爲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參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爲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爲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爲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爲卦此所以謂之相爲表裏也

○胡氏朋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邵子曰圓者星也厯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放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朱子曰圓者星也圓者河圖之數言无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又曰河圖既无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爲圓○九峯蔡氏曰河圖體圓而用方聖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聖人以之而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理一分殊非深於造化者安能識之又曰河圖非无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无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迭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可窮天地之形四時之行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朱子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无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淸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具於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見矣○朱子曰一與六共宗二與

七爲朋者蓋是一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在五邊便有那七底數三四皆然○問河圖自五之外便成六七八九十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稍五攙着箇五便成十○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曰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勉齋黃氏曰自一至十特言奇偶之多寡爾初非以次序而言天得奇而爲水故曰一生水一之極而爲三故曰三生木地得偶而爲火故曰二生火二之極而爲四故曰四生金何也一極爲

三以一運之圓而成三故一而三也二極爲四以二周之方而成四故二而四也如果以次序言則一生水而未成水必至五行俱足猶待第六而後成水二生火而未成火必待五行俱足然後第七而成火耶如此則全不成造化亦不成義理矣六之成水也猶坎之爲卦也一陽居中天一生水也地六包於外陽少陰多而水始盛成七之成火也猶離之爲卦也一陰居中地二生火也天七包於外陰少陽多而火始盛成坎屬陽而離屬陰以其內者爲主而在外者成之也雙湖胡氏曰五行質具於地氣行於天以質言則曰水火木金土取天地生成之序也以氣言則曰木火土金水取春夏秋冬運行之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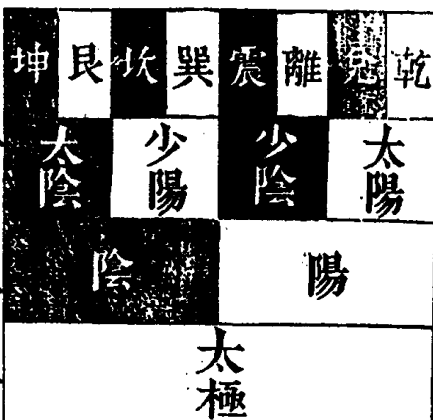
朱子曰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正是反而置之乎於啟蒙辨之詳矣近讀大戴禮明堂篇言其制度有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註云法龜文也得此一証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又曰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終无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之數雖有交互而无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固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則固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求安知河圖非其中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偶生成粲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泛然氣象之所可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近取遠求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偶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

西山蔡氏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爲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意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先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无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

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先後古今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无復他理故也然不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於六十日名有十幹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究於六十二者皆出於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老少自相配合皆爲六十者无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雖不足道然亦无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假令今世有圖書者出其數亦必相符可謂伏羲有取於今日而作易乎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于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

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无二而已爾
按圖書之說見於啟蒙甚詳不暇備錄摘其要者數段使人知圖書所由來各有自然之數而不可相淆若縱橫推求極盡其致則讀啟蒙可矣○劉牧長民以圖爲書書爲圖宋儒從之者甚衆非朱子與蔡西山力爲之辨則紊混至今矣以此見朱蔡之大有功于圖書也○伏羲因河圖而畫卦只是見奇偶之相配而衍之爲八卦爾未必屑屑於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之數也或云虛中之五十不用而錯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爲八亦一說也然以三畫卦言之奇偶相配至八而无可加以六十四卦言之八卦相配至六十四卦而无可加皆天地自然之數也○有不信河圖者謂大傳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乃天地之數不干河圖事然據大傳云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分爲五位而云相得有合自是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爲說若懸空謂天數奇地數偶以一三五七九屬天二四六八十屬地則五位相得有合无着落矣○洛書九宮配以九疇尤无可疑○有不信洛書者謂禹自衍治天下之大法爲九疇不干洛書事據書言不畀鯀而錫禹分明是以治水時言若非謂洛書則所謂不畀與所錫者爲何物也朱子讀書多而見理明爲後儒所不及但當遵信其存疑案之見者妄也

伏羲八卦次序之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卦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四象	太陽		少陰		少陽		太陰	
兩儀	陽				陰			
	太極							

繫辭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曰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也說卦傳曰易逆數也邵子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時之比也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大全云黑白之位本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爲此以寓之耳後六十四卦次序倣此

附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朱子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偶无所不有及畫一奇一偶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偶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偶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偶上加一偶此是

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偶便是八卦或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无不可推矣

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乾一　兌二　離三　震四　巽五　坎六　艮七　坤八

說卦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爲順自巽至坤爲逆後六十四卦方位倣此

附錄

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于乾之末爲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于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進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玉齋胡氏曰邵子云易之數由逆而成若逆知四時之謂也此論橫圖之

序自乾至坤皆未生之卦也所謂未生者自卦之未書者推之蓋太陽未交以前乾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乾而兌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不容已不必太陽上生一偶方知其爲兌已可即乾而逆推兌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爲兌矣少陰未交以前離猶未生也自其上生一奇則爲離而震猶未生也然其生之勢亦不容已不必少陰上生一偶方知其爲震已可即離而逆推震於未生之前知其必爲震矣自巽五至坤八其所推者亦然如自春而推夏知春之後必爲夏自夏而推秋知夏之後必爲秋自秋而推冬知秋之後必爲冬所謂若逆知四時之謂者此也邵子據經文解釋則先圓圖而後及於橫圖朱子釋邵子之說則先自橫圖而論者誠以橫圖可以見卦畫之立圓圖可以見卦畫之行所謂圓圖者其實即橫圖規而圓之耳朱子嘗答葉永卿云先天圖須先將六十四卦畫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巽姤而順行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數往知來之說大抵以卦畫之已生者爲往未生者爲來亦當先以橫圖觀之而後其義可見橫圖之前一截列于圓圖之左方者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而逆行之序則始於震既有震矣則乾兌離之已生者可見由是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乾之末而交夏至焉是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也天道左旋此四卦旋於方之左若順天而行所以數之者豈不如今日追數昨日之順而易乎橫圖之後一截列於圓圖之右方者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而逆行之序則始

於巽方其有巽則坎艮坤之未生亦可見由是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坤之末而交冬至焉是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也天道非右行此四卦行於方之右若逆天而行所以知之者豈不如今日逆計來日之難乎要之數往知來之說以陰陽之節候次第觀之皆自微而至著以人之推測言之亦因微而識著何則震巽本同居橫圖之中今以橫圖中分而成圓圖則震乃居圓圖之北爲陽之始巽乃居圓圖之南爲陰之始各相對望而不復同處其中此陰陽之逆順自復姤而始其勢已於微而判矣況曰數曰知皆是就人而言亦皆是各據震巽地頭而論以此求之則往來逆順之旨居然可見矣若論其初則易畫之所以成其先後始終不過如橫圖之始乾終坤及圓圖右方自巽至坤之序而已是皆以逆而成也故曰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嘗因邵子之說推之以卦分配節候復爲冬至子之半頤屯益爲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隨爲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爲立春寅之初賁既濟家人爲雨水寅之半豐離革爲驚蟄卯之初同人臨爲春分卯之半損節中孚爲清明辰之初歸妹睽兌爲穀雨辰之半履泰爲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爲小滿巳之半大壯大有夬爲芒種午之初至乾之末交夏至午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震離兌乾已生之卦也姤爲夏至午之半大過鼎恒爲小暑未之初巽井蠱爲大暑未之半升訟爲立秋申之初困未濟解爲處暑申之半渙坎蒙爲白露酉之初師遯爲秋分酉之半咸旅小過爲寒露戌之初漸蹇艮爲霜降戌之半謙否爲立冬亥之初

萃晉豫爲小雪亥之半觀比剥爲大雪子之初至坤之末交冬至子之半焉此三十二卦皆進而得夫巽坎艮坤未生之卦也二分二至四立總爲八節每節各計兩卦如坤復爲冬至无妄明夷爲立春同人臨爲春分之類是也其十六氣每氣各計三卦如頤屯益爲小寒至觀比剥爲大雪之類是也八節計十六卦十六氣計四十八卦合之爲六十四卦此以卦配氣者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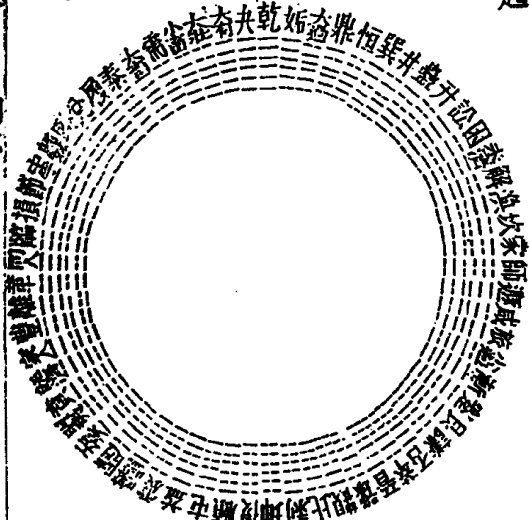
圖八卦次序横看由四象生八卦自然之序也八卦方位從中分看乾一巽五兩邊分也。以卦畫言之皆九畫相對天地父母對雷風長男女對水火中男女對山澤少男女對。震至乾數已往之卦爲順巽至坤數未來之卦爲逆然從震起須以節氣論方有據。說卦天地定位一節舊說糊塗得邵子先天之圖瞭如指掌故朱子表章之。

前八卦次序圖即繫辭傳所謂八卦成列者此圖即其所謂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畫即前圖之八卦上三畫則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

因亦各衍而爲八也若逐爻漸生則邵子所謂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
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尤見法象自然之妙也

○附錄

朱子曰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爲陽
而一爲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
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二而
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爲二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
而含九少陰居二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此
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
乾生一陰則爲三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離生一
陰則爲三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巽生一陰則爲
三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爲三而名艮生一陰則爲三而名
坤○康節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者盡謂此也至于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四畫者十有
六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爲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生
一陰一陽則爲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无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
爲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爲六畫之卦六
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
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問四爻五爻者何所主名曰一畫爲
儀二畫爲象三畫爲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
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
加乎一卦之上則亦於其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之時未成外卦
故不得而名之耳又曰第四畫者以八卦爲太極而復生之兩儀
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

朘重卦舊以爲三畫成卦遞互相加耳邵子加一倍法說得分曉
可信○六十四卦次序仍是八卦次序於乾一兌二離三震四
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各宮內又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
六艮七坤八挨去皆自然之次序也○舊圖旁註兩儀四象八
卦十六卦三十二卦六十四卦子謂十六三十二爲虛數不可
以卦名故去卦字但存其數○

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蓋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長伯長得之華山希夷先生陳搏圖南者所謂先天之學也此圖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爲陽方於中者爲陰圓者動而爲天方者靜而爲地者也

附錄邵子曰太極旣分兩儀立矣○朱子曰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爻而言左一奇爲陽右一偶爲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爲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偶爲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卽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倣此○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陽下之半上交於陰上之半則生陰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者也太陽一奇今分爲左上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偶今分爲左下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倣此而初爻之二亦分爲四矣○

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朱子曰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上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艮爲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乾爲兌矣少陽

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則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之一奇一偶而爲離爲震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少陽之上半則生少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偶而爲巽爲坎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坤一偶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倣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而爲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故爲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於二少故爲地之四象

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朱子曰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閒錯則六十四卦成矣然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四卦之第四爻而下三爻亦分爲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一奇一偶於是一奇一偶各爲二卦之第五爻而下四爻亦分而爲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偶則一奇一偶各爲一卦之第六爻而下五爻亦分而爲六十四矣蓋八卦相乘爲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爲六十四矣二數殊塗不約而會如合符節不差毫釐正是易之妙處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玉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爲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

坤則消之極而爲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長而循環无端也乾主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主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居蓄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无不君宰也又曰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爲震則陽尚少再交爲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爲巽則陰尚少再交爲坎艮則陰浸多矣以上總爲一段邵子之言而朱子玉齋解說也

又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朱子曰邵子自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陽分陰坤復之間乃无極自坤反姤是无極之前○思齋翁氏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翕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動之妙也陰含陽故曰母孕陽分陰故曰父生○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圓圖左邊自復卦至乾卦屬陽陽主生言生物自无而有也右邊自姤卦至坤卦屬陰陰主殺言殺物自有而无也无極之前謂自坤卦右旋以至於姤也有象之後謂自復卦左旋以至於乾也自坤前至姤皆屬陰而陰之中有八十陽者陰中所含之陽也自復後至乾皆屬陽而陽之中有八十陰者陽中所分之陰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

皆順行此直至之理按圖可見矣○朱子曰圖左屬陽右屬陰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爲陽在陽中順行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爲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爲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爲陰在陽中逆行○思齋翁氏曰先天圓圖左陽右陰左三十二卦陽始於復之初九歷十六變而二陽臨又八變而三陽泰又三變而四陽大壯又一變而五陽夬而乾以君之陽之進也始緩而終速其進也以漸所謂陽在陽中順也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復至无妄二十陽明夷至同人二十八陽臨至履亦二十八陽乾至泰三十六陽二十者陽之微二十八陽之著三十六陽之盛陽在北則微在東則著在南則盛亦順也陽順而陰逆不言可知矣陽在右方三十二卦則反是故曰眞至之理按圖可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陽姤至坤凡百一有十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玉齋胡氏曰自復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无截然爲陽截然爲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人扶陽抑陰故於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不能不致其區別爾豈容以槩論哉

朱子曰圓圖乾在南坤在北方圖坤在南乾在北乾位陽畫之聚爲多坤位陰畫之聚爲多此陰陽之各以類而聚也亦莫不有自

然之法象焉又曰圓圖象天一順一逆流行中有對待如震八卦對巽八卦之類方圖象地有逆无順定位中有對待四角相對如乾八卦對坤八卦之類此則方圓圖之辨也○又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无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无不自其中流出者○問先天圖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中間虛者便是太極但圖說從中起今不合方圖在中間塞郤待取出放外他兩邊生者即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者无對○問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曰是某挑出

臨川吳氏曰羲皇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但有方圓二圖而无書也後聖因之作連山歸藏周易雖一本諸羲皇之圖而其取用又各不同焉三易旣亡其二而周易獨存世儒誦習知有周易而已羲皇卦圖鮮或傳授而淪落於方技家雖其說具見於繫辭說卦而讀者莫之察也至邵子始得而發揮之於是人乃知有羲皇之易不至於沿流而迷其源焉厥功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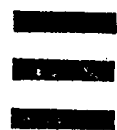
既六十四卦圓圖只是八卦方位衍出八宮之卦爲六十四耳乾巽交接於午坤震交接於子子上一陽生爲冬至午上一陰生爲夏至冬至爲復夏至爲姤而二十四氣與六十四卦相配无不周徧易只言陰陽不言節氣但卦自震起借節氣以明其理爲易見耳故舊圖无節氣後多添出○邵子只四圖方在圓之中本一圖朱子挑出爲二然並觀之仍作一圖亦可○方圖只是將六十四卦次序橫截八行堆垛上去較圓圖爲易看蓋圓圖四卦分順逆而方圖截斷八卦只平排也○啓蒙本圓圖方

圖俱无卦名邵子所傳先天圖尚未以卦名爲出於伏羲也今從朱子以卦名爲伏羲時已有故係卦名取便於看

文王八卦次序

乾父 震坎艮 ☰

坤母 巽離兌 ☷

震長男 ☳ 得乾初爻

坎中男 ☵ 得乾中爻

艮少男 ☶ 得乾上爻

巽長女 ☴ 得坤初爻

離中女 ☲ 得坤中爻

兌少女 ☱ 得坤上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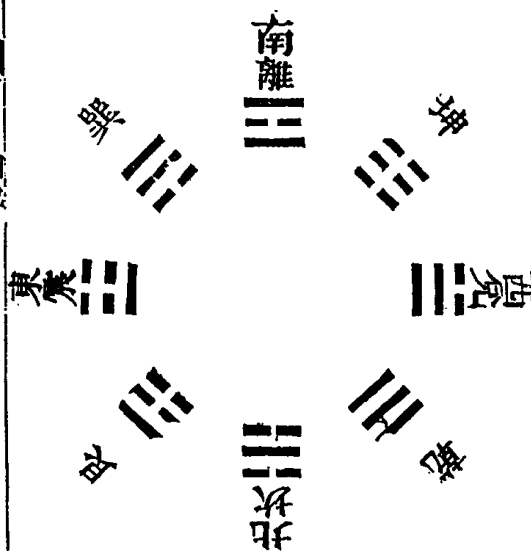
說卦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附錄朱子曰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爲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爲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爲坎故曰再索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爲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爲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爲兌故曰三索而得女又曰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間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畫卦後便見有此象耳○玉齋胡氏曰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

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體各得乾一陽而成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三女本乾體各得坤一陰而成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邵子曰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陰陽互根之義可見矣

按朱子據說卦爲此圖乾三陽爲父坤三陰爲母震坎艮一陽之卦爲三男巽離兌一陰之卦爲三女其分長中少者自下而上也後天之卦文王看出此意非生卦之序本如此父與三男共陽爻六陰爻六合奇偶十八畫母與三女共陰爻六陽爻六合奇偶十八畫四陽卦爲一邊四陰卦爲一邊從其類也男爲坤求女爲乾求交互言之者見陰陽相須之義然本義但云索求也揲蓍以求爻也又不作乾坤相求之解

文王八卦方位

南離
坤
西兌
乾
北坎
艮
東震
巽

說卦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右見說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後天之學也

附錄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

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爲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朱子曰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旣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以成而反其所由生也故再變則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故乾坤旣退則離得乾位而坎得坤位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於東南也。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蔡季通曰伏羲八卦是數之自然文王八卦乃是見之於用或謂先天乃摹寫天地之所以然純乎天理者也後天乃整頓天地所當然之理合以人事此意固好然先天豈非人事後天亦是天理之自然顧有明體致用之不同二者不可相无故夫子釋帝出乎震一章又以先天說六子之用也邵子以帝出乎震爲文王所定今觀連山首艮以萬物成終成始恐亦古有此矣

玉齋胡氏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者先天卦位乾坤由南北而交坤南乾北則坤上乾下故交而爲泰也離坎由東西而交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爲旣濟也先天卦乾居午而云生於子者以乾陽始生於復復子之半也坤居子而云生於午者以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午乾之所已成今下而交坤於子是反其所由生也子坤之所已成今上而交乾於午是反其所由生也故

變而爲後天卦列乾退西北坤退西南也先天卦離當寅而云終於申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也坎當申而云終於寅者寅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也東者離之本位其變則交於坎而向西是東自上而西也西者坎之本位其變則交於離而向東是西自下而東也故再變而爲後天卦乾坤旣退則離上而得乾位坎下而得坤位也震代父始事而發生於東方巽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也先天主乾坤坎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无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應天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而有常也故曰應地由先天卦而爲後天卦此文王作易所以得天地之用而邵子以至哉之辭贊之也雖然此邵子朱子之所已言者而其所未言者尤當覽也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羲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謂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發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之心可見矣

朱子曰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乾

西北坤西南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艮東北巽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也西者皆居四隅不正之位然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風山澤之相遇則又用伏羲卦云云○隆山李氏曰離爲日大明生於東故在先天居東日正照於午日中時也故在後天居南坎爲月月生於西故在先天居西月正照於子夜分時也故在後天居北在先天則居生之地在後天則居旺之地不特坎離後天卦位皆以生旺爲序震木旺爲卯兌金旺於酉土旺中央故坤位金火之間艮位水木之間兌陰金乾陽金故乾次兌居西北震陽木巽陰木故巽次震居東南皆以五行生旺爲序此所謂易之用也○平菴項氏曰後天之序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之卦土旺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也觀於說卦帝出乎震章其旨瞭然矣

朱子曰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某於啟蒙原卦畫一篇亦分兩義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書之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初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也○雙湖胡氏曰先天乾中爻下變坤中爻則成坎而襲坤之位故天氣下降而乾位西北先天坤中爻上變乾中爻則成離而襲乾之位故地氣上騰而坤位西南先天離下爻變坎下爻則成兌襲先天坎之位故離居南而爲夏兌居西而次夏爲秋先天坎上爻變離上爻則成震襲先天離之位故坎居北而爲冬震居東而次冬爲春後天乾既位西北而當先天艮之位則艮進而位乎東北襲先天震之位艮亦震之反也後天坎既位西南而當先天巽之位則巽退而位於東南襲先天兌之位巽亦兌之反也後天四正四隅之卦所出定如此夫豈舍先天而自爲之哉

按文王八卦方位孔子說卦傳中發明其義則文王定八卦方位時自是以萬物出震而震居東方潔齊而巽居東南相見而離居正南致養而坤居西南正秋而兌居正西陰陽相薄而乾居西北萬物所歸而坎居正北成始成終而艮居東北文王因卦取義未必分配父母男女亦未必較量卦畫陰陽而云然也邵子朱子看出許多妙義皆從後推論未必是文王當日之意故

舊說不盡錄，採其易明者以備參考。文王八卦次序，乾父與三男在一邊，坤母與三女在一邊。其八卦方位，自西北至正東，皆陽卦，自東南至正西，皆陰卦，各居一邊，猶有分列之義，但又稍變以取用耳。今之用八卦者，多與洛書八宮同論，坎一、離九、震三、兌七、乾六、巽四、坤二、艮八，以文王定卦位，則洛書而爲之，而易中都无此意。

卦變圖

朱子曰：彖傳或以卦變爲說，今作此圖以明之，蓋易中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也。

凡一陰一陽之卦各六，皆自復姤而來。五陰五陽卦同。

剝　比　豫　謙　師　復　一陽六卦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一陰六卦　自初遷至上

凡二陰二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臨遯而來。四陰四陽卦同。

頤　屯　震　明夷　臨　陽爻自初二初三初四初五至初上

蒙　坎　解　升　自二三二四二五至二上

艮　蹇　小過　自三四三五至三上

晉　萃　四五四上

觀　五上　二陽十五卦

大過　鼎　巽　訟　遯　陰爻自初二初三初四初五至初上

革　離　家人　无妄　自二三二四二五至二上

兌　睽　中孚　自三四三五至三上

需　大畜　四五四上

大壯　五上　二陰十五卦

凡三陰三陽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來。

損　節　歸妹　泰　陽爻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上

賁　既濟　豐　初三四初三五初三上

噬嗑　隨　初四五初四上

益　初五上

蠱井恆　二三四二三五二三上、

未濟困　二四五二四上、

渙　二五上、

旅咸　三四五三四上、

漸　三五上、

否　四五上　三陽二十卦、

咸旅漸否　陰爻初二三初二四初二五初二上

困未濟渙　初三四初三五初三上、

井蠱　初四五初四上、

恆　初五上、

隨噬嗑益　二三四二三五二三上、

既濟賁　二四五二四上

豐　二五上、

節損　三四五三四上、

歸妹　三五上、

泰　四五上　三陰二十卦、

凡四陰四陽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壯觀而來、[illegible]

大畜需大壯　陽爻初二三四初二三五初二三上、

睽兌　初二四五初二四上、

中孚　初二五上、

離革　初三四五初三四上、

家人　初三五上、

無妄　初四五上、

鼎大過　二三四五二三四上、

巽　二三五上

訟　二四五上

遯　三四五上　四陽十五卦、

萃晉觀　陰爻初二三四初二三五初二三上、

蹇艮　初二四五初二四上、

小過　初二五上、

坎蒙　初三四五、初三四上、

解　初三五上、

升　初四五上、

屯頤　二三四五二三四上、

震　二三五上、

明夷　二四五上、

臨　三四五上　四陰十五卦、

凡五陰五陽之卦各六皆自夬剝而來、[illegible]

大有夬　陽爻初二三四五、初二三四上、

小畜　初二三五上、

履　初二四五上、

同人　初三四五上、

姤　二三四五上、五陽六卦、

比剝　陰爻初二三四五、初二三四上、

䷏豫　初二三五上、
䷎謙　初二四五上、
䷆師　初三四五上、
䷗復　二三四五上、　五陰六卦、

〔按〕卦變圖自某某而來所舉十卦皆月卦也復十一月臨十二月、泰正月大壯二月夬三月姤五月遯六月否七月觀八月剝九月合之乾四月坤十月是爲十二月卦○月卦又名辟卦辟君也○此與啓蒙三十二圖不同此以本來卦畫言三十二圖以成卦後變爻言○

〔附錄〕董銖問近畧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九卦蓋言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以來爲自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下爲變方知其所由以成之卦朱子曰便是此處說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自泰而變爲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得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後天之學也今所謂卦變者亦是

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謂之乾坤重而爲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爲他卦耶若論先天一卦亦无旣畫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爲六子之理○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位至坤以藏之以見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震以下文王卽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辭也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說以見此爲自彼卦而來耳非眞先有彼卦而後方有此卦也右註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爲乾坤合而爲泰豈有泰復變爲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羲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无能生諸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无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无不通耳

○伊川不取卦變之說至柔來而文剛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諸處皆牽強說了王輔嗣卦變又變得不自然某之說卻覺得有自然氣象只是換了一爻非是聖人合下卦如此自是卦成了自然有此象○朱漢上易卦變只變得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四挨上去此等類按漢上卦變則通不得○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卦變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卻推不行大率在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雖无緊要然後面有數處彖辭不如此看无來處解不

得。雙湖胡氏曰按彖傳中本義所釋卦變訟泰否隨蠱噬嗑賁无妄大畜咸恒晉睽蹇解升鼎漸渙只十九卦且所釋自訟皆與圖同外餘皆不合如隨自困噬嗑未濟既濟來據圖則自泰否來之類是也。蓋圖雖因彖傳而作而卦變則无所不通不可以一定拘也嘗考此圖之變各生於兩卦凡陽爻變陰則陽自下而上往居陰位陰自上而下來居陽位如復變而復初上爲師之二復二下爲師之初之類是也凡陰爻變陽則陰自下而上往居陽位陽自上而下來居陰位如姤變同人姤初上爲同人之二姤二下爲同人之初之類是也此圖變法又自是一例不過陰陽爻移上換下而與初九變爲初爻之八初六變爲初爻之七者其例又不同要之卜筮所用必八九六七之變如啟蒙三十二圖變例乃爲備也。

按朱子謂卦變爲易之一義非畫卦作易之本指其示人可謂明切矣本義於諸卦中或兼言卦變讀者不可深泥。向爲之辨見別卷

附卦變歌

訟自遯變泰歸妹　否從漸來隨三位
首困噬嗑未濟兼　蠱三變賁井既濟
噬嗑六五本益生　賁原於損既濟會
无妄訟來大畜需　咸旅恒豐皆疑似
晉從觀更睽有三　離與中孚家人繫
蹇利西南小過來　解升二卦相爲贅
鼎由巽變漸渙旅　渙自漸來終於是

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

上下經卦名次序歌

乾坤屯蒙需訟師　比小畜兮履泰否
同人大有謙豫隨　蠱臨觀兮噬嗑賁
剝復无妄大畜頤　大過坎離三十備
咸恒遯兮及大壯　晉與明夷家人睽
蹇解損益夬姤萃　升困井革鼎震繼
艮漸歸妹豐旅巽　兌渙節兮中孚至
小過既濟兼未濟　是爲下經三十四

分宮卦象次序

朱子曰乾坎艮震爲陽四宮巽離坤兌爲陰四宮每宮陰陽八卦

乾爲天　天風姤一世　天山遯二世　天地否三世
風地觀四世　山地剝五世　火地晉遊魂　火天大有歸魂
坎爲水　水澤節　水雷屯　水火既濟
澤火革　雷火豐　地火明夷　地水師
艮爲山　山火賁　山天大畜　山澤損
火澤睽　天澤履　風澤中孚　風山漸
震爲雷　雷地豫　雷水解　雷風恒

地風升　水風井　澤風大過　澤雷隨
巽爲風　風天小畜　風火家人　風雷益
天雷无妄　火雷噬嗑　山雷頤　山風蠱
離爲火　火山旅　火風鼎　火水未濟
山水蒙　風水渙　天水訟　天火同人
坤爲地　地雷復　地澤臨　地天泰
雷天大壯　澤天夬　水天需　水地比
兌爲澤　澤水困　澤地萃　澤山咸
水山蹇　地山謙　雷山小過　雷澤歸妹

按此八宮卦次出於京房乃世應飛伏之法解經无所用坊本多附之以記卦名而占五行六親者必資焉

易經詳說卷二終

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
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袠重大故分爲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爲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爲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問交易變易如何朱子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變易便是流行底交易便是對待底又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爲少陰老陰變爲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臨川吳氏曰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以其有交易變易之義名之曰易其時未有易字也有圖而无書也後之造字者始合日月二文而爲易字夏商之時因其卦畫用以占筮其序洛與先天之圖不同故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按朱子謂有占无文則以爲二易无繇辭也或云左傳所載繇辭與周易不同者蓋夏商之易則爲有繇辭矣至文王演八卦之名爲六十四且作彖辭周公又作爻辭故名曰周易孔子又爲之傳自是二易遂廢而周易獨傳焉

沙隨程氏曰周者著代也言文王之書以別連山歸藏也

東萊呂氏曰按繫辭云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謂二篇則上下二篇也然則孔子時易固分上下經矣以此考之易經之分上下必始於文王定周易之時近世晁氏編古周易乃合而爲一且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辨何其考之不詳哉

雙湖胡氏曰按晁氏以道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爲二篇本義從之然經分上下誠有至理上下經雖有三十卦三十四卦之不同以反對計之各十八卦一也上經反對五十二陽爻五十六陰爻下經反對五十六陽爻五十二陰爻二也上經以四正卦爲主首乾坤而終坎離與先天圖南北東西四方卦合下經以二變卦爲主震變爲艮巽變爲兌首咸恒而終既未濟與先天圖四維之卦合而坎離之交不交亦可見伏羲先天一圖大旨備見於文王序卦首尾中三也若是者豈以竹簡重大之故耶

雲峯胡氏曰上經首乾坤氣化之始也陰陽各三十畫然後爲泰否下經首咸恒形化之始也陰陽亦各三十畫然後爲損益見天地與長少男女之交不交上下經終坎離既未濟又見乾坤中爻之交而中男女之交不交程朱子變易交易之義深矣

蒙引周代名也本國名在雍州境內岐山之陽蓋周始祖后稷封於邰曾孫公劉遷豳至十二世孫太王乃遷於岐所謂岐周太王傳子王季孫文王至曾孫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因用其國之故名以爲一代之名。又云交易變易在易有之在實體亦有之本是實體上物事攙寫入易中耳本義主易書交易從卦圖上看變易從蓍策上看。又云交易變易在造化在易書俱要分合看得

方是如天地定位合言之交易也專就天言則有南極北極之分專就地言則有南北高深之辨此又分言之交易也如晝夜後爲推合言之變易也晝午前爲陽午後爲陰夜則子前爲陰子後爲陽此又分言之變易也至于易卦亦然又交者亦有變變者亦有交交易者陰陽之質其定位也變易者陰陽之氣其相爲消長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无不皆然。又云擧天地間物物皆是易不是變易便是交易二端之外更无他也此古之聖人所以用一易字以該括之而朱子又分爲變易交易二義以發明之也嗚呼盡之矣。又云簡竹板也卽汗青也謂之汗青者竹以火汗之則不蛀也表青衣也積簡而以韋貫其端故曰韋編其勢必爲之衣以包裹之然後定也古者有青綠表或布表竊表簡表本重大若通六十四卦及許多卦爻文字總爲一篇是誠亦重大之甚而不便於尋閱矣故從中斷自咸恒以下爲下經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恒終既濟未濟兩篇之分實亦有不徒然者且六十四卦何以不以三十二卦爲上經三十二卦爲下經而乃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也先儒謂天地萬物之父母故上經首乾坤夫婦人道之始故下經首咸恒此本孔子序卦傳之意至於下經之所以終既濟未濟者序卦傳亦自有明說矣但上經之終於坎離先儒雖有論及者愚意乾坤者造化之本體坎離者乾坤之大用坎爲水陰也離爲火陽也天地之所以造化萬物者一陰一陽而已此卽太極之陰靜陽動也凡單言水火便當陰陽便包五行便乾坤而无坎離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此上經之所以首乾坤而

終坎離也歟觀先天圖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亦爲
有意又後天圖從中起便是南離北坎純以坎離作用爲主也。
又云上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下經首咸恒終既未
濟人物之始終備矣。又云傳字對經字言周易上經經字內着
不得十傳叢古易上下經二篇十翼十篇各自爲卷也。又云漢
費直初以彖象傳釋經總附於卦爻辭之後鄭康成王弼宗之又
分附卦爻辭之下增入乾坤文言始加彖曰象曰文言曰以別于
經而繫辭傳以後自如其舊歷代因之是爲今易程子所爲作傳
者是也自嵩山晁說之始考訂古經釐爲八卷並上下篇卦爻辭
合而爲一上下繫辭傳亦合而爲一上下彖傳一上下象傳一文
言一說卦傳一序卦傳一雜卦傳一通爲八卷至東萊呂氏乃爲

經二卷傳十卷是爲復古易而朱子本義所從者也
國朝明時纂修大全以程傳爲主而以本義分附程傳之後其後
刊行本義者就大全中摘取之故今所傳之本義遂從今易之次
。又云伏羲之時有卦无文意諸卦之稱但以名相傳迨文王繫
彖始因名而書之試觀履艮卦名則可類而推矣。又云卦爻之
名不見于經而繫辭傳則屢釋其義
國學者所讀周易非朱子原本與程傳節次亦多不合躊躇二者
之間沿用既久不敢擅爲釐定。詳見大全凡例中

周易詳說卷三

牟陽冉覲祖永光甫輯

彭澤歐陽森淵生
錢塘吳若烺抱仙　參閱
牟陽倉景恬少坪
高郵薛成榮聯錦　校正

乾☰☰乾上

乾元亨利貞

孔疏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積諸陽氣而成故此卦六爻皆陽畫成
卦也此既象天何不謂之天而謂之乾者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
用之稱故說卦云乾者健也言天之體以健爲用聖人作易本以
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體故名乾不名天也

程傳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
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
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
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
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
君

本義六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
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
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耦之數故畫一
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
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爲

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於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

〔按〕此用大傳因而重之爲說與邵子加一倍法不同

〔按〕乾本三畫卦之名因而重之爲純乾故爲六畫卦之名依先天圖伏羲已畫六十四卦而世或傳伏羲只畫八卦之說朱子因首著之云伏羲所畫之卦。乾取象於天而其切於人事者在乎健不可以天字代乾字只還他乾字爲是[illegible]

〔孔疏〕元亨利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傳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貞正也言此卦之德有純陽之性自然能以陽氣始生萬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諧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堅固貞正得終此卦自然令物有此四種使得其所故謂之四

〔程傳〕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

〔本義〕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彖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爲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蒙引〕乾道大通而至正最好玩味是此一句雖孔子後面許多言語皆在其中天之四德一大中至正之道也聖人之四德亦一大中至正之道也方知孔子主義理說不是易外意也。又云元亨謂其事可爲也利貞謂須善爲之也。又云事有未正必欲其正事之既正而必守其正此正固二字之義也固所以全其正也如此說貞字之義乃盡。又云諸卦之言亨也有曰亨者矣有曰小亨者矣有曰某字亨者矣而乾乃獨曰元亨則无往而不大亨也諸卦之言貞也有曰利某事貞者矣有曰小利貞者矣有曰利艱貞者矣而乾獨曰利貞則无往而不利于正也非元亨利貞字大乃乾字大也。又云貞之一字乃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樞

紐也夫子所謂一言以蔽之者也比時字尤切然貞則時矣試觀一易卦爻中凡貞則吉不貞則凶貞則利不貞則不利貞則凶吝反爲吉利不貞則吉利反爲凶害又凡言吉利者雖无貞字理則自貞中來也凡言凶害者雖无不貞字理則自不貞中來也學易者要須識得

〔存疑〕本義云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如此分解卦辭是爲彖傳分四德設

〔按〕六十四卦有全用四字者有三字有一二字者文王當日蓋以元亨利貞爲六十四卦總訣子最屬緊要孔子讀易見其如此因深推其義而列爲四德以贊其妙四德是後來推出若文王初立四字恐只是大通而利于貞貫串說去非截然平列四項

也

謂文王繫乾卦彖辭曰伏羲畫卦純陽爲乾乾天下之至健也具有爲之才乾之所以元亨合至當之理乾之所以利貞此天道之本然也占者得之有陽剛之才事皆能爲自得大通而又必爲所當爲利于正固此人事之當然也

初九潛龍勿用

孔疏居第一之位故稱初以其陽爻故稱九潛者隱伏之名龍者變化之物於此潛龍之時小人道盛聖人雖有龍德惟宜潛藏勿可使用故言勿用張氏云以道未可行故稱勿用以誡之第一位言初第六位當言終第六位言上第一位當言下所以文不同者莊氏云下言初則上有末義故大過彖曰棟橈本末弱是上有末義六言上則初當言下故小象云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則是初有下義互文相通義或然也且第一言初者欲明萬物積漸從无入有所以言初不言一與下也六言上者欲見位居卦上故不言六與末也陽爻稱九陰爻稱六其說有二一者乾體有三畫坤體有六畫陽得兼陰故其數九陰不得兼陽故其數六二者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陰老陽皆變周易以變者爲占故杜元凱註襄九年傳遇艮之八及鄭康成註易皆稱周易以變者爲占故稱九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蓍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亦準此張氏以爲陽數有七有九陰數有八有六但七爲少陽八爲少陰質而不變爲爻之本體九爲老陽六爲老陰文而從變故爲爻之別名且七

既爲陽爻其畫已長今有九之老陽不可復畫爲陽所以重錢避少陽七數故稱九也八爲陰數而畫陰爻今六爲老陰不可復畫陰爻故交其體避八而稱六但易含萬象所託多塗義或然也

褚氏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陽名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晦養以俟時

本義初九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爲初陽數九爲老七爲少老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爲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爲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朱子曰看易者須識理象數辭四者未嘗相離蓋有如是之理便有如是之象有如是之象便有如是之數有理與象數便不能无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有自然之象不是安排出來且如潛龍勿用初便是潛 陽便是龍不當事便是勿用見龍在田離潛便是見陽便是龍 在地上便是田又曰潛龍勿用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上面生義理以初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何會潛如何勿用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

發說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无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
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著那
事包含是說個影象在這裏无所不包
〔節齋蔡氏曰〕初位也九爻也初二三四五上爲位之陰陽九六爲
爻之陰陽氣消息自下而上故畫卦自下而始潛象初龍象九
〔臨川王氏曰〕龍行天之物也故以象乾馬行地之物也故以象坤
〔雲峯胡氏曰〕易之爲道辭變象占而已就此爻觀之九爲變潛龍
爲象勿用爲占初九潛龍勿用爲占之辭餘放此又曰乾初象潛
龍護微陽也坤初象履霜防微陰也於陽之微則恐其或用勿也
者禁之之辭也於陰之微則慮其必盛至也者危之之辭也
〔蒙引〕河圖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位其本

身也數其作用也造化生成萬物皆其作用處故易中只用六七
八九亦造化之自然非人所能爲也六爻在圖與書初无變之
可言下不得九六字九六蓍策之變數也今占卦如五爻皆九
一爻獨七則占其七是未嘗不用七也但逐爻則皆用九以用者
多也八六放此
〔存疑〕六爻盡事物之變如初九一爻豈止爲一潛龍哉而聖人以
潛龍象之者可見聖人特假潛龍以顯初九之義使人以類求之
凡天下事物之制於時格於勢而无其便者皆初九之潛龍也然
則今之說易者以一爻局定一人一事恐非聖人之旨矣
〔按〕九六之說不一只就揲蓍老陽三十六老陰二十四九其四六
其四最爲分明言九即知爲老陽之當變言六即知爲老陰之
當變也言初者使人知畫卦自此起也若言下則不見此意象
占之分此處易看亦有極難分者在隨處觀之得其大意而已
〔講〕周公繫乾初爻之辭曰以九居初是以陽在下如龍之潛藏未
出者然其時未可用也占者得之既度其時之未可用又度其
身之未可輕用與時俱止而不干進斯爲善處潛矣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本註〕出潛離隱故曰見龍處於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
偏雖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則不彰三則乾乾四則或躍上則過亢
利見大人惟二五焉
〔孔疏〕六位則一二爲地道三四爲人道五上爲天道二在一上是
九二處其地上所由負之處雖在地上所以稱田也二之與五

俱是大人爲天下所利見也而褚氏張氏同鄭康成之說皆以爲
九二利見九五之大人其義非也且大人之云不專在九五與九
二故訟卦云利見大人又蹇卦利見大人此大人之文施處廣矣
故輔嗣注謂九二也是大人非專九五
〔程傳〕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
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
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
柔而以同德相應
〔本義〕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潛離隱
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大人九二
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値此爻之變者

但爲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爲主賓自爲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爲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朱子曰六爻不必限定說且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人得之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類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

雲峯胡氏曰龍九象見而在田二象以六畫言則初二地位二地上故象田以三畫言則二與五本人位故九二九五象大人九二方出潛而猶未大顯是有大人之德未有大人之位者也本義謂常人不足以當之蓋如初九潛龍之象凡占者皆可當之象占之此例也如九二見龍是象利見大人是占則以象爲主占爲客變例也

蓮山李氏曰田者象聖人應世之跡爾而龍豈眞在是哉

蒙引剛健中正以體而言則剛也兼用而言則健也居下體之中則中也中則无不正也蓋以九居二亦非正也但純健之德與他卦不同故朱子獨自主張曰剛健中正云剛健從九字上看中正從二字上看下句出潛離隱亦從二字上看二是位也。澤及於物物所利見大人不出則已出則澤必及物澤不及物則已澤既及物物必利見之此理勢之自然也如龍旣見則亦有雲雨之被於物者矣。見龍在田還是伊傳之倚不可指孔孟孔孟當時安得澤及于物而爲物所利見乎其曰九二未得大人之位者言未

得在上之位如九五耳其實德施普也天下文明非在大人之位則不能

按龍見則有雨澤在田猶云出見於世非眞蟠於地上蟠地則龍反困矣。本義於二爻言利見九五之大人於五爻言利見九二之大人是推出一層非正意二五各爲本爻之大人人所利見方合本義所云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也蒙引謂爻爲主而占者爲賓非若他爻占者占得此爻便自以身當之故自爲一例最明。程傳說利見大人太寬泛

識周公繫乾九二爻辭曰九二以剛健中正之德當出潛離隱之時位雖未尊而德已著如龍之顯見於田而霖雨及物爲物所利見也占者得之則利見如是之大人且在上者見之可以資其謀猷在下者見之可以賴其教養孰有不利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什註餘爻皆說龍至於九三獨以君子爲目何也夫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於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故以龍叙乾以馬明坤隨其事義而取象焉是故初九九二龍德皆應其義故可論龍以明之也至於九三乾乾夕惕非龍德也明以君子當其象矣

孔疏此一爻因陽居九三之位皆以人事明象

孫註疏以夕惕若厲爲句程朱以爲危地屬下句讀觀後面雖危无咎明程朱爲是。本義乾乾惕厲之象猶以惕厲爲言者豈因舊說云然歟

程傳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

升闇時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
德已著天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何以
爲敎作易之義也
朱子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昔嘗有人問
程子胡安定以九四一爻爲大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
四爻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易却又
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父有父
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
間只有箇舜禹得用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著乾乾
惕厲方可无咎若九五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
按程傳以二君德已著天下將歸之故危懼不必泥

本義九陽爻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
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
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朱子曰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
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
不中居下之上有强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
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
頻復厲无咎是也又曰厲多是陽爻說 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
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得這爻必
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不省如此便是咎
雙峯饒氏曰君子凡象終日三象三下卦之終故諸爻多於三言

終夕亦三象日之終也三居下體之上當危懼之時惟自彊不息
戒謹恐懼可以免咎故曰乾乾夕惕若厲无咎然此非龍之所可
爲故以君子言之
雲峯胡氏曰初二地位故二曰在田五上天位故五曰在天三四
人位故三不稱龍而稱君子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
雙湖胡氏曰初二爲地地龍之下位五上爲天天者龍之上位三
四人位非龍之所據乾九三一爻實居六十四卦人道之首聖人
尤致意焉此六爻所以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也
蒙引夕字對終日言終日只是晝也夕是日沒之候又云終日乾
乾惕若則所以行之於身措之於事者必以其道而不敢肆矣信
乎其无咎也

按蒙引駁雲峯三四人位稱君子雙湖胡氏三四人位非龍所據
極有理蓋四爻分明說龍也
存疑夕惕若是襯貼終日乾乾意只在終日乾乾內至夕猶惕乃
爲終日
要解仇滄柱曰此爻純以占言與他爻取象兼取占者有別本義
云君子指占者而言言能憂懼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此三句
是爻辭正解其上文云九三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是從
九三爻義上推出所以當乾惕之故又曰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
厲之象是從爻義上推出所以當乾惕之意本義象字是從占内
推原其象也此爻既指占者說則揲著而得乾三者自天子以至
於庶人皆可用之斷不宜就相臣上說本義居下之上是就爻位

上言其有可危之象非謂君子乃居下之止也君子是大槩說只
覩爻言居上位二句可知通上下而言之
按此爲三百八十四爻第一說做工夫處在乾卽言乾而其意卽
敬也。要說工夫故不言龍而言君子
講周公繫乾三爻之辭曰九三以陽爻居陽位重剛則有過剛之
資不中則用剛不當居下之上則位高責重乃危地也然三性
體剛健有能乾乾惕若之象故占得此爻之君子終日乾乾不
少止息至日入之時猶懷警惕則謀无不審動罔不臧雖處危
地不足爲累何咎之有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孔疏或疑也躍跳躍也言九四陽氣漸進似若龍體欲飛猶疑惑
也躍于在淵未卽飛也此自然之象猶若聖人位漸尊高欲進於
王位猶豫遲疑在於故位未卽進也云无咎者以其遲疑進退不
卽果敢以取尊位故无咎也若其貪利務進時未可行而行則物
所不與故有咎也
程傳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
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歷試時也
按以淵爲龍之所安不如本義說得活
本義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所緣而絶於地特未飛爾淵者
上空下洞深昧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
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
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无咎也

朱子曰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无實底之物躍是那不着地
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淵雖下於田田却是個平地淵則通上下
一躍則飛上天
沙隨程氏曰初與二皆稱龍此爻雖不稱龍卽上文知其爲龍也
山齋易氏曰九四已離下體故謂之躍猶在上體之下故謂之在
淵淵卑於田二言在田今反謂之在淵者淵乃龍之所宅非在田
之比在田不能變而在淵有可變之道也
建安邱氏曰九爲陽陽動故言躍四爲陰陰虛故象淵或者疑之
也進則躍退則在淵出處如此可无咎矣
瀘川毛氏曰躍者飛之漸或者未必然之辭
蒙引四自或聖人乃從而或之耳謂之或躍猶云欲躍。此爻當
重在或字上在淵猶云於淵耳
存疑隨時進退重在進一邊退字輕其未進便是退
按躍在淵是在淵中躍有飛騰之意非從別處躍向淵也躍淵出
水面或謂淵卑於田恐不然。易氏謂在田不能變亦泥。一
說二臣位如龍在田而安四將進而爲君如龍躍淵而疑亦通
但爻義不專指君臣
講周公繫乾四爻之辭曰以九居四九陽則欲進四陰則不能遽
進居上之下則又未必於進且初離下體入上體爲改革之際
宜其進退未定也此如龍之或躍而起未離於淵者然占者能
隨時進退不先時而躁進亦不後時而不爲則无咎矣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程傳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見在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夫大德之君也

本義剛健中正以居尊位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爲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朱子曰文言分明言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說恐非聖人本意○太祖一日問王昭素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如此所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无不可該无不周徧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存疑本義剛健就九字取中就五字取正兼九五二字取九陽爻以體言剛也兼用言健也居上體之中中也以陽爻居陽位正也有此四德故其象爲龍居五尊位故爲飛龍在天此爻剛健中正以居尊位與他卦九五不同蓋乾是純陽至健之卦九五又得乾道之純在人則聖人也故本義特曰如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以別於他卦

通周公繫乾五爻之辭曰九五以剛健中正之德居至尊之位有龍飛而升於天霖雨足以及物之象此德位兼隆之大人臣民所共仰戴者也占者得之則利見此大人在君子宜見之以行道在小人宜見之以蒙澤也

上九亢龍有悔

程傳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惟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

本義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於上動必有悔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上九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爲戒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曰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舜便交付與他則亢之後天下之事未可知

白雲郭氏曰三過而惕故无咎上過而亢故有悔龍德莫善於惕莫不善於亢亢則貪位慕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君臣之間皆有是道

雲峯胡氏曰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五上分象與占九三終日乾乾夕惕若疑皆占辭也而曰終日曰夕象在其中九四或躍在淵似若專言象也而曰或曰在占在其內若其辭則有不同者勿用禁止之辭利見幸之之辭无咎謂如此而後无咎勉之之辭有悔憂之之辭觀乾一卦大槩可見矣

蒙引陽極於此進之極也極則變矣故動必有悔吉凶悔吝生乎動故本義着個動字悔是動處悔也

百講解惑上九居卦之終陽極於上而不下如龍飛入於天而不
復潛於淵之象是亢龍也知有悔而以亢為戒則持以陽而返
於潛庶幾不失其為龍德矣
按正義堯之末年四凶在朝是以有悔未大凶也此說未是堯處
極盛之時可謂亢矣能知進退存亡便不至悔不必定說堯亦
有悔也且四凶亦當不得悔程傳謂聖人不至於悔極是亢者
過高到天上无雲雨處人之无位无民似之但云飛而不盡於
義未盡
講蔡公繫乾上爻之辭曰上九居卦之終陽極於上為亢龍之象
占者得之若不識消長之理昧變通之道與時俱亢能无悔乎
聖人於此必有以處此亢而不至於有悔也

用九見群龍无首吉
按王註以見群龍為句无首吉為句程傳因之朱改讀見群龍謂
一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也
程傳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為
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群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為首則吉
也以剛為天下先凶之道也
本義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
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
辭使遇此卦而六爻皆變者即此占之蓋六陽皆變剛而能柔吉
之道也故為群龍无首之象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
之坤曰見群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牝馬之貞先迷後得東北

喪朋之意
或問伊川之意似云用陽剛以為天下先則凶无首則吉朱子曰
此說文字須有情理方是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某解易所
以不敢同伊川便是有這般處看來當以見群龍无首為句蓋六
陽已盛如群龍然龍之剛猛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
剛而能柔自人君以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是人
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
也曰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凡占法皆
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占得陰爻者皆用
六而不用八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陰老變而
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

陰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用九用六此歐公舊說也愚又嘗因
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
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
坤曰見群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
也○廬陵歐陽氏曰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謂也曰乾爻七九坤爻
八六九六變而七八无為易道占其變故以其所占者名爻不謂
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
此不可以不釋也六十四卦皆然特與乾坤言之則餘可知耳
蒙引見群龍无首吉此語最有斟酌不言无首不見其為變若只
言无首又不見其本為龍如此立象見其本剛而能用柔也○見
字與見豕負塗見同象彖之詞无是實事○據朱子本義謂用九

是謂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見羣龍无首吉是此卦六爻皆用
九者之占辭故本義下個因字
行是就把用九做乾六爻說則見羣龍无首吉句氣勢不相關越
按老陽用九是通例而非凡老陽皆見羣龍无首吉也自是爲六
爻皆陽者言羣字當有着落。六陽羣龍也无首皆變也見屬
占者

語周公於乾卦六爻皆變者復繫之以辭曰乾象龍六爻則羣龍
也乾六爻者變而用九則是剛濟以柔而不露其剛猶羣龍之
剛在首而不露其首人之見之有若无首者然占者得之本之
以剛濟之以柔不至太剛而折太柔而廢而罔不吉矣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孔疏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
名故略例云彖者何也統論一卦之體明其所由之主案褚氏莊
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但此彖釋乾與元
亨利貞之德與諸儒所說此彖分解四德意各不同今案莊氏之
說於理稍密依而用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者此三句總
釋乾與元也乾是卦名元是乾德之首故以元德配乾釋之

程傳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
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本義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
者倣此

案引本義云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所以釋經之辭也後
凡言傳者倣此此數句須安頓在何處且本文初无傳字本文何
以如此云云讀者當思之蓋古易經自經傳自傳元不相混以朱
得見古易之元本耳以意義度之此數處大抵當先立彖上傳三字
如周易上經四字例仍附其下云彖卽文王所繫之辭傳者孔子
所以釋經之辭也後凡言傳者倣此然後提起書曰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乃統天而去了彖曰二字不用卽附其下云此專以天道
明乾義又析之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云云其象傳亦當如此
例且彖曰象曰字全不可曉彖本指文王所繫之卦辭今乃於孔
子所釋卦辭之上加之以彖曰何也此今易之所以失而古易之
所以不可不復也

按彖曰者彖之意如是卽時文夫子意曰之例象曰倣此

案引彖象二字之義今之解者曰彖斷也象像也相承之說不俟
究其所以然以爲如此解過亦可已矣然有別說明訓亦非大義
所在故皆畧之

按此數語甚是而其下文又以彖爲豕象爲象可以不必。繫辭
彖者材也是言一卦之材訓斷亦似未確

程傳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
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
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

本義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此
一節首釋元義也大哉歎辭元大也始也乾元天德之大始故萬
物之生皆資之以爲始也又爲四德之首而貫乎天德之始終故

曰統天

朱子曰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又曰乾元統天蓋天只是以形體而言乾元即天之所以爲天者也猶言性統形耳。又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貞便是收斂收斂既无形迹又須復生

劉氏廷瑞曰始之於未生之前生之於有始之後

蒙引彖辭元字只訓大者以本文原无始字義也此以有萬物資始一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於萬物資始處見也。非以萬物之始處當元始者物之始也物之所資以始者元也元自是天德。乃統天天之所以爲天者四德而已矣統四德即是統天矣

存疑語意謂大哉乾之元乎萬物生天地間必有箇始也而皆取之以爲始蓋萬物生於造化乾元造化之始也故乾元一動萬物以之而始矣是物之始者取乾之元以始也不特始物已也乾之德有四曰元亨利貞是元則爲之首而貫其終蓋乾元一動由是而亨而利而貞雖不同要皆一元之所貫耳故曰統天

按夫子所釋乃是彖傳彖傳之義本義已盡專以天道云云總一段意也釋元釋亨云云分各節言也。統天自是統天德非以形體言孔疏未是大全朱子性統形亦是未定之說與本義不合。

識孔子釋乾之彖辭曰乾之義廣大悉備无所不該而惟天足以當之惟法天之聖人足以配之試觀天道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而統言之皆元之運也大矣哉其乾之元乎天以生物爲心而元則爲生生之本當氣機初動无一物不資元之氣以爲形之始亦无一物不資元之理以爲性之始推至成形成性之後總此一元之氣鼓盪无窮乃合亨利貞之天德皆統貫而无遺矣此乾元之大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孔疏此二句釋亨之德也言乾能用天之德使雲氣流行雨澤施布故品類之物流布成形各得亨通无所壅蔽是其亨也

存疑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

本義此釋乾之亨也

誠齋楊氏曰彖言元利貞而獨不言亨者蓋雲行雨施卽氣之亨

也品物流形卽形之亨也

蒙引不必依誠齋氣亨形亨說乾之亨只在品物流形上見雲行雨施一句猶下段乾道變化皆與起下文之辭品物與萬物不同言萬物則飛潛動植之類无不該品物只是植物指百果草木也若飛潛蠢動之類豈必皆雲行雨施然後流其形耶。品物之所以流形者乾之亨也當依萬物資始例看其曰雲行雨施猶是在外可見者若不得那內面乾德之亨的道理在雖雲雨之施潤亦无從而流其形矣。流字不得最不苟有生生不已之意凡言流者俱是流行不滯之意此卽是亨處形字對氣字而言資始時還只是氣到這裏方有形却又在資生之後資生胚胎於中流形者呈露於外

按彖引植物之說是植物中品類亦甚多故云品物亨自是兼動
物而植物於雲雨爲切可以該其餘
講由是以觀乾之亨物始資始之時其機雖萌而形猶未著唯乾
道亨通氣機一到但見雲行雨施凡品彙之物各流其形而不
可遏矣即物之亨可見乾之亨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按孔疏以此爲總結乾卦之德與程朱之說不合
程傳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
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
本義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此言
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

行天道是乃聖人之元亨也
問程易說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說
聖人明之耶抑說乾道明之耶朱子曰此處說得鶻突但遺書有
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以此語
證之可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也。又曰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
終則貞蓋不終則无以爲始不貞則无以爲元六爻之位由此而
立止以時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如潛見飛躍皆以時耳。又曰
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
其潛見飛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不曰當天而曰御天以
見遲速進退之在我耳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六龍只是六爻龍
只是譬喻明此六爻之義潛見飛躍以時而動便是乘六龍便是
御天聖人便是天天便是聖人
淸江張氏曰以上下之定位言之謂之六位以陽氣之變化言之
謂之六龍
開封耿氏曰統天言乾之體御天言乾之用統如身之統四體御
如心之御五官
雲峯胡氏曰三百八十四爻只是一時字故夫子首於乾彖發之
彖引此係時之一字最亹亹大明終始是聖人洞知得乾之四德
終而復始一時焉已耳六位時成則是見得卦之六位始於初而
終於上者亦時焉而已耳至於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其潛見惕躍
飛亢應變而不窮者亦時焉而已耳此一節之大旨也。大明乾
道之終始乾道不止謂天也凡萬物皆有個終始其中便有個四

德此理天地間皆是故不曰天道而曰乾道。就時乘言則當曰
六龍成者六位自成乘者聖人乘之。謂之乘者因龍字生也御
者如御車之御故曰以見進退遲速之在我耳。時乘六龍只是
潛見惕躍飛亢之時出耳非必謂始潛次見次惕又次以躍飛亢
也。御天者天道在其所御也明其能行天道也不可以行字當
御字。亢雖有悔合蘊龍而言亦緊作好看蓋聖人之所乘便爲
亢而不亢也。聖人乘六龍以御天則天下之人亦咸有生意如
萬物資始而品物流形者若曰各得其所而咸寧則未也但要見
元亨是聖人的不是天下的若到利貞之時天下之人各得其所
而咸寧則是聖人功業之結果成就處故言聖人之利貞也
附疑上言天道之元亨此以聖人配之宇宙間惟天與聖人爲最

大故聖賢言天必及聖人乾道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是終而復始也乾道終始時焉而已聖人大明乎此因見得卦之六爻潛見惕躍飛亢亦各以時而成蓋必乾卽我我卽乾有默契之妙无彼此之間所謂至誠知天地之化育非但聞見之知而已也故能因此識彼而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乾之六爻以其所居而言則曰位以人之乘用而言則曰龍六陽之潛見惕躍飛亢各以其時故聖人亦隨其時而乘之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終日以致謹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亢而不與之俱亢聖人一身駕御六龍不先不後而適當其可故曰時乘天道之妙時焉而已時之所在卽天道之所在也時乘六龍就是御天。時乘六龍以御天是造化方亨之日萬國咸寧之機也故傑聖人之元亨

要解仇滄柱曰上屬聖心之知下屬聖治之功乘六龍以行天道卽是全乾之德如何專屬元亨蓋此時是敷布政教與下文萬國咸寧王道成功者有別

駁本義則見而乘口氣則字是順說而字是轉語是大明終始則見六位時成而乃時乘六龍以御天六位時成緊連上句

豪引不終則无始不貞則无以爲元朱子下此二句明孔子之所以以終字居始字之上者良有以也愚謂終始是貞元而節旨却屬元亨蓋乾元統四德聖人亦明於四德見得十分全方行得十分當故能乘龍御天也。元能統天聖人御天取以相配而於乘龍御天有會亨意。首出二句屬聖人之利貞若移此節總蓋乃利貞之下甚順不知當日何以如此

辨解仇滄柱云大明終始句是合下首出節總冒語其說有理但旣總冒則中間不應攙入一段也。本義並言乾道天道當有分乾道以乾之四德言行天道却以人事言屬政治之類。時字內有隨時順之制之二意可用

講天道之元亨乘時生物如此聖人代天生物其元亨何如乾道貞下起元終而復始聖人至誠默契大明乎乾道之終始不外一時則見夫六位自初而上各以時而成由是而時乘六龍變化之妙運諸政治之際張弛開闔與時偕行而天道在聖人駕御中矣此則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釋變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且貞也

駁註疏以乾道變化二句連上文保合二句另作一節程傳因之亦以保合二句連講朱子乃以乾道三句相聯而以乃利貞承之也

本義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

朱子曰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仔細各正性命他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

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與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
是說他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他性情
其實乾道天德互換一般乾道又深德些子又曰乾道變化各正
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個渾全底問變者化之
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爲變到那全然天凉沒一
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聖人於乾卦發
此二句最好人之所以爲人物之所以爲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
得個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個皮殼包褁
在裏又曰保合太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氳乃天地保
合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各自保合
其生理不保則无物矣天下之生切莫不各有軀殼如人之有
體果實之有皮核有個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
生不窮如一粒之粟外面有個殼以裹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
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熟未熟之際
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便是貞矣

開封耿氏曰乾道所以變化者陰陽而已各正性命者陰陽之定
分保合太和者陰陽之冲氣

雲峯胡氏曰大和者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而乾元資始之理固在
其中

蒙引或泥本義謂乾道變化爲利各正保合爲貞然則首出庶物
爲聖人之利乎萬國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亦
將以萬國咸寧止爲聖人之貞不兼利意乎愚謂各正保合雖合

爲乾之利貞然細分之各正者利也保合者貞也文言本義云利
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非即此之各正性命乎貞者生
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非即此之保合太和乎且本義上云
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保合者全於已生之後謂其只是一時事
而不宜分屬不可也而本義下面之所以不分貼利貞者豈非以
此二句意已顯故耶或據先儒謂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
和以氣言而理在其中遂介然謂各正爲得其理保合爲全其氣
此於理氣之辨踈矣盖資未嘗得性命以理言而氣在其中太和
以氣言而理在其中者耳大抵從各正言須用性命字從保合言
須用太和字而各正必居於保合之先太和必置之性命之後則
確乎其有不可移者矣就各正言則曰性命就保合言則曰太
和實非有二也各正性命獨於利貞時言之則須於正字看得
重方是彼元亨時萬物雖已各具生理猶未可遽謂之正也正者
所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之意保合只是保合那各正底明是
各正在先保合在後蓋利貞二者雖曰同宗共事然與元亨並列
爲四德則二者自須有別不可謂各正時已有貞意保合時又兼
有利在故要看得端的方是太和陰陽會合冲和之氣也此陰
陽就物言无一物无陰陽其陰陽便會合其會合便冲和少有欠
缺便无此物矣乾道自變化而萬物各正保合者諺所謂氣候
相催也

存疑此言乾之利貞也細分之各正性命是利保合太和是貞乾
道變化通管各正性命雖是以理言然這裏不可謂无氣在但從

利上須用各正字從各正不可曰太和須用性命字雖是說各正性命然當知這裏有氣在不可謂專是說得其理也保合太和雖是以氣言然這裏不可謂无理在但從貞上須用保合字從保合不可說性命須用太和字雖是說保合太和然當知這裏有理在不可謂專是說保合其氣也本義云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蓋有以得其意矣是豈少了太和兩字哉。本義乾道變化无所不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皆乾之所利也此利字卽文言美利天下之利。太和曰陰陽會合冲和之氣蓋萬物必須陰陽二氣交合始生陰陽交合便是冲和故曰太和保合是和氣斂斋韜藏於內保是如保赤子之保有調養覆蔭意合是聯合合縫之合有韜藏秘密意。得於有生之初得其理也全於有生之後全其理也故曰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不可把全字當保合看保合以氣言其氣保合其理始全也

【按】乾道變化朱子有似是再說元亨之語然本節旣屬利貞則亦但言乾道變化以起各正保合以明利貞意便了不必又推利貞從元亨來而以變化屬元亨也本義无所不利此利字內有貞字在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各得之得是得於生初之得自全之全是全於生後之全明是兼各正保合二句說豈專言利乎。物各得性命以自全此以性命包太和在內可見理氣不分不可以保合是氣而從氣又推出理作兩層看也。此性命字較中庸稍不同存疑以形色性味爲物所受之性命亦看得細。利貞二字可分可合但不可串說利與貞。此處道理極深得存朱始發揮得出蒙庵之說殊覺糊塗。冲和之氣只重和字冲訓虛是帶言氣曰屬虛

【說】又進觀乾之利貞惟乾道運行由變而化於是萬物生意充足凡受於天之性與天所賦之命皆不相假借不相凌奪而各得其正矣而且氣機收斂太和之氣充足飽滿无少欠缺无少滲漏莫不保全而凝合矣夫各正者生物之遂也保合者生物之成也皆乾道之變化者爲之此乃乾之利貞也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王註】萬國所以寧各以有君也

【孔疏】此二句論聖人法乾德生養萬物言聖人爲君在衆物之上最尊高於物以頭首出於衆物之上各置君長以領萬國故萬國

皆得寧也

【按】此屬聖人甚是而本義則分屬聖人之利貞

【存疑】卦下之文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乃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太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太和是以利貞也

程傳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也

本義聖人在上高出於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國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和也此言聖人之利貞也

朱子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知高出庶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

建安邱氏曰此聖人體乾之利貞也元首者君之象也聖人出乎其類足以君臨於天下然後萬國咸底寧也

蒙引聖人之大寶曰位故首出庶物專以位言所係以并轄○聖人旣首出庶物則便有道化及物矣此理之必然者故云如乾之變化也豈止擁虛位而已哉

存疑萬國咸寧即上文乘龍御天功效之所成就而言之時乘六龍以御天萬國咸寧聖人之元亨利貞照然矣

按咸寧上可見无不利无不貞○御天以勢政言爲元亨咸寧以化成言爲利貞

本義蓋嘗統而論之元者物之始生亨者物之暢茂利則向於實也貞則實之成也實之旣成則其根蔕脫落可復種而生矣此四德之所以循環而无端也然而四者之間生氣流行初无間斷此元之所以包四德而統天也其以聖人而言則孔子之意蓋以此卦爲聖人得天位行天道而致太平之占也雖其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也坤卦放此

朱子曰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爲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盡

蒙引本義統論元亨利貞專就植物言亦取其易見耳

講聖人又代天而成物者其利貞何如乘龍御天敎養之事已備矣此時端冕凝旒高出庶物之上而德化所被萬國莫不遂生復性而咸得寧此則聖人之利貞也聖人一天道也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孔疏此大象也十翼之中第三翼總象一卦故謂之大象但萬物之體各有形象聖人設卦以寫萬物之象今夫子釋此卦之所象故言象曰天有純剛故有健用今畫純陽之卦以比擬之故謂之象象在彖後者彖詳而象略也

按孔疏以大象爲孔子作

程傳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

本義象者卦之上下兩象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

蒙引卦之上下兩象數字爲大象言及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數字爲小象言○今之所謂大象小象者乃大象傳小象傳也若論象之正義則此卦上乾下乾者卦之上下兩象也初九潛龍勿用至上九之亢龍有悔者兩象之六爻周公所繫之辭也○卦之上下兩象者分二體言二體各一象也及兩象之六爻周公

所繫之辭者以兩象包有六爻其六爻周公所繫之辭只是兩象逐節之義故并爲之象也孔子於釋卦名卦辭之後而復加之以大象者蓋卦名卦辭之說有限而聖人胸中義理无窮故自天行健至火在水上未濟此是六十四卦之象自有六十四卦之名也自君子自彊不息至愼辨物居方此又是人事中自有六十四卦名之象也

存疑夫子贊易既釋卦名卦辭而有彖傳文言諸作矣見得易理无窮又合二體之象作傳以發明之謂之大象傳此首言乾也

蒙引本義象者云云向以爲上下兩象爲大象兩象之六爻乃小象總爲周公所作而蒙存皆以大象爲孔子作蒙引截斷本義語氣頗覺不順若云卦之上下兩象爲大象六爻爲小象則六爻有周公之辭而孔子爲小象傳是矣大象无周公之辭而孔子何從爲之傳耶卽孔子自爲之而亦不可謂大象傳蓋必有經而後有傳未有无經而爲傳者也然以大象爲周公作亦有可疑者焉孔子於小象皆爲之傳大象何以无傳而乾卦首載文王之乾元亨利貞次卽列周公之初九潛龍勿用云云何以獨置大象之詞於孔語中耶又諸卦大象皆在小象前而乾卦獨在小象後與小傳相連耶似是他卦小象傳與小象連不得不置大象於小象前乾卦小象傳與小象在兩處不得不以大象傳置小象傳之前也此誠疑案當俟再質

孔疏天行健者謂天體之行晝夜不息周而復始无時虧退故云天行健此謂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言君子者謂君臨上位子愛下民通天子諸侯兼公卿大夫有地者凡言君子義皆然也若卦體之義唯施於天子不兼包在下者則言先王也稱后兼諸侯也自外卦並稱君子

釋傳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法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足以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

本義天乾卦之象也凡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複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君子法之不以人欲害其天德之剛則自彊而不息矣

兩丘呂氏曰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日行又一天也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爲天行健也又曰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又曰非是說天運不息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

雙湖胡氏曰夫子六十四卦大象自釋伏羲一卦兩體之象象皆夫子所自取文王周公所未嘗有故與卦爻之辭絶不相關六十四卦皆著一以字以者所以體易而用之也卽一以字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不可不察也

雲峯胡氏曰上經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先體而後用也下經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隨風兌曰麗澤先用而後體也乾坤不言重異於六子也獨健不稱乾異於坤也然乾雖不言重而言天行則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而

重之義已見於行之一字自强所以爲天德之剛或以人欲害之則息矣
[彙引]凡君子以等皆以見成者言而時文所云君子法之當何如哉皆失其旨矣不可分自强體下乾不息體上乾天行健三字已不分上下體了蓋是合上下體而謂之天行健也天行健者在天之乾也自强不息者在我之乾也而天人相當矣諸卦放此
[辨疑]天行二字連與坤卦地勢一例自强不息彙引作一串意是存疑以惟自强故能不息說之恐非語氣
[孔疏]論大象一段極詳因文煩不便錄
仇滄柱謂兩句分說天道人心硬作君子法天不得愚謂自當重君子句

[通論]孔子既作彖傳以釋卦辭又作大象以明卦象之義曰乾之象天也上下皆乾則有天道運行之象一日一周終古不息非至健者不能也君子觀於乾象知吾心天理本自流行不息唯爲私欲所勝而不能自强則天理遂壅遏而不行矣於是以理勝欲卓然自强靜專以立體所以爲萬事之根本者无一時或息也動直以致用所以善萬事之化裁者无一時或息也則天理流行純亦不已一如天之行矣其健爲何如哉

易經詳說卷三終

易經詳說卷四

乾下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孔疏]自此以下至盈不可久是夫子釋六爻之象辭謂之小象

[集解]此小象傳孔子舉六爻之辭而釋之以推象占之由以人事言

[正義]經言龍而象言陽者明經之稱龍則陽氣也

程傳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

[本義]陽謂九下謂潛

[朱子曰]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是告占者之辭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爲潛龍者以其在下也諸爻皆如此推測自分

曉

[進齋徐氏曰]陽釋龍字下釋潛字在下故潛潛故勿用

[雙湖胡氏曰]小象於乾曰陽在下也於坤曰陰始凝也陰陽之稱始此蓋以六十四卦陰陽之初爻即太極所生兩儀之一以爲諸卦通例陰陽之名一立而動靜健順剛柔奇偶小大尊卑變化進退往來之稱亦由是而著矣

[雲峯胡氏曰]夫子於乾坤初爻揭陰陽二字以明易之大義於初曰陽在下坤初曰陰始凝扶陽抑陰之意已見於言辭之表

[彙引]陽亦陽爻言不必謂陽氣

存疑陽以爻言下以位言

[辨疑]陽爻在下陽德在言外時講直謂陽德在下是專以人事言

【講】孔子釋乾六爻彖辭曰，周公繫初爻辭所謂潛龍勿用者，蓋九爲陽剛，初在卦下，以九居初，是以有爲之德而未遇可爲之時，所以爲潛龍而未可輕於施用也。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程傳】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

【蒙引】董氏曰九二在下而云德施普者，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无所不被矣。

雲峯胡氏曰小象提出一德字，見九二之所謂大人者，以德言，非以位言也。

【存疑】德施普，即本義澤及於物意，明爲人所利見也。

【[illegible]】仇滄柱曰德施普，是有德遇時，但不如九五耳。

【講】二何言乎見龍在田，爲其剛健中正，出潛離隱，其德既盛，其化自神，所施一以及於物者，无不周徧，宜爲人所利見也。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程傳】進退動息，必以道也。

【本義】反復重複踐行之意。

【存疑】道字輕，本義云重複踐行之意，蓋是貼出反復二字之義，如此不可認作反復乎道也，程傳及諸儒之說，終未可知。此言所謂終日乾乾者，只是個反復道也，蓋反復二字有去去來來不自休廢之意。

【按】存疑只是個反復底道理，加虛字襯貼更明。

【講】三何言乎終日乾乾，謂惕勵之心无時敢懈，乾而又乾，是個反復的道理也。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程傳】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本義】可以進而不必進也。

【蒙引】九四可以進而不必進也，惟不必於進，則其進以時矣，故无咎也。不必進者，隨時進退也。

【按】本義可以進是說躍字，不必進是說或字，終是進的意多。

【講】四何以或躍在淵，謂四當改革之際，時勢已至，可以進矣，猶加籌度而不遽進，是量可而進，進適其時，則无咎也。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程傳】大人之爲，聖人之事也。

【本義】造，猶作也。

【困勉】孔疏訓爲，程傳因之，朱子乃訓作。

【進齋】徐氏曰大人造者，聖人作也，龍以飛而在天，猶大人以作而居位，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困勉】時講用創造意，覺添設。

【講】九五飛龍在天者，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乃有德之大人乘時而起，以統御乎天下，猶龍之飛而在於天也。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程傳】盈則變，有悔也。

【進齋】徐氏曰盈謂陽極，不可久謂陰生，以盈釋亢字，不可久釋有悔字，人知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先，則有悔者无悔矣。

〔存疑〕盈不可久故有悔物極則變勢盈則傾天地人物其理皆然

〔翼註〕上九亢龍有悔者謂上九陽極於上處旣盈之地猶龍之亢而

天道忌盈進極則退理與勢皆不可久所以有悔也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孔疏〕此一節釋經之用九之象辭

〔程傳〕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本義〕言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陽皆變而吉

〔朱子〕曰乾爲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无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有時而皆變故爲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謙恭卑順不敢爲天下先耳非謂天德不可爲首也又非謂乾不爲首也乾不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誰爲首乎

〔通齋徐氏〕曰六爻皆用九則乾變之坤九者剛健之極天之德也天德不可爲首指卦變言卽坤无首之義非謂乾剛有所不足也善用九者物極必變剛而能柔不爲物先用坤道也

〔蒙引〕此爲首之首字與爻辭无首之首不同无首以象言首尾之首也此首字只是先字義爻辭首字初无先字意也○又云天德不可爲首也天字要看得重剛者天德也柔者地德也天德不可爲首言須用坤德以濟之也蓋六陽過盛了故六陽皆變而吉○又云此天德猶云陽德也

腰此陽德照純陽說純陽則過剛故不可爲首○蒙引又云偏言之天德也對柔順而言只是一邊道理故不可爲物先

〔存疑〕本義陽剛不可爲物先言不可以陽剛去先物也猶云不以賢智先人

〔本義〕天行以下先儒謂之大象潛龍以下先儒謂之小象後放此

〔蒙引〕天行以下本是大象之傳潛龍以下本是小象之傳非大象小象也此云先儒謂之大象謂之小象者明其爲世俗論也在朱子必不肯稱大象小象名目

〔淺說〕六爻皆用九者蓋剛爲天德固不可无但非可純任乎剛以爲物先故六爻皆變而吉也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孔疏〕文言者是夫子第七翼也以乾坤其易之門戶邪其餘諸卦及爻皆從乾坤而出義理深奧故特作文言以開釋之莊氏曰文謂文飾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爲文言今謂夫子但贊明易道申說義理非是文飾華彩當謂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從此至元亨利貞明乾之四德爲第一節從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明六爻之義爲第二節自潛龍勿用下至天下治也論六爻之人事爲第三節自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論六爻自然之氣爲第四節自乾元者至天下平也此一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爲第五節自君子以成德爲行至其惟聖人乎此一節更廣明六爻之義爲第六節今各依文解之此第一節論乾之四德也

〔按〕孔疏所云釋二卦之經文故稱文言則文言二字謂經文所言之義節齋蔡氏謂文飾也言辭也又釋彖象之辭以盡彖象之意蒙引亦云文者釋也言指舊文也作申釋其言解尚未是

本義此篇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例推云

蒙引文言總指卦爻辭言非則其傳也以前面分卦爻辭而傳之此則統而傳之猶繫辭傳之不附於經也此說是○又云文言曰三字亦鄭玄王弼所加者但孔氏之舊標題有文言二字孔子於彖既有彖傳以釋之於象又有象傳以釋之矣然猶以爲乾坤之道大而其六爻之義廣也故復作文言傳以申彖傳象傳之意所以盡其蘊也

明解上彖傳以天道明乾義此章以人道明乾義

集解此傳凡三段首段言人之四德次段言君子行此四德末段言君子惟健而能行此四德

程傳他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長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於義也貞者幹事之用也

疑孔疏引莊氏四句皆就天說程傳乃以人言而朱子從之

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而衆善之長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於此莫不嘉美故於時爲夏於人則爲禮而衆美之會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於時爲秋於人則爲義而得其分之和貞者生物之成實理具備隨在各足故於時爲冬於人則爲智而爲衆事之幹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子於此釋元亨利貞四字而分爲四德後人因之以配春夏秋冬仁義禮智皆推廣言之也

蒙引元亨利貞此四字在文王只爲占辭至孔子彖傳乃有四德之說然其所謂四德者又有不同天之四德自其生成萬物者言也聖人之四德自其統治一世者言也至此所謂四德又只就君子一身所行而言也一身所行者其體也統治一世者其用也四德无乎不在也○本義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四段詁其實只是推原在人之元所以爲善之長云云故連天地之德并說在內非惟可見天人一理而又可見萬物理一原且生物之始生物之通生物之遂生物之成云者非特天有之凡萬物之理皆然也如人之仁其理即是生物之始人之禮其理即是生物之通人之義其理即是生物之遂人之智其理即是生物之成此段已盡包含其意了下段故於時爲春於人則爲仁云云乃其分之殊者其實一理也生物二字俱是元字猶生民之生○元字當仁字看蓋元字在人爲仁故得爲善之長下數句皆以此例看本義所謂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於此等句正以推原夫元之所以在人爲仁而爲善之長者也故本義下個故字若以是善之長也正意元字又當不得仁字依舊是在天之元矣宜細別之○四個者也字氣勢自相與應豈容說是在天之元在人乃善之長也不成文理矣

朱子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者乃爲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處也又曰萬物之生天運流行自始至終无非此理但初生之際純粹未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

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
皆從這裏出耳又曰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
智三者仁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又曰亨者嘉
之會萬物到此皆盛大長茂无不好者故曰嘉之會嘉是美會是
聚无不盡美處是亨蓋自春至夏便是萬物暢茂物皆豐盈咸遂
其美然若只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又不可以爲會須是合聚來
都如此方謂之會

按朱子所云亨者嘉之會萬物到此一段是泛說不曾專說人以

通論

存疑亨之在人卽禮也乃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自一身達之
萬事自朝廷達之天下燦然文物之盛乃衆美之所聚也故曰嘉

之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見嘉之會處

按此說人事說甚明

朱子曰義有個分至如親其親長其長則是義之和如不親其親
而親他人之親便是不和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和處安
得謂之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安得
謂之利又曰義之分別似乎无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
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的凡事
處置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蓋是義便兼得利又
曰孔子只說義之和爲利不去利上求利只義和處便是利又曰
義者得宜之謂處得其宜不逆了物卽所爲利

附說利者義之和此句與上下文俱不類蓋利卽人之義也義之

嚴肅嫌於不利故特變例爲之說曰利者非他卽義之和也蓋自
君臣父子以至萬事萬物必合於義然後各得其分而相安安斯
和矣和則利孰大焉故所謂利者義之和處而義之和卽人之利
也

按孔氏以幹爲幹濟之幹程子因之亦云幹事之用朱子乃以爲

枝幹之幹其義甚長

朱子曰伊川說貞字只以爲正恐未足以盡貞之義須是說正而
固然亦未推到知上看得來合是如此知是那默運事變底一件
物所以爲事之幹

存疑不有貞幹枝葉方有所依以立事必正固其事方有所依以
立故曰貞者事之幹

按貞本訓正固字從下節看出當兼知明守固二意守不屬行是
定行之主意

附說孔子於六十四卦分作彖傳象傳以釋卦爻之辭又以乾坤二
卦其道至大而其六爻之義爲至廣復作文言釋之以盡其蘊
也申乾之彖傳曰元亨利貞之義固詳見於天道矣卽試卽天
之賦於人與人之全夫天者觀之而知人道一天道也所謂元
者天之所以始萬物也而賦於人者則爲仁人性之中衆善悉
備而元則得之最先執之最全百行由此而出蓋衆善之長也
所謂亨者天之所以通萬物也而賦於人則爲禮事事物物衆
美各殊而亨則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凡經緯萬端一齊恰
好的於此總會其全蓋嘉美之會也所謂利者天之所以遂萬

物也而賦於人則爲義義以定分尊卑上下制之極其嚴而利
則順乎人心无所乖戾是義之和也所謂貞者天之所以成萬
物也而賦於人則爲智智以察理經權常變辨之極其明而預
立夫萬事之極无所搖奪是爲衆事之幹也四德之在人者如
此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程傳】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道之長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
而效之之謂體

【本義】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

朱子曰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仁是個道理須是
有這個人方體得他做個骨子比而效之之說卻覺不是○問伊

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爲元在人爲仁只應就人
說曰然君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又曰體仁不是
將仁來爲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仁也

【存疑】按前一說不是當以後一說爲主曰不是將仁來爲我之體
蓋若將仁來爲我之體猶與仁爲二我之體便都是仁則我卽仁
仁與我爲一矣畢竟將仁來爲我之體殆語意有輕重爾○又云

【蒙引】我其仁之體仁无體君子其體之說卽小註前說乃中庸體
物意不可用○又云體仁極難看把體字作身體看謂身體夫
仁蓋身不體其身體而身體夫仁也身體其身體者以身體爲身
體身體夫仁者以仁爲身體是一個身體都是仁也故曰以仁爲
體○又云中之所存无一念之非仁外之所行无一事之非仁君
子之身渾然一個仁非體其體而體夫仁也體仁仁之至也故无
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而足以長人安土敦仁故能愛正是如此

【按說】仁仁字就心德說到長人方說愛長人長字固從善之長長
字來而其義不同蓋爲人君長便須有愛人意在○註賢謂體
包仁道不如程子體效之說及見朱子人爲仁骨子云云更覺
精妙而本義以仁爲體自是朱子定說看來骨子之說似巧不
如以仁爲體之穩當也○程子法天之仁仁屬天朱子以仁爲
體仁爲君子朱子說是

【程傳】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禮豈得爲嘉非理安
有亨乎

【本義】嘉其所會則无不合禮

朱子曰嘉美也會是齊集底意思許多嘉美一時鬬湊到此故謂
之嘉會嘉其所會便動容周旋无不中禮人之修爲便處處皆要
好不待是只要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
嘉會就亨者嘉之會觀之嘉字是實會字是虛嘉會足以合禮則
嘉字輕會字卻重

【按】嘉字輕乃嘉其所會不合恐是未定之說

【蒙引】嘉其所會嘉字做着力字務必做得恰好方是嘉會字說得
凋許多嘉美一時鬬湊到此方是嘉其所會是何也道理之在日
用間隨處充滿无少欠缺是以禮之條目至於三千三百之多周
旋有規折旋有矩以此故也

程傳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

本義使物各得其所利則義无不和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朱子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處。義自然和不是義外別討箇和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謂戰國時利是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利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此句最難看老蘇論此謂慘殺爲義必以利和之如武王伐紂義也若徒義則不得天下之心必散財發粟而後可以和其義若如此說則義在利之外分截成兩段了看來義之爲義只是一個宜其初則甚截如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直是有內外之辨君尊於上臣恭於下尊卑大小截然不可犯似若不和之甚然能使之各得其宜則其和也孰大於是

蒙引義之所安卽利之所在利之所在卽和之所在也。使物各得其所利而无少乖戾是謂之和和非有心爲之者蓋義中自有個和不得於義未有能和者也

存疑此處與上文利者義之和當有辨利者義之和是把義之和與利對利物足以和義是把和與義對利者義之和是把和與義合說利者義之和這裏雖含義自然和意然爲此語時方欲明利之卽義未重在義自然和義也到利物足以和義則言君子行義之德始明義之自然和。又云聖人以利與義疑於相反也故曰利者義之和明利卽義也又以義疑於不和也故曰利物足以和義明義本无不和也利者義之和之利乃在人天然之利利物足以和義之利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利也義之和之和乃在人天然之和足以和義之和乃人所以求乎天然之和也

程傳貞正作固所以能幹事也

本義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也故足以爲事之幹

朱子曰幹如木之幹事如木之枝葉貞固者正而固守之貞固在事是與立個骨子所以爲事之幹欲爲事而非此之貞固便植立不起自然倒了問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似不同曰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

語類事字所該甚廣遇某事貞固便爲某事之幹不必依蒙引攙入嘉會利物作柱脚也

東萊呂氏曰世人多謂疏通者能幹事貞固者不能幹事此蓋指訥朴拙爲貞固耳殊不知世所謂疏通者雖能取辦目前然不貞不固終必敗事故惟貞固者爲能幹事也

易解固者堅固不搖乃貞之恒久工夫也

問文言四德一段朱子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是嘉之會此句自來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无一物不暢茂其在人則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事事物物大大小小一齊到恰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者義之和萬物至此各遂其性事理至此无不得宜故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者事之幹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无不的正故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個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爲體蓋仁爲我之骨我以之爲體仁皆從我發出故无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大小相接之體各有節文无不中節則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无不和蓋義是斷制裁制之物若似

不和然惟義能使事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无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爲義之和也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爲事之幹幹事言事之所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楨幹今人築墻必立一木於中爲骨俗謂之夜乂木无此則不可築橫曰楨直曰幹无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是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智

[按]上節就天德之自然言是未定之說當以在人爲主又按孔疏以貞爲信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資於智其說大謬貞字當屬智不屬信

[雙湖]胡氏曰在乾爲元亨利貞在君子爲仁義禮智雖不言智而貞固者智之事也非智又安能貞固此仁智交接即貞下起元之義也

[雲峯]胡氏曰元亨利貞釋彖分而二之一陰一陽之謂也文言分而四之四時五行之謂也前四句程傳從人事上說本義兼天人說蓋前四句天德之自然而未嘗不在於人後四句人事之當然乃人之所以全其天（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諸）

[謹]四德本人所同具而能全之者惟君子君子以仁爲體凡存之心而發之事者无非天理之流行則因公爲愛怙冒天下而有餘足以長乎人而善之長在君子矣嘉其所會自剛常之大動作之微經曲至繁无不嘉美則動皆天則足以合乎禮而嘉之

會在君子矣使物各得其所利則親疏上下无所乖戾足以和乎義而義之和在君子矣知正之所在而守之必固則於天下之事裁制有方而推行有本足以幹乎事而事之幹在君子矣四德之全於君子者如此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程傳]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故曰乾元亨利貞

[蒙引]元亨利貞四者非有君子之至健則屈於物欲而无以行此矣此經文所以必以元亨利貞四者屬之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言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曰乾元亨利貞者此也

[存疑]本義非君子之至健无以行此就貼本文君子行此四德者

○又云此章三節自有三段意第一段言人之四德第二段言人之行四德第三段言人之所以行四德

要解仇滄柱曰君子二字卽當乾字蓋君子天德之剛自强不息全體卽乾道也

本義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與春秋傳所載穆姜之言不異疑古者已有此語穆姜稱之而夫子亦有取焉故下文別以子曰表孔子之辭蓋傳者欲以明此章之爲古語也

蓮文卯氏曰六十四卦彖辭曰元亨利貞者乾坤屯隨臨无妄革也如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屯隨之大亨貞臨无妄革之大亨以正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獨乾謂之四德者非夫子所自取也按左氏傳襄公九年穆姜往東宮筮之遇艮之隨至十二年而孔子始

生上距穆姜十四年穆姜之時已誦隨繇之辭曰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其言比今文言纔易數字則知四德之論亦古有是言非出於孔子明矣特夫子繫易之時見此四字所該甚大隨卦不足以當之故削其辭而附於乾然元亨利貞在乾可以四德言他卦只當本文王之意而釋之也

按穆姜在孔子前左氏作傳在孔子後恐出傳會當信易不當信左傳

陸氏德明曰周易經文王周公所作也傳孔子所作也司馬談論六經要指引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謂之易大傳班固謂孔子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前漢六經與傳皆別行至後漢諸儒作註始合經傳爲一爾今王弼註本首卷題曰周易上經乾傳餘卷亦有泰傳噬嗑傳咸傳夬傳豐傳之名蓋所用者鄭氏本鄭氏旣合彖傳象傳於經故合題之耳

漢上朱氏曰魏高貴鄕公問博士淳于俊曰今彖象不連經文而註連之何也俊對曰鄭康成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註易經之前彖象不連經文矣

東萊呂氏曰漢上謂王弼以文言附於乾坤二卦按淯於俊謂鄭康成合彖象于經不言合彖象文言于經則朱氏之說是也

翼本義云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前面彖曰大哉乾元云云爲彖傳此則申說其未盡之意也申彖傳卽所以明彖而語意有別

○下申象傳亦然

識夫人皆有天之四德而獨君子能全之者何也自人狃於氣質蔽於物欲則四德之運行有時而息惟君子本至健以體仁嘉會而仁禮之德行矣本至健以利物貞固而義智之德行矣故經文不徒曰元亨利貞而必繫之以乾蓋以此也觀君子體乾之功益知聖人繫乾之意矣

文言傳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集解此一節並下第三節第四節俱是申前象傳陽在下也一節

之意要一節深於一節方得再申又申之意此一節重德上看
孔疏此第一節中初九爻辭也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者此夫
子叠初九爻辭故言初九曰方釋其義假設問辭故言潛龍勿用
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此夫子以人事釋潛龍之義聖人有
龍德隱居者也
蒙孔疏從初九曰至動而有悔爲第二節今云第一節乃第二節
中之第一節也孔疏云中初九爻辭然前而有在下之傳故本
義以此爲中家傳
程傳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
乃聖賢之在側陋也
本義龍德聖人之德也在下故隱

蒙引謂之龍德見聖人之德神明不測是亦人中龍也。自不易
乎世以下句句皆見得是龍德之隱者非尋常之隱者而已也
蒙不易乎世王註不爲世俗所移易說得明。孔疏不成乎名者
言自隱默不成就於令名使人知也亦說得是
程傳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
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本義易謂變其所守
蒙引成字作沉字看。不易乎世舉一世而言也不成乎名自所
長言也遯世亦舉一世言不見是亦就所長言摠歸於德遯世不
見是非雖无悶爲難龍德之隱正在无悶上不見是如吾有才而
人不以爲才吾有德而人不以爲德一言之善而人不以爲善一

行之善而人不以爲善是皆不見是於人處就逐事言者也遯世
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此二句比上句又深一節
蒙廣平游氏以遯世二句分承不易二句蒙引因之云深一節。
孔疏舉世皆非不見善之說似謂我不見得世上有是處今則
謂人不以我爲是不成名是无令名猶未到得不好不見是竟
加詆毁矣故有淺深不爲世所轉移猶未離人羣也蓋至於遯
避无相與者矣亦有淺深
程子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違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陳子曰確乎其不可拔非專爲退遯不改其操也憂樂行違時爲
而已其守无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之意
雙峯徐氏曰樂行憂違最說出潛龍意思初九備聖人之德從容

无疑日用之間无非此道之流行意奇順適與物无忤則不私其
有底同於人陽之舒也此樂則行之之意也少有拂逆我必不快
則超然順避不失於己陰之斂也此憂則違之之意也樂行憂違
雖不凝滯於物而所以立己者甚確乎其不可拔非守道之固者
能之乎此其所以爲潛龍也
蒙引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要兩平說初九何嘗有樂行時若論
初九之心則非固必於憂違而不能樂行者也樂行一句特以起
憂違一句而兩個則字見得是用舍无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之
意。確乎其不可拔畢竟是憂違之操不可拔。遯世无悶二句
尤重於不易乎世二句樂則行之三句更重於遯世无悶二句此
三句明其无意必也論龍德之隱必至是而後盡

存疑雖重在憂則違之一邊說時不可太抑揚當畧放平說
東萊爲正符云不可拔當從進窩以立巳言
要難爲一身起念便是悶爲天下關心便是憂
發行違俱就世言若謂行道則違字有碍
本義大抵乾卦六爻文言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也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无淺深如所謂忠信進德
修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朱子曰在學者則勉强而行之在聖
人則不然安而行之也又問本義釋庸言庸行以爲盛德之至釋
閑邪存誠以爲无斆亦保是此意否曰謹信存誠是裏內工夫无
迹忠信進德修辭居業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又曰乾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盖聖

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无淺深而位有高下也
匯孔子申乾之彖傳曰初九曰潛龍勿用其義何謂也子曰初以
陽在下是有神明變化之德而隱於下位者也凡人操履未篤
易爲習俗所移初則自守其德不隨世而變易也常人學力未
堅易爲名譽所動初則自晦其德不枉道以成名也惟不易乎
世則行與時違至於遯世矣其心處之泰然何所悶焉惟不成
乎名則巳不求知因不見是於人矣其心自信有素何所悶焉
是豈果於忘世哉蓋見行藏之具在我用舍之權在人初未嘗
有所凝滯於物也如道有可行之機初之所甚樂者樂則行於
世而兼善天下也道无可行之機初之所甚憂者憂則違於世
而獨善其身也樂行憂違知明守固所以立乎巳者確乎其不

可拔豈尋常隱者之所能及哉信乎初之以龍德而潛處於下
位也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
孔疏此釋九二爻辭
語類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
謹造次必於是也旣處无過之地則唯在閑邪邪旣閑則誠存矣
按正字虛中字實與他處中正不同
本義正中不潛而未躍之時也
西山眞氏曰易以二五爲中故九二曰龍德正中九五曰飛龍在

天皆以得中故也初則勿用三則危四則或上則悔夫乾天德聖
人之事也必以中爲貴以不中爲戒則天下之至善豈有過於中
者乎
蒙引龍德正中包下文庸言之信以下一句搭一句一節深一節
本義常言亦信常行亦謹盛德之至也
隱孔疏以從始至末訓庸程傳因之謂造次必於是朱子只作中
庸上庸德庸言看
程子曰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
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閑邪則誠自
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飮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

本義閑邪存其誠无斁亦保之意

朱子曰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恁地猶自閑邪存誠便是无斁亦保雖无厭斁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著費力常言既信常行既謹但用閑邪怕他入來若九三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薛氏廷瑞曰邪自外入故閑之誠自我有故存之

蒙引閑邪存其誠與修辭立其誠同一句法閑邪卽所以存其誠修辭亦所以立其誠

程傳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皆大人之事

蒙引善世而不伐雖善於世而自不以爲善世也而所以閑邪存誠无斁亦保之意故在也德博而化澤之所施者博也要見得是出潛離隱澤及於物之意

困疑誠在一身爲善誠及一世爲德善世蓋一世也或言能善乎世亦得

蒙引此條語意相承謂庸言宜无事於信矣而亦信焉庸行宜无事於謹矣而亦謹焉庸言亦信庸行亦謹宜无事於閑邪矣而猶且閑邪以存其誠恐其發於言行者猶有不信不謹也夫如是是既善於世矣然猶不自以爲善於世而或自伐也其所以庸信庸謹者閑邪存誠者猶歉然若不足也此聖人純亦不已之誠也故其德之廣被而物无不化焉

存疑庸言是尋常不打緊底言語信是言必有實无空言也庸行

是尋常不打緊底行謹是行有常度无輕忽也如此是細微不忽乃至誠无息處也故曰盛德之至信謹誠也不信不謹邪也閑邪存其誠恐猶有不謹不信者害吾誠故欲閑而存之也庸言信庸行謹宜无邪之可閑也而猶閑邪存其誠者此聖人之心不自滿假處卽文王望道如未見之心也故曰无斁亦保之意如此則其善足以蓋世矣然猶不以爲善世而自伐其所信謹而閑邪存誠者猶自若也不伐不要說得粗德博是德之及物者自周徧而廣博蓋其風聲意氣自足以鼓動乎人心卽中庸之誠能動物處也化是物從而化天下被其所動皆革面而革心而從卽中庸之變則化也

程傳雖非君位君之德也

本義言君德也者釋大人之爲九二也

朱子曰兩處說個君德却是要發明大人卽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個大人故互相發龍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個大做兩樣

蒙引九二還是在下之大人講化處要有斟酌如云涵泳其德而莫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及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恐是九五大人外上事德博而化非其時位之正中僅如初九之晉爲人亦无出被其澤而化也

厚齋馮氏曰易者理學之宗而乾坤二卦又易學之宗也子思孟子言誠者天之道先儒誠敬聖學之源皆出於此

隆山李氏曰乾畫一實則誠坤畫一虛則生敬故乾九二言誠坤

六二言敬誠敬二字始於包犧一畫而實天地自然之理也
[按]龍德正中冠通節庸言至不伐是龍德博而化是德之及物與
德施普相應君德在德博而化上見
[講]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子曰九二以龍德而
當不潛不躍之時是時位之正中者也試以其德言之夫言在
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言也庸言人所易忽而二必加信焉行在
人倫日用之間者庸行也庸行人所易懈而二必加謹焉信謹
如此則邪已无自入而誠已无不存矣乃其德愈盛其心愈敬
凡欲之易乘者閑之又閑使不至於或萌斯誠之在心者存之
又存而不至於或間如是則言皆可師行皆可則善蓋乎一世
矣猶歉然不自足而不伐焉將見德之所施者博而物之被其

德者莫不化焉此雖未居人君之位而君人之德已全易所謂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以其有君德而謂之大人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
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
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孔疏]此釋九三爻辭也子曰君子進德修業者德謂德行業謂功
業九三所以終日乾乾者欲進益道德修營功業故終日乾乾匪
懈也
[按]此節道理極深而註疏无所發明
[程傳]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唯進德修業而已內積
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
所至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
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
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
[按]程子分致知力行原不粘定忠信立誠至朱子方以知至屬進
德知終屬居業
程子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仔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
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已之
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
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修業終日乾乾大
事小事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

處○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終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
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
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以守義
朱子曰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
[本義]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者无一言之
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
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者以此
故也
問立誠不就制行上說而特指修辭何也曰人不誠處多在言語
上又曰人多將言語做沒要緊容易說出來若一一要實這工夫
自是大忠信進德便是見得修辭立誠底許多道理修辭立誠便

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只這忠信亦被汨沒動盪立不住了。忠信是知得到真實極至處修辭立誠是做到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個甚麼前頭黑窣窣地如何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實去做那個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无個安泊處所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忠信進德修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忠信與修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爲本忠信只是實若无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實有種子下在泥中方會日見發生若把個空殼下在裏面如何會發生卽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爲實者且如孝須實是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卻自无根了如何會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熟明日方見有一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不同立其誠誠依舊是上面忠信修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日强似一日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見得意思不同忠信便是意誠處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卻修辭立誠就事上理會修辭便是立誠如今人揀擇言語的的確確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問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卻又言居業何也曰修業居業二者只是一意如逐日

修作是修常常爲此是守業如屋宇未修則當修之既修則居之進德是要日新又新業卻須著居修業便是要居他進如日知其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无忘其所能只管日日恁地做。忠信是知修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人之所以一脚進前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修辭立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進德是尙度方架這屋相似居業是據見成底屋居之知至是知得到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處便可與理會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他到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可與幾是見得前面這個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個義只是這個道理常常在這裏可是心肯意肯之義譬如昨日是无奈何勉强去爲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爲善可與幾可與存義是傍人說與可與立可與權之可與同又曰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卻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進德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那、幾字至字又貼著那進字終則只要守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個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著那存字終字又貼著那居字德只就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問終字至字其義相近如何曰這處人多作兩段滚將去所以難得分曉須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是終其到處至之是

須著行去到那處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上兩個知字却一般還有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此○忠信修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修業之道知至知終則又詳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忠信也修業事也然蘊于心者所以見於事修于事者所以養其心此聖人之學所以爲內外兩進而非判然二事也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之地也知而行行而知二者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有一息之間哉

雲峯胡氏曰忠信主於心修辭見於事主於心是德見於事是業進者日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曰至曰幾皆進字意曰終曰

存皆居字意

蒙引忠信所以進德也每應一件事俱着一個心爲之主惟心之所主一於誠則德之在內者進矣而其於事也又處置恰好一如其所言則是誠有所歸宿安頓處是謂之立誠而業之見於外者修矣○忠信進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修辭亦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忠信就初間存主上說修辭立誠就後來事到就緒上說无事无個存主處○此忠信抵來對修辭立誠則全是內面主於心者修辭立其誠不言事者事歸於誠然後其言爲不妄也修辭之要在於敬事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意甚矣言行之相爲表裏也此句本意只爲行不悖於辭爲辭之修也○知至至之思意此兩句全以兩知字爲重蓋上文只說忠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此則言要先知忠信如何然後忠信其必焉則可與幾而德進矣又要先知修辭立誠是如何然後修辭以立誠焉則可與存義而業居矣朱子說上句知字重下句終字重蓋以知先後行自然之理言之也然此未必是本文之意

存疑言君子於善心之所發苟誠實而不自欺則善心日長善念日生其德進進不已矣故曰忠信所以進德忠信存於內者誠矣又從而修治言辭語孝語弟多是實事无一句虛妄則行成乎外誠之存於內者集聚而不消散故曰立其誠誠立則績業成就而可終身守之矣故曰所以居業○忠信所以進進德是忠信所以至之也何也凡有所進將必有所至如人往長安進進不已將必至長安也人之進德亦然進進不已固將至之也忠信進德是忠

信所以至之也知得忠信所以至之卽便去忠信以至之則義心日長神智日開道之蘊與理之元妙爲吾所當至者一時雖未能遽至固已先得之矣故可與幾先知爲幾可與幾許其能知幾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是修辭立誠所以終之也何也居是居止終是終身居止而不移如人建屋而居將爲子孫百世之計居之卽所以終之也居業亦然知得修辭立誠所以終之卽便去修辭立誠以終之則踐履篤實持守堅固事理之宜在心爲德在身爲業吾所當守者可能存之不失矣義者事理之宜吾所當守者也可與存義許其能守也○進是至之漸至是進之極用至字貼進字居是身之止終是止之久用終字貼居字必進了方可至至了方可居蓋德業本一串故其功程亦一串也○可與幾下當貼

德斯進字可與存義下當貼業斯居字

蒙引介眉曰忠信是存心脩辭是行事正是乾乾惕若處

按忠信蒙引就事上說存疑駁之謂忠信都未有事只以善心之所發言不知善心因何而發必有其端則亦不離乎事矣如要實心孝實心弟是善心之所發而孝弟豈非事乎存疑以修辭句方屬事故於忠信處避却事字然此二句只是止以實心言下以實事言非判然兩截也。德對業看只大概言忠信為進德之基若泥忠信但言心而未及事而以為義理之滋味有得於巳殊非語意存疑駁之却是立誠在事上見則誠字當就績體處說非謹言語之信也本義所云无一言之不實猶云无一言无實事耳故蒙引云誠以心言實以事言。忠信俱以心言則二字不必分修是修治之修非修飭。朱子以忠信二句為條件知至二句為功程極有分曉忠信處且不必說知朱子所云實其心之發從知上來又云忠信只是知得到真實極至處是合看道理如此當著體之勿遽攙入以混語氣。可與猶言可以當照中庸可與入德看。幾是幾微之幾見得幾微處故程子以為上主知朱子以知至為重存義是行到極處故程子以為下主終朱子以終之為重亦是論理如此而語氣自當以兩知字至終字為一例也知至至之二句依存疑忠信所以至之立誠所以終之之說甚明而蒙引所引朱子知至是真實知得知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是真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地似乎知至為先一層而至之方貼忠信其說不如存疑之穩

存疑謂忠信即大學之誠意是格致後而事又云以進德為知自古未有此說極有見。知至知終皆以知言本義亦但分進德居業而未分致知力行看來不必粘知行為柱脚。程傳分知行亦說得通但與上文似是兩截工夫不如本義分承上文是一套事

程傳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道而无驕憂不懈而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

本義可上可下不驕不憂所謂无咎也

臨川吳氏曰居上在下釋虧字以下體言則三居上畫故曰上位以二體言則三在下卦故曰下位不驕不憂釋无咎之義也

蒙引居上位而不驕忘其尊也在下位而不憂忘其卑也此惟進德修業者能之

困經文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是摠承上文而本義以進德修業數句明乾惕以居上二句明无咎。君子只在進修上加工夫不汲汲於富貴故在上位不以為幸而何驕之有不戚戚於貧賤故在下位不以為悲而何憂之有如此則隨所處而无咎矣時講謂能勝任故不驕憂泛似以下位主定小臣言若作不仕為在下位則勝任說不去中庸云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豈非下位乎。因時而惕時字包終日乎夕皆在內。此危字即前厲字

通典此節大意是德業之進修由於誠身心之誠本於知然須知是聖人地位

【疑】進修句是綱忠信二句進修的目知至四句進修的事居上二句進修的驗

講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其義何謂也子曰君子處危疑憂懼之地惟以德業爲自全之道故九三之乾乾惕若非過慮也欲其德之進而業之修也德何以進人无實善之心則私僞日萌而德日損三內主忠信實心爲善善日充長則德以進而日崇矣業何以修凡人不能篤行則虛辭日盛而業日荒三修省言辭一言之發必有一行以應之是其出言之時即爲誠所植立之地言无虛罔行有實效則業可居而不遷矣忠信所以進德是忠信者德之所由至也知忠信爲德所由至而主忠信以至之則實心體認理之幾微皆所默識不亦可與幾

乎修辭立誠所以居業是誠者業之所由終也知誠爲業所由終而立誠以終之則實心實行事之經緯皆有裁制不亦可與存義乎幾而德以進存義而業以居將安往而不宜乎是故居上位以臨下能持盈而不驕忘其尊也在下位以事上能勝任而不憂忘其卑也故其身雖處危地宜若有咎而終日乾乾因時而惕則上安下和處无不當雖危无咎矣三之得免於咎也豈倖致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孔疏】此明九四爻辭也

【程傳】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修業欲及時耳時行時止不可恒也故云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

【本義】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進德修業九三備矣此則欲其及時而進也

朱子曰君子進德修業非但爲一身亦欲有爲於天下及時是及時而進講進德修業九三已備此則欲及時以進耳

【蒙引】上下者進退之已成進退者上下之未定聖人下字不重疊四之上下无常以迹言似乎有求進之意者不幾於爲邪乎然其實則非爲邪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四之進退无恒猶似乎獨離其羣者彼初安於潛二安於見三安於惕而四獨

欲進焉不曰離羣乎然其實則非離羣也志欲及時也恐失可爲之機會也本文大意如此

或蒙引說與朱子合存疑辨之非也

【按】離羣是離其下之羣而上進進德修業原欲及時而進語氣趣下不重在進修上故本義云九三備矣孔疏謂進德修業句甚混

【明】雖進德修業无工夫

周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朱子曰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處時位

【講】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其義何謂也子曰此聖人相時之心未可以常迹論也彼在田者安於下在天者安於上是有常也四

不安於下而亦不遽上是上下无常其迹有似乎于進而爲邪者然其心則非爲邪也彼進而爲飛退而爲見是有恒也四不安於退而亦不遠進是進退无恒其迹有似乎離其在下之羣者然其心則非欲離羣也蓋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而進以有爲於天下何得避无常无恒之嫌以致坐失事機也哉四之无輕進之咎職是故也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孔疏此明九五爻之義。同聲相應者若彈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是也同氣相求者若天欲雨而礎柱潤是也此二者聲氣相感也水流濕火就燥者此二者以形象相感水流於地先就濕處火焚其薪先就燥處此同氣水火皆无識而相感先明自然之物故發初言之也雲從龍風從虎者龍是水畜雲是水氣故龍吟則景雲出是雲從龍也虎是威猛之獸風是震動之氣此亦是同類相感故虎嘯則谷風生是風從虎也此二句明有識之物感无識故以次言之漸有識而言也聖人作而萬物覩者此二句正釋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之義聖人作則飛龍在天也萬物覩則利見大人也陳上數事之名本明于此是有識感有識也。本受氣於天者是動物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含靈之物亦運動是親附於上也本受氣於地者是植物无識之屬地體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是親附於下也則各從其類者言天地之間共相感應各從其氣類。此

類因聖人感萬物以同類故以同類言之

程傳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旣見下下亦見上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旣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

按聲應氣求當從疏說程傳以人言未是

本義作起也物猶人也覩釋利見之意也本乎天者謂動物本乎地者謂植物物各從其類聖人人類之首也故興起於上人皆見之

朱子曰夫子於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是分明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无智此本康節說。

臨川吳氏曰鶴鳴而子和雄鳴而雌應一鷄鳴而衆鷄皆鳴同聲相應也日火之精而取火於日月水之精而取水於月磁石鐵之母而可以引鐵同氣相求也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則致雲雲從龍也虎嘯則風生風從虎也凡

此六者皆同類相感召聖人與人亦同類故作於上而萬物感覩之又曰先以聲氣水火風雲六句爲比而後言聖人作則人利見之又以動植之親上親下喻利見者之親聖人亦然諄諄言之而又以各從其類一句總結上文九句也

蒙引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是一意本乎天者至各從其類也又是言所以聖作物覩處故不義用例故字。自同聲相應至聖人作而萬物覩一句說出了正意已盡矣故又消親上親下而各從其類以發明其所以然之理也還是加一重意思。雲從龍風從虎從來俱說龍興則雲升虎嘯而風生仔細尋求其理乃是龍感雲水之氣而興虎感陰風之將至而嘯也蓋龍水物也必見水氣升騰於上渾是雲氣所在龍乃興也龍興則便有雲在故從來以爲雲從龍也若皓白无雲所在則非龍之境界龍决不起此爲雲從龍陰風肅殺之氣將至虎其類也先感此氣而嘯也而風隨至焉故從來以爲風從虎也不然風是造化之柄豈區區一虎所能召哉亦如鳶先風而翔蟻先潦而徙不可謂鳶能召風蟻能召雨潦也此理要在知者默識之也

通此說理長

蒙引又云或曰韓子云龍之噓氣成雲所謂雲從龍者乃龍身所自有者也决是從龍矣劉季所居上常有雲氣亦其類也又曰虎是山居其精魄甚大夜行常一日放光其嘯也山岳振動百獸屏息亦有能生氣焉然則所從虎之風非天風也。本乎天者爲動物動物專指人類有小註在或兼鳥獸言邪遵邵子之說但不知

朱子如何不曰人類而曰動物及語錄始有人類字或曰凡動物首皆向上雖飛禽蟲行亦皆昂其首如鳥獸雖曰橫生首終居上也兼說似長。大凡言動物兼人獸禽蟲此處似當從泛言而不必專指人類況上下文通是以物類比況人類之相從也二句若除人言亦未必爲不可。程傳謂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禽獸草木此說儘有理但日月星辰旋繞於天地之間不止向上也故朱子不用只用動植二物分

存疑各從其類一句承上二句說而包聖作物覩意在其中。按作覩亦從類當言外補

因疑聖作何最重前是引起後是推原

[illegible]仇滄柱曰聖作物覩人情不期而然至見之而臣得遂功名民得享教養在後一步

通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其義何謂也子曰九五之大人尊居天位勢分逈絶於人而人皆利見之者以其有相感通也。試以物類推之凡聲之同者无不相應凡氣之同者无不相求水性趨下濕者下地故水之流趨之火性就乾燥者乾物故火之然就之龍興而雲隨是雲之所從者龍虎嘯則風生是風之所發者虎感通之機在物猶然況於人乎九五以聖人之德興起在位天下臣民莫不爭先而快覩固其宜也是果何爲而然耶彼物物得天之氣多本乎天也天在上故本天者皆親之植物得地之氣多本乎地也地在下故本地者皆親之天爲純陽動物亦屬陽所以親上者從陽之類也地爲純陰植物亦屬陰故

以謂下者從陰之類也物各從其類如此聖人人類之首所以作而萬物覩者亦以類從也九五之大人爲人所利見不益信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孔疏】此明上九爻辭也。又云聖人戒居此之時不可動作。

【程傳】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

【本義】賢人在下位謂九五以下无輔以上九過高志滿不來輔助之也。

【進齋徐氏】曰爻辭但言有悔而夫子以動釋之蓋吉凶悔吝生乎動也。

【臨川吳氏】曰貴釋九之爲龍高釋上之爲亢无位者陽不得陰位也无民者純陽无陰也九三之賢在下而敵體不應是无輔也此以上動而有悔也然亢者天時有悔者人事識時善處者雖亢而能不動則亦不至於有悔矣。

【誠齋楊氏】曰六龍之首故曰貴高自四以下皆從九五故曰无輔。賢在下位吳氏發明爻意極切而誠齋渾說與本義同。

【蒙引】无位則无以安其身无民則无以承其下无輔則又无以自立於上无輔非有无之无謂莫爲之輔也。

【存疑】曰貴曰高皆以居卦之上言无位不居五也无民由於无位无輔以居高而亢也與[illegible]。

【困見】三无字與一有字緊相應。

【按】无位无民无輔是從爻上看出而時講多就亢字取義。

【大全】此第二節申象傳之意。

【按】陽在下云云乃是象傳朱子謂申象傳當是於象傳未盡者復申之不但謂申周公象辭也。

【講】上九曰亢龍有悔其義何謂也子曰人當亢之時須有善處之道夫居卦之上至貴者也然貴而无位矣至高者也然高而无民矣下位之賢人未嘗无也然而莫之爲輔矣是以動而有悔固亢所必致也處亢者能不與時俱亢則可以免悔矣。

潛龍勿用下也

【正義】此一章全以人事明之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言第三節說六爻人事所治之義。

【蒙引】此第三節再申前傳陽在下也一節之義重時位上看。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用也。

【雲峯胡氏】曰陽在下也以氣言此曰下也以人言。

【蒙引】此與陽在下也陽氣潛藏無異言只是反覆申言之意。

【折中】上言其以德而處下此則言非德不足只是无位其意思自不同。

【講】孔子既詳釋乾六爻之義復約其辭而申言之曰初之潛龍勿用豈德之不足哉特以居下位而時未可爲故勿用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程傳】隨時而止也。

【本義】言未爲時用也。

【臨川吳氏】曰龍之在田猶在下位未爲時用也。

蒙引九二所謂見龍在田若謂其雖進於潛亦尙未爲時用也故止爲見龍在田程傳讀舍爲去聲云隨時而止則有似乎初之潛馮氏云適止於位非久安也則又似有莫其在天之意味本義未爲時用之意似有與酌言猶未得大人之位也謂非爲所棄也故不曰不爲時用而曰未爲時用本義因本文舍字而下用字以反之亦不得已焉耳故依本義舍字似當讀爲上聲

按孔疏以舍爲通舍欠明程傳訓舍爲止讀去聲本義以用字與舍字反看當依蒙引讀上聲是

要解時舍明非飛之不見時屈於時耳

按以臣位言則德施已普以君位言猶未大用

講所謂見龍在田者非其德不足以居尊因暫爲時舍而未爲時用故見而止於田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程傳進德修業也

雲峯胡氏曰行所當行也

存疑亦所當爲之事前章之進德修業是也終日乾乾日行其當爲之事而不止息也

講所謂終日乾乾者非徒爲无益之憂實進德修業行其所當行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孔疏言聖人逼近五位不敢果決而進唯漸漸自試意欲前進遲疑不定故云自試也

程傳隨時自用也

本義未遽有爲姑試其可

蒙引自試其可否而未能自決也試其時非試其才也

按程傳作自用不如孔疏漸漸自試試字味長

講所謂或躍在淵者非故示遲疑之迹實審時度勢自試其時之可爲而後爲之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孔疏言聖人居上位而治理也

程傳得位而行上之治也

本義居上以治下

臨川吳氏曰上謂在天居上而治下也

講所謂飛龍在天者是居君上之位而治天下之民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故猶龍之在天而爲霖雨也

亢龍有悔窮之災也

孔疏言位窮而致災則悔也非爲大禍也

程傳窮極而災生也

臨川吳氏曰窮謂亢災謂有悔

存疑居卦之上勢窮而生災也

講所謂亢龍有悔者陽極於上位已窮矣勢盈則傾故有災悔也知其窮而反之在通變之聖人耳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程傳用九之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

本義言乾元用九見與他卦不同君道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矣

或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朱子曰九是天德健中便自有順用之、則天下治

雲峯胡氏曰乾元用九與他卦不同者蓋一百九十二爻皆用九各有所指乾之用九則獨以剛而能柔人君治天下之道當如是也所以與他卦不同

隆山李氏曰四德獨舉一元何也元亨利貞同出於元如循環然乾道之終則一元復用也

蒙引孔子之意以乾當聖人乾元即聖人之道乾元用九則其道之剛而能柔也故承以天下治也彼泥用九爲乾卦六爻之變者非矣元包四德故舉乾元就足以盡君道

本義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語類至於乾元用九者乾君象也元君德也乾元用九剛而濟之以柔則其用人行政悉合乎大中至正之道而天下自无不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王註此一章全說天氣以明之也按此亦非全說天氣

集說此第四節又申前象傳陽在下也一節意重時上看

程傳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

按程傳於龍德而隱云此以下言乾之用於潛龍勿用下也云此以下言乾之時於此云此以下言乾之義或問程易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朱子曰凡說經若移易得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復贊詠乾之德并如上文潛龍勿用下也便即是此陽氣潛藏便是首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發明以示人耳按朱子說是

蒙引陽氣潛藏有潛龍之象說而聖人龍德之意在言外所謂陽氣潛藏者即初陽在下也

通論孔子以乾六爻之義无窮又從而畢其說曰潛龍勿用者初陽在下是陽氣之潛藏也君子以陽德處下亦取象於潛而已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程傳龍德見於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

本義雖不在上位然天下已被其化

蒙引謂天下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俗也若曰天下被其文明之

化則文明屬大人而不屬天下矣

[illegible]德施普者已之德及於天下也天下文明者人之被其德也

[illegible]文明是有文采而光明溫厚齊以文爲物之鮮榮明爲化之光顯分作兩項未是

謂見龍在田者九二雖未得人君之位而龍德出潛天下被其德化已成文明之俗也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程傳隨時而進也

本義時當然也

臨川吳氏曰行即行事之行時當如此故曰與時偕行

蒙引三處危地時當乾而乾乾也故曰與時偕行

【講】終日乾乾者九三處危疑之地行乾惕之事是時當乾惕而與之偕行者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孔疏】九四去下體入上體故云乃革

【程傳】離下位而升上位上下革矣

【本義】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蒙引】或躍在淵皆是就人事上說此云乾道乃革就卦畫發其取象之意耳

【存疑】乾道字輕看猶云陽道陰道九四離下體而入上體是乾道改革之時也故或躍而未果

【集解】此以爻位明或躍之意以時之改革未定故四之進退亦未定也

【講】或躍在淵者九四離下而上適當乾道改革之時其進不可不審故自試其可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程傳】正位乎上位當天德

【本義】天德即天位也蓋唯有是德乃宜居是位故以名之

【[illegible]】傳位當天德言德與位相宜也本義云天德即天位語近混淪然究竟德是德位是位蒙引云乃字似亦有意言九五之位乃是位乎天德者非无德而據尊位者也語氣甚合

【集解】萬正符云德乃天之所賦聖人能全之故謂之天德

【要解】仇滄柱曰乃字有鄭重推美之意天德即剛健中正

【講】飛龍在天者九五以天德而居天位則其位也非徒位也乃位之以天德也宜其居上而治下矣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程傳】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矣

【隆山李氏】曰時則偕行可也時極則偕極是爲不知變

【存疑】此釋有悔意言上九居卦之上已過高亢是時已極也不能知時引退而與之偕極所以悔也便是但知進而不知退意

【折衷】三處其危時當惕也上處其極時當謙降也三能惕故與偕行上不能下故自偕極

【講】亢龍有悔者居卦之上時已極矣任天時之窮不能通人事之變與時偕極宜其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程傳】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盡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本義】剛而能柔天之法也

【臨川吳氏】曰剛柔適中天之則也則者理之有限節而无過不及者也

【蒙引】聖德剛而能柔而天則之妙於此見蓋剛而能柔天之所也聖德剛而能柔則聖德所在即天則所在矣故云乃見天則實以聖人言其本義曰剛而能柔天之法也乃推本天則二字所由取處

存疑言聖人之道即天道也猶云聖德同天爾
按蒙引訓義甚明而存疑更精
本義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臨川吳氏曰夫子于文言傳釋一彖六爻已竟又申釋彖傳至再
以見彖爻之辭義理无窮蘊奥雖然獨於乾卦如此者蓋以六
十四卦之首卦故特致詳此下直釋彖爻七節則與坤卦相似云
[illegible]
雙湖胡氏曰文言釋六爻凡三節第一節似以德言惟上爻又似
說位第二節初似說位二似說時位三以上又似說用第三節却
全似說時亦畧有分別要之朱子所謂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
意思說者尤得之

諺解乾元用九者君道剛而能柔是乃見天之法則也蓋天之法則
原是剛而柔而君道適與之符天下有不治乎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言第五節復明上初章及乾四德之義也元是
四德之首故夫子恒以元配乾而言之
程傳又反覆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
本義始則必亨理勢然也
存疑此是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與彖不同
集解此第五節前四條是分合以贊天道之妙以與大哉乾元、彖
行而施乾道變化三節六爻以下是言聖人以經法天之化以申
大明首出二節

按始而亨未言物從前面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品物流形見得乾
元由始而亨亨雖屬物即可見乾之亨
易說始即資始之始亨流形是也始而亨似在物上見而所以始
之亨之者是乾之元亨
按始不言資只就乾說
講孔子復申彖傳之義曰易道盡於乾乾道盡於元乾元之大者
非但能始一始而即亨者也

利貞者性情也

程傳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息乎
程子曰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謂始初發生大概一例亨通也
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性情猶言資質體段亨毒化育皆利

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貞也
本義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
朱子曰利貞者性情也是乾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處共
是一個性情到那利貞處一個有一個性情百穀草木皆有個性
情了元亨方是他開花結子時到這利貞時方見他底性情這上
看乾之性情便見得這是利貞誠之復處○問利貞者性情也曰
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處利貞是收斂歸本體處如春時
發生到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個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堅實
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然受氣未足便種
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
在內

廬安邱氏曰乾以一元之氣運轉於六虛之中始而終終而始其生出者元也其歸宿者貞也而亨利乃其間之功用耳析而四之則爲四時合而兩之則爲陰陽貫而一之則渾然一元之氣也雲峯胡氏曰夫子於文言既分元亨利貞而四之至此又如釋彖分而二之者也元亨萬物之出機其出也生意發見於外利貞萬物之入機其入也生意歛藏於內故乾之性情乃可於此而見之乾性情只是一健字健者乾之性而情其著見者也且性情並言昉於此釋彖曰性命此則曰性情言性而不言命非知性之本言性而不言情非知性之用也

案引主乾而言不主物而言四德屬乾不屬物此是教人於物之始而亨處認乾元於物之性情處認乾之利貞然則此段觀之亦就見得下文所云之意矣蓋始而亨則亨者同此乾始之所亨也至於利貞者性情也性情從何來則性情者亦此乾始之所成就矣故下文從而贊之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聖人之言豈異致哉文不相蒙意實相屬。乾元者利貞者是虛提而用下句以貫之亦解經之例方元亨時要非无性情也但生意未足實理未完故必致於收歛歸藏乃見性情之實耳本義但云收歛歸藏便知是以物言利貞則屬乾依語錄謂是乾之性情若究其極則四德惟利貞可謂之性情乎以此見本義之精而語錄之說未必皆朱子之定說也

附程傳及大全朱子之說並以性情屬乾而蒙引存疑以性情屬物利貞屬乾與上句以元屬乾始而亨屬物同然語氣終覺可疑。乾之四德元利貞皆屬乾而亨字屬物亦似不倫竊疑此處俱指乾說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以至品物流形可見乾之元能由始而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可見利貞者乃其性情也始亨利貞雖於物上見而語氣當屬乾不知是否。前段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此利貞二字從那裏來不言物而物在其中似不必於性情方言物。雲峯發明性命性情極有關係然此處性情二字却亦无可分只宜渾還王註云不惟其情孔疏云性別於情於性情字全无分曉

易說生意完足於此是性而生生不息之機已寓是情

按此就物說

困疑始亨性情舊講俱着物上似反說淺了且玩本文並无物字只宜就氣機上體發爲妙

按此說雖新亦可玩

通乾元既始而亨必亨而利利而貞所謂利貞者乾始之時性情方露至此則性成其爲性而渾然完具情成其爲情而隨處充滿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孔疏此復說始而亨利貞之義乾始謂乾能始生萬物解元也能以美利利天下解利也謂能以生長善美之道利益天下也不復說亨貞者前文亨既連始貞又連利舉始舉利則通包亨貞不言所利大矣哉者若坤卦云利牝馬之貞及利建侯利涉大川皆言所利之事此直云利貞不言所利之事欲見无不利非惟止一事

而言故云不言所利大矣哉其實此利爲无所不利此貞亦无所不貞是乾德大也

程傳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

按程傳不言所利與孔疏同

本義始者元而亨也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或曰坤利牝馬則言所利矣

朱子曰不言所利是說得不似坤時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

問程易謂无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曰是也乾則无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

按本義以元兼亨以不言所利爲貞與孔疏異○小註亦有取於

程說即本義所云或曰之意

蒙引本義何以分析四德半屬天半屬物耶曰乾始之時節所謂乾道變化也乾道變化是繼善時事故爲元亨其所以利天下而不可名其所利者其實乃繼善者之所成就也是成性時事故爲利貞○乾始能以美利利乎天下而其終也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也以此語意味之乃見利天下者利也不言所利者貞也○不言所利乾不言所利也所謂斂郤神功寂若无也便見貞意

存疑上既即物之生長收藏以釋四德此則歸其功於乾始而贊其大即彖傳統天之說也謂乾雖四德之流行要一元之所統耳爲何乾既始物由是而亨就能以美利徧利乎天下又收斂神功於内不言其所利是皆乾始之所爲也不其大歟不言所利者乾

也乾如何不言天下之物既蒙其利形者形色者色大成大小成小而神功收斂於内泯然无形可見有似於不言也蓋萬物歸根復命之時造化生物之功不復可見似不言也○按似不言之說甚渾雅○程傳以大爲利之大不如作贊乾說○蒙引謂本義元而亨也利也貞也講時全用不得甚是只會其意○孔疏以元利該亨貞本義以元利貞該亨多一折意彷說似亦可用

雲峯胡氏曰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利字已在元字中不言所利大矣哉貞字又在元字中前四德而二之此則又合而一之曰乾元者始而亨始者亦亨亨者亦元也以見元與亨一也利貞者性情也夫子於乾利貞必合而言之以見利與貞一也至此又渾乎乾始之元又見元亨利貞之一矣

通與上二節分言四德動靜之機此一節獨言一元流行之妙蓋由斯以言析之雖有四德之名合之總屬一元之貫所以乾元資始不止於始而已且長養亨通能以嘉美之利徧利天下使物各得其所利而其終也收斂神功於内而莫可名言乾元之德不其大矣哉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程傳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

本義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純者不雜於陰柔粹者不雜於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或疑乾剛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

然也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爾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也

朱子曰觀其文勢只是言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作六德解未妥

雲峯胡氏曰剛柔以質言健順以性言本義云剛以體言健兼用言何也曰本義之意蓋謂剛健皆[illegible]健則兼以用言耳以質言則有一定之體以性言則有不[illegible]之用中者其行无過不及用也正者其立不偏體也純者不雜於陰柔指剛健言粹者不雜於邪惡指中正言不雜於陰柔似專指剛而言不雜於邪惡似專指正而言本義之意皆以體也程子曰精者剛健中正純粹之極本義曰純粹者剛健中正之至極精者又純粹之至極其論益精矣

蒙引亦只就上文說蓋四德運行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復元无則屈撓无少間斷此便是剛此便是健且當元而元元之末則繼以亨當亨而亨亨之末則繼以利當利而利利之末則繼以貞貞下又起元此是行之无過不及處中也且元自爲元亨自爲亨利自爲利貞自爲貞此是立之不偏處正也剛健則極其剛健中正則極其中正是純粹也純粹則極其純粹是精也豈於元亨利貞之外別有所謂剛健中正而剛健中正之外別有所謂純粹精哉要是極言以深贊之耳純者剛健之極粹者中正之極故一則曰不雜於陰柔一則曰不雜於邪惡○大哉乾乎乾字包四德剛健中正純粹精者則正指四德言也剛以體言是他本質如此健兼用言其靜也專其動也直皆健也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是就四德之交接處說正者其立不偏是就四德之自爲德處說有不相倚著之意

存疑上既分合釋四德因見四德之流行即乾之所爲爾其流行之間剛健中正純粹精之德可見故從而贊之

淺解本義體字是體段之體非體用之體蓋健亦就體言觀本義下一兼字可見

講義然而元之德又皆乾之所統也大哉乾乎言其體則四德專一不撓何其剛也兼言其用則四德迭運不息何其健也用之所行則四德順序无過不及可謂至中體之所立則四德分屬无少偏倚可謂至正且剛健之極不雜於陰柔而純中正之極不累於邪惡而粹而純粹者又極其精乾之大不可一言盡者如

此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孔疏發謂發越揮謂揮散言六爻發越揮散旁通萬物之情

程傳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

本義旁通猶言曲盡

節齋蔡氏曰剛健中正而純粹精者惟九五足以當之兼用六爻以發其義者欲旁通以盡乎事物之情耳

蒙引舊說聖人說乾四德乃著此一句者明乾卦有以備乎乾道也乾只是純陽至健六畫皆奇亦純陽至健便盡得此情矣近日看得此條只是起下文時乘六龍之意蓋上文每條俱是乾字從端一則曰乾元二則曰乾始三則曰大哉乾乎至此則更端曰六

次發揮可見只是爲時乘六龍設矣即象傳之六位時成也旁通情也信是曲盡事物之情矣若是但有初九九二而无九三九四九五或有九三九四九五而无上九是尙未能曲盡乎事物之情也今旣發揮出有初九之潛二之見三之惕四之躍五之飛上之亢則夫事有萬殊物有萬類時有萬變者皆該括曲盡而无餘矣

存疑發揮不着力只是布列爾情是事物之情天下事情潛見惕躍飛亢盡之矣此卦六爻布列有潛有見有惕有躍有飛有亢便是盡此情也

集解萬正符云情字即大傳以類萬物之情情字也時說謂旁通乾之情者非蓋發揮自是發揮乎乾旣發揮乎乾則旁通爲通事物之情何疑有謂此節輕遞過者亦非

按發揮處即是旁通非有兩意

講天語乾之德而至於精其大固已見矣然不可无六爻以發揮之今觀六爻布列而發揮潛見惕躍飛亢之理尤足以曲盡事物之情也而聖人之時乘御天者其有外於此哉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程傳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本義言聖人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也

平溪張氏曰象言雲行雨施而以品物流形繼之則雲雨爲乾之雲雨此言雲行雨施而以天下平繼之則聖人之功即乾而雲雨

乃聖人之德澤也

蒙引雲行雨施是申元亨天下平是申利貞與象傳時乘成章一例

存疑承上言六爻發揮旁通情則六爻即六龍也聖人以時而乘六龍以御天道則道化覃敷德澤廣被如雲行雨施而天下平字矣雲行雨施天下平聖人之元亨利貞也

集解高攀采云此係是形容乾之大不専聖人能時乘御天然時乘御天而天下由此以平則乾之大可見矣故舉此以贊乾之大不然聖人之言重複矣平天下而亦以雲雨言者雲雨之施均平不偏陂也

困御天也也字連下非煞語

本義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翊首章以文言首章言

通聖人有見於六爻之發揮而六爻即六龍於焉時乘此六龍以行天道其治化覃敷德澤廣被亦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遂生復性无不平也聖人法乾之功用如此而乾德之大從可知已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孔疏此一節是文言第六節更復明六爻之義此節明初九爻辭

集解此以下復申前象傳三節之意俱重占義上看

程傳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

只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本義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
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
得之於心行出來方見這便是行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
未就問乾六爻皆聖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
如此否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因此只論事業不論德
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是行而未成
雙湖胡氏曰德行以在身者而言見之行以在事者而言初九德
成行立固自可以見之行事矣但其時位方當潛隱故其德行雖
可見之行而時位未能成其所以行也是以爻辭以勿用言之
[illegible]孔蹟於首二句下發云此君子之常也不應潛隱所以今日潛

者云云段落極是而其訓字義却未安蒙存訓爲行二字與
雙湖異
蒙引行以事功言德之發也德與行兩字要分辨如理无不窮
知无不至心无不正身无不修者德也若夫上而致君下而澤民
大而經邦小而立事者行也德者本也行者用也蓋有有其德而
不見諸行者未有有其行而不本諸德者也故曰君子以成德爲
行言君子所以爲行者以成德爲行也初九德已成矣則日可
以見之行也而何以曰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也隱而
未見則行猶未成是以君子如之而勿用也
存疑以成德爲行言以道德爲功業也不日之間就可以見之行
按此訓日字口氣極好

按上二句泛論理下四句就初九言君子指占者
講孔子復申象傳三節之義曰從來德爲行之本行爲德之用君
子德已成矣以成德爲行易易爾宜其旦夕之間即可見之行
也又何以言勿用蓋初九時乎潛也潛之爲言機會未逢其身
隱而未見則勳業有待其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寧退以自守
而不敢急於用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
大人君德也
[illegible]孔蹟此復明九二之德君子學以聚之者九二從微而進未在君
位故且習學以畜其德問以辨之者學有未了更詳問其事以便
決於疑也

[illegible]孔蹟講學聚之句不差而云寬以居位仁恩被物則與上文不
聯矣
程傳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修業而已學聚問辨進
德也寬居仁行修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
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illegible]分進德修業未妥
本義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再言君德以深明九二之爲大人
也
朱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
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
進齋徐氏曰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固有然亦未嘗不

故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已也學
而弗問亦无以辨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
擇也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非從容中道之妙
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
則吾之所以學聚問辨者常見其心與理爲一矣然仁者心之全
德生生而不窮也從至於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則吾之所居
者固非徒大而无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
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臨川吳氏曰學聚之以知其理仁行之以行其事問辨之以審別
所當行於學聚之後寬居之以存時所已知於仁行之先寬之所
居即學之所聚者仁之所行即問之所辨者

蒙引仁者當理而无私之謂此處事之大道凡處事內要无私外
要當於理此夬是不可移者此仁字不可專以愛人言及以心德
言者亦爲不切問辨者問其所聚也寬居者居其所辨也仁行
者行其所居也四者德之所由成也故曰蓋由四者以成大人之
德

存疑天下之義理无窮弗聚則孤陋寡聞而无以盡之而其聚也
非學不可師之先覺以求多見多聞學於古訓以識前言往行皆
學也學聚則天下之理无所遺矣然不詳加辨析則是非得失无
以識其歸吾身莫知其所從而其辨也非問不可上問於師下問
於友詢於鄉士詢於芻蕘皆問也問辨則天下之理是非得失識
其所歸吾身知所從矣欲此理融會浹洽於心无强探力索之勞

有居安資深之妙則非可以急迫旦夕求也必大著胸襟寬著意
思把此理時加體認玩味勿忘勿助日就月將如杜預所謂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此理融會於心浹洽於中
有居安資深之妙左右逢原之機矣居安是理固與心爲一矣然
知易而行難靜易而動難人多居常見得道理分分曉曉到得行
時又錯了多與理不相干蓋以行之難也正以私欲奪之也故必
仁以行之仁者去其私欲之謂也論語云仁不能守之註云知足
以知此理而私欲間之亦无以有諸已可見仁只是去私欲爾克
已復禮懲忿窒欲皆其功也

翼存疑之說詳於蒙引故錄之至其所云寬居是居安資深時亦
屬行尚未是居與行不可混四句有次序臨川交互說不如蒙
引順說下去要解寬有二意一曰寬大一曰寬裕可用

集解講仁字依蒙引无私當理覺完全之字指理言到行後有得
方爲德去疑云之字即下德字未免有礙此是學問中極精切
語不可忽

翼九二未居大人之位而天下皆以大人歸之非以其位以其德
也而成德必有其由彼理有萬殊非學无以得于已君子則多
聞多見而學以聚之理聚於已非問无以辨其疑君子則親師
取友而問以辨之辨之既明可以坦然居之矣君子猶恐其迫
也必從容涵泳優游厭飫而寬以居之居之既寬可以毅然行
之矣君子猶恐其雜也必內焉无私心外焉事當理而仁以行
之君子之功如此所以成其德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正

以君子雖未居尊位而君臨天下之德已具此大人之所由稱
而天下之所利見也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孔疏此明九三爻辭上之初九九二皆豫陳其德於上不發首云初九九二此九三九四則發首先言九三九四其九五全不引易文上九則發首云亢之爲言也上下不爲例者夫子意在釋經義便則言以潛見須言其始故豫張本於上三四俱言重剛不中恐其義同故並先云爻位幷重剛不中之事九五前章已備故不復引易但云大人也上九亦前章備顯故此直言亢之爲言也
按孔疏以重剛爲上下皆陽欠明

釋傳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
本義重剛謂陽爻陽位
節齋徐氏曰下卦以二爲中上卦以五爲中三居二上過乎中也四居五下不及乎中也在天五也在田二也三上未至於五下已離乎二而中處人位惟乾乾不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矣
蒙引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即本義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不可以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爲中不中字也
講九三以乾乾惕若乃得无咎者何也九三以陽爻居陽位是爲重剛質性既偏於過銳而又居下之上不得其中言乎上與九五居天位者不同而不能爲飛言乎下與九二居田野者不同而不成乎見徒於上有逼主之嫌下有難副之望時之可危未有過於此者故三乃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地可免於咎矣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孔疏此明九四爻辭也其重剛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並與九三同也中不在人者三之與四俱爲人道但人道之中人下近於地上遠於天九三近二是下近於地正是人道故九三不云中不在人九四則上近於天下遠於地非人所處故特云中不在人
程傳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詞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
本義九四非重剛重字疑衍在人謂三或者隨時而未定也

雲峯胡氏曰上乾之剛以五爲中四則重剛而不及乎中過則憂不及則疑然憂所當憂卒於无憂疑所當疑卒於无疑此二爻所以皆无咎也
蒙引九四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即本義九陽四陰居上之下也
存疑以爻言則九爲剛以位言則四爲不中九五飛龍在天進而居於君位九二見龍在田則未進而亦於臣位九三方是吾人進修之地則亦於人位故皆不用疑九四不在天不在田不在人所以可疑也疑是九四自疑本義隨時而未定言欲隨時進退而未定也此便是疑
按孔疏以上下皆陽訓九三之重剛九三之重剛以陽爻處陽位

易解可不用別說也經意九四之重剛謂上下皆陽而本爻又以陽居其間爲重剛也或謂兩乾相接故三四皆云重剛然朱子謂重字疑衍作衍亦可四不中不正中重於正故但言不中二之爲人位只照君子終日乾乾看六爻惟三言君子分明以三爲人位也三之不中不居下卦之中四之不中不居上卦之中分說亦明

講九四或躍在淵而得无咎者何也九四以剛處柔而居上之下不及乎中且上不在天非若五之定於爲君也下不在田非若二之定於爲臣也中不在人亦非若三之可以終業自全也此正進退未定之時故四欲進又不果於進而或之或之者乃其熟思審處疑之而未決也不苟於進如此故得无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孔疏此明九五爻辭但上節明大人與萬物相感此論大人之德无所不合廣言所合之事與天地合其德者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者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者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者若福善禍淫也先天而天弗違者若在天時之先行事天乃在後不違是天合大人也後天而奉天時者若在天時之後行事能奉順上天是大人合天也

程傳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聖人先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

程子曰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

本義大人即釋爻辭所利見之大人也有是德而當其位乃可以當之人與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梏於形體而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

或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爲一安有先後之殊朱子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序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爲而理

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

雙溪王氏曰先天而天弗違時之未至我則先乎天而爲之而天自不能違乎我後天而奉天時時之既至我則後乎天而奉之而我亦不能違乎天蓋大人即天也天即大人也

雙湖胡氏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之所以爲德爲明爲序爲吉凶者同一道也大人之與合亦合其道而已

臨川吳氏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此雖兼地言之蓋以其主宰之理而言非指輕清之氣爲天重濁之氣爲地也日月四時鬼神皆天地之氣所爲氣之有象而照臨者爲日月氣之循序而運行者爲四時氣之往來屈伸而生成萬物者爲鬼神命名雖殊其實一也其所以明所以序所以能吉能凶皆天地之理主宰之天地以

理言故曰德日月四時鬼神以氣言故曰明日序曰吉凶也

蒙引此節總是言大人之德只是以道爲體以道爲體只是无私
如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四時之序无私鬼神之吉凶
无私皆道也大人亦无私則道在我而質之天地而合質之日月
而合質之四時鬼神无往而不合矣天地之天以形體言先天
後天之天以道言先天而天弗違蓋雖先乎天而實合乎天也
既合乎天便是行得去行得去處便是天不違如所行有悖乎天
天亦何嘗故違之自是理行不得耳天何心哉然既行不得卽是
天違之矣天且弗違不必兼後天而奉天時言蓋舉先天而天
弗違就該得後天而奉天時矣况於鬼神乎與上鬼神合其吉
凶者同天地以全體言鬼神則各有司存如風雨雷露及草木所

以榮悴之類皆鬼神爲之也皆天地之功用也如大舜之烈風雷
雨弗迷亦當有鬼神呵護冥驗之理蓋聖人之德神所依也况
於人乎違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也况於鬼神乎朕志先定鬼神
其依也

存疑况於人乎言人亦不違也况於鬼神乎言鬼神亦不違也此
皆以明利見之意也不可以况於人乎爲解利見之意

玉疑合將合也若云配合猶是兩件了大人非有心去合天地乃
其德自與之合耳天无先後就大人Kcontrol制處若覺先天就大人守
成處若覺後天違與合對違便弗合弗違便合矣末二句歸重人
邊劈頭提夫大人者四字便與二君子有別以合德句作主下
皆合德處先後二句上合德內已包有了此特抽出言之耳

按新說總以與天地合德句貫爲作文計耳依經旨當分兩截看
上截言德下截言事與天地合德固是大人之德合明合序合
吉凶亦是大人之德天地句固重而亦不必以天地覆載主形氣者
時鬼神也下截言天處純以理言與上言天地覆載日月四
不同故言天不言地上鬼神以吉凶言下鬼神之不違當照陰
陽不愆山川効靈看如刑殺而得豐年膏雨而沛甘霖之類便
是不違處人之不違只照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處便明本
義以道爲體句極可玩上截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皆以道也
下截天弗違人與鬼神不違亦以道也以道爲體正是大人德
之實處故總歸於德本義先天言意之所欲後天言知理如
是極切蓋大人隨意所欲自然合理便是先天順理而行便是

後天時講俱未細認蒙引以朕志先定鬼神其依言鬼神不
違專就著龜說覺偏存疑專詆呵護亦未盡

本義回紘謂郭子儀曰卜者言此行當見一大人而還其占蓋與
此合若子儀者雖未及乎夫子之所論然其至公无我亦可謂當
時之大人矣

按借以明大人二字无深意

瞡夫九五之稱大人而爲天下所利見者非以其位以其德也大
人之德惟在乎以道爲體也於何見之无不覆幬无不持載天
地之德也大人以剛健中正之德覆載萬物與之合其德焉照
臨萬方日月之明也大人之德旁燭无疆與之合其明焉寒暑
迭運四時之序也大人之德動靜適宜與之合其序焉福善禍

況鬼神司其吉凶也大人之德好惡彼分與之合其吉凶焉蓋
大人无私以道爲體无不脗合有如此所以大人行事无二不
與天相違凡有其理而无其事是天所未爲大人先乎天而爲
之行无不得而天弗違乎大人有其理而並著其迹是天所已
爲大人後乎天而爲之行无不順而大人能奉乎天時其所以
然者不外乎道也道之所在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乃得天之道
以生者豈違之乎况於鬼神乃承天之道以行者豈違之乎此
大人之德之大而爲天下所利見者也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孔疏〕此明上九之義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
喪者言此上九所以亢極有悔者正謂此三事若能三事備知雖

居上位不至於亢也此設誡辭

〔程傳〕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亡得喪之理也

〔本義〕所以動而有悔也

〔纂疏〕馮氏曰進退者身也存亡者位也得喪者物也此爻窮上反
下則退矣九變爲六則亡矣无民无輔則喪矣

〔蛾溪〕家引講馮說上三句可從下不必依孔疏莊氏進退據心存
亡據身得喪據位其說不知焉存疑以時字換身字亦好

〔臨川〕上九何以言亢也蓋身之有進退位之有存亡物之有得喪極
則必反理也亦勢也亢之爲言也但知身之有進而不知有退
知位之有存而不知有亡知物之有得而不知有喪昧於理勢
之必然而失所以處之之道所以動而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孔疏〕何不云得喪者得喪輕於存亡舉重略輕也而不失其正者
其唯聖人乎者非但只知進退存亡又能不失其正道其唯聖人
乎此經再稱其唯聖人乎者上稱聖人爲知進退存亡發文下稱
其唯聖人乎者爲不失其正發文言聖人非但知進退存亡又能
不失其正故再發聖人之文也

〔程傳〕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不至於亢也

〔本義〕知其理勢如是而處之以道則不至於有悔矣固非計私以
避害者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此第六
節復申第二第三第四節之意

〔厚齋〕馮氏曰知進退存亡則无得喪矣

〔蒙引〕知進退存亡者知其有進則有退有存則有亡爲理勢之自
然也不失其正者處之以道也進極而思退有而不忘亡所謂滿
而不溢高而不危也

〔蛾溪〕兩其唯聖人當一樣看一起一收不必依孔疏將下句分截不
失其正說○不失其正只說得進之正存之正蓋亡字有礙須
避之也

朱子曰文言六爻皆是言聖人之德只所處位不同初爻言不易
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
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卻恰好其化已
能及人矣蓋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
高了那時節无可做只得恐懼進德修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

地位九四位便乘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地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爽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者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二湯武鳴條牧野時到上九又亢了看來人處大運中无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輪一般一恁滾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道裏則將道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校雙湖一條論應爻當別錄

象引首文言中象傳辭是反覆申言其實前後亦互相發第二節言初九龍德而隱有許多話第三節只曰下也明前之云云殺從下之一字出也此以位而言也第四節云陽氣潛藏則又以見其非塊然於下也時當潛也他日之爲見爲躍者亦此龍也至第六節則又言其德之可出而勝之未可出又是前節之所未及也如九二龍德而正中云云詳其德之及物也第則云時舍也言其德雖已及物猶是在下之大人非得位在上之大人也又次云天下文明言雖不在上位而其德之所由成也如九三首節進修之說最詳次則承言其不過行其事耳又次則承言其所行事者其時當然也末則推本其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以見其所以當乾乾也如九四首言進修及時之意爲詳次則承言其所以自試也又次則承其爲改革之際所以當自試不可遽進也末則詳言

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以盡其旨也如九五首言聖作物覩之理最盡猶未及其治功次則言居上治下也又次則言其位乎天德位與德稱宜其爲人所利見也末則極言其德之盛道之大以見其所以爲大人者非偶然也如上九首言亢龍之意亦詳次則約言其窮之災又次則本僭極宜其災也末則教以盛滿自戒庶不至於以窮致災也皆有以相發明相補足之意

竊求其不至亢而有悔者其唯聖人乎聖人知進有退之幾而進不忘退不失其進之正焉知存有亡之幾而存不忘亡不失其存之正焉或微於未然先時而預防或戒於將然臨事而加謹其唯聖人知亢而有悔之道乃能如是乎若衆人昧之而不知賢人知之而不盡能知聖人者鮮矣

居用謂蓋乾取純陽至健之義故其象爲天擬諸物類則爲龍其功用則曰時成六爻潛見惕躍飛亢皆時也皆聖人之事也三居人位故不稱龍而德則龍德也上處陽極不能无悔而處得其正則變悔爲吉也文言反覆申明不越此理大抵合乎時則不過於剛而爲羣龍无首不合乎時則當初陽在下急於出潛即宜有悔不待上九之亢矣故曰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卦辭言元亨利貞而爻辭不之及六爻皆龍則四德无不畢具也他卦主陰陽相應而乾坤不相應純陽純陰以同德應則不以陰陽應也乾坤二卦之陰陽未有專於一偏而不相爲濟者故六爻之後復以用九用六明之此則諸卦所不得而同者矣

潛蟠時微當潛故初戒以勿用時極必亢故上爻其有悔時見

見時飛而飛皆以利見緊之幸之也時惕而惕時躍而躍皆以无咎于之勉之也凡此者皆趨乎時也故傳曰六位時成然卦皆有時不獨乾爲然也故明乎時之說則盡乎乾之義更得乎易之本矣

按乾爲六十四卦之首故經文體式與他卦不同三聖人之言各爲一截乾元亨利貞文王之言也初九潛龍勿用至見羣龍无首吉周公之言也彖曰大哉乾元以下孔子之言也知此分截取其不混他卦彖傳隨卦辭小象隨象辭謂乾既已明白不妨於他卦取其便看也彖曰大哉至咸寧爲彖傳以釋文王乾元亨利貞之義也天行健爲大象總取一卦之象宜附彖傳之後也因周公於六爻有象而无通卦之象故孔子補之也潛龍勿

用陽在下也至天德不可爲首也爲小象傳以釋周公之爻辭也元者善之長至其惟聖人乎皆文言分六節看元者善之長至故曰乾元亨利貞爲一節以申彖傳之意謂大哉乾元一段說不盡故此申之也初九曰潛龍勿用至動而有悔爲第二節以申象傳之意謂陽在下也一段說不盡故此申之也潛龍勿用下也至天下治也爲第三節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至乃見天則爲第四節皆以申象傳也乾元者始而亨也至天下平也爲第五節又以申文言第一節之意本義云首章謂文言之首章也申文言首章即以申彖傳也君子以成德爲行至末爲第六節又以申初九曰至乃見天則二節三節四節之意也坤亦有文言然只該得乾元者始而亨以下不能如乾之詳蓋乾坤固

當異於他卦而乾又當異於坤故詳畧不同也總是孔子讀了又讀看一層意了又推一層意以爲異却亦无別指以爲同而實非複出不特見聖人說理之細抑亦見聖人行文之工文言皆分六節固无可議然愚見稍有不同存以俟考本義云第一節申彖傳之意愚意只是申文王之彖本義云第二節申象傳之意愚意只是申周公之象本義云第三節再申前意第四節又申前意愚意俱是申彖本義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愚意此方是申彖傳大哉乾元一段本義云第六節申第二第三第四節愚意此方是申象傳陽在下一段文言原自爲一卷與彖象傳不相連當先發明彖象而後及彖象傳爲是反復玩味愚說似乎有合 六爻純陽之卦九五剛健中正爲卦之主彖渾

言元亨利貞傳以天道聖人明之雖分截爲說而意猶貫至文言乃平分四字而以仁禮義智配之矣孔子看出道理未必是文王本意也初二四五上皆言龍獨三不言龍以三主功夫不可以龍言然傳言六龍用九言羣龍則三亦未嘗不屬龍也或謂潛龍見龍惕龍躍龍飛龍亢龍亦可用大象言君子自強不息只是一健字盡之與三爻終日乾乾夕惕若意可相通文言發六爻之旨極詳盡初二五多贊詞惟三言工夫進德居業云云正是乾惕之實處然而於二言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於五言先天弗違後天奉若尤爲精深較庸言庸行聖作物覩又進一層學者所宜潛心 用九見羣龍无首雖爲六爻全變而設然於六爻可分指无論潛見惕躍飛亢皆宜不見其首孔子謂天

也不可爲首。雖剛健於无迹。乃所以善剛健之用。若第以剛健
爲美德。而以剛先物。鮮不失之矣。

易經詳說卷四終

晉州 朱□聚 雕刻
王 榜
董□田
寧陽 [illegible]

易經詳說卷五

[illegible]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illegible]
朋安貞吉

孔疏此一節。是文王於坤卦之下。陳坤德之辭。蓋乾坤合體之物。故乾後次坤。

本義一者耦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耦。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

王註馬在下而行者也。而又牝焉。順之至也。

孔疏不言牛而言馬者。牛雖柔順。不能行地无疆。无以見坤廣生之德。馬雖比龍爲鈍。而亦能遠象地之廣育也。

又孔疏牝對牡、爲柔。馬對龍、爲順。如此貼柔順二字、未妥。

程傳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柔順而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

又程傳利字不聯牝馬。以分四德。

本義牝馬、順而健行者。

朱子曰、利牝馬之貞。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個虛字。本无四德底意。象中方有之。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

不堅確則亦不足以配乾矣

建安邱氏曰馬象乾而坤言牝馬者明其爲乾之配也

纂引坤元亨自與乾元亨不同乾元亨无所不元亨也坤元亨只是柔順者元亨也此陽全陰半之理夫坤天下之至順也至順則能虛心而順應循物而无遂此其於天下也何行而不得故亦有大通之理利牝馬之貞明其不利於剛健之貞也有利有不利也

存疑利牝馬之貞戒其順而健也非順外有健也只在固守其順而不失爾蓋牝馬順而健行者故取其象

程傳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程子曰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

按程傳謂君子所行柔順利貞合坤德與孔疏利有攸往之說同是從彖傳照出朱子謂君子有攸往是虛句語氣都是程子謂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不從註疏在物之後即得主利聯讀之說而謂離喪其朋類乃成化育之功以喪朋爲吉却與註疏東北喪朋安貞吉聯讀之說同亦是從彖傳照出也

本義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爲大亨而利以順健爲正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西湖胡氏曰文王卦辭取象始此坤自取牝馬象晉錫馬蕃庶亦坤象此象雖占中元亨利牝馬之貞已盡坤之全體君子以下則申占辭也

纂引造化之理陽全陰半坤陰也以先後言僅得於後以利義言僅得於利以四方言僅得於西南故得此卦之君子如有所往也先則迷後則得而所主但在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皆利害分半然大抵惟安於正則吉也如後如利如西南是其正也故利如先如義如東北非其正也故不利耳

存疑利牝馬之貞說坤道理已盡矣復有君子有攸往云云者此爲條釋其事開示其例以明牝馬貞之義也曰先迷後得云云復曰安貞吉者此爲申言以致丁寧之意也

按合說君子以下

蒙引先迷後得先後不可以一事之首末言只是言任己先物則致迷居後從陽則不失

按先迷後得加二則字語氣便明蓋先後二字宜稍頓也分說先迷句

朱子曰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

按朱子此說既將義對利則主利當虛說若云占這卦便主利這事則占得乾卦將何以主義乎似覺可疑衆引諸亦須看何等事蓋亦見其說未安矣利萬物之說乃程傳云爾也

蒙引主利者非貪欲也家人所謂富家云爾不主義者非謂不可爲義也義主斷制陰之才所不足也

存疑陽有發越有斷制故主義陰主退藏主收斂故主利此陰陽性質不可得而强也故坤之君子所主但在於利不在於義處家必能生殖而致富節儉而致贏若夫嚴規範肅紀度以正倫理閑有家非其所長也在國必能厚生以利用富國而足民若夫處大事建大功以安社稷利生民非其所長也

蒙引富家有疑致富之說今不用

蒙引東北非陰之位凡爲陰類皆不之往而乃獨往則其不能安可知曰喪朋者朋歘所不往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爲文王後天之易西南東北亦不必拘定假如自今西南之方无親无故

其地有兵荒之變有嫌隙之人是不宜往也故雖曰西南終亦不可往蓋即此便是東北之道理矣若東北方地果平易俗果仁厚又有親舊可依即是西南道理而吾所宜往者也聖人只是要人所往得所不可往非其所耳凡讀易之士要須得意忘言如此卦從頭到尾只是言坤只得乾之半陰須從陽而動不可爲非其所得爲者耳分說西南二句

存疑西南陰方凡陰類皆往東北陽方陰類則不往往西南則陰與陰合而得其朋往東北則陽非陰類而喪其朋朋類既得其足以濟事可知朋類既喪而能濟事无是理也彖傳不言欲人自得於言外也

見說要看二朋字從得其人猶之往得其地也從失其人猶之往失其地也

尋要胡氏曰安貞分而言之安者順之爲貞者健之爲合而言之則以順乎健爲正

晩蒙引駁此說以爲謂之順乎健不若謂之順而健其分順健原出本義恐意不若只照安於正爲說

蒙引安而且正與安於正似乎不同其實同也蓋其所安者正也安字自須還他

存疑貞是實字死字兼順健二字意安是虛字活字其所安者只是順健而已二字虛實死活不同本義乃析安爲順之爲貞爲健之守者蓋爲彖傳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豫設也

按存疑此說極細

蒙引利牝馬之貞一句含下文曰後得曰主利曰西南得朋也牝馬之貞故也曰先迷曰東北喪朋主義而不主利不利也非牝馬之貞故也末則結之云安貞吉有首有尾有開有合便是一段文章體製

按此節文義極費安頓而主利二字尤難解盡迷與得得朋與喪朋皆本文有對待字面獨主利乃以不主義對看是憑空撰出恐意未能釋然欲將主利二字只作足後得之意不必別作一項似亦與文言有合曰講主利謂主於順從其爲簡便可用然終難於撇却朱子義利之說耳或謂此義利字與他處不同義只是斷制利只是順從如此看較明

按文王繫坤卦彖辭曰伏羲畫卦純陰爲坤坤天下之至順也占

者能柔順與物无忤則有大通之理故元亨又必以順爲正而固守之如牝馬之貞至順而至健故爲利耳牝馬之貞何如蓋陽先陰後陽施陰受理也故君子有所往也任巳先物必至於迷居後從人乃可无失且其居後也惟順其自然无所裁斷而主於利是所宜也至於與人亦須審擇西南陰方往西南則以陰從陰皆其類而得朋東北陽方往東北則以陰從陽非其類而喪朋矣夫後得也主利也往西南也皆貞也能安於正而守之不夫則吉矣是謂牝馬之貞而利也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孔疏至哉坤元至德合无疆此五句總明坤義乃二德之首也但元是坤德之首故連言之猶乾之九德與乾相通共文也至哉坤

元者歎美坤德故云至哉至謂至極也言地能生養至極與天同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萬物資生者言萬物資地而生初稟其氣謂之始成形謂之生乾本氣出故云資始坤據成形故云資生乃順承天者乾是剛健能統領於天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平於天

按順承二字大明

程傳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

本義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至極也比大義差緩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朱子曰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乾底亨時坤底亦亨萬物資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即坤元也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臨川吳氏曰萬物之形皆生於地而其氣實出於天坤所生之物即乾所始之物同此一元之亨利貞乾始之而坤順承之也

蒙引於萬物資生之下就着一句乃順承天便見得生物之功皆乾所統資生也者生其所始者而已乃順承天言其所以資生乎萬物者非自爲也乃順承乎天之施氣至則生耳此坤之所以配乾也於坤元曰乃順承天則亨利貞不待言矣萬物之生成只是一元之氣而已造化原无兩箇元也坤元只是乾元役一

截當其氣形交接處乾坤雖云兩箇物實則只是一般物也

通順承天則資生承乎資始而至存大之中資生指形言然兼性亦可

彙孔子釋坤之彖辭曰坤之義博矣而成形之大莫過於地試即地道言之坤有四德與乾相同至矣哉其坤之元乎物當乾元資始時止有氣而无形坤元一至則萬物成形成性固不貲其元以生矣然非自爲之也天以氣爲物形之始以理爲物性之始坤乃順而成乎天以生物耳坤之順如此此坤元所以爲至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遂齋說以坤厚一句連上文說坤之元程傳因之朱子乃以坤厚

主咸亨爲言亨

經傳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寬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天之功品物咸得亨遂

本義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

中溪張氏曰乾職發坤職藏凡物之无不載於坤者厚爲之也博厚高明同乎悠久乃合上天覆物之德而无疆无疆卽乾不息也

覲平游氏曰其靜也翕以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臨川吳氏曰坤德配乾元而能致品物咸亨者雖乾之功亦坤之功也乾坤非有二元亨也

蒙引坤厚載物蓋以德言德合无疆卽指其載物之厚德也含弘光大是也或曰據厚字似以形言非也坤者地之性情也若大象曰地又曰勢是指形也又云坤德有四合四德方可以配乾之无疆今乃指坤亨言德合无疆何也曰元亨利貞皆坤德之所以合乎无疆者也或於亨言亦可或於元於利於貞言之皆可也隨其所指也含弘光大坤之亨處正在光大二字上然光大自含弘而出理勢必然故文字亦然也含弘含而且弘也弘則所含者廣也

存疑含者生意包於中弘是其所包者廣也光者生意達於外大是其所達者遠也萬物生意无所不包可見其弘萬物生意无所不達可見其大含弘光大坤之亨也品物咸亨是物隨坤亨而亨也變萬言品者就植物言與坤亨尤著與乾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一般含弘光大品物咸亨之一句卽是坤厚載物

困程傳含弘光大四字平列頗難分蒙引光大自含弘出亦未明不如含弘一意光大一意各串說爲妥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申厚載意而坤之亨台乎乾之亨可見矣此節主腦在亨字卽物之亨以見坤之亨

翼若坤之亨則何如天以雲行雨施亨爲物德之大至无疆也而坤德之厚持載萬物與乾德之无疆有適相符合者何以見其德之厚也當資生時包萬物之生機於中爲含而所包者廣何其弘也達萬物之生機於外爲光而所達者遠何其大也是以品物之流形者滋榮暢茂无一之不亨矣此德合无疆而爲坤之亨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經傳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

本義言利貞也馬乾之象而以爲地類者牝陰物而馬又行地之也行地无疆則順而健矣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攸行人之行如坤之德也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

朱子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

蒙引地類柔順也行地无疆柔順而利貞也但就坤德上說或曰坤四德皆以生物處言元亨却分明利貞獨不見生物意何也曰此所謂柔順利貞卽便是文言所謂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也非以生物言而何下一句方露君子字則四德之意自全也以象言則爲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以義言則爲柔順利貞。坤利貞只在生物之有終處生物之有終處便是順而健也蓋行地无疆所謂无疆只是不息生物有終便是不息不息便是利貞意恰利貞字不分曉然欲說得分曉便繫矣。柔順利貞分明是貼上文牝馬地類行地无疆見文王取牝馬之貞所以能當乾之利貞也本義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又云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蓋惟恐人把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一句混看了而不知柔順

貞之爲貼上文耳

蒙朱子亦云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他趁押韻故說在此而程傳緣此攸行故將君子攸往實講本義於此云人之所行如坤之德與程傳无異合前後爲可疑

蒙引又云利牝馬之貞依卦辭皆是占今彖傳以利貞爲坤德故本義云所行如是則其占如下文所云也斷自先迷以下方爲占此不可不知

存疑牝馬地類順也行地无疆順而健也故承之曰柔順利貞言此卽坤德之順健云爾不敢自主承天之施以生萬物柔順也承天生物直至於有終利貞也彖辭利牝馬之貞本无四德夫子以四德辭故爲之說如此要之利貞兩字旣相連接此一槩說去不必太分析可也蒙引謂自牝馬地類至此全是言牝馬之貞殊未見有利字意却未是

要解仇滄柱曰牝馬地類取其順也行地无疆兼取健也以見卦辭牝馬之貞象順而能健柔順照上牝馬地類利貞照上行地无疆

通註疏以柔順二句連下文程傳連上朱子因之此節原重利貞卽牝馬之行地无疆以見坤之柔順而利貞也柔順本不待言攸行句是虛縮語。君子攸行上言坤道下言人事

講坤之利貞取象於牝馬何也牝馬陰屬固地之類也行地不息則又无疆焉牝馬地類則其柔順有以坤德之柔順而承天生物无所專主坤之柔順可見矣行地无疆則順而且健有似坤

德之利貞而承天生物事必有終坤之利貞可見矣若君子所行順以自處而守之以健一如坤之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程傳乾之用陽之爲也坤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

本義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故坤之德常減於乾之半也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矣

朱子曰東北非陰之位陰柔至此旣喪其明自立脚不得必須歸本位故終有慶也

建安邱氏曰坤道主成成在後故先乾而動則迷而失其道後乾而動則順而得其常西南爲後於坤爲得位故往西南則與類行東北爲先與坤爲不得地故往東北則必喪朋喪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乃終有慶終即後也言其慶當在東北之後也

平菴項氏曰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者所以發文王言外之意也

蒙引失道猶云失則也道字只作道理說不必以爲陰道之意例之此說較穩當

存疑先迷失道是以失道爲先迷蓋陰本居後今居先失道故迷也後順得常是以順爲得常蓋陰本居後居先爲逆居後爲順故得其常道也西南得朋者蓋西南陰方凡陰之類皆往往西南是與其類俱行故得朋也東北喪朋乃終有慶雖象辭外意乃聖人

以義言之與需卦自我致寇敬愼不敗一般言東北雖喪朋然能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是爲占者開遷善之門也

朋後順得常似將順字該主利在內終有慶註既作雖辭程傳作從陽俱以吉言正因此有慶者出而本義云反之西南有慶則兼得說約矣　此承君子攸行說

淺說君子所行何如陰可後而不可先若居先則迷而失柔順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道之常西南陰方其類皆在以陰從陰乃與類行故得朋東北陽方喪朋若乃反之西南則終有得朋之慶此攸行者所以宜居後宜往西南也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程傳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哉象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

本義安而且貞地之德也

潛室陳氏曰德合无疆是坤配乾之德行地无疆是坤之本德應地无疆是人法坤之德

蒙引安貞與守貞不同守字較着力安是安命安分安處善安土之安言心肯意肯而无所勉强之意故曰安而且貞言所安者已得其正也亦猶云貞而且安也　又云上言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因言地之德而及君子之德也下云安貞之吉應地无疆因言君子之德而擬其有合於地之德也文意互相發明但在地德則爲

安而且貞但在君子則皆爲安於貞本文安貞之吉還作安於正說

存疑此象引所云君子攸行亦是作實講

淺說此節只發明安貞應地不重吉字　本文只說應地邱氏謂君子法地地法天不出於一天德之无疆是添一層意

匯參所謂安貞吉者居後而利西南貞之所在也君子於貞之所在以爲吾分之當然而安之則合德於坤而應地之无疆矣此其所以得吉也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程傳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

庶物
按順傾傾字未明故本意只云順
或問坤者臣道也在君亦有用乎程子曰厚德載物豈非人君之用
本義地坤之象亦一而已故不言重而言其勢之順則見其高下相因之无窮至順極厚而无所不載也
問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如何朱子曰只是當時下字時偶有不同必欲求說則穿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同地勢高下相因以其順且厚否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高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他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无窮矣惟其高下相因无窮所以爲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爲能載物
季氏開曰天以氣運故曰行地以形載故曰勢
誠齋楊氏曰地之體不厚則載萬物不勝其重君子之德不厚則載萬民不勝其衆也
蒙引本義所謂高下相因之无窮正是貼重坤意如乾象所謂今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者此可見孔子朱子用意之精
存疑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坤之象爲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坤之形勢高下相因愈遠而愈无窮頹伏相仍愈邈而愈无盡何其順也地勢之順亦惟其厚爾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惟其厚故能无不持載故君子以之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

淺說地勢卽地形從來有形勢之說王註所謂地形不順其勢順多一折從至順看出極厚是一意重坤故有高有下相因見順无窮見厚如此看似較明相因以相聯言非以相疊言
講孔子明坤卦之大象曰坤之象爲地上下皆坤猶地之勢高下相因爲至順也然因至順可知其極厚君子體坤之象以其厚德載乎萬物深仁厚澤兼容并蓄使之遂生復性无一人不得其所君子之德一坤之德也

初六履霜堅冰至

孔疏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凡易者象也以物象而明人事若詩之比喩也或取天地陰陽之象以明義者若乾之潛龍見龍坤之履霜堅冰龍戰之屬是也或取萬物雜象以明義者若屯之六二卽鹿无虞六四乘馬班如之屬是也如此之類易中多矣或直以人事不取物象以明義者若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坤之六三含章可貞之屬是也聖人之意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也
程傳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爲之戒陰之始凝而爲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
按程傳謂六陰之盛八則陽生可疑蓋六是老陰故言六不言八
本義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爲六也霜陰氣所

結盛則水凍而爲氷此爻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故其象如履霜則知堅氷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於象中矣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氷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

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問履霜堅氷何以不著占象曰此自分曉占者自漸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

雲峯胡氏曰履初象霜一陰象堅氷六陰象至危之之辭

蒙引霜陰氣所結初陰之象也霜盛則水凍而爲氷一陰積至於六陰之象也明言微之不可不慎圖之不可不早也又云曰霜曰氷從陰類也

按類字對霜非爲氷而履霜則漸見氷凝

存疑陰陽者造化之本是不可相无之陰陽於此爻无相關特言先有此一項耳其類有淑慝之分是不可相有之陰陽即此爻之義也

蒙引陽主生陰主殺即是不能相无之陰陽但以所主有生殺之異隨見其類有淑慝之分又云扶陽抑陰之意易爲君子謀如此爻戒占者以謹微微指陰謹之者陽也此是扶陽抑陰以贊化育處

稼木義發陰陽之義極精而此爻只是陰長以寓抑之之意霜氷非一時而方履旋至說得竦然

[illegible]西公繫坤之初六曰初六一陰始生於下其端甚微而月浸月長其勢必盛如寒氣初結止見爲霜而異日堅氷之至已肇於此君子當履霜之時思患預防也

象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

孔頴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

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

程傳陰始凝而爲霜漸盛則至於堅氷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本義按魏志作初六履霜今當從之馴順習也

疏孔氏曰馴狎順也程傳馴謂者習因循也本義馴順習也兼用三意去疑致致極也其道陰道也蓋謂順習而致極其陰道也

鄱陽劉氏曰此初六在姤爲五月一陰始生便有凝冱驗之井泉已寒然去氷堅之時尚遠聖人見微知著謂所積者已凝之霜馴致其道則致堅氷矣

雲峯胡氏曰上六曰其道窮也由初六順習其道以至於窮耳

其道字具載始末經曰堅冰至要其終也傳曰至堅冰原其始也

惟程傳當從本義作初六履霜陰始凝也方說得去若依本文作履霜堅冰則陰始凝也意思當趕到下文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方止爲履霜堅冰内著不得陰始凝也

雙湖堅冰當以六陰說孔疏所引褚氏初至三爲霜四至上爲冰未安

雙湖爻象俱只就陰之初取義而防小人之意在言外

按此則不可以小人作正講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六取象於履霜者是陰之氣始凝而爲霜也不能及時消釋而固結積漸以致陰道之極則不至於爲堅冰不止也有世道之責者失防小人於始坐失事機積重難反而欲維挽於終豈有濟哉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程傳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純言坤道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相應

本義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

朱子曰坤卦中惟這一爻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學習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般說話從頭到尾皆然○又曰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而其直止是一定○習不習无不利或以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爲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將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若說到學者須習至不習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

臨川吳氏曰乾六爻莫盛於五坤六爻莫盛於二何也中而且正乾尊坤卑各盡其道也

雲峯胡氏曰乾五爻皆取象惟九三獨指其性體剛健者言之坤五爻各取象惟六二獨指其性體柔順者言之初三五柔順而不正四上柔順而不中惟六二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者也正則內直中則外方直則生物不可屈撓方則賦形不可移易內直外方其德自然盛大不待習熟而无不利占者如之則自然无不利初六占在象中六二象在占中學者會於辭意之表可也

雙湖引以本爻言不以坤道言以德言不以占言意在言外○胡氏謂正則內直中則外方此說不可依須是說六二之柔順中正在內則爲直在外則爲方如此意方周且不脫漏柔順字蓋直者在

內所存之柔順中正也方者在外所處之柔順中正也○又云在本爻則爲柔順中正對諸爻則爲坤之純究其所以爲得坤道之純者亦只是柔順中正而已故爲直爲方爲大无不利總是以此○又云柔順正固坤之直也在六二則爲所守之得其正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在六二則爲所處之得其宜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在六二則爲直方之德光輝盛大○又云直不專主靜只是有主處故曰六二之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又云不習无不利者正指其直方大言也非是直方外又不習无不利也其曰古者行其德則其占如是者言雖平素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之德則今日所占之事亦自然行得直方大不待習而後利矣蓋以平素所能而言則曰德以今日所行問易而言則曰占不待習熟而

无不利取之左右逢其原坦然由之而无疑也本文不習无不利本以德言蓋德非在處事之外故直方大三字內便已有事在了只是言其立身處事之際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皆不思不勉而自中道者何也曰六二得坤道之純者也

存疑柔以體言順以用言正柔順之德不偏也固其正不易也○又云凡物圓則動方則靜以其有四面一面着地割定更不轉移也本義賦形有定是此意○德合无疆只是柔順正固賦形有定之德合无疆○六二柔順中正爻辭直方大之德皆自此而取又得坤道之純是合諸爻看見得如此蒙引以此句貼大字恐未是○

通典利順也无不利只是无不直方也

疑本義兩又字各自爲義蒙引要看得相應故泥占與德不分貼

爲是總只是德而占自見○坤之柔順正固就承天生物言在人只是發念无邪曲坤之賦形有定就物之形質言在人只是行事有矩度坤之德合无疆見象傳此處却就直方言與前有別在人之大只是所以爲直方者極其大而已○因正字與直字相貼故易中正言正固固與正是一意○利即直方大之順利非別有吉利○

或問公擧坤之六二曰六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者故其爲德○存於內者粹然天理无所枉曲而直發於外者截然當理无所偏倚而方且无一念不直无一事不方而光輝盛大其所爲直方大者又悉出於自然不待學習而无往不利其德之純爲何如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程傳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雙湖胡氏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欲知其直方當於動處觀之地之生物也蘊於中者畢達於外而无所回曲此可見其直其成物也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隨物賦形而各有定分此可見其方若其大則其地之无不持載固不待言而可見矣○

按此說詞意頗明但是專就地說本之程傳

蒙引言六二之所爲其主於內者直而形乎外者方也既直且方大不外是矣○直則心无私方則是當理六二之動然也須平說不必謂本於內直而後方外也○直以方不可謂內直所以方外○

以卽而也地道亦以人事言蓋六二雖非地六二之道卽地之道也乾曰天德曰天道旣皆以人言則坤之德獨不可以人言乎符知直方大地道也六二具直方大之德則六二之道卽地之道也地道光只就不習无不利上見蓋時習而後利尙有勉強矯揉之功未免困苦艱難之失未見其爲光也不習无不利則不待矯揉勉強之功无困苦艱難之弊所以爲有光

按蒙引以直方該大是存疑畢竟直方不是地道光兼直方大三項蒙引謂地道直方地道之光是直方而大處作兩層說不是

光字當從不習上看出

集解萬正符云六二之動見動之本於柔順中正也

釋象傳一動字自當以人事爲說地雖言動矣在人之地道光顯非謂有光於地道

副孔子釋二象曰六二之德合動靜而无間者也而必因動而貼其動於念慮者內極其直動於事物者外極其方也旣直且方而大不外是矣然直方大乃地道也二之直方大卽能體乎地道也不習无不利地道不益光顯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程傳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以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

陵王註將三句說得割裂程傳於或從二句看得聯本義以不終言就作轉則三句通貫矣

本義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王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

朱子曰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爲含章之象又貞以守則爲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爲始雖无成而能有終也此亦占意已見於彖中者

通論徐氏曰或者不敢自決之詞從者不敢造始之意成謂專成无成謂以陰承陽但當進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居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

附錄胡氏曰陽主進陰主退乾九三陽居陽故曰乾乾其意主於進也坤六四陰居陰故曰括囊其位主乎退也乾九四陽居陰坤六三陰居陽故皆曰或進退未定之際也特其退也曰在淵曰含章唯進時皆曰或聖人不欲人之急於進也如此三多凶故聖人尤於乾坤之第三爻其辭獨詳焉

案引咏爻辭之意還重三之一字故辭直曰含章而本義曰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雖之一字亦可見其歸重於有終也可貞以守者守以待時也非終於守也故象傳曰以時發也无成者六陰故也六陰三陽亦有順而健之意故无成有終亦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乃終有慶之意此爻之辭皆據六三之才言也

存疑陽爲宜美含章是包含其美於中而未著於外也六陰爻三陽位位本陽却以陰居之是陽而帶陰不純乎陽也陽帶陰而未純陽雖有章美只是包含之而已固未能充實光輝而著之外也故取其象曰含章可貞言可貞固以守未可出而有爲也爲其才不足然非純於不出也固將有待也或從王事以位言蓋居下之上出潛離隱之時也故不終含藏或出而從王事以三之才問未可以有爲而但可貞以守然以三之位則居下之上不終含藏又不容於守者雖不容於守而亦未必能大有爲故占者如有含章之德則可貞以守或從王之事則始雖不能自成其功而後必能因人以終其功此爻辭純是占其象則在占中

折衷可貞是許之之詞无成有終本含章來

通論乾之三爲當位却云重剛不中坤之三爲不當位却有章可含蓋乾純陽故以剛爲戒坤純陰故借剛以爲用此妙用非聖人看不出三既有章可含則非才不足者以其所處之位當然爾无成有終亦是道理當然非其才不足以成也於象存順有疑本義不終含藏云云當於有終處見其章之露或欲於无成帶含意與本義不甚吻合而質之文言又似得解從王事之從猶論語從政之從註疏作順從不敢爲首說未是

講周公繫坤之六三曰六三陰居陽位陽從內含是有明睿達用之才而能發晦退藏者此三之正也可固以守之然三居下卦之上德爲時用豈能終於含藏如或出而從王之事固不敢爭先居首以取專成之咎而有守者自能有爲凡職分所當爲與才力所能爲者務終其事而後已占者當如是也

象引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孔疏夫子釋含章之義以身居陰極不敢爲物之首但內含章美之道待時而發是以時發也

困學天子擢人之守文而不違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

項葉呂氏曰大凡人出來做事多被人疑忌只爲預先多露圭角不能含章惟含章然後可以時發初不是兩件事

蒙引以時發一句還在含章可貞句內與及時也義同或就以爲是或從王事句意非也

槪貞以守原欲以時發非其時則且守語氣活看似此緣

王註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粗坏釋知

孔疏或從王事知光大者釋无成有終也既隨從王事不敢主成物始但奉終而行是知慮光大不自擅其美惟奉於上

折衷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惟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昧之人有善惟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

蒙引此云知光大也意蓋重在无成有終取其義則與文言同故朱子小註云在人臣用之則爲不居其成而能有終之象如此方見得其知之光大无緣只說以時出從王事便得爲智之光大而

於无成有終一句反畧也

【陸】承上文或從王事一句是以起下句无成有終若非要說无成有終則或從王事何用

【存疑】但就爲臣之分上說不就三之才說識君尊臣卑之分君逸臣勞之理故曰知光大也

【集解】光則无所不明大則无所不盡光是直說大是橫說

【臆】知光大全在无成有終上見程傳只從含章處徽似未切本旬意 无成有終是道理當如此知光大見得明故能如此

【存疑】於此云不就三之才說可照出上文以才說者亦確 依程傳似說得淵大然細玩爻意究當重含章方合坤卦之旨蓋含章句是正意或從二句是轉意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含章可貞豈終悔哉蓋將以待其時之可爲而出其內美發爲事業也或從王事而无成有終者由於其知識之光大知臣分之不可越而不敢專成又知臣職之不可不盡而能有其終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王註】處陰之卦以陰居陰履非中位无直方之質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括結否閉賢人乃隱施慎則可非泰之道

【孔疏】括結也囊所以貯物以譬心藏知也閉其知而不用故曰括囊功不顯物故曰无譽不與物忤故曰无咎 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者六三以陰居陽位是造爲陽事但不爲事始待唱乃行是陽事猶在故云含章章即陽之美也今六四以陰處陰內无陽事

是不造陽事无含章之美當括結否閉之時是賢人乃隱唯施謹慎則可非通泰之道也

【按】此條輔嗣說甚好但連下文合說在內孔疏以囊譬心深說反鑿

【程傳】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

【本義】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遯也

【或問】程易云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爲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中二說如何朱子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六四爻不比古大臣事凡得此爻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問此爻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問本義云六四重陰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即爲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雲峯胡氏】曰陰虛能受有囊象六三含章六四括囊皆取含虛不露之象三以陰居陽猶或可出而從王事六四以陰居陰惟可括囊不出而已

【隆山李氏】曰譽者咎之招也六四之所以无咎者以其无譽也

【蒙引】六四以性體言則重陰爲能括囊以時位言則不中又當括

囊也事當謹密通上下言時當隱遯專指一節言文言則專就隱遯一節言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今括囊不出復何咎乎然既晦迹不出名安從生故无譽此爻辭蓋就本爻說道理皆象也而占亦如之故云其象占如此

按此爻亦以所處之位言不必論才謹密隱遯者豈盡无才乎隆山李氏一條與本文似无緊要而極有理可以爲招虛名之戒

講周公繫坤之六四曰坤之六四以陰居陰既无剛德又所處失中宜以韜晦滅露爲戒故處世則主於退藏臨事則主於謹密象如囊之結其口而不出者然占者如是可以遠害故无咎然既不出而有爲亦无自而成功故无譽其斯爲善處之道也

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孔疏釋所以括囊无咎之義施其謹愼不與物競故不被害也

程傳能愼如此則无害也

建安邱氏曰愼釋括囊不害釋无咎意實則不害矣

蒙引括囊者本心只是圖无咎而已无譽非所計也六四以括囊而得无咎此便已含得无譽意了故象傳只提无咎亦省文耳

存疑愼即本義謹密也

按愼之一字是聖人喫緊爲人處

講孔子釋四象曰所謂括囊无咎者括囊所以致愼也愼其身而不輕出愼其事而不輕舉不與物競不至被害也不害即无咎也而无譽非所計矣

六五黃裳元吉

孔疏黃是中之色裳是下之飾坤爲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也能以中和通於物理居於臣職故云黃裳元吉元大也以其德能如此故得大吉也

程傳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黃裳元吉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不盡發其義也黃裳既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位也在他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也

隆山李氏曰乾之九五堯舜之君也坤之六五皐夔稷契之臣也坤六五之應在乾九五乾坤相應者堯舜皐夔稷契之遇合也乾之事業則堯舜二典是也坤之事業則禹皐陶益稷三謨是也合典謨而觀然後堯舜皐夔之事業可見合乾坤二卦而觀然後君臣之遇可見乾坤定體一統而不雜坤六爻无君位與諸卦六爻自爲配應例不同乾爲君六爻皆君事坤爲臣六爻皆臣道也先儒謂五君位以陰居之爲新莽武后之類此賊教之大者不可无辨

雙湖胡氏曰隆山所論甚當然先儒說乃是程傳寓誡以五爲君

位不可以臣與婦居之而不知坤旣純臣道則六五正大臣之位不得例以君位言矣然使羿莽媧武之徒居此位其不爲羿莽媧武之禍者亦希矣居此位者其必如六五黃裳之大臣焉斯可耳善觀程傳者正自不妨並致其戒也

〔本義〕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爻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闕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朱子曰黃裳元吉不過是說在上之人能盡柔順之道黃中色裳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則無不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爲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又曰凡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言无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是也

〔節齋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

〔厚齋馮氏曰〕黃以明其地之爲色也裳以明其配乾之衣也

〔雲峯胡氏曰〕離六二象黃離遯六二象黃牛裳又下象坤六二象黃裳可也何乃於六五言之蓋六二陰而在下柔順中正自然无不利六五以陰居尊非中正之德充諸內而見諸外必不能大善而吉也故曰黃裳元吉否則大凶言外之意可見矣

〔疑〕孔疏云坤爲臣道五居君位是臣之極貴者則以六五爲臣道其說舊矣程傳因之以臣道言而深致其戒也本義但云以陰居尊而不明言君臣至蒙引不主臣道說存疑明其爲君位此後乃有定說矣

〔蒙引〕黃中色裳下飾下爲順也黃裳者中順之德之象也不可謂充諸內爲黃見諸外爲裳此之黃裳皆以見之外者言正指其溫恭接下處說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一皆根諸心所發也故象傳曰文在中也。中順二字不可分內外看至文言方分屬內外故云學者不可以孔子之說遂爲文王周公之說但當隨文以求其義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也人有中順之德以之處已則盡已之道以之處人則得人之心不爲大善之吉乎

〔存疑〕中順以順爲主順而得中也黃裳以裳爲主裳之色黃也大善之吉不但其事之吉於理且无虧也

〔淺〕占者固當體卦爻之義而亦當觀卦爻之辭如此分明是大吉而南蒯得凶似乎詞不足憑矣有德者正應无德者反應恐不足以盡易道也竊意占所以決疑於易易因示之以吉如黃裳而乃元吉而南蒯不能用也非易之反應也。本義充諸內是伏下在中意

〔通〕周公繫坤之六五曰五尊位也而六以陰居之陰性順又居上卦之中是其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則其形諸身施於政者无非中順如黃之中色用以爲裳背然占者有如是之德以

之處已則盡已之道以之治人則得人之心大善而吉也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程傳]黃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內積至美而居下故爲元吉

[本義]元在中而見於外也

[通論]余氏曰坤六五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則止發黃裳之蘊遍坤卦皆可言裳惟六五則爲黃裳所以可貴也六二雖中而不文六三雖文而不中故直方但言其質之中而含章但戒其華之露

[案]引黃裳是中順見諸外者故曰文在中也未有見諸外而不本於內者。謂之文者見其一言一動皆中順之發越昭著也

[案]中非中正之中只作內字看因黃裳爲外之文而推原其內之文。文只是中順之德

[語類]孔子釋五之象曰五之以黃裳而得元吉者非矯飾於外也五實有中順之文德充積於中而英華發外自有如此之盛也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孔疏]以陽謂之龍上六是陰之至極陰盛似陽故稱龍焉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陽氣之龍與之交戰戰於卦外故曰于野陰陽相傷故其血玄黃

[案]固陽之地本王註語謂陰盛不去占固陽所生之地其說未善故不全錄

[程傳]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旣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外也旣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

[本義]陰盛之極至於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或問坤上六不言凶何也朱子曰戰而至於俱傷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問乾只言亢坤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有欠若无乾便沒上截

[臨川王氏曰]陰盛於陽故與陽俱稱龍陽衰於陰故與陰俱稱血

[雲峯胡氏曰]坤六爻皆臣而下卦之上曰王有君也六爻皆陰而上卦之上曰龍有陽也不言陰與陽戰而曰龍戰于野與春秋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同一書法也其血玄黃兩敗俱傷陰雖極盛豈能獨傷陽哉又曰初上取象小人之情狀著矣曰堅氷至者防龍戰于野之禍於其始曰龍戰于野者著堅氷之至於其終也

[案]引其血卽龍之血也龍字兼陰陽陽固龍陰亦龍矣戰是有兩邊方成戰不然戰字說不得且接下句其血玄黃亦不來雲峯王師敗績於茅戎天王狩於河陽之說以爲龍獨指陽其說雖巧然終於泥況此是坤卦上六爻辭如何乃統指陽稱說耶。夫陽全陰半陽統夫陰陰制於陽本无均敵之理然陰陽互有消長迭爲盛衰今也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夫陽方甚微固无勝陰之勢然陰雖盛亦无獨克之理故其象爲龍戰于野其血兼有玄黃二者見陽傷而陰亦傷矣。占者如是謂如龍戰于野其色玄黃也而爻言其凶可知者謂爻辭不言凶以其凶不待言而自可知也

[案]坤卦當以陰爲主觀本義陰盛至與陽爭可見時講謂陽不肯

下陰而與戰以陽爲主似未是

[蘊]周公繫坤之上六曰上六陰盛之極見陽之衰其勢不肯下於陽陽之勢雖微見陰之抗其心不肯下夫陰兩不相下必至於爭故爲龍戰于野之象夫以陽之至微與陰之極盛者爭固无能勝之勢然陰不循其分而與陽爭亦无獨克之理兩敗俱傷又爲其血玄黃之象言當防之於始无使陰至於盛可決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程傳]陰盛至於窮極則必爭而傷也

[存疑]道陰道也窮極也陰盛之極所以必與陽爭而有龍戰于野之象

[蘊]象傳分明是主陰說

[蘊]孔子釋上之象曰龍何以遂戰于野耶陰本起於至微惟馴致其道以至於極則勢復難遏而與陽爭勝惜乎其制之不早也

用六利永貞

[孔疏]永長也貞正也言長能貞正也

[程傳]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

[蘊]此不言變至朱子始謂六爻俱變者用此而永貞亦以變陽取義

[本義]用六言凡筮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此卦純陰而居首故發之遇此卦而六爻俱變者其占如此辭蓋陰柔而不能固守變而爲陽則能永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貞即乾之利貞也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云

[雲峯胡氏曰]坤安貞變而爲乾則爲永貞安者順而不動永者健而不息

[蒙引]陰柔本不能固守今皆變爲陽則剛足以濟柔而能永貞矣故占者利於永貞此戒辭也既云利永貞即乾之利貞如何又謂自坤而變故不足於元亨且坤六爻皆變則爲純乾安可復謂其爲坤之變乎既是純乾如何不兼元亨或疑不言元亨蓋坤變爲乾元亨自不假言矣惟利於永貞又見不止於牝馬之貞也此說不合本義亦一說也

[翼]蒙引謂占者利於永貞作戒辭看本之本義至其辨不足於元亨之說極有理看來只是用六者利於永貞並不謂即乾之利貞

[蘊]周公於坤六爻皆變復繫之以辭曰坤之六爻皆陰也陰柔不能固守今皆用六變而爲陽則柔而以剛濟之有能守之資矣占者得之利於永守其貞蓋坤而兼乾之道也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程傳]陰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本義]初陰後陽故曰大終

[朱子曰]陽爲大陰爲小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爲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按孔疏廣大而終程傳因之云盛大於終朱子以大爲陽故陰變

發爲陽說味長

〔存疑〕始小不能固守大終則能固守矣

按看此二句語意方完

講孔子釋用六曰坤用六而能永貞者何哉易之理陽爲大陰爲小陰變而爲陽是以小始以大終也大則足以有守故能永貞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補疏〕此一節是第一節明坤之德也自積善之家以下是第二節以下分釋六爻之義

〔程傳〕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體至靜而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

〔本義〕剛方釋牝馬之貞也方謂生物有常

或問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朱子曰靜无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是又曰乾行健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的順不是柔弱放倒了所以聖人說坤至柔而動也剛

〔健安邱氏曰〕坤體本至柔及其生物發動處柔中未嘗无剛也本至靜而大德曰生賦形一定不易於此可見其德之方也

〔西溪李氏〕曰聖人恐剛字害坤之體故曰動也剛動其發用處

〔蒙引〕柔无爲剛能動靜无形方有體四字義相反對遷易一箇不得德方又稍在動剛之後柔與剛對至柔如擀截不起者然却能承受乾之氣而運之以發生乎萬物又何其剛也靜與方對靜爲寂若一无所區畫者及其生物則陶鑄萬類一一有常形而不可移易固其方也方謂生物有常只是謂所生之物无變態也如根荄者不可爲胎卵羽毛者不可爲鱗介至柔而動也剛惟柔故能動而剛也至靜而德方亦惟靜故能方也此理最妙蓋坤之剛終是柔之剛坤之方終是靜之方无此柔靜亦做此剛方不成

〔存疑〕至柔坤之德也動剛亦其柔中之剛爾至靜坤之德也德方亦其靜中之方爾故曰順而健至柔至靜是坤之本體這裏便有

生物了俱就坤本體上見其柔靜非至柔至靜是未生物至動剛德方是承乾生物若依此則是疑坤之元亨非牝馬之貞

〔按〕此但言牝馬之貞不言利字則前面利字不關牝馬之貞諸家爲不是存疑云本體只是體段非體用之體兼用在內

〔見遁〕仇滄柱曰柔而靜者順之爲剛而方者健之守是乃所謂牝馬之貞貞即其有常不易者是也非指取欲歸藏時爲貞德方與動剛有別者何氏易詁云柔无爲矣而剛則能動靜无形矣而方則有形然惟能動所以有方此又二句相因之序也

〔集解〕余南湖云二句俱從流行上看不可以柔靜爲體剛方爲用乃一時事並无兩層

〔臣〕一按本義云賦形有定坤之方也此云方謂生物有常有定即

是有常賦形即以生物之形言前後合看更明

【附】孔子既爲彖傳而又爲文言以申彖傳象傳之義其釋彖辭曰坤之彖取義无窮而順而健足以盡之所謂牝馬之貞者正以極順之德持之以健有類於牝馬也蓋坤至柔也柔則易靡矣然其動而及物也能代天以有終直遂而不撓旣成物之形復成物之性何其剛也坤至靜也靜則无爲矣然其德之及物能予物以各正確然而不易物具一形而不相淩奪即物具一性而不相假借何其方也柔與靜其順也剛與方其健也牝馬之貞於此見矣

後得主而有常

程傳陰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常也主

字下脫利字

本義程傳曰主下當有利字

通錄徐氏曰後得主利而有常是再釋利貞之義言起後順乾則得其道而主利可以常久也

蒙引後得主利而有常一句還是就人事之占言君子有攸往先迷至安貞吉處蓋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即是先迷後得之理也可見此不是說坤德之利若泥以利貞亨元之說則是文言於先迷後得以下全遺却了

栗谷余南湖云此節斷以程傳從坤道言不就人事言且上節首提坤字豈有此節又突出人事之占言

蹊遊程傳說亦是此處後得主利聯讀則前回不主利而主義似多一折後得主利明是彖辭亦須綰合蒙引謂諸得依往王安貞吉亦有理但且承坤字渾還不必添出君子耳

通坤之利牝馬之貞固如此矣卦辭所云後得主利者亦利貞之義也蓋以坤道不倡而和居後爲得而主乎順從以爲利乃坤道之有常亘萬古而不易者也即常可以識貞矣

含萬物而化光

程傳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

本義復明亨義

臨川吳氏曰彖傳言含弘光大此言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於中動闢則化生萬物而光輝

和叔此是申彖傳含弘光大意含萬物生意於中即發達於外其

功化甚光顯也

附前面含弘光大是言亨於此復申含弘光大以明亨義也

主坤之德言

附且坤之德能含萬物之生意於中而發達於外化機極其光顯而不可掩也所謂含弘光大而亨可知矣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程傳坤道其順乎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賛坤道之順也

本義復明順承天之義此以上由彖傳之意

臨川吳氏曰彖言乃順承天此言坤道之順承天之德而隨天之時以行彖與文言互相發

鼎山李氏曰坤道无成而代有終不可先乾而起亦不可後乾而

不應一以柔順爲正承天之時而作成物以終其功則得矣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此總言純坤之大謂以爲體坤元之用者當順天而不可先天也

葉溪張氏曰陰陽寒暑生殺榮悴一出於天而地但聽命焉方其煖然爲春地亦與之爲春也及其淒然爲秋地亦與之爲秋也坤道其順乎亦惟上承天施而與時偕行爾

雲峯胡氏曰乾文言釋元亨利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乾以君之所主在元也坤文言則首釋牝馬之貞自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臣之所主在貞也

蒙引或謂此不專言元味坤道及時行字亨利貞皆在其中故本義不曰復明元義而曰復明順承天之義此說未安也蓋本義既

云復明順承天之義則象傳順承天實專指元而非兼亨利貞也況亨利貞皆一元之貫遍也何用於此就象言之耶承天而時行謂不自爲也故爲順不先時而有爲不後時而不爲所以爲順

困隆山李氏謂此總言純坤之大體與程傳合而蒙存皆違本義明順承天之說順承天是坤元則於此節就元字亦似不妨將順承破作兩句其實仍作一句看此段文義甚難看依程傳覺省力前以坤字起後以坤道收只是發明坤的道理以補前商下足之意耳依本義首節言貞次節却不說利三節明亨四節又不說明元但云明順承天不知何故如此參差牝馬之貞何以遽却利字後得主利何以不將利字屬坤而屬之人事殊不可解姑缺之後得主利蒙存專主人事言而本義屬元明劃或從程說未可知則進齋再釋利貞之義爲可用

困要而言之坤之爲道其天下之至順乎天之生物一時之自然而已坤卽承天之氣而時行於物使之形成而性具不先而自爲亦不後而不爲此坤元之至所以合於乾元之大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孔疏此一節明初爻辭

程傳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

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霜而至於冰小惡而至於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本義古字順愼通用按此當作愼言當辯之於微也

困孔疏順如字程傳因之以事勢之順長爲辭本義作愼字義長朱子曰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著陽便合下其足此處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從微時便須著愼來所以說蓋言愼也由辯之不早辯李光祖云不早辯他直到得郞當了却方辯剗地激成事來此說最好

雲峯胡氏曰諸家釋順字皆善與不善皆由順而後積本義作愼言當辯之於微也蓋善與不善皆自微而至著於其微也審而謹

之則善惡之機以決善念之萌以長自不肯甘爲不善之習矣以此見蹟作頻字不若慣字有下工夫處

冡引今日爲一善明日爲一善久之則爲積善矣餘慶者非但一身之慶子孫亦有其慶也若今日不爲善明日不爲善久之則爲積不善矣餘殃者不但一身之殃子孫亦有其殃也善固有慶矣善之積則慶有餘惡固有殃矣惡之積則殃有餘積者皆自微而至著也○此係大意謂餘慶餘殃本於善不善然善不善亦由積而成積則自微而至著者也此自人家興衰常理而言也又以其變故之大者言之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元非一朝一夕之故蓋其所自來者有漸亦莫非日積而成也若爲君父者能於漸時而辯之則不至於有今日弑逆之禍矣由辯之不早辯也直到事勢既成然後從而裁之則其禍立至矣易曰云云蓋言人當於其漸者而愼之也○蓋言愼也一句通管積善積惡至不早辯也愼之則善雖小而當爲惡雖小而可懼矣

按積善只是善行多積惡只是惡行多不必定爲積小爲大豈無大善大惡條件乎有餘只是不盡之意○由來漸者以弑逆一事言積善積惡其端甚多○辯字只是審察意孔疏謂欲明辯之事未是○辯之不早辯當倒看謂不早而辯後來雖辯無及○弑君父是舉其甚者儆人當愼或謂以坤陰重惡還非也孔疏陰爲弑害尤緊

附其釋坤初爻曰天下事未有不由積漸而成者試以家言之如其家積善之久和氣致祥福集於身而且及於子孫有餘慶矣

如其家積不善之久乖氣致戾禍中其身而且及於子孫有餘殃矣且不獨家爲然也其變之大者以臣而弑其君以子而弑其父逆天反常莫此爲甚推原其故豈一朝一夕之所致其所從來者必有漸矣此雖臣子之罪由爲君父者忽於微辯之不能及早而辯故至此也甚矣微之不可不愼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君子當愼之於微也彼小人由微至盛豈非積漸之所致哉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孔疏此一節釋六二爻辭直其正者經稱直是其正也方其義者經稱方是其義也義者宜也事得其宜故曰義君子敬以直內者覆釋直直正也言君子用敬以直內內謂心也用此恭敬以直內理義以方外者用此義事以方正外物○前云直其正也方其義也既云義以方外即此應云正以直內改云敬以直內者欲見正則能敬故變正爲敬也

程傳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程子曰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內心敬則內自直○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使知有是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是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乾九三言聖

人之學坤六二言賢人之學此其大致也若夫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雖聖人不越乎此无異道故也

龜山楊氏曰主一之謂敬无適之謂一敬足以直內而已發之於外則未能時措之宜也故必有義以方外又曰盡其誠心而無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

本義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爲裁制敬則本體之守也直內方外程傳備矣不孤言大也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

朱子曰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外方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最是

他下得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防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不要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便无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无許多人欲牽惹也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直是直上直下胸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此事皆合宜截然廣處得如一物四方在面前截然不可得而移易之意若是圓時便轉動得未有事時只說敬以直內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敬以直內是无纖毫私意胸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决定是恁的不是處决定不恁的截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又曰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是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矣然專言敬而不知就日用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决取舍之幾焉則亦不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敬矣又曰有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顛倒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須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以方外便敬以直內又曰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文言將敬字解直字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即解大字敬而无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无敬則无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施之事君則忠於君事親則悅於親交朋友則信於朋友皆不待習而无一之不利也

潛室陳氏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而不言正以直內何也蓋以正解直則可以敬解直則不可轉正爲敬者蓋才敬則心必正敬則豎起精神不令放倒乃是正以直內遂爲下一轉語即換起精神所以敬字更有工夫

雙峯饒氏曰所謂直者即人心本然之正所謂方者即人心裁制之義皆其固有而非外鑠我者君子當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義並立則其德不孤蓋孤則偏於一善而其德狹不孤則衆善畢集而其德大矣體用全備无適不宜其於行事坦然無所疑惑此所以不習而无不利也

隆山李氏曰文言字字皆有位置非苟然也乾九二言誠坤六二言敬誠敬者乾坤之別也先儒誠敬之學起於此乾九二言仁坤

六二言義仁義者陰陽之辨也先儒論仁義之用取諸此

[蒙引]直方可分內外不可專分動靜況象傳云六二之動直以方也直豈有不兼動乎只存主處便是本體之直正謂本體義謂裁制須認兩箇謂字非以本體當正字裁制當義字也本義本體字因裁制而得裁制字又因本體而生也本體存於內裁制見於外正謂本體正也敬則本體之守其所以正者也元來敬以直內只是不失其本體此正義二字皆以見成之德言然直不自直必由於敬方不自方必由於義直卽主忠信方卽徙義直卽心無私方卽事當理

[存疑]文言之義謂六二之直是其心本體之正也六二之方是其心裁制之義也君子何由而直哉亦曰敬而已矣夫敬檢束身心之法也人心神明不測出入无時莫知其鄉使无道以檢束之則奔走放逸无所底止是非善惡惟欲之從陷於私邪偏曲而內不可直矣君子有見於是故敬以直之內謹於心術念慮之微以防其奔馳放逸之患外謹於威儀動靜之著以禁其放肆怠惰之非終日乾乾罔有間斷一敬純熟則此心常存是非善惡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又何由而方哉亦曰義而已夫義裁制事物之具也事有萬殊物有萬變而理无定在使不以吾心爲之權度則善惡是非顚倒錯亂而外不可方矣君子有見於此故義以方之因物付物不使有過不及之差隨事處事務必合乎大中至正之矩此義既精則善惡是非皆中其當然之則停停當當无偏无頗而外罔不方矣不是敬義立德就不孤是敬義旣立由此以

至不孤蓋敬立以內直內直則內有以爲乎外而外益以方義形則外方外方則外有以爲乎內而內益以直內外交養循環不已此是直純乎直方純乎方直方之德光輝盛大至於窮神知化而不自知矣是不孤也不疑其所行一句是解不習无不利本義疑故習而後利不疑則何假於習意自明白蓋疑是滯碍也如欲直則未能直欲方則未能方心欲而力未能赴之是滯碍也亦由工夫未到純熟故也所以必待學習也學習到純熟處則欲直斯直欲方斯方從心所欲不踰矩而无滯礙矣无滯礙則利矣

[illegible]此節是學問最要緊工夫先儒發揮不厭其詳後學所宜着眼

○正謂本體本體無動靜爲是就用敬工夫則存省皆在其中矣而動處工夫爲多故蒙引主動言德不孤依孔疏作人應之亦通然本文无大字一層朱子之見尤卓矣

[困疑]行卽六二之動動字有內所存外所行二意不疑所行只是凡有所動皆无滯礙所行緊抱上敬義數句不是兩截時講或以直方大爲上截不習无不利爲下截非也

[illegible]蒼其爲二爻曰六二之所謂直者言其心自然之本體无少私曲之正也所謂方者言其心自然之裁制无少差謬之義也此德之已成者也然豈无所以成之哉君子知敬者檢束身心之具也敬則此心常存是非辨疑不失其本然之正而內罔不直矣知義者裁制事物之宜也義則凡事不苟常變經權皆中其當然之則而外无不方矣敬義旣立內外夾持體用兼備其德不淪於孤陋不期大而自大矣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蓋凡事

有疑礙必待習而後利六二涵養純熟矜持悉化凡一身所行
直方而大坦然順適无所疑礙又何假於習乎此所以无不利
也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
成而代有終也
孔疏此一節明六三爻辭
程傳爲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
而不敢有其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
然
按孔疏云含之以從王事程傳因之朱子謂雖美而當含之此句
甚明則下面以從王事弗敢成也爲句明矣

平菴項氏曰陰雖有美含之絶句以含之連下文讀者非
朱子曰天地之間萬物燦然而陳者皆陰麗於陽其美外見者也
六三六五皆以陰居陽故三則曰陰雖有美而五則曰美在其中
然三方進而位不中者也故雖有美而尚含之五正位而居體者
也故美在其中而發於事業人臣事業之著於世固自有時若不
可挾才能而躁進以取三五同功嫌逼之禍也
雨溪張氏曰弗敢云者非其才有所不足於其分有所不敢也凡
地之於天妻之於夫臣之於君其道皆當如是則得以陰從陽之
正而能代上以終其事也下獨言地道蓋舉其大者耳
蒙引成者成其始而兼乎終也終者无其始而僅終其事也
存疑此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專以君臣之義言不主六三才

質言陰括六三含是韜晦言六三雖有陽明之美然卦含藏之不
自爲其美焉以是含章之道施之從王事惟代君以終其事不敢
自專以成其事爲何此地道也亦妻道也臣道也地之爲道至柔
至靜妥常處順不敢自專以成其功惟代天以終其功也地道如
此臣道妻道可知矣此六三之所以弗敢成也
按存疑謂口氣甚是但所云與象傳同旨與爻辭不同未見其然
蓋存疑以前可貞爲可守未可出爲才不足故也若蒙引所云
非終於守則時發所從可貞看出豈是兩層意○因地道以及
妻道臣道三者不必假吊順口氣說爲是
講其釋三爻曰凡陰柔之人多不足於美即有美而恃才專成者
多矣坤之三陰也以陰居陽雖有意美之德必藴含之而不輕

發即以此而從王事亦退處於後而不敢有所專成也所以然
者三之分以天地言則地道也以夫妻言則妻道也以君臣言
則臣道也地之道於生物之功不敢專成而代天以有終也地
道如此妻道臣道可知此三之所以弗敢成爲得臣道之正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孔疏此一節明六四爻辭天地變化謂二氣交通生養萬物故草
木蕃滋天地閉賢人隱者謂二氣不相通天地否閉賢人潛隱天
地通則草木蕃明天地閉則草木不蕃天地閉則賢人隱明天地
通則賢人出互而相通此乃括囊无咎故賢人隱屬天地閉也蓋
言謹者謂謹慎蓋言賢人君子於此之時須謹慎也
程傳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爲隔絶之象天地交感則變

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絶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平菴項氏曰草木比蕃光於人乎言盛者要其終也賢人隱則物從之矣言衰者記其始也

雲峯胡氏曰六四文言與初六相似兩爻當合看初六首言人之善不善末斷之曰蓋言順也六四首言天地之変不変末斷之曰蓋言謹也初當謹慎毋縱夫微陰之長四當謹慎毋術於重陰之時

蒙引天地變化至賢人隱重在下句。蓋言謹也謂爻辭所云者正謂其天地閉之時當謹避而去之也

困變化與閉字相對陰陽之氣交感而流通爲變化否隔而不通爲閉程傳變化萬物只是大槩說。草木蕃不蕃在水旱上見賢人隱不隱在治亂上見然總是天地之氣化故互言之

蹇其釋四爻曰君子之出處視世運之盛衰如天氣下降地氣上升則變化之道行矣於是太和翔洽草木无不蕃盛而賢人有不出而爲世用乎如天氣上亢地氣下鬱則閉塞而不通矣於是世運衰否賢人皆抱道而隱而物類之不得其所不待言矣易曰括囊无咎无譽正言所遇當閉塞之時宜順時而隱謹守而不出也

君子黄中通理

[illegible]此一節明六五爻辭也。

程傳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

本義黄中言中德在內釋黄字之義也

按程傳文君中未甚明故朱子以中德在內易之達於理是申說而蒙存俱作兩層意與程說不同然孔䟽以黄居中通曉物理程說蓋有所本。

雙湖徐氏曰黄中通理四字當玩涵養不熟操守不固天理有一毫之未純人欲有一毫之未去未得爲黄中也涵養熟矣操守固矣天理全而人欲去矣然條理未達脈絡未貫則是蘊於內者雖有中和渾厚之美而无融暢貫通之妙未得爲通理也必黄中而通理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而後爲美之至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亦此意也

雲峯胡氏曰六五當與六二並看故皆以君子言蓋直內方外之君子即黄中通理之君子也

蒙引通理即是黄中處通而理也蓋黄中非通則无以應乎外通而非理則所以應乎外者不能皆得其當此所以言黄中而必幷以通理言之通理亦在內也。黄中通理黄字只把黄字還他下文美在其中方是解出黄中之義

存疑黄中中德在內也黄字當中字中字當內字通理言中德爲而且理也通言其有觸即應有感即通周流无滯圓神不滯是箇通達活動底物不是膠固凝滯死殺物也理言其品節分明一毫之中有萬殊渾然之中有燦然不是渾淪籠統无分曉无區別物也。君子黄中通理後當貼一句云君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爲黄

者可識矣○
蒙依蒙引通字、似是靈通之通而時講作貫通之通以貫通與條
理尤相貼合也○
主延此節只一黄中便了通理總形容中德之妙○
發黄中之中是虛字究意只形容得一黄字言黄在中而能通理
也
講其釋五爻曰六五固有黄裳之象矣何取於黄哉蓋黄中色也○
在八則爲中德五之君子粹然中德包涵於内統觀之則衆善
咸備時出不窮何其涵蓄而言之則條理分明井然不亂又何
理也是可以見中德之美而義之有取於黄矣

正位居體

程傳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惟取中正之義
本義雖在尊位而居下體釋裳字之義也
進齋徐氏曰正位當在中之位居體居下體而不僭言柔順之德
形於外而得當也
蒙引體字是禮體之體○裳字之義全在居體二字上正位只帶
說言在尊位而能居下體也若非在尊位則其居下體亦未足爲
貴矣○正字活看謂當尊也正位居體謂能溫恭接下不以尊貴
自居用上敬下也
存疑言正乎五位而居下體是居尊而能處下也履帝位之尊能
居乎臣民之下處皇極之上能執乎謙讓之道不以崇高自恃不
以富貴自驕此五之正位居體也○說正位居體當貼一句云君
子之德如此其象之爲裳可識矣蓋此二句雖釋黄裳之義然其
意隱然見於言外若如程傳這真說則不可故須於未嘗此
體居體内含有順字思君子說於下體不甚合只論下之體便是
故蒙引謂是禮體之體○裳在下體本身體之體借以見意故
須活看
講又何取於裳哉蓋裳下體之服卑順之象也君子正位於上而
不以尊貴自矜謙抑以禮上和易以近民其所履雖崇高之地
而其所居實卑順之體義之有取於裳者此矣
程傳美積於中而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本義美在其中復釋黄中暢於四支復釋居體

朱子曰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說文言云不疑其所行是也五得尊
位則是就他成就處說所以云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之至也
蒙引暢於四支發於事業二句平列徐進齋以暢四支連美在中承
黄中通理以發於事業承正位居體未是
存疑暢於四支復釋居體此本義不及發於事業者舉此以該後
也或於發於事業帶美之至也爲一意可謂泥矣前爻下本義云
中順之德充諸内而見諸外見於外者豈獨暢於四支而不及發
於事業乎无是理也○黄裳二字分而言之則黄爲中裳爲順合
而言之則惟中故順存於中爲中形於外爲順理一而已○暢於
四支者中德之暢而爲順也發於事業者亦中德之暢而爲順也

夫六五德之積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美之至也。暢四支發事業處要說得居體意在不可泛泛說要只是順德也。美在其中美字即黃字中字即前本義所謂无諸內之內字非中德之中也。而暢於四支者即在其中之美之所暢也

存疑 文言既分釋黃裳了又恐人認爲二物不知歸重處故發美在其中一條見得其所謂順乃本於中與象傳文在中也及六二之動直以方也意思一般大意謂君子之德黃中通理所謂黃者可見矣正位居體所謂裳者可見矣然二者豈判然不相干哉夫黃中通理人之美德君子惟美在其中是以暢於四支發於事業能正位居體矣夫美在其中而至於發越之盛是美之至也竊此意是歸重於中處或曰依此說是在中爲中發越爲順乎曰中未

嘗不順順未嘗不本於中合而言之曰中順之德充諸內而發於外亦可分言之曰在中爲中發外爲順亦可但不相礙況此中字本是順德之中

蒙引 看此節只照本文說下不必以本義釋黃字之義釋裳字之義及復釋黃中復釋居體數句來自纏繞恐竟義不得貫通耳本義只是就體貼而讀者多爲所泥反失朱子爲後學之意矣

說統 蒙引此說極有理。總是就黃裳二字橫豎排論不可拘滯。

美在其中貼黃中說美之至美字只是贊辭不必再纏黃字

講意 中爲天下之美德而順則中之用也君子有此美德充積於中於是見於四支而和順之容極其暢適有不言而喻者也見於事業而和順之治極其發越有不見而章者也德至此則自

必而形諸身自身而形諸政至精至粹无以加矣不亦美之至乎。此五之所以取象於黃裳而獲元吉也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孔疏 此一節明上六爻辭陰疑於陽必戰者陰盛爲陽所疑陽乃發動欲除去此陰陰既強盛不肯退避故必戰也

程傳 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於野進不已而至於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極盛不離陰類也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極盛至與陽爭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傷也

本義 疑謂鈞敵而无小大之差也坤雖无陽然陽未嘗无也血陰屬蓋氣陽而血陰也玄黃天地之正色言陰陽皆傷也。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雲峯胡氏曰 陰疑於陽必戰則與陽爲均敵而无大小之差矣天道不可一日无陽故稱龍於盛陰之時存陽也

節齋蔡氏曰 聖人爲其純陰或嫌於无陽也故稱龍以明之

蒙引 疑者似也故本義云疑謂均敵

存疑 陰下於陽本不敢與陽戰也惟陰盛之極其勢與陽均敵故敢與戰此如唐之藩鎮擁兵以抗王室陰盛之極至與陽爭此時已无陽聖人謂陽未嘗无亦不可无也故稱龍以存陽猶唐中宗爲武后所廢綱目猶書帝在房州以存君也陰雖極盛而稱龍然

本是陰雖是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猶臣雖盛而敵君然臣子之名分猶存尚當安分未可與爭也此有陰抑之之意天色玄地色黄曰其血玄黄見陽傷而陰亦傷也

困本義云陽未嘗无諸說因之皆以稱龍指陽說前面龍戰於野戰字陰陽皆在内此處指陽說亦非无來歷但細玩語氣上擬出陰疑於陽即承爲其嫌於无陽此其字分明跟陰來嫌陰之无陽則稱龍似不指陽矣況陰疑句屬陰无陽句屬陽未辭句又屬陰後賓安頓不如俱就陰一氣說下爲是王弼詩註云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故稱龍焉此句極有分曉蓋陰旣疑於陽而戰矣惟龍乃相戰爲其嫌於非陽而戰故直謂之爲龍言陰之敢與陽戰居然一龍矣此无字只作非字看似明

平菴項氏曰玄黄者上下无別所謂雜也曰疑於陽曰嫌於无陽曰猶未離其類曰天地之雜皆言陰似陽

按此說亦是將嫌於无陽屬陰又按程傳卦雖純陰恐疑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前面象詞云龍戰於野是將純陰无陽誰復與陰戰蓋陽未嘗无陰雖盛尙有與之戰者故稱龍焉謂陽也本義之說原從程傳今不敢遽背其說

西溪張氏曰玄天色也黄地色也雖曰天地之雜然天地定分終不可易故終之曰天玄而地黄

按文言天地之雜是解前面其血玄黄句言天地之色相雜猶云兩龍之血相攪也下云天玄而地黄蓋一爲天色一爲地色而乃云其血玄黄合作一處非相雜而何張氏之說似非語氣

按蒙引云爲周公爲之也去疑云嫌周公嫌之也號周公作爻詞說亦是但嫌字當活看只是周公爲其无陽可惜嫌耳或以无陽爲陰目中无陽覺失之俚天玄地黄是足上語非反上語時講俱誤認

國其釋上爻曰上六何以謂之戰耶蓋陰盛之極力足均敵乎陽則必至有兩相爭戰之事此所以戰也何以稱龍蓋龍陽也聖人以爲陰雖盛而陽未嘗无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相戰則陽固龍陰亦龍矣又何以稱血蓋血陰也陰雖極盛聖人以其猶未離乎陰之類也故稱血焉兩敗則陰固有血陽亦有血矣其玄與黄並稱者何也玄黄者乃天地之色相雜也天之色玄地之色黄兩敗俱傷血色相雜故並稱玄黄所以示儆也上爻所繫之辭而聖人扶陽抑陰之義可見矣

直日講解義坤取純陰至順之義故其象爲地擬諸物類則爲牝馬四德皆與乾同而獨言牝馬之貞明其以順德承乾也彖傳釋卦辭兼造化人事而言一以柔順爲正六爻則二之德極其盛三之美含於中四之愼免於咎五之黄中內充實而外光輝雖德量深淺不同而皆有合於地道之貞順者也惟初與上以陰陽消長言初言堅冰戒陰勢之將長也上言龍戰警陰猶之過盛也此與諸爻若不相蒙然而聖人作易之旨實在乎此蓋論造化之理則陰陽之一氣對待流行不容偏廢而論淑慝之分則陽主生陰主殺主生者爲善主殺者卽爲不善聖人欲以人事挽造化嘗以扶陽抑陰之意寓於觀象繫辭之中故諸卦每遇陰爻必勉以柔順戒

之以守貞雖陰之取象不專屬於小人而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加謹焉以君子小人之進退爲世道消長之所繫也坤爲純陰之卦諸爻皆言坤德而獨於初上二爻凜然示小加大賤妨貴之防其旨深矣

㮣六爻純陰之卦六二柔順中正爲卦之主彖言牝馬之貞順而健也順能有常即爲健與乾健不同君子攸行以下正所謂牝馬之貞也彖傳以地道人事明之而言順承柔順利貞後順得常文言復言坤道其順乎總以順爲總括大象厚德載物亦只是一順字盡之二爻直方大本以言六二之德而文言推敬義夾持工夫最爲喫緊五爻亦吉文言深許之而程傳以文主爲說擬之武則天似失之過初防其微上戒其戰兩爻相爲始終

所以寓抑陰之意也三以陰居陽時有可爲當仕四以陰居陰時不可爲當隱兩爻並觀所以明人事也○朱子謂坤六爻雖有輕重大概皆是持守收斂謹畏的意此語可括坤卦大旨予謂讀坤卦者但能體會彖傳中柔順利貞四字即於坤道有得六爻中初上發明陰陽大幾初以示防上以致戒二柔順中正得坤道之純故極許之五中而不正許而有戒意三當重含一邊文言語氣甚明四之括囊爲處危險者說法更宜着眼○自程子標出敬義夾持工夫學者奉爲要語以此知易不但言數而精於言理不但言理而切於言學也○君子黃中通理一段本義以美在中釋黃中暢四支釋居體長彝解崇引於暢發二句皆以順字貼之是體朱子之意而曲爲之說竊謂順字前面發揮已多五爻只重中字從黃字發意爲是黃中通理正發黃字意正位居體暗藏裳字意美在其中云云是申元吉意黃中是有其德正位是有其位美在其中承黃中說暢四支發事業承正位說來不必以中順二字分貼似省葛藤

易經詳說卷之五終

屯䷂震下坎上

程傳屯序卦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廬山李氏曰乾坤之後次以屯蒙此乾以生育之功付之二子也

雲峯胡氏曰屯蒙繼乾坤之後上下體有震坎艮乾坤交而成也震則乾坤之始交故先焉

按屯訓難序卦訓盈只照程傳鬱結未通體會爲明於鬱結可想其盈滿於未通可想其艱難譬如萌芽在土生意已盛鬱勃欲出是盈也而未能遽出是難也舊說難生難乎似如字讀朱子作去聲然經中屯字只是難意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程傳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

按程傳元亨利貞於乾分四德於坤不以利字連牝馬之貞亦是分四德意至此則云大亨之道利在貞固以屯不足當四德故貫串取義也孔疏以利貞爲利益而貞正不如程說

本義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爲動其象爲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爲陷爲險其象爲雲爲雨爲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爲字象屮穿地始出而未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爲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

雙湖胡氏曰元亨利貞占辭也當屯難之世遽稱元亨亦猶蠱壞之時而有元亨之義卦辭大抵主在震初九一爻勿用有攸往震性好動戒震也

雲峯胡氏曰元亨震之動也利貞爲震遇坎而言也非不利有攸往不可輕用以往也

按經元亨是未通終必通也本於震之能動利貞戒占者宜守其正不可行險僥倖也是本於坎險在前

按程傳方屯之時未可遽有所往也是連下文與利建侯相呼應而本義云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是連上爻說

蒙引能動而可亨者動未便能出險之外只是在險中而猶能動不爲所束縛耳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詳遽字意是且須審耐終必有可出時以能動故也但未可遽有所往耳此但字是承上利貞言蓋利貞字意包得廣其在屯則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勿用有攸往一句乃申利貞之意也

按朱子語類以利貞勿用有攸往爲一正一反語無兩義獨集解作兩層講以固守正道爲利貞以審度機宜爲勿用攸往是謂利貞以理言勿用攸往以時勢言稍分別說亦有未

程傳方屯之時未可遽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

按程傳能濟字即上濟字謂建侯以濟屯也朱子不從此說謂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似不如程說義長

本義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爲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或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朱子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問彖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何也曰有一例成卦之主皆說於彖辭下如屯之初九利建侯大有之五同人之二皆如此又問屯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曰然此亦大槩如此若是自卜爲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己也若是卜立君者得之則所謂建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爲典要 按朱子乃己乃君云云其所以不從程傳作輔助說者意蓋在此

玉疑建侯還主建人爲侯若人建我亦何能必得

雲峯胡氏曰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長子震驚百里皆有侯象

家引言陽居陰下是起下句以賢下人成卦之主是兼起下句得民而可君如此則陽居陰下是以二畫之實言不必兼六畫言也爲上有九五一陽在五有成卦之主則兼六畫言利建侯亦須要說是屯難之時利於建侯如此方與彖傳合故其本義云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既云舉其一則此亦是彖辭中一意矣蓋當屯難之時固宜立君以致治而得如初九者又是得民而可君之人故就宜立以爲君也

按此只當以屯難之時利建侯爲正意卦中有二陽而有取於初者以初爲陽之始動而五陷於坎中也彖辭宜建侯初爻亦云利建侯象之建侯當即謂初

表首不曰君而曰侯者尚有九五在也

易學元亨全在能動上利貞所以善用其動而建侯又所以善用其貞也利貞建侯總所以致元亨

漢易引誠齋之說謂漢高爲義帝發喪得利貞隱忍之關中得勿用攸往王信越得建侯此又分三爻亦可參看

講文王繫屯彖辭曰屯難之世正可大有爲之時才足以撥亂力足以扶危當得元亨矣但屯時大難方殷舉事一不當則機會盡失人心解體故必利於守正謀出萬全不宜欲速見小利遽有所往也至於匡濟時艱務在得賢其理宜建立諸侯使人心有所維係以能濟之人有善濟之道則屯難可以乘解矣不二

亨平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

孔疏此一句釋屯之名以剛柔二氣始欲相交未相通感情意未得故難生也

按孔疏始交難生是合說而本義分屬震坎程傳云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未甚分明又云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亦是合說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謂坎

中溪張氏曰乾坤之後一索得震爲始交再索得坎爲難生而者承上接下之辭所以合震坎之義而釋其爲屯也按張氏說亦明與本義乾坤始交之說合而存疑之謂繫辭傳所言乃文王後天卦非先天命卦之意若求序卦論此說爲是

家引剛柔陰陽也故本義曰乾坤始交言乾坤尤切且合序卦傳所謂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者○剛柔始交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也本是陰體一陽生於下便是陰陽始交也

附錄屯字在難生上見

集解始交難生當從本義乾坤始交而遇陷險說

按此與彖存異今從之

翼註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屯何哉屯難也爲卦下體震是乾剛坤柔一索而得者是剛柔始交也上體坎坎之德爲陷是難生也乾坤始交即遇個險有屯之義故名屯

動乎險中大亨貞

孔疏此釋四德也坎爲險震爲動震在坎下是動於險中初動險中故屯難動而不已將出於險故得大亨貞也大亨即元亨也不

言利者利屬於貞故直言大亨貞

程傳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

本義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爲也險坎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

按本義於二體又添出德字其義較長

蒙引本義作德字以作用言險既以地言如何亦謂之德大抵此字輕德字只是性情云耳

或謂本義云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用文王本意何也曰乾元亨利貞至孔子方作四德說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爲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按大亨貞中包有利字

翼註曰元亨利貞者何哉卦德震動坎險是以奮發有爲之畧而當大難之時能動乎險中也夫能動則才足以有爲而可成撥亂之功在險則其時猶未易爲而不宜有僥倖之舉故大亨而必於利貞也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按注疏以雷雨句自爲一節復釋亨義程傳因之本義乃以連下文

程傳上文言天地生物之義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

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難建侯自輔又當憂動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

〔按〕王註屯者天地造始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欠明故程子易之本義因程說而加暢也雷雨句既屬此節則天造草昧句宜與雷雨句連

〔本義〕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天運草雜亂昧晦冥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

〔象〕〔引〕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之象非天造草昧即雷雨滿盈也雷雨交作有屯之象非屯難即是雲雷也○天造猶言天運造字

不可當運字看故云猶言○本義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晦冥塞乎兩間此釋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二句天下未定名分未明此即所謂天造草昧之實事○陰陽交就雷雨言不可拘乾坤始交例蓋乾坤始交只是震一體雷雨則兼震坎二體必曰陰陽交者蓋雷雨有作時有不作時豈非以陰陽之交與不交故耶

〔通〕程傳建侯自輔又當憂動兢畏不遑寧處本義宜立君以統治未可遽謂安寧之時二說不同程說本好不知朱子何故另起一意想朱子是不從建侯自輔涉乎分封之說故如此

朱子曰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猶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爲不安寧方可蓋方動而遇險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爲戒也○按別發出一道理是本義不取初九爻義註脚

〔存疑〕不寧是建侯之人心上自不安寧本義未可遽謂安寧之時語録須自以爲不安寧方可此實當安在不寧之上

按此似調停程朱二說

〔去疑〕不寧非空空憂懼建侯後尚有許多經綸在此建侯鄙主衆建說爲妥

〔按〕主衆建說則不害屬王者

〔要解〕仇鰲桓曰宜建侯者建他人爲侯分土立國而各治之也比之建國在天下既定之後屯之建侯在天下未定之時如漢高分山東之地與三將光武損河西之地與竇融是也

〔或問〕剛柔始交而難生程傳以雷雲之象爲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如何朱子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語覺重複

〔通〕此挽說尤明○一索得男朱子已云然則中溪之說存疑不應駁

〔淺說〕又曰利建侯者以二體之象言之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交作滿盈於天地之間其在天運爲雜亂晦冥之時天下猶未定名分猶未明也濟屯者宜擇立賢哲建以爲侯以定天下而正名分

焉又當致其憂勤凡可以濟屯之事皆竭心力以爲之不可以
　侯已建而遽謂爲安寧之時也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程傳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
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地之事以濟於屯難經緯綸緝謂營爲
也
本義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之事經引之綸理
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
東萊呂氏曰屯難之世人皆惶懼沮喪不敢有爲殊不知正是君
子經綸時節
臨川吳氏曰君子治世猶治絲欲解其紛亂亦猶屯之時必欲解
其鬱結也經者先摠其目爲一而後分之象雷之自一而分綸者
先理其緒爲二而後合之象雷之自二而合也
按孔疏經謂經緯綸謂綱綸欠明程子易綱綸爲綸緝亦未分曉
　本義摠作治絲之事而吳氏訓釋尤爲詳確但其貼雲雷未妥
蒙引雲雷屯言雲雷方屯三字一連讀如天行健地勢坤雷電噬
嗑天於火同人之類○經綸者治絲之事也經引之摠引其緒也
綸理之隨各條理而合之也經綸世務亦如此必先正其大綱絜
後就中理其節目此等字皆借用也與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解
不同者蓋此從濟屯上言則曰引之理之所謂治亂民如治亂絲
之意中庸以五倫言則經者理其緒而分之以比父慈子孝君仁
臣敬之各得其分也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以比父子親君臣義之

兩相得也解義者自須不同
存疑君子經綸草屯之事也凡事有個大綱有個細目經是分其
大綱綸是理其細目先舉其大綱然後就中理其細目則巨細畢
舉屯難之世變爲亨通之日矣
易說雲雷屯則陰陽醞釀然後雨澤降而天地變經綸密則謀慮熟
然後紛紜定而世道寧
或問屯需二象皆陰陽不和洽成雨之象然屯言君子以經綸需
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朱子曰需是緩這裏在他无所致力只得飲食
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
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爲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隆山李氏曰坎在震上爲屯以雲方上升畜而未散也坎在震下
爲解以雨澤既沛无所不被也故雷雨作解者乃所以散屯而雲
雷方興則屯難之始也
按雷故盛而雲散布大槩有經綸之象以其忽合忽分往來不一
也或以經象雷之自斂而發綸象雲之自散而聚便覺鑿
讀孔子釋大象曰卦上坎爲雲下震爲雷雷雖動矣雲著雨而未
降屯之象也君子以治屯之世如治亂絲必先整其大綱而後
舉其衆目故經以引之使紀綱既立復綸以理之使節目畢詳
如治田里以厚民生而復爲之計樹畜障處之盡其宜設學校
以正民性而復爲之立科條施行之有其序如此何屯之不可
亨微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孔疏磐桓不進之貌處屯之初動即難生故磐桓也不可進惟宜居處貞正亦宜建立諸侯。按王註息亂以靜守靜以侯居貞建侯合說孔疏分說爲優

程傳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磐桓也方屯之初不磐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世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助也。按程傳居貞之解甚好只建侯與本義不同

本義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正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爲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也

或問初九利建侯本義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此占與象爲如何朱子曰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則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有專主成卦之主而言者周公首於此爻之辭發之卦主震震主初磐桓即勿用有攸往利居貞即利貞卦言利建侯者其事也利於建初以爲侯也爻言利建侯者其人也如初之才利建以爲侯也爻言磐桓主爲侯者而言宜緩卦言利建侯而不宜主爲侯者而言不宜緩也

蒙引一發不進者不謂之磐桓欲進而不得遂進遲回却顧之狀

此乃所謂磐桓也。臨川吳氏謂居則不行行則不居者非也居貞猶云安處于正也其不進之意自在貞字內依他說反重疊了。依本義則卦辭利建侯象在占中初九利建侯占在象中但不知如何本義卦辭主占爻辭主象言卦辭主占者自卦而言則卦中之初九爲他人故值此卦者利建此人爲侯也爻辭主象者自爻而言則此爻當爲占者所自當故值此爻者得建以爲侯而利此亦通例也本義精矣

存疑二建侯俱作占說蒙引謂卦辭是占初九是象尚未見得。折衷居貞是自守與彖不同建侯以己言與彖建他人爲侯不同

攷辨彖傳磐桓利居貞爲一截利建侯爲一截

讀周公繫初爻曰初九處屯之初陽剛動體本欲進而有爲居下應柔不得以遂其進故有磐桓之象夫知其勢之不可自止而不遽進此處屯之正道也占者能居守其正而不妄動斯爲利耳然又不可終于居貞而自誤也德既在我爲民所歸當從民之望建立爲侯以在濟屯之功可也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爲侯矣

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程傳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磐桓未能遂往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按孔疏志行守正程傳行其正字義淸楚

蒙引志行正做初九所能說即本義居得其正也。按臨川吳氏居則不行行則不居以行正爲廢居貞之義未是故蒙引駁之。

行正只是不輕進或以爲行正天下之事非本旨雖字頗難安須
故時講多將正字說開去細玩語氣是謂雖其勢然亦其志然也
如井其志行正則始難進而後安進矣
程傳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象方屯之
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
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於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
柔以能濟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况陽之於陰自爲貴
乎
誠齋楊氏曰震以一陽爲二陰之主故曰貴以一陰賤而一陽下
故曰下賤 按王註云陽貴而陰賤也誠齋之說與王合而程傳
專主陰陽之分只未帶出陰陽意輕重自見

蒙引貴以德言賢者自有一段尊貴處不必是位所謂君子小人
字而亦是如此 以貴下賤者曰當屯難之日衆人之中獨有超
羣之才出類之德而其所念慮所作爲一皆懇懇乎安人利物之
計所以民咸歸之君侯之位不能舍之而他往矣非是向人人施
恩澤而得民心以爲侯也
按存疑主陽居陰下爲以貴下賤之說 此節是以磐桓志行正
合說磐桓利居貞而以大得民說所以利建侯非孔子發出以
貴下賤大得民則此節建侯之旨難明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之磐桓利居貞者雖其勢磐桓而難進亦其
志原在行正不肯妄爲故不輕進也初之利建侯者以陽之貴
下于陰之賤盛德不驕處坊生民故民懷其德而天下歸心有
以大得乎民而利建以爲侯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程傳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
如辭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
下馬爲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
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
時固難自濟又爲剛陽所逼故爲難也設非逼於寇難則往求於
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於初所以
不字苟貞固不易至於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
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爲賢明
剛正之人而爲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爲

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
本義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
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
也乃求與已爲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
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孔疏屯如邅如者屯是屯難邅是邅回如是語辭也言六二欲應
於九五即畏初九逼之不敢前進故屯如邅如也乘馬班如者子
夏傳云班如者謂相牽不進也馬季長云班班旋不進也
蒙引乘馬班如以申屯如邅如之意也班分布不進之貌言其且
前且却且東且西而不直前進去有分布之象也 程傳云下馬爲
班與馬異處也如此則是下馬班如不是乘馬班如也程傳想亦

是意度爲不得那分布意出故如此拘說耳

【或問】匪寇婚媾程傳云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朱子曰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爲陽所逼然非爲寇也乃求求已爲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二也耿氏解女子貞不字作嫁笄而字貞不字者未許嫁也却與婚媾之義相通亦說得有理伊川說作字育之字謂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耶朱子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蒙引】初九之逼六二非理也而聖人乃又原之曰匪寇婚媾者見得初九本無惡意乃是厚我之意人情於此易至與之比暱而喪其所守而六二乃獨能守正不許益見其難也今人所處往往有

心知其非是而却不得他來意之勤遂至顚錯了事者故曰匪寇婚媾益以見女子貞之難也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冠而字女子之字亦分明是表德與男子字同但字則許嫁矣非有許嫁之字與人也不字者不字於初也乃字者乃字於五也數窮理極數字自十年來故先數後理妄求者去則正應者合二者皆以數窮理極也六二爻辭通作象看特因以戒占者耳

【會通】匪寇句言來意之厚見不字之難十年句言久而後字見不字之堅

【按】程傳分布與舊說少異本義分布不進是用程說王註寇謂初也无初之難則與五婚矣程傳因之謂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亦以寇爲初婚爲五本義初非爲寇乃求與已爲婚媾耳其說不同婚媾二字孔疏所引馬季長云重婚爲媾鄭康成云媾猶會也只作會字看婚媾是一事不必作重婚看

【孔疏】女子守貞不受初九之愛字爲字育朱子以許嫁爲字賸二說二以從五爲正而初實非惡故云匪寇先儒多辨二之以初爲寇是爲舊說所誤

【進齋徐氏曰】易之道有已正而他爻取之以爲邪者有已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而二近之則爲寇旅之上非不凶也而五承之則有譽命

【雲峯胡氏曰】屯如以時言邅而未遽通也邅如以遇屯之時者而言四而未遽進也屯者陰陽之始交二與四陰居陰初與五陽居陽二應五四應初故皆曰婚媾取陰陽之始交也

【圖】周公繫二爻曰六二陰柔中正上應九五義所當從也下乘初剛爲其所逼不得上進以從正應有屯如邅如而所乘之馬亦班如之象然初之難二非爲害也乃求與已相好耳又有匪爲寇而求婚媾之象夫初之求二其意本善最人所難却者二柔順中正有以自守而不字于初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初之妄求者去而得與五之正應相合又有女子守貞不字十年乃字之象占者觀此象可以知戒矣

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孔疏】六二之難乘剛也者釋所以屯如邅如也反常者謂反常道

【程傳】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爲陽剛所逼是其患難也至於十

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蒙引】二五相應理之常也向也爲初所難而不得常今也數窮理
極而正應者合復其常矣
【折中】始爲初難以所乘之位言終與五應本中正之德來
【按】爻有乘承比應四義上節本義言應此節釋文言乘已見其二
然不從所乘而從乎應可見應爻之重
【講】孔子釋二象曰六二與五爲應宜无所難也有屯邅之難者以
六二陰柔下乘初剛故爲所難而不得進也然二五正應理之
常也向爲初所難而失其常今十年乃字則正應者合有以復
其常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按註】既作三欲從五說而傳義皆不言五虞說爲是。又按朱子
亦有鹿陽物指五无虞无應之說然當以本義爲定
【程傳】六三以陰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
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
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惟陷入于林莽中君
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
【本義】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爲逐鹿无虞陷入
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
宜如是也
【孔疏】即就也虞謂虞官如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已
商度形勢可否乃始得鹿若无虞官即虛入于林木之中必不得

鹿故云惟入于林中此是假物爲喻。按此解即鹿二句甚明而
下文以幾爲語辭君子幾不如舍作一句則與程傳異
【蒙引】六三非有濟屯之才者而急於進狥利耳非志在濟時者故
曰即鹿无虞云云。即鹿无虞惟入於林中不知幾故也故曰君
子幾不如舍承上文即鹿无虞而言。舍則不往往則不舍也二
字反對。君子舍之以下是戒占辭六三固不能然也
【存疑】六三陰柔則才劣不中不正則德偏是无其具也居上卦之
下則位卑是无其勢也上六是陰爻不得個陽爻與之爲應是无
其輔也无此三者本不足以濟屯但六三陰柔智識暗昧而不能
明理不中不正則輕躁妄動而不能制行故已雖不足以濟屯乃
不能審時度勢而妄往以濟之其取困也必矣故其象爲即鹿無

虞惟入于林中夫虞人守山林之吏山林之險阻孰平易皆其
所知也即鹿而無虞人爲之指引險阻何知其陷於山林之中也
必矣。无虞不可逐鹿其理甚明其吉凶之幾在於未即鹿之先
君子見幾不如舍之而勿阻不能見幾而往逐不舍必致羞吝矣
【廣義】玩惟字好徒然陷入无所之也
【張安郎氏曰】屯四陰爻二四上皆言乘馬而三獨言即鹿者蓋二
四上爻皆以陰居陰才位皆柔不能進者故有乘馬班如之象班
者將進而止不能往者也六三以陰居陽爻柔位剛躁於進者故
有即鹿无虞之象无虞即鹿者不量而進徒勞而无功也
【按】通節一氣說下舍謂初即不逐非半途止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以陰柔居下不中不正既無才德又無應

援木不足以濟屯者乃不量才度勢而躁進妄爲非惟不遂其
進反以取困矣有逐鹿而無虞人引導徒陷入于林中之象所
以然者由其不能見幾故耳君子見幾不如舍而弗逐若往逐
而不舍必致羞吝矣占者戒之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程傳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
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
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也
按孔疏以從逐於禽亦不可得不若程傳以有從禽之心爲得語類
蒙引從字重是心貪乎禽也故著以字所謂禽荒者也是以身徇
物也○或云鹿是獸如何云禽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

能言不離禽獸計云禽者鳥獸總名也鳥不可曰獸獸亦可以曰
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
雲峯胡氏曰遯言不如舍辨之蚤也傳言舍之去之决也
按孔疏程傳俱於往字上加若字甚是爻言吝象加一窮字所以
甚言之也言不惟无所得而且進退无路也窮亦只是吝
通說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即鹿無虞以致陷於林中者以心之貪
於從禽而不知舍也君子見幾斷然舍之往而不舍徒取羞吝
至于困窮而無所之也故不得不早決之耳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按孔疏四應初故乘馬應二妨己故班如是以乘馬求婚媾一邊
看傳義皆以乘馬班如作一意求婚媾往吉无不利作一意

程傳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
故欲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
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
之婚媾往與共輔陽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無所不利也
若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
用之何所不濟哉
本義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爲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
以應於己故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
或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
言朱子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
其未然也

蒙引朱子之意蓋以程傳謂陽剛之婚媾專屬陽剛爲未然而諸
儒誤認以爲朱子是謂初九求四之婚媾
存疑往是往濟屯小註作四往求初不是
雙湖胡氏曰本義云下求婚媾是指初九在下來求四爲婚媾求
者在彼往者在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
先行以是爲吉无不利者乎
雲峯胡氏曰凡爻例上爲往下爲來六四下而從初亦謂之往者
據我適人於文當言往不可言來如需上六三人來據人適我可
謂之來不可謂往又變例也男下女爲婚初下二婚媾也二之不
字非應也初下四求婚媾也四之往者應也士夫有不待求而往
者讀二四爻辭亦可愧矣諸家多以求婚媾爲四求初惟本義謂

初居下而應於巳四待下之求而後往則吉必如是而後合男女婚媾之禮必如是而後見士夫出處之義

蒙引爻辭之意非爲男女婚媾設也蓋六四陰柔居屯才不足以自濟有如初九以陽剛之才而守正居下以應於巳可取以自輔也若能下求之以自輔則往足以濟屯矣豈必拘拘於男倡女和之一端哉尤爲人上者當屈巳以下賢又當不以謙身先匹夫爲嫌也味本義云其占爲下求婚媾則吉也只云下求不云下之我求也只云吉不云往吉也若求字爲在下人之求則往字不可缺矣吉字與不利字相反吉則无不利有不利則非吉矣故本義只用吉字爲可該无不利故也

蒙引吉无不利速看能濟事曰吉而吉之中又无不宜曰无不利

按吉而无不利吉之中又无不利也吉是大綱利是細微此爻直作求賢解婚媾只是喻依程傳解往字上下文義一貫甚有味蓋乘馬班如便是欲往濟屯而不能及其求賢自輔則可以往矣故吉无不利也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居大臣之位欲往濟屯而陰柔才弱不能上進有乘馬班如之象然不必才之出於巳也初九陽剛居下以應於巳有婚媾之象四知巳之不足而下求初九往以濟屯當必有助于巳吉而无不利也占者當知所審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

程傳知巳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巳不能而遂巳至暗者也

東萊呂氏曰屯之六四居近君之位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賢於初與之同向前其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皆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蒙引求而往明也不是推本之辭言知巳之不足而下求初九以自輔而往爲可謂明也巳矣亦不必以待求而往爲明

通典明是贊辭

按程傳求賢自輔而後往是謂往以輔五而濟屯蒙引以自輔而往爲是從程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能求賢而往以濟屯既知不足在巳又知有餘在人自知知人兼得之矣非天下之至明者能之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按註疏以繫應在二所施褊狹而屯難其膏程傳以有君无臣而屯難其膏二說不同本義作三爲意陷於險中失勢一也六二才弱失援二也初九得民强敵三也於義備矣程傳又以小貞爲漸正之大貞爲驟正之其說亦從

程傳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巳也威權去巳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

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者虐之僭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凶矣
本義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於凶
雙峰胡氏曰六爻惟二五言屯二在下而柔五剛而陷於柔皆非濟屯之才二曰屯如時之屯也五曰屯其膏五自屯之也可以施而不施是自屯其膏出納之吝謂之有司非大君之道也又曰學易者貴於觀時識變卦有二陽初陽在下而衆方歸之時之方來者也五陽在上而陷於險時之已去者也時已去雖陽剛亦无如之何矣故凶

蒙引小事飲食起居之類大事建侯行師之類大事謂建侯行師興衰撥亂反正之事小事則无關於得喪者小貞吉大貞凶者明言其无可爲也要會其意小貞吉者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也小貞吉小補云耳大貞凶者大勢已去也小貞吉必貞而後吉也大貞凶雖貞亦不吉也小貞吉大貞凶是占
按此卦從屯字取義屯難之時以在下之陽方起而濟屯爲主若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有爲於上則非屯之時矣故五屯其膏言其自不能施恩澤而不許以濟屯之才也九五與六二正應而又有四爲之輔只爲處於險中故如此取義本義作三層意然陷於險中是在已者較重二之云十年乃字言應五之難也故五亦不得二之力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以陽剛中正居至尊之位宜若可以有爲但時當屯難陷於險中而正應六二又陰柔才弱不能共濟天下民心多繫附於初九五雖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時勢至此已无可爲矣占者若處小事能守其正猶可獲吉若處大事雖正亦不免於凶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程傳膏澤不下及是以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中溪張氏曰光陽德也五陽體本明以陷於坎中爲二陰所揜故曰施未光也
存疑有膏潤而不得施故曰施未光非膏潤得施但未光大也
按施未光是解屯之意施便指膏未光便是屯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之屯其膏者以其膏澤不能及人而所施爲未光也故曰屯也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程傳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按程說發爻義甚明本義所云不出此意而王註有云雖比於五五屯其膏不與相得一屑乃傳義所畧
本義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爲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

泣血漣如也

雲峯胡氏曰爻言乘馬班如者三二班如待五應也四班如待初應也上陰柔无應處屯之終其班如也獨无所待進又无所之憂懼而已蓋初得時二比初亦得之五失時上比五亦失之

按二象只是一意惟其乘馬班如故泣血漣如雲峯二比初亦得之疑有誤

講周公繫上爻曰屯極有可亨之機然上六陰柔无應在已既不足爲輔之又无其人居則不安進无所之乘馬班如之象也見其束手无策惟有憂懼而已又爲泣血漣如之象占者遇之當善以自處矣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程傳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顚沛如此其能長久乎

東萊呂氏曰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爲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倚待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之泣血漣如者終困於險喪亡无日矣何可長也

建安邱氏曰屯卦六爻二陽四陰凡卦以陰陽爻之少者爲主故二陽爲四陰之主然五坎體陷而失勢初震體動而得時故初又爲屯之主也其曰利居貞利建侯則卦之所主可知矣至九五則但曰屯其膏小貞吉而已其餘陰爻皆因初以起義四應初則往吉三不應初則往吝二乘初而應五則遭如而不能進上遠初而與卦之窮此所以泣血漣如也

旨誠解義屯取濟難之義凡處險難者必能奮發有爲然後可以出而治險故下卦以震德之動爲亨屯之本而初實一陽居下又爲成卦之主所以一卦吉凶皆視初爻以起義彖辭雖統論卦體而與初爻之旨實互相發明其言利貞即初之利居貞也其言勿用有攸往即初之磐桓也其言利建侯即初以賢明剛正之德繫天下之望而宜早建以爲侯也惟初既爲民望之所歸則凡有志用世者必與初相輔乃克有濟故二乘初則屯遭三不應初則有吝四與初正應則吉无不利五位雖居尊而初得民於下則屯膏上與初地位相遠下无應援則進无所之而不能自振蓋諸爻之辭因初起義者如此至於初爲卦主既曰大得民乃二不應其求而反以爲難何也合諸爻而言則初九以陽統陰民皆歸往據六二而言則二以陰柔爲初陽所逼受制於人此一爻別取一義非全卦之旨也程傳言之晰矣

按屯二陽之卦依爻位當重九五然使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位道隆於上澤浹於下何屯之有既在屯卦則五爲失其時勢故以陷於險中爲說也初九陽正履初具有爲之才值可爲之時則濟屯者非初而誰彖云利貞初云利居貞五云大貞凶分明以利貞予初不予五矣濟屯者當如初之審愼而進无如五之自陷險中斯能予屯之元亨利貞有合也

蒙䷃

程傳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爲卦艮上坎下艮爲山爲止坎爲水爲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爲蒙及其進則爲亨義

白雲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穉卦之序也

雙湖胡氏曰乾坤之後屯主在震初九一爻蒙主在坎九二一爻此長子代父長弟次兄之象艮爲少男方有待於開發此屯蒙次乾坤之義屯建侯有君道焉蒙求我有師道焉天地旣位君師立矣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程傳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之道六五爲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旣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爲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爲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已而後應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已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朱子曰伊川說蒙亨發蒙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也

本義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其德爲止其象爲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爲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

朱子曰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山下已是險峻處又遇險前後去不得故於此蒙昧也蒙之意只是心下鶻突

白雲郭氏曰物穉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所以亨也

蒙齋沈氏曰蒙昧而能亨者由九二也剛中之德時而發之所以亨也

雲峯胡氏曰諸家例亨與利貞以亨屬蒙利貞屬養蒙者惟本義以爲蒙與養蒙者皆有亨道而利以貞易必如是看方爲不滯也

○按本義合說固渾然分屬較明雲峯爲本義周旋當皆看

雙引蒙亨蒙者亨也亨不終於蒙也然蒙之所以得亨者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不待也蓋一則以蒙者之能求二則以明者之善告匪我求童蒙以下看來只是就明者一邊說乃蒙者之所以得亨也看我字亦可見○亨固是蒙者亨然蒙者非自能亨也○自匪我求童蒙至利貞則專就明者言本義並著明以下乃占法○蓋蒙與發蒙自非兩事即所以發之者便是所以養之者養之以有待也○一說發蒙與養蒙不同發蒙如未知而教

之知未能而教之能是也發蒙則謂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也愚
謂就教之知教之能處獨不可捍其外誘而全其真純也耶且發
蒙資蒙詎致其功耶
〔按〕蒙亨蒙不終於蒙而必開通領悟也然蒙之所以亨者以發
蒙有道爾蓋童蒙不我求則无好問願學之心安能得其來而使
之信我求而誠或未至則无專心致志之勤安能警其惰而使之
聽故告不足以致亨此卦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
陰陽相應是其發蒙也匪我去求童蒙乃童蒙來求我其發之也
又因其初筮之誠而後告若再三則瀆瀆則不告夫待其我求而
發之則相信之深一投而即入矣待其誠至而發之則求道之切
一啓而即通矣此蒙者所以得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皆就九二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而與六五
陰陽相應二句見得若非以剛居中必不能待其我求待其誠至
而告之若非六五陰陽相應亦不能得童蒙我求而發之利貞是
戒占者上言發蒙之有道然養蒙之道未之及也故發利貞之義
蓋童稚初生志向未定蒙養弗端長益浮靡明者之於童蒙所以
啓發與其所養育者不以正道其獘有不可勝言者矣故必啟其
良知良能之天充其仁義本然之善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閑其
私邪以養其德性務使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所行皆正道則
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其爲利無窮矣利貞本義就養蒙說愚意
欲就發蒙而兼養蒙說蓋養蒙發蒙原非二事對前日之蒙言則
曰發對後日之作聖言則曰養利貞之語實承上文非發蒙之後

又別出養蒙之義也發者一時之事養者自初至終養之以至
有成也
〔通義〕亨字乏說初筮只是誠字再三只是不誠字利貞何以不作
蒙亨之故蓋發對前之蒙言則見前之蒙者皆可亨也養對後之
作聖言則不止于亨而已
〔按〕孔疏以蒙亨爲蒙昧願亨通又以初與二三皆就師言以瀆則
不告瀆字屬蒙謂童蒙閒之轉以瀆亂不如不告皆與傳義不
同獨至不告下云自此以上解蒙亨之義順此二事乃得亨也
却不差王註蒙之所利乃利正也以貞屬蒙至所云養正以
明失其道矣甚謬程傳是將求我與初筮作兩層意亦明又
以利貞爲發蒙之道於上文甚順本義添出養蒙一層便覺詳

多周旋也本義九二剛中與六五相應有亨道究竟以六五
蒙之可發爲主雲峯之說恐難以兩邊平看也筮者明則人
求我是一層謂童蒙求我也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是
二層謂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也筮者略與我求人者兩層
是反看可不用蒙訓昧是因稱而昧所謂幼不更事也非愚
昧筮以決疑凡筮必誠故借以爲喻匪我二句言待其求
我而發之初筮至不告言待其誠至而發之正言發蒙之道可
利貞依本義作養蒙說較上作進一層意謂不但有以發之而
兼有以養之利於以正也在目前授受謂之發到久後便謂
之養非是一時有發又有養也若承上文作待其求我初筮
方告便是貞以我求蒙再三仍告便是不貞只以發蒙說似覺

明白因下有蒙以養正故朱子作養蒙說耳只順卦辭說大意九二六五且不必露

【通】文王繫蒙卦彖辭曰蒙者稚昧未通然有可通之機一開發之即通矣故蒙者得亨而不終於蒙也是由蒙者得善教之宜耳教之之宜如何師道不可輕褻有來學無往教匪我教者先求童蒙而强爲啟迪乃童蒙虛心先來求我以決疑辨惑也且求我之心真實純一如初筮之誠則宜迎其机而告之庶言不煩而教易入若至再至三則煩瀆而瀆矣瀆則求教之心不切即告之亦必无益故隱而不告如是則蒙者固能求而教者又善告此蒙之所以得亨也然不惟發之於目前而即以養之于將來其所以告之者又必擴其良知充其良能非聖人之道勿言非先王之法勿陳而利與貞焉蒙者德日進於高明業漸臻於光大矣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孔疏】山下有險者坎在艮下是山下有險艮爲止坎上遇止是險而止也恐進退不可故蒙昧也此釋蒙卦之名 按舊說亦明但兩句看作一義程傳亦然惟朱子分卦象卦德看

【程傳】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

【本義】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

朱子曰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爲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

【雲峯胡氏曰】卦象分上下艮山下有坎水之險是一義卦德分內外內險已不能安外止又不能進是一義

【蒙引】山下有險山下已是險峻却又遇坎險使人手足莫知所措故曰蒙之地也內險外止如人內中已自杌揑不自安外面動止却又窒碍生澁故曰蒙之意也

【存疑】山下有險險字只是水險而止險字只是不安之意

【按】此看二險字有別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蒙者卦象山下有險上有艮山之阻下有坎水之險使人蒙昧莫知所往蒙之地也卦德內險外止心中杌揑不安外面又滯礙難進蒙之意也合卦象卦德皆有蒙之意故名爲蒙

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程傳】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

易經詳說 卷六 蒙卦 寄願堂

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爲瀆亂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附程傳以亨行句不甚明本義說好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

或問本義云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朱子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

雲峯胡氏曰程傳云亨道即時中也本義謂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蓋蒙豈無可亨之道但恐亨之不得乎時之中兩本義謂下文所指之事蓋謂五之志未與初應而遽欲亨之非時中也再三瀆而亦告之非時中也蒙以養正過此而後養之非時中也

厚齋馮氏曰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九二陽明其於五陰之暗時而發之無過不及所以亨也

東萊呂氏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說者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强告之必不能入也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容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固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卜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

蒙引蒙亨以亨行一條講當云蒙所以得亨者以九二有可亨之道而行且又得其時之中也何以見之且以彖辭下文觀之匪我求童蒙云云意只說到瀆蒙也住利貞另意本義亦另無米熟說到貞者非也○亨行之行一說指道也與中行之行同○以亨行者已耶耶可使人耶耶也時中者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若不憤而亦啓之不悱而亦發之正所謂瀆蒙者其能使蒙者亨乎○本義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須看皆字兩句皆有以亨行而時中之義如非有可亨之道則童蒙不我求矣然非時中則方不待其求而應之矣非有可亨之道則无可以告蒙矣然非時中則告之无其節矣○志應也只是六五之志應於九二故曰二不求五而五自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也中字尤重

瀆蒙之意全取中字○再三瀆瀆則不告者爲九二者意以爲至
再三而亦告之則亦非蒙者之瀆我而我亦爲瀆彼者矣故不告
也如此說方合本義所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
者也○初筮告者固以剛中瀆則不告者亦以剛中也彖傳辭雖
不然其說實然蓋必其初筮而後告再三瀆則不必告矣
按程傳以亨道行則行字不作道然彖引作道說亦可用首節蒙
亨以蒙者言此以亨行指發蒙者言文義小變然亨仍指亨蒙
作活字用時中是隨時處中意○程傳志應二說是與求我意
合○再三瀆是反說瀆則不告只是初筮告也剛中意自可貫
○瀆蒙是添出一意註疏將首節瀆字俱作師說錄此誤謬○
瀆蒙上當依程傳加告之二字

程傳 卦辭曰利貞彖復申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實發蒙之道
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
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
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
本義 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
按孔疏亦云此一句釋經之利貞但云能以蒙昧隱默自養正道
本不可用而朱子却有一條說蒙昧之時也自養教正當了正
是舊說當屬未定之見也
蒙引 蒙而養之以正即此是作聖之功○能發其良知良能之天
而不失其正則他日擴充而至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思而得
不勉而中者此其基也故曰聖功即就今日言也非謂到後日方

有聖功○入聖之域雖在後日作聖之功就在今日○依本義正
字重依雲峯家字重故雲峯之說不必依○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者正焉而已矣當蒙時而養以正雖未即至於聖域聖域可由此
而馴致矣此句要意亦主蒙養者言
按蒙以養正本義只宜渾淪然依首節養蒙與蒙自養看來則朱
子之意自是兼說愚謂兼說理方全而重養蒙說者意方貫也
○上節用發字是從此推出○蒙以養正爲蒙時言非有取于
蒙而不取于明爲隱默之說也王輔嗣請養正以明失其道淺
于異學矣
疏詞曰蒙亨者凡德不足以亨蒙而教有拂於時中皆不足以致
亨也九二以可亨之道行以教人而又得其時之中此發蒙之
善而蒙之所以亨也然亨有時中何以見之卦辭所謂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者以二不求五五自求二是五之志應于二也
○此非二有亨蒙之道五未必求使非時中則亦不待求而教之
矣卦辭所謂初筮告者以二剛而得中剛則教人有具故能告
中則其告有節故因其初筮之誠而告也卦辭所謂再三瀆瀆
則不告者蒙者再三其問固爲瀆我我若從而告之則我亦瀆
夫蒙矣故不告之此非二有亨蒙之道无以告蒙使非時中則
告之亦無節矣以亨行時中蓋如此卦辭又曰利貞者蒙而養
之以正乃作聖之功也蓋人性本正當蒙蒙之始其天真未離
則當保全其正者惟此時其情識漸開不可不範之以正者亦
惟此時教者必及此時涵育熏陶擴充培養由其良知良能至

於无不知无不能非聖功而何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程傳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亦養育其明德也
本義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西山眞氏曰泉之始出也涓涓之微壅於沙石豈能遽達哉惟其果決必行雖險不避故終能流而成川然使源之不深則其行雖果而易以竭艮之象山也其德止也山惟其靜止故泉源之出者无窮有止而後有行也君子觀蒙之象果其行如水之必行育其德如水之有本則其體盛大而其用周流矣夫德者行之自出行者德之所形體用之謂也有體而後有用所養者厚則其應不窮
按此說單取象於泉
朱子曰山下出泉却是個流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以象言之果者泉之必通育者靜之時也季通云育德是艮止也又曰果行有水之象育德有山之象。按此兼取象於山泉然本義只重泉不及山則果行育德通主泉說爲是
蒙引果行育德者養蒙之道也只承蒙字言亦不必再粘着山泉本義云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此只爲蒙字設亦猶師卦云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以此觀之則謂果行是法泉之必行育德是法泉之有漸者不然矣。果行者果於有爲也以事

言育德者養其所得之理於吾心也工夫有內外无先後。果行育德是內外動靜交相養之道養蒙之道不外乎此。按此節傳義皆不曾說出養蒙蒙引乃云果行育德養蒙之道畢竟以養蒙爲大旨但果行育德是自巳工夫郎云養蒙亦作自養看非謂果人之行育人之德也朱子云自巳恁地做工夫不可忽。周子通書我正果行非果決人之所行另是一解
講孔子釋大象曰艮象爲山坎象爲泉山下出泉未能遽達有勿穉蒙昧之象君子體之以自致其養蒙之道焉德之見於身者爲行果其行則見義必爲聞過必改不畏難而苟安也行之得於心者爲德育其德則優而游之厭而飫之以徐俟其自化也在巳如是郎推之以養天下之蒙亦如是矣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程傳初以陰暗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敎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發苟免而無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通程傳以陰居下下民之蒙說是而以用說桎梏爲說去其昏蒙

之桎梏覺懲

本義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朱子曰發蒙之義或自家是蒙得他人發或他人是蒙得自家發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道只說治蒙者寬慢蓋法當如此

蒙案胡氏曰利用刑人痛懲之也用說桎梏暫舍之以觀其後也痛懲而不暫舍一於嚴以往是不知有敬敷五敎在寬之道也故吝

蒙引遇此爻者則初六是蒙五當發其蒙而發之之道則利用刑人云云以占者爲賓以爻爲主又一例也。刑人桎梏俱是假借之辭。以往吝對用桎梏說言若遂往而不舍堅蒙无已則非唯在彼有所不堪而在我亦失其所謂敷教在寬之道矣。以往吝非惟不能利乎蒙而又爲有害乎蒙且反見害乎蒙者矣故爲吝

蒙案本義云痛懲自是以刑加人蒙引謂非刑乎人刑人猶今皂隸之類似不必盡二用字不必太着講也又桎梏亦刑之屬也先刑而後脫之脫之卽本義所謂舍也朱子打棒時脫了枷當謂打棒後脫枷也。本義往而不舍添不舍二字便明。孔疏在足曰桎在手曰梏爾雅扭謂之梏械謂之桎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六以陰居下蒙之甚者教者欲開發其蒙不可不嚴又不可過嚴以初最下之資告之弗諭率之弗從故利用加刑於如是之人而使警畏然旣刑之卽用脫去其桎梏以觀後日之自新可也若遂一往過嚴而不舍彼將扞格不入而吾之教有所不行矣可羞吝也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程傳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按本義本此而約之

本義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孔疏按此經刑人說人二事象直云利用刑人一者但舉刑重故

也。按象傳只言正法不言寬宥可知爻辭刑人是正意用說是轉語以防其弊

玉齋法卽規條乃教法非刑法也設教有法用刑者特假此以正其法也。按正法卽弼教懲一儆百之意

蒙案孔子釋初象曰發初之蒙利用刑人者所以正其法使人有所畏而不敢犯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王註以剛居中童蒙所歸包而不距則遠近咸至故包蒙吉也婦者配己而成德者也體陽而能包蒙以剛而能居中以此納配物莫不應故納婦吉也處于卦內以剛接柔親而得中能幹其任施之于子克家之義。按王註作三項說本是而孔疏却以包蒙納

婦介言而子克家承諺反失其旨

【程傳】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雖卦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家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

【本義】九二以陽剛爲内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然所治

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以槩取必而交之德剛而不過爲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爲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爲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朱子曰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爲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爲擊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爲治蒙之主

【雲峯胡氏曰】此爻具三象義各不同兩吉字是兩占辭包蒙納婦是兩象諸家解此比而同之本義三象字兩又字見得三句取象自具三義觀此最可見易凡例包蒙包上下四陰也納婦納六五一陰也包與納二虛能受之象克九剛能任之象一六五也皆陰

有家象陰應陽有婦象位尊有父象以五之一爻而其取象不同如此

【[illegible]谿楊氏曰】五求二二匪求五乃曰子克家何也臣事君如子事父正使致君如伊周亦臣子分内事如子之克家耳非功也

【[illegible]山】以理言之所治既廣物類不齊固當有所包容而交之德剛而不過又爲能包容也以陽受陰是衆陰之陰非就九二一爻内討箇陰也就九二討則是以陰受陽非以陽受陰矣亦非專就受六五說九二實統治羣陰非只六五一陰况六五於上交全无所承只是統治羣陰耳胡氏謂是納六五一陰非也然又不可泥執衆陰之義而謂是納幾箇婦也納婦是于人事取其有合爻之義者只要象意在不可泥也三句各自爲一事包蒙是爻有

此象占者能包蒙則吉矣納婦是爻有此象占者遇納婦則吉矣子克家又執是象占意已在克家内矣

【存疑】有其德而當其事遍解三句爲是

【蒙引】時講多從程傳以子克家承上二句此納婦與娶婦无涉納只是容受

【讀】周公繫二爻曰九二陽剛爲内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也其德剛而不過不强人以所太難隨其蒙而發之皆爲包容則教之所及也廣矣何吉如之又以陽受陰所包之中即柔闇如婦人者亦納之而不棄則愚可使明柔可使强又何吉如之夫作之師以教天下在上者之事也九二居下而能任之是猶子之克振其家者故又爲子克家之象占者如是則吉矣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程傳]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本義]指二五之應

[進齋徐氏曰]使蒙者與發蒙者之情一不相接雖有善教无從入也

[蒙引]二五之應本不可偏重一邊但彖傳志應也象傳剛柔接也重在五之應二此不可不知蓋九二是賢者五雖居上然當下賢此亦隨在致隆之義子克家以九二之才言也象傳曰剛柔接以九二之得中其才言也

[存疑]象傳與爻辭不同子克家作虛象說其義是居下而任在上發蒙之事如此方剛柔接可通若把剛柔作父子則淺矣不可不知

[按]居下而任在上發蒙之事是發天下之蒙非發六五之蒙也六五以柔接九二之剛虛心委任故能如此勿看作剛發柔之蒙此與前童蒙求我之意稍別蓋就家言不粘著童蒙身上也

[講義]孔子釋二象曰二之爲子克家者由二有剛中之德六五柔德之君與之相接信之專而任上之重故能成發蒙之功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按]王註以上不交三而三求上爲見剛夫不有躬程傳以三不能從上九正應而近從九二蓋若依王註三求上是正應便不爲

大失程傳似優而本義不主定某爻說

[程傳]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之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本義]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爲者

朱子曰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說蒙此爻別發一義昧其所適見利忘身蒙

不足以盡之女一失身且如此士而失身於所從用之何利焉

[蒙引]周公見得此爻陰柔而不中正在女子則是箇不貞之女故著其象占者得此爻不可以取女何也蓋此女見有金之夫則舍身從之而不復有其身也取之何利

[栗解]高拱氏云君子內重而見外之輕二惟昏于利欲是不知身之當愛有甚于利之可愛似忘其身者然故曰不有躬金夫程傳謂人之多金本義謂如以金賂己玩見字似宜從傳

[覆解]張彥陵云納者无類之心勿取者不屑之教

[按]程傳見多金恐亦是賂己之意不然金如何見

[按]爻義是以女之不可取喻人之不可教或謂取女從婦爲來

貽鑑附考魯秋胡遠遊歸近其里見採桑婦而悅之願與之金

婦拒之抵家見母毋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婦薄秋胡之行投於河本義以秋胡事証金夫而秋胡之婦非不有躬者却與此爻之女相反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女言之則不可取之以爲妻也蓋上九乃六三正應三捨上九而昵比九二乃女之見金夫挑己而不自有其躬者人皆賤之取之何利焉人若自暴自棄君子不屑教之亦猶是也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按]註疏程傳順如字本義作愼

[程傳]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本義]順當作愼蓋順愼古字通用荀子順墨作愼墨且行不愼於

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蒙引]即指見金夫不有躬說不必拘說爻體陰柔不中正蓋于勿用取女一句義反緩耳

[按]此當依本文講完補人不可教意或直入不可教未免陵亂

[講]孔子釋三象曰六三之爲勿用取女者以其見金夫不有躬蕩閑踰檢所行不愼故人若自暴自棄則无可以施教矣不與女之不可取者同乎

六四困蒙吝

[程傳]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于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

[本義]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爲困于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

[節齋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

[隆山李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而上下又皆陰蒙闇之甚者也欲從九二則下隔六三欲從上九則上隔六五獨遠于陽无以發蒙而致困

[蒙引]本義四既遠于陽不曰遠于二而曰遠于陽可見陽字兼二與上如李氏所云

[存疑]六四既遠于陽以比爻言上下皆陰也又无正應以應爻言指初六遠于陽是左右前後无賢哲之人无正應是平日親交无賢哲之士故蒙終无啟發而致困其占爲可羞吝

[按]困字要活看蒙不求明而自困耳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陰柔不中人而蒙者也上承六五下乘六三而其應又在初六所親近者皆陰柔之人則將固於蒙永无開悟之日矣羞吝其能免乎

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子註]陽稱實也

[程傳]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于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于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龜山楊氏曰]陰負陽以爲明者六四之困遠于陽故也陽實陰虛實謂陽也

[平菴項氏曰]初三近九二五近上九二三五皆與陽應惟六四所比

所應皆陰故曰獨遠實也
[蒙引]獨遠實不兼本義所謂又无正應者舉重而言
[存疑]本義既字又字原有輕重朱子或以遠陽爲照象傳立說而无
正應是又推出一意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六四所謂困蒙之吝者卦惟九二上九二陽有
剛實之德能發人之蒙諸爻皆與比應而己獨遠之其困於蒙
也宜矣所以吝也

六五童蒙吉

[王注]陰質居於尊位不自任察而委於二付物以能不勞聰明功
斯克矣故曰童蒙吉
[程傳]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
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
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于己也
[本義]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爲童蒙而
其占爲如是則吉也
[國朝胡氏曰]屯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交於初言之蒙所主在
二卦曰童蒙求我而交於五言之五應二者也知童蒙之爲五則
知我之爲二矣童蒙純一未發以聽于人五居尊位而能以童蒙
自處一聽於二其吉可知
[蒙引]柔中居尊純一未發此童蒙字與卦辭童蒙字小不同蓋卦
辭只是說蒙昧而已此之童蒙言其有柔中之善純一之心純則
不雜一則不二蓋有安己之心而无自用之失有初筮之誠而无

再三之瀆如是則德性已明治功已成信乎其吉矣程傳童未發
而資於人者也此語最切本義用其意均之爲蒙也六五好處只
在童字內
[存疑]爻辭童蒙與卦童蒙一也但爻辭只定君位語氣當有別耳
照克家看則童蒙之求於二者非發己之蒙將以發天下之蒙
也要解艮爲少男故有童象此亦影響之說艮當主上而不
主五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盡其至誠虛心委任
有若童之純一不發以聽于人也故爲童蒙之象將見君能虛
心以任臣必盡心以輔治家之功可成矣何吉如之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孔疏]順謂心順巽謂貌順故褚氏云順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跡相
卑下也
[程傳]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于天下矣
[雙湖胡氏曰]順以爻柔言巽以志應言按數說皆順巽分言存
疑謂柔順以巽乎人看以字好蒙引順以巽正是所以爲童蒙
處即本義所謂柔中居尊下應九二者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以童蒙而得吉者蓋五有柔順之德以巽從
于九二二有克家之賢足以成治蒙之功所以謂童蒙而得吉
也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王注]因下文上下順而以童蒙闇發而已能擊去之作好盜誠

程傳亦云當轄伐之是因寇字生出伐字本義乃以治蒙過剛爲擊擊字便有病在

[程傳]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爲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貪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二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

[本義]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爲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爲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

朱子曰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

[雲峯胡氏曰]本義釋此爻與九二爻相應蓋所治既廣而又攻治太深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又取必太過是欲去其害而反爲害者也故曰不利爲寇人性純一未發之蒙不能不爲外誘之物所化惟爲之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雖過于嚴亦爲得宜故曰利禦寇且曰凡事皆然不止爲誨人也朱子之教人可謂情且備矣

[蒙引]上九治蒙過剛有擊蒙之象也雖然顧其所以擊之者何如耳若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所以擊之乃所以害之也何利焉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眞純則其擊之乃所謂益用凶事者也何不利之有占者各以其德爲應故兩言之○擊蒙即今之用榎扑也爲寇是擊其課程不大進而責效於旦夕者也故不利禦寇是擊其好玩耍游蕩以取其放心者也故利兩寇字不同下一寇字是蒙者本身事○爲寇寇在我也禦寇寇在彼也○擊蒙是象下二句是形占者言擊蒙而用之於爲寇則不利惟用之於禦寇則利顧所用何如

[駁]爲寇禦寇非兩事只禦寇中有殘暴處便是爲寇○擊只是擊撻之擊不必作征伐看亦非真去擊只是過嚴耳寇字只是害字

[講]周公繫上爻曰九陽性剛居上則剛益甚其治蒙過於威嚴故爲擊蒙之象然剛非不可用顧用之何如耳如用此剛而强之以所不能知責之以所不能行則蒙必不堪阻其向學之機反爲害于蒙矣猶之爲寇也何利之有若用此剛以捍其外誘之欲而全其知能之良雖過於嚴乃爲得宜擊之適所以成之猶之代爲禦寇也不亦利乎占者當知所自處矣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程傳]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本義]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

[雲峯胡氏曰]上之剛不爲寇而止寇上之順也下之人暨其所止而止之下之順也

[蒙引]順字正貼利字意上下皆順此所以爲利也

[集解]何以云上下卦惟二陽除九二爲發蒙之主諸陰皆蒙皆在

其下也。

【按】順字常解以道言愚謂以情言似較明爲冠則上暴而下不堪兩意拌格禦冠則上爲下而下感上兩意交孚故爲順存以俟質。

【通】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利用禦冠者蓋害莫甚於冠而禦冠莫善於剛今上之剛不爲冠而止冠則教得其道上之順也下之人陷其所止而止之則學得其道下之順也上下皆順此其所以利也

【青蓮安邱氏曰】蒙卦六爻二陽四陰故以二陽爲四陰之主然九二得中得時上九過中失時故二又爲蒙之主其曰包蒙吉納婦吉則爻之所指可見矣至上九則但擊家禦冠而已其上下四陰爻皆因二以起義五應二則爲童蒙之吉初承二則爲發蒙之利四遠二不明者也則爲困蒙之吝三承二不順者也聖人不以蒙待之故此爻不言蒙

【明通】蒙昧也人之後覺也卦辭發人之蒙也而亨行時中爲善教象辭發己之蒙也而果行育德爲善。六爻中二上是發蒙者九二治蒙而得中者故爲克家之象上九治蒙而過剛者故爲擊蒙之象餘四爻俱蒙者之受教也六三失人而見棄於教者六四失己而自遠於教者六五純心以聽教者故有童蒙之吉初六昏昧而无教者故有刑人之用然則爲蒙者必果行而育德發蒙者必亨行而時中蒙庶可亨乎

【按】蒙二陽之卦二剛中上過剛不中不正故有包蒙擊蒙之異觀

象辭只就二言九二自是一卦之主爻辭亦極許之初言教人之道貴於嚴中有寬上足初爻之意言用嚴當有分別不可一概峻刻六五童蒙求二志應所以成發蒙之功三言匪人近二二當絕之四言庸人遠二而不知求二蓋包蒙中有不齊者如是讀易至此教者可以知施教之方學者亦可以預爲受教之地

易經詳說卷六終

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

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疏齋楊氏曰傳曰需事之賊言猶豫不決之害事也易之需非不決之需見險而未可動能動而能不動者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程傳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辨也

按孔疏需道光明物得亨通說得浮泛程傳光明而能亨通只就需者言

本義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爲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

涉大川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朱子曰需主事孚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天位而中正故所爲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功利涉大川亦蒙上文有孚光亨貞吉又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節如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

雲峯胡氏曰需待也乾陽在下皆有所需九五坎陽在上又爲衆所需需而无實无光且亨之時需而非正无吉且利之理世有心雖誠實而處事或有未正者故曰孚又曰貞

蒙引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者蓋陰柔性躁不能寧耐乾剛則沉毅不苟而能寧耐所謂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

險。孚信之在中者也信以循物無違而言是發於事者孚則是心之信處即忠也忠信二字亦相離不得需而有孚如何蓋人之所需固有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而非其心之實然者故貴有孚需之所以能有孚者以其知義命故也知義命則自然安於需故光亨有孚以心言光亨亦是心光亨也貞就其事言吉亦謂其事吉也若又得正則吉者有孚以心言得正以事言謂需得好也涉川又貴於能待能字不可輕看若非有孚而得正未爲能待也故上文若又得正着又字便見帶有孚下來若非有孚亦不能貞矣故先言有孚有孚光亨貞吉所該者廣利涉大川獨舉其最大者言利涉大川就事說帶貞吉爲多

困難凡人作事皆貴成於目前其間多有阻礙而目前不可成者

其埶不容於不待然不容不待者其心多非所樂其待也未必出於中誠不免於急迫覬望之意如此則懷抱不開胸中許多踧踖抑塞而不光明豁達故聖人特發有孚之義蓋遇事勢之未可爲即安於義命雍容以待幾會而不切切焉以厚覬望則其待也出於眞實而非虛假矣如此則心逸日休胸襟灑落而无滯礙不亦光明亨通乎然使心安於需而事或未出於正則將來亦未必可成必也所需之事皆出於正而无行險僥倖之爲則功深而效得時動而事起向者之所需而今皆就緒矣

集解 爲正符云利涉大川見貞則无所不利即涉川亦利也

按需卦以九五爲主陽實陰虛有孚從九五看出然在本節尤須着力說遇事眞能忍耐方是孚光亨是心中光明洞達无惶惑處也貞吉程傳但云得正而吉本義云若又得正多一層意亦是要着力說也利涉大川即俗所云遇渡莫爭先利由需得也彖引謂本義坎體中實顯出孚字意陽剛中正而居尊位顯出貞字意看得細然是以彖言故說得現成下以占言便着力說存疑說有孚光亨甚透

闡 文王繫需卦彖辭曰天下事凡機非在我可幾圖而不可急就者皆所當需也然需而不本於中心之安非能需也必也安於義命无欲速期望之心是其需出於至誠而有孚矣以此則心逸日休中心灑落而无滯礙不亦光明而亨通乎然其心雖誠能需而所行未出於正亦非能需也必守分循理一出於正而不行險以僥倖則時至事成而獲吉矣且不特處常然也即當

險難之來一以孚貞處之而无不濟不猶涉大川而亦利乎甚矣孚貞爲處需之善道占者有事於需不可不致力於此也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程傳 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賛之云其義不困窮矣

本義 此以卦德釋卦名義

涑水司馬氏曰坎陷也而云不陷者何也需然後進所以不陷也

彖引 此卦所以爲需者蓋坎在上乾在下則是有險在前以乾之剛健臨之而不陷於險此其義不至於困窮矣陷冒之也

按坎險乾剛故爲卦德其義不困窮謂以理論之當不至困窮時講謂險在前時當需剛健不陷德能需其說亦通但險亦是卦德上取不可不知

闡 孔子釋需彖辭曰需之爲義有所須待也以卦德言坎水在上是險在於前也而以乾之剛健臨之能寗耐持久无僥倖心自不肯冒進以陷於險揆之於義宜其不至困窮矣此需之所由名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王註 謂五也位乎天位用其中正以此待物需道畢矣故光亨貞吉

程傳 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

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正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
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概有
孚而貞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
何所不利　按程傳正中兼二言未恭
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
朱子曰以正中以中正也即一般這只是要協韻利涉大川利涉
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也或云以乾去涉大川
彖引需而謂之有孚光亨貞吉者何所取哉蓋以卦體言之此卦
九五一陽在上體之中是居乎天位之尊正而且中者也正而且
中是爲有孚得正之義矣蓋正固貞也中實則有孚也位乎天位
以正中也謂不惟處位之尊而又得位之當不可分德位言此

處只重在正中孔子却把位乎天位加其上何耶意者不明說位
乎天位則不見其爲指九五　凡言往有功者皆承上文言往
字貼涉有功貼利
要解仇滄柱曰涉川有功程傳專從正中說來本義兼卦體卦象
則剛健不陷之義尤爲親切
按本義以卦體及兩象釋卦辭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卦辭
也位乎天位以正中是卦體往有功兼兩象乾往涉坎而有功
也照上節看九五坎體中實此體孚之來歷坎水在前乾健臨
之涉水不懼進之象此兩象之來歷兼存俱以中正入下句反
滋纏擾
講附曰需有孚光亨貞吉者何哉卦體九五以陽剛之德居天子

之位爲位乎天位而有正中之德也正則大道爲公无苟且遂
功之事中則安靜不燥无營私計利之心正即貞也中而實即
孚也而光亨與吉在是矣卦辭又曰利涉大川者卦象以乾臨
坎水沉毅以觀變從容以相機往而濟險自能有功此所以爲
利也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孔疏坎爲險又爲雨今不言險雨者此象不取險難之義也故不
云險也雨是已下之物不是須待之義故不云雨也不言天上有
雲而言雲上於天者若是天上有雲无以見欲雨之義故云雲上
於天若言雲上於天是天之欲雨待時而落所以明需天惠將施
而盛德又亨故君子於此之時以飲食宴樂

程傳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
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
其才德而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其道
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
命也
按孔疏所云天惠將施君子以此時飲食宴樂二意合說不如程
傳各開只見得需待意同非以飲食宴樂爲待惠澤也
本義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者
亦不容更有所爲但飲食宴樂俟其自至而已一有所爲則非需
也
朱子曰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无所爲待之而已待之須有至

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東萊呂氏】曰雲上於天而未成雨猶君子未施於用而需待之時也飲食宴樂涵養此理而已與後世不得志而麴蘖之託昏冥之遯者異矣

【語類】【黃氏】曰雲上於天需待之象今而曰雲上於天无所復爲則是象取於飲食宴樂之義雲上於天自爲需待之義飲食宴樂則君子處需而得其道也其義九五一爻盡之矣

【蒙引】本義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其字何所指耶蓋要便是陰陽之氣若无陰陽則无雲今雲之起无復用心也只聽於其氣之和而自雨耳飲食宴樂飲食即宴樂之具九五需於酒食亦同此意但是无所作爲惟安以待之也

【存疑】飲食宴樂非教人飲食宴樂也明其无所作爲耳

【按】飲食宴樂串下一意本義无所復爲四字取象甚妙見君子飲食宴樂之外不容更有所爲也爲學爲治皆在其中講中但以治言渉一端耳或但取雲之蒸揚爲象與待雨意不合

【講】孔子釋需大象曰坎象爲雲在乾之上是雲上於天待陰陽和而自雨爲需之象君子體之以爲政教已修而治效未臻正當需之時也於此但飲食宴樂蓄吾分之所當爲以俟治化之自至而已若妄生事端勞心擾民則非需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王註】居需之初最遠於難能抑其進以遠險待時雖不應幾可以保常也

[illegible]在於坎初九去難既遠故待時在於郊郊者是境上之地亦去水遠也利用恒无咎者恒常也遠難待時以避其害故宜保守其常所以无咎猶不能見幾速進但得无咎而已

【程傳】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於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

【按】註疏程傳皆將恒字虛說本義以爲恒於其所即指郊言本義郊曠遠之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國外曰郊同人以象上九此以象初皆取其遠也同人於門於宗而後於郊近而遠也需於郊而後於沙於泥遠而近也初能需於曠遠之地而又戒之以利用恒者身不恒進必志不安動斯无咎也

【蒙引】用恒宜耐到尾之意利用恒无咎作一句讀是本象以著占爲利用字重也

【腰】外卦坎爲險內卦三爻以遠者爲安近者爲危郊沙泥次第言之

【講】周公繫需初爻曰卦以坎水爲險初居卦下去險尙遠是世方多難初自安於草莽之中有需於郊之象然需於始者或不能安於終初九陽剛又能宜耐而須於其所故占者遇有所需利於用恒守而不變若將終身則无躁進之咎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不犯難行者去難既遠故不犯難而行未失常者不敢速進遠難待時是未失常也

程傳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蒙引謂不失所需之常也一說不改其常處也與本義恆於其所同

按本義无解擬朱子仍是恆於其所義而蒙引以不改常處爲第二說則是有取於程傳也

通論不犯難三字要玩君子不能保世之无難能不犯之耳

明解不犯難見幾於始未失常守節於終

通論孔子釋初象曰初需於郊者未近乎險難然物外不犯難而行也利用恆无咎者恆於其所止而不進未失處需之常也夫何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孔疏沙是水傍之地去水漸近待時於沙雖小有責讓之言而終得其吉也

程傳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

本義沙則近於險矣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

雲峯胡氏曰初最遠坎利用恆乃无咎九二漸近坎小有言矣而曰終吉者初九以剛居剛恐其躁急故雖遠險猶有戒辭九二以剛居柔性寬而得中故雖近險而不害其爲吉

蒙引沙水涯之物故爲近險之象近險則小有害矣故在人則爲小有言終吉者剛本有寬耐之操中則又有善處之術故終能出乎險也

易解言衆人見譏之言避世之士知前有坎陷之險責之以潔身用世之士知九二剛中之才責之以拯溺

按此說言字似有味恐非本意朱子但云災害之小者只是尋常所謂口舌是非耳

通論周公繫需二爻曰九二漸進近險有需於沙之象近險雖无及身之禍而已有言語之傷爲小有言之象幸九二剛中剛則沉毅有守中則處置得宜始雖小傷終不陷於險而得吉也占者如是則得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孔疏衍在中者衍謂寬衍去難雖近猶未逼於難而寬衍在其中也故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程傳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本義衍寬意以寬居中不急進也

雲峯胡氏曰衍在中乾九二寬以居之也初不失常故不犯難二以寬居中故不急進

原引衍寬意只是剛字在中本是爻位今用以顯出得中之義剛之所以爲寬者以需言也

按雖字承衍在中來惟其能寬衍以處故雖小有言而終吉也

孔疏在其中其字似承沙說折衷謂中乃中心之中可從因爻位而言中而本文却說不得爻位

講孔子釋二象曰需於沙固近於險矣然有剛中之德以寬居中寬耐而不急進也惟寬耐而不急進故雖有言語之傷終出乎險而獲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孔疏泥者水傍之地泥溺之處逼近於難

程傳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

本義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去險愈近而過剛不中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以其逼近坎陷故有致寇之象

誠齋楊氏曰初需于郊止而不敢進二需于沙進而不敢逼三需于泥則進而逼於水矣然坎猶在外也災在外而我逼之是水不溺人而人自狎水也狎水死者勿咎水致寇敗者勿咎寇自我致之故也

雲峯胡氏曰需與漸皆取有所待而進之義需內卦于郊于沙于泥由平原而水際漸內卦于干于磐于陸由水際而平原平原非鴻所安也皆以三危地故也需之三過坎而曰致寇至漸之三互坎而曰禦寇禦寇者艮剛而能止致寇者乾剛而不中也致之一字罪在三矣險何嘗逼三三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云

案引過剛不中只貼致寇至一句過剛不中便是不敬慎

講周公繫需三爻曰九三去險愈近有需于泥之象三過剛不中不能寬耐而躁進自罹其害有以致寇之至矣將誰尤乎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程傳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已進而迫之故云自我寇自已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按災在外程傳說好

孔疏所泥猶居水之外未是

本義外謂外卦敬慎不敗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或問敬慎不敗本義以爲發明占外之意何也朱子曰言象中本无此意占者不可无此意所爲占外意也問敬慎二字曰敬字大慎字小如人行路一直恁地去便是敬前面險處防有喫跌便是慎慎是惟恐有失之意又曰孔子雖說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於泥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

之德又无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

[建安邱氏]曰坎險在外未嘗迫人由人急於求進自逼於險以致禍敗象以自我釋之明致災之由不在他人也

[纂引]言災只是面前不是說在外卦所以着個謂字見得是指外卦○災在外即險在前也

[按]象傳加自我二字以申致字之意然自我致之亦可自我而弭能敬慎則不敗也需解於自我致寇下入也不敬慎一層語氣雖明而稍緩○夫子於此說出敬慎二字最爲喫緊

[講]孔子釋三象曰需于泥者言災即在前相去不遠也於此而以過剛不中處之則寇之來也實自我致之然自我而致者亦可自我而弭若能敬慎以處猶可出險而不敗也處需者可不知所以敬慎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集註]以血爲陰陽相傷又以穴爲所居言九三剛進四不能距故出所居之穴以避之程傳是用舊說

[程傳]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陽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於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耳

[本義]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故又爲出自穴之象占者如是

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或問]程傳釋穴物之所安朱子曰穴是陷處喚做所安不得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柔性陷了

[雲峯胡氏]曰出自穴諸家以爲三陽方來四出而不安於穴本義以爲四陰柔得正可出而不陷於穴夫以小畜之時下三陽並進而六四當之其終也猶血去惕出需之時三陽非急於進者四需于血而終得出自穴者宜也以爲不安於其穴者過矣

[雙湖胡氏]曰坎爲水爲血今不曰需于水而曰需于血故本義以爲殺傷之地四下卦之上又有出自穴之象

[纂引]穴即血之地以其已入於險則曰血以其自險而出則曰穴其實非有二也六四需于血猶是需六爻自至上六方爲无所需入于穴或曰四既于血矣又安在其爲能需曰六四若不是猶能需則便死了又安能出自穴以其柔而得正也

[按]本義以血爲殺傷之地而不言陰陽只是虛設其象耳蓋朱子之意以三陽方需而不進不欲作陽逼陰之說○身臨于血則是入穴矣以其能需故得出

[講]周公繫需四爻曰四交坎體已入于險而處受傷之地矣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則能韜晦而免於害有自穴而出之象占者如是退傷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孔疏]需于血順以聽命也

翼傳因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

雲峯胡氏曰三能敬則雖近坎之險而不敗四能順則雖陷坎之險而可出敬與順固處險之道也

蒙引 程傳以穴爲出自穴一句說即本義所謂柔得其正需而不進者也本義柔而得正順也需而不進是聽時也非順不能聽就陽剛說需則是能需耐就陰柔得正說需則是能順聽然同歸於能需

存疑 需于血下須補出自穴語意方完 聽字或謂聽命或謂聽時雖字不同而意亦相近

通論 孔子釋四象曰需于血而能出自穴者以其有柔正之德故能順其理之所當然以聽其命之所自至何險之不可出哉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程傳 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而所需必遂可謂吉矣

或問 許氏謂五已得天位无所復需但以酒食相宴樂而得貞吉此語最害道居天位者任大責重期望太平豈遂一无所需若但以酒食宴樂爲正是聖人訓以怠荒也故程傳以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爲說是最有關係處又云所需必遂非无所需也

本義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得吉也

朱子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爲只有箇待底道理然又須是正方吉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雲峯胡氏曰酒食坎象關關以來生民有欲莫大於飲食男女屯蒙卦爻既於婚娶之正三致意焉此復以飲食之正言之五有剛中之德時乎當需且宜需于酒食安以待之況在下者乎五需于酒食惟正乃吉況在下而可宴酣无度乎本義云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其教人之意切矣

蒙引 需于酒食者安以待之也蓋非陽剛中正不能安以待之非居於尊位則不得安以待之故本義云云

存疑 需于尊位特言其爲君耳不須爲是

易解 需于酒食者安於日用飲食之常以待之耳

孫就安常說是非分外窮口腹之欲也貞吉就占者言還宜作戒勉之辭

通用 公綮需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而居尊位於治道之當爲者无不爲之至此夫何爲哉惟雍容以待教化之洽舒徐以俟風俗之美而已故爲需于酒食之象此君道之正也將見教化自洽風俗自美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吉如之占者遇有所需安以待之固守其正則得吉也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 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蒙引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看來即是九五之需于酒食而安待之者也蓋安以待之就是有孚而得正處故承之以貞吉需于酒食

就是九五之正固也非復戒之以正固也貞吉以占者言
存疑居上體之中是其中也以陽居陽是其正也
集解余南湖云五有中正之德自然侈汰之心不生所以能需于酒食而獲吉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需于酒食得貞吉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

中則心不偏正則事不邪故當需之時能安以待之而得吉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孔疏有不速之客三人來者速召也不須召喚之客有三人自來三人謂初九九二九三此三陽務欲上進不須召喚而自來
程傳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爲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之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羣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爲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
按註疏以上六无所畏忌入穴而居程傳因之亦以入穴爲安其處
本義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爲不速客三人之象柔不能禦而能順之有敬之之象占者當陷險中然于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蒙峯胡氏曰外卦險體二陰皆有穴象四出自穴而上則入于穴何哉六四柔正能需猶可出于險故曰出者許其將然也上六柔而當險之終惟入于險而已故曰入者言其已然也然雖已入于險非意之來敬之終吉君子未嘗无處險之道也
臨川吳氏曰上獨不言需者時既終矣无復有所需矣
蒙引上六大槪謂已陷于險无可爲矣然下三陽需極並進六能順之猶或可藉其力以出險也是於死中覓生路也○柔不能禦而能順之非惟不能禦亦不當禦抑亦若不須禦也何者九三是吾正應也初二是吾正應之同類也既與吾正應之同類則亦必於吾有利而无害矣禦之何爲其理必能敬之也○以情而言上在險中而不能以自振得同類之來當如空谷之足音也云何不喜而故欲禦之耶且三客之來皆非惡客也柔不能禦之云只是順之反辭耳○終吉大抵亦是象終吉是出險也本義自占者當陷險中以下通是再影出象意以示占辭或者迷泥此而分終吉以爲占失其旨矣
按三陽需急並進於上无怨无德也其來也在上爲意外何速之有故本義以非意之來看不速甚好上六突見三人來豈不駭而思禦然自處陷地而又知三人非爲巳害故敬之而借以爲援也○四之穴是血地此穴處邊際雖險而可安程傳安其處亦有理○終吉只當就處穴得安說若作出穴看恐與四混雲峯云處險可玩
蒙引周公繫需上爻曰上六陰柔无出險之才居險之極又値傾危

之勢是已入於險苟且偷安故有入於穴之象幸其下應九三九三與下初二二陽需急並進不期而至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六陰柔能敬以待之資其才力可以蒙安而得終吉也占者當陷險中有非意之來敬以待之則亦終吉矣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程傳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爲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爲不當位也然能敬愼以自處則陽終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本義以陰居上是爲當位言不當位未詳

朱子曰王弼說初上无陰陽定位伊川云陰陽有偶豈容无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六不當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妙○按本義以爲未詳是終有疑於程傳

蒙引一說雖不當位謂其以陰居上正是陰居陰極困爲入穴矣終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而得終吉則亦未大失也此說似順

匯不當位只照入穴看言已雖處險不得其所而能敬彼三人則未大失而終吉也未大失言可以蒙安○不當位猶俗言不是好地位困上爻未當諸家皆以困極爲說不拘爻位可借以相證

匯孔子釋上象曰上六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者蓋陰柔居險極雖不當位卒能資人以爲援亦不至傾危而大失也

晉東萊呂氏曰需初九九五二爻之吉固不待言至於餘四爻雖時有悔吝然終歸於吉如二則小有言終吉如三之象則曰敬愼不敗四之象則曰順以聽也上則曰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大抵天下之事若能款曲停待終則少錯

匯此發需意極好

集解需之爲卦以坎險在前乾健臨之也坎險故當需乾健則能需而其道則孚與貞盡之爻之吉凶異象惟視能需與不能需不全係險之近與不近也初之恒二之衍是剛以寬耐而得孚貞之道也四需于血出自穴是柔以順聽而盡孚貞之道也五則剛中能需故以貞吉孚之三之致寇上之入穴一則去險愈近而將陷一則陰居險極而已險聖人示三以敬愼不敗孚上以敬之終吉明乎敬之義孰謂處險而无其道哉

網需爲四陽之卦以九五爻爲主彖辭孚貞以五言而大象飲食宴樂與五之需於酒食相合也蓋四陽取在上居尊位者言○分上下卦是乾遇坎爲需統論六爻之需作一人看則九五爲需之主无可疑也○昔張楽政以勤謹和緩四字訓後進之士或疑緩字未當張曰事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以是觀之需乃處事之善道故聖經以之並訓六爻皆无凶辭要在隨地知所以需耳○五爻爲安常處順者示所需也內三爻爲未入險者示所需也如沙泥各因其遠近爲言四上兩爻爲已入險者示所需也四當柔順以出險上當結援以圖存上雖不言需而居險待援亦有需意○三象傳言敬愼是敬以自檢上象辭言敬是敬以接人一云不敗一云終吉乃知惟敬之一字爲持身涉

爭之要道也

䷅

程傳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强所以訟也

雙峯饒氏曰訟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則爲訟不公則爲誣爲詐非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程傳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无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辨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辨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辨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于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

按王註能權可以獲中與本義合程傳惕字截斷說孔疏中道而止程傳只云得中二者不同終字著力說程傳終極其訟是也以中字對終看中作中止亦有味終凶蒙引作无理求勝固是然卽理直可止則止必要做到盡處亦屬終凶王註云雖每不枉而訟至終竟亦凶可玩孔疏訟而往涉危險必有禍患程傳亦云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當是訟中又行險非卽以訟爲行險也

本義訟爭辨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

上爻爲內險而外健又爲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於變卦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占者必有爭辨之事而隨其所處爲吉凶也

厚齋馮氏曰有孚而窒焉故訟訟而未明則惕

潛齋胡氏曰曲直未明故窒勝負未明故惕中吉慮兩之相逐是也終凶雍子納賄而蔽罪邢侯是也

雙湖董氏曰九二實爲有孚坎險爲窒坎爲加憂爲惕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曰有信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也終凶蓋取上九終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義不一也

雲峯胡氏曰需訟二卦皆以坎之中實爲主特需之坎在上爲光爲亨訟之坎在下爲窒爲惕窒惕者光亨之反也本義謂涉川尤貴於能待就需待之義說利涉川以剛乘險以實履陷就爭訟之危說不利涉其義精矣大抵能安其分則爲需以相待不能安其分則爲訟以相持故需卦辭有吉无凶有利无不利於訟則曰如是而吉如是而凶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別白言之所謂隨其所處爲吉凶者也

蒙引有孚見窒者其事本眞而反見枉其情本直而反見誣於是乎不得已於訟矣○只言中吉可矣必言惕中者訟之事惟能懼乃能中不懼則健於訟矣此又見聖人之深於人情也○終凶若理直者必求盡其直焉亦何爲得凶曰此對有孚窒惕中者言非指理直也故上九本義云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可見○不利涉大川對利見大人亦有一曲一直之分利見大人直者之利也涉大川乃行險以僥倖者則其不直可知○上剛以制其下則下必有所不堪下險以伺其上則上又爲其所脅此以上下之勢言之有訟之道也又以一人言其內也險必既忍於害物其外也健力又足遂其奸以二人言之已既險能脅彼之短以爲辭彼又健能爲我之敵而不屈凡此皆訟之道也○有孚而見窒此所以不免於訟也本義所謂必有爭辨之事惕中不終訟也故吉終訟不中也故凶見大人求直也故利涉大川冒險求勝也故不利此之謂隨其所處以爲吉凶也

存疑言占得此卦者必情本眞實而不免見窒一時或未能直然訟非美事必恐懼長慮如在己之枉能伸即止而不過於求勝則既不傷身又不費財吉之道也如訟不知止過於求勝終極其訟不但傷身而又費財凶之道也○大人善於聽斷必見大人然後可以求直故利行險僥倖以取勝是涉大川也其理未難取勝而所喪亦爲不小故不利

蒙引有孚窒是原致訟之由惕中以下是示處訟之道

孚有孚窒訟之由也惕中吉訟之道也終凶以示戒也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只求斷明不可冒險爭勝也中謂得中而寓中止之意不利涉大川只是假象非真言涉○需卦坎上乾下不恃

其剛而冒險便利於涉訟卦乾上坎下恃其剛而有來水上便不利於涉上下一轉易間大相懸殊聖人示戒深矣訟自避來姑存其說有辨見卷首

釋爻王繫訟卦彖辭曰訟爲爭辨之義原非美事必情眞被枉理直受誣有孚而見窒不得已而訟可也然必心存憂懼辨明即止爲得其中則有孚之窒可通歸於无訟而吉若終極其事則尙氣以損德好勝以敗義凶可知矣又必見大人賴其明斷則是非不枉而情得以伸故利苟駕不實之詞以求勝冒險僥倖如涉大川然則好剛自陷不利甚矣占者得之如有爭辨之事隨其所處以爲吉凶惕中而見大人无終訟而涉川可也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

程傳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又健也又爲險健相接內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訟也按程傳此句是一意本義分貼作兩意說

本義以卦德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上下以分言本不當訟上剛以勢陵下也下險其情爲不可測矣以一人言內險而外健以二人言已險而彼健也

按上剛下險即上節本義上剛以制二句險而健象上節內險外健已險彼健二意雲峯說是剛險爲卦德

講孔子釋彖辭曰訟之爲卦卦德上乾剛而下坎險是爲上剛以陵其下下險以伺其上以一人言則內險以懷詐外健以恃強以二人言則已險能攻彼更彼健能欺此弱所以爲訟也

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程傳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之象故爲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受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按孔疏以二爲聽斷獄訟者程傳以二爲訟者上節本義以大人爲九五爲聽訟者則二當爲訟者无疑

本義以卦變卦體卦象釋卦辭

蒙引惕中者能懼所以得中也故彖辭只提卦變釋中字就該了惕字意如有孚窒則訟之所以起也故傳亦不之及剛得中雖只釋中義然剛得中則其有孚見窒能惕也皆不待言而可知

朱子曰訟卦變自遯而來爲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一爻變者蓋四陽二陰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建安丘氏曰剛來而得中此卦變也易中言卦變始於此剛自上而反下爲來柔自下而升上爲往爲進凡卦中言剛柔上下之往來者多三陰三陽之卦謂內外兩體之變也如噬嗑賁之類是也有四陽二陰四陰二陽之卦亦言剛來柔進者謂上下一爻之變

也如訟晉之類是也聖人之言卦變於此見其兩端焉
〔程傳〕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謂窮盡其事也
〔象引〕訟不可成以理言之揚人之惡也煩上之聽也損己之德也增俗之偷也又人己之間俱廢其業雖得不償失也此豈君子之所樂成者哉謂之不可成見其宜惕中也只據理言
〔語類〕不取上九爻成即終字意見決定全勝之理
〔程傳〕訟者求辨其是非也辨之當乃中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
〔存疑〕是大人自尚不是人去尚他
〔按〕孔疏貴尚居中得正之主而聽斷之是就人尚說象引作取字義亦是人尚意今從存疑
〔程傳〕與人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蹈危險則陷其身矣乃入於深淵也
〔象引〕以卦象言之乾剛實之物也坎險陷之物淵之象也以乾乘坎以實履險乃入於淵也故爲不利涉大川
〔語類〕入於淵只是言涉川則必沉水故不利也孔疏云往涉于川即必墜於深淵甚明
〔篇〕卦辭曰有孚窒惕中吉者蓋卦變九二剛來而得中也夫剛爲能訟之資剛而得中則能以理自勝可止則止此所以惕中而吉也曰終凶者天下事之善者可以求成訟非善事不可終極苟欲終之損德構怨其凶必矣曰利見大人者卦體九五居中得正以中正爲德中則无偏主之私正則得裁決之道訟者可以辨明故利見之也曰不利涉大川者卦象坎爲險陷淵之象也乾剛乘之以實履陷乃入於淵也在訟者冒險以求勝必爲險所陷所以不利也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孔疏〕天道西轉水流東注是天與水相違而行相違而行象彼兩相乖戾故致訟也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以作事謀始者物既有訟言君子當防此訟源凡欲興作其事先須謀慮其始
〔按〕王註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以老子釋易顯然可見有德司契言上之有德司主契要能使分明以斷於下
〔程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按孔疏天左旋水東注猶傳但言天上水下似不用舊說而楊龜山猶取之當爲其說於行字不空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絕矣
〔雲峯胡氏〕曰凡事有始有中有終訟中吉終凶然能謀於其始則訟端既絕中與終不必言矣
〔平菴項氏〕曰乾陽生於坎水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後相違而行遂有天淵之隔由是觀之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不可以親暱而不敬也禍難之端夫豈在大

劉共飯地分於七節之間蘊史滅宗忿起於笑談之頃謀始之誨豈不深切著明乎按項氏從相親處看出相違亦有味蘊逢吉史宏肇後周時人

[案說]天上水下卽是其行相違也天不以行而後高蓋天在上其情不與水接也水亦不以行而後卑蓋水在下其情不與天通也兩情相睽而不相合訟之象也故君子以作事謀始期不至於相違而已作事謀始蓋工夫不在訟之時而在未訟之時也

[謹說]孔子釋訟之大象曰天運於上水流於下其行相違而不相合猶人情彼此乖戾訟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爲爭訟於已成之後不若絕訟於未萌之先凡作事之始一或不愼則釁隙生而訟端起也於其始而謀之凡稽拂於人情物理可以致訟者皆杜絕不爲訟端无自起矣是則天水違行者卦之所由訟也作事謀始者君子所以弭訟也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程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不能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致於凶乃訟之吉也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按]程傳以小有言爲旣訟必有小災朱子以爲只畧去訟是以小有言爲訟之小二說不同蒙引雖有小傷以及訟因小有言而訟又是一說孔疏謂九四以陽剛犯初乃訟程子見其非謂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本義則不言及九四也

朱子曰此爻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寸分傷犯底事但只畧去訟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

[雲峯胡氏曰]不曰不永訟而曰不永所事事之初猶冀其不成訟也小有言與需不同需有言近坎也人不能不小有言也此之小有言坎也我不得已而小有言也又曰終凶者上九存訟爲終在人爲不終終吉者初六在訟爲不終在人爲有終

[誠齋楊氏曰]六以才弱而位下才弱者有懲忿而无遂心故雖訟而不永位下者耻於微愬而不敢於大訟故雖有言而小不永則易取小言則易釋所以終吉按胡楊二說皆以小有言爲訟之小

[存疑]純是象占在外

[按]小有言上加始字對下終字極好始雖小有言而終吉正是不永所事通節一意

[謹說]周公繫訟初六曰人之終訟者必有才有勢然後能之初陰柔居下才弱勢卑其於訟也不終極以求勝故爲不永所事始焉雖小有言以及訟不過明其有孚之窒而情可以白理无不伸有不終吉乎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程傳]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卽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

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陽剛之正應辨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存疑 其辨明解終吉意

翼測 不可長與不可成稍別長則至於成矣全節一氣說下

講 孔子釋初彖曰初六不永所事者非特屈於才勢蓋自勝於理而知訟非美事不可長也知其不可長則其發易收始雖小有言說其辨得明而即止所以終吉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陵孔頴其邑二字連上爲句人三百戶合下爲句本義邑人三百戶連

王註 邑過三百非爲竄也竄而據強災未免也

蹤此謂據強則災不免三百戶則狹小故可免災程朱之解俱本王註

程傳 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也三百戶邑之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不當也與知惡而爲有分也

本義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

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矣

朱子曰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爲窒塞之象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何故不言三百戶以其有定數也今解者却要牽强故只說得小邑

蒙 胡氏曰 九二九四皆以剛居柔故皆不克訟但九四居健體之初非能用其健者九二爲險體之主則本欲用其險者本義謂其本欲訟蓋誅其心而言之也但以九五勢不可敵故從而退避省約然則二之不克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故僅可以无眚焉爾

蒙引 九二不克訟云云一連讀到尾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亦然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則是不純任陽剛而有柔順者在矣得下之中中則宜无過越之舉矣此皆以理言又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則其勢亦有不敵者故不克訟云云然惟能安於理者屈於勢故本義亦先理而後勢 歸而逋爲一句其邑人三百戶言所逋之地僅如此也 眚災患也程傳作過失若果然當曰无咎何謂无眚故朱子不因之蓋二非五敵倘不自退避其能免於禍乎 凡本義所謂故其象占如此者謂其象如此而占亦如之也

集解 剛來而得中者九二也二之欲訟是其剛處其歸而逋畢竟是其得中處不可謂九二之不克訟全是屈於勢

[illegible] 本義自重勢不可敵句 歸以身言拆衷將心退回之說涉巧

上文程傳云據卦辭二乃善而爻中不見其善卦辭以其有孚得中而吉乃善也爻則以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此說可

玩。歸而逋亦有惕中意爻未嘗不合。以三百戶言少似可
可疑竊意是一人息訟衆人皆安之意但舊无此說

淺說周公繫訟二爻曰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性强謀狡本有欲訟之心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能返躬自審裁度於理而且上應九五之尊屈於勢分又不能敵故不求勝於訟而宜自處於卑約以示屈服有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之象此正能惕而得中者不至越禮犯分何眚之有

象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孔疏歸逋竄者釋歸而逋邑以訟之不勝故退歸逋竄也患至掇者掇猶拾掇也自下訟上悖逆之道故禍患來至若手自拾掇其物言患必來也故王肅云若手拾掇物然

程傳義既不敵故不能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

本義掇自取也

平菴項氏曰上兩句皆是爻詞下兩句方是象傳如需之上六象傳句法

按歸逋竄也加一竄字亦是申明逋字義恐與需上爻不盡同患至掇似當緣至无眚處蓋訟則患至如掇逋於小邑便可无眚常解患至掇只挽到逋竄上覺未全下二句反言以照出正意

蒙引此全以勢不敵言

折衷上下泛以尊卑言二與五應君臣无訟也

存疑明逃曰逋暗逃曰竄下二句明所以逋之故

講孔子釋二象曰二既不克訟宜其歸而逋竄不與之訟也所以然者自下訟上其勢不敵禍患之至乃自已掇拾而取之也此歸而逋竄自處卑約者之所以无眚也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按王註貞厲二字連孔疏訓貞正自危厲未是此厲字以所處可危言非以心之危懼言

程傳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乘承皆剛與居訟之時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訟者也二爻皆以陰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按此厲終吉連與註疏異以從王事爲從上九却是用註疏之說本義但云從上之事上字泛言不指定上九也

本義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守舊居正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平菴項氏曰坤六三雖无成而有終但不敢爲倡而已訟六三止云无成則始終皆无矣

進齋徐氏曰王事即訟事无成即彖之訟不可成也

蒙引不曰食舊祿而曰食舊德者祿者稱德而受者也蓋惟有是

德乃宜得是祿故以名之正猶以天位爲天德然○守舊便是居正只是不與人訟危者陰柔質弱不免受人之侵也然含忍不報畢竟是好故終吉終吉應厲字○本義云占者守常而不出則善也守常字貼食舊德不出字貼從王事无成○守舊德一段是就訟說或從王事无成却別說與坤六三或從王事意同且以或從王事亦訟言則不必一或字與本義則亦必无成功一亦字俱說不通了況又以從王事爲訟事其可乎○或從王事无成以其陰柔質弱故也蓋爭訟利於性從事利於才

按此則无成與坤三不專成意不同故本義但云必无成功

集解諸理齋云食舊德是假借詞只是守舊意或從王事无成非抑之也特論其人如此耳

駁去疑用進齋說謂王事即訟事言訟於王也无成即訟不可成若然則訟於朝廷矣尚云无成乎寬說爲是○日講作比語與本義不同

通論周公繫訟三爻曰六三陰柔非能訟者故惟守其常分安於正理爲能食舊德而自竭雖不免受人之侮而處於危厲亦不能爲己害而終吉也然推此食舊德之意或出而從王之事必无成功也而以之止訟則善矣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程傳守其素分雖從上之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其吉也

本義從上吉謂隨人則吉明自主事則无成功也

蒙引象傳雖只提食舊德一句而申之其實連下句或從王事无成俱說在內了象傳此類亦多○必曰從上者凡主事者皆上人也故曰明自主事必无成功即先迷後得之義皆陰道也從上吉即食舊德也

存疑此傳不復粘訟說只舉食舊德一句或從王事无成俱帶了○惟或從王事无成故又宜食舊德惟只宜食舊德故或從王事无成二句只一意言六三之食舊德或從王事无成者蓋三之才不足以有爲凡事惟主於上而已一從其所爲則事可成而吉也若不從上之所爲而欲自主事必无成功矣此三所以食舊德也

匯上節程傳云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已也此節云无成而終得其吉也從上吉原包无成意在內○本義與程傳不同其云明自主事則无成功是周旋傳文語意見得自主事則无成功所

以只宜食舊德○存疑謂凡事惟主於上則事可成而吉以吉屬事可成似添設不如渾之○一說講上節无成即用自專主則无成至此節惟從乎上則吉象與爻方不悖○本義於上爻云從上之事似預用傳中上字而意牽扭甚難說反覆玩索不得朱子之意

集疑此從上即食舊德意與爻從王不相干蓋訟者專主勝人不肯從人惟從人則客氣消磨盡矣故吉上不專指君凡居人上皆是○按此是新說與傳俱不同然似可用

通論孔子釋三象曰食舊德何以得吉凡訟皆欲勝人非能從人者也三雖委心聽命以順從乎上守其常分不生事端自得无訟之吉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按]註疏以復即命渝爲句而又以復即是一意命渝是一意程傳易之甚好故本義從之

[程傳]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以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正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反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

安貞則吉矣

[本義]即就也命正理也渝變也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爲不克而復就正理渝變其心安處於正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雲峯胡氏]曰命有指理言者有指氣言者否九四曰有命指氣言也此曰即命指理言也皆上乾故皆曰命四之不克訟與二不同九二坎體其心本險九四乾體其心能安乎天理之正然曰歸曰渝皆知反者九二識時勢能反而安其分之小九四明義理能變而安於命之正聖人不貴无過而貴改過又如此

[蒙引]復即命就事言渝安貞以心言但復即命即便渝安貞非兩件也非有先後也命是天命之謂性之命字言所賦之正理也

曰復就正理則前之訟者非正理也乃剛而不中之爲也曰吉者只是不失意蓋前者之訟失也

[折中]二之不克訟居於理勢也四之不克訟安於天理也勢不足論也所以有吉與无眚之異

[按]渝字俗頰謂變其初心而安於正程傳安貞分言不可從

[講]周公繫訟四爻曰凡人有好訟之心更不思正理所在九四剛而不中剛則不屈於人不中則所行過當本欲訟者幸其居柔不敢求勝故亦爲不克訟能平情恕物反其健訟之行以復就於正理无爭之事也且悔過遷善變其欲訟之心以安處於正无爭之心也占者如是則過而能改可得惕中之吉矣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程傳]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存疑]不失解吉字此以理之得失爲吉凶非以事之禍福爲吉凶也

[按]不失猶言无錯處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欲訟本有失也今也復即命渝安貞不惟无忿爭之事并无忿爭之心過而能改何失之有

九五訟元吉

王甚處得尊位爲訟之主用其中正以斷枉直中則不過正則不邪剛无所溺公无所偏故訟元吉

[程傳]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雙湖胡氏曰九五聽訟之主訟元吉亦爲占者有正直之事遇此聽訟之人自有元吉之道

臨川毛氏曰九五聽訟之主刑獄之官皆足以當之不必專謂人君然人君於訟之大者亦豈得不聽

蒙引聽訟而得平者得其平即聽之不偏斷之合理也訟者遇九五則元吉非九五元吉也猶必訟而有理乃得元吉何也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豈容无理者可得而僥倖以取勝哉故本義獨致意於此尤可以見易爲君子謀此亦以爻與占者相爲賓主

折衷元吉指訟者言要補出訟而有理之意

闡周公繫訟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以德化民而使民无訟者即有時聽訟无不各得其平使理直見枉者得以上伸情真受誣者可由上達不惟天下无冤民民自以不冤矣非大善而吉乎

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程傳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本義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

平溪張氏曰九五出而聽天下之訟惟中則无偏聽之病惟正則无私繫之失舉天下之事是非曲直一以中正之道裁之訟其决矣此所以大吉詠曰尙中正彖曰以中正則知人君之聽訟當以中正爲主也獄訟之歸舜虞芮之質文九五有之

闡孔子釋五象曰訟而得元吉者何哉以五之德本中心一於公則未聽之前已无偏主五之德本正事得其宜則既聽之後皆能當理此訟而有理者遇之所以得元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王註處訟之極以剛居上訟而得勝者也以訟受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之間褫帶者三也

程傳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按象詞本言勝而錫帶程傳先推出一段取禍喪身道理是解經大有功處且襯貼出或字意

本義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爲終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爲戒之意深矣

梁山郭氏曰鞶帶婦人鞶帶蓋爵命之服非以賞訟也

雲峯胡氏曰或設若也非必之辭上九過於剛設若訟勝而得鞶帶終朝且三褫之况鞶帶命服以錫有德非以賞訟也豈有必得之理甚言訟之不可終也

蒙引鞶帶革帶也男鞶革女鞶絲註云鞶革也革皮也男之鞶以革女之鞶以絲取剛柔之義也○詳味此爻之詞亦是終凶之理

栗解孫賓蓋云錫帶出於或然見始无敢勝之理終朝不免三奪見終有必敗之時取象於命服者蓋以訟而勝者自以爲榮故取

受服之象

萬正符云此本言終訟之凶而設爲取勝之詞言即使取勝終必見敗況未必勝乎

讀周公繫訟上爻曰上九以剛居訟極有健訟之才濟以終訟之志凶其宜也設或飾虛誕之詞一時取勝然是非真僞不踰時而立辨以訟得之必且以訟失之有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況必无取勝之理乎占者當知所戒矣

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程傳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蒙引且據其以訟得服言也況終必見褫乎

蒙引以見褫爲進一步愈較程傳緊切

集解周用齋云爻義以爲必見奪夫子以爲雖不至於奪亦不足敬矣思其不足敬之心甚於三褫

通論孔子釋上象曰服者錫命之榮本可敬也然上九以訟受服非理取勝則亦不足敬也況其必敗而終朝之三褫隨至乎終訟之凶明矣

存疑潘氏曰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鞶帶之錫亦不免終朝之三褫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即本義所指卦體者是也

匯按邱氏曰以六爻言之則上乾三爻與下坎三爻訟也九五居尊爲聽訟之主故訟元吉餘五爻則皆訟者也然天下之人惟剛者訟柔者不訟初與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終吉三食舊德而終吉二四上剛也二與五對據勢不敵而不訟四與初對顧理不可而不訟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貞也獨上九處卦之窮下與三對柔不能抗故有錫鞶帶之辭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訟之勝者何足敬乎○按邱氏說亦可玩但拘定對爻說本義未有此意

集解訟非善事不得已而爲之者故彖於吉凶之係詳哉其言之然訟有終焉有中焉有始焉若謀之於終雖有鞶帶之錫褫之隨至何益也若謀之於中雖不永所事訟端已興亦晚矣孰若謀之於始則訟端絕而終與中不必言乎此訟之所由无也其次則莫若二之歸而逋三之食舊德四之服即命或服於理或屈於勢庶幾其不克訟乎然正本清源使民无訟者則在中正之大人此五所以元吉也讀訟之卦聖人之情見矣

存疑訟四陽之卦二五居中二主訟者五聽訟者二即彖之有孚五即彖之大人以六爻言之初小言即止三有訟不成以其陰也二四陽爻能訟二詘於勢而逋四詘於理而復此四者皆有合於中吉之義上以陽剛居訟終故爲終凶六爻總該彖辭之內然彖自訟後言之大象補出作事謀始以絕訟源能謀於始則中與終並无煩計矣學易者自不可身罹訟庭事事檢察謀始爲要萬不得已而有雀鼠之累中止无終可也覩於受服不足

敬聚人誣戒尤嚴求勝之心能不消沮附三爻臆說食舊也

舊德先人之德澤謂世業也三全柔處二四兩陽之間而應在上尤爲健訟之人其地甚危三言世業而不失其正雖有侵陵不與之抗終能自保而吉也然其人有守而不能有爲或出而從王之事則无成功以此推之其不與人訟可知矣象曰三之所以食舊德貞厲終吉者以其遇上之强順以從之不敢相抗能自保而得吉也

易經詳說卷七終

易經詳說卷八

師䷆坎下坤上

程傳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乾坤而後屯蒙需訟師比皆有坎險之一體與師動衆尤其最險者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孔疏師衆也貞正也丈人謂嚴莊尊重之人言爲師之主惟得嚴莊丈人監臨主領乃得吉无咎若不得丈人監臨之衆不畏懼不能齊衆必有咎害

程傳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强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旣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愚孔疏丈人嚴莊尊重之人程傳因之以尊嚴爲解本義易以老

成則又不専主尊嚴矣

本義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爲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爲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朱子曰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則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行師之道既已正了又

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還有甚咎

隆山李氏曰師止言貞而不及元亨利者凡兵出似非一元生育之事故不言元不以亨利諱天下者懼其貪功困生靈也要之師之爲用惟守一貞足矣又曰師以殺伐爲事死生存亡繫焉豈无悔吝惟以丈人行之則吉而咎可无矣

蒙引主人君用師言師貞所謂有名之師也丈人卽師師以正者也吉无咎通承貞丈人說○用師既得其正所任又得其人則民悅而從戰勝攻取吉矣又何咎之有若不吉則吾之用師不能安民祇以毒民耳能免咎乎大槩用師不能吉而无咎者多以毒民而民不悅之故彖傳云云○衍義曰凡用師之道在得正與擇將而已若不得正則兵出无名而事不成不擇將則將不知兵而喪

其卒○程子曰吉无咎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而有咎凡无名行師而幸勝者是也无咎而不吉凡聲罪致討而不勝者是也愚按衍義說吉无咎之義與語錄似不同語錄之意吉方无咎

存疑吉无咎當分看有吉而无咎者湯武之伐桀紂漢高之誅秦滅項是也有吉而有咎者嬴秦之滅六國是也有无咎而不吉者孔明之伐魏是也吉无咎言其功可成於理又无咎也語錄蒙引說吉方无咎說未是

按吉无咎蒙引具兩說存疑主分說其分說處似以吉承丈人无咎承貞細玩本義却原是渾承丈人一邊○利於得正利字是朱子添出可見吉无咎只屬丈人若兼承貞則可不用利於二

字然從蒙引兼承貞丈人者多

蒙引伏至險於大順就坎險坤順言藏不測於至靜之中就坎水坤地言總是寓兵於農之意蓋農之爲農出作入息耕田鑿井而已至順也然蒐苗獮狩之間有坐作擊刺之法是皆爲戰守備也然農非大順之中而有至險者伏乎耕桑之外无餘事本至靜也然農桑之夫可以戰可以守是至靜之中而有不測之機藏焉○既曰上下五陰順而從之則六五亦從九二者也而又曰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又別取一義此見易之不可爲典要矣

講文王繫師卦彖辭曰師以興兵動衆非聖人之得已也必也師出有名至正而无私所謂貞也然將非其人以國予敵又必得老成持重之丈人而任以專征之責則有戰勝攻取之吉无[illegible]

武厲民之咎矣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程傳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爲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雲峯胡氏曰本義提出一以字依春秋書法謂能左右之也一陽而五陰皆爲所以閫外之事將得專制之也然以之歸於正則爲王者之師以之或有不正則爲伯者之術

蒙引卦體只見得是衆陰爲九二所以未見得以之以正處今曰能以衆正者夫子之意蓋爲師之正不正全在所以以之者若能以之以正則可王矣所以明師之不可不正也於以釋師貞之義不甚至乎可以王矣王字讀去聲本義意謂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豈不可以王乎亦論其理如此畢竟可以王是歸之命將出師者然謂大將者能以衆正便可以王天下此便是教人无君了○彖辭貞字屬人君用師言彖傳解貞字又以大將帥師言

存疑謂只據義理說不粘著卦體亦有見粘卦體一陽五陰則似專主九二言

講孔子釋彖辭曰師之貴於貞者何也蓋師之爲言衆之謂也貞之爲言正之謂也行師者誠以仁義之心行弔伐之事左右其衆一皆正焉則順天心答民望无敵於天下可以王矣師之貴於正也如此哉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孔疏剛中而應者剛中謂九二而應謂六五行險而順者行險謂下體坎也而順謂上體坤也若剛中而无應或有應而不剛中或行險而不柔順皆不可行師得吉也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者毒猶役也若用此諸德使役天下之衆人必從之以得其吉又何无功而咎責乎自剛中以下釋丈人吉无咎也○按孔疏毒訓役未是故程傳以毒害言

程傳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爲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固无咎也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順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悅而從之也

[illegible]溪王氏曰殺戮之慘供億之苦勞民而費財所謂毒天下也

雲峯胡氏曰毒之一字見得王者之師不得已而用之如毒藥之攻病非有沉痾堅癥不輕用也其旨深矣

蒙引剛中而應行險而順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以此之德而行師雖不能无害於天下然其害之者乃所以安之也則民悅而從之矣民悅而從則所謂得人和而三軍一心矣故以戰則勝以

攻則取何志如之既吉則有弔民伐罪之功而无黷武厲民之失矣何咎之有

〔集解〕余南湖云剛中而應重在剛中行險而順重在順言行師能順人心也如不獵田稼不殺老稚耕者不變歸市不止是皆人心之所欲而吾能順之也

〔按〕本義卦體剛中而應也卦德行險而順也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可証上文彖辭吉无咎只承丈人也此非有老成之德不能德字照上卦德德字看只承行險而順說而蒙存俱兼承剛中而應承剛中猶可承而應恐礙口氣或謂九二剛中而得六五之應主九二說不作兩邊看亦可才德只是老成之德又添一才字陪說蓋老成歷練則有才可知蒙引又有一說以剛中為才亦未安行險故毒順故民從下文終是承行險邊意多剛中而應丈人之所以為將也行險而順乃丈人之所以行師也吉又何咎全在民從上看出民從則見其不擾民而成功不待言依此彖傳看吉又何咎只是能成功而又不擾民兩層意彖辭吉无咎當照此看言丈人行師能成功而又不擾民故曰吉无咎也若泰義以吉而有咎為无名行師而幸勝及存疑所謂於理无咎豈非貞字一邊話乎上節蒙引所引泰義程子之語只二句吉而有咎云云非程子語講中引用多誤

〔講〕卦辭又曰丈人吉无咎者卦體一以剛居中而六五應之是為將者威而有惠勇而有謀而君能閫外寄之專權委之也卦德坎險坤順兵凶器戰危事不免為行險然有節制而不擾害順乎人心之所欲焉以此行師雖勞民動衆不无毒害於天下而毒之實所以安之民莫不悅從宜其有戰勝之吉又何黷武之咎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傳〕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本義〕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

〔習靜劉氏〕曰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於无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

〔隆山李氏〕曰於師得古人井田之法於比得古人封建之法

〔蒙引〕容民畜衆者君子於无事之時善其政教厚其生聚以容保吾民此乃所以畜衆也蓋民生既厚且有事而發之則不患不足於兵矣平時懷柔撫字之有道一有意外之虞則披堅執銳敢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矣容民畜衆皆以无事之時言畜衆以今日言得衆以後日言然者將以有用也便有預為後日計之謀

〔回指〕容字有教不二意容民即是畜衆

〔按〕彖傳師衆也本義於首節又添兵字言兵衆也此畜衆之衆即照兵衆看

〔講〕孔子釋大象曰坤地之中而有坎水猶民之中而有兵衆師之象也君子以兵民原自合一吾衆即吾民也於是无事之時制

田里謀生聚養之者有定制設學校明倫序教之者有成法一旦有事則披堅執銳鼓勇敵愾之衆自此而出是容民即所以畜衆也衆畜於民亦猶水寓於地矣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按註疏以否爲破敗臧爲有功言不以律无問否臧皆凶二字平看其說甚異

程傳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按此將否字斷開臧凶連不如本義直作不善看

本義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儒多作不是也在卦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才柔故有否臧之戒然以律不言吉否臧則言凶者律令謹嚴出師之常其勝負猶未可知也故不言吉出而失律凶立見矣

蒙引以律者坐作進退之有節攻殺擊刺之有則牛馬臣妾之勿逐或六步七步之不敢越或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之不敢亂也不必依程傳兼興師與行師蓋興師是命將者之事此是說爲將者行師之法○師出以律須看出字曰否臧凶則知以律之吉矣此爻只據在卦之初爲師之始說個道理如此

按程傳出師行師作兩截說出師要合義行師要有號令節制律字兼此二義然出師一層可不用蒙引辨是

通周公繫初爻曰在卦之初師之始也凡師之始出號令欲其嚴明部伍欲其整齊此有制之兵足以稱善而不可以敗矣苟節制失宜軍旅不飭則爲否臧安能不敗乎其凶必矣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傳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道也

蒙引不曰否臧凶而曰失律凶者明否臧之爲失律也

按凶字即是否臧凶之凶字但以失律二字申明否臧蓋師出以律此句不用解否臧二字難看故傳如此孔疏謂是釋師出以律誤矣師出以律在此只是引起下文語○程傳幸勝一層可不用凶是言其敗

通孔子釋初象曰凡師出以律必然之理若失律則凶衆渙心離二潰而不可收難免喪敗所謂否臧之凶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程傳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惟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

則吉也旣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於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旣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

本義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而爲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按王註在師而得其中程傳用其說謂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朱子曰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爲吉是以中作虛字與魯說異蒙引云剛中之德全在九二字內在師中即俗所謂在軍中發朱子意更明又按在師中二字與爻位之中不同然亦是從爻位看出

蒙引在師中吉是就本爻看出王三錫命是對應爻看出不可謂王者因其在師中吉无咎然後從而錫命之蓋錫命是寵任之爲將非褒其成功也○衆義曰二以一陽統衆陰受六五之命任閫外之責而能以剛處中成德彝著其吉而无咎宜矣然非在上者

信任之深寵之厚亦何由而成功乎或委任不隆或吝於爵賞或輕信讒間或柔以小人若是者豈將之不能哉

孔疏案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一命受爵再命受服三命受車馬三賜三命而尊之

臨川吳氏曰錫命如王使宰周公錫齊侯命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是也至於三者天寵之優渥也

雲峯胡氏曰九二剛中所謂丈人者故吉而无咎六四无咎不言吉三則凶矣一曰王三錫命五應也五曰長子帥師二應也五應二故曰錫

蔡解萬正符云三錫非命之果有三也特極言其寵任之優耳

隨周公紫二爻曰九二在下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應於五是即所謂丈人也以是在師中而爲將自有制勝之吉无撓敗之咎六五在上委任獨隆殊恩異數洊加於受鉞之後又再三錫命焉此功之所由成也

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傳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懷萬邦也

建安邱氏曰上承天子之寵任而以兵權處之錫命至三使之得專閫外之事王者用兵非得已嗜殺豈其本心故三錫之命惟在於懷綏萬邦而已

象引王惟懷萬邦故寵任大將使爲之去其暴以安之此眞先王用師之本意也象傳所謂貞者即此。此小象都是推本之詞

按懷綏萬邦是王者命將之意如此程傳蔡成功倚畀些象引說見前。萬邦廣說无論那一方皆在萬邦之中而威及一方萬邦皆請命將所係蓋如此

講孔子釋二爻曰古未有寵任不加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二之在師中吉固以其剛中之德實由上承天寵得君既專自宜効其心膂展其才猷二固不得矜之爲已功也亦未有君心不在於天下而能任將以成功者王三錫命惟其欲懷保萬邦救民除害宜其專任必期於有功寵命不斬於再三二尤不得私之爲已寵也此吉且无咎爲能无愧於丈人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

王註以陰處陽以柔承剛進則无應退无所守以此用師宜獲輿尸之凶

程傳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

本義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師或輿尸伊川說爲衆主如何朱子曰從來有輿尸血刃之說何必又牽引別說某自少時未曾識訓詁只讀白本時便疑如此說後來從鄭先生學皆作衆主說甚不以爲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輿其尸而歸之義

蒙引以陰居陽則才柔而志剛不中不正則犯非其分輿尸便是凶也謂之或輿尸者言其有輿尸之理也

存疑師或輿尸是象凶是占

按程傳衆主龜山謂如唐九節度之師亦甚有味但字句間終覺生造不如本義明順。五爻以輿尸專屬弟子則非謂衆主尤可知

講周公繫三爻曰三陰柔則才弱居陽則志剛不中則心邪不正則行頗不量勢力犯非其分由此以戰必致師撓敗有或輿尸之象凶可知矣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孔疏大无功也者釋輿尸之義以其輿尸則大无功也

存疑大无功解凶字

程傳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惟无功所以致凶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師以克敵爲功不勝已无功矣而且或至輿尸下殘民命上損國威不惟无功且大无功也凶何待言乎

六四師左次无咎

王註得位而无應无應不可以行得位則可以處故左次之而无咎也行師之法欲右背高故左次之。按右背高乃兵法如此言師必在高險之左以次程傳只作退舍不主此說

程傳師之進以强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

進而退故左次退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本義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臨川吳氏曰春秋師次於郎次於召陵左氏傳曰凡師三宿爲次按兵家尙右右爲前左爲後左次猶言退舍謂不進前而退後也

按初三四皆陰而初與三不得其位妄動而凶四陰得其正故左次而无咎

講周公繫四爻曰四陰柔不中本无克敵之才居陰得正猶有審敵之智不敢輕進全師退舍爲左次之象雖不能成功亦可无喪師之咎占者宜自審也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孔疏未失常者釋无咎之義以其雖未有功未失常道

程傳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本義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雲峯胡氏曰恐人以退爲怯故明當退而退亦師之常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左次嫌於退怯何云无咎蓋知難而退乃師之常今四左次未失師之常道所以得无咎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王註處師之時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田有禽也物先犯已故可以執言而无咎也柔非軍帥陰非剛武故不躬行必以授也授不得正則衆不從故長子帥師可也弟子之凶故其宜也

孔疏田有禽利執言者柔得尊位陰不先唱柔不犯物犯而後應往必得直故往即有功猶如田中有禽而來犯苗若往獵之則无咎過也人之修田非禽之所犯王者守國非叛者所亂禽之犯苗則可獵取叛人亂國則可誅之此假他象以喻人事故利執言无咎已不直則有咎已今得直故可以執此言往問之而无咎也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者以已是柔不可爲軍帥已又是陰身非剛武不可以親行故須役任長子弟子之等若任役長子則可以帥師若任用弟子則軍必破敗而輿尸是爲正之凶莊氏云長子謂九二德長於人弟子謂六三德劣於物今案象辭云長子帥師以中行也是九二居中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謂六三失位也

程傳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率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按此節註疏可用程

傳田有禽利執言之解皆從註疏本義以執爲搏執此禽言爲語辭却似少味又按程傳田爲田畝之田非田獵之田

本義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也

或問易爻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輿尸何也朱子曰此假設之解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嗃嗃而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

雲峯胡氏曰二三四皆將也五任將者也於三曰師或輿尸危之之辭而不忍必言之也至五則直書曰弟子輿尸蓋謂五用二而又用三必至於如此故長子帥師不言吉而弟子則曰輿尸貞凶甚言任將之不可不審且專也長子即彖所謂丈人也自衆尊之則曰丈人自君稱之則曰長子皆長老之稱彖言師必用老成則既貞又吉爻言用老成而或以新進參之雖貞亦凶吉凶之決照然矣

按本義若使而又使語氣是一句連說謂使長子帥師而又使弟子輿尸孔疏若任用長子若任用弟子兩平說未是貞凶自承輿尸說

蒙引田有禽利執言是師貞意長子帥師是丈人意長子據九五與九二言禽字兼獸麋鹿之類害稼尤多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言以九二帥師可也若參以三四則凶矣執字還從禽字生

來无咎者釁自彼生端不在我何咎之有以下皆戒辭也貞凶言雖以田有禽而執之然吾委任不得其人終以取凶只才氣老成者便是長子新進不經事者便是弟子弟子少子也

按弟子舊說指六三與上文輿尸合本義兼三四亦說得去

鄭周公繫五爻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爲生民之害不得已而應之如田中有禽害我禾稼利於執言而搏擊之也釁自彼開端不在我師出有名而无窮黷之咎矣然用師固不可不正而任將尤不可不專如九二有德之長子使之帥師宜也若又使弟子如四三者以參之則長子爲所牽制令出多門必致喪敗是使之輿尸而歸雖爲執言之貞亦終不免於凶矣占者宜知所戒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傳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建安邱氏曰以中行者謂九二以剛中之道而行師也使不當者謂六三才弱不足倚使必致喪師而歸是任使之不當也

存疑言必用長子帥師者由九二以中德而行師也弟子輿尸由上之所使不當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任不可不專也既用長子復參之以弟子使事權不一而致敗事是上之所使不當也將誰咎乎

易解中行推原九二之辭使不當歸咎於五之辭

體孔子釋五象曰所以宜用長子帥師者以其有剛中之德而行

師可成功也若用弟子衆之以致輿尸之凶此乃使之不當豈獨弟子之罪哉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傳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无咎者也○按程傳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甚好孔疏謂天子爵命此上六上六

有何爵命其說不是

本義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爲土故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朱子曰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之謀議經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

隆山李氏曰此義方思量得如此來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取依此則優以金帛之說在先不與謀議之說在後

建安邱氏曰初言師之出上言師之還至此則功成凱奏之時也

大君必有賞功之命開國功之大者也承家功之小者也象曰以正功者言爵賞之命乃所以正諸將武功之等差也然兵行詭道而販繒屠狗之人孰不願出奇以立功而立功不必皆君子也此爻曰小人勿用何耶蓋以小人有功固當例以賞之若使之參預國家之謀議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亂邦之禍故於小人戒以勿用而象曰必亂邦也其意嚴矣○按邱氏是從朱子後說

蒙引參義曰上六師之終故言封賞之事大君有命功之大者命之以開國而爲諸侯功之小者命之以承家而爲大夫然師旅之興人才非一槩或以忠勤或以勇力或以才幹或以謀略其封賞之行固无不及至於董正治官任以庶政則惟賢是用不復計其功故曰小人勿用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師之終武功成矣處順之極天下定矣正論功行賞之時也大君於此有爵賞之命功大者封之疆土使開有國之基而爲諸侯功次者與之采地使承有家之業而爲卿大夫凡有功者固无不及然人才不同其中或有餘於才不足於德之小人則又勿用以預政事參謀議焉但行封賞已足酬之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傳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本義聖人之戒深矣

存疑言大君有命或開國或承家所以正武功大小之等也蓋軍
旅之功有大有小論功行賞務必停當然後可以服衆人之心如
斬將搴旗攻城略地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大也尋常斬數級挫
一鋒无關成敗之大數者功之小也必論量揆度功之大者受大
賞功之小者受小賞務俾大小輕重各得其當爵必稱功賞必酬
勞无僭差无私吝然後可服有衆之心勸從事之臣而塞禍亂之
源矣若功次不明大小紊亂人心何以服從事之臣何以勸禍亂
之源何以遏哉夫子特發其義於象傳其旨深矣
要參胡氏曰王三錫命命於行師之始大君有命命於行師之終
懷邦亂邦大人小人之所以分此固聖人之所深慮遠戒也
按亂邦以參與謀議擅作威福言

匯孔子釋上象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異其典者蓋功有大小无
以正之不足以服其心矣開之承之所以正其功之大小而爲
之等差也小人勿用者非有所惜也若用小人以參其謀議則
恃勢作威營私結黨必致有亂邦之禍也可不戒哉
百隆山李氏曰六爻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
賞无所不載雖後世兵書之繁殆不如師卦六爻之畧而況於論
王者之師比之後世權謀之書其正甚遠爲天下者不得已而用
師又何必捨此而他求哉
建安邱氏曰師卦以九二一陽統衆陰有大將總兵之象故卦名
曰師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師師之任不可非人故曰丈
人吉无咎蓋只七字而用師之道盡矣初六師之始故曰師出以

律上六師之終故曰開國承家師之次序然也中四爻六五爲任
將之君也故以長子弟子係之二三四三爻則皆用師之將也九
二以剛居中威而不暴持重之將也故有師中之吉即五所謂長
子也六三以柔居剛輕躁妄動僨師之將也故有輿尸之凶即五
所謂弟子也六四以柔居柔僅知自守蓋度德量力之人固无戰
勝之功亦无喪敗之禍止於左次无咎而已四之无咎不如二之
吉而三之凶又不如四之无咎聖人以萬世用兵利害而權輕重
於吉凶无咎四字之間後之出師命將者蓋亦鑒之於斯乎
明謝出師之道不可不正故曰師貞師旅之義不可非人故曰丈
人吉无咎象傳釋言出師命將之道卦名大象言兵民合一制師
之本六爻以二五爲主二是大將之統衆者也初三四皆副也五
大君之命將者也至上則功成而行賞矣初師出以律有制之兵
也若三則進而取敗无能之將也四見險而不進堅壁之將也五
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人君任將之當專而擇將之當審也上曰
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人君賞功之貴公而用人之貴愼也
張師一陽五陰二爻自是一卦之主二將也五命將者二剛中而
五應二之王三錫命即五五之長子即二互見其義彖辭大貞
於五爻尤詳蓋出命當執則貞一將可知宜用長子不宜用弟
子則丈人一將可知初槩言出師之道貴有紀律律字在全
卦中不可忽上言成功行賞之道當分功之大小人之邪正亦
論功者不可不知二丈人乃行師以律而致勝者則爲開國之
首功三弟子乃否臧而致敗者固知退而全軍者雖不敗亦屬

无功合此三項將之能否盡之矣■象言貞與丈人皆行師之事大象補出容民畜衆是前一層寓兵於農道理包於其中孔子曰我戰則克觀于易而知非虛語也

比䷇

程傳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

東萊呂氏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師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衆雖聽命於將師而必當親輔於君也

雲峯胡氏曰易一陽之卦凡六復師謙豫比剝也而最吉莫如比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傳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所謂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比之道由兩志相求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志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

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固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

匯卦辭孔疏傳義之解各異如原筮二字孔謂原窮其情筮決其意程謂推原占決其可比者比之非謂蓍龜本義訓原爲再言必再筮以自審直作筮說元永貞三字孔謂兩相親比皆須永貞以元貫永貞程以元永貞爲三項指所比之人說本義謂有元善永長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歸而无咎指在巳說不寧方來孔謂不寧之方皆來歸程謂人不能自得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本義謂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來歸後夫凶孔以夫爲語辭又以夫爲丈夫後來之人程謂求比之志不速而後雖夫亦凶夫凶二字連讀本義以來晚者爲後夫用後人之說猶難折衷當以本義爲主

本義比親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或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爲人所比之象朱子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排一個人作頭首也是爲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以爲之比否所以原筮元永貞也○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所後於衆人却要强去比他豈不爲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亦是占中一義左傳齊崔武子卜娶棠姜卦云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人以爲凶他云先夫已當之矣彼云先夫則此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後夫凶言九五既爲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個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稷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㶚上朱氏曰凡物孤則危羣則强父子夫婦朋友未有孤危而不凶者人君爲甚故比而吉

進齋徐氏曰後夫凶如萬國朝禹而防風後至天下歸漢而田橫不來隗囂公孫述之徒皆是也

雲峯胡氏曰蒙之筮問之人者也不一則不專比之筮問其在我者也不再則不審曰吉曰无咎曰凶皆占辭吉乃上下相比之占統言之也无咎則所比者之占凶爲比人者之占分言之也不寧方來指下四陰而言後夫凶指上一陰而言來者自來後者自後五惟問我之可比不可比彼之來比不來比五不問也此固王者大公之道而爲九五之顯比者也又曰原筮元永貞爲比於人者言也本義又發出比人之義言外意也

纂引比親輔也若單言親字則相親厚亦是不見有上下之分意故別着個輔字○比吉者筮得此卦則當爲人所親比這便是吉意原筮之原恐如今人所謂依原之原○以一人而撫萬邦上比下也自有相親比之道蓋比亦是兩邊相合事也○萬邦者天子之比天下只是親萬國之諸侯耳昔天下之比於天子則臣民俱在故曰四海也○元永貞皆自君道言之有元而不永者有元永

亟不貞者如唐之玄宗其始也勵精爲治非不元善也而不能善其終開元之末遂恣情極慾以稔无涯之禍此是元善而不能長永者又如漢之文帝恭默德化二十餘年如一日宋之仁宗勤儉正身四十餘年如一日亦可謂元善而長永矣然一則黃老之雜而不能力追三代之治化一則剛毅不足時爲小人所遷惑則是能元善長永而未能正固者也是皆未免有咎也有咎者德皆未能稱人之比也卦辭若曰爲人所比固吉然必原筮元永貞然後足以爲人比而无咎矣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不寧者皆方來而彼後來自取凶耳大意如此後夫凶本義曰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不曰彼交已固此來已晚可見是主爲人比者言或曰王者於民來者不拒何至使後夫獨得凶耶曰天下之事固有勢

不能兼容者看來後夫亦是執迷負固自失機會者耳

存疑元即仁也仁即善也文言元者善之長以元爲善其來遠矣无咎是就爲人所比者言不寧方來又是極其效而言之後夫依愚見還是執迷不服者如漢隗囂公孫述之徒故凶言被誅戮也不是不見愛王者於人无有不愛之理

新說吉无咎俱是未比之時預言字可見方者來而不已之詞後夫非後至是後而不至即負固不服之夫也

附元永貞以已之德言如何用筮筮畢竟是借字原筮只是再三審度元永貞嘗引遇說然永貞俱承元較明本義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有所不安似是說心中不自安然作所處不安宜較寳後夫以後而不來爲是本義反觀是說占法卦辭无

此意

講文王繫比卦彖辭曰天下之勢无所比則散有所比則合能爲人所比者吉也然人之比我比以德也必再筮以自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而元善之德果永而不至於間斷貞而不至於駁雜斯可以當衆之比而无咎矣夫惟元永貞而无咎則聲名洋溢四海歸心其未比而有所不安寧者方將皆來歸之彼負固爲後夫者祇自取滅亡之凶耳於王者何損哉

彖曰比吉也

程傳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

本義此三字疑衍文

朱子曰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也解比

字下順從也解吉字

補此謂也字羨與王昭素之說同

存疑程傳之說文无加增而義亦无失或謂不當先卦辭而後及卦名不知卦辭之吉本於卦名故彖傳先舉卦辭而後以比之所以爲比者釋之是一舉而卦名卦辭兩得之辭不重複而意俱完亦從省文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辭曰比吉者蓋比自然吉也

比輔也下順從也

程傳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爲比也

本義此以卦體釋卦名義

彖引下順從以卦體言則實兼上下衆陰然不日上下而只日下者以九五爲上也故避之至不寧方來則日上下應者衆皆比之无一人敢後也此只曰下尊上之辭後兼上下卑衆之辭

易解輔者比之義順從者又補之義順者情不容已從者分不可逃

按五爲君五陰皆屬臣民故通稱下上爻雖在上而其分亦下也此節不說卦體但以臣民順從意釋卦名似亦可通

講然所以名爲比者親輔之義也卦體九五在上五陰順而從之猶人君在上天下臣民順而從之不唯出於分之不可逃而且切於情不容已所謂親輔者如此所以爲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傳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

本義亦以卦體釋卦辭剛中謂五上下謂五陰

按本義剛中謂五與程傳同而上下謂五陰與程傳不同程以衆比五五亦比衆爲上下相應本義爲優

雲峯胡氏曰凡應字多謂剛柔兩爻相應此則爲上下五陰應乎五之剛又一例也師比皆一陽五陰師之應獨重謂五應二將之任專也比之應則謂上下應五君之分嚴也其曰上下應者五陰皆當應也曰其道窮者上以一陰獨不能應也易窮則變乾上九窮之災坤比上六皆曰其道窮皆不知變者

蒙引以剛中也據程傳以剛爲元以居得中正爲永貞看來是如此剛中實只當得善字必剛而且中乃爲元善且長永而正固也九五之剛中即所謂元永貞也在卦爻上說只說得剛中就比道上說則須用此三字方盡比道之善

按剛中總包元永貞不必專以剛屬元覺渾全剛若不中何足以盡元之義其道窮蒙引言窮者不見受於人也作後至說存疑言執迷不服其理當困窮當被誅戮也主後不至說然誅戮之說却與註疏同此道字輕看程傳云无所親比困屈以致凶窮之道也倒看便明

講卦辭曰原筮元永貞无咎元永貞之德於何見哉蓋以卦體九

五有剛中之德剛中則私欲不留所以爲元也而且健行不息所以爲永也且正固不偏所以爲貞也有如是之德故當衆之歸而无咎也又曰不寧方來者上下五陰皆應於五則是內外臣民歸心悅服凡未比而不安者自來而不能已矣又曰後夫凶者上既有剛中之德爲衆所歸而猶負固不服爲聖世所不容其道自取困窮而凶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王註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

孔疏建萬國親諸侯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特云先王也建萬國謂割土而封建之親諸侯謂爵賞恩澤而親友之萬國據其境域故曰建也諸侯謂其君身故曰親也地上有水猶域中有萬國使

之吝相親比猶地上有水流通相潤及物故云地上有水比也
按各相親比未是當以天子親比諸侯說
程傳夫物相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本義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朱子曰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他比天下之道
建安邱氏曰夫水與地相親比有合无間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而不曰親萬國者蓋人君以一身而居九重之上萬國如此其

廣人民如此其衆安得人人而親比之必也分建萬國而先親諸侯使諸侯又親萬國之民則莫不尊而親之而比於一矣
方塘徐氏曰彖言五陰比一陽象言一陽比五陰以互相發比之義盡矣
纂引建公侯伯子男等國而有朝聘往來之禮所以親之也親諸侯所以親天下也○六字是一串意不是兩平意以爲建國所以親諸侯者尤爲无謂
按建國以親諸侯意却不差而上有以字不須更用以字也若云所以便礙口氣故蒙引駁其說只要六字連下耳
通孔子釋大象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比之象也先王體之乃以天下至大不能人人而比之於是選親擇賢列爵分

土建立萬國而制爲巡狩述職聘問往來之禮以親之天子既以百姓爲心而建國親侯則萬國諸侯亦皆以天子之心而親百姓其比於天下也不猶水之比於地而无間乎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程傳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內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他吉也他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內物无不信豈用飾外而求比乎誠信中實雖他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
本義比之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朱子曰終來有他說將來例顯比便有那周徧底意思
賜蒙引謂此說不可曉恐是初年之見
四畢胡氏曰與人交止於信親比之初能有誠信所以比之无咎及其誠信充實則非特无咎又有他吉初六不能五應故曰有他大過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皆指非應而言但彼則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則許其有他至之吉也
汝楳馮氏曰終來有他吉者非初之時吉在後也
通氏曰易六爻貴於正應其近而相得亦有不應者惟比諸爻不論應否而專以比五爲義
蒙引有孚是今日初比之有孚盈缶是由今積之以至於盈缶有孚固得比之道而无咎矣至於盈缶則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

存疑孚信之在中者夫與人相比者多事外貌而比之初相信未久又恒情之所不敢委以心腹也故聖人發有孚之象言與人初比也內有誠心不事外貌而有孚焉則外不失人內不失已而无咎矣若自此積之自事上接下事親交友凡一切待人接物无一而不出於誠而无滿實焉則誠能動物信以發志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其初比之无咎矣

發此節作兩層說猶有甚明。終來二字只是將來意程傳終能來有他吉似多一折去疑曰終見非初心如是曰來見非我去求的是從程傳。時講專以此爲臣道

講周公繫初爻曰與人初比內有誠心不事外貌可无咎矣然豈特一時爲然自此積之凡一切待人接物始終无一不誠而无滿積實如缶之盈焉則誠能動物將來有他至之吉不止无咎已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釋傳言比之初六者言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蒙引比之初六則有孚及有孚盈缶皆初六也曰有他吉則无咎不待言矣聖筆簡而不漏

駁程傳云比之道在乎始似作意講不如只作申說

講孔子釋初象曰比之在於初六者惟其有孚故終致有他吉也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釋傳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內自內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內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

本義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近齋徐氏曰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由內比外故曰自內以中相應故曰貞吉

雲峯胡氏曰初不係四之應而五應之故曰他四不係初之應而應乎五故曰外惟二本與五應故曰比之自內而又以正故吉凡卦以下卦爲內上卦爲外比六二言內六四言外內外卦之分見於此

蒙引六二柔順中正於比人之道最爲得正爻辭貞字實從此生六四以柔居柔亦然。貞吉二字帶爻言占者如是則正而吉此意在爻辭外

按自內註疏以爲自在其內殊欠明程傳作由已看亦說得太重存疑只作內卦又覺著迹只照本義自內比外看可也蒙測謂內之所有即窮蘊達施之謂失之鑿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是其比之也自內而外爲得出處之正且有得君行道之功貞而吉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釋傳言當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

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修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本義]得正則不自失矣

[按]程傳作戒辭本義是現成說進齋推原二之比五必當反求諸己自无所失而後可以比人是從程傳

[蒙引]不自失是吉所在。叅義曰凡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貞而爲之戒者此曰貞吉爻之本善者也

[按]本義得正則不自失不自失便吉或云止求不失乎己吉非所期非正意

[講]孔子釋二象曰狥人者多失己六二比之自內則能守中正之道而不自失也

六三比之匪人

[程傳]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正二有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按程傳不言應而本義承乘應皆陰亦不。專指應語錄有以比上爲比之匪人恐失之偏

[本義]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三山劉氏]曰承乘應皆陰匪人之象凡居者之所學者之交仕者之同僚皆所當戒也

[蒙引]六三陰柔則暗昧不中正則邪僻而况承乘應皆陰則所近者舉非正人以三陰柔不中正其有不入其流者乎故曰比之匪人不可專指承乘應皆陰爲比之匪人也觀兌四之介疾有喜則可見矣

[存疑]六三上面所承者六四下面所乘者六二與之相應者上六皆是陰爻故爲比之匪人六二六四在本爻皆爲善就三言則爲惡者易不可爲典要隨在取義故不得而同也

[按]爲其皆陰故爲匪人匪人不善之人也孔疏謂非己親非是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陰柔則暗昧而无識不中正則邪僻而不艮上下與應皆陰則所近舉非正人以三之暗昧邪僻有不入其流者乎是爲比之匪人矣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傳]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按]悔吝字尤覺輕當直以凶言故蒙引謂其占大凶不言可知

[雲峯胡氏]曰爻不言其大凶而夫子於象憫然痛惜之曰不亦傷乎即孟子哀哉之意令人惕然有深省處

[蒙引]比之匪人自學者言之則交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是也自仕者言之則爲入於不善之黨如范增之於項羽嚴尤之於王莽是皆可傷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比之匪人不惟无益而反爲累入於不善凶禍立至不亦可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

【王註】外比於五履得其位比不失賢處不失位故貞吉也

【孔疏】六四上比於五欲外比也居得其位比不失賢所以貞吉凡下體爲內上體爲外六四比五故云外比也

【程傳】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按以六居四既處得正比於九五所比得正只此二義足矣

【本義】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爲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王氏湘卿曰】五爲比主六二自內卦比之六四自外卦比之二四陰皆得正故皆貞吉

【趙氏曰】爻有可比則爲貞吉不必應而後爲正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內也九五外也四宜應內者內无可比而比乎五義之與比而无適莫者是舍柔暗而比剛明得正而吉之道也

【蒙引】之字指五。以柔居柔柔順得正故能比夫正而所比者五又爲得所比之正也

【按】外比以四在外卦爲正意非謂五在四外也。存疑以一爲新進之臣四爲近君之臣是爲舉業而設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柔居柔比於九五是爲外比之以柔正之德居近君之位得所比之正也有以輔君德而成顯比之治矣何吉如之

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孔疏】九五居中得位故稱賢也五在四上四往比之是以從上也

【程傳】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中溪張氏曰】以位言之五在四之外也五有剛中之德賢而在上四外比而佐之即彖所謂比輔也君剛臣柔以下從上故曰貞吉

【蒙引】上句是喚起下句下句則所以釋外比之意也須看以字。必曰外比於賢者夫子之意以九五不但有其位又有其德也故獨出賢字以表見九五之德云。曰賢者明其以陽剛居上之中

而得其正在所宜比也比得其人也所謂貞吉者正以此。六二以正應而比五四與五非正應特以其在上而比之故曰以從上也此以分旨

【存疑】釋六四爻辭有兩意言六四外比九五之賢實以從君上也四之從五豈徒以德而實以位也

【按】賢字就君言則上字不是爻位之上。賢上作兩層意依程傳甚明以字上可加且字看

【講】孔子釋四象曰五爲賢君而四比之以德而言爲外比於賢以位而言君臣之分无所逃於天地之間又以安分而從乎上也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程傳】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

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喩曰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

邇親疏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已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已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已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

附註疏以顯比在二所親者狹程傳則以爲比道之善註疏又以三驅爲禽來逆已則舍之背已則射之程傳則爲綱開一面之說註疏又以邑人不誠爲討伐不加邑人不爲防誡其說更異而程傳則謂不期誠於居邑以明待物无私程傳自優本義用程說而於邑人不誠連上文言之作逐禽說甚實

本義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爲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喩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占者如是則吉也

或問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撫之去者不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譬去者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无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須疑但邑人不誠吉

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耳按邑人不誠朱子又有私屬化之不待告誡而自然從已之說與本義異

雲峯胡氏曰諸陰又皆言比之陰比陽也五言顯比陽爲陰之所比也比易近於私王者之比大公至正顯然於天下而无私三驅失前禽此成湯祝網之心也師比之五俱取禽象師之田有禽害物之禽也比之前禽背已之禽也在師則執之王者之義也在比能失之王者之仁也然使邑人不喩上意或有惟恐失之之心則禽无遺類其仁不廣矣未可以吉言也

案引顯比兼德位言然德字重蓋比之所以爲顯者在德不在位也必兼位者則以比字來也如孔子非无君師之德然不得其位則亦終无自而見其顯比也蓋九五所謂聖人在天子之位者

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是即顯比之象也用三驅失前禽者
上之人不必求得也邑人不誠者下之人化之亦不求必得也故
曰上使中也凡此皆吉之道謂用三驅失前禽固吉之道至於
邑人化之而不誠此節亦吉之道也故曰凡此皆吉之道既如此
解則邑人不誠宜在顯比之外而本義乃以王用三驅失前禽通
爲一象者何蓋邑人不誠自是王者顯比必然之符驗故本義不
更折爲二象也然邑人不誠之吉仍歸之在上者不可謂邑人亦
吉也○開一面之網則只三驅矣其三面置網也若置網而不驅
亦无從得禽今之獵於山者亦皆先置網而後鳴鼓鎗刀弓箭以
逐之也

存疑顯與隱對光明正大而无隱伏回曲暗昧褊窄者顯也隱伏

回曲暗昧褊窄而不光明正大者隱也王者以父母天下爲職生
養教誨但知吾分所當爲盡其道而爲之至於民之感恩與否則
聽其在彼初不屑屑焉務其私恩小惠違道干譽以求百姓之我
親此其施爲舉措何等光明正大而豈有隱伏回曲暗昧褊窄之
病故謂顯比譬如王者解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禽獸向我而入
者取之背我而前去則失之初不求於必得至於私屬亦諭上意
不相警備以求必得焉夫王用三驅失前禽者王道之得邑人不
誠者王化之行凡此皆吉之道也占者能如九五之顯比則亦王
道得而王化行也是其吉也

王疑此節只一顯比便了下三句俱是顯比的象顯比只就心上
說用三面的網開前一面以驅之故失前禽此二句是君忘得失
的象邑人即從禽的人不誠是民忘知識的象
該失前禽是上不求民之感戴親我之象不誠是下之忘其感戴
而自然親比之象皡皡如光景似之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居尊而有剛健中正之德以當天下之比
是其親比天下也廓然大公不屑屑焉暴其私恩小惠以冀人
之我親而凡屬我下者莫不感其化而效其德焉比道之光明
正大抑何顯也擬諸其象殆猶王者開一面之網用三驅之田
不求前禽之必得至於私屬之邑人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
必得焉夫在上者不求必得固謂之公在下者亦不求必得始
爲大公之極何吉如之

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按孔疏以位中正爲所居之位正而且中分看二字甚是至舍逆
取順以爲禽逆來向己則舍之順去背己則射之與程傳不同
而於上使中之說尤異謂中爲九五九五爲王者之使以居中
位大謬極矣

程傳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
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
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
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
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
也○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本義由上之德使不偏也

蒙引觀顯比之吉一句便見邑人不誡皆在其中矣故本義并以爲一象舍逆取順正是解出所以失前禽處若无夫子舍逆取順一句恐後賢亦无從得失前禽意思出不要以舍逆取順就當人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且都是就禽說而顯比之意自見蓋取舍二字雖說是民也

存疑邑人不誡邑人之中所以然者由上之中使之也蓋王用三驅失前禽上之中也上行下效理之必然故下之中皆上之所使

折衷使字要活看謂之使者上有是德而下化之若其使然耳非實有以使之也

淺說顯比之吉四字包爻辭首末程傳邑人不誡是上不告誡於邑人也本義邑人不誡是邑人自不誡備於逐禽也上不誡則中字屬上謂上所以使之者得其中也邑人自不誡則中字屬下謂上有以使之中也不逐禽意於中字似欠切而本義但云使不偏於義亦未暢竊以爲程傳可從

淺說孔子釋五象曰九五顯比之吉所居之位正而且中也以德言之正則施爲當理中則存主不偏比之所以顯而吉也其象爲失前禽者王者之政於禽之逆我前去者舍之順我來入者取之不取必於得失之間而聽前禽之失也王者於民盡比道以安養之而其感我與否聽其在彼无所容心何與於是乎邑人不誡者下之得其中也而非下所自能由三驅失禽上之中有以使之不誡下亦中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孔疏无首凶者謂无能爲頭首他人皆比已獨在後是親比於人无能爲頭首也他人皆比親道已成已獨在後衆人所棄宜其凶也

程傳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

按孔疏无頭首之說雖略而知不差蓋上首也上不能比則爲无首程傳首作始於理則是於爻義不切

本義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故爲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厚齋馮氏曰以六位自下言之初始而上終初本而上末以全體自上觀之上首而初足上角而初尾乾姤艮賁既未濟之象可見上六无首不能率衆以比於君之象言无能爲首也與乾用九辭同而旨異

沙隨程氏曰卦言其才則夫當順而不可後爻言其變則首當統下而不可无其凶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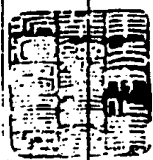
雲峰胡氏曰王弼云乾剛惡首比吉惡後上六居五之後比之不先即卦辭所謂後夫凶者也諸家皆依之惟本義則與後夫之取義不同蓋乾以六爻陽剛盡變而爲坤之陰柔故曰无首比以陰柔居上亦曰无首者乾之无首剛而能柔不爲首也故吉比之无首陰柔不足以爲首也故凶然卦辭惡其後爻辭惡其无首蓋其

才既不足以高人又不能自卑以從人其凶同耳兩義亦自相貫
存疑居卦之上首之象也上六以陰柔居之无可比下若人之无
首然故其占凶漢之劉盆子是也
蒙引存疑擬之劉盆子只是說不足爲首非貿固者與王註後夫之
說不同○細玩本義无以比下當是泛說比道若謂上不比五
何不直言五而言下耶○王註後夫之說亦不可廢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與爻位爲首而陰柔无以比下是比之无首
之象也占者遇之德不足以爲首衆叛親離凶不免矣
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程傳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
保故曰无所終也

本義以上下之象言之則爲无首以終始之象言之則爲无終无
首則无終矣
雲峯胡氏曰陰柔在上其德不足以爲首无以比下其效不能以
有終
存疑爻取上下之象曰无首傳取終始之義曰无終无首可以比
人終竟如何取終故曰无所終也故本義曰无首則无終
淺說无所終即是无首非進一步意在上首也居末終也異名而同
實○无所終自是凶
講孔子釋上象曰比道有首方有終上六比之无首不成爲比其
又何所終乎此其所以凶也
建安邱氏曰比卦六爻一陽五陰九五居得尊位爲顯比之主
五陰爻皆求比者也比貴急不貴緩彖曰後夫凶是也初六比之
始先於比者故有他吉上六比之終後於比者故无首凶二以應
五而內比四以承五而外比以柔比剛得比之正者故皆曰貞吉
三於五非近非應不知比五反應上六无位之爻比所以有匪人
之傷也歟
明誠比道有二有人來比我者有我往比人者比人者與爲人所
比者皆當以德也卦名卦辭皆是君民之比大象又君比臣以比
天下耳初二三四皆比君也初惟有孚則吉三惟失正則凶二內
比以正而遠臣无自失之節四外比以正而近臣知從上之分五
上二爻是比民也陽剛中正則足以當衆之歸其五之所以吉乎
陰柔无德則无以爲人之比其上所以凶乎比之道所以貴有德
也

彙比九五一陽爲卦之主上下五陰皆當比之如聖天子在上臣
民共戴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也五陽剛中正即是元永
貞之德而能顯比則不寧方來者在其中也建國親侯亦顯比
中事以五陰論之初民也誠心戴上而王化所被惠澤无涯有
他吉也二遠臣也四近臣也以正比五皆得吉也三亦臣也爻
位不正故有結黨狗私之象爲比匪也尚不得謂之後夫上是
屬國異域觀望不前无首之凶即後夫之凶也自常人言締交
相親即有比義德不孤而有鄰即元永貞之不寧方來也交必
貴信初之有取於孚也交必貴公五之有取於顯也二四擇交
得正而吉也三擇交不正而可傷也上之无首无終乃不善交

者薄於始而薨於終也比之義切於學問豈獨爲有天下者言
哉

易經詳說卷八終

易經詳說卷之九

乾下巽上

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illegible]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illegible]註疏以但能畜止九三爲小畜未足而密雲不雨亦從畜九三取義尤无味

程傳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本義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其德爲巽爲入其象爲風爲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故爲小畜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

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朱子曰小畜是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横渠言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在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得雨

雲峯胡氏曰自乾坤而下屯蒙需訟師比皆二男陽卦用事至此方見巽之一陰用事而以小畜名卦尊陽也陰之畜陽惟能以巽入柔其剛健非能力制之故陽之亨自若也小過六五爻辭與小畜彖辭同文王之意謂一陰畜乎五陽陰有所不及不能成雨也周公之意謂四陰過乎二陽陽有所不及亦不能成雨也陰不及不許小者之畜陽不及不許小者之過何也易固爲尊陽作也本義以爲文王之事何也下畜上小畜大正爲文王與紂之事但能用柔巽之道以止畜其惡然終不能大有所爲文王觀象而適有會於心故以其所遭者而言之

[蒙引]朱子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爲小人畜君子也得爲臣畜君也得○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南軒曰凡百君子之欲行事小人得以援繫之大事之將就小物得以遮阻之皆小畜也○觀本義爲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爲所畜則小畜一字俱重言以小畜大也一義也觀本義又以陰畜陽能係而不能固亦爲所畜者小之象則小字獨重又一義也○亨是陽得亨也至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只就所畜者小上生意思○畜未極而施未行不必以小人畜君子說此畜字難把以陰畜陽字來爲例矣當與上九畜極而成畜字同看○密雲不雨者以其起自西郊也若不說起自西方則郊字亦說不得○密雲陰物陽不與和也西郊陰方陰先倡也陰先倡而陽不與和故雲自西郊徒雲而不雨也東方生氣西方收氣看本義陰方陰物字亦重○本義拳拳於密雲陰物西郊陰方者明其所畜者小也非指

道然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味本義兩個畜未極字面方知此兩句只是能畜而不能固所畜者小之義不必承上亨字說是畜未極而施未行也且方說得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意更看本義一然字轉將去又是一意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小畜之時也此數句須要輕看若拘向文王身上說則是文王是陰紂是陽文王以陰畜紂之陽則文王乃是不好人了而又以亨字屬紂如何可通故須認一然字轉語處信乎僅取所畜者小之義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象云味本義此說益見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不是說陰畜未極而施未行也若純指陰言則此卦之占乃爲小人發矣且此二句純是象亨自是占占如其象只指下二句也○程子所言密雲之義與朱子本義不同從傳似較

明白穩當總在下句重矣
存疑亨是爲人所畜者得亨通也彖引爲陽亨是也夫以小畜大所畜者小以勢言陽固當亨况此卦之德內健外巽此卦之體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在陽又有不爲所畜者故其占當得亨通亨是言目前被畜之事得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曰下未能做大事業不復粘着陰畜陽說
易統密雲不雨二句不是陽所以得亨之故蓋陽所以得亨全在健巽剛中此只是陰道未能行君子猶有可爲要亦曉
演解亨是陽有可行之理密雲句是陰道未行之象亨字不可讓得大小人傷害正之心即密雲也勢不能行即不雨也此節全重在陽上

陂陰小陽大小畜者以小畜大而所畜者小陽又剛而能中故有亨彖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是從所畜者小看出此象乃見陰未盛行非尋常雲興望雨之義也本義畜未極而施未行以陰言不可將陽夾入說陽亨意在言外文王演易羑里正小畜之時當是以陰畜陽紂陰也文王陽也非臣畜君之解彖引有一說以文王畜未極而施未行於義有礙演易時非文王自言已事朱子因我字及之非正意不用可也程傳我據四而言可玩
讀文王繫小畜彖辭曰當小畜之時陽爲陰畜似難亨矣然而君子才足有爲而其勢尤得爲可以伸其志而亨也蓋以陰之畜陽未極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小人之畜君子未極君子所以得亨歟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王註謂六四也成卦之義在此爻也
孔疏柔得位謂六四也以陰居陰故稱得位此卦惟有一陰上下諸陽皆來應之故曰小畜此釋小畜卦名也
程傳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爲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爲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連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惟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得位指六居四上下謂五陽
進脩徐氏曰柔得位者以六居四也上下應者五陽應之也凡卦

一陰五陽則一陰爲之主小畜以四爲主而又得位故上下五陽皆爲所畜也然四得位而不能大有所畜者以柔故爾此卦之所以爲小畜也
彖引要認柔字
說六四之畜上下五陽非四之力能畜之也只是五陽見一陰自有所係戀耳
讀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小畜者何哉卦體以六四之柔得其位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以小而畜大也故爲小畜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

程傳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爲剛而得中又爲中剛言

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爲陰畜陽以
卦才言則陽爲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而言陽猶可亨也
按程傳卦才與本義卦德卦體不同卦才是二句合說卦德卦體
是二句分說。又按二五爲剛中則志行兼二五不必依程傳
謂體乾也
進齋徐氏曰健而巽以二德言剛中以二五言志行謂陽之志可
以行也亦釋亨義
彖引言陽爲陰所畜宜不得亨矣然以健而巽剛中而志行故陽
又可亨也。此剛中不純以德言剛是德中是位故本義曰各居
一卦之中而用事居一卦之中爲之主[illegible]用事當事任也
蒙引乃孚有難之之意見非健巽剛中亨亦未可必也
講義曰亨者何也卦德內健而外巽健則立心剛毅而處事又能
巽順於理是其才足有爲小人自不能爲吾之害矣卦體二五
剛中而志行威嚴不猛而得用事以行其志是其勢獨得爲小
人自不能以抑吾之進矣乃能不爲所畜而亨也
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程傳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
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
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
能成雨也
本義尚往言畜之未極其氣猶上進也

朱子曰凡雨者皆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爲雨且如飯
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
所以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是陰包住他不得陽氣更散
做雨不成所以尚往也
進齋徐氏曰尚往陽也言陽升而陰不能固止之也施未行陰也
言陰未能畜陽降而成雨也言未行則非終不行矣
西溪張氏曰彖既言志行而又言施未行何哉蓋志行者指二五
兩陽而言謂陽以得行爲亨也施未行者主六四一陰而言謂其
未能畜陽而成雨也
雲峯胡氏曰曰剛中而志行曰施未行兩行字相應陽被畜而志
猶可行陰雖得位而施未可行本義兩猶字專爲陽言亦扶陽抑
陰之意也
蒙引本義曰其氣猶上進也此當以既雨既處畜極而成來照看
大抵此句全就雲雨說不然用不得氣字。密雲不雨尚往自我
西郊施未行也兩句似无次分別施未行即是不雨意以尚往故
施未行
存疑此是就造化說不就人事說
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句原是一氣傳雖分說究竟只是一氣
猶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陽氣猶上進而陰之施未行也蓋
指雨說謂陽散而雨不成本義上進是解往字非以上替尚尚
是猶字意
講解又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者何也密雲不雨謂雲雖密布陽

氣畜未極猶上進也自我西郊謂雲氣自西郊而起而用之施未得行也陽之亨其亦由此歟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孔疏懿美也以於其時施未得行喻君子之人但修文德待時而發

程傳乾之剛健而爲巽所畜夫剛健之性獨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係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本義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遠施也

或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朱子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君子以懿文德言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見得大畜說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個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

潛室陳氏曰風行天上而有取於畜之理何也蓋風者披揚解散之意今爲風矣而止行於天之上是猶有物止畜而未得解散所以成畜之小也

按陳氏之說似是風自畜

蒙引風行天上一度便休能畜物而不能久留小畜之象也君子只懿文德如威儀文辭之類而已未能厚積而遠施也夫威儀文辭固亦德之所在然此時其一身之章觀聽之美而已不足以經邦而濟世不足以建功而立業可見人之所學不可不務乎其大者○夫子因小畜之象就人事中尋出君子所以則其象者耳要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皆君子事也

存疑文德亦學文之不可少者此是就人中覓一件來配小畜之象不是說君子之學專要懿文德也

暇風行天上小畜當是以風畜天如天氣本下降而有風以搖之是也存疑大風一過草木屈撓過後旋復其舊是風畜草木而不能畜天恐與巽畜乾之義不合○風行天上小畜是不好一邊君子却如何以之懿文德孔疏謂風行天下則施附於物風行天上去物既遠无所施及以此君君子之懿文德亦與未得施行有相合處然又與小畜之義无涉此象最難看○本義似以未能厚積而遠施與能畜而不能久相綰合然未能厚積而遠施是言外意非懿文德正講豈君子自以爲我未能厚積遠施姑懿文德乎○朱子所云只是畜他不住且只逐些子發泄出來此語有味風行天上小畜終是畜不住故君子亦以文德爲發慮也但與未能厚積遠施之說不同必不得已愚意欲以朱子此說爲宗○按存疑風行天上造化之小畜懿文德君子之小畜君子小畜爲宜畜乎爲不宜畜乎尚須商之○或謂隨文立義不執一解畜有聚意風行天上氣聚而爲小畜君子懿文德亦有取於聚意此說與程傳頗合似可用如履卦象詞與

上不相蒙亦可爲證

【雙湖】佐淪桂曰懿文德只取德之畜於身者言不必泥定以陰畜陽作君子謹身以防小人之患

【講】孔子釋大象曰風行天上其氣聚矣然能聚而不能久小畜之象也君子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必也容止有度言語有章而美此一身之文德焉夫威儀文詞固德之所在特一身之章美而已此所以爲君子小有畜聚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illegible]】王註復自其道爲自從之自孔疏自用已道爲自已之自一說不同當作從字看

程傳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

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意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本義】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或問】此爻與四相應正爲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耶朱子曰易不必泥爻義看者如此爻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便凶自无可疑者矣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

往不復之復

【厚齋馮氏】曰陽本在上之物故自下升上曰復此言由其復之故道也

【蒙引】陽本在上之物今復自故道還其舊耳不爲陰所畜也何咎之有○凡曰无咎者大槩皆有補過之意今獨曰何其咎蓋自不至於有咎也本義雖通謂之无咎然本文何其咎之義則亦不可不知也○何其咎吉還作占看凡吉凶悔吝字皆是占辭

【存疑】在上之物屈而在下故不能安其志欲上進蓋欲復其舊也如君子或有不幸而遇小人爲其所畜不得行其志然不甘於卑下而欲自振拔以向上是志欲上進也如竇融馬援歸漢隗囂公孫不能阻乃復自道也

【[illegible]】道謂正道以初於四有正應之嫌故特揭出道字以見初之自守以正也自守以正正是其自道處○余南湖云復自道不可謂復其故道若如此則自守无安頓况既云復則已是復其故道矣一云由道而復是也凡无咎皆補過意今獨曰何其咎尤是快之之詞

【[illegible]】畜則不能進進則不爲陰所畜非以應四而進要亦喚本義進復自道玩一進字非以守其在下爲正也

【[illegible]】明公繫初爻曰乾體舌欲上進初九居下得正則不苟於合前遠於陰又不近於咎故雖於四爲正應能自守以正而不爲所畜得遂其上進之志是有復自道之象蓋陽本在上之物而屈於下向也失之而今乃復之爲從其道也在君子則自守以正

不泥於邪進而得行其志何咎之有名節不虧動履適宜吉之
道也占者宜如是矣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傳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
相畜者也
雲峯胡氏曰卦言畜取止之義爻言復取進之義爻與卦不可一
例觀也蓋在下而畜於陰勢也其不爲所畜而復於上者理也況
初以陽居陽雖與四陰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其進復於上乃當
然之理何咎之有其義當吉也
存疑小象不復曰何其咎只曰吉以吉則无咎也 言其无咎而
得吉理之宜然也

講義孔子釋初象曰凡進不以正者无吉之理初九自守以正而進
復自道得吉非倖也蓋其義所宜然也
九二牽復吉
按註疏以五爻爲說程傳因之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本義
謂與初九牽連而復
程傳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
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患同志者也夫
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
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
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
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
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
本義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
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雲峯胡氏曰初九前遠於陰以剛正能復九二漸近于陰以剛中
而能牽復亦吉道也按程傳以爲二與五相牽攣本義之說則以
爲二與五无應二之牽復自係於初五之攣如自係於四
建安丘氏曰九二以陽剛而在下體之中亦欲上進[illegible]六四所能
畜故與初九陽類牽連而進復其本位不失其中道所以吉也
存疑三陽志同皆欲上進者也而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九之前
遠於陰之尤善矣然其德剛而得中則其守猶不減于初也故能
與初九牽連而復去邪歸正不屈折其平生志義相先在中行而

獨復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不自失而吉矣
折衷牽復非只是連類而復便是亦進復自道也重剛中之德上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漸近於陰不若初之遠陰似易爲所畜矣
然以其剛中有守又與初同德與之牽連而復亦進復自道者
也在君子則同類並進小人无以攻其短而乘其間可以得志
而行不亦吉乎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程傳二居中得正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
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
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本義亦者承上爻義

中溪張氏曰復待於牽已不如初復之爲易然牽而能復亦不爲失也

存疑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有以自守而不至於自失也以亦不自失之言觀之可見初九之何其咎卽是不自失

按牽復二字當讀斷言所以牽復者以其在中故亦不自失也在中二字便是孔子釋象語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二與初九牽復者豈无德而能然乎蓋人无自守之德鮮有不自失者今九二之牽復以其爻位在中而有剛中之德自能與初九之剛志同道合牽連而復初固不自失而二亦不至於自失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程傳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本義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係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爲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按註疏以上九爲說程傳謂四可正舊說之非然程傳以反目爲妻之怒目視夫本義則謂不平相反目尤覺理長

朱子曰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迫近他的那下兩爻自牽連上來

溪上朱氏曰初二皆復三畜於四而不復者比而說之也陽无失道陰豈能畜之哉

平菴項氏曰輹陸氏釋文云本亦作輻按輹車轑也輹車軸轉也輻以利輪之轉輹以利軸之轉然輻无說理必輪破轂裂而後可說若輹則有說時車不行則說之矣大畜大壯皆作輹字又曰九三反目稱妻言相敵也上九既雨稱婦言相順也

蒙引輻與輹不同輻車輪之輮也輹車上之伏兎也輻重於輹蓋說輻者爲陰所係畜久住之計也說輹者自止不進暫住之意也

存疑九三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與初之得正二之剛中

不同廹近於陰又與初之前遠於陰二之漸近於陰不同故但以陰陽相說爲所係畜而不能自進蓋初志不終見欲而動者也故爲輿說輻之象然三陽爻也其志素剛雖一時動於欲而爲陰所畜終能悟其非而思反乎正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三之不能平者實自志欲上進而來也志欲上進而爲其所畜者天理之公本无以勝人欲之私也又不能平而與之爭者天理不終泯又有時而發見也

蒙引爲正符云三剛四柔故有夫妻之象而曰反目不特三不平而與之爭而四亦有强力自制之意正以柔得位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志欲上進與初二同然剛而不中既无自守之節又比於陰又多比暱之情但以陰陽相悅爲四所係畜

而不得進有與說輹之象然以志剛雖爲所畜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有夫妻反目之象始之不愼雖爭於後亦何益哉此君子所以不可失身於小人之黨也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傳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

本義程子曰說輻反目三自爲也

建安邱氏曰三雖陽剛乃昵於六四不正之陰爲其係畜而不能進致於反目皆三有以自取之也夫制於妻則其正家之道蓋可知矣

存疑且就夫妻上說正意見於言外

詔孔子釋三象曰九三之夫妻反目者蓋以三不能自守以正而四得以制之猶夫之不能刑家以正其室故妻得以制之而至於反目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程傳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繫於四四苟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惟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

按註疏以上合志爲上九言二三來害四四與上九合志上九惡三而制之故血去惕出程傳以上爲五就人臣畜君說本義則兼上二陽說蓋以陰陽言則爲五陽一陰以二體言則上二陽與四同爲巽也程傳謂一陰敵衆剛不專指三害四本義與程傳同

本義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雲峯胡氏曰三陽健進四強畜之三雖說輻四亦不能无傷故曰血曰惕危之也必有孚而後血可去惕可出乃可无咎戒之也或曰九五陽實曰有孚六四陰虛亦曰有孚何也曰中孚二陰居一卦之中中虛爲信之本二五皆陽居上下卦之中中實爲信之質

小畜四與五皆曰有孚亦此意也

蒙引本義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三句俱解在有孚字內蓋柔順信之質也得正信之道也虛中信之本也巽體能巽所以能取信於人也二陽助之則人信之矣夫六四以一陰當衆陽之衝其勢不免於災惕既能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則免矣以此見陰柔力量不能獨濟若有所濟亦必仗陽剛之力如渙之初六亦此義也〇二陽之助本以巽體言然未有孚而不得人助者道理亦如此〇六四倘非柔順得正而虛中二陽亦未必助之蓋其血去惕出雖是二陽之力而其所以得二陽之力者則全在有孚上來

存疑有孚血去惕出是象无咎是占

按本義傷害屬血憂懼屬惕四有孚五上二陽助之則不至於傷

害故害去亦无所憂懼故惕出註疏以惕出爲惕除出即除也

通典自二陽而觀則四爲柔陰小人自四一爻而觀則三陽又爲强暴小人隨爻取義不必泥定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以一陰畜衆陽力不能敵傷害憂懼所不免也然以柔順得正虛中巽體是有誠信足以感人而五上二陽助之能制强暴而身可无傷必可无懼血去惕出之象也始雖不能有爲而終乃有濟有因人之功无僨事之失何咎之有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傳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雙湖胡氏曰三陽上進而六四獨當其衝將畜而止之必爲所傷然以由中之信依附上之二陽與之合志而共畜之則可以血去惕出而无咎矣

折衷上句重惕出有孚輕不句本有孚來合志是二陽與四合志非四合二陽之志也

按下句既本有孚來則有孚不輕蓋謂所以有孚而惕出者因有孚故上合志而惕出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六四以有孚而得惕出者蓋五上二陽同在巽體四之孚信感於二陽而二陽與四合志同力畜之所以免於憂懼也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程傳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謂牽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也五以居尊位之勢如富者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也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群邪所厄則在下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之戮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成其力耳

按王註謂二牽己攣孔疏謂二既牽挽而來己又攀攣而迎程傳不主二說謂五有孚信其類皆應攣如牽連相從也本義則云有孚攣固孔疏謂富以與其鄰鄰指二言程傳謂五以居尊位之勢推其財力與鄰比共之本義則謂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各有不同程傳類應之說較本義同力畜乾似覺正大

本義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爲以兼乎上下故爲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朱子曰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家取個西家取個取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把攣住之象問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以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皆爲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

蔡氏淵曰以成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爲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也

臨川吳氏曰攣字與連字皆有相連之義初與二皆乾體故二連初皆欲上進有畜之象四與五皆巽體故五連四上相與畜在下之三陽有攣之象然二與初之占皆吉五與四上皆无占吉之辭蓋人言外之意可見也中孚九五亦言有孚攣如蓋言交如者異體之交也攣如者同體之合也

案附此有孚全指同心戮力說不必備舉陽剛中正意以其在陰寡故不詳錄也一說有孚之意還出自居中不以其鄰則自其處尊言必先言有孚而後言富以其鄰以見有孚為之本也象傳亦然○有孚攣如亦只是同力之意細分之則有孚為心富厚為力未有心不同而力能同者況下文政亦以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能以其鄰之象則其意所可識矣○居中是有孚之意處尊是富厚之義其曰勢能有為以無乎上下者則通管有孚之所以攣如與其富之所以能以其鄰之義也或者不察以為勢能有為以無乎上下四為下句之義不知有孚攣如亦攣能有為以無乎上下也○九五居中處尊居中者信實之實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有孚攣如然後能富以其鄰此理也但以象言則兩句是一時事若以占言則分明當以有孚為本故本義曰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有孚攣如謂五之孚與上下相攣固也朱子曰攣如手相攣住之象則有相攣固之義然謂九五獨也○富以其鄰以力言必有是心然後能同是力也此爻雖異體亦不做小人說故本義云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亦豈為小人耶

存疑占者有孚則能以其鄰矣曰富以其鄰則有孚攣如攣其鄰也○一氣讀下○居中者信之質所謂有孚也處尊者有餘力所謂富也然必信為之本故爻辭孚富無舉本義獨歸重有孚

按本義有孚攣固是以其有孚而攣固乎上下非以攣如形容有孚之狀也故作牽連意看為是富以其鄰雖承上有孚來而富字自是另一意此處且須作兩層看○能左右之曰以春秋胡傳曰兩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只是進退出己意○隨爻取義此以畜乾為禦强暴故九五不作小人看

講周公繫五爻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無乎上下二爻惟居中則必有孚誠足以攣系同事者之志而莫不盡其心惟處尊則力之富厚又足以左右同事者之力而莫不効其用為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之象以是畜乾何强暴之不可畜哉

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程傳有孚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從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厄惟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

案程傳說如此而本義畧之自是用程說也

蒙引只照爻辭直說下如比之初六有他吉也之類○一說五之與四同力畜乾者以其有孚攣如豈獨用其富厚之力以一之義此說未穩是因本義末句而誤也

按不獨富即是富以其鄰故蒙引以有他吉為證第一說蒙引已說未穩而存疑却主此時講多用之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有孚攣如則衆之所以信從者莫非此孚

誠爲之也豈獨以其富厚之力使人哉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陸孔穎既雨既處者對三爻說傳義不復言三。尚德載孔穎謂蓄尚此道德之積載指巽說殊不可解。婦貞厲孔穎謂上九制九三是婦制其夫臣制其君不知上九制九三何以爲婦爲臣。又以幾望幾字爲語辭亦與程傳異

程傳上九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

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

按程說以上爲四所止總是五陽皆爲陰所止而本義謂巽止乾故不從上爲四所止之說。程傳發處字極好正所謂畜也。程以尚德爲四用柔巽之德以用字替尚字本義則云尊尚陰德。程以貞厲爲貞故守此危厲之道本義則云雖正亦厲。程謂月望與日敵幾望言其盛將敵幾者謂近也。程以君子爲陽本義則直指君子其說不同當參看

本義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爲戒深矣

朱子曰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幾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又曰上九雖是陰畜陽至極處和而爲雨畢竟陰制陽是不順所以雖正亦厲

建安邱氏曰卦辭言不雨未成畜也上九言既雨畜道成矣此卦爻互辭以見意也

雲峯胡氏曰四之畜道成於終故於終爻示戒密雲不雨爲陰言

也今既雨矣剛中志行爲陽言也今既處而不行矣尚德載婦貞厲又爲陰言月幾望君子征凶又爲陽言蓋陰畜陽至此已成陰雖正亦厲陽有動必凶陰陽雨不利之象坤六陰欲敵陽極而陰陽兩傷小畜一陰欲畜陽極而陰陽兩不利爲戒深矣。按胡氏說分陰陽甚明

孟敬梁氏曰尚德載二句以戒小人也月幾望二句以戒君子也

按此亦可用

蒙引上九雖陽然是巽體對下乾三陽則只喚作陰小畜至上九則畜極而成矣故爲陰陽和而雨無言既處愈見則爲畜之已成也處如處暑之處七月立秋然後處暑以暑至是而止也所止則爲已成矣。尚德載正是所以既雨既處正是畜極也

○既而既處尚德載只是據上九居畜之極言蓋向也是爲小畜
繫係而不能固今至於極則爲所畜矣原來陰之所以畜夫陽
者亦是非寇婚媾之意今既爲所畜是盡力已盛故制得陽住而
陰陽比和矣故爲既雨既處有始有卒也既雨既處言其和也尚
德載言其和之故也○何以見陽之尚陰德也曰陰畜得陽住便
是陰德之盛陽至此不得不與之和既與之和即便是尊尚陰德
了不然陰氣得與陽敵耶下面占辭都從此起議論○婦貞厲婦
者陰屬也至於陽不曰夫而曰君子者君子則不止於夫而又兼
得夫也

蒙引 既雨既處尚德載一截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一截但
未安婦貞厲句須是從尚德載轉出[illegible]以連下也

存疑 以陰畜陽畜之既極陽不與抗而順從之是陰陽和也然必
陽尚陰德至於積滿然後肯帖然於陰而與比和○陰加於陽如
何謂之正蓋陰雖加陽然其所行未必无善事謂之非正亦不可
也然終不能保其常所以有危厲之戒

通典 德字猶道字道與德爲虛位

陰既雨既處與彖辭相照是周公宗文王處陽倡陰和雨之正也
陰畜陽而陽從雖積久而雨終非正理此處陰陽和不得全作
好看故於既雨之後旋云既處處者陽之止非雨止也當雨之
時即見爲陽止也玩本義一蓋字則尚德載是推原既雨既處
之故而婦貞厲則因之致戒也月幾望是假設之詞非直言月
只是言陰盛君子不可有所往耳○此爻最難看以尚德載句

我解也謂尊尚陰德陽字无着且與婦貞厲意不聯恐意屬之
上爻蓋一陰畜五陽至於上亦附四則尊尚陰德滿載矣婦貞
厲只承德載不必承尚字謂陰滿載如此婦雖貞亦厲況不貞
乎○或作倒字謂陰德尊尚至於滿載接下似更捷○去疑此
爻許多轉折只是要君子莫與小人和意和亦非君子本情祇
緣調停之說誤之稍涉調停勢必尊尚後來便惹出許多大禍
害凡善處小人者蓋伏而待時勿和而失勢○初言既雨處而
以尚德責君子歸咎於始也次言月幾望而以征凶戒君子防
患於終也○以尚德之尚屬君子則婦貞厲句難安頓然時講
多從此○要解云以理戒陰以時惕陽分理與時有味蓋陰盛
而婦厲言其理月望而君子凶言其時也

講 周公繫上爻曰上九陽爻而居巽體亦陰類也在卦之上畜道
已成向也密雲不雨今陽見畜而與之和既雨矣向也陽氣尚
往今陽至此而不能進既處矣所以然者由陽不能制陰反尊
尚陰德至極盛如滿載耳夫陰加於陽猶婦加於夫也雖司晨
所爲雖貞亦厲況不貞乎然爲君子計者陰方向盛必抗於陽
如月之幾於望其勢必望君子於此不可以有行也苟有行焉
險邪之禍所不免矣凶何如哉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傳 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
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而警懼
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蒙引】以陰既盛而抗陽君子於此有所疑也不必說作均敵。按
均敵乃按齋蔡氏說
【廣義】尚與積少異尚之於始積之於終
集解疑字程傳作君子有所疑慮似非戒君子語氣竊謂作均敵
解似於有所二字語氣不相合惟易解云陰終疑陽之進而畜之
說確可從
按陰終疑陽而畜之亦覺有所二字不甚順又按孔疏云陰氣盛
滿被陽有所疑忌必見戰伐故征凶也謂陽既忌陰似反說了
【當說】陰忌陽爲是言君子征凶者以有所忌害也
【臨川吳氏】曰此與訟卦九二象傳例同全舉爻辭下爻有所疑也
四字乃併釋其義。按德積載也加一積字亦是釋不止有所

疑爲釋
【蔡】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既雨既處者由其尊尚陰德故陰德積
而至於滿也君子征凶者以陰方盛小人有所疑忌於君子故
征則有凶也
【晉安邱氏】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陰小也故爲小畜在六爻
上三爻巽爲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未受四之畜
故初復自道而四有孚血去也二與五應漸爲五所畜故二牽復
而五有孚攣如也此四爻皆未成畜者至於三上以同德相應始
爲上所畜而不能進焉故三言輿說輻上言既雨既處也畜而至
此畜道成矣。按邱氏三上同德相應爲上所畜之說未是
【明解】小畜有二義有以小畜大者止畜也有以畜之小者蓄畜也

卦名卦辭皆畜君子之義象是止畜象係蓄畜六爻初二三皆見
畜於人者初剛正二剛中故皆不爲畜三剛而不中故不免爲陰
所畜此下三爻之大吉也以上三爻言之則下三爻又爲強暴所
當畜者畜陽之力貴於多助四以有孚而得二陽之助可免傷害
憂懼而无咎五以孚富而兼上下之助得以成畜乾之功而无難
至於上九則畜極而成非復密雲不雨之時徒自我西郊而起也
【按明解】渾言上三爻尚欠分析惟四五有畜強暴之說上九只據
卦終而明畜極意與象辭相應又是小人畜君子與四五兩爻
不同類本義於四爻言二陽助於五爻言兼上下於上爻但言
畜極而成不言與四五同畜乾自有分曉
【按】程傳五上兩爻皆以陰陽較論是主一陰畜五陽之說本義五

上兩爻合四以畜下三陽是主以巽畜乾之說也反復看來畜
終屬不好一邊九五居中處尊謂之同力畜乾不如說援引諸
陽爲助故愚於五爻欲宗程說也上爻朱子但謂畜道成而未
言如何畜今就六爻細分之初居下得正不可以畜言二得中
而與初比亦不受畜三近四而上進乃爲所畜但以陽處陽猶
有不服之意五爲諸陽之主自不受四之畜上則畜極以陰處
陽而成其畜矣始而不雨終而既雨卦辭爻辭相爲首尾如此
看似聯貫。每讀小畜反覆玩索而不能犂然於懷竊爲臆
說以通之畜有止聚二義凡物止則能聚可互見象言止大象
言聚以補象所不及見君子處小畜時亦有自修之道如是六
四一陰爲卦之主五陽皆有求於四而四爲五所據初於四應

本欲求四知其爲五所據而復還從乎正理是能知所止者也知止則不受畜有置身局外之意二因初之復與之牽連同復亦是能知止者也此二爻似不必以復言進進无所之耳三與四近有求於四而取困辱是不知止而見畜者也四之有孚與五之有孚互相維結四之上即五五之鄰即四蓋五能據四而有之不可以畜言也上云而處與象辭相應乃卦終推言畜成之意以示戒蓋必至五陽盡處方可言畜之成也以陰畜陽而陰陽俱不利猶之以小人畜君子而小人與君子俱不利也君子處小畜之時即不能如五之孚而初之道二之不自失宜知所擇三之反目上之征凶則受畜所不免矣愚見只以陰陽言不以乾巽言與本義不盡合存以俟質

履☰☱兌上

程傳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常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物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按履於物爲藉只是襯墊之義謂在其下也程說乾上兌下意亦好然不如踐其後爲安

履虎尾不咥人亨

按孔疏謂六三之柔躡九二之剛爲履虎尾下文彖傳以說而應乾釋其義則非指九二明矣程傳虎尾无確指本義以乾言極是

程傳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齧所以能亨也○按程以爲履藉本義有所躡而進小異

本義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故其德爲說其象爲澤履有所躡而進之義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爲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朱子曰履虎尾言危而不傷之象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踏他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他尾故於卦之三四爻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說得生受

潛室陳氏曰卦辭之虎尾主九四言其正體也爻辭之虎尾主九五言其變體也卦爲正體爻多變體不可執泥

雲峯胡氏曰程傳訓履爲踐爲藉以上下論也本義云有所躡而進以前後論也於尾字爲切諸家多以兌爲虎本義從程傳以乾爲虎本夫子彖傳義也不咥人亨小畜之亨在乾乾之陽能進於一陰之上也履之亨在兌兌之陰能安於三陽之下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機不爲所傷乃見所履大傳曰易之興也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是故其辭危危莫危於履虎尾之辭矣故九卦處憂患以履爲首

西溪張氏曰履虎尾卽書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是也履虎尾安有不咥人者此特寓言其履至危而不危之象爾

蒙引履虎尾言躡其後也故朱子小註曰如踏他脚跡相似又曰躡他背脊後也本義曰有所躡而進之義也斯亦危矣若真個躡虎尾豈有不咥人之理。處危而不傷處全在說而應乎乾上不在柔履剛上柔履剛只說得履字也故彖傳分解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兌遇乾一句說當柔履剛字。或曰本義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兩句通釋卦名卦辭未嘗分解也曰本義所以不分解者以經文卦名卦辭本自相連故亦從而連解之雖若釋卦辭而履字固在中矣。叅義曰乾剛

雖非專爲暴者而象之以虎所以極言和悅之无患也然如兌之所履亦順其正理而已固非邪媚以免禍者也如人臣之事暴君賢者之遇惡人皆履虎尾者也君子於此豈有他道乎亦盡其禮而已矣。不咥人就是得遂其進處蓋履字內有進了故曰亨

按所以不咥處全在兌悅上取義不咥所以亨

講文王繫履卦彖辭曰以兌承乾涉剛而進有危道焉然能不拂强暴之心自免禍害之及有履虎尾而不咥人之象既不見咥可隨以進凡者遇此无往不通矣故亨

彖曰履柔履剛也

程傳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

本義以二體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本義謂二體見得是以兌體之柔履乾體之剛非指六三以柔而履剛也。按六三是註疏之說

蒙引柔履剛也若不取剛柔義只是躡乾之後便爲履剛他卦或以震遇乾或坎或艮或巽或離遇乾者皆可名履矣乃獨於此名履者正以兌之至柔而履乾之至剛履非所履故名之曰履危之也然以其德說而應乎乾可危也亦可幸也。剛柔莫以性言恐涉卦德只把柔字當兌字剛字當乾字故謂之二體至下文說而應乎乾方是卦德

按此釋卦名當說履之危處以便起下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履者卦體以兌之至柔履乾之至剛在我之勢易陵而在彼之暴又易逞履非所履故名曰履危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按孔疏以六三應上九爲說當言兩卦不當言兩爻

程傳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本義以卦德釋彖辭

平菴項氏曰以兌說而應乎乾則所行无忤履將危而不傷莊周曰虎媚養已者順也雖柔順而說則履虎尾而不咥人且有能亨之理

雲峯胡氏曰說而應乎乾亦是以下體之兌應上體之乾若彖曰志應師曰剛中而應是剛柔兩爻自相應此小畜上下應是一爻爲主而衆爻應之

按本文是以悅字替兌字明不咥之義

講詞曰履虎尾不咥人亨者何也蓋柔履剛雖涉於危然兌之德主於和悅乾雖剛暴而和悅以應之自足消其剛暴之氣而困以得進矣是以履虎尾不咥人而亨也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孔疏剛中正履帝位者謂九五也以剛處中得其正位居九五之尊是剛中正履帝位也而不疚光明者能以剛中而居帝位不有疚病由德之光明故也此一句贊明履卦德義之美於經无所釋也

按孔疏此條說是但不當以不疚光明連說

程傳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按程傳照下夬履故於无咎上添一苟字在本文尚非語氣

本義又以卦體明之指九五也

雲峯胡氏曰釋彖已畢又於此專指九五以推廣其義猶乾坤文言也 按胡氏只作推廣說而不言亨

臨川吳氏曰又以卦體釋彖辭之占占之亨者以九五之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且光明也剛而得中得正其德之不疚病尊居帝位而臨下其位之光明顯著也不疚光明所謂亨也 按臨川以不疚爲德光明爲位未安而其中言亨處蒙引存疑皆從

蒙引又以卦體明之者明其當得亨也蓋以卦德言說而應乎乾占固宜得亨又以卦體之九五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明光明也占亦宜得亨此非文王本意孔子別取一義也 光明還須說開去蓋既有剛中正之德而不忝帝位理勢決然自有一段光輝發越之盛處所謂聖人之德著於四方者也

存疑剛九也居上之中中也以陽居陽正也五帝位也以九居五則剛中正而履帝位也剛中正履帝位則德稱其位无疚病由是功業著於四方是光明也 此別取一義以解履亨不復希著履剛之意

按剛中正以卦體言未就人事言如後面夬履貞厲與此不相妨蓋位本正中而人事有善否也 說約謂所應之乾乃剛中正而履帝位者連上說亦有味

法雖不疾指君心光明指君道分看亦通

閼齋天亨固以其德矣又以卦體觀之而得亨之義焉卦體九五剛而中正則善用其剛而不過以之履帝位德與位稱而无所忝其心循至於有疾乎以是建諸功業自然光明顯著而君道益隆矣此所以亨也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孔疏天尊在上澤卑處下君子法此履卦之象以分辯上下尊卑以定正民之志意使尊卑有序也但此履卦名合二義若以爻言之可在上履踐於下六三履九二也若以二卦上下之象言之則履禮也在下以禮承事於上此象之所言取上下二卦卑承尊之義故云上天下澤履但易合萬象反覆取義不可定爲一體故也

按孔疏卦名合二義最着得細象辭與前履虎尾意全不相紊各取一義也所云六三履九二辭已見前

程傳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辯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辯上下使各當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本義程傳備矣

朱子曰辯上下定民志便也是履底意思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辯上下上下既辯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卦之體言之

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是孔子贊象之意然亦合之取諸噬嗑而豫之取諸豫古人用字雖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以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以躡履之履也

蒙引辯上下所以定民志也使士庶至於公卿大夫各安其位而不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各安其分而不日志於富侈此便是定民志民猶人也兼上下不專謂庶民觀程傳此由上下无定志也尤可見○辨上下要說得使各當其分方妙

存疑先王制禮各以命之器以別之原自定若天澤辨則无涯之志束於有限之分民志那有個不定底

淺說孔子釋大象曰上天下澤定分不易人之所履當如是也故取象於履君子以民心所欲无涯其志因以不定然所以定之者惟賴有上下之分耳故須有以辨別之因其定分制爲典禮使尊卑隆殺截然不紊如天居於上而不嫌於高澤居於下而不嫌於卑則民皆帖然不萌分外之思而志无不定矣此先王馭世之大權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程傳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于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

按註疏以素爲質素對華言雲峯引蔡氏說亦云素者无文之謂細玩傳義皆无此意只是平素之素耳或疑程子有雅素之說雅只是常非有別意

本義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遷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而无咎也

東萊呂氏曰此最是教人出門第一步

象引初陽在下者以上下之象言之居履之初者以始終之象言之以陽在下如賢人處卑位也若使是陰柔或進而稍上則或不能守其素矣居履之初初心未變也若非履之初則亦或改其素矣所謂豈能久而不變哉素履亦是已進者但始進於下耳不可說是在下隱處之賢要味居履之初一句不然便亦是幽人了惟九二无應於上故曰幽人耳

存疑世之貪鄙无耻之徒則无素可率若夫舉平生所學如弁髦而盡棄之則有素而不率然後知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者之難其人也不負平生不枉所學達不隨道富貴不能淫故曰无咎

折衷素履謂本來所行即居仁由義堯舜君民之學術也履屬乎日今則率其素履耳往是今日達所施者當素履往爲句

按此說與程傳同可從

通論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是有剛正之德當方進之始舉生平所抱負一一推行之率其素履以往者也占者如是則達之所施不變乎窮之所養何咎之有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傳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耳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象引率其素履是不變塞之意

按獨字作專字看最是謂心之專在此非謂身之獨如此也願字在先既所謂素率其素履而往只是要行平日所願耳而他非

所願也

通論孔子釋初象曰初九爲素履之往者是不爲富貴動心專欲致君澤民行其平日之所願也其无咎宜矣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孔疏坦坦平易之貌

程傳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

本義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幽獨守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雙湖胡氏曰九二不正而云貞吉者戒之以正則吉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看得道字重蓋人之所履未有不合道而吉者小畜初九與六四一陰相應而能復自道所以吉履九二與六三一陰相比而自能履道所以貞吉也

建安邱氏曰履以陽爻處陰位爲美二與四同也而二有坦坦之易四有愬愬之懼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與五各得中位二貞吉而五貞厲者二以剛居柔五以剛居剛也故履卦諸爻惟九二爲能盡履道之義

蒙引[illegible]云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蓋黜陟不問理亂不知何崎嶇之有所謂平坦也履道之道以道理言不可以道路言須應本義幽人履道之道履道者所謂不得志獨行其道者也

按朱子亦云道即路也然依幽人履道之語看亦還主道理說是

存疑坦坦平坦之甚也猶云平蕩所以平坦以履道也雖在物外然不履道而非理妄爲鮮不及赤欲坦坦不可得也故必履道然後平坦○二之履道便是貞也二之坦坦便是吉也

新東履道以身所行言坦坦以心所存言

淺象詞无戒意而程傳雙湖皆云戒不入口氣內可也初爲已進而二反爲幽人豈以二陽居陰之故歟初與四二與五皆不相應而五爲君位與君不相應故爲幽人

讀周公繫二爻曰九二居下无應未爲時用者也而以剛中自守唯知尊德樂義一切是非榮辱不繫於心是爲履道坦坦之象幽人如是則得潔身之正而有自得之休矣不亦貞而吉乎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傳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云峯曰字下得最妙富貴何能亂我我心自亂耳

按孔疏以中爲居中程傳以爲中心優於孔疏矣蒙引却謂中就爻德言心字用在不自亂內不可以中字當心字愚謂以中屬爻德語費周旋不如直作心說與自字尤貼合爻詞由履道坦坦見得幽人貞吉象傳但云幽人貞吉而中不自亂即履道坦坦意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幽人守貞而吉者以二確然有自守之操其心中无利欲不自惑也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按孔疏眇目自爲能視跛足自爲能履說是謂行威武加陵於人如非

程傳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本義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凶又爲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

也

雙湖胡氏曰武人陰象以一柔爲成卦之主而統五陽有武人爲大君之象大陽也或曰謂六三陰柔非武人之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强暴之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温厚陰之氣嚴凝也

案別六三武人爲于大君雖別爲一象其取義亦與此爻眇能視跛能履至人凶同故本義曰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豈能久即是履虎尾咥人凶意矣武人實无能爲本柔也爲大君則肆其暴志剛也不可泥武人爲說不得柔正是柔也

存疑六三不中不正而又陰柔是其才德俱无足取也居三之陽並是志剛也志剛則有自用自專之病故其象爲眇本不能視也而自以爲能視跛本不能履也而自以爲能履以此履乾其剛復自用之氣必有以觸其剛忿之心其見傷害也必矣故又爲履虎尾咥人凶又爲武人爲于大君之象蓋柔本无能也而志剛則好于自用武人本无能也而爲大君則得以自肆如此之人豈能久哉秦政項籍可見矣

翔案此重志剛字下二象總是剛復取禍之意以見无才德而好自用者无一而可也

按眇本不能視跛本不能履以此例看末句則武人未必即能爲大君只是草竊僭號之流本義引秦政項籍乃是武人中之能爲君者當活看象引作已爲君說然謂武人爲大君被其害者亦多此意不緊要只是說他播惡而不能久孔疏武人欲自爲大君欲字好可見未即爲君

[illegible]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是才德不足而好自用不肯下人本无見事之明此眇不能視强自以爲能視本无任事之才此跛不能履强自以爲能履以此作事動與禍隨猶虎在前而履其尾必至咥人而凶也又如剛武之人本无能爲而乃爲大君得志肆暴是播其惡於衆也豈能久乎終歸於凶而已矣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程傳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

存疑此聖人以理斷之言六三雖自以爲能視而實不足以有明也雖自以爲能履而實不足與之有行也位不當即不中不正志剛居三也

按志剛多作爲君志剛行暴說愚謂只是說他志剛故以武人而欲爲大君就欲說卻與志字切所見如此然不敢驟易舊說也

謹孔子釋三象曰眇自謂能視其視幾何實不足以有明也跛自謂能履其履幾何實不足以與行也咥人凶者由其居位不當无和悅之德以履乾而致傷害也武人爲于大君者本柔而志剛妄行以取禍也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早 寄廬堂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王註]逼近至尊以陽承陽處多懼之地故曰履虎尾愬愬也然以陽居陰以謙爲本雖處危懼終獲其志故終吉也

孔疏愬愬危懼也

[程傳]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夬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慎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

[本義]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雲峯胡氏曰三履虎尾四亦言之者承三而言也但本義於三之

履虎尾曰不中不正以履乾是以乾爲虎而三在其後也於四之履虎尾則曰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是以九五爲虎而四在其後也大抵以兌說履乾剛則乾爲虎自乾之三爻觀之雖五以剛居剛謂五爲虎亦可也然三四皆不中正而占有不同者三多凶履之三以柔居剛其凶也宜四多懼履之四以剛居柔愬愬然所以終吉

[案說]六三不中不正九四亦不中不正然六三以柔處剛是柔而志剛九四以剛處柔是剛而能柔此吉凶之所以異○履虎尾危也始於危終於不危如也惟恐其不得進終也得遂其進於是爲愬愬終吉

又四以五爲虎尾而履之與彖辭不合蓋是以乾爲虎而四居乾之下是虎之尾也値此者卽爲履耳備一說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其初本未有吉者幸其以剛居柔愬愬然戒惕无已始雖危終於不危矣故吉

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傳]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志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朱子曰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

[家引]終吉終得遂其上進之志也故象曰志行也凡言終者對初而言終吉則是其初未有吉處

案志行孔疏謂謙志得行程謂志在於行今只作能遂其進爲志之得行從朱子說也所以云進者履虎尾原是要進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愬愬終吉者蓋能戒惕則不見傷害終遂其進而志得行所以吉也

九五夬履貞厲

[程傳]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

[本義]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

傲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爲雖正而危爲戒深矣

或問象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夬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朱子曰夬者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而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爲戒深矣

雲峯胡氏曰九五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應之凡事必行何不可者而聖人猶以夬履爲戒蓋處順境愈不可不戒懼也在下者不患其不憂患其不能樂故喜其履坦在上者不患其不樂患其不能憂故戒其夬履初之坦則正而吉喜之也五之夬則雖正而危戒之也

蒙引剛中正剛有能爲之資履帝位則勢可爲之勢下以兌說應之則又得以遂其欲爲之志如此者幸而不幸者也故雖正亦危夫才常傷於所恃而危多出於所安

要解陳介眉曰九五陽剛中正履帝位之尊徒與位稱原自不疚原自光明但人主剛中正履帝位每易傷於所恃爻懼其傷於所恃故爲之戒曰夬履貞厲

按夬履貞厲周公語也時在前履帝位而不疚孔子語也時在後名爲一義不相妨今講中多爲爻詞回護是忘却前後矣象傳位正當是孔子語未嘗不與象傳相照應然與周公爻辭却以反形見意聖筆自妙○水淺用象傳語於周公口氣當稍避○此處貞厲用不得況不正一層意須辨

講周公繫五爻曰九五以陽剛居尊位遇事即行无復持重却顧爲夬決其履之象事雖得正過於自用亦有危道能免於厲乎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傳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懼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本義傷於所恃

按程傳以其正當尊位當字如字讀正字似亦只作虛字蒙引謂正以德言當以位言則當字作去聲讀矣象傳明言位正當如何又分德位總是九五之位正而且當也○本義傷於所恃補本文之所不足位正當夬履貞厲似相反所以然者以其位正當而有所恃也

雲峯胡氏曰或恃其聰明或恃其勢位惟其有恃所以自決

存疑位從爻位來正指才言當指權言此推夬履之由

折衷須知此爻只是英明之君有雄才大畧者不可看太好了若是純德之君何至於夬履

按夬履貞厲貞字若以位言則上下俱无礙周公致戒謂人君夬決其履雖居正當之位而亦危厲孔子釋之謂周公所云夬履貞厲者以位正當而云然也備一說○當似只是俗云穩當之意存疑以權言則是平聲讀欠明

講孔子釋五象曰九五之夬履貞厲者以其所處之位正而且當則有所恃惟吾所欲爲而莫之顧所以事雖正而亦危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王註禍福之祥生乎所履處履之極履道成矣故可視履而考祥也

孔疏祥謂徵祥上九處履之極履道已成故視其所履之行善惡得失考其禍福之徵祥按註疏以旋爲旋反取下應兌說之意未甚明

程傳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係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

本義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

朱子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進齋徐氏曰履至上九履道成矣降祥在天不必考之於天惟視吾之所履何如耳視其動容周旋之際无不合禮則必獲元吉

雲峯胡氏曰小畜履上九皆不取本爻義小畜取畜之終履取履之終但小畜之終專從六四一陰說來故曰凶履之終統從諸爻說來故曰其旋元吉凡事善而或一事之未善一事中九分善而或一分之未善皆未旋也皆非大善而吉也故本義云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定也

蒙引此二句不是兩項其旋字在視履內元吉字在考祥內二句只要有兩邊意只據履之終吉也言於履之終而自視以考其祥若所履者周旋則爲祥當得元吉矣旋字最重是團圓滿足无一毫缺陷玷缺之意視履之終不是終身之履只是一事之履終祥陳休齋之意其旋元吉亦兼未得元吉者之意十分善者得十分吉五分善者五分吉五分不吉一二分善者便有七八分不吉僅得一二分吉而已

存疑此於爻義俱无取只是就履終說道理如比初六小畜上九之例

易統曰視曰考虛心反照有不敢寬意元吉只是大善而吉以理言則大有慶方指受福說

匯周公繫上爻曰履至上九履已成矣吉凶之兆已有可考驗矣不必求之於天唯視己之所履以考其祥之何如若其所履者无一不當天理合人心周旋而无虧欠則百福俱至乃爲大善而吉矣使所履一有不善吉未可以倖致占者亦慎所履於始哉

易經詳說 卷九 履卦 果 寄廬堂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程傳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本義若得元吉則大有福慶也

雲峯胡氏曰吉所以爲慶元所以爲大

蒙引元字與大重且元吉亦不是實說故曰若得元吉便看旋字在上二字不虛見是履之終而得元吉也

文旋在上是解所以元吉大有慶者是正解元吉。
按孔疏云元吉而至上九是大有福慶也看來元吉在上只是上九元吉之意包視履其旋意在內。
謂孔子釋上象曰其旋未易能故元吉亦未易得若元吉而得之在上則非常之福自天佑之不亦大有慶乎。
吉甫遯安劉氏曰履以上天下澤爲象則履者禮也象言履虎尾踐履之象也在六爻則皆主踐履之義言之初上履之始終也初言往上言旋一進一反而履之象見矣中四爻以剛履柔者吉以柔履剛者凶以剛履剛者厲以剛履柔者能行而不輕於行九二之幽人貞吉九四之愬愬終吉是也以柔履剛者不能行而強於行六三之跛履是也以剛者能行而果決於行九五之夬履是也王輔嗣曰陽爻處陰位謙也故此一卦皆以陽處陰爲善。

明解卦詞主履乾而履乾者貴和悅彖傳釋履乾而推之履帝位履帝位者尤貴剛中正隨所履而德不同初履乎素用之則行以道殉身者也二履乎道舍之則藏以身殉道者也四知上有剛明之君臣道不可不順五知下有媚悅之臣君道不可不愼擬于三而知從逆之凶積不善者動于禍隨也擬于上而知惠迪之吉積善者動于福應也出處之大關君臣之大任禍福之大機履之道盡之矣。
按小畜履同爲一陰五陽之卦上下一轉移間其義迥別一陰在四居乾之上而畜之爲小畜一陰在三躡乾之後而履之爲履陰在四得正故五陽應之而血去惕出陰在三不正故五陽不應而有咥人之凶履之彖傳云柔履剛分明是以兌履乾爲履小畜但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朱子因兌履乾而推出巽畜乾經文似未有此意論者疑之履者禮也大象取天澤之義而言禮是補彖所不及與小畜懿文德同例以六爻論之初是求進者履得其正故以行願言之二是不求進者履得其中故以履道坦坦深許之三爲成卦之主近乾則履危不正而妄作故以彖辭履虎尾咥人凶係之四近五履危而知懼與三相反故得无咎五中正居尊本明察英斷之君而以夬履示戒者因卦爻取象虎尾故以五之威猛爲言上夬決則下危懼其義相通彼五終是吉爻得時得位爲所欲爲无不如意彖傳之位正當與象傳之履帝位而不疚不相悖也上爻推言履善而獲福爲祖

爲戒於人最爲緊切夫謂之履虎尾則非明良一德之時初遵僅可自全四近難免憂患不如二以幽人自處履道坦坦可保其旋之吉也。明太祖以匹夫有天下可謂應運真主履帝位而不疚者矣治尚嚴急刑殺過當當時以仕爲畏途迫不得已而出親友至於涕泣送別如謝成之狀在下可謂履虎尾在上可謂夬履與此卦甚相合[illegible][illegible]風正滿俗蓋然不變閱三百年太平之基則夬履未可[illegible]非也謂之貞厲者蓋以上下危厲言而非夬履者之行[illegible]若謂夬履致禍亂則與位正當有妨仇滄柱擬之漢武謂幾爲秦皇之續恐是不正而厲非貞厲也以云不疚尤不合

易經詳說卷九終

易經詳說卷十

泰䷊坤上乾下

【程傳】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泰小往大來吉亨

【程傳】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來來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槪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本義】泰通也爲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爲泰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剛陽之德則吉而亨矣

【節齋蔡氏曰】坤本在下之物自下而上故曰往乾本在上之物自上而下故曰來往者已去則來者當時大來則陽當時用故吉亨

【雲峯胡氏曰】三陽來而居內三陰往而居外陰陽之正惟泰卦爲然自乾坤至履陽三十畫陰三十畫陰陽之數適相等然後爲三陰三陽之泰泰豈偶然哉三陰三陽往來之卦凡二十而泰否適居其先故卦辭獨以往來言

【案】此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氣通言說造化之本不可相无上

取也卦象曰小往大來以內君子外小人而就淑慝之分上取也曰然則泰有二乎曰一也但是天地交而二氣通則夬然內陽而外陰矣斷斷乎不可易之定理也○吉亨主人事言○六十四卦彖傳獨否泰不分釋卦名卦辭者以小往大來正是所以爲泰處天往小來正是所以爲否處○不言陽剛而曰剛陽何意曰无意

【存疑】吉者得遂其進而无陰邪之傷所謂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是也亨者得行其道而无掣肘之患所謂動而不括出而有獲是也

【蒙引】本義曰歸妹來只是旁意不緊要○依節齋坤本下而上爲往乾本上而下爲來甚明

【講】文王繫泰彖辭曰易之大分陽爲大而陰爲小乾下坤上於卦爲泰是小者居外大者居內在人事則小人居外而退聽君子居中而用事也人當通泰之時有陽剛之德自然吉而亨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孔疏】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者釋此卦小往大來吉亨名爲泰也所以得名爲泰者止由天地氣交而生養萬物物得大通故云泰也上下交而其志同者此以人事象天地之交上謂君也下謂臣也君臣交好故志意和同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健則內陽外順則外陰內陽外陰據其象內健外順明其性此說泰卦之德也陰陽言爻健順言卦此就卦爻釋小往大來吉亨也

程傳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爲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也

朱子曰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无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皆爲君子而无小人也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意以君子爲主故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可見矣

建安邱氏曰天地之形不可交而以氣交氣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之分不可交而以心交心交而志同者人事之泰也陰陽以氣言健順以德言君子小人以類言內外釋往來之義陰陽健順君子小人釋小大之義

厚齋馮氏曰泰否之象繫在君子小人之消長故曰易以天道明人事

蒙引或者多疑志同與萬物通不相對不知萬物通乃是氣通氣通與志同適相對也不然交在天地而通在萬物於理疎矣但須知二氣之通必須於萬物之通上見之上下交而其志同上下之際相交接然後兩志相通堂上遠於萬里則下情不得上通矣臣廢職於外朝則上意不得下逮矣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主造化言內君子而外小人主人事言或曰通指人事恐非蓋上文天地交上下交亦兼造化人事內健而外順不必作一人說蓋有陰陽即有健順自天地言總是陽氣用事也內君子而外小人不是君子在朝廷小人在州郡只是內者爲主而用事外者退聽而已陰陽以體言猶諸卦例之卦體也健順以德言猶諸卦例之卦德也體猶人身也德猶人心也

按孔疏陰陽據其象健順明其性亦說得通但本義之例皆言體言德象引之說自穩

存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二氣交感而萬物因之發生是萬物通也此泰之見於造化也君禮其臣臣忠其君聖主得賢臣以宏功業賢士得明主以顯其德是其志同也此泰之見於人事也溫厚和平發生長育此天地間之陽氣也嚴凝凜冽慘刻肅殺此天地間之陰氣也內陽而外陰是溫厚和平發生長育之氣充塞乎

宇宙嚴凝凜冽慘刻肅殺之氣斂藏而不見也健順即陰陽二氣之德然最難體認若看來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如乾確然示人易矣可見其健坤隤然示人簡矣可見其順然易簡健順以不可相无之陰陽言外健內順以救歷之陰陽言此順是不好底順當即此類推矣人因健順難說多就人上說不知傳分造化人事說陰陽健順是造化君子小人是人事若健順就人說則非造化矣不可用

按存疑陰陽二氣各有性格則孔疏云明其性亦不差

按內陽外陰二句承天地交說內君子句承上下交說君子道長二句又承內君子句說或以萬物爲植物看來只宜渾說

以造化言之天氣入地氣之內是爲內陽外陰內健外順陽變

陰合自然化生萬物如此說覺正大去獄以內陽外陰爲君
心內健外順爲君道內君子外小人爲君權內陽存天理外陰
遏人欲也內健完天德外順絶比昵也內君子實哲是親外小
人僉王是遠也時講多從此將外陰外順外宇照外小人一例
看是屏退遠去之意與尋常內外兼言者不同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泰而詞曰小往大來吉亨者則是天地相
交而化生萬物之氣通此泰之見於造化也上下君臣相交而
與道致治之志同此泰之見於人事也天地既交是生息之氣
用事而肅殺之氣退聽內乎陽而外乎陰也剛毅之性用事而
柔惰之性不行內乎健而外乎順也上下既交是正直之人用
事而邪枉之人退聽內乎君子而外乎小人也惟內君子故君
子濟民利物之道日長惟外小人故小人蠹國害民之道日消
所謂小往大來者如此而吉亨可知矣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疏孔疏曰財成就天地之道訓財成二字明王註謂上下大通
則物失其節故財成而輔相失節意覺深說孔疏后君也吉
后者以不兼公卿大夫故不云君子尙說得是王云兼通諸侯
故不直言先王則愚不必

程傳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
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
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
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輔

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植之法
秋氣成實萬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
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敎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
是左右之也

本義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

朱子曰財成裁成就之也財成者所以輔相也且如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聖人便爲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財成處至
大至小之事皆是因是萬物本自有此理若非聖人財成亦不能
如此齊整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而與之參也又曰裁成是裁做段
子底輔相是佐助他底天地之化儱侗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
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與他截做春夏秋冬四時間裁成輔相
无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曰泰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
裁成輔相處若否不通一齊都无理會了如何裁成輔相得

發本義財成輔相分過不及言則財成所以輔相爲未定之說

節齋蔡氏曰天地之道以氣形言體言天地之宜以時勢所適言
財成者因成全體而裁制其節使不過輔相者隨其所宜而贊助
其不及如氣化流行儱侗相續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春夏秋冬
之節地形廣邈經緯交錯聖人則爲之裁制以分東西南北之限
此裁成天地之道也春生秋殺此時運之自然高黍下稻亦地勢
之所宜聖人則輔相之使當春而耕當秋而斂高者種黍下者種
稻此輔相天地之宜也

蒙引泰義曰天之道爲日月星辰四時寒暑地之道爲山川[illegible]陵

墳衍原隰然既滯於形氣則其道未免於過也故元后爲之治歷明時使分至啓閉之不差春夏秋冬之有序爲之經畫井疆使城郭郊原之有制道里封畛之各定而不使之過也春生秋殺日短雨潤爲天之宜高黍下稻濕魚燥獸爲地之宜然既有其自然則其宜未免於不及也故元后教民播種疏濬灌溉新墾使之順生養之氣以成其功隨土地之宜以盡其用是皆輔相天地之宜而輔其不及也然爲元后者何如是之過計哉蓋天地生物而不能使之遂其生乃以其責而付之君故人君之財成輔相以爲天地慮也爲蒼民慮也聖人之慮民亦豈能家賜而人益之哉惟贊參天地化育使民順天之時因地之利各有以養其生而安其業是聖人裁成輔相乎天地者乃所以左右蒼民也爲天地之宗子而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惟泰之元后乎

存疑裁成是個全體事物將來劈裁成個端其如渾淪一個段匹裁成一個衣服相似天氣流行都无分別聖人歷象日月星辰分別個晦朔弦望分至啓閉以成歲功地只是一塊荒土不成世界聖人畫野分州分別個東西南北城邑井里山川道路民生之初窮家无知聖人爲之別生分類以立親賤君臣上下此是裁成處輔相天地之宜是時勢所遇合當如此但力不能爲聖人從而贊助之如春夏宜耕耘秋冬宜收穫此天之宜高宜種黍下宜種稻此地之宜老者宜安朋友宜信少者宜懷此亦天地之宜聖人因天之時以教民耕穫因地之利以教民樹藝順民之情以教孝弟慈此是輔相處裁成是就有餘處收斂入來使歸中道故曰

制其過輔相是就不足處補起來使就中道故曰補其不及左右是左右大輔使之植立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后之裁成輔相皆以左右斯民使得其所此聖人參大地贊化育之事也

蒙引財成輔相左右程朱之說皆未甚分明得蔡存古發得不混看來教發二義皆有而說者虛爲多則成是大處裁成輔相是中間无渉渉非判然兩事以左右民看一以字則財成輔相便是左右民也无二意天地交當一讀蒙引謂如古雷屯火雷噬嗑之例恐謂有交字便不同財成輔相從象取義矣案節制其過補其不及所以保泰之意甚好然用語多汪開泰說去聚財古我字推我斯成非平對字義訓贊助也左右即幹旋意

[illegible]說仇滄柱曰天地之宜是事所當爲者與道之自然者有別說分字義俱明

講孔子釋大象曰乾下坤上天地之氣交通泰之象也元后以天地之化自然者曰道因其全體而裁制之而形氣无或過矣道中之當然曰宜隨其時勢而贊助之而功用无或不及矣若此者正以左右斯民使遂生復性以開萬世之泰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按王註茹相牽引之貌程傳謂根之相連者涤根子便明孔疏以其彙者類也以類相從征吉者征行而吉程傳以其彙征爲句亦與孔疏同

程傳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

而窮處時既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衆賢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

本義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易林韻王粟字絶句下卦放此

朱子曰以其彙屬上文嘗見郭璞易林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連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臨川吳氏曰三陽爲類彙雖不共本拔之則其根連而起初之以其類而進似之

梅巖袁氏曰不謂之往吉而謂之征吉蓋凡言征者必以其正行之

雲峯胡氏曰拔茅茹在物爲相連之象以其彙在人爲相連而進之占初曰以其彙君子與君子爲類也三陽欲進而以之者在初四曰以其鄰小人與小人爲類也三陰欲復而以之者在四四不曰吉初曰征吉者易爲君子謀也

蒙引三陽同體一陽進而衆陽與之俱進猶拔茅而其茹自以其彙起也小註謂拔茅以物象言以其彙以人言然恐記者之誤征行之吉指仕進也非指出行故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若非仕進何拘於陽剛

折衷拔茅連茹非君子相約而進但衆賢俱進便似相連也

援拔茅茹以其彙語是屬茅而意則指人故直接征吉

講周公繫初爻曰當泰之時正君子道行之日初九一陽與上二陽相連而進其象猶拔茅而其根茹以類而起者然以是而征

　足以成輔泰之功不亦吉乎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傳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誠齋楊氏曰君子之志在天下不在一身故曰志在外

蒙引伊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哉此所謂在外也兼三陽言去變外指天下言惟志在外故征吉不則[illegible]耳

援外猶門外之外非外卦

講孔子釋初象曰所謂拔茅征吉者蓋初九與二陽並進乃君子

　志在天下而非爲一身種黨計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援註疏用馮河馮陵于水是頑愚之人九二能包含容受此說與

　傳義大異○註疏以中行爲五傳義皆以爲二

程傳二以陽剛得中上應于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于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專委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

習于久安安于守常情于因循憚于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于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于衰皆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惡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于近戚限田產則妨于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於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 ○按程傳此節解極透徹

本義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雲峯胡氏曰陰爻雖有荒穢象包之者二柔虛也用馮河又見九之爲剛陰在外有遐遠象不遺之者九剛大也朋亡又見二之爲中大槩泰卦上下三爻得陰陽之中五二兩爻又各適陰陽之中只九二一爻亦自有中行之象若有包容而无斷制非剛柔相濟

之中也必包容荒穢而又果斷剛決則合乎中矣雖不遺遐遠而實由私于吾之黨類則易至偏重非輕重不偏之中也雖不遺遐遠而又不昵朋比是不忘遠又不泄邇合乎中矣本義兩而字當細玩

蒙引此爻之辭純是占中行者九二之中行也九二中行內使自具有包荒以下四事矣今本義云云却是周公就治泰上備說出人能如是方合乎九二之中行而所以治泰者得其道矣吉亨亦不假言包含以下四件似要兼處人處事言程傳亦是此意○包荒雖與用馮河相對不遐遺雖與朋亡相對其實四事各有個中行非必合二者而言乃爲中行也蓋不能包容非中也當斷不能斷亦非中也泄邇非中也忘遠亦非中也中也者若天理之當然恰好者耳然析而言之一事有一事之中合而言之則總體一中也

存疑四者皆中行之道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則自具此四者占者能此四事則合乎此爻中行之道矣

淺說包荒四項兩兩相形言含宏而又果斷不遺遠而又不昵近二爲治泰之大臣故周公備極形容如此尚謂配程傳云配合本義只言合以合字代配字尤明只是上四項皆合乎中行耳

本義云中行之道行字作不得道字當是依中道而行

講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中應五主乎泰而得中道者其待人也想其處事也寬弘能包容荒穢然使一于包容適以養天下之弊也賢必進而不肖必退利必興而弊必革能用馮河之勇焉將及側陋幽及隱微而遐遠不遺然或昵于朋比非爲示天下

以公也不狎于近倖之私不狃于便安之習而朋比是亡焉四
者分言之各具一中統言之共成一中人能如是庶得合於中
行之道而吉不待言也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程傳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
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或問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以九二剛中有光大之德乃能
包荒耶爲是包荒得尚于中行所以光大邪朱子曰易上如說以
中正也皆是以其中正方能如此此處也只得做以其光大說若
不是一個心胸明澈底如何做得

存疑以光大是推原所以得尚中行處主心言不光則昧于義
理暗于事勢但知凡事可行則行安知其當包荒而未可遽行但
知目前可以苟安无事安知當奮發振作但知目前既安且治可
以无事乎遠圖安知當不遐遺而周乎庶事但知朋比爲我之私
人安知彼爲我蠹而當去故光則明足以有照而知當包荒當用
馮河當不遐遺朋亡不大則局量褊淺規模卑狹凡事惟欲速
成安能寬容而停待凡事惟守常因循而已安能奮發而改作凡
事惟苟辦目前安能有深遠之慮煦煦姑息而已安能絕乎私愛
故大則氣足以有爲能包荒能用馮河能不遐遺朋亡

按存疑詳盡

滙孔子釋二象曰九二包荒得尚于中行者由其心之光大也光
明无蔽則能知中道之所在正大无私則能依中道而行之此

所以得尚于中行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孔疏无平不陂者九三處天地相交之際將各分復其所處乾體
初雖在下今將復歸于上坤體初雖在上今欲復歸于下是初始
平者必將有險陂也初始往者必將有反復也无有平而不陂无
有往而不復者猶若无在下而不在上无在上而不歸下也艱貞
无咎者已居變革之世應有危殆只爲已居得其正動有其應艱
難貞正乃得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者恤憂也孚信也信義先
以誠著故不恤憂其孚信也信義自明故于食祿之道自有福慶
也

程傳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
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
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反者謂陰當
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
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
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
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于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
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按程說无平二句分貼陰陽較註疏爲是勿恤其孚與註疏不同
註疏謂不須憂而信義自明程謂不失所期爲信蓋不勞憂恤
得其所求有可信也本義從程說

本義將過於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恤憂也孚所期之信也
戒占者艱難守貞則无咎而有福

雲峯胡氏曰陽居於內爲平往而外則爲陂陰出於外爲往返而
內亦爲復陽之中也已有陂之幾陰之往也已有復之幾况九三
將過乎中其陂其復此天運之必至而有孚者也能存艱苦貞固
之心不必憂天運之必至則泰之福可長享矣

蒙引此將有孚貼上二句見陂復之有可信但能艱貞不須憂陂復
之必至其說有味

節齋蔡氏曰孚者信然之謂勿恤其孚謂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
其心也

臨安邱氏曰孚指六四不戒以孚之孚不以三陰之復而動其慮

惟嚴于自守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

按程傳艱貞二字平說邱氏嚴于自守似串看從程傳爲是古爲

徐氏曰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世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
何曰平陂往復者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
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
諉之天運以爲无與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也

蒙引无平不陂固兼得動无往不復往復如何說得靜耶曰皆非
也无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兩句都只泛泛言而泰極否來之意
自見於言外耳一說平陂往復通以氣運言泰九三爻辭大意
云泰過中矣如今不好時節將來了故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危
之之辭也爲今之計只是艱難守正以處之則无咎不必憂乃速

之將至而猶得以享其所有也有福謂泰道可保也

圖說是用雲峯說

存疑此爻之德位俱无取只就時上說道理

云此全重艱貞二字若能眞實艱貞自不消空空憂恤而平可常
平往可常往此正是陽以艱貞處莫錯認了食享也福即泰平之
福

按程傳以食爲祿食今只作享字看謂於以享有福也

周周公繫三爻曰九三當泰過中而否欲來之時者天地交泰固
爲世道之幸然世无安平而不險陂者无常泰也小往大來固
爲君子之慶然小无常往而不返者陰常復也夫治亂之相因
陰陽之相勝乃天運一定有孚信而常然者也當此之時惟

艱難其思慮而存思患預防之心正固其施爲而若持盈守滿
之道在己者修可无咎矣由是不必憂恤乎陂往復之孚而於
以享有太平之福常保无事矣

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孔疏天地際者釋无往不復之義而三處天地交際之處天體將
上地體將下故往者將復平者將陂

折中无往不復自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
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
理以爲戒也

雲峯胡氏曰此一際字天地否泰之會陰陽消長之交

蒙引晁氏曰无平不陂天地際也今本作无往不復晁氏曰宋衷

亦作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鄱陽董氏〕曰按程傳仍今本本義從古易然先儒間兩存之今不敢輒改姑從程傳云

存疑總是舉一句以見其餘如包荒得尚于中行例

〔蒙引〕此天地不可指卦之乾坤天地之際只是謂天地氣運之交際也謂泰往而否來也

〔通〕孔子釋三象曰所謂无往不復者以九三所處乃天地之交際

泰極而否欲來也有世道之責者可不艱貞以盡保泰之道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孔疏〕六四翩翩者四主坤首而欲下復見命則退故翩翩而下也不富以其鄰者以用也鄰謂五與上也今以下復衆陰悉皆從之

故不待財富而用其鄰不戒以孚也鄰皆從已共同志願不待戒告而自孚信以從已也

〔程傳〕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

〔本義〕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虛陽實故凡言不富者皆陰爻也

朱子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也

〔雲峯胡氏〕曰三陰翩翩然下來不待富而其鄰從之必來者小人之勢也不待戒令而自相從期於必來者小人之心也其來也必不利君子之貞矣三將過乎中且以艱貞爲君子之戒四已過乎中君子所當戒固不待言也

〔中溪張氏〕曰陽之進曰拔茅以其自下而上升之難也陰之反曰翩翩以其自上而下復之易也

〔蒙引〕翩翩固兼三陰言不富不戒只言陰不待富而自能以其類也亦不待戒約于衆而衆自相孚也或謂不富不戒亦兼三陰言

非也不富以其鄰以力言不戒以孚以心言小畜九五之有孚攣如富以其鄰亦如此分

〔存疑〕三陰翩然而下復是小人之象不主造化說若九三无往不復則兼造化說

〔淺〕此另一例看占得此爻當爲其翩翩者乎抑防其翩翩而爲之備乎本義君子當戒論其理也占此爻當就此爻論

〔通〕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泰已過中正小往而將復之時也四與上二陰翩翩而下其力之協也不待富而能用其鄰其心之同也不待戒而共相信蓋小人合交以害正道若此君子可不知戒哉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孔疏】皆失實者解翩翩不富之義由衆陰皆失其本實所居之處今既見命翩翩樂動不待財富並悉從之故云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者解不戒以孚之義所以不待六四之戒而六五上六皆自孚信者由中心皆願下復故不待戒而自孚也

【疑】此說失實意甚完全

【程傳】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本義】陰本居下在上爲失實

【雲峯胡氏曰】以德言則凡陽爲實陰爲不實以位言凡陰在上皆爲失實也

【象引】上文陰虛陽實以德言也此言在上爲失實以位言也○失實二字重在翩翩不在不富

【既】此象雖兩截說實一貫意不富處未嘗說不得中心願不戒以孚處未嘗不出於失實蓋爲翩翩而來不待富而用其鄰不待戒而孚信者由於陰皆失實所居不安而中心皆願下復也合看意方足失實中願俱兼三陰說○日講解義以失實爲在上據高位失其陰分之實而叚君子之兇致其說與舊不同○此當依外小人看小人在外而不安故欲下復不必拘常例以四爲上位

【觀】孔子釋四象曰三陰翩翩而下不待富厚之力而類自從者何哉蓋以三陰在上爲失其實退處已久從來時下復故如是也

其不戒以孚者蓋皆出其中心之所願自然相合而何待於戒令也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程傳】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于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于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

【疑】程傳謂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恐未必確

【本義】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爲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皆放此

【左傳】哀公九年晉趙鞅卜救鄭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子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存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

【臨川吳氏曰】六五以柔中應在下之剛中帝女下嫁從夫之象泰卦互體及卦變皆成歸妹卦故以歸妹爲辭按京房傳載歸妹之辭曰无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无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其辭雖晉要是後世好事者假托爲之或乃因是遂指帝乙爲湯而謂非受辛之父

者或矣

雙湖胡氏曰 証以京傳則帝乙爲湯証以陽虎之言則帝乙爲紂父姑兩存之以備參考然其爲嫁妹之辭則一耳

蒙引 帝乙歸妹是居尊而能盡虛己下賢之象也以祉元吉就保泰上說

存疑 此爻非帝女下嫁帝女下嫁其象也猶乾九五飛龍在天亦象也

按 作、取象是本義謂帝乙占得此爻可疑又按蒙引有一說以帝乙之妹當六五或因註疏女處尊位而爲此說不可從還以帝乙爲主歸妹亦虛己之事當活看以此受祉指君言

證 周公繫五爻曰五爲泰主虛中以應九二是不以勢位自高而虛己以下賢如帝乙忘其貴而歸其妹於下也則得賢致治泰可常保以此而受福祉大善而吉也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傳 所以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進齋徐氏曰 中以行願居中應二行其志願非勉強也

存疑 中以行願就是本義柔中虛己下應九二之賢言由其有柔中之德以行下賢之願也

按 以祉元吉內包帝乙歸妹虛己下賢意方於中以行願合

講 孔子釋五象曰所謂以祉元吉者蓋五以柔中之德行其下賢之願虛己委任致治保泰故能以之受祉而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孔疏 城復于隍者居泰上極各反所應泰道將滅上下不交卑不上承尊不下施猶若城復于隍也子夏傳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爲體由基土培扶乃得爲城今下不培扶則損壞以此崩倒反復于隍猶君之爲體由臣之輔翼今上下不交臣不扶君君道傾危故云城復于隍此假外象以喻人事

程傳 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于告命也

按 孔疏詳城復于隍甚詳程傳只作泰反爲否大衆說當參看勿用師程謂師不可用孔疏謂不煩用師煩字未明自邑告命程但言告命未言不從孔疏謂告命而下不從程說爲優

本義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

朱子曰 方泰極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近者而告命之雖正亦吝然此時只得如此雖吝都未至於凶

爻師氏曰泰過九二則曰无平不陂過六五則曰城復于隍泰以二五爲中不可過也過則否矣坤土本在下之物在上則有傾頹之理復于隍者反其本也坤上爲泰坤下爲否此特以陰陽之氣言爾

趙氏曰三上各居一卦之極故雖應而皆有警戒之詞九三之時尚可爲也故能艱貞則无咎上六之時不可爲也雖自邑告命而不免于吝此所以貴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也歟

進齋徐氏曰古之人君有處泰之時忽安逸而不戒馴至于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爻之義也

存疑周室東遷號令不行于天下其後爲東君獨守河南二邑即此爻之義也雖貞亦吝者自邑告命未必无善事然終不能有爲也

按此引証甚醒

玉齋抗回全自邑告命此正勿用師處若无自修工夫勿用師只是委命耳宜辨

蒙引勿用師二句俱作假象看

淺說以勿用師自邑告命作兩件看本義云不可力爭但可自守不可力爭勿用師也但可自守自邑告命也說甚聯貫本義自守自字非訓自邑自字自邑依程傳自其親近而告命之作從字看爲是

諺周公繫上爻曰上六泰極而否有城土傾圮復反于隍之象故

諺注此不可力爭是爲勿用師也但當反己修其政令以維持之是爲自邑告命也然患至而爲之備禍生而爲之防亦云晚矣所行雖出于正不免于羞吝也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孔疏其命亂者釋城復于隍之義若教命不亂臣當輔君猶土當扶城由其命錯亂下不奉上猶土不培城使復于隍故云其命亂也

按此說頗覺鑿然作教命之亂亦可用程傳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疑有誤本義告命所以治之是命亂後一層語蓋上云但可自守仍是許之之辭故此云然

程傳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

本義命亂故復否告命所以治之也

雲峯胡氏曰告命以治之則不付之於不可爲也

存疑因政令之亂故爲否本義爻辭則云但可自守象傳又云告命所以治之二者若相反何也蓋但可以自守時也天也告命所以治之者尤冀人事或可以回天也

玉齋命不是天命即告命命字紀綱刑政皆是混亂也

隱孔子釋上象曰上之城復于隍者豈特時運使然哉亦由人情安肆政教不修紀綱不振其命已亂故復歸于否也自邑告命以治其亂感人心回天意爲急務矣

吾建安邱氏曰泰通也卦以小往大來爲義故內三陽爻爲泰外三陰爻爲否初九言拔茅則君子進用之始九二言包荒則大臣

治泰之功九三言无平不陂則世道盛衰消長之會此三爻皆以泰言也至六四言翩翩不富則泰已過中而否欲來之時也六五言帝乙歸妹則人君保泰之事上六城復于隍則泰極而爲否矣天下豈有常泰之時乎

明訓伏羲本天道以名卦文王本人道以繫辭彖傳言造化人事之泰大象言致泰之道六爻初言拔茅則君子際泰以並進二言包荒則大臣保泰以成功三言平陂則以泰運盛衰消長儆之四言翩翩則以泰極否來戒之五善於保泰之君上轉泰爲否之常蓋主泰者造化致泰保泰者人事也聖人不以天運爲盛衰而以人事爲得失耳

張解世之有否泰猶寒之必暑暑之必寒也天也保而持之使常泰不否則猶未寒治裘未夏治葛使寒暑不爲之侵人也此卦天地交泰多士彙征孰不謂既治且安然開泰者天地而保泰者君臣故五惟任賢爲主泰之君二惟用中爲輔泰之臣初泰之始泰之所始由君子爲之也故聖人有三陽並進之幸四否之始否之所始由小人之爲也故聖人有三陰下復之憂焉三則泰之將極而艱貞則吉人之能勝天也上則泰之既極而雖貞亦吝天之能勝人也聖人之爲世道慮者深矣

張泰卦六爻无凶象初與二五吉不待言三雖有戒辭然正在泰時故云有福初二三三陽相連故云以其彙四五上三陰相連故云翩翩然處泰之時陰雖漸盛未及害治故不言凶也上處泰極陰爻陰位未免失之將弛爲亂命之象而不言凶者以其

處泰之餘也泰三陽在內三陰在外以陽爲主而三陽之中又以二爲主二五相應正是君明臣良之象世之所以泰也彖言上下相交爲君子道長之時意主君子進用一邊而君道未備故大象補出元后治泰一段大道理初陽得正初仕求進者之吉也二陽得中大臣在事者有治泰之令德故爲孫子之之辭三居陽之盡而與陰接示以平陂往復之理而以艱貞爲保泰之道亦于之之辭非謂於此爻便復否也四陰得正應初處泰之世見君子同升亦與類而來故有翩翩以鄰之象五柔中應二歸妹正是下交之象自有保泰之吉上處泰極於此方言否來而取象城復于隍然能自治尚保无事蓋方泰亦不至于遽凶也

否☰☷乾上坤下

程傳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絕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三山吳氏曰泰否之機常相待也亦常相翻也先天之卦泰以否對後天之卦泰以否繼對則遠而繼則近也先天自乾八卦便至泰泰三十二卦方至否泰易而否難也後天自乾十卦方至泰泰一卦便至否泰難而否易也雖否而泰泰而否有若循環然泰之中又有否否之中又有泰倚伏之機可畏也哉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孔疏否之匪人者言否閉之世非是人道交通之時故云匪人不

利君子貞者由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不利君子爲正也陽氣往而陰氣來故云大往小來陽主生息故稱大陰主消耗故稱小

程傳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爲否也

按孔疏非人道交通之時多交通一層意程傳爲捷然以不生萬物見得无人道亦似未切

小註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進齋徐氏曰泰先言小往大來而後言吉亨是以天運推之人事否先言匪人不利君子貞而後言大往小來是以人事參之天運泰則歸之天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

劉氏曰否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君子之貞不可无也守此不變時之否道之亨也

案引泰者人道之常也否正與泰反非人道也故曰否之匪人其占不利于君子之正道蓋君子之道於否時則非其所利也何也

陽爲大陰爲小此卦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固大往而小來也。上下不交天下无邦豈人道乎

按案引以匪人照上下不交說是程傳跟天地不交尚欠分曉。案引謂人道之常是大槩論道理或謂否則三綱淪九法斁而无復有人之道更看人字亦好。本義自漸來不緊要

闡文王繫否彖辭曰坤下乾上天地之氣閉塞而爲否當此之時三綱淪九法斁匪徒人道之常矣於君子之正道有不利焉蓋大者往居外小者來居內是君子斂迹小人得志之日豈利君子之正道乎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

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孔疏】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者與泰卦反也泰卦云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應云上下不交則其志不同也非但其志不同上下乖隔則邦國滅亡故變云天下无邦也内柔而外剛者欲取否塞之義故内至柔弱外禦剛強所以否閉若欲取通泰之義則云内健外順各隨義爲文故此云剛柔不云健順

【程傳】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爲治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于外小人來處于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李氏曰】否泰反其類故否之詞皆與泰反

【臨川吳氏】曰天地之氣交則萬物發遂而生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抑鬱而死先王建邦以分治天下之民民之情上通於君則天下治而爲泰若君心不下逮民情不上通是上下隔絶不交天下雖有邦與无邦同矣所以爲否也

【西齋蔡氏曰】彖傳言陰陽者惟泰否而已蓋泰否二卦皆具乾坤之體也而泰言健順則乾坤之德否言剛柔則其質也否者氣蔽乎質而不交故不可以德言但言其質而已

【按】變健順言剛柔孔疏備矣各爲一說總不如蒙引爲正

【蒙引】彖曰内健而外順否不曰内順而外健而曰内柔而外剛此猶曰天行健至坤不曰地勢順而曰地勢坤聖人下筆之際亦要得拘拘於一二字之間亦要其理之同而已○邦國之所以爲邦國者以其有上下也今上下不交則情意乖離不相維係雖有邦與无邦同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程子曰國而不治則不國亦語意相類

【附疑】上下不交則政令不行而天下亂故曰无邦

【按】上下不交程傳以君民言當說多謂君臣看來下字可兼臣民天下之所以治者以其有邦也无邦則不成個天下矣身易謂猶云不成世道是也○身易又引張子云古之人一邦不治則之一邦至天下无邦可之則只有隱耳亦是一說○東坡又云无邦者亡國之謂亦通○外陽外剛只是陽剛不用事而外陽亦即外剛无兩意照泰卦此二句亦屬造化之說承天地不交

【通】孔子釋彖辭曰詞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者則是天地之氣不交陰陽閉塞而萬物化生之機无由以遂也此造化之否也上下之情不交國事日非而天下无治安之邦也此人事之否所以爲否之匪人也天地不交則肅殺之氣用事生息之氣退聽内陰而外陽收斂之氣用事發舒之氣退聽内柔而外剛也非造化之大往小來乎上下不交則小人用事君子退聽内小人而外君子也惟内小人則蠹國病民之道長惟外君子則濟民利物之道消非人事之大往小來乎此所以不利君子貞也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程傳】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

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
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按】孔疏訓以節儉爲德程訓儉損其德本義收斂是儉損意從孔
說也程謂不可榮居祿位本義人不得以祿位榮之又深一意
本義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
【平菴項氏】曰儉德避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不
可榮者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
【按】分貼利害未妥二句只一意
【誠齋楊氏】曰非能忍天下不可忍之窮不可避天下不可避之難
窮之不忍而難之是避未幾而誘之者至誘之所投難之所伏也
惟不可榮以祿庶乎免矣

【蒙引】儉德者收斂其德也所謂韜光晦迹使人不知其有是德
不可榮以祿者人不可得榮之以祿也榮謂以此榮之猶加之謂
也字意與祿之以萬鍾祿字同○韜光外見則人皆物色之矣既
爲人所物色則爵祿之來有不可得而辭者夫爵祿之來禍之來
也何也小人道長衰不利於君子也
【按】天地不交否自當在交字讀斷以推泰卦亦宜在交字讀斷无
疑觀於儉德避難則有德自耀者非矣況飾名乎觀於不可榮
以祿則人不得以祿位相加矣況干進乎處否者不可忽
【講】孔子釋大象曰天地不交二氣閉塞否之象也君子以否爲小
人用事之時深自韜晦斂其道德之光以避小人之難使名譽
不彰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焉不然韜光外見則人得而物色之

爵祿有不可辭而禍患不能免矣豈處否之道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程傳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
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
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
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
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
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
退未嘗不與類同也
【本義】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
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爲君子矣

【或問】程傳以此爻爲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朱子曰恐牽強不
是此意○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
人便做君子
【平菴項氏】曰泰之初九君子始以類進君子難進故聖人勉之以
征否之初六小人始以類進一小人進而爲邪故聖人戒之以貞
【建安邱氏】曰君子小人本无定名惟正與不正而已正便是君子
不正便是小人否小人長之卦不利君子正之時也以下三陰言
之則皆爲時之小人惟初六之過未形易於從善聖人於此即以
正勉之蓋小人而能正則變爲君子矣故彖辭以貞字屬君子而
初六以貞字訓小人所以爲小人謀即所以爲君子謀也
【存疑】此爻是就初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因其惡未形故爲貞吉

亨之戒而未必其能否也。蓋初九爻辭只云征吉，此乃云吉亨者，聖人喜陽之長，故善辭以賀君子；憂陰之長，故盛辭以勸小人，先非爲世道計也。

講周公象初爻曰，當否之時，初與二三連類而進，猶拔茅茹而以其彙之象。幸初惡未形，其心可回，使能變而貞焉，不植黨以害君子，則上不爲國家之禍，下不失在己之庇，吉而亨矣。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傳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之道；象復推明以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

本義小人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而不計其私矣。

按程傳謂君子雖固守不進，而其志常在得君而進，是反說以原君子之心。本義謂小人連類而進，志在于君，是順說。

蒙引爲正符云，此夫子指出貞處以示人，非小人果能志在君也。

按本義小人而變爲君子，正是貞處，惟其貞，故志在君而不爲身謀，如此豈不吉。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之拔茅貞吉者，蓋小人之害善類，只爲身謀而不知有君，今從正而變爲君子，則能以愛君爲念，不復植黨以害善類，所以吉而亨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程傳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惟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按孔疏謂包承於上，程傳因之，亦謂志所包畜在承順乎上，言時否衆皆務爲包承，小人以此得意，故吉；君子不能承順於上，其身雖否而道則亨也。此說可用。然本義謂小人包容承順乎君子，却亦有此理。○朱子有云，包得許多承順的意思。本義包容承順，似兩乎說。否亨，孔疏否閉小人，其道乃亨；程傳謂自守其否，本義因之，謂安守其否。

潛室陳氏曰，此爻程傳謂承順乎上，求濟乎否，爲身之利，小人之

吉。看來只是否之時，居中用事，爲卦之主，但其質柔順而居中正，乃小人之忠厚善承君子者，故在小人分上不害爲吉，大人如是則可羞矣。

本義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雲峯胡氏曰，初之惡未形，故不稱曰小人，至六二則直以小人稱矣。泰卦辭曰吉亨，否初爻辭亦曰吉亨，否之初猶可變而爲泰也。二曰小人吉，大人否亨，於是乎成否矣。曰大人否亨者，見得否者君子之亨，小人固无所謂否也。小人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小人之吉也。大人不可以其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大人之身雖否，大人

之道固亨也

【諺引】其曰小人吉者小人非有吉也小人而能包承君子故吉也其曰大人否亨者非以其爲小人所包承而亨也不爲小人所包承而安守其否乃亨也否者儉德避難之意也○本爻包承二字不爲君子言爲小人之知有君子言也然所惧者不在於純乎小人而在於不純小人而能包承君子也盖惟能包承君子故能染君子也故曰大人否亨蔡邕之於董卓張浚初年之於汪黄亦爲其所包承也○包承者外相容也故在小人亦爲吉然内實不然也故大人則否亨

【按】象傳似當歸重在大人上包承雖爲小人之吉而大人終以否爲亨也本義占者小人似多一折○此爻論處否之道極盡不惟不犯小人之讒疾并不受小人之包承可以全身免害矣○小人吉猶云是小人好處時講謂小人受君子之賜恐碍大人否亨句○愚初欲將包承二字讀斷泛就世道說此時小人能包承則吉大人不能包承則身否而道亨此說亦似明白然不如朱子說出君子不受小人籠絡一段道理最有關係當從本義无疑

【講】周公繫二爻曰六二陰柔本有傷善之習所處中正猶未忘好善之心故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不肆其毒在小人誠爲吉道也然君子於此最易爲其所溺必當安守其否不爲小人所動則其身雖否而道則亨也占者宜知所自處矣

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按】孔疏謂小人雖盛不敢亂羣程傳謂大人不雜於小人之羣本義從之

【程傳】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矣

【本義】言不亂於小人之羣

【按】此象專申大人句小人不足言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所謂大人否亨者蓋小人雖包承乎君子君子斷不枉道以亂入於小人之羣所以安守其否而道亨耳

六三包羞

【程傳】三以陰柔不中正時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耻也

【按】此包字不與羞字連似謂小人不知羞而爲之爲可羞也謂包羞有味但以爲窮斯濫此爻小人不是處窮

【本義】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然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朱子曰】初六是那小人欲爲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頭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耻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雲峯胡氏曰】二與三皆陰柔故皆有包含之象六二陰柔中正其

所蘊者欲承順乎君子六三陰柔不中正所蘊者直欲傷害君子而特未能耳故有包羞之象占不曰凶咎者或謂包羞而未發也倘其自以爲可羞則亦羞恥之心義之端也故不言凶咎

【蒙引】陰小人也居陽則非其地不中正又短於才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者也此不中正義只歸於才歉小人說難以言德也○包羞者自羞其有傷善之志非羞其不能傷善也然本義何以曰志於傷善而未能故爲包羞之象曰只說包羞便是未能傷善矣故曰然以其未發云云小人欲害君子彼雖小人亦必自知其爲非而有所不安者此之謂包羞

【按】小人害君子亦自知其非蒙引此說好本義謂不能害而包羞却似多一折包羞則凶咎不待言恐亦不爲他未發○大全小註朱子之說似較本義爲捷○否時小人害君子此爻若作未能未發則全卦无害君子之事故於本義有疑

【通論】周公繫三爻曰六三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者也然小人之傷善其心亦有所難安故爲包羞之象小人之可鄙有如此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傳】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存疑】位不當即是以陰居陽不中不正

【按】程傳未有害君子意本義以爲志于傷善而未能二說不同竊以陰爻至三而極是小人得意時位不當只是據理言其竊位非謂其位不當而不能害君子也況位不當者未必无才蒙引謂短於才何遽知其短於才也存疑又謂小人害君子須有權謀術數方能濟其奸不中正則權謀術數俱无足取何以必待中正而後足取也依愚見只作小人竊據權位爲可羞與包羞位不當甚明不敢遽悖本義仍用其傷善之說而缺其未能未發一層以俟再考

【通論】孔子釋三象曰六三所以包羞者由其以陰居陽而不中正所據之位爲不當故志欲傷善而不免於包羞也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程傳】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以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

【按】孔疏謂有命是命初疇亦謂初其說大異

【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朱子曰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无咎○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緣他是陽故可以有爲然須有命方做得有命是個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是有個築著磕著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咎又曰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

方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個幸會方得轉禍爲福

〔雲峯胡氏〕曰諸解皆以命爲君命本義以爲天命蓋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九四有命否泰之變皆天也然泰變爲否易故於內卦即言之否變爲泰難故於外卦始言之此本義於泰否之四皆曰已過乎中而否之三不言也泰之三必无咎而後有福否之四必无咎而後疇離祉三四乾坤交接之處陰陽往來之會君子當此必自无過而後可爲福而後可爲疇類之福或曰否九四時吉凶未判必有命方得无咎其所謂无咎者天也非人也曰本義云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爲有命无咎蓋惟四不極其剛此所以爲四之无咎也一諉諸天可乎哉

〔蒙引〕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是解有命九四以陽居陰不極

其剛是解无咎蓋能如是則足以承天之休命而否可遂泰矣豈惟九四之福疇類皆獲其福也蓋有命无咎者九四之泰疇離祉者衆陽皆泰也

〔存疑〕此爻本義皆以爲占是象在占中

〔栗解〕仇滄柱云此无咎與他无咎異否之可轉爲泰者全在不極其剛上不然雖有天命在巳不能无咎巳且不能受福况疇類乎

〔按〕有字語氣以天命說爲順本義否過中矣將濟之時此分明是巳有命了大全吉凶未判之說恐非定解本義從不極其剛看出无咎有命无咎是兩層意程傳着力在有字謂有命則无咎亦不同

〔隨〕周公繫四爻曰四當否之過中將濟之時也是天心厭亂有轉否爲泰之機故有命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其所以乘時而致泰者无有過咎也天有是時而人有是事由是轉否爲泰不特一身受其福而疇類之陽皆得麗於福祉矣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傳〕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按〕志作濟否之志說是

〔東谷鄭氏〕曰君子不可榮以祿蓋爲不在位者設也若四之志行以居近君之位而任濟否之責者也而欲儉德避難可乎

〔蒙引〕志行速疇離祉之義俱包了蓋有命无咎則自然疇離祉矣

〔存疑〕君子之志未嘗不欲世道之泰但无其時无其才雖有是志而弗克伸九四有命无咎則否轉爲泰而其志得行矣

〔隨〕孔子釋四象曰人孰无轉否爲泰之志所患天時未至人事未修耳今天有其時而人有其事則道與時合可以展生平之蘊轉否爲泰之志不已得行乎疇類之獲福從可知矣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孔疏〕在道消之世居於尊位而遏小人必近危難須恒自戒愼其意常懼其危亡言丁寧戒愼如此也繫于苞桑者苞本也凡物繫于桑之苞本則牢固也若能其亡其亡以自戒愼則有繫于苞桑之固无傾危也

〔程傳〕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

戒常存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

【按】孔疏以休爲休美其說大異程傳作休息本義從之程傳繫于苞桑另作一意朱子只承上說却與孔疏同

【本義】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此爻之占大人遇之則吉然又當戒懼如繫辭所云也

【或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如何朱子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苞桑也又曰九五以陽剛得位何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得危亡之心方有苞桑之固

【蒙引】衛風伯兮之三章曰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傳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詞愚謂此其字亦當以此意看有危其將然之意

【存疑】否其將亡乎此心常在則不至于亡而繫于苞桑矣

【按】本義分兩截意故用然又字作轉究之其亡其亡正是大人能休否之心事蓋休否非一跳可了之事非既休而又戒其亡也

【通】周公繫五爻曰否至於五乃否將盡之時也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爲能休息天下之否以訓至於泰此大人之能事吉何如也然其時否雖可休尤當常存危懼每自儆曰吾其亡乎吾其亡乎所以制治者无不至防亂者无不固斯國祚永固有如維繫于苞桑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傳】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存疑】即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包陽剛中正當指居尊位

【按】正亦兼位而本於中正之德非謂德正而位當當字讀去聲

【通】孔子釋五象曰大人之休否而得吉者以其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正而且當也正則德有可爲當則勢又能爲故能休否而吉也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程傳】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

【本義】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爲先否後喜

【蘭溪】王氏曰言傾否而不言否傾人力居多焉以陽剛之才居否之終固所優爲也

【雲峯】胡氏曰九四有命是否已過中將濟之時九五休否是否方休息可濟之時上九傾否則如木之傾否于此盡矣先否後喜此吾字又自其亡其亡戒懼來

【蒙引】兩是時運可傾亦以陽剛能傾故不曰否傾而曰傾否至象傳則主時運言故曰否終則傾也

存疑傾倒瀉也如傾水之傾將水盡傾于地也

援休否傾否分兩爻則有淺深休者否方休也故說危懼傾者否已盡故說喜

通論周公繫上爻曰否極有復泰之勢陽剛有可為之才故能撥濟時艱傾其否而盡去之也夫未傾之時為否既傾之後則轉否為泰不且為世道喜乎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存傳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存疑傾否兼天運人事說此專就天運上說

困疑爻言傾否責成人也象言否傾慶幸天也添出終則二字最妙可玩

援何可長只是无常否之理就天運上見得如此人事補在言外

或云何可使其長竟以人事言未是

通論孔子釋上象曰否泰相為循環否終則傾何可以長否也以天運言之固如此況陽剛又有能濟之才有不轉否為泰乎

存疑邱氏曰否卦以大往小來為義故內三陰爻屬否外三陽爻屬泰初六言拔茅則小人用事之始六二言包承則小人得志之時六三言包羞則小人欲傷善而未能之意此三爻皆以否言也至九四言有命无咎則否已過中而泰欲來之時也九五言繫于苞桑則人君休否之事上九言先否後喜則否傾而為泰矣天

易經詳說 卷十 否卦 寄廬堂

下豈有終否之時乎

集說天地間不能有陰无陽有治无亂聖人則惓惓焉欲扶陽而抑陰常治而无亂故下三爻小人得志也聖人慮小人道長曰貞吉曰包承曰包羞而為之致戒焉抑陰也上三爻君子得志也聖人喜君子道長曰疇離祉曰休否曰傾否而為之致幸焉扶陽也至於大人之否而憂其亂繫大人之休否而戒以其亡蓋惟恐陽之受變于陰而治之復入于亂也

援三陽在內為泰轉而在外即為否交與不交之分也往來消長則有定數而君子處否必有其道不利君子貞君子豈以其不利而改其貞哉斂身而退不恃其貞而賈禍斯為得之大象儉德避難祿出處否之道其儉也非不貞也不以貞自見也下三陰為小人上三陽為君子初為方進之小人猶知為君二居得志之小人猶知顧情三為竊位之小人无所不至四否運將轉君子當善其所為以濟否五言休否之大人非剛陽中正之君不能轉否為泰也上言否極必泰之理觀象傳何可長之語似是以氣數言若謂陽能傾否於人不知何所屬或大臣為君子致慶亦說得通○二五皆言大人五德位兼主君言二有德无位主士大夫言必待否運將轉而休之君乃出是後一邑二處下卦之中正當否時則惟有身否道亨為處否之善方一卦之主當屬於此象所言不利君子貞大象所云儉德避難皆與否亨之意相合或曰二言小人吉何以專重大人何曰易為君子謀當小人吉之時而君子正須否亨也○天道福善禍淫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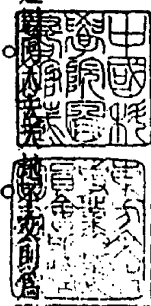
愚素以爲必然及讀易乃悟一盛一衰道消者即當失意道長者即當得意蓋數也亦理也有小人肆侮亦信其方長而謹避之者却多少憤心有一世之否泰有一身之否泰此中須有學力在非謂否泰自天一切聽之而不修人事也

易經詳說卷十終

李惠商騰錄

易經詳說卷十一

上下

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唯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他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雲峯胡氏曰坎離皆乾坤之用易至此十二卦坎體凡六見離體於此始見焉需訟小畜履四卦互離至同人大有而見離體凡六離之用與坎等矣同人大有皆主離之一陰而言離一陰在二而上下五陽同與之故曰同人離一陰在五而上下五陽皆爲所有故曰大有也

按四卦互離恐非正意此等處不必過求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孔疏同人謂和同於人于野亨者野是廣遠之處借其野名喻其廣遠言和同於人必須寬廣无所不同用心无私處非近狹遠至于野乃得亨通故云同人于野亨與人同心足以涉難故曰利涉大川也與人和同易涉邪僻故利君子貞也此利涉大川假物象以明人事

程傳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

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至比之情耳故必
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繫所私乃
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
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
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復言宜以君子正道君
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
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小人則唯用其私
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
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本義]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陽之間故其德爲麗爲文明
其象爲火爲日爲電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

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唯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爲同人于
野謂曠遠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爲卦內文明
而外剛健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古者能如是則亨而
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合於君子之道乃爲利也
朱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君子貞是一象
[建安邱氏]曰以二畫卦言之二五皆在人位相應則相同故曰同
人野者廣大曠遠之地川者險阻艱難之所于野而亨者大同也
涉川而利者此同舟共濟何患胡越之異心也利君子貞者蓋正
則同邪則異正則公邪則私所以利君子之守正也
[雲峯胡氏]曰或曰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卦名曰比曰同何
哉曰比者一陽爲衆陰所比而坎陽居五爲得其正故曰元永貞

是其比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周同人一陰爲五陽所同而離陰居
二爲得其正故曰利君子貞是其同也即所以爲君子之和同人
于野其同也大利君子貞其同也正爲人十[illegible]亨道也雖大川可
涉然有所同者大而不出於正者故又當以正爲本
[象引]同人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亦隨所處之位言如處一家則大
同乎一家之人處一鄕則大同乎一鄕之人處一國則大同乎一
國之人處天下則大同乎天下之人皆大同也所同无私則足以
致人之親來人之信從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
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何欒不遂何往不濟故自有亨道焉雖大
川之險亦利於涉矣〇亨與利涉是一義語意自相承亨凡事皆
亨也利涉取其大而難者〇必合於君子之貞乃爲于野乃得亨

而利涉此正與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一般此乃所謂易以道
義配禍福而非術數之學也〇利君子貞夫大人之道豈必人人
而求與之同哉亦惟以正而已正也者人心之公理也不期同而
自无不同者也若五既得其正而彼或不我同則彼之悖矣吾何
計哉然同我者已億萬而不同者僅一二亦不害其爲大同也
[存疑]本義于野謂曠遠而无私似者得好曠是橫說遠是直說曠
遠无私是至曠至遠皆无私繫而與之同凡是人皆與之同而无
分爾我蓋大同也〇利涉大川濟難之象也與需等卦涉川不同
[丟疑]亨利俱從于野見出于野內已包有貞意子聖人怕人認同
流爲同故又抽出君子貞來點破見同必至貞纔是于野纔能亨
利耳分不得公正兩項說〇亨以常言涉川以變言涉川亦利其

言无不利耳君子便是貞的非君子又去貞也此說髣髴不悖

【孫】天火爲卦何處得大川之象當是由其濟晉出不但曰利貞而曰利君子貞同人非君子不能也

【講】文王繫同人彖辭曰凡人不能无所同但所同不廣則爲私同而非大同也誠能同人于野曠遠而无私則愛敬者多親輔者衆何嚮不遂何往不濟凡事皆享雖事之大而難者如大川之險亦利於涉矣然其所以同者尤利於君子之正道蓋正者人心之公理不期同而自无不同者也合於君子之正道斯爲于野之公而亨且利涉耳

【王註】二爲同人之主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孔疏】此釋所以能同於人之義柔得位得中者謂六二也上應九五是應於乾也

【程傳】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二乾謂九五

【沙隨程氏曰】所以成卦者在六二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蒙引】得位正也不以位言當如小畜之柔得位漸之進得位蹇之當位貞吉之例皆主義理言

【存疑】得位是柔正得中是柔中應順應不拂意當重柔應乾幾莫

倒說不曰與五應而曰應乎乾特借一乾字以明无私意亦以見得同人只在同德相應不必盡同爲同也

【困】卦體謂二五也存疑云二五中正是君臣同心一德也衷旨云人字寛不必泥君臣者然從君臣說者多○二得位得中五亦得位得中相同故相應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名同人者卦體六二以柔之得正位應乾九五之剛得正位以柔之得中應乾九五之剛得中彼此同心无所間隔故曰同人也

同人曰

【程傳】此三字羨文

【本義】衍文

【嵩山晁氏曰】按廣翻諸儒无一人爲之說者特王弼失之耳

【困學】王註故特曰同人而晁氏非之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程傳】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也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朱子曰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按朱子將乾行雙綰同人利涉兩層意

蒙引獨釋利涉者以乾行而利涉則亨不假言矣

按此與朱子說小異

臨川吳氏曰內文明則察於理外剛健則勇於義中正則內无私心應乾則外合天德此皆君子之正道也

按蒙引謂吳氏分內外未當

蒙引文明是能明正理剛健是能行正理中正是在已正也而應是所應亦正也此皆君子正也

存疑同人利君子貞何也蓋此卦之德內離而其德為文明外乾而其德為剛健此卦之體居下之中中也得柔之位正也上應九五亦居中得正也文明則能明乎正理剛健則能存乎正理中正在已正也有應所應正也凡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

朱子曰程傳說得通天下之志處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凡讀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蒙引天下之理正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故君子正則自有以通天下之志

存疑必通天下之志乃為于野而大同若不通天下之志只是私情之合而已

集解余南湖云此君子承上文君子貞說是以理言不以人言與

彖辭少有不同彖言所同者合君子之正此言君子之正為能同也

按本義以卦德卦體釋卦辭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君子正也此為卦辭乾行所以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是上卦乾字是從上文應乾轉出乾行只是以健而行當主卦德因蒙存无說時講或主卦德或主卦體主卦德為是下文釋利君子貞文明以健屬德中正而應屬體

易辨君子正承二句作現成說是論理之詞惟君子句從君子正作進步語即以收上亨與利涉意惟君子下含有正字在乾行單專上卦文明以健兼言上下卦中正而應又以下卦六二為主語頗參差總是聖人從卦德卦體看出義理不拘於瑣屑處耳

或謂中正而應二五皆有但本義是主二說不敢悖也

講彖辭謂同人于野亨而利涉大川者何哉蓋上卦為乾以乾而行則果斷剛決理足以勝私而不昵于朋比此所以能同人于野而亨且利涉也卦德離為文明乾為剛健文明以健文明則燭乎正理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行乎正理而盡大同之道卦體二之中正而應乎五之中正中正則內不失己應亦中正則外不失人合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則內外人己皆出於正此君子之正道也惟得正之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天下人不同而志同志不同而理同得其所為正即得其所為通而天下之志自相通而无間矣此之謂大同之道所以致亨而利涉也

象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程傳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
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
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
離合事理之異同凡異同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
本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類族辨物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或問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
朱子曰類族是就人上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皆同之
理故隨他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同作一
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處以致其同此其所
以爲同伊川之說不可曉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
底做一類白底做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案類其族辨其物較程傳以其類族辨物爲優
厚齋馮氏曰族如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之族物如是其生也與吾
同物之物如士大夫之族爲士大夫農之族爲農工商之族爲工
商此類族也祼生爲祼物羽生爲羽物毛生爲毛物鱗介之生爲
鱗介之物此辨物也
蒙引致同全在審異上若不審其異則混淆雜亂反不同矣 朱
子說張李異族馮氏說羽毛異類亦只是淺說其彷彿耳要之不
是孔子正意聖人教君子類族辨物若只如此有何深味 如公卿
大夫之族而類之則欲使各稱其位有六德者俱爲諸侯有三德
者俱爲大夫之類辨物則如章服器用之屬一一要各以其類如
季氏八佾之類所當辨

存疑審其異則同就在其中无他作爲故曰審異致同如審黃與
李異不使混於李則凡黃姓者同爲一族矣審公卿與大夫異不
使混於大夫則凡爲公卿者同一位矣其餘以類推之不能盡著
也
困同人大象類族辨物是異中之同睽大象同而異是同中之異
道理須如此看方不偏 審異致同本義說甚好不然竟似與
同人意相左矣 蒙引以族爲公卿大夫以物爲章服器用然
章服器用亦即公卿大夫所須者集解以類族爲殊其名分分
其職業使各居其方以辨物爲察其世體別其材質使各得其
所則爲二項各不相蒙夫類謂族族屬也指名分言即親疎貴
賤者是物族中之物指名器言即多寡隆殺者是類品類也辨
分辨也辨又承類來其說却與蒙引相發明然又須類辨並言
非串說 但言同恐涉混同大象言審異致同補彖所不及
疏孔子釋大象曰天在上而火炎上天與火其性相同同人之象
也君子以爲欲致夫同當審夫異于是取人之族而類之定其
名分凡親疎貴賤一一類之使不混又取物而辨之別其名器
凡多寡隆殺一一辨之不使淆既有其異因得夫同君子所以
爲大同之道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王註居同人之始爲同人之首者也无應于上心无係吝通夫大
同出門皆同故曰同人于門也出門同人誰與爲咎
程傳九居同人之初而无繫應是无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

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私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本義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誠齋楊氏曰門室之始初九同人之始吾與人曷嘗不同隔之者門也吾一出門則天地四方孰不吾同者何咎之有

節齋蔡氏曰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遠近厚薄之情故无咎

蒙引本義同人之初就六位上看以剛在下就爻德看上无係應又自應爻看本義解經取義大約不過此三者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非爲私之人上无係應則又无所與私故爲同人于門之象以无所私而得无咎猶未能于野也于野則大同矣

存疑于門其象也非眞出門外去同人也夫人在家室之中則有父子兄弟妻子之累自不能无偏暱之私出在門外則父子兄弟妻子不爲吾累而无復偏暱之私矣

琢雲崔于門即作于野看蒙引分說爲是

講周公繫初爻曰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則在已非有私交上无係應則在人又无私與故能公普爲量有同人于門之象占者如此則得同人之道而不失於偏黨可以无咎矣

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程傳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

[illegible]曰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個而其義則有兩樣如不節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

蔡氏曰同人于門亦吝道也故釋之曰出門同人則通而不狹矣

存疑加一出字无咎之義更覺瞭然爻曰无咎論其理象言誰咎指其人也又字宜體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九出門同人則同人之道公矣同己者固變故不違異己者亦无從誣毁又誰咎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孔疏係應在五而和同於人在於宗族不能宏闊是鄙吝之道故象云吝道

程傳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于所繫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

本義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大同而係於私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朱子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救吝却无至公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大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吉吝者自吉而

趙氏

語類潘氏曰以卦體言之則有大同之義以爻義言之則示阿黨之戒

蒙引同人于宗本是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今乃謂同人于宗吝者蓋卦是就其全體上取其有相同之義然同人之道貴乎廣今二五相同雖曰兩相與則亦然其道則狹矣故卦辭則曰于野亨亦所以足其義也此則曰于宗吝又以見其利於野也

存疑宗不解宗族而曰宗黨是私黨也六二中正然有應于上不能大同故取此象不能大同而係于私其如君子之道何故可羞吝

堅通于宗亦是同所當同只是有所係而不廣非出門交者耳

日講解義卦之得名本由乎二而爻辭之吝異於卦辭之亨者蓋就一卦而論則有乾行之德而其同人出於公故亨就一爻而言則有偏比之情而其同人出于私故吝此卦爻之各有取義也

匯參二應五而三四起爭即爭可會吝意以其必有紛紜事端也然二必不可與三四同則其吝亦无如何處之而已是危之之詞非戒詞

翼註周公繫二爻曰六二雖中正而應九五獨與之同則心有所係有同人于宗之象占者如是所感者私而不公所應者狹而不廣或致旁有忌嫉不免吝也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程傳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

臨川吳氏曰六二一爻衆陽之所與而獨同于五所同者私狹而不公廣其爲道可吝也

存疑此以義斷之言同人而繫于宗其道可羞吝也

蒙引按吝道謂有吝之道也以理言之當有吝

講義孔子釋二象曰二之同人于宗惟合己者是與不能大同而起爭端乃吝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孔疏伏戎于莽者九三處下卦之極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欲下據六二上與九五相爭也但九五剛健九三力不能敵故伏潛兵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者惟升高陵以望前敵量

斯勢也縱令更經三歲亦不能興起也

程傳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與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既不敢發故未至凶也

本義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故有此象

或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朱子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爲剛暴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

五之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則不可奪故三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爲三所隔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而象曰義弗克也程傳謂升高陵有升高陵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

按程子顧望意亦本註疏朱子看莽與高陵是一處程子看高陵與莽是兩處故所見不同然顧望意可用

劉氏献曰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有憑上之志故謂之升

西溪李氏曰三與五隔三爻故曰三歲

雲峯胡氏曰二與五同者也九三欲據二而畏五伏與升俻見三之情狀伏戎于莽欲攻二似有畏五意升其高陵雖畏五又有顧望意五中不可敵也是以三歲不興卦唯三四不言同人二與五相同而三四有爭奪之象非同者也

隆山李氏曰天下之理萃則必爭卦以相同爲義而三則伏戎四則乘墉五則大師克何也二應五而三爻據之所以爭也嗚呼出而與人同至易至簡之事而乃如此故易中必知險簡中必知阻不學易者殆不可以涉世也

蒙引所以取高陵之象者蓋九五在上九三進而俻之有仰闚而攻之勢故取高陵之象○此爻取象如此而其爲戒亦深矣以見凡圖非已有者皆爲徒勞而无功

去疑三歲不興重勢不敢遽若曰理不正而不勝小人原无顧理必勝

按雲峯謂九三欲據二而畏五又云伏戎于莽欲攻二有畏五意看來是欲據二畏五非攻二也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乃欲强同於二圖二與五應懼九五之見攻不惟設隱伏之兵而且爲窺伺之計其象猶伏戎於草莽之中升其高陵以顧望焉然據二理既不可攻五勢又不敵雖久而莫敢發也三歲不興非分之求終何益哉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孔疏伏戎于莽敵剛者釋伏戎于莽之義以其當九五之剛不敢顯亢故伏戎于莽三歲不興安行者釋三歲不興之義雖經三歲猶不能興起也安語辭也猶言何也

程傳所敵者五既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

本義言不能行

平菴項氏曰言敵剛恐人誤以爲攻二也

節齋蔡氏曰安何也讀如安往而不得貧賤之安

存疑言所攻者九五其敵剛强也三歲不興者由其敵剛故終不能行也

按存疑敵字現成然作有力說味長

講孔子釋三象曰所謂伏戎于莽者欲敵五之剛以據二也然剛其可敵乎故畏憚伏藏至于三歲不興事終无濟安能有所行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主註處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與人爭二自五應三非犯已攻三求二尤而效之違義傷理衆所不與故雖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則反反則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則者也

按註謂攻三求二一說也

程傳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陽居剛故終其强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

按程傳四近於五乘墉欲攻之攻五又一說也

小註義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則是改過而得吉也

西齋胡氏曰四之乘其墉乘三而攻二也

案引乘其墉隔三攻二也弗克攻以二自是五正應義不可攻而不攻也一說是攻三若然則弗克攻亦以義屈於三而弗克攻耶墉所隔者又三象也故乘墉以攻是乘三以攻二非直攻三也何者三未必得二也況所圖在二攻三何爲又弗克攻非讓與三也義屈於五自反而弗之攻也○觀卦上九爻朱子小註曰易中其字皆說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按二爲衆所爭當好以誘之不待攻也四近五若攻二則五乘其後亦无攻二之理三未得二攻二何爲當是三四相比攻五以奪二耳程傳爲是然作攻二者多此吉字亦只是免禍

謂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過剛之質又无與同之人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四乃越三而欲攻取乎二違理甚矣幸其居柔能知自悔雖發而中止爲乘墉弗克攻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不至於遂非而召禍宜其吉矣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程傳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

小註義乘其墉矣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於法則故吉也

建安邱氏曰或謂同人之世二五正應當同者也而三四介乎其間皆欲爭之其不顧命義一也而商其罪之輕重則三爲甚何也曰三近二而爭者也四遠二而爭者也四之乘墉方萌覬覦之意而三之伏戎已見爭奪之形矣四之反則則知義之不勝而止而三之不興則畏勢之不敵而不敢爭況四之所欲攻者三三臣位同人之戀也三之欲敵者五五君位同人之主也其逆順之不侔焉噫此四之吉所以異乎三之不興歟

雲峯胡氏曰力不足而不攻者屈於勢也力有餘而不攻者屈於理也則者理之不可踰者也

「衆引」九四弗克攻非力弗克攻也乃義弗克攻也故本義以「自反」言之亦本象傳也 困字在義弗克上來見其義之弗克則自然有一段困心衡慮處 弗克攻何以爲吉蓋若欲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歸斯及矣反觀之非得吉而何 困是上句弗克字則是上句義字

「去疑」此節須串說義弗克句非釋乘墉乃是互發語義即同人之則弗克即是反則了无兩層反字重其吉其字亦宜玩

「按」弗克而曰義非真攻而弗克只是覺理上去不得躊躇而自止耳 困字正在此見

「講」孔子釋四象曰九四之乘其墉弗克攻者豈力之弗克攻哉蓋知三爲五之正應以義斷之而弗克奮其攻也然其所爲吉者蓋因若恃力以攻二二未必得歸且不免今則困心衡慮而反歸於法則之中以義自安不敢妄求以取禍所以吉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王註」彖曰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然則體柔居中衆之所與執剛用直衆所未從故近隔乎二剛未獲厥志是以先號咷也居中處尊戰必克勝故後笑也不能使物自歸而用其強直故必須大師克之然後相遇也

「程傳」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于君道無取故更不言君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

「本義」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

「雲峯胡氏曰」二五剛柔相應而皆合乎中正本義所謂義理之同也程傳謂五自以義直理勝不勝憤抑故號咷邪不勝正終必得合故後笑春秋晉鄭伯克段于鄢傳曰如二君故曰克五之於四也必用大師克之而始與二遇則三之非理而強可見矣 按雲峯分三四說多一 折衷有誤

「彖引」或問號咷與笑是九五獨自耶是二五不得於同始皆號咷而後相與笑耶曰專主九五爲長且與下句大師克相遇相符皆主九五也 大師克相遇本其所以得後笑也 此爻辭皆以象言而占在其中

「存疑」九五不取君象程傳說是彖傳則取其善者言故曰孔子之義也若說君位言豈有人君不能克三四而還用大師耶

[竝]三四剛强用大師以勝則四之乘墉以攻爲攻五明矣程傳前後一意不相悖

[講]周公繫五爻曰五二中正相應是誠同德之交也爲三四所隔不免間阻然義理所同物莫能間故始號咷而終合有先號咷而後笑之象然六二柔弱難扶三四剛强難制必用剛斷威嚴以勝之然後二得上進以遂其同志之意故又爲大師以克而後得相遇之象不如是則无以得同而爲後笑也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程傳]先所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其敵剛强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强也

[本義]直謂理直

[盤澗董氏]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爲三四所隔故先號咷先謂理直也雖大師相克而後相遇亦以義理之同物終不得而間之故也

[彖引]同人之先先字兼後笑以中直也言以五之中正應二之中正其理直也所謂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者也○或以中字爲心字彖傳未有以中爲心者如中心得也則另出心字故此中字只宜作中正之中字看中該正也○言相克也言其克了三四然後相遇也

[按]孔疏以中直只承先號咷一邊而其說欠明程傳謂中誠理直不勝其忿說出號咷之意本義但云理直董氏亦只將理直承號咷說彖引乃謂以先兼後理直指後笑一邊說較舊說有味

蓋孔子之傳不全用彖辭者其類甚多非无據也○程傳所云中誠理直中字似屬心說彖引辨亦好但程傳既单承號咷一邊則中字作中正不得

[講]孔子釋五象曰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者五剛中正二柔中正以中正相應而理直也然必大師相遇者蓋言三四剛强難制必相克而後相遇所以用大師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程傳]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

[本義]居外无應物莫與同然亦可以无悔故其象占如此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遠但荒僻无與同耳

朱子曰郊是荒寂无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于野曠遠无私荒僻无與同蓋居外无應莫與同者亦可以无悔也又曰同人于野是廣大无我之意同人于郊是无可與同之人也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節齋蔡氏]曰國外曰郊郊外曰野

[雲峯胡氏]曰初上皆无應初出門同人出乎家之外而同乎國之人也在下而无私應者也上九不同乎國之人乃出乎國之外是荒僻无人之所在外而无與應者如荷蕢之徒是也故不謂之凶但謂之无悔

[彖引]居外无應物莫與交是全无位任者以其荒僻无與同故曰

同人于郊若同人于野則是有所同者○上九實无所與同曰同人于郊同人字直帶卦名說來如恒卦上六振恒之類○上九雖物莫與同然如二之吝三四五之爭則皆无矣故曰无悔

〔按〕郊野二字无大分在郊野致辨終无確解愚謂于野者身居內而交盡野外之人也于郊者身居郊外反寂寞无與往來者矣上居卦外于郊定當如此看或以沮溺耦耕爲同人于郊之證亦是就身居郊外言且耦耕所同幾人乎仍是无與同○无悔非深許之詞照志未得看自見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居外无應孤介特立蕭然自守而无與之同者爲同人于郊之象然莫與之同既无所係亦无所爭超然物外可以无悔也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孔疏〕以遠內爭故无悔吝以在外郊故未得志

〔程傳〕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時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

〔臨川吳氏曰〕无可同之人故志未得

〔建安邱氏曰〕上九處同人之世豈不欲與人同者哉特以一卦五陽皆欲同二而三伏戎四乘墉五用師相刃相靡不奪不厭而已一適處於无與同之地超然出於羣爭之表於人固无所失矣而於己亦未爲得也周公於爻以不求同於人者寡之故言其无悔孔子於象以不能同於人者病之故釋之曰志未得也

〔案〕〔引〕爻曰同人于郊无悔而象傳曰志未得也爻相發明也不曰志未得則同人于郊无悔爲善爻矣朱子解本義云云恐謂是全得夫子此一句也不然于郊幾於于野矣

〔按〕志未得與无悔是兩意當說完志未得而下補出雖志未得而无所悔意

〔講〕孔子釋上象曰處同人之時必以大同爲志若同人于郊是蕭然寂寞之士出于世外一无所同其志未爲得也僅可以免悔而已

〔建安邱氏曰〕同人六爻以六二一陰爲卦主上下五陽皆欲同之同人之道貴廣不貴狹卦言于野亨是也在諸爻以比應爲同故不能盡卦義合而論之有應而同者有比而同者有遠而无與同者有爭而不能同者二與五應以正道相同在二言于宗五言

相遇此應而同者初在卦下出即遇二无爭于五故同人于門此比而同者上處卦外无應于五亦无得于二故同人于郊此遠而无與同者三四介乎二五之間與五爭二而不知天理之同物莫能間故三伏戎不與四乘墉弗克此爭而不能同者同人之道難矣哉然則世之與人同者與其爲初之比而同不若五之應而同者之出於正爲三四之爭而不能同不若上之遠而无與同者之无所爭也

〔明〕〔訓〕同人曰同人于野知聖人之喜同而與當曠然于野之公豈外乎君子之貞哉初在下无應无所私暱者故曰于門无咎二在中有應有所偏主者故曰于宗吝上居外无應子然无親者故曰于郊无悔若三四之于六二皆非正應而欲强同之三則懷據取

之心而終自消沮者屈于勢也四則前憑陵之志而卒于弗克者則于義也惟五之剛中與二相應斯可謂中直之同矣要之同人之道論其心不論其迹萬人非衆一人非寡惟其貞而已矣

〖按〗一陰在二爲卦之主彖傳云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言二五之同以見同人之大意有取於此也爻言二之吝五之號咷若有不深許其應者蓋彖舉其成而言爻兼其始終而言其吝與號咷以其相應而有阻難故然而終不害其爲應也三四兩陽介於二五之間相爭而爲之阻然二不與之同五能勝之使不得同以見相同者雖有梗而不可移則二五之應爲其固也初出門而有所同泛言求同者當如是而不必謂同二上于郊而无所同謂置身局外不求同而翛然獨處者當如是是因卦終取義合六爻論有必同者有必不可同者有求同者有不求同者同人之不可執滯理當活看也大象言類族辨物必審異以致同蓋同人固君子所貴而非和光同塵之謂○彖辭一貞字斷盡同人之義其同不同歸於貞而已同人于野固是徧野皆同以言其廣然更有一義如人遇事親暱者皆與已所見不合而疏遠之人與已同志則舍親暱而從疏遠此亦是同人于野以其不係于親暱而求之疏遠也當論公私不當專論廣狹此意亦不可少○二五正應同人之最善者也而有三之伏戎四之乘墉以爲之害君子於此當知不可有偏私而招妬忌也蓋同人不可无外示大公而无向背之嫌可以免患矣二之吝當從三四之爭看出方上下无㗖若云係於私而吝將同三四而後

不係於私乎合五看則相遇後方笑而亦无所吝矣其吝以正不須改悔

大有䷍ 離上乾下

程傳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雙湖胡氏曰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者皆以陽得名大有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一陰畜二陽大過四陽過盛於中大壯四陽壯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

雲峯胡氏曰或曰小畜亦五陽一陰之卦主巽之一陰則曰小此主離之一陰則為大何也曰巽之一陰在四欲畜上下五陽其勢逆而難離之一陰在五而有上下五陽其勢順而易卦名因四五二爻而有大小之分君人者之大分明矣故小畜之亨不在六四而在上下五陽大有之元亨不但在上下五陽而在六五

大有元亨

程傳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為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本義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故為大有乾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占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

建安邱氏曰一陰在上卦之中而五陽宗之居尊能柔物之所與而諸爻之有皆六五之有也豈不大哉唯其所有者大故其亨亦大也

按邱氏元亨串說一意程朱皆以元為善故諸謙元亨皆分說

象引此有字是奄有天下之有有國有家之有凡百有位之有也火在天上无所不照火雖明若在下則有所蔽隔其所照有不周者今在天上則凡天下萬物皆在所照之中矣固為大有之義又六五以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為六五一陰所有也亦為大有之義。大有之元亨是亨其所有也自有天下者言便是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天下之民各得其所海宇有永清之風國家有苞桑之固所謂大有之業可以保之而无虞矣

得乾健離明應天時行治有之道也故凡有所為凡有所行皆

大善而亨通中庸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則行而世為天下法此元也禮記曰禮樂刑政四達不悖而王道備矣此亨也

折衷元亨與他卦不同元是制作盡善亨是治化大行

鄙文王繫大有彖辭曰大有者所有之大也人君擁天下之大業本一己之大德制作盡善何其元也治化大行何其亨也凡占者有其德亦得大善而亨也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王註處尊以柔居中以大體无二陰以分其應上下應之靡所不納大有之義也

孔疏柔處尊位是其大也居上卦之內是其中也

按註賢大中分說與程傳異
程傳言卦之所以爲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義柔謂六五上下謂五陽
誠齋楊氏曰同人大有一柔五剛均也柔在下者曰得位曰得中曰應乎乾而爲同人我同乎彼之辭也柔在上者曰尊位曰大中曰上下應而爲大有我有其大之辭也
建安邱氏曰六五以柔居尊故曰尊位處剛而中故曰大中卦唯一柔而二體皆以剛應故曰上下應之
蒙引陰安能盡有諸陽陰居尊位而又有大中之道故也只是中

而曰大中者以其當大有之時而居尊位故其中亦爲大中也若謂非常之中也或謂大字從位上來愚謂大字還從卦而來若謂從位上來則他卦九五皆可謂大中矣
丟疑尊位指五位大中中到極處以德言尊位大中不平宜重中邊】
眩柔得尊位大中上下應則卦之全體皆在一語中故爲卦體
謹孔子釋彖辭曰卦名爲大有者卦體六五之柔得至尊之位有大中之德而上下五陽應之是上下五陽皆爲六五所有也所有者大故曰大有在人君則有位有德而臣民莫不仰戴爲大有之府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孔疏釋元亨之義剛健謂乾也文明謂離也應乎天而時行者褚氏莊氏云六五應乾九二亦與五爲體故云應乎天也德應於天則行不失時與時无違雖萬物皆得亨通故云是以元亨
程傳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惟升之彖誤隨他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

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他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于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失也至于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應天指六五也
或問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爲應天時而行何如朱子曰是以時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建安邱氏曰剛健居內乾德也文明居外離德也五以柔而應二之剛應乎天也順時而行是以大亨也

雙湖胡氏曰彖辭自柔得尊位以下專主六五一爻以論人君之位能有衆陽之大自其德剛健以下實兼上下兩體以論人君之德能致元亨之治也唯一陰居尊位故可以全體歸之

原引以卦德卦體釋卦辭此卦德與其德之德不同卦德以卦言與卦體類其德就人事說兼卦體卦德所言者大凡論卦德卦體之類俱就卦上說個人事道理乃人事之影也故此句冠之以其德字。剛健文明其德之體也應天時行其德之用也剛健則能勝乎私欲文明則能灼乎道理應天時行則凡動靜云爲自无過不及之差矣謂之大善而亨則貞與利在其中矣。應天而時行此人事之時也當其可之謂時也。應天非以位言也得天位而行天道之謂也時行即應天之實也。時行之外別无應天然必

居尊然後得以應天而時行故天命有德自我章之天討有罪自我刑之天秩有禮自我庸之天叙有典自我惇之

存疑其指居大有者。天者理之當然也理之當然處便是時身

易簀義健乾德也明離德也合而成五之德故曰剛健而文明

困疑玩其德二字見有之所以大者以德以勢意剛健一句摠本其德一直說下

既卦德以剛健文明言卦體以應天言然天雖就行天道說然是一從六五應乾看出。在卦有德與體之分而在人事則俱爲德故冠之以其德。主人君言不得不屬之五五陽皆其所有以全卦言則可兼健明二德應天時行亦其德之能然也

講誼曰元亨者豈偉致哉卦德內乾剛健外離文明卦體六五應乎乾之九二是爲應天合而言之人君之德剛健則不屈於物欲文明則不惑於義理凡所以敷治者无非順天理之當然而以時行焉處大有而如此自能盡制作之善極推行之盛是以元亨也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程傳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

本義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釁蘖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无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

身亦若是而已矣

語類問楊氏曰天討有罪吾遏之以天天命有德吾揚之以天吾何與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

朱子曰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得有若不照見則有无不可知何名爲有天命有善而无惡當大有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亦莫不然非止用人用人乃其一事耳

蒙引胡氏曰休命諸家多作眷命本義以爲性命蓋天命之性有善而无惡遏惡揚善亦不過順天命之本然者而已用人反身皆當若是本義之說精矣

蒙引火在天上不必指日如明出地上則指日也此只與天火同人地中有山謙之類同例。君子以遏惡揚善其於惡者小則懲

扑之，大則刑戮之，皆所以遏其惡也。其於善者，小則獎勸之，大則爵賞之，皆所以揚其善也。○遏人之惡，揚人之善，所以順天之休命也。本義反於身一節非是正解。○人君御天下之權，只是賞罰二者而已。遏惡揚善之謂也。遏惡揚善是其所當然之則，順天休命則其所以當然之故也。○大有之言似說享其所有，遏惡揚善是治其所有。

[存疑]遏人之惡，揚人之善，非有他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惡，惡是他性分所无者，故從而遏之；善是他性分所有者，故從而揚之。遏惡所以順天也，揚善所以順天也。反之於身亦若是者，此朱子之意。○順天休命，不是奉行天命、惇庸命討之意，亦不是遏惡揚善欲以順全在人之天命，只是淺說。謂遏惡揚善皆是因人性之本然而治之，彷彿行所无事意思。

[蒙引]遏揚是大有後一截，說所以治有者也。大有則疑於善惡混雜，須有以遏之揚之，大有者方无病。註疏取大有包容之意，未妥。○程傳說冠冕正大，大有之象當如此。朱子看命字細，却說得局面小了。反之於身，於治有意亦不緊要。○遏揚斷宜就人說。時講皆謂惡未著務遏之，善雖隱務揚之，看來亦不必拘。善惡之共聞共見者，獨不可遏揚乎。○本義繁庶二字，未有解。竊謂繁是物之有餘，庶是本之旁出。一不足，一有餘，皆物之受病處。

[淺說]孔子釋大象曰：乾下離上，是火在天上，萬物皆在所照之中，大有之象也。所有既大，而无以治之，則善惡不齊，賞罰不明，保无有繁庶之萌乎。君子於此，有以遏人之惡，不使滋長；揚人之善，愈使樂為。然豈一己之私哉，所以順天休美之命，而君子无與心於其間也。此所以法天為治，而享大有之盛也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程傳：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于害也。大凡富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

[按]孔疏无交切之害，欠明，不如程傳以涉字解交字，故本義因之。○程子將无交害斷以匪咎逆下讀，註疏原是如此。朱子將匪咎作何咎，直接未涉乎害說下，更不用添富有一層，尤為明白。

[本義]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或問]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朱子曰：此爻本最吉，不解有咎。然須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恐懼，无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蒙引]胡氏曰：諸家多以初九无交害為无上下之交，所以有害。本義從程子之說，謂居下无係應而未涉乎害，蓋无係應三字，已自見无上下之交矣。富者怨之府，故當大有之時，最易有害。初陽在下，未與物接，所以未涉乎害也，何咎之有。然以為非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无交害，大有之初如此；艱則无咎，大有自初至終皆當如此。

家引當大有之時亦當有害也雖當大有之時然以陽剛正也居下處卑也上无係應无私交也又在事初新與事接也故爲未涉乎害何咎之有本是无咎然或以爲无咎而以易心處之反有咎矣故艱則終无咎艱則无咎此戒占之辭

按害字時講多云驕奢之害仍當處深爲兆只謂无甚不好處耳驕奢乃所以致害而非即害也

通周公繫初爻曰初當大有之時以陽居下則剛正而心有守處卑而志未盈上无係應則无內外之交浮侈之心未作在事初則新與事接而勤儉之心未變是猶未涉乎害者也在初知此本匪有咎然或以易心處之有入於害而不自知者故必艱難守滿艱難以處則可以保其終无咎矣占者當如是也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程傳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中溪張氏曰大有其時也初九其位也時位如此是以无害也

家引象本義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說以初九二字盡之也

玉齋此節非贊詞乃從初九而字討出无交害原故正是醒惕語

按程傳將艱字意入在无交害內較諸家作現成說者有味蓋彖詞原從无交害說到艱傳則從艱看得无交害也時講多以剛毅有守爲初九之无交害處亦是取其易明耳家引之說尤全

謹按孔子釋初象曰大有之時驕奢易生似難免害今以大有之初而九居之是其剛毅足以有守故未涉乎害也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王註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違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孔疏大車以載者體是剛健而又居中身被委任其任重也能堪受其任不有傾危猶若大車以載物也此假外象以喻人事

程傳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勝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盈極則不可以往矣

本義剛中在下得應乎上爲大車以載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

无咎矣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

雲峯胡氏曰大車二也指二也剛健居中而應五故有大車以載之象

胡氏炳文曰二五相應陽志上行故有有攸往之象以是而往何咎之有

潛室陳氏曰坤爲大輿九二體乾而曰大車者輿指載之方而能載者言車則以其全體而言引之以爲之德行之以輸之德任者說象也光九二以剛居柔於時其處足以受剛則其健足以行有大車象得應乎五載上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可以无咎矣不日吉者大臣任天下之重職當如此也傳得无咎者大有之難如此

家引大車所以象其才德之茂有所往而如是兼剛中得應說

无咎即是勝任而免責也。大車以載是象有攸往无咎是占本義文言占者必有此德乃應其占也明此爻未易當在占者宜自審也歸重大車上

存疑剛中字重在下字輕是對下文得應乎上字

按大車以載固是象有攸往无咎固是占然惟大車能勝任而隨所往而咸宜亦是一串意

講句公繫二爻曰九二剛中在下而得應乎上是才德獨茂而爲君所重任者爲大車以載之象既有是德而又得君如是往而任天下之事自能成功而免責矣无咎之道也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按孔疏物既積聚身有中和堪受所積不至於敗訓中字不成文理

程傳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而不損敗猶九二才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臨川吳氏曰車大則能勝重載故載雖多積於中而車行不至於敗占者所以往而无咎也

象說只以大車之象言而取象之意自見於言外。積中不敗之意謂有剛中之德克勝上任也。積中不敗是貼出所以取大車以載之意不然克勝任重之意或晦而爲負載之多而已不敗字當玩

按往无咎意在言外。臨川訓爻義極明索引剛中之德云云是補正意在言外

主爻積中須影着車來作虛字解爲是然剛中意亦去不得

栗解蒙引云云爻是剛中而兼得應說象則專重剛中勝任說並大車二字惟是大車故僅物積中而不敗也

醒孔子釋二象因所謂大車以載者以其足以任重積衆物於中而不至於傾敗也九二以剛中得應克勝大有之重任何以異於是哉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發註通謂通乎天子以亨爲通故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本義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亨通之亨享獻之享烹飪之烹皆作亨字九三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爲享于天子之象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小人无剛正之德則雖得此爻不能當也

張子曰古文无享亨烹並通用如公用享于天子解作亨字便不是又曰亨享二字據說文本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爲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盡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則枉費了无限

斷說章稱而亨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并作享字是

要補胡氏曰按春秋傳晉文公將納王使卜偃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則是卜偃時已讀為享矣

要參胡氏曰九二與相任重之事九三諸侯朝享之事皆不言吉皆民職之當然者然享有朝享之享有宴享之享本義惟訓享為朝獻又曰六五虛中下賢則又兼宴享之義矣享禮之盛者必如九三有剛正之德乃能當之在小人則有不供包茅不修朝貢者矣安足以當此

蒙引享朝獻胡氏兼宴享說非是○享兼朝獻疑亦是職貢有而貢獻也非任土作貢之謂○九三固是公侯然非有剛正之德而為人君所賢則亦无由以朝獻於君矣此指公侯之賢者○小人弗克指公侯中之小人○公用享於天子一句純是象占者有其德則亦如之

存疑若小人无剛正之德无君上之寵遇則无由朝獻于天子故曰小人弗克

淺說本義小人雖得此爻不能當也是說占法非爻詞正解蒙引因之含糊其說存疑甚明○本義享謂朝獻也是因朝而有獻然此處只重在朝不重在獻舉兼宴享說似亦不差○其曰來享正是大有氣象小人弗言○時講者以享獻作貢獻入告講是為作文地步○大有之時遏惡揚善惡者寡惡者不與知此看亦頗明

[illegible]公聚三爻曰三為公侯而有剛正之德上六五之君虛中以下之知遇甚隆或先事而為治有之規或後事而陳保有之道隨其所有以為獻納而被晉接之榮為用享于天子之象此唯有剛之君子足以當之若小人无剛正之德徒為容悅已耳豈能有所獻納哉

象曰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孔疏小人德劣不能勝必致禍害

程傳公當用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為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挾其富強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

本義[illegible]害謂小人[illegible]害[illegible]云小人為國害○只是說小人弗克享則有害以見享者為是臨川吳氏謂小人得此占則不利蒙引因之以害為不利于小人之占非本文語氣○公字著力見公之為君子其小人反是

附錄孔子釋三象曰公之用享于天子者以其為君子而有嘉謨嘉猷之入告也若小人則弗克享務為容悅甚者[illegible]而禍國家矣

至于害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程傳[illegible]以彭為旁謂三也言九四非其旁能兼三與五故得无咎其說大異

程傳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其盈則致凶咎彭盛多之貌

本義彭字音義未詳程傳曰盛貌理或當然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逼之嫌然以其處柔也故有不極其盛之象而得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

東谷鄭氏曰九四居四陽之首而率諸陽與之偕進其盛多蓋彭彭矣然明不能燭理智不能慮遠以其盛多者而獻之必非柔中之君所能安也下三陽皆健體四乃明之首也有明辨之智則非其彭然後免於咎

按匪其彭只是不自居盛滿之意

張引以象言占意在外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以剛而近柔中之君權勢既盛似有僭偪之嫌幸其處柔而深自抑損是威盛而不敢極其盛焉匪其彭之象功高而主不忌可以无咎矣占者宜如是也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程傳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辨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辨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

本義晢明貌

雲峯胡氏曰當大有之時而不有其大非明者不能也明辨晢者以德言

張引言已其明辨之晢然也所明辨者君尊臣卑之義蓋孟益謙之理也大有九二九三九四程傳俱以大有言之本義皆不取者蓋二三四皆人臣也所謂大有者皆非其所有也由是知本義之精矣

新安明辨二字相連說謂其本心昭明辨察也皆是極形其明辨處

講九四得以象曰九四之匪其彭而得无咎者由其深知君尊臣卑之義心之明辨晢然而无疑也使其稍昧而矜功挾權侵犯其上乃无凶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按韓說以交爲物來交接以威爲人皆畏敬如爲語辭覺无味

程傳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爲有者也吉可知矣

本義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貴剛太柔則廢當以威濟之則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辭也

潛室陳氏曰大有之六五必言厥孚交如威如吉者蓋一卦以一陰爲主所有已極其大但當交之以孚濟之以威則能保有其大矣孚者其本有威者其不足也

平菴張氏曰六五爲大有之主離體中虛有厥孚之象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故曰交如以我之誠心而發彼之誠心此其所以交孚也然當大有海內富庶之時人心易至玩弛寬裕溫柔雖足以有容非發强剛毅則不足以有執故交如之後繼之以威如則可以保其吉也苟徒有以孚之而无以威之則人將慢易之心生而无畏備之者矣豈能常保其有乎此威如之吉警人之深戒也

蔡引處巳以應九二之賢是厥孚上下歸之則是五與上下交孚威是戒占辭因六五所不足而云也〇六五只是厥孚交如此同善矣然於君道有未盡者其曰威如吉者誠以所治既廣物性不齊安能一一孚於我故又當有以威之則畏威而盡可以保其所有而不墜矣吉也

存疑六五當大有之世柔中虛己以應九二之賢是五之信有以孚於二也上下歸之是天下之民見二五之相孚亦傾心信服於六五也五之孚感於上下上下之孚應乎五故曰交如吉上下之相交也

按存疑說交孚與本義合不僅五與二相孚也

王疑孚是五的本等所欠者一威耳語氣須要抑揚兩如字皆是摹狀不必德孚所結非交如交不以達交之至也厲威所攝非威如威威不[illegible]也

按威如照還揚說亦照只是孔子之語不可顯然入周公口中蓋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虛己應二是人君忘勢分之時推誠下賢乃上之孚交于下也九二之賢上與五應而亦出於誠天下之人見其如此亦皆傾心信服于上是下之孚交于上也當厥孚交如之頃衆人情狃于玩惕不濟以威其流蕩莫矣又當有以威之存厥屬於寬大之中寓神武于仁厚之內而天下不敢玩惕所有之大可長保无虞矣是又以威如而獲吉也占者宜知所戒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疏義]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出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

[本義]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也

[附錄]一人之信見於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則是有以發上下之志也〇厥孚交如謂上孚於下下孚於上兩相交也非謂六五之孚交於諸爻也象傳曰信以發志也則推本言之曰厥來是六五之孚有以發上下之志蓋據見在則上下兩相孚推本原則由上發其孚

[蒙引]孔子釋五爻曰所謂交如者育上下之志交孚无間也然推原其本出六五下應九二誠心在賢克有其信足以成發臣民之志是以交孚无閒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程傳]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上之求責也

[本義]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西溪李氏曰太平之世禍亂皆起於无虞故必威如而後吉蓋上下玩易則无畏備也

存疑易而无備是解威如吉是必用威嚴也

蒙引易而无備是反形語言威如而乃吉者不威則人皆易之而无備故須用威也○備是好字而是存心警備之意易而无備是不把上當事○竊疑易字當屬上以與威字反西溪兼上下說可玩蓋上下玩易則是上不威非上不威而後下易也此說似偏但與傳義異

困指上二句是能誠以結人心下二句是當威以攝人心

講義必威如而吉者君德以剛為主若一于柔即人皆玩易而无畏備之心矣境養生奸所以必宜濟以威也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既註疏以繫辭解此爻傳義皆因之

正義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卑之上明之極也惟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吉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本義大有之世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是能履信思順而尚賢也滿而不溢故其占如此

或問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朱子曰上九以陽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故蓋陽從陰也大有惟六五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是履信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順之謙退不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无繫辭此數句此爻遂无取殺以此見聖人補易見爻辭有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

蒙引六五雖是君而上九觀之則六五在下只當得賢者不可泥君位矣履信思順不可謂履六五之信思六五之順只是下從六五便是能履信思順處○履信思順而尚賢夫當大有之盛而又居上位乃能如此是其滿而不溢合乎天矣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illegible]郭青螺云吉无不利並天祐處吉以本爻身言无不利以應爻言

程大緣云順天休命上爻言自天祐之是樂處處○不以五爲君是變例可疑

觀爾公繫上爻曰上九處大有之極以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有而不溢行合乎天自天降福以祐之于身獲吉于事无不利也可以長享大有之慶矣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程傳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爲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

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爲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
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
樂乎權位惟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
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
存疑此是解上吉意要本爻德說言大有上九吉无不利者以其履
信思順又以尚賢行合乎天自天祐之也故吉无不利
竊謂爻言天命之祐而徵諸人事之得象言人事之得而推諸天
眷之隆
丟疑上即上爻上字上最難吉自天祐句正明上吉之自處
殊履卦上爻詞於爻義无取只就履終說道理竊謂此處亦依履
卦爲例是當大有爻終之際歸諸天眷極贊其盛亦於爻義无

取也執定繫辭之說以爲此辭孔子并周公本意蓋象辭是周公
之言而象傳是孔子釋周公之言蓋謂是孔子自爲言另自爲
義未必相因○以五爲君上爻處說便不礙若既以五爲君到
上爻又尊上而以五爲賢人於卦例不符前云上下應之上
爻亦在其中至此何得以五爲賢人而用之俟再考
竊孔子釋上象曰大有在上而猶得吉者豈以滿而不溢行合于
天故自天祐之也降禍者天而致福者人天豈有所私哉
節齋蔡氏曰大有一柔五而故以柔爲一卦之主而衆爻皆于
五取義初以遠五而无咎二以應五而无咎三以公位而用亨于
天子四以能謙承五而无咎上以近五而獲自天之祐也
平菴項氏曰大有之卦以六五爲主初之无交害逸民也上九在
上賓師也中爻三位爲臣二大臣也受大有之任故爲載三外臣
也奉大有之物以朝貢故爲亨二中故无咎三不中故戒君子用
亨則爲恒爻小人弗克則爲害焉矣四近臣也以柔自抑不忕大
有之寵故爲匪其彭五離中虛中孚爲信而上下應之則其孚交
矣所處者居易无備故必威如乃吉欲其克自敬畏也
聚觀八卦乾爲尊六十四卦泰爲盛然乾之上九悔于亢泰之上
六吝于亂盛治倚福孰若大有六爻亨一吉二无咎三明主在上
群賢畢集二之負荷三之獻納輔有而各致其隆初之无咎四之
匪彭盛有而不溺其則況有信順尚賢之上九乎皆六五之有也
嗚呼盛哉
按一陰居五爲卦之主象傳所謂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即

五之厥孚交如之義也大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即五之
威如吉之義也孔子贊易與爻周相發明者如此初未有事任
而不可不戒四居尊近君而不極其盛皆處大有之善道也二
任事之大臣五所賴以治有三朝獻之外臣亦大有之必屬上
賢大有之得天眷見天道與人事相因以象大有元亨之義也
○繫辭履信思順又以尚賢是總贊大有而主五爻言之五之
交孚信也五之柔中順也五之任二尚賢也有如是之君以治
大有天心鑒格自然福祉若以上爲履信思順尚賢上君五臣
之說與爻例不合在繫辭未爲確解疑以解此豈能暢然

易經詳說卷十一終

謙䷎坤上艮下

程傳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

謙亨君子有終

程傳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

勉而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程子曰他卦皆有悔吝凶咎唯謙未嘗有他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

隆山李氏曰此易中最吉之卦而天下最難行之事非謙之難謙而能終者之難也非君子豈能有終乎

孔疏云小人行謙不能長久唯君子有終程傳終身不易遜

此意李氏亦同本義謂先屈後伸是以有終爲後來有好處

本義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意也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謙之象也占者如是則亨通而有終矣有終謂先屈而後伸也

節齋蔡氏曰剛屈乎柔之下謙之義也剛下乎柔變通之道故亨

君子三也君子有是德則始雖卑而終益尊始雖晦而終益光故有終

案謙者有而不居之義有而不居是有德而不以德自居有功而不以功自居此乃是謙若无而不居乃是本分事不謂之謙也止乎內而順乎外謙之義也止乎內其心㤀不私肆也順乎外卑以下人不驕亢也亨是目下好有終是末梢愈見好謙是屈也有終不終屈也先屈者有而不居其有也有終者終不能沒其所有也正所謂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也

存疑亨是目前通達无礙有終是將來有結果成就

案文王繫謙之卦辭謙者天下之美德人情之所同好者能下人者必宜乎人隨吾之所爲无不如意何亨如之是道也君子

之道始雖不居其德而終不掩其德始雖不居其功而終不沒其功不亦有終乎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孔疏下濟是降下濟生萬物程傳謂濟作際本義不言今讀仍作濟字不作際

程傳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

本義言謙之必亨

[illegible]氏曰天天氣下降以濟萬物天之謙也化育之功光明著見則謙之亨也地勢卑順處物之下地之謙也其氣上行以交於

天則謙之亨也莫大乎天地而天地猶不敢以自滿况於人乎鬼神乎

【案】胡氏曰下濟爲謙光明爲亨卑爲謙上行爲亨彖傳但言謙之必亨而不言卦體蓋下濟光明自含艮坤二體於其間也

【引】天道下濟而光明天雖居上而其氣常下降以濟萬物惟其下濟也故氣一噓而萬物以生氣一縮而萬物以成其道之光明爲何如夫天道若不下濟无由光明惟下濟所以光明也下濟是謙光明則亨矣天道下濟者天位乎上而其氣之下降者所以濟乎下也故謂之下濟使天不下濟則生物之功何自光顯乎地道卑而上行地道至卑順也然惟卑也故能承天時行以言乎乾其道則上行也夫地非卑則不能上行惟其卑也故上行卑是謙上行則亨矣天地本无謙此是聖人覓出個謙意來說見得此理在天地有不能違者則人從可知矣天在上就不得謙則取其下濟以爲謙地處下卑則就以其卑爲謙然天非下濟不光明地非卑不上行天下濟即便光明地卑即便上行可見謙之必亨

【存疑】彖傳不釋卦名義徑釋卦辭此一例也

【按】彖傳言天地自是泛論道理不拘地山二象或以艮卦說天道殊多一折光明只是天道顯著意孔疏以爲三光垂耀誤

【通】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謙而辭曰亨者以謙之必亨耳不觀之天地乎天主施其道下降於地以濟物而化育之功光明莫揜地主承其道固處於卑以承天而化育之功上行相配下濟與卑

[illegible]也光明上行亨也天地亦以謙而亨人之謙而亨不待言矣

[illegible]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illegible]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孔疏從此已下廣說謙德之美以結君子能終之義也虧謂減損減損盈滿而增益謙退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是虧減其盈盈者虧減則謙者受益也地道變盈而流謙者丘陵川谷之屬高者漸下下者益高是改變盈者流布謙者也鬼神害盈而福謙者驕盈者被害謙退者受福是害盈而福謙也人道惡盈而好謙者盈溢驕慢皆以惡之謙退恭巽悉皆好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者尊者有謙而更光明盛大卑謙而不可踰越是君子之所終也言君子能終其謙之善事又獲謙之終福故云君子之終也

【程傳】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造化之迹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謂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尙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

【按】程傳謙尊而光二句是合說本義則以居尊居卑分兩項說然辭中有謙尊而光不與卑對故程傳如此解歟

本義變謂傾壞流謂聚而歸之人能謙則其居尊者其德愈光其居卑者人亦莫能過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曰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高□此是說山上之土爲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天道是就寒暑往來上說地道是就地形高下上說鬼神言害福是有些造化之柄各自主一事而言耳。或問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曰尊字是對卑字說言能謙則位處尊而德愈光位雖卑而莫踰如古之賢聖之君以謙下人則愈尊而愈光若驕者自大則雖尊而不光蓋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行謙則其德不可踰也伊川以謙對卑說非是

節齋蔡氏曰虧盈益謙以氣言日月陰陽是也變盈流謙以形言山谷川澤是也害盈福謙以理言災祥禍福是也惡盈好謙以情言予奪進退是也

白雲郭氏曰四者非有心於如是其道自然故皆曰道

臨川吳氏曰六十四卦惟謙之占辭最美夫子傳彖亦惟謙之贊辭最盛內三爻俱吉外三爻俱利卦辭則云亨且有終他卦之占未有若是之全美者也天之所益地之所流人之所好鬼神之所福悉萃於能謙者之身他卦之贊未有若是其盛者此謙之所以爲至德也

彖引天道虧盈益謙四句各自說不可謂人而能謙則爲天所益地所流鬼神所福也大抵上三句只是起下一句四個謙字所指不同人道好謙之謙是與卦同也。謙尊而光者以其爲人道所好也卑而不可踰者亦以其爲人道所好也。謙只是一般而其光與不可踰不同者則其位望之不同也不可踰言畢竟亦好光與不可踰□俱是德但不可俱以爲是謙德也若拘以爲謙德則下□只愈光亦不能過意

□□鬼神要不外天地之道蓋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然彼此說則與上文无分別當以福善禍淫言蒙引欲兼動植之物說恐拔草木之榮悴開落總在地道變盈流謙之內矣惟當從福善禍淫之說爲是。天地鬼神俱好乎謙故人而能謙若其位居尊則其德因之而愈光若其位居卑則人終不得而踰蓋謙者德本自光其位之尊其德因之而愈光也卑者位本可踰因其能謙其德則高而卒不可踰也何謂謙尊而光蓋君子居尊則下民之所承載而瞻仰者於是而能謙焉其瞻仰又當何如哉可見其尊而光矣何謂卑而不可踰蓋居下位之人不足以起斯人之瞻仰而有慢易之心是可踰也於是而能謙焉則人將仰之而不敢生慢易之心矣故曰不可踰

□君子有終是人道耳天道地道鬼神乃廣言之以引起人道耳尊卑是所處地位光與不可踰正見有終。好惡屬別人光與不可踰屬自己所以光與不可踰者以人皆好之也。本義特解變流以其餘易明也變謂變去流謂流歸。不可踰猶云人終勝不似他

謙爻曰君子有終者何以見之觀諸天道日月之有升沉寒暑之有往來虧盈而益謙也觀諸地道陵谷之有變遷山川之有增損變盈而流謙也觀諸鬼神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害盈而福謙也至於人道豈有殊於天地鬼神哉其盈滿者必爲人之所

謙下者必爲人之所好一爲盈流變害福之理也謙旣人道
之所好人而能謙何往不善以是居尊其德因謙而日顯尊而光
矣以是居卑其德因謙而乃亟雖无上人之心而自莫可踰矣夫
謙者始而不居其有光與不可踰終而不沒其有也此君子之所
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裒孔疏裒聚也於先多者更多而積聚程傳以裒爲取○孔晁裒
多益寡分說言多者更聚寡者亦益程傳謂取多以益寡

程傳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
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
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

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
卑者上之見抑高擧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
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

本義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損
高增卑以趨於平亦謙之意也

朱子曰裒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裒多益寡○問裒多益
寡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是一向低去曰大抵人多見得在己
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

臨川吳氏曰山在地中則高者降而下卑者升而上一升一降而
高卑適平矣物之多者裒取而使之寡猶降山之高而使之卑也
物之寡者增益而使之多猶升地之卑而使之高也一裒一益而
多寡適平矣稱物平施謂稱諸物之多寡而損益之然後所施均
平而多者不偏多寡者亦不偏寡也

按裒多益寡舊說只就物上大槪言於謙意不甚分曉

蒙引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與上不同蓋上本義所謂謙者主山言
謂高而能下也此主地言謂地雖卑而中之所蘊則高而卒亦歸
於高而能下也但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於其下者高卑爲
二人之象此以卑蘊高則其高與卑皆就一人身上言也○本義
旣順解曰裒多益寡云云又特出損高增卑以趨於平一句以高
卑替多寡而還了施字不擧是見分明實就謙說故語錄云人多
見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平也蓋
分明矣○孫毅曰君子觀地中之有山則知人之處世不可以自

高而卑人故有物平之心焉云云夫矜才術能樂高喜勝人之常
情也而君子者其心有異焉是故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
守之以讓勇力震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謙若是者其心
何如也豈非惡已之獨多而裒之以益寡乎

存疑待己之心常多故己有片善便自以爲无前待人之心常寡
故人雖有許多善視之若不足如此則在己者多在人者寡而不
得其平矣非謙也故體謙之君子裒去在己之多以益在人之寡
己有善不大自張皇而深自貶損人有善不過於貶損而必加稱
揚於以稱量事物之宜而平其施使待己者猶待人待人者猶待
己人己一致无復有多寡之異焉則人己各得平而謙在是矣此
君子所以體謙之道也

集說 物人已也待已宜卑下待人宜尊敬此物之宜也平各得其當也

按裒多益寡蒙引世畧存疑就善上說其意謂人每於已之善見多於人之善見寡當把於已見多之心去了些於人見寡之心增上些其說可用而時講不就善說直謂矜已之念多當損些下人之意少要增些亦說得通在已不矜於人能下便是稱物而平其施也物字兼人已已宜裒則裒之人宜益則益之所以云稱物之宜稱去聲是隨字義時講作稱量使當以平聲如字讀矣當認施只是施行非以已施於人蓋有施之已者在平施就心說為是故泰義云持平之心 裒多益寡二句正貼謙說厚齋謂非君子謙德之象另是一說當是裒益泛論不作已身上事 正字通云字書引易裒作掊張揖云掊減也按此則裒字直訓減不訓聚

闡 孔子釋謙大象曰地中有山以地之卑而蘊山之高不見高大之形謙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為自高之心多下人之意寡是以施失其平而不得為謙耳故於多則裒之克去其自滿之意於寡則益之充滿其下人之心其裒多也所以稱在己之宜卑下而卑下之使施之己者得其平也其益寡也所以稱在人之宜尊敬而尊敬之使施之人者得其平也待人待己各得其平此君子之善於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王註 處謙之下謙之謙者也能體謙謙其唯君子用涉大難物无害也

程傳 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

本義 以柔處下謙之至也君子之行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故占者如是則利以涉川也

童溪王氏曰六謙德也初卑位也以謙德而處卑位謙而又謙者也故曰謙謙

臨川吳氏曰利涉者其才其時利於涉耳用涉者用此以涉然後吉也

雲峰胡氏曰謙主九三故三爻辭與卦辭皆稱君子有終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勞而能謙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謙而又謙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踰皆所以謂君子之終也用涉大川吉雖用以濟患可也況平居乎

按 蒙引涉川本无所取象只是謙而濟險存疑云涉川是虛象凡涉險難皆是看來是謙德无施不可意

講 周公繫初爻曰初六陰柔又居下位以能謙之爻執處下之道心已下而益下禮已恭而益恭謙而又謙之君子也占者如是則為人所好同心者多協力者衆用以涉川可以濟矣況處常有不利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程傳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

按孔疏牧養也以養德言亦通本義无解當是從程說

南軒張氏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如牧牛羊然使之馴服方可以言謙令人徉往反以驕矜爲養氣此特客氣非浩然之氣也

語類上句以行言述其能謙也自牧以心言推其能謙之由也

通論孔子釋初象曰所謂謙謙之君子者非矯飾而然也初六以卑下之道自處而不敢有上人之意所以成其爲謙謙之君子也

六二鳴謙貞吉

王註鳴者聲名聞之謂也得位居中謙而正焉

孔疏處正得中行謙廣遠故曰鳴謙正而得吉也

程傳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顏色故曰鳴謙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

本義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正而且吉者也故其占如此

朱子曰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他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未得

按本義正而且吉是現成說與程傳同語錄却云須得其正當爲未定之說

[illegible]氏曰諸家釋鳴謙多謂自鳴其謙謙而以自鳴非謙矣蓋[illegible]六二謙德積於中發見於聲音者如此本義以爲六二柔順中正以謙有聞蓋謂發於聲音者不若謙而有聲有非可勉強爲之者要之初六謙謙在下而謙未必人皆聞之至六二則宜聞之矣

蒙引非自鳴其謙也謙而有聲之爲鳴也

按蒙引又云謙且有聞則於在我爲得其正如此竟是從鳴字中看出貞字非正訓也貞字自當從柔順中正內看出喩處得正非以鳴處爲正

存疑貞吉是占本義正而且吉是就鳴謙上先貼出占意然後正言占者如是則如其應

按象占有難以分處如此類甚多只將鳴謙貞吉連講而占意自見若以貞吉是占將鳴謙截斷另說占者貞吉不成文理愚不欲細分象占者以此

通論周公繫謙二爻曰六二柔順有謙之資中正又得謙之道由是積中著外謙而有聲聞矣此非違道干譽乃理之當然而得其正也何往而非吉乎

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程傳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爲之也

按程傳語氣甚明只聲音二字稍別

蒙引中心得只指六二之柔順中正言自得於中自然見於外而

閒於人矣。一說二鳴謙貞吉然原其謙乃中心所自得初非欲以求聞於外也然有是德積於中則必有是名聞於外耳此說亦有味。

按二說仍以前說爲正。

按中心二字拆不開孔疏云以中和爲心而得其所鳴語意拘拆。得只是能意仇滄柱云是贊美不是推原言聲聞本於實德心无愧怍泰然自得其說稍別亦可用

講孔子釋二象曰鳴謙貞吉者豈襲取於外哉蓋由其謙乃中心自得因之見於外而聞於人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按註疏謂勞謙匪懈程傳謂有功勞而持謙德其說爲優本義因之。

程傳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宗履得其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况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

本義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

人所服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雙湖胡氏曰謙以九三一陽爻爲成卦之主文王彖辭惟主九三一爻而言不及其他故周公爻辭不復易但推原其勞而要其有終耳。

雲峯胡氏曰文王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周公於三之爻辭以吉代亨字謙之上加一勞字蓋謙非難勞而能謙爲難

楊氏曰夫六謙德也而三則以九居之何耶曰所以成天下之功者非剛明之才不可也今三以剛明之才上爲君所任下爲衆所倚信勞而有功矣然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此君子恭以存其位之道也故履有終之吉

蒙引卦唯一陽居下之上以位言剛而得正是其德之盛也上下所歸是其位任之隆而功業之著也故爲勞謙。謙字只從卦上來與上六同

按君子有終首節傳義謂不同此處亦異程謂又須君子行之有終是謙到底之說也本義故有終而吉是終有好處之說也當以本義爲正

講周公繫三爻曰九三身爲大臣剛而得正爲上下所歸負安宗社有勞於上矣澤被生民有勞於下矣而不自以爲勞也功愈高而心愈下有功勞而能謙君子之行也如是則不有其功而莫與爭不有終而吉乎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程傳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其令名者為善之故也

臨川吳氏曰萬民服謂有終而吉也萬民以卦之五陰言

厚齋王氏曰舜之賢禹也而曰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此服勞也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此服其勞而能謙也夫功吾功也能吾能也天下何與焉矜伐之心一不克去則天下羣起而與之爭矣何以致萬民之服哉

蒙引萬民服也正是言其有功勞而能謙尤其所難也服之者正以其難也萬民服正是有終處所謂尊而光也

服膺誠齋云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謙而有終也是從程傳解與本義不同勿混看存疑謂服其功勞不是服其有功勞能謙似縮上文不完○廣義云民非必指百姓猶云萬人九三豈有勞於上下而服當屬下就民說不妨

講孔子釋三爻曰有勞固難勞而能謙尤難九三為勞謙之君子天下服其勞尤服其勞而能謙此所以有終而吉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四王註指撝皆謙不違則○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大意畧同皆據現成說本義實當兼罩其辭是用力說○又王註說撝謙處猶下下奉上二義程傳亦兼奉謙德之君謙勞謙之臣二義本義單就居三之上說○又程傳謂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是連說本義是已无不利而又當撝謙也

程傳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為上所任眾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為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本義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其占无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更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自安之意也

雲峯胡氏曰四多懼之地下乘功臣非利也上近於君非利也今而上下皆謙四又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此四之所以无不利也

蒙引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正是謙也如是則在彼无惡在此无斁在邦必達在家必達无不利矣此是緊說下文撝謙則專以其居九三功臣之上而言

存疑撝謙如何謙讓之意恐无以表白於三或見之言辭或見之動作或有意外之恩殊常之寵皆先彼後己再三推讓於三而已不敢當焉務使此意表白於三此之謂撝謙

翼以柔恐不能發其謙之意故勉之以撝不指定三亦可備一說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善全謙道而不恃位望之隆如是則上无所疑下无所忌无所往而不利矣然居九三之上功未能及而位則過之有不容自安者故當發揮其謙以示不敢僨然居其上之意庶得推賢讓能之道耳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程傳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惟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本義言不爲過

朱子曰不違則言不違法則撝謙是合如此不是過分事

雲峯胡氏曰以六居四而撝布其謙似失之過而象釋之曰不違則以見四之撝謙乃天理之當然非過也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固无不利而更撝謙似嫌其過矣然四无功而居九三有功之上理當如是雖過於卑巽而實不違乎則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王註居於尊位用謙與順故能不富而用其鄰也以謙順而侵伐所伐皆驕逆也

孔疏以用也凡人必將財物周贍鄰里乃能用之六五居於尊位用謙與順鄰自歸之故不待豐富能用其鄰也

程傳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尙謙柔必須

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

臨川吳氏曰程傳有其鄰與孔疏用其鄰微不同孔疏鄰字作現成爲是

本義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雲峯胡氏曰謙之一字自舜征有苗而伯益發之六五一爻不言謙而曰利用侵伐何也蓋不富者六五虛中而能謙也以其鄰者衆莫不服五之謙也如此而猶有不服者則征之固宜抑亦以戒夫謙柔之過或不能自立者也故六五獨不言謙无不利者又言謙非特利於侵伐而他事亦无不利又以示夫後世之主或不能謙者也聖人之言詳密如此

蒙引六五利用侵伐固以其不服而當伐之然亦以其能謙而爲人所與也以上六利用行師参看有此意

存疑六五居尊富本其所有而能以其鄰者亦其常事也此曰不富以其鄰者明六五之以其鄰不以富而以德也

發明五爻謙意在言外由謙而能如此也柔順中正謙不待言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能謙是執謙臨下盛德服人下假勢力而自足以驅率乎天下有不待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設有未服者則率所服之衆而侵伐之必得其服而利矣然豈特征伐之利已哉用之他事亦无不利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小註朱氏曰征者上伐下也以正而行司馬法曰負固不服則侵之聖人慮後世觀此爻有干戈妄動者故發之曰征不服也

蒙引泰義曰夫以六之柔中而執謙以臨下宜无不服矣而猶有不服者則其爲冥頑之寇强暴之敵可知矣況得衆心之歸如是而侵伐乃誅暴去惡之兵也

集解爻言利用侵伐取從之者衆之意此則表其不得已之心也

按征不服要洗發利字言以謙得衆興師問罪一舉功成有何不利當以原其不得已之心爲正意一舉功成爲副意不服當就梗頑不服之人言程傳以文德所不能服者言稍異

諺孔子釋五象曰兵凶戰危難於言利此言利用侵伐者何蓋當衆歸之時而此猶頑梗不服非可以德化也不得不用侵伐以正其罪非黷武也何弗利之有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按王註有名而已孔疏不能於實事而謙但有虛名聲聞之謙與二之鳴謙不同解照下志未得爲說也又以征伐外旁國邑不能立功在內與本義征己之國邑相反程傳鳴謙仍是見於聲色之說謙至太甚而過利在以剛武自治其私亦與本義不同

程傳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

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爲過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

本義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師然以其質柔而无位故可以征己之邑國而已

或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朱子曰坤爲地爲衆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原不曾着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雲峯胡氏曰二與上皆曰鳴謙何也有諸中自然聞諸外故於下卦之中爻言之凡善惡不能揜人之聞況至於極乎故又於上卦之極言之本義於二之鳴謙曰柔順中正以謙有聞於上則曰謙極有聞蓋謂此也

蒙引質柔而无位位字指君位不然說不得征邑國蓋質柔无位其行師僅可征邑國而已

集解萬正符云利用行師與利用侵伐不同利用侵伐是本以鄰而猶有未服者言利用行師則本鳴謙而以人之所與言

按下象傳當如程傳鳴謙爲一截利用行師征邑國連說而本義以鳴謙進利用行師另轉出征邑國多一折朱子是預用傳意

講爻詞且宜渾鳴謙亦屬好只是位與二不同便看得有別

通周公繫上爻曰上居謙極是卑巽之德積之已久而聲聞自孚於人故爲鳴謙如是則爲人所樂與而利用行師可以征己之邑國而不能以及遠以其質柔无位故也

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正傳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傷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本義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故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然亦適足以治其私邑而已

或問上六志未得也如何朱子曰爲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

雲峯胡氏曰上雖謙極有聞然陰柔无位志未得也視二之中心得者有閒矣至於行師足以治其私邑而已視五之征不服者有閒矣无位故也然而猶不至於悔且凶者謙故也

蒙引質柔則才有所不足无位則力有所不足

折衷四句一氣貫下志未得非謂人不與也只是才力不足不能大有所爲故可以行師而不能及遠下二句足上意正是志未得處

疑本義其志未得而至於行師仍是以鳴謙利用行師連讀但方謂人之所與可用行師又謂以志未得而至於行師似乎相悖且象傳分明說志未得也看一也字自是申說鳴謙非以引起用行師作一句也於此不能无疑愚謂此鳴謙志未得還當截斷對六二看周公於六二上六俱云鳴謙而孔子看此二鳴謙不同在二則爲中心得極許之之詞在上則爲志未得不甚許之之詞志未得者陰柔无位志未得大行也唯其志未得故可用行師以征邑國而不可以遠征四方也上爻語氣謙極有聞爲人所與故可用行師以征邑國且作了之之詞孔子從征邑國看出一層意謂鳴謙者之志未得大行故僅可以用行師以征邑國也如此似順

雲峯胡氏曰初曰用涉大川吉五曰利用侵伐上曰利用行師歷言夫謙之功用非特可以處常用之亦可以濟變非特可以致萬民之服用之亦可以征不服故初无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濟人五居君位其謙也用之可以治人上无位用之唯可以治己之私而已夫初上皆无位而上之征邑不如初之涉大川何也初居卦之始有出而用之之時上則居卦之極故也

通論孔子釋上象曰謙極有聞固爲人所與矣然陰柔无位才力不足服遠之志猶未得也僅可用之行師以征己之邑國也

直建安邱氏曰謙卦六爻五陰一陽陽實陰虛陰皆有求於陽者故以九三一陽爲卦之主其諸陰爻則以去三遠近取義二四兩爻與三最近皆有得乎陽者故二鳴謙貞吉而四无不利撝謙也初在下欲進而求三則隔乎二五上在上欲下而求三則隔乎四皆无得乎陽者故初用涉而五侵伐上行師也

雙湖胡氏曰謙一卦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故也

疑一陽居三爲謙之主故三之爻辭與彖同易之例也三爲艮體以三爲主則取山下於地之義居多內二爻皆艮言其在己者皆吉初之謙謙謙之始二之鳴謙謙之著三之勞謙謙之盛其序也外三爻皆坤言其與人者皆利四撝謙極謙之量五侵伐

上行師廣謙之用亦有序也謙不失於驕矜亦不偏於柔弱聖人之爲謙訓者至矣滿招損謙受益益贊禹之言也言謙者皆以此爲最先矣而伏羲畫卦時已著爲卦名則是謙之一字實始於伏羲也後經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發盡謙字之義以示人蓋六十四卦中尤所留意者文王總斷之曰亨周公之六爻亦見得无所不亨爻位雖有不當而二曰吉三曰利无非許之之詞以謙故也天地鬼神无不喜謙而人有不爲謙所動者乎涉川征伐行師皆可以謙爲之而謙又何施不可乎此誠持身涉世之要道讀易者當奉四聖爲龜鑑也或曰卦爻皆爲能謙者言而未示人以謙之方予曰當觀於地山之象而得之就兩人言之以高下卑而不自恃其高是爲謙也就一身言之卑以蘊高而不自露其高亦爲謙也處處體認此意勿競勝勿炫長而謙之道得矣且六爻中於初即言卑以自牧聖人未嘗不明示謙之方也

豫䷏坤下震上

程傳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

豫利建侯行師

程傳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屛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本義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爲順以動故其卦爲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朱子曰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

雲峯胡氏曰建萬國聚大衆非順理而動使人心皆和樂而從不可也

中溪張氏曰坤下震上爲豫地以靜鎭建侯也雷以威動行師也

蒙引建侯先備皆謂建他人爲侯

存疑豫和樂也是泛解字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是說此卦之所以爲豫蓋豫有二義有一人自和樂者有衆人共和樂者而此則

是衆人其和樂也

〔翼闡〕余南湖云建侯行師只須和樂說不必再領順動蓋順動是和樂之由也

〔講〕文王繫豫卦詞曰豫者和樂之義人心和樂以應其上可以大有爲之時也以之建侯則藩屏得人而无强梁跋扈之患以之行師則三軍用命而有除殘伐暴之功二者且无不利况事之小者乎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程傳〕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雲峯〕胡氏曰小畜與豫皆以四爲主小畜剛中而志行是釋卦義字此剛應而志行是釋卦名豫字

〔蒙引〕剛應而志行是豫處順以動是所以豫處

〔存疑〕志行屬九四

〔翼蔆〕剛字只當九四字應字重志行輕帶說

〔易解〕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志行全本應字生來而順以動者正所以應之故也順字實動字虛

〔彖攷〕剛應是體順動是德合體與德以釋卦名豫字之義

〔講〕孔子釋豫彖辭曰卦何以名豫哉蓋人心不應則吾志不行不足言豫所動不順則人心不應无從致豫卦體九四以剛有應而志得行是合衆志以交孚適遂其大行之願豫之意也卦德坤順震動以順而動是率天理以時措允合乎人心之同致豫之由也故其卦名曰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師乎

〔程傳〕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况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志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理而已

〔本義〕以卦德釋卦辭

〔西溪〕張氏曰建侯行師六爻無此意故彖以一卦之德言之

〔蒙引〕言順以動雖天地亦應之而况不得人心之和應以建侯行師乎道順動不可只就建侯行師上說一個順動蓋順動是感

說平素既能順動則得人心之和樂而利此二者矣或曰建侯行師在人事固爲大者以天地觀之則建侯行師又其小者矣

〔存疑〕天地如之是舉其大者以况其餘故曰而况建侯行師乎言必得人心之和應而建侯行師无不利也

〔翼註〕豫字是逆卦名别无取義如之當以天地弗違爲正訓理同故弗違弗違斯有應矣

〔講〕彖辭曰利建侯行師者何也豫之卦德順以動也人君順理而動天地亦將和樂以應蓋天地此理人亦此理行合乎理故天地亦如之而不違而况建侯行師人其有違之者乎此二者之所以利也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淸而民

之時義大矣哉
孔疏自此以下廣明天地聖人順動之功也若天地以順而動則日月不有過差依其晷度四時不有忒變寒暑以時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者聖人能以理順而動則不赦有罪不濫无辜故刑罰清也刑罰當理故人服也豫之時義大矣哉者歎美爲豫之善言於逸豫之時其義大矣此歎卦也凡言不盡意者不可煩文具說且歎之以示情使後生思其餘蘊得意而忘言也○按孔疏所載時義時用與時極詳不能俱錄
程傳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淸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硏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本義極言之而贊其大也
朱子曰豫之時義言豫之時底道理
蒙引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以氣候言也○无不順動之天地亦无不順動之聖人要說得仔細○不過不忒刑淸民服正是豫處但極其大者言之耳若天地聖人以順動則皆所以致豫之實理也○聖人以順動則事事皆合天理當民心不用刑罰而民自服矣刑罰淸就見是民服此正民心和樂以應其上意○六十四卦皆

是時也有其時則有其時之義豫之時義在天地則順動而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人則順動而刑淸民服其時義顧不大哉○時之一字貫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諸卦耳有時則有義有義則有用單言時則義與用在其中矣言義未嘗无用言用未嘗无義各就所切而言
存疑在天地則以順動而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在聖人則以順動刑罰淸而民服天地之化聖人之治皆不外乎是然則豫之時義不其大哉
按孔疏以刑罰當理爲刑罰淸程傳謂是刑罰淸簡蒙引直作不用刑罰愈看得細不過不忒民服內便有豫字在故直接云豫之時義大矣哉以咏歎之○天地亦如之謂天地不違人天地以順動謂天地自順動各是一意
要解伏滄柱曰王者治效必至於刑措不用民服於善則舉一共同歸於和樂矣此順動之極功也
講夫此順動之理不特建侯行師已也極而言之氣機之通復天地以順而動也故日月不過其度而四時不忒其序焉政敎之張弛聖人以順而動也則見其刑罰淸於上而民自服於下焉則是豫順之動天地聖人皆不能外豫之時義不誠大矣哉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孔疏按諸卦之象或云雲上於天或云風行天上以類言之今此應云雷出地上乃云雷出地奮豫者雷是陽氣之聲奮是震動之狀雷既出地震動萬物被陽氣而生各皆逸豫故曰雷出地奮豫

先王以作樂崇德者雷是鼓動故先王法此鼓動而作樂崇盛德崇樂以發揚盛德故也殷薦之上帝者用此殷盛之樂薦祭上帝也象雷出地而向天也以配祖考者謂以祖考配上帝

[程傳]雷者陽氣奮發陰氣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爲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按]孔疏云萬物逸豫不如程傳之陽氣通暢和豫孔疏法雷之鼓動而作樂但取雷聲程傳取和發於聲爲優不然凡聲皆可以擬樂矣

[本義]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

[朱子]曰先王作樂无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問崇德是自崇其德如大部大武之類是否曰是

[瓜山潘氏]曰樂之爲用朝覲聘享祭祀各有所主唯郊祀上帝則大合古今衆樂而奏之大司樂圜丘之奏樂極九變是也故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祀后稷以配天配以祖也宗祀文王於廟堂以配上帝配以考也

[雲峯胡氏]曰本義云象其聲者樂之聲法雷之聲又取其義者豫以和爲義雷所以發揚化功而鼓天地之和樂所以發揚功德而召神人之和也

[東萊呂氏]曰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

[蒙引]雷始伏聲於地及出而奮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者在是矣和之至故有豫之象○先王作樂既象其音者雷出地奮也又取其義者豫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二字是提頭崇德與薦上帝配祖考相對崇德是自昭布其德於樂也薦上帝配祖考是用樂所在也○樂之爲用多矣內而閨門外而朝廷遠而邦國皆是用樂所在獨言薦上帝配祖考何也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有郊有廟是其用樂之最大者故曰殷薦云云○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所以法豫者盡於此矣其崇德者亦只是主於和豫其薦上帝配祖考亦只是主於和豫也皆非作樂外別有一意也○作樂是制作之作非奏樂也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則是奏樂也○以配之以字當作而字看薦上帝配祖考平說○先王作樂本非汲汲爲崇己德設也則其音節之所宣布舞蹈之所發揚其德自有不容掩者耳

[按]聲莫大於雷每至二月始發可知爲陽氣之和樂屬陽而其聲最和故聖人於此取象也本義象聲取義重取義一邊謂取和之義崇德薦配因作樂以及樂之用摠是和豫意孔疏謂上帝象雷出地而向天失之鑿或以陶融性情爲崇德崇字不切

[渠陽]萬正符云雷出地奮是和之至作樂崇德亦只是主於和故雷地之象獨以作樂言之不是因雷出地奮始作樂崇德也

[讀]孔子釋豫大象曰雷出於地而其聲奮萬和之至豫之象也先王因雷之聲取和之義以作樂而聲容備具情文兼美凡功德

之隆皆於樂宜揚之而德可以見其尊崇矣至其用樂之盛則在冬至祀天於圜丘而配以祖季秋祀帝於明堂而配以考之時焉此先王之善體豫也

初六鳴豫凶

王註處豫之初而特得志於上樂過則淫志窮則凶豫何可鳴

孔疏鳴豫者處豫之初而獨得應於四逸豫之甚是聲鳴於豫但逸樂之極過則淫荒獨得於樂所以凶也

程傳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

本義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爲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雲峯胡氏曰爻辭與卦不同者三卦辭取同樂之義爻辭除九四外皆爲獨樂卦辭只一豫字而爻之言豫者不同初六上六逸豫也六二幾先之豫也六三之遲猶豫也九四和豫也六五之疾弗豫也卦辭主九四曰剛應而志行是以德言至於爻辭則九四以勢位言六三以其有勢位之可慕故上視之以爲豫初六以其勢位可以爲強援故應之以爲豫且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

蒙引卦之得名本爲和樂然卦辭爲衆樂之義本義於此又生一衆字者對下文自樂言也九四與卦同者九四由豫此豫字正衆樂之義即所爲和樂也所以有吉凶之異卦辭及九四爲衆樂

故吉諸爻爲自樂故凶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以陰柔小人上應九四之強援志得意滿誇耀於人豫而自鳴者也豈令終之道哉其凶必矣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程傳云初六謂其以陰柔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凶矣

本義窮謂滿極

雲峯胡氏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初六位卑材弱當豫之初而志已滿極凶可知也

援志窮是心中豫樂之極故云不勝其豫程傳補出驕肆一層意說凶字方明

講孔子釋初象曰初六自鳴其豫蓋其豫樂之志已滿極矣不自斂戢以取敗亡其爲凶也不亦宜乎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程傳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如石之堅也介於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致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程傳云去之速不俟終日又云見幾而動豈俟終日皆謂不爲逸樂所溺也本義但謂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不如程傳作動說與不終日語氣爲合孔疏謂見幾之速不待終竟一日亦與本義同

本義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建安邱氏曰豫諸爻以无所應係者爲吉豫初應四而三五比四皆有係者也是以爲凶爲悔爲疾獨六二陰靜而中正與四无係特立於衆陰之中而无遲遲眈戀之意方其靜也則確然自守而介于石及其動也則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盡其所居得正故動靜之間不失其正吉可知矣

雲峯胡氏曰諸爻皆溺於豫者惟二五不言豫六五貞疾不得豫也六二貞吉不爲豫也初應四三五比四故爲凶爲悔爲疾六二不係於四介乎初與三之間獨以中正自守其堅確如石故豫最易以溺人而六二則不俟終日而去之其德安靜而堅確故能見幾而作蓋不爲逸豫之豫而知有先事之豫者也

按邱胡二說不終日皆與程傳同

蒙引介于石專指不溺於豫言不終日泛說凡事本義故云見凡事之幾微也。六二其德安靜而堅確安靜澹然无欲而不躁動也堅確守得堅固有終而不可移奪也惟其有是德故其胸中常自光明而敏於見幾。大抵有守之人其心自靜靜則生明矣六二中正自守便自有德安靜而堅確必兼安靜與堅確四字方盡得介于石之義貞吉二字純是占

西不終日是形容其見幾之早集解謂終日爲事已成之日覺泥

匯周公繫二爻曰人情易溺於豫二獨能以德自守世間可喜可樂之事无一足動於中故其象爲介于石也夫人溺於逸樂則其心昏蔽吉凶禍福之幾多不自覺二之介如此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胸中長自光明敏於見幾於事之未來而幾先動者即能早見而預圖之不待事之終日而見其幾微也占者如之則不昧於事幾而得處事之正不亦貞而吉乎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程傳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雲峯胡氏曰九四一陽用事初應之而鳴豫三比之而盱豫不中不正之五乘之而貞疾中而不正也六爻之中不係應於四者惟六二中而且正也

存疑此推不終日本於介于石言六二不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得正而吉由其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

翼按出介如石是

蒙引孔子釋二象曰六二所以不終日貞吉者以二居下卦之中得陰位之正中正自守不溺於豫以發生明所以知幾之速而得貞吉也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程傳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不正而處豫動皆

有悔盱上視也上謂望於四則以不中不正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己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通註疏以豫爲四言雖盱而求人則悔吝遲而不求於豫亦有悔言進退皆有悔也程傳亦用此意但盱字解不同孔既雖盱喜悅之貌程傳以盱爲上視本義因之而其說不同。本義遲有悔謂悔之遲則有悔言當悔也不作進退皆有悔

本義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爲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illegible]盱豫悔言盱豫著九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盱豫是[illegible]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如何曰此如人趨時附勢[illegible]富貴而自以爲樂者也

朱子所云覷著便悔另是一說

雲峯胡氏曰二中而得正三陰不中正故兩豫與介石相反遲與不終日相反中正與不中正故也六三雖柔其位則陽猶有能悔悉然悔之速可也悔之遲則久必有悔矣此蓋溺於逸豫而悔之遲則猶有豫者也

中溪張氏曰聖人於六三一爻凡兩言悔者始則示人以致悔之端終則勉人以改過之勇也

蒙引六三盱豫悔已无可言矣遲有悔者聖人特爲占者開悔過之門耳。盱豫謂盱而豫也故本義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二字本不對而對者也

困本義盱豫之解未明當是一面看着四一面自己豫又趨豫又逸樂也上視視字有百樣事不在內事承人以保富貴彼又豫兩悔字相連看下句因上句而致戒。經文悔字悔吝之悔本義速悔悔之遲股悔之悔將轉頭之辛其悔之一念遂爲改過字義似未穩

通用公繫三爻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小人近當權用事之九四依時附勢以得富貴而恣情自樂是上視乎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能翻然改過猶可自免溺於豫而久不決則必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程傳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臨川吳氏曰〕六三與六二相反者六二中正而六三不中正也

〔通〕孔子釋三象曰三之所謂而有悔者由於陰柔不中正處位之不當也然則豫非溺人人自溺於豫耳。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正〕註處豫之時居動之始獨體陽爻衆陰所從莫不由之以得其豫故曰由豫大有得也夫不信於物物亦疑焉故勿疑則朋合疾也盍合也簪疾也

〔程傳〕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九四也爲動之主動而衆陰悅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朋類自當盡聚夫欲上下之信唯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无助也簪聚也簪之爲義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廹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

〔本義〕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爲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

〔正〕本義簪聚也從程傳又速也本王註。

〔通〕〔徐氏曰〕九剛也由如觀其所由之由豫之所從來也一陽而得五柔故曰大有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衆柔

〔雲峯胡氏曰〕九四一陽而衆陰皆爲其所得故其象曰由豫其占曰大有得然四以陽居陰性易有疑乾九四或躍疑其所當疑故曰或之或之者疑之也許之之辭也豫九四不當疑而疑故曰勿疑戒之之辭也吾惟至誠不疑則一誠之感衆陰之朋自聚而從之簪又訓速也謂不疑則朋之從者自速也此和豫之豫也

〔蒙引〕九四卦之所由以豫者也以卦義言則卦由之以成豫以人事言則衆由之以致豫本義蓋以卦之諸爻爲衆之豫也勿疑朋盍簪亦順動之義。大有得只據九四所居位任言之耳猶未見他好處故因戒以勿疑朋盍簪勿疑謂開誠心也朋君子之朋同心同德者也謂善類也。簪聚也又速也二義亦相通聚則速矣人衆而争先也即從之者如歸市之意。恭義曰自初爻而觀九四則以四爲權臣其豫者逸豫也自本爻而觀之則四爲任政之賢臣其豫者和豫也由豫者言人心之和豫由四而致也然人臣樂從則當開誠心布公道待以廣大之道不爲物我之私然後有以致人心之皆樂故曰勿疑朋盍簪簪所以聚髮者言同類之畢來如髮之聚於簪也

〔按〕由豫雖是衆由四以豫要見得是四能致衆之豫此豫字兼人心和樂說。由豫或兼君民說或指天下說泛就天下說爲是

大有得藏以得人言時講多以功業言舊說上下一意時講
上下兩截意索引發義一條當玩
【講】周公繫四爻曰九四一陽上下應之是身爲大臣任大責重天
下之豫由之而致生平事業无乎不遂所得甚大焉然豫雖由
己而致之尤賴賢人共保之必開誠布公勿外信而內疑勿始
信而終疑我不疑人則人亦不疑我朋類之合有如簪之聚於
笄也如是豫可長保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釋】從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
【臨川吳氏】曰即象傳所謂剛應而志行者
【說】大有得與志大行要識得兩樣上貼治功說下貼心上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大臣以道濟天下爲志苟有一人之未豫則志
有所歉而弗行矣惟天下皆由四以致豫大建功業則夙昔之
志於是大行也
六五貞疾恒不死
【程傳】六五以陰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
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
能制也乃柔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
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
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
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
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

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
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是也蒙亦以
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
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
者也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本義】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沉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
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爲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
占在其中矣
【厚齋馮氏】曰貞疾猶曰痼疾痼猶固也疾自外入者也六五陰柔
當豫之時上下皆溺於逸樂以天下之事天下之才皆付九四大臣
而操不省此貞疾之證也然四雖剛猶在下也五雖陰柔猶在上

也君臣之名位未亡此恒不死之證也
【蒙引】以其沉溺於豫而處勢危觀之則爲勢蹙而力孤貞疾之象
也以其得中而觀之則其善道猶有存者賴此一脈生意猶在故
又爲恒不死之象也
【存疑】貞常也物以得正爲常故謂貞爲常常疾言久疾而不痊愈
也
跋大尊貞觀貞明則貞字只以常爲訓程傳貞而有疾未是○折
衷云得中指時言是先王之德政猶有存者故象亦本之蒙引
謂不可謂有中德也故如是出脫○四非凝寄之臣五非昏弱
不至於亡此說亦可用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居尊沉溺於豫是昏弱而不能自立

乃乘九四之剛故不附而處勢危則受制强臣威權已去故
有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則名分猶在位號未亡天下將懷懼
畏先王之法制而不敢違天下將離叛懷先王之德澤而不忍
去故又爲恒不死之象也占者當知所以自振矣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程傳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
臨川吳氏曰乘剛而有震剝之疾則无以御其下矣處上卦之中
則位與號猶未亡也周衰之時權歸伯國周雖微弱亦以久存此
爻近之
存疑乘剛即本義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此解貞疾不及
以柔居尊沉溺於豫意

既中未亡孔頴達以其居中處尊未可亡滅之也諸家皆明
顧孔子釋五象曰六五貞疾者以乘九四之剛權出於下勢孤於
上故也恒不死者以其得中則先王之餘澤猶存故能自保而
不至於亡也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按王註冥豫成爲句程傳因之謂昏冥已成能有渝變則无咎本
義以成有渝爲句
程傳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
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
也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
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

則悟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言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
无咎
本義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爲其事雖
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
門也
雲峯胡氏曰冥豫與冥升迷復同義聖人不言冥豫之凶而言成
有渝之无咎廣遷善之門也事已成而能變猶可无咎則未成而
變可知矣初鳴豫即斷之以凶甚於初者所以遏其惡也上冥豫
則開之以无咎恕於終者所以開其善也
獨成有渝固是從震卦動體取義然亦是聖人於卦終示人知所
變計見豫之不可溺也

[illegible]公案上爻曰上六以陰柔居豫極縱欲忘返昏冥於豫之象
也然在震之終是動體本動而知所變計以歸於正又爲其事
雖成而能有渝之象占者能渝則有補過之善而免沉溺之患
可以无咎矣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程傳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中溪張氏曰上雖處豫之終昏迷而不知反然在震之極動則有
能渝之理苟能知逸豫之不可長翻然而改安知冥冥者其不昭
昭乎
存疑何可長言不能久將死亡也
按程傳其可長然乎一然字指冥豫說謂何可長如此而不變也

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illegible]以才豫也。爲卦兌上震下。兌爲說。震爲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隨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爲雷。兌爲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爲詳備。

朱子曰。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隨。若說而動。卻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動而說成隨。如巽而止成蠱矣。

附錄傳言卦變。皆只用乾坤二卦。

隨元亨利貞无咎

孔疏元亨者。於相隨之世。必大得亨通。若其不大亨通。則无以相隨。逆於時也。利貞者。相隨之體。須利在得正。隨而不正。則邪僻之道。必須利貞也。无咎者。有此四德。乃无咎。以苟相從。涉於朋黨。故必須四德乃无咎也。

程傳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爲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按孔疏總承四德說无咎。程傳則元亨作一截。從利貞說无咎。本義從程傳。

本義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爲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爲隨。己能隨物。物來隨己。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爲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按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中溪張氏曰。隨而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然隨之道。利於貞正。不正則爲詭隨。雖大亨而有咎。故必大亨而利於正。然後无咎。亦猶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也。

附註雙湖胡氏曰。易中臨无妄革皆言元亨利貞。不言无咎。惟隨則以无咎繼之。蓋我隨人。或爲人所隨。其事雖大亨。非貞則易有咎也。況動而說。易失於不正。其何能无咎。不正則隨中有事。而蠱患生矣。作易者。繫之以无咎。有深意哉。

[illegible]氏曰。己能隨物。己能爲物所隨也。彼此相從。其通易矣。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彼此相隨。上下相親。上之於下也。如心腹之運乎手足。根本之達於枝葉。下之於上也。如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如此則何事不可立。何功不可成。信乎其大亨也。所隨之正。謂所隨之事。得其正也。所隨之義。得其正。亦見其人之正矣。官有渝貞吉亦然。所謂既得其正。則爲其所隨者。不言可知矣。一卦事也。

彖謂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只是一項重物來隨已邊元亨永物來隨已說利貞无咎在致物之隨上說

左傳襄公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无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

按本義先從卦變取剛變隨衆之義次以卦體此動彼說取隨之義忠意專以卦德論故獨取此動彼說之說○本義已能隨物物來隨已下接云彼此相從分明已物平說而蒙引存疑皆謂已能為物之隨而物來隨之一串說下恐非朱子之意朱子原是就隨論理於已物无定指也下文利於貞所隨不貞皆是論理之詞若非物來隨我利於貞物來隨我不貞便語氣有礙

蒙引謂所隨以事言最有見至所云雖尤於王莽荀彧於曹操所隨不貞又似以人言矣言人竟是我去隨人一邊說於理不全○亨以成事言貞以順理言作兩截看頗分明○朱子謂穆姜云云深得占法者是取他无四德不能為隨見得占法有反看之例

講文王繫隨卦辭曰已有致隨之道而物來隨之同心者多事无不辦其為大亨固已然又必利於貞乃得无咎焉蓋已之致隨者无適道之私物之隨我者非黨同之與理无不順何咎之有若所隨不貞則弄道相與雖云致亨亦不免有咎矣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

王註震剛而兌柔也以剛下柔動而之說乃得隨也

孔疏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者由剛來而下柔剛謂震也柔謂兌也震處兌下是剛來下柔震動而兌說既能下人動則喜說所以物皆隨從也

程傳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大亨而得正

本義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

蒙引從徐柱臣曰剛來下柔不重在剛之能下柔重在柔之能來剛所謂已能隨物而物來隨已也動而說不重在人之能說重在動之能致其說亦所謂已能隨物而物來隨已也在卦變五剛居上柔之下初剛居二柔之下並非臣來隨君之義在卦德內體震動為主而外以兌說隨之亦无民來隨君之義

按註疏不言卦變未嘗不明講仍依本義○此動彼說隨只指說一邊動說為卦德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之名隨者於義何所取義卦變自困來者二之九下居初初之六上居二自噬嗑來者上之九下居五五之六上居上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柔皆自下而上剛皆自上而下是剛來下柔退居陰後隨之義也卦德震動兌說是此動

而說乎我我說而從乎我亦隨之義也故名隨

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

王註得時則天下隨之

程傳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按此隨時如字本義依王肅作隨之

本義王肅本時作之今當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

蒙引大亨貞无咎則近者悅而遠者來矣故曰天下隨之極言其效也

存疑言大亨又能得正而无咎則天下之所隨也蓋大亨者彼此之隨一人之隨也貞无咎而天下隨時則不但一人之隨而天下皆隨之矣

按存疑大亨下加又能二字語氣分明但以彼此相隨為一人之隨頗可疑上節本義彼此相從不屑定一人此處天下隨之固是極言其效然亦總包在大亨貞无咎中非大亨貞而貞无咎之外也大亨即元亨貞无咎即利貞无咎是與元亨利貞无咎之卦辭者出天下隨之來即所以釋之也○程傳仍是大亨貞一截无咎一截本義是大亨一截貞无咎一截言節本義重在利貞當即從此起見

嚮卦辭云元亨而又必云利貞无咎者蓋已為物隨固可以得大亨矣所以致隨者又能正而无咎則一人之心悉合乎天下人之心豈見近者悅遠者來盡天下而隨之矣

隨時之義大矣哉

孔疏隨時者隨其時節之義

程傳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本義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

雲峯胡氏曰今本作隨時之義推本義從王肅本作隨之時義必如此而後貴時之大者凡十二卦然曰隨時之義則隨字重義字輕曰隨之時義則二字俱重而所謂隨時之義自在其中矣

困學正者隨之時義也夫隨一出於正而天下皆隨之其義不亦大哉人苟知隨義之大則於所隨可不謹哉可不貞哉

隨天下之隨唯在於貞是貞者隨之時義也非若睽蹇小補之術其時義豈不大矣哉觀於隨之義益知不可不正矣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程傳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彊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本義雷藏澤中隨時休息

問程子云澤隨震動君子當隨時宴息是否朱子曰既曰雷動何

不言君子以動作却言宴息蓋其卦震下兌上乃雷入地中之候雷隨時蟄伏故君子亦嚮晦入宴息

【南軒張氏曰】隨者非隨時俛仰之謂蓋有是時則有是理君子順理而行如嚮晦則入宴息特舉一事之著者言之耳

【建安劉氏曰】雷陽聲也發聲於春夏其動也收聲於秋冬其靜也澤中有雷其秋冬之時乎君子體天行事故動與雷俱出而靜與雷俱入如雷出地奮豫以之作樂崇德雷在天上大壯以之非禮弗履天下雷行无妄以之對時育物皆法雷之動也如雷在地中復以之閉關息旅后不省方澤中有雷隨以之嚮晦宴息皆法雷之靜也

【纂引】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即所謂日入而息也若勤作工夫的人則焚膏繼晷亦不可太過三才之理俱有動有靜靜所以養乎動之根也如造化之氣若冬來息得不凝固則來歲必是災沴穀菜不熟人畜不寧如冬雷則災矣爲造化不曾息得也

【存疑】此是於人事中覔個來配易非教人必如是也只是出作入息之意无大意義

【捆本義】雷藏澤中无聲則无雷有聲則不藏不知雷何以言藏也

竊意雷本在天上漸到澤中有隨時休息之意以漸伏爲藏非藏而未發也宴當訓安與息字一意

【要解】仇滄柱曰嚮晦宴息亦有隨時之義但彖傳隨時主人隨我而言象傳宴息主人隨天言隨時休息動極而靜也休息而後生息靜後生動也氣化人身理揔一貫

【臨】孔子釋大象曰兌上震下是澤中有雷陽氣之動奇者隨伏入之時而休息於下隨之象也君子體此以爲自强不息此心固不容以息荒而動靜相生此身又不容以不息故當日入而時嚮於晦也因入於內而宴息焉起居有節惟適所宜殆與雷藏澤中者同一義矣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按】孔既人心所主謂之官程傳官主守也不以心言本義因之

【程傳】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本義】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既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

【或問】官是主守之義初九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朱子曰是如此又曰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中溪張氏曰】官主也渝變也當隨之初剛來下柔爲震之主震動也官有渝是主守有變動之象官其事而有渝是隨時而動有所

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故必變而從其正則吉出門而交卽同人于門之意得隨之正而不牽於私則有功而无失矣

[蒙引]官有主守之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是主乎隨者也故曰官○官指初九本義偏主在本爻有渝字內○官字做實字看直指初九也蓋官有渝則有所隨矣中溪官其事之說亦无主張○人固不能无所隨有所偏主而變其常亦何害但不得如平時未有所主之虛耳故云有渝也○官有渝自无妨惟顧正與不正如何正則吉矣然一偏於主則不廣而无由有功故爻云云○官有渝貞吉則交不失之泛出門交有功則交不失之狹也官有渝是象貞吉以下是占亦戒也本義云亦因以戒之因其偏主而戒之也

[存疑]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是主乎隨者也故爲官之象官者有所隨也既有所隨則必便有所主而變其常不得如常時无所主之虛矣是有渝也私於所隨固爲未善然亦顧所隨何如爾若所隨是正人端士无匪人之傷則有輔仁之益猶爲吉也雖然終是狹而未廣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但是正人端士皆與之交而不專主一人則兼衆長集衆善事无不成業无不就是有功也

[脈望]蒙存皆以官爲震卦之主主字又謂官亦隨人者也似看官字太泥○依程傳所主守有變易是三字一意猶云變其所主守也因有所隨而變故承云所隨得正則吉也本義有所偏主而變其常是因有所主而變將官字截斷說也然常字未說明故存添出常時无所主之虛見得有所主則變其常時未有所主之虛其說入細而未免太曲愚意當依程傳覺捷○依程傳出門交有功交不以私卽是貞處本義出門交另是一截意與上貞字相反形恐其貞而不廣故云云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九以陽居下爲成卦之主隨之官也旣有所隨則有偏主而於廓然大公之本體未免有所渝變爲官有渝之象夫以隨而有所渝似爲未善若其所隨得正則无比匪之傷德進業修亦未嘗不吉也而尤貴廣大公溥出門以交則友盡天下之善德愈進而業愈修矣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程傳]旣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按]不失依程傳是不失其正意蒙引謂能集衆思而无遺是以不失爲所交无遺失

[疏]孔子釋初象曰官有渝何以得吉惟從正則无比匪之傷故吉也出門交有功者交之旣廣一善必錄无所遺失此其所以有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孔疏]小子謂初九也丈夫謂九五也初九處卑故稱小子五居尊位故稱丈夫六二旣是陰柔不能獨立所處必近係屬初九故云係小子旣屬初九則不得往應於五故云失丈夫也

[程傳]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

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

腰六二中正程傳活看有理

不義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能自守亦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

楊氏曰以剛隨人者謂之隨以柔隨人者謂之係剛有以自立而柔不足以自立也故初九九四九五不言係而六二六三上六皆言係也

蒙引小子童子也丈夫成人也萬物之理陰必從陽六二陰也初

九九五陽也既對隨也故言相從之理蓋初陽在下自二觀之小子之象也五陽在上且二正應自二觀之丈夫之象也據理則二當惟五之從非初九可得而間者但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六二陰柔之性不能自守苟且惟近者之是比其勢迷不得不遠五耳○六二何不取其柔順中正而言其不能自守耶蓋以隨言也其實陰柔不比陽剛如九五陽剛則爲孚於嘉矣又云係小子失丈夫於人事交際之間固易見若推而言之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或小不忍而亂大謀或貪近功而忘遠圖之類皆是也

讀周公繫二爻曰凡隨人之道當以邪正爲取舍不當以遠近爲親疏今初陽在下小子之象非正應而近於二五陽在上丈夫之象本正應而遠於二二陰柔不能自守若狃於近而從初則不得復從於五矣故爲係小子失丈夫之象占者如是凶咎不待言也

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孔疏釋係小子之意既隨此初九則失彼九五丈夫是不能兩處兼有故云弗兼與也

程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臨川吳氏曰二之中正非必果肯五嚮二也但以其近比易於牽係戀若係此則必失彼二者弗能兼與也故多辭示戒云爾○按此與程傳同

蒙引孔子釋二象曰人之所隨邪正不兩立既係初之小子則必失

五之丈夫勢固不得而兼與也此君子所以必慎所從也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孔疏六三陰柔近於九四是係於丈夫也初九既被六二之所據六三不可復往從之是失小子也隨有求得者三欲往隨於四四亦更无他應已往隨於四四不能逆已是三之所隨有求而皆得也利居貞者已非其正以係於人不可妄動唯利在居處守正故云利居貞也

程傳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

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
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
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禮枉道以隨於上苟取說以遂所求如
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
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本義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
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
爲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雲峯胡氏曰程傳本義皆以初爲小子易之例不問陰陽小子皆
指初而言隨初九陽稱小子漸初六陰亦稱小子也事有得必有
失失於此必有得於彼六二失丈夫失其所不可失也故不言得

六三失小子而言有求得失其所當失也失即是得也以淸爲得
病以去爲得六三之失乃所以爲得也利居貞有三義初九陽居
陽貞也故言貞吉六三陰居陽不正故戒之曰利居貞而不言吉
三係丈夫固異於二之係小子然四非正應又有所係而隨已非
正大之情故不言吉而戒以居貞或曰上之病莫大於有所求三
之於四不可以有求必得之故而妄有不正之求也故戒之
蒙引居貞謂自處以正不苟於求也利居貞自處以正則所求而
得者乃正人君子之隨也不然雖得所欲以道義律之不足爲得
矣○係丈夫失小子是象隨有得者占也利居貞者戒也居貞謂
不可以有求得之故而苟於求也
存疑六三上不親應爻取象而就四取象者上无可隨四陽當任

三之所欲隨者也下不自比爻取象而就初取象者因下云係小
子失丈夫而云也
按隨字畧頓有求必得該得廣蒙引指定名利說未確其意以求
字有病故見其爲名利耳
因指係丈夫幸三之得所隨也利居貞恐三失所以隨之道也是
戒以勿求不可以爲求所當求也
集解萬正符云係丈夫固異於係小子但三以近而係之則與二
之以近而係之者何異故亦曰係而戒以居貞者蓋以隨有求得
也求非君子之道也
匯解仇滄柱曰三之倚四亦因權位之盛機會之便而與之密比
恐其所係者徒濟一已之私故又戒以居貞三无中正之德不得

不云然耳
按三不能不係於四居貞謂不可以苟求非謂其不可隨四也
鼂周公彙三爻曰四陽在上丈夫之象所當隨者初陽在下小子
之象不當隨者三近四而遠初則惟近之從而不暇及於遠爲
係丈夫失小子之象夫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固无不
遂之欲然位非正應則有邪媚之嫌占者不可以有求必得之
故而遂苟於求也惟利於居貞无覬覦苟且以圖僥倖之富
貴而致入於邪媚也
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孔疏釋係丈夫之義六三既係九四之丈夫志意則舍下之初九
也

程傳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而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

存疑此當與二爻弗兼與對看聖人之意謂二係小子則弗得兼與乎丈夫矣三係丈夫不應失小子者蓋三之志在於舍下不失初非所顧也

集解言志舍下則與二之弗兼者異矣正見其係四之堅也

按志猶云立意如此

講孔子釋三象曰人之取舍內決於志三之所以能係丈夫由其志先存乎舍下也不然烏能決擇如是哉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發莊既有獲指三說傳義不指三

程傳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本義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

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有求得隨人而有得也九四隨有獲以得人之隨爲獲也

蒙引貞凶者勢陵於五也有孚在道以明則不陵於五而可免於凶矣故曰何咎○有孚以心言在道以事言即此是明也故象傳曰明功也

存疑九四以剛德之盛也居上之下位之隆也與五同德與君同心共濟如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是也人臣若是何求不獲故其占隨而有獲夫人臣以功能而求於君固亦義所當得而不爲過然挾功陵上之嫌不能免矣故雖正亦凶必也內有誠心而外之所行者在於道理如是而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誠而安於上民服其誠而安於下矣何咎之有有孚在道只是一理而分內外揔是不挾功而陵於五也不可分講有孚如何在道又如何愚謂有孚存謙虛不伐之心也在道行謙虛不伐之事也有孚在道就是心明處夫人臣挾其功能以陵於上取敗之道也自非聰明睿智明於尊卑堂陛之分達於虧盈益謙之理孰能早見而預圖之故爻辭就事論事曰明哲之事而象傳溯流窮源曰明哲之功交相發也

按有獲不言求是異於三爻處程傳以有獲爲得天下之心本義只云隨而有獲只是无不如意之意有孚在道蒙引分心與事極安然心與事非截然兩項故存疑又謂只是一理以明程傳

語曰哲非專主保身爲明哲只是知明處當便是明哲以孚不必着意講本義只用而字可見

語周公繫四爻曰四剛則德盛居上之下則位逼與五同德則與君同心共濟以此隨君言聽計從何圖不成其占爲隨有獲也然勢陵於五所爲雖正不免於震主之凶當此者何以處之必存諸中者積忠愛之誠見於外者循義理之安用此明哲以處之則君嘉其讓而安於上民服其謙而安於下何咎之有占者審此戒矣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

附錄袁氏曰其義凶者有凶之理而未必凶也處得其道如下所云則无咎矣

蒙引程傳曰蓋明哲之功也則似明哲更在有孚在道之前此亦實理也當從

語孔子釋四象曰四有獲而貞凶者何蓋權既歸己勢必陵君以義揆之當得凶也然其所以有孚在道者由其灼見事理知危疑之地處之甚難故競競焉積誠以事君秉道以律己蓋明哲之爲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按註疏以孚爲得物之誠信與傳義異

程傳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爲隨善之義

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

雲峯胡氏曰四五以陽居三上二陰之中陽內陰外有中實之象故皆曰孚然四之孚戒之之辭也欲其孚乎五也五之孚許之之辭也喜其孚于二也

蒙引孚於嘉吉同德相信也大抵人之相信必有同德不然雖曰相信終是勉强或始信而終疑試驗之人事可知　吉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

按本義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孚于善中正是善兩中正故善相孚然玩于字是以九五爲主也程傳其中誠在于隨善添出隨字則孚字與嘉字兩截意矣本義精

語周公繫五爻曰六二中正臣之有嘉美之德者也五以陽剛中正應之知之深任之篤毫髮无所疑貳是孚于嘉也占者如是則上下交而事業成天下隨之矣何吉如之

象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

程傳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

進齋徐氏曰剛五之於二皆得乎位之正中也

蒙引主九五言惟九五之正中故能信於六二之正中也

集解余南湖云位字輕看也

〔疏〕孔子釋五象曰孚于嘉吉者蓋五之所處中正故能以其中正信二之中正也使己无其德則是非之鑑不明取舍之權不定安能孚于嘉而吉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發註〕疏此爻說大異拘係之謂隨道已成而不從故被拘係維之連下句亨訓通謂用兵以通之不成文理

〔程傳〕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繫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於西山太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爲太過然在得民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爲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附〕程傳謂王者太王亨爲亨盛人心固結大王用此亨盛于岐山此誠難以象定當爲或然之說

〔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爲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朱子〕曰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平菴〕項氏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六王用亨於西山益六二王用亨於帝升六四王用亨於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亨字今獨益作享讀者俗師不識古字獨於享帝不敢作亨者也若天子則或以爲无享理不知賓禮自有享王此爻與升四則吉禮山川之祭也

〔蒙引〕拘係從維只據隨之極言此是意之誠處王用亨于西山言以是誠意用之亨西山則吉也朱子小註謂神亦隨之此是本義內吉字義非拘係從維之正意也拘係之如監禁意思乃從維之如更絏紲之意思此假象之辭明其隨之固結而不解者也王用亨于西山此指文王也諸侯祭封內山川此言王者何蓋周公係爻時西伯已追王矣何不先亨先祖因[illegible]其祖子孫一氣相感格似猶易也若人於山川宜未易格矣而猶可用亨尤足見其誠意之極耳

〔存疑〕上六爻義无所取只就居卦之上隨之極上說道理王用亨于西山又自此生出一意言以上六之誠意用之亨于西山則吉也

〔淺〕此爻極難看王用亨于西山與拘繫從維殊覺不聯程以太王得人心立解固屬强扭本義以祭享誠意立解亦未甚貼切但本義稍優耳拘係從維皆作好字面看蒙引是喻非正訓蓋拘係從維指物不指人竊疑是細蔵諸物用以祭享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隨之極是其所以隨人者情義相維終始无間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其象如有物於此既拘執羈係之又從而維縶之也然是道也不特可以隨人而已其占爲王者用此誠意享於西山則神亦隨之克享矣况持此誠以隨

人而人有不守也哉甚矣隨之貴於誠也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程傳隨之固如拘係維持隨道之窮極也

本義窮極也

存疑上言居卦之上也窮極也由其居上是以窮極即本義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意

按作誠說極好兼可縮亨西山意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六拘係之也以其居卦之上處隨之極積誠之至若是其固結而不可解也

直建安邱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六爻以陰隨陽者言則上之陽可隨而下之陽不可隨此三隨四所以有得上隨五所以用亨而二隨初所以有係小子之失以陽得陰之隨者言則五君位當爲人所隨四臣位不當爲人所隨此四得陰之隨所以貞凶五得陰之隨所以貞吉隨之不可苟也如此○按邱氏謂上隨五爻中不見此意豈以亨西山爲隨五之象歟

日講解義隨取說從之義卦因剛來下柔此動彼說得名蓋上有後柔之德則剛明之臣來而下之卦變之所謂隨也有振作之才則億兆之心說而附之卦德之所謂隨也大抵物之相隨與已能致物之隨以德孚則一於貞以私合難免乎咎此彖辭所爲特致其丁寧而全卦以利貞爲斷也雖卦言物隨爻言隨物所貞不同義不外此六爻初有所渝則以廣大无私爲貞二三有所係則以遠邪能守爲貞四以同德之陽隨剛中之主則以誠積於中動合

於道者皆全其貞若九五以剛中正之君應柔中正之臣是猜嫌化而嘉會成也上六以純篤之極爲聯屬之本是神明通而幽顯格也何一非正而固之實效乎合而觀之公正開隨之始至誠要隨之終盡乎隨交之道矣處柔勿昵於小人得志必敦乎名節位極人臣不必危疑存退避之跡惟以明哲昭靖獻之忱盡乎獲上信友之道矣至於陽剛之君孚嘉美之佐精神攸洽德業交成致吉之道无過於此彖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者備著乎九五一爻隨之義顧不大哉

蒙三陽三陰之卦震動而兌說是兌之隨震舊說以震之一陽爲卦之主是也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惟五爻孚于嘉足以當之如比三爻匪人凶不妨其爲卦之主而九五履帝位而不疚只以爻位居尊者言之而終不得謂之卦主此卦可以例推矣本義爻位相配頗覺參差如五孚二而二係初三係四而不隨五皆有可疑竊謂五孚二三亦當孚五程傳於係小子失丈夫作兩說若係小子便失丈夫以見二之不可係於初而當隨五也三之隨有求得與四之隨有獲一例皆謂隨五本義謂三隨四兩丈夫當是一人俱屬五本義于二屬五于三屬四皆不可拘也初言隨之理貴乎貞與彖辭利貞相應上言隨之極與天下隨之相應如此看似覺貫通剛來下柔作卦體說覺明內則爲來外則爲往文義當如是震長男兌少女震下於兌是長男下於少女而少女當隨之非以震下兌爲隨兌也與動而悅一例看○初爻程傳優於本義而官守累辭然今借爲之解

凡舍己隨人其衆如有官守者不自專而隨乎人以變其常然所隨得貞則吉也何以得貞蓋所隨係於私則不貞必出門廣交不係於私則事成而有功此貞之所以吉也。上爻皆道作一象亨西山所用鎖牽之屬維係不一絡繹而來物多人衆隨機之象有似於此蓋維係者亨山之需而王因用以亨也存之以備一說。彖言人隨我爻言我隨人大象另取一義言在我者當知有隨時之義嚮晦宴息嚮一例餘然有動有靜有作有息自是大道理

䷑ 巽下艮上

程傳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悅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意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程傳既蠱則有復治之理自古治必及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曰利涉大川

本義蠱壞極而有事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爲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爲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爲元亨而利涉大川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朱子曰亂極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

臨川吳氏曰蠱之時不可靜俟當往濟險難故利涉大川也

蒙引蠱壞極而有事也須看一極字元亨利涉大川俱從此極字生來曰亂當復治以理數言也當云者理數當然也元亨者治之

也故機以利涉大川乘其机而有所事也先甲後甲則有所事之術也大川之象蓋指當時之亂言。亂當復治是有復治之机未全爲治丁用涉大川方是用力以治之治之之方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利涉大川得孔子往有事之言然後知其爲指治蠱之事也

按本義云有事即治蠱之事去疑元亨以天運言利涉以人事言甚明

程傳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世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按王註以甲爲剏制之令而孔疏所引鄭康成說以甲爲造化新令之日王謂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誅孔疏申之謂宜令前三日殷勤語之宜令後三日丁寧語之其人不從乃加刑罰也鄭謂甲前三日取改過自新故用辛也甲後三日取丁寧之義故用丁也程傳以甲爲事之始先三日後三日爲慮之深推之遠將三日虛說與王註相近但不取其命令刑罰之說耳本義以日言先甲三日爲辛後甲三日爲丁有取於鄭說故用自新丁寧之意也

本義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

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朱子曰然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先甲辛也如用丁亥辛亥之類

蒙引先甲三日是蠱之將然也而預治之後甲三日是蠱之既治也而維持之聖人於治蠱不於方蠱之時而必於將蠱之先與其既治之後亦異乎世之隨事補塞而偷安目前之爲者矣。先甲後甲此治蠱萬全之策又不必拘於壞極而有事者矣。甲日之始事之端也甲本是日之始今借以爲事之端。前事過中而將壞中非中正之中以時候而言如云泰以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也又云否過中矣將濟之時也。後事方始而尚新此後事即前面所謂後事之端者也可見後事方始亦是治蠱之事也其曰以監其前事之失此前事亦是前面所謂過中而將壞者也。前事過中而將壞者時也運也其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者人力也以此見人力之所助亦多矣

按蒙引有云元亨者蠱之既治也利涉大川者方治蠱之時也既治之說有病只是說蠱有元亨之理當急治之耳涉川所以治

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治之之術也○甲者事之始所甲字只是一事先之以更新後之以丁寧乃蠱治蠱之道○大壞當爲前事速壞當爲後事

[通]文王繫蠱彖辭曰天下治亂之机相爲倚伏時至於蠱敗壞已極天心厭亂將撥亂而反治故其占當得元亨然致亨之道全在以人事挽天運必也勵精圖治毅然勇往若涉大川然乃爲利耳而治之之道則在乎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焉先甲三日辛也取更新之義也方事之將壞必及時而新於先後甲三日丁也取丁寧之義也及蠱之既治必加意而保于後夫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治蠱之善術所以利涉而元亨也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

[開]註疏以剛上柔下巽而止爲治蠱作好一邊說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

[本]義以卦體卦變卦德釋卦名義蓋如此則積弊而至於蠱矣

或問巽而止蠱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爲治蠱之道朱子曰大抵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能做无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事之壞者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之義必

到便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不下交下卑巽而不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无所施爲如何治蠱○剛上柔下巽而止此是言治蠱之由非治蠱之道○趙德莊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向剛下面一向柔倒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葉溪王氏曰剛上艮也柔下巽也在上者有止息而无動作在下者有巽順而无違忤則禍亂之萌乃在于已安已治之中遂至於敗壞而不可勝矣此剛上而柔下巽而止所以成蠱也

盤澗童氏曰卦之爲蠱有數義剛在上柔在下此卦體也下卑巽而上苟止所以爲蠱此卦德也又自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也

[案]引問剛上而柔下巽而止似乎无與曰剛上而柔下上下之勢不交也巽而止主雖情而言雖使上下相交下卑巽而上苟止亦足致蠱也

[案]卦體卦變屬剛上柔下卦德屬巽而止○此可不言卦變而自明○案引看出串通意亦可玩然體分說爲正

[翼]孔子釋彖辭曰卦之名爲蠱豈无故哉世道之治必以君臣交通勵精圖治而後成今卦體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又卦變自賁來者初剛居上二柔居下自井來者五剛居上上柔居下自既濟來者兼此二變則上情高亢而不下接下情卑縮而不上交兩情暌隔矣卦德下巽而上止是在下者巽避而无敢爲之心在上因循止息而无必爲之志甘於自棄矣所以積弊而至於

蠱也

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按程傳以元亨承上巽止說亦與註疏同不如本義以上文爲釋卦名此下爲釋卦辭截得分明蓋元亨自當屬辭從元亨看出天下治來不必從巽止看出元亨天下治來

程傳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

朱義釋卦辭治蠱至於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

蒙引只實說天下治非謂天下將治也其本義云治蠱至於元亨

則亂而復治之象者蓋蠱本不專就天下說人家及凡事皆有之今却云天下治者以治蠱至於元亨即是天下亂而復治之象故云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彖傳是就大處立議論或以象字只是兆字意者非矣

按本義有治蠱二字故業引如此說

存疑而字當是字元亨乃是天下治也

存疑天下治只籠下意虛講非直已治也未有恬然无事而可得治者故往有事三字最重

按天下治還是論理之詞

孔疏利涉大川往有事也者釋利涉大川也蠱者有爲之時拔拯危難往當有事故利涉大川此則假外象以喻危難也

程傳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

臨川吳氏曰蠱之時當勇往有所事以濟險難若巽儒而止則終蠱而已豈能元亨哉

蒙引有事治蠱也蠱自有大川之象不必外索

程傳天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

朱義亂之終治之始天運然也

臨川吳氏曰數日以甲者以其爲十日之始也先乎甲之三日者辛也由辛歷壬癸而十日終終則又始於甲歷乙丙以至於丁而爲後乎甲之三日矣終始循環天之運行也治蠱者亦當終前事

始後事如天之行也

蒙引先甲後甲本是人事而乃曰終則有始天行者蓋亂極思治理勢然也人事所在即天運所在也

存疑終則有始雖云人事實則天道故曰天行非天有是時則人亦无從有是事矣歸重在天時上

按天行只照亂終治始說道理見得人事當因天時非從先甲後甲上取天行意先甲後甲自屬人事說臨川之說不必泥

隨卦辭曰元亨者當壞極之時宜有將亂爲治之机蓋天下之治已決於此也此見蠱之當治也又曰利涉大川者言往而有事以治之不可坐視其壞也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者亂之終即治之始天運然也有是時則宜有是事豈容已於先甲後甲

乎是知先甲後甲卽往有事往有事而天下治卦辭之意可見矣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程傳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已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節齋蔡氏曰振民務振作其氣使力其所謂相生相養之道无廢惰自安之人於已務涵養其德使日新又新无逸豫自止之意

按相生相養是程傳濟民之說今作新民看

本義山下有風物壞而有事矣而事莫大於二者乃治已治人之道也

或問振民育德如何朱子曰當蠱之時必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聽而在已進德不已必須有此二者則可治蠱矣

臨川吳氏曰蠱之象非美也君子以之則取其美風在內而能振動外物則象之以振動其民山在外而能涵育內氣則象之以涵育其德振者作興彼之善新民之事也育者培養已之善明德之事也

按吳氏取其美另是一說只以治蠱爲正

蒙引振民育德朱子小註說是治蠱蠱壞之極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治蠱之事莫要於治民然自新新民之本今却以振民居育德之先何也曰自治蠱言也育德則反本之論振民者蠱之時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故必振作其民使一變其舊習也又必育

已德者蓋自新者新民之本不然已昏昏矣安能使人昭昭故必培養已德以爲之本焉此不易之道也二者並舉蠱无不治矣

存疑程傳曰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此只是一邊尚遺了一邊須兼兩邊看本義而事莫大於二者方說得去蓋謂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固有事也既散亂旋復返補以有事也

按山下有風物皆撓亂爲蠱因蠱而有事非以撓亂爲有事旣撓亂旋復返補於山風亦覺添設只是因山風見得蠱因蠱見得宜有事振民育德君子之有事也要活看非必於蠱後方振育防蠱於未然治蠱於已然皆說得去仇滄柱作育民之德說與治蠱意合然補出自治一層似不可少如人德行有虧者悔而自修亦是治蠱一義大象往往補卦爻所不及宜活看

鑑孔子釋大象曰巽在艮下是山下有風也披靡摧落撓亂解散蠱壞之象也君子體此知蠱之時教化衰微風俗頹敗民之委靡甚矣必大加振作使去惡遷善革舊染以自新然民之不振實由已德之昏故新民之本又在自新必持養已德使天之與我者常存而不喪則成已成物兩極其功豈猶有難治者哉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程傳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居內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幹非有能濟之義若

以不克幹而言則其義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本義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占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或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朱子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

雲峯胡氏曰爻辭有以時位言者有以才質言者如蠱初六以陰在下所應又柔才不足以治蠱以時言之則爲蠱之初蠱猶未深事猶易濟故其占爲有子則其考可无咎矣然謂之蠱則已危厲

不可以蠱未深而忽之也故又戒占者知危而能戒則終吉

瓜山潘氏曰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以子幹父蠱爲言若如程說惟初爻爲可通若他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

按程傳居內在下之意可不拘本義云然亦危矣又云知危而能戒亦危矣是預爲不危字地步知危之乃是厲字正解也與程傳惕厲則終吉同

蒙引幹乃支當之義故曰如本之幹○蠱者前人已壞之緒不問生死初雖言考然不必拘以考爲亡父之稱蓋小註定作生者則亦大拘蓋泥无咎字抑不知父沒而子能振其已墜之緒則足以蓋前人之愆矣寧不亦是考无咎耶○初六是子考之无咎子之吉也六爻皆人子○有子考无咎主爲子言○危厲當如何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先甲三日後甲三日也

存疑此就卦初說道理

按治蠱者前已壞而後飭之故有取於子幹父母之蠱是從卦義上看出非從爻位看出也

講周公繫初爻曰已墜之緒爲蠱初六在卦之初蠱未深而事易濟故爲子能幹父之蠱之象如是則子克家而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占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然有蠱而待幹則已危矣豈可以爲未深而易以處之哉必戰兢惕厲竭其力而善爲處則終可以幹蠱而得吉矣

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程傳子幹父蠱之道意存承當於父之事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終得其吉也盡誠于父事吉之道也

按王註幹事有損益意承而已講以意承之而不必泥其事程傳意在承當父事只作尋常意字說

蒙引意承考其志在於承當父事以置父於无過之地也

按意承考是子之意時講謂父有其意而子承之添出一層豈必皆父有其意而後以意承之哉

講孔子釋初象曰前人之緖已壞全賴子孫振起之初六幹父之蠱者事雖違考而其意實承考欲置之无過之地故能幹之而考得无咎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程傳九二陽剛爲六五所應是以陽剛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陽剛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順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皇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

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

王註以居於內中宜幹母事程傳乃以應五爲說本義因之

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

雲峯胡氏曰貞者事之幹九二幹蠱而戒之曰不可貞幹母之蠱也非不可正也不可固執以爲正也母性多柔暗以二之剛承五之柔巽以入之不固守其剛乃中道也固則反傷恩害義矣

蒙引自九二剛中上應六五觀之則見其有子之幹母蠱而得中之象自九二以剛承柔而治其壞觀之則又見其未免於堅貞深戾之嫌故因戒之

存疑爻辭无中字本義生出一個得中是本象傳意本義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則象傳之中道也

蒙引周公繫二爻曰二以剛在下子也五以柔在上母也剛中之德應六五之柔凡所爲之失務飭之而振起之爲子幹母蠱之象然以剛承柔而治其壞未免有堅持拂戾之嫌故戒占者當周旋委曲巽以入之不可自以爲貞而固執之以傷恩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程傳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

中溪張氏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不同子之于母但當柔行巽入以飭治其蠱若專尚剛直盡行撥亂反正之事則于中道未爲得也

蒙引得中謂所幹之事得其當幹所當幹也非謂无太過也若作

无太過則下面不用戒以不可貞矣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本義有少可疑蓋九二剛而能柔且得其中疑即是幹母蠱而能不至于貞者也其不可貞之辭恐只是戒占者而已故象傳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得中道疑即是不可貞意

存疑得中道分明是不可貞意若將得中道入幹母之蠱內殊覺爻義不合蒙引後說是

集解舊正符云爻以九字言懼其失于拂戾也故以不可貞戒之象以二字言加其能以巽入也故以得中道予之意各有所取也

講孔子釋二象曰幹母之蠱與幹父之蠱者不同二雖剛而居柔既不柔靡又能巽順有匡救之方无矯枉之過爲得中道所以能幹母蠱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程傳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本義過剛不中故小有悔巽體得正故无大咎

語類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言有小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未免有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巽體不爲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爲寬裕以治蠱將日深而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咎也朱子曰此兩爻説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

紫溪蘇氏曰幹蠱之道以剛柔相濟爲尚初六六五柔而剛九二剛而居柔皆可幹蠱不然與其爲六四之過乎柔而吝不若九三過于剛而悔始焉曰小有悔若不足其過于剛繼之曰无大咎猶幸其能剛也幸其能體巽之權而不失其正也

存疑九三亦是幹父之蠱者以剛居剛而過乎剛又居下之上而不中固是未善然三是巽之上爻爲巽之體以陽居陽爲得其正巽則可以制其剛正則可以救其不中故其幹蠱不无失當處是小有悔也然亦不至大狼狽故无大咎因是小有悔故僅无大咎因是无大咎故僅小有悔

按本義是以巽體對過剛説得正對不中説○舊説悔以心言咎以理言亦難拘字義只是小有不善无大不是意

識周公繫三爻曰三居下體以承上事亦子幹父蠱之象也但以過剛則更張无漸不中則措置乖方未免有拂戾之嫌故小有悔然巽體可以制其過得正可以補其不中故雖未盡善而於人情事體猶未甚乖无大咎也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程傳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有小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

王氏湘卿曰以九居三剛之至也以此爲臣是諍君之臣爲子是諍父之子諍則有不順之名故始不免于小有悔然不陷君父于不義則終无大咎也

蒙引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而有巽順得正者存終无咎也不曰无大咎而只曰无咎蓋不但无大咎也有進而勉之之意

按蒙引刪无咎字深一層有味

顧孔子釋三象曰九三幹父之蠱雖過剛不中而小有悔然巽體終能更張得當而无咎也豈特无大咎而已哉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郭註寬謂无應故不合而見吝程傳亦用无應意

程傳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皆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

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寛裕以治蠱之象也如是則蠱將日深故往則見吝戒占者不可如是也

習静劉氏曰强以立事爲幹怠而委事爲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止者怠柔者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之時蠱猶未深故但有子則考可以无咎四之時非初比也而復寛裕以視之蠱將日深矣以是而往其見吝也固宜

梅巖袁氏曰諸爻之幹蠱者或體剛或乘剛或應剛獨六四以柔而止所以致蠱非所以幹蠱也

家引六四裕父之蠱夫治蠱當如拯溺救焚然惟恐緩不及事今爲裕以治之吝也謂之往見吝猶云往凶有孚言其吝立見也

或曰初六亦柔也何以幹而不裕曰蠱之初柔猶可幹至四而復以柔處之蠱不可爲也况畫柔乎故初本義曰蠱未深而事易濟至四則曰如是則蠱將日深矣

按本義蠱將日深往則見吝謂往以治蠱徒見吝也與程傳幹過常之事稍異 或謂往則見吝猶動輒有悔即家引所謂立見也亦通然照往未得看往字還以往治蠱爲正訓

溪齋周公槃四爻曰前事既蠱爲之後者當如拯溺救焚竭歷以圖庶幾有濟六四以陰居陰不能有爲樂因循而憚改作若是无事然有寛裕以治蠱之象如是以往則前人之墜緒終无振興之日徒見羞吝占者當知所戒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程傳以四之才守常居寛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以所任則不勝矣

溪川毛氏曰九三之剛失之過故悔六四之緩失之不及故吝必不得已焉寧爲三之悔不可爲四之吝此治亂興亡之机也

存疑言未得幹其蠱也

按往未得謂往治之而未得也未得故見吝

誠孔子釋四象曰蠱以振奮而能治六四裕父之蠱則蠱日深往治而未得宜其吝也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程傳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于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爲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爲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継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爲善継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

本義柔中居尊而九二承之以德以此幹蠱可致聞譽故其象占如此

雲峯胡氏曰五爲継世之君有九二承之以德是能用賢以致聞譽者也諸家以爲用九二令譽之臣近以名用人不若謂任九二之德自可成六五之名者也

雙湖胡氏曰在六二以五爲母柔居尊也在六五又自取子道以継世之君言也象何常之有

存疑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必能振拔以有爲者得九二以剛中之德奉承之於下有以匡己之不逮故能振前人之蠱垂聲譽於天下得賢之效有如此哉

按程傳以承舊業爲幹蠱則幹蠱屬五非以二承幹五之蠱也要看得清楚本義以此幹蠱仍跟柔中居尊來九二承之耳○君而幹蠱自當以繼世言○九二從傳內照出依爻詞只渾言人君

講周公繫五爻曰六五柔中居尊當蠱之時似未能振拔以有爲者得二之剛中以輔於下是繼世之君尊所賢臣以匡不逮有能幹父之蠱之象將見人皆稱之不曰中興之令主則曰繼體之賢君用此被聲譽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程傳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蒙引言六五之用譽非五所能由九二承之以剛中之德故也然非六五柔中能任九二欲承以德亦无由也

講孔子釋五象曰五之幹蠱而用譽者由其柔中任二而二承以剛中之德故也蓋委任得人自足以成天下之治故功在九二而名歸六五耳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疏孔疏不承事王侯但自尊高慕尚清虛之事清虛二字未安

程傳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于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潔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爲此象而占與戒皆在其中矣

或問程傳云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的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問此

爻本義云占與戒皆在其中如何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

隆山李氏曰君子當蠱之世方事之興也盡力以幹焉操巽之權而行其所當行及事之休也潔身以退體艮之義而止其所當止故也

臨川吳氏曰上九在一卦至高至上之位故曰高尚下五爻屑屑於一家之事至此則一國之事天下之事猶且視爲卑下而不屑爲彼一家之事又何足道哉

雲峯胡氏曰初至五皆以蠱言不言君臣而言父子臣於君事猶子於父事也上九獨以不事王侯言者蓋君臣以義合也子於父所有不可自諉於事之外王侯之事君子有不可事者矣是故爲

子之出處在事之中盡力以幹焉而不爲汙在事之外潔身以退
焉而不爲僻本義謂占與戒皆在其中蓋以時當高尚或自在其
畢下而當戒也
蒙引本義剛陽居上在事之外須要看剛陽二字見是有賢德而
不當事任故如此所以爲志可則非是能庶外安於不求知者之
比此不曰陽剛而曰剛陽亦不苟且蓋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全是
剛操也故用剛字○參義曰治蠱者子任父之事臣任君之事也
上九當蠱壞之極而不援任於人求賢人君子當天下之壞而獨
善其身者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上既在事外而不事王侯
則高尚其事而已其事者何事也曰聖人之道也吾身之德義也
苟不任王侯之事又不事吾身之事而徒嘐嘐然曰吾不事焉是

乃吾君之罪人也若人者又何稱乎
按參義謂蠱之極而不援任于人常說多從此然楊誠齋有云事
之蠱壞者至六五幹之畢矣上九所以尚也就爻位看亦有味
○王謂天子侯謂諸侯皆有君位者也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雖當蠱時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是有賢德
而不當事任隱居獨善清操絕俗故爲不臣事于王侯而高尚
其事之象蓋斯世之蠱固不可以坐視然道在而位不在則亦
歸潔其身而已未可爲非也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程傳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于世務不臣事于侯蓋進退以道
用舍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

朱子曰當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
出或入則其志眞可法則矣只爲人不能如此也
蒙引蔡義曰上九之志可爲法則是故不離於中庸之道也如彼
潔身亂倫而素隱行怪者未免于過也又豈可則也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不事王侯是不見用于世而潔清自守其
皎然之志足以範世而可則也若過可爲而以隱爲高潔身亂
倫焉足貴乎
直建安邱氏曰六爻取家事爲象上爲父故本爻不稱爻而他爻
言父五爲母故本爻不言母而他爻言母在下四爻皆爲子也然
子幹父母之蠱惟剛柔相濟爲善初爻柔位剛故无咎二爻剛位
柔故得中三爻位俱剛過於剛者故小有悔四爻位俱柔過於柔

者故往未得此四位剛柔之異而得失之判也然上五二爻以家
事言則上爲父五爲母衆爻爲子以國事言則五爲君下四爻爲
用事之臣上一爻爲不事之臣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觀下五
爻以幹父言則父之位存矣觀上一爻以王侯言則君之位存矣
此易之道所以屢遷而不可爲典要也
竊上爲父之說不可用
蒙引通觀蠱之六爻有以才質言者二三之剛四之柔是也有以
得應言者五之用譽者是也有以時位言者初之蠱未深上之在
事外是也下五爻皆有蠱者惟上九是不與天下之蠱者故程傳
云如伊尹太公之始曾子子思之徒也
日講解義此見亂極當治而所以治之在人之有所事也蠱者事

此乃既蠱而治之之事也卦象所以成蠱卦才所以治蠱或從天道說向人事或從人事說向天道是教人竭力承天不可自失机會皆以責人治蠱也當蠱之時不可苟安要必剛柔得中乃可轉禍而爲福剛而不中則急治而失之貞柔而不中則緩而不治失之裕君虛中以任賢賢得中以濟世二五相應蠱所以不終於蠱也然失之貞者猶有撥亂反治之心失之裕者終無起弊扶衰之日蓋必有二五治蠱之君臣乃得全上九之高尚不然將必出而任天下之事所謂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必當引爲已責矣是知有國家者誠宜臨變而亟爲之圖尤宜未危而預爲之防此特盈保泰之善術也夫

朔訓卦詞因天運上說人事彖傳以人事說歸天運大象以治巳治人爲治蠱之本皆當乘時以有事也初幹父之蠱者也恐其怨於易濟故以厲儆之二幹母之蠱者也懼其傷于逼切故以不可貞戒之三以過剛而幹蠱故不免于悔四以過柔而裕蠱故不免于吝五得人以濟蠱者赫赫然有休光也上无幹蠱之責者故綽綽然有餘裕也

蠱上艮下巽三陽三陰之卦上爲艮主初爲巽主以蠱之六爻論艮之上在事外自當以巽之初爲成卦之主也故於初爻言蠱之當幹而示以致其危厲之義若上在事外則无幹蠱之責而可云高尚矣中四爻皆言幹蠱蠱者壞於前而幹於後故取象於父母以家道論之二毋位五父位二剛中幹母蠱而得中五柔中幹父蠱而用譽二四皆云幹父蠱以父蠱多而毋蠱少也

以君道論之則五幹蠱之君也二輔五幹蠱之臣也五柔中而二剛中故取子毋爲假象而不必泥三四皆幹蠱之臣三剛有悔而終能幹四柔爲裕而吝不免以見幹蠱者宜剛无柔也君道治蠱當以天下爲事彖傳言天下治大象言振民乃極其量而言之也育德尤治蠱之本也凡事之壞者曰蠱其反敗爲成即所以治蠱人之不得其宜已之未能盡善皆蠱也其爲振之育之者酌其剛柔協於中道日用間有所必需勿視蠱爲遠而忽之家人卦五爲夫二爲婦以家人有嚴君蠱則五爲父二爲毋矣幹蠱在二當言毋在五當言父其理方全如必謂以二之陽應五之陰爲毋此非爻義所重若泥此則五當言毋道而何以又云幹父之蠱也至于論君臣則當取應活看爲是初意承

考也五承以德言五虛中能承考以德似覺直截應二意只可虛包不必實指

易經詳說　十三終

臨䷒兌下坤上

程傳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也天下之物密近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之義

按臨字不訓大大是以意爲解以上臨下以大臨小故臨有大義也孔疏可以監臨於下程傳臨民臨事乃臨字正說也本義進而凌逼於物亦只是相臨意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程傳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

本義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大亨而利於正

雲峯胡氏曰本義解臨字諸家所未發蓋訓近訓大即見上臨下不見下剛臨柔之意本義依如臨深淵之臨謂進而逼於淵此所謂臨者剛進而逼於柔也

蒙引二陽浸長以逼於陰蓋復之一陽固是陽長但猶微耳至於二陽則其勢已長而浸浸乎不可禦矣故有侵逼之義○元亨利貞則重在利貞夫剛浸而長陽德方亨雖无卦德卦體之意似亦自有元亨之理矣今也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

按蒙引此說則講中只用剛長意以見元亨之義足矣時講多將說順剛中而應說盡似欠分曉

存疑二陽浸長已有臨陰之勢兌說坤順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又有臨陰之善故其占當得大亨然又利於守正蓋勢德兼備固君子得志之日然所行不正則德不合卦而失自處之道矣又安能以得志哉故元亨而利於貞者乃理之當然彖辭聖人以爲戒而彖傳以爲天地之道也

程傳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

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覃子曰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

按遯六月卦當是建未之月孔疏至于八月建申之時可疑

本義然至於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亦臨之反對也又因占而戒之

臨川吳氏曰自天正建子之月一陽始生爲復其卦一建丑之月二

陽長而爲臨其七建午之月一陰始生爲姤至其八建未之月則
二陰長而爲遯遯者臨之正對臨卦六畫變盡也今日二陽之臨
陽長而消陰也至於八月二陰之遯則陰長而消陽也故其占爲
至于八月則有凶也
[隆山李氏]曰陽生於子終於巳陰生於午終於亥故一陽復十一
月至巳爲乾則陽極陰生一陰姤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
四陰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爲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時陽勢
方盛至於八月建酉卦爲觀四陰浸長逼二陽則臨二陽至觀危
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于有凶者言之于臨則當自臨數
而不當自復數以觀六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
陽反對消長之常理文王於臨以八月有凶爲戒其義甚著豈可
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
[彖引]至于八月有凶只以月數計之如七日來復之例此是聖人
於陽長之時而預爲陽消要也蓋有長必有消无往不復也○又
參義曰於陽方盛之日而先慮其變此易所以爲君子謀也一陽
始於復二陽長於臨至於六陽而爲乾則陽極矣於是一陰始于
下而爲姤二陰長而爲遯自臨至遯凡經八爻自子至未凡歷八
月○此八月是八個月非仲秋之八月也故云如七日來復之例
或曰八月謂夏正八月於卦爲觀則是仲秋之八月○或謂主周
正八月言非也文王繫辭之時未有周正至武王得天下之後方
用周正也
按彖引八個月之說最是從臨初爻數至遯二爻歷八爻爲八個

月一陽復也二陽臨也至二陰遯也非從復說起只是從臨卦
初爻數起耳夏正周正可以不辨若細論之商正建丑文王在
羑里時當用商正非夏亦非周其說逾煩遯觀當從前說
[存疑]亨只據浸長之勢言未是實事貞字最重正所以維其亨處
八月句言不久將衰益見不可不貞意
[講]文王繫臨彖辭曰二陽浸長君子之道方亨雖非有意逼小人
而小人自消若有進逼之義故爲臨占者當此時而臨小人則
陰類可以盡去陽道可以大行當得元亨然君子之防小人常
疎小人之伺君子常密不可恃我之盛而忽彼之衰必存心處
事皆合於正則无疵可議无隙可乘然後元亨可得也況陰陽
消長時運之常今日陽長陰消固爲可喜至於八月則陰已漸
長而不免于有凶矣如之何而可不貞也

彖曰臨剛浸而長

[程傳]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
[本義]以卦體釋卦名
[中溪張氏]曰自復一陽生積而至臨則二陽長矣故曰剛浸而長
[存疑]剛浸而長則駸駸乎不可禦之勢有臨之義也故曰臨
[蒙引]孔子釋彖辭曰卦名臨者方一陽來復其勢猶微今二陽浸長
自此而泰而大壯而夬勢所必至君子並進小人殆无容足之
地矣以其有進逼之義故爲臨

說而順剛中而應

[蒙引]孔疏以說而順連上剛浸而長程傳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亦是

迪上本義邦儀所屬下

中溪張氏曰說而順以二德言內兌爲說說則二陽之進也爲不逆外坤爲順順則四陰之從也爲不逆二以剛中而應乎五故能大亨而得正

按此本程傳說

本義又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

蒙引悅而順只就我一身言剛中而應只是以我對人而言

存疑說是和顏悅色不壯於頄也順是動而以順行不哭如其來也剛中所處得當也而應有助也

要解仇滄柱曰剛浸而長有其勢也順悅剛應處之盡善也此致亨得正之本即是合于天道處內悅外順以心與事言剛中有應以人與己言如此則臨小人之善術乃萬全之道也

按而節蒙引云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是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則此二句不專發明元亨兼有利貞意去疑直以此爲貞

翔玩文義卦之善只是臨之善元亨利貞意俱在下且勿說盡

諷當剛長之時勢固可亨矣卦德兌說坤順內而意氣之不乖外而舉動之合宜卦德有其善也又卦體剛中而應在己无用壯之失在人有相濟之功卦體有其善也夫當剛長之時又有其善如此所以既元亨而又利於貞也

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程傳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大亨而得

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

本義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也

蒙引胡氏曰臨无妄皆曰元亨利貞臨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无妄曰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本義於臨曰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當剛長之時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无妄亦曰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他卦但曰釋卦名義釋卦辭此二卦又有所謂言卦之善者何哉蓋二卦皆以剛爲主剛不如此非剛之善也乘之天道賦予无有不善善字又從天道天命而言也

蒙引天者理而已矣以此卦言之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則其占之大亨而必利于貞者誠當然也說而順剛中而應此臨之正也[illegible]天之道也

存疑君子之去小人固自有道若徒剛壯見於面目而无深沉之思不顧不中而失善處之道勢孤援絕而无正人之助則不惟小人不可去而患害已生矣又安能得志哉故悅而順剛中而應乃臨陰之善聖人彖傳深嘉之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按程傳大亨以正單承剛中而應說與孔疏同本義以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剛長之時又有此善云云是以說而順剛中而應並言而大亨以正雙承之也本義剛長之時承剛浸而長又有此善承說而順剛中而應其占如此又以應首節本義占者大

亨而利於正也大亨從浸長看出以正從說順二句看出上兩節只釋臨字此節方釋元亨利貞元亨利貞原承臨字故本義此節承上二節也大亨現成說着重在以正二字以見利貞之重天道不用深講只是理當如是

[講]卦之名與卦之辭固如是矣卦辭所謂元亨而必利於貞者蓋於剛長之時又有說而順剛中而應之善是當大亨之時合內外人已以歸於正乃天道之當然也君子之臨小人亦惟於大亨之時能以正而已使不以正又何以得亨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王註]八月陽衰而陰長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故曰有凶 [孔疏]證有凶之義以其陽道既消不可長久故有凶也

[程傳]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於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于滿極則无凶也

[本義]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

[中溪張氏曰]自臨之丑至遯之未凡八月歷時尚久而曰消不久者於其方長之時而告之以將消之理則庶乎知所戒也

[存疑]二陽雖長然不久將消君子當預爲之戒不可付之天運之自然也

[通典]首節釋卦名而幸其勢之盛下是釋卦辭而勉其處之盡善戒其防之宜早而君子不可不以貞而預爲備也

[按]此釋至於八月有凶大亨以正至此總只是釋卦辭 水義天運之當然即指八月有凶謂此雖是天運君子不可不盡人事

[講]卦辭又謂至於八月有凶者蓋二陽今雖浸長然其消也只在八個月中不能待久也君子宜預爲之戒豈可諉諸天運之當然哉然則何以戒之亦惟持之以正而已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孔疏]澤上有地者欲見地臨於澤上臨下之義故云澤上有地也

[按]孔疏以思爲思念以无疆爲无有疆境不如程傳

[程傳]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無窮親臨于民則有教導之意思也無窮至誠無斁也觀含容之象則有容保民之心無疆廣大無疆限也含容有廣大之義故爲無窮無疆之義

[本義]地臨于澤上臨下也二者皆臨下之事教之无窮者兌也容之无疆者坤也

[節齋蔡氏曰]教思無窮澤潤地之象也容保民無疆地容澤之象也

[雲峯胡氏曰]不徒曰教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不徒曰保民而曰容民其度量如坤土之大

[蒙引]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此取卦名而義不同不拘泥通於物之

義○教思謂其一段教育成就人底意思○保謂愛而保之也𦒿黎百姓皆在我撫馭之中者容也使之各安其生而無或失所者保也

存疑諸水爲澤澤上有地地高澤下是上臨下也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故君子以之教民之意思无有窮盡其容保乎民也无有疆限

蒙引教思容保蒙存未分貼教養而時講以教思爲教一邊容保爲養一邊其說未確教之中合有養而容保實兼教養也○因指謂无窮直說言其深无疆橫說言其廣二義相須却有理○或問教如何含養曰如孟子所謂制田里教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豈不是教民之事不獨庠序乃爲教也

要解沈渝桂曰教思者教中育思也既立其法又盡其心无窮則深入之意容保者容而能保也其量既大其恩復厚无疆則廣被之意

講孔子釋大象曰澤上有地地臨於澤臨之象也夫地臨于澤是上臨下也君子以臨下之道教養二者而已教人之思諄諄乎其无盡也容保之量恢恢乎其无限也教洽而无一人不復其性養周而无一民不遂其生臨下之道盡於此矣

初九咸臨貞吉

程傳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于初感之者也比他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也

蒙註咸訓感爲感以初與四相感應爲說程傳因之未改本義卦惟二陽徧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爲貞吉

或問程易作感感義如何朱子曰陰必從陽誚咸爲感亦是但覺牽強些

雙湖胡氏曰王弼已訓咸爲感諸儒因之然而以二陽方長乃臨臨感四五二陰與之相臨置三上不問不亦狹乎故不若訓徧與皆義見得陽道廣大公溥而且與立卦命爻之義皆得也

建安丘氏曰咸皆也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

蒙引初二二爻本是卦之所以爲臨者初九之貞亦只是卦辭利貞之貞○此正所謂當剛長之時又有此善故其占如此意思故其占爲貞吉言正而且吉也

存疑咸臨徧臨也君子以世道爲己責初九陽德方亨則四陰皆在所臨之內矣故其象爲咸臨占者能守其正不失臨陰之道則小人可去而吉矣

按咸臨二字依印說是二陽咸臨四陰叙與本義徧字之義少遜以四陰皆在所臨爲說○貞吉本義无戒意存疑占者能守其正蓋言外補出

講周公繫初爻曰初陽方長四陰皆在所臨者也故爲咸臨之象然君子之於小人不恃有能勝之勢恃有必勝之理初九剛而得正有貞之義其所以爲臨者循乎義理之安而非發於意氣之私自治嚴而慮事密則動出萬全我无可議彼无可乘小人可去而獲吉矣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程傳所謂貞吉九之志在於行正也

存疑此中貞字之義

所表上句貞吉作已能看根上咸臨一順講下志行正句作推原說

按初象志行正是從貞字取意二象未順命是從咸臨取意語氣稍別

蓋孔子釋初爻曰咸臨以正而得吉者蓋自治之嚴慮事之密君子之正也初九志欲行正則其所行无一不出於正如是而臨吉何疑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按註既以二與五感應爲說程傳因之未改

程傳二方陽長而漸盛感動于六五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

本義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正義胡氏曰初剛得正未見其勢之進故曰貞吉二剛得中勢可以上進故不特曰吉又曰无不利至六三則曰无攸利扶陽抑陰之意可見矣

蒙引初九曰貞吉二不言貞者初之剛而得正二之剛中又盛於初之剛正其貞已无待於言也剛中最易之所喜 初九以剛得正而吉九二以剛得中而吉其无不利特以其勢上進也蓋已進至二駸駸乎有純剛之勢矣故初僅得吉而二則兼得无不利

講周公繫二爻曰九二有浸長之勢逼近於陰四陰皆在所臨者也故於咸臨尤切然九二剛得中而勢上進剛得中則擧動合宜而臨之有其道勢上進則機權在我而臨之有其力占者以是而臨小人則道足以服其心力足以制其命小人无不去吾道无不行矣吉而无不利也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程傳未者非遽之辭孟子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云仲子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歟抑亦盜跖之所樹歟曰是未可知也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義意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本義未詳

按未順命語意似反故本義謂未詳 孔疏謂未可盡順五命程傳非由順上之命[illegible]謂二陽方長臨衆陰陰質強而未順命故咸臨得吉陽得其[illegible]陰免於害故无不利時講多從蒙說

蒙訓求順命拈小人言

去疑未順命正明當咸臨原故

日講解義或以爲未順天命或以爲未順君子之命要之君子之命全乎天理即天命也小人不順於君子君子必欲屏絕之正以其悖乎天理耳豈從一己之異同起見乎

張未順命當在第二個咸臨上取義言初已咸臨而二又須咸臨者以初雖咸臨而羣小猶未順其命令故二又須咸臨而乃得吉无不利也備一說

講孔子釋二象曰九二以咸臨而吉无不利者以羣陰朋邪心術奸回行事頗僻未順乎天命之正理故必咸臨道足以服之力又足以制之而始吉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正註甘者佞邪說媚不正之名履非其位居剛長之世而以邪說臨物宜其无攸利也若能盡憂其危改修其道剛不害正故咎不長

疑既訓盡未是只宜作口氣字看

程傳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

本義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爲教深矣

翼才曰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

平菴項氏曰六三以甘媚而无攸利見君子之難說也既憂之无咎又見君子之易事也其處已也嚴故不受不正之媚其與人也寬故不治既憂之人爻辭雖爲六三言之然亦可以見二陽之用心矣

實案胡氏曰象惟取剛臨柔爻則初二外皆上臨下三兌體在二陽之上爲以甘說臨人之象節九五以中正爲甘則吉此以不中不正爲甘故无攸利憂者說之反能憂而改則无咎矣

蒙引六三居下之上附近臨下二陽然亦是卦之所以爲兌者也

故爲甘說臨人

按甘者小人之常態憂者小人之囘心无攸利則有咎无咎則利只在一轉念間耳初二之臨四陰以浸長之勢言四陰言臨以上下爻位言

講周公繫三爻曰六三居下之上以臨二陽陰不中正又居悅體无實德以臨人惟虛示甘美之情爲甘臨之象君子知其巧僞无實而不之信何益之有占者如是无攸利矣无攸利則不免有咎若自知甘媚[illegible]既憂之而改行從善則能見容於君子而咎可免矣

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註傳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

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强自改故其咎不長也

臨川吳氏曰以不正故爲媚說之態先雖媚悅而後能憂則始雖有咎而其咎不長故可无咎也

存疑曰咎不長則知其有咎也始雖有咎然能憂之則可以免矣故曰咎不長也

講孔子釋三象曰三之甘臨陰柔不中正而位不當也无其德而邪媚存心是則小人之咎耳既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勉强自改故其過咎可免而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咎

孔疏履順應陽不忌剛長而乃應之履得其位盡其至者也剛勝則柔危柔不失正乃得无咎也

按孔疏以至爲至善之至程傳以爲切至

程傳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

本義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或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朱子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

雲峯胡氏曰六四以陰居陰處得其正下應初九之正相臨之至所以无咎又地附澤澤依地六四坤兌之間地與澤相臨之至也

蒙引處得其位柔順而正也下應初九陰陽正應也故爲至臨重在柔順而正上謂以柔順得正而下應乎初九故象傳只曰位當

也六四以順正之人得正應而與之宜其相親相密如琴瑟之相和塤篪之相應而膠漆之相投者矣故爲佰臨之至也相臨謂相親也非相凌逼也亦非臨蒞也近於取卦名而義不同者參義曰謂之至臨而止於无咎何也曰至臨非臨之至善也以其與初相應於臨之情最爲切至耳豈必能大有爲乎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柔順得正下應初九陰陽相得其情密矣蓋情意篤摯物莫能間而相臨之切至也占者如是宜无咎矣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孔疏釋无咎之義六四以陰所居得正柔不爲邪位當其處故无咎也

程傳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盖由位之當也

按三層意重在以陰處四得其正上

通典位當柔順得正也柔順則不露圭角得正則不尚詭道臨之至也

去疑位當就德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四之至臨无咎者由其以柔居柔處位得當故能與初情投而意洽也否則貌親而情疏烏能切至如此乎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正誼處於尊位履得[illegible]用建其正不忌剛長而能任之委物以能而不犯[illegible]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不爲而成不行而至矣大君之宜如此而已故曰知臨大君之宜

吉也

程傳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惟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

本義以柔居中不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中溪張氏曰一人出而君天下自任者其智小任人而不自任者其智大况當二剛浸長之世六五在上與九二爲正應不忌其進而以柔道接之則剛中而應反爲吾所用是集衆智以臨天下大君之宜孰大於此吉可知矣此帝舜能用禹皐陶而臨下以簡謂之大智者歟

蒙引六五知臨不是臨九二吉是臨之知者也臨字只帶說如振恒井恒也而傳曰振恒迷復非復也而猶曰迷復則此謂之知臨何不可竝必是臨於九二而已哉

更解仇滄柱曰聖人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何嘗非智臨本義必就任人上說者以六五柔中處已下應九二故也智如大舜惟不自用而任人此智臨之証矣

按臨是臨天下而其知處則於能任九二見之蓋其臨天下有知人之哲也

謂周公繫五爻曰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剛中之臣不自用其聰明而倚任於二以圖治功此其爲臨乃知者之事而大君之所宜也將見聰无不通明无不照君道得而治可成矣吉莫大焉古者亦如是而已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程傳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

按程說行其中德只是說五有中德而見之行此一說也孔疏謂六五處中行此中和之行又一說也

蒙引知臨如何以爲行中蓋大君不自用而任人便是理之正當處理之正當處便是中故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按此說較明

去疑玩一中字則知不用人而自用皆是偏僻的道理之謂一字然自意味如云所謂大君之宜者非予智之謂乃此之謂也

要解仇滄柱曰堯舜爲天下得人成湯聿求元聖武王任官惟賢才可見用賢爲行中之大其逸於得人處正其宜君宜王處也

謂孔子釋五象曰人君勞於求賢而逸於任人天理當然之極即中道也六五知臨爲大君之宜者以其應二能任用賢人行此中道之謂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孔疏敦厚也雖在剛長而志行敦厚剛所以不害故无咎也

程傳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而居臨之終敦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

本義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上六敦臨自是積累至極處有敦篤之義

臨川吳氏曰敦厚也坤之上畫地之最厚處天高而覆物者以上臨下也地厚而載物者以下承上非臨也上六陰柔居高臨下然

以坤厚載物之德臨之以俟二陽之進而非敢以柔臨剛也在上而不以高自居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此爻取義乃臨卦之正意

蒙引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自始至終有厚道焉故曰敦臨以厚德臨人无不服矣故吉而无咎吉以事言无咎以理言

存疑此爻是卦位上說道理於爻義无取蓋居卦之上處臨之終與人相臨自始至終而无替可謂厚矣

按敦臨二字合說只是敦厚於臨蒙引有厚道焉存疑可謂厚矣是別醒字義非正詁於情意真切見至於始終不渝見敦若但說厚恐混以象傳志在內照看則所臨即內之二陽而其敦處亦即在志上見

要解仇滄柱曰人情彼此相交亦有相臨之義敦爲誠意始終无間否由志之切耳存疑引晏平仲善交久敬爲證是其義也不必入敦後臨民說

正宗周公繫上爻曰上六居卦之上處臨之極其與人也情意相契自始至終而无間敦厚於臨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孔疏釋敦臨吉之義雖在上卦之極志意恆在於內之二陽意在助賢故得吉也

程傳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也

朱子曰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

雲峯胡氏曰上六非與內之二陽應而其志在二陽斯其爲厚之

至也

蒙引志在內也有念念在此之意言其志一在乎內也有厚道焉內指二陽蓋此卦以二陽臨四陰得各然此既臨彼則彼亦臨此有彼此相臨之義故周公於初二則皆曰咸臨於四五則各取其與應爻相臨於三則曰甘臨者即臨下之二陽也以其下比二陽而上復无應故如此取象也上六亦然細味自見初二之咸臨以君子臨小人也六三之甘臨以小人臨君子也六四之至臨朋友之交也六五之知臨君臣之義也上六之敦臨則又槩言之不可謂復指小人臨君子也

要解孔子釋上象曰人之相臨不克有終者徒以貌而不以心也上六敦臨之吉以其志在於內之二陽念茲在茲厚之至也是以

吉而无咎

建安邱氏曰臨有浸逼之義以下之二陽而逼乎上之四陰也然二當任而初不當任故二爲臨主是以在二曰咸臨吉无不利而初曰咸臨貞吉而已其上四陰則皆受陽之臨者而逢者吉近者凶三其最近者也故甘臨无攸利四五則漸遠矣故四至臨无咎五知臨吉也惟上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敦臨吉无咎之辭焉豈非臨之道利遠而不利近者乎

日講解義臨之爲卦竊見陽當極盛之時君子道亨則小人自退然必守正預防乃可制於未亂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君子進臨小人之道也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大君臨蒞斯民之道也臨小人正以爲斯民也夫以二陽而臨四陰陽雖長而陰猶盛非協力不

足以勝故初二皆曰咸臨其上四陰以陰臨陽宜與陽相應三无應而近陽求媚宜无攸利四五有應而當位履中上雖去陽獨遠而志應乎內故有吉无咎之辭焉蓋爲君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宰相五與二應明君所以任賢故稱知臨爲相者不能獨臨而委之賢有司執事四與初應大臣所以親賢故稱至臨用咸臨者而君子長矣去甘臨者而小人消矣由是司牧有人司教有人而致臨之治可以垂衣而長亨也臨天下者其亦深鑒於此乎

按二陽四陰陽之數不敵陰因二陽方長故以陽爲主而取臨陰之義就兩陽論之二之勢上進則又以二爲主彖所云剛中而應二之謂也爻於初之咸臨但云貞吉於二之咸臨則云吉无不利所主在二也三陰不正爲小人既言其甘又示以憂於此見小人自處之道而君子所以待小人甘則拒之憂則容之可也四陰正不以小人論以其與初相應故爲至臨五柔中居尊與剛中應以其任賢宜以知臨大君之宜許之上處臨之終執卦取義見得臨當有始終然亦以其陰正故能一意在陽而不移也陽言臨陰亦言臨隨爻取義不可拘泥而本義所云浸逼者則唯陽有此義也大象教思容保專以臨民言補卦爻之所不及別是一意○凡八相交皆有臨義咸言其廣也至言其篤也知言其明也敦言其久也獨甘臨不善與貞相反象言貞尤其要也○或疑舊說初之咸臨主感四四之至臨主應初二之咸臨主感五五之知臨主應二咸訓感似亦有理然三之甘臨四之至臨五之知臨上之敦臨皆是與二陽相爲臨當以偏臨

臨侯

䷓坤下巽上

程傳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爲觀於下則爲觀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修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爲義也本音如自上示下曰觀自下觀上曰觀故卦名之觀去聲而六爻之觀皆平聲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王註謂觀盥而不觀薦孔子謂自既灌而往者不欲觀殊无味程傳謂當如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本義則謂盥而不薦總是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王註又謂下觀而化有孚顒若程傳因之亦屬下說本義則與盥而不薦連看亦就上說

程傳予聞之胡翼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煩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本義觀者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爲觀盥將祭而潔清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敬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戒占者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爲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或問伊川以爲灌鬯之初誠意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爲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朱子曰盥只是洗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而不敢輕用否曰然○或問盥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問有孚顒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曰從後說則合彖辭下觀而化之義問前說似好曰當以彖辭爲定○按朱子此條是未定之說

平菴項氏曰盥者祭之初孝方詣東榮盥手於洗凡祭之事百未一爲也薦者祭禮之最盛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无不陳也此但以盥而不薦象恭己无爲耳非重盥而輕薦也先儒謂盥則誠意方專薦則誠意已散仁人孝子之奉祀豈肯至薦而誠散乎

雲峯胡氏曰諸家謂盥者祭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以求神之時也本義但以爲將祭而盥手蓋酌鬱鬯之酒以降神灌地非盥也諸家謂薦則誠意已散不復如盥之時本義之意則謂盥豈有不薦者孝子之薦豈皆有至薦而誠散者獨就觀示上發盥而不薦之義以喻一陽在上无爲而化蓋祭必先盥盥者未用事之時祭則薦而用事聖人至德之化如將祭而盥不待見于用事孚信在中已顒然可仰觀之者見其盥未見其薦亦已信而仰之蓋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不薦而孚誠與未占有孚意同

蒙引有以二字意虛此解字義法也○示者示其所仰者也自上而言仰者仰其所示者也自下而言无有有所示而无所仰示者如此告示則便是要與人看故曰有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

○盥而不薦自祭祀假借來說本義釋云言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却是影此意說向爲觀上去○无有盥而不薦之事然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則盥而不薦之理也故朱子曰祭祀无不薦者此是假借來說也○或疑依朱子語錄畢竟亦是未薦之意然本義不輕自用字則又非未字意何也曰本義此句是就本文移向爲觀者言之固不得以未字意相體貼矣必欲體貼未字意則爲觀者亦將有輕用之時乎○不薦只是愼重之意故朱子小註云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爲天下法而不敢輕云云○或云盥而不薦即所謂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者非也夫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則是彖傳下觀而化之意來卦辭不薦還是主爲觀身上事說非功效也○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此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所以云有使敬人以爲觀之道如此也

○盥是方用事之初薦是既用事之後方用事之初誠敬方殷既用事之後便漸過了但盥手而不用以薦是常持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不使過也○致其潔淸而不輕自用依傍盥而不薦解是致其潔淸而不輕用出用出則誠敬便過了即是持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也要其實只是君子之心常存敬畏爾

或疑有孚即祭者之誠註曰顒然可仰還是就可尊敬說非人尊敬之也若者形容不盡之意

按觀字讀斷發正意下以祭祀爲喻不薦二字先儒甚費辭說恐意欲作未薦看頗爲明白而蒙引又駁之以爲與不輕自用不相合竊謂祭祀自有次第方其盥時不急于爲薦必待雍容周旋而後薦原有一段不敢草率了事之意本意不輕自用正可於此體貼非謂到底不薦不薦即未薦時也只要看愼重便是不字意有孚還主本義首說爲是

通文王繫觀彖辭曰人君以一身蒞臣民之上天下無不尊而仰之然觀化者雖在人而爲觀者實在己若能常存誠敬端拱臨人无俟制度文爲顯然可見之迹而實德在中自足表正于天下爲人所尊仰猶祭者方盥手致潔酒食未薦時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也此所以爲觀之道也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孔疏謂大爲在下所觀惟在於上由在上既貴故在下大觀今大觀在于上○順而和巽居中得正以觀於天下謂之觀也此釋觀

卦之名

[程傳]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

[本義]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

[蓮齋徐氏曰]天觀在上以位言順巽中正以德言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觀天下有其德无其位亦不足以觀天下

彖引大觀指九五謂大觀之主也一說不用之主二字更精今貼之主二字只是要人易曉耳。大觀在上要依本義貼四陰仰之一句若无四陰仰之亦不成大觀矣且陳云在上便有在下仰之者。本義卦體謂大觀在上及中正以觀天下卦德謂順而巽大

觀在上以位言順而巽以德言中正以觀天下以所觀之道言雖有其位苟无其德亦不能以中正觀天下也所以爲觀處主在中正觀天下上故先之以觀在上次之以順而巽然後云云。內順外巽謂順以宅心巽以制事也中正以觀天下惟其有巽順之德故所爲无不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而可以爲天下法也。順而巽自以本身言至中正方是所以爲觀于人者故順巽不曰觀天下至中正乃曰觀天下也。中正以觀天下自九五而言則居上之中也以陽居陽正也自道理而言則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夫如是則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於以中天下之不中正天下之不正矣分明是皇建其有極也。

[存疑]大觀在上言大觀而在上位也大觀因五字而生五爲君位故曰大觀。順巽是天德中正是王道

按彖引以大觀在上及中正爲卦體順巽爲卦德衷旨從之而他講多將中正只虛還

[集解]余南湖云中正只在外言事事皆有箇中正就其无過不及言是中就其无反无側言是正。按此與彖引小異

彼大觀大有可觀也九五在上天下皆觀之故曰大照天下看自明。位德勿板分諸氣順下方合大觀以其人言順巽以其德言中正以觀以其爲觀言總是其人內有德而外可觀也

[講]孔子釋彖辭曰卦何以名觀卦體九五在上四陰仰之則是大觀之主身居上位而爲臣民所尊仰有其位矣卦德順以存心

內于理無所乖巽以處事外於理無所拂有其德矣位德既備由是自一身達之庶政一皆大中至正之道以觀于天下而可以爲天下法故名觀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程傳]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

[本義]釋卦辭

[蓮齋徐氏曰]下觀而化以四陰觀二陽言謂上有精潔誠敬之德顒然可仰則天下有所觀感而化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此也

彖引不是以下觀而化釋有孚顒若也上二句一與卦辭同言能

知亂則下觀而化矣正與隨卦釋卦辭言天下隨之同例
孚遊此以其效言盥而不薦以中正示人而爲人所仰也不觀而
化下之人仰之亦歸於中正也
孩下觀而化作進步語不必以上有孚句即爲下觀而化
識卦辭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言爲觀于上者能如祭者之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是上之人以中正示下而不見其有爲
之迹下之人自然仰觀而化亦皆孚信而歸于中正有不知其
所以爲之者矣卦辭之意如此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程傳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無有差忒則見其神
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
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
默契體其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
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
服矣
本義極言觀之道也四時不忒天之所以爲觀也神道設教人之
所以爲觀也
朱子曰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盥而不薦之
義○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忒聖人神
道亦是說他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臨川吳氏曰既底觀義上文所言感應之速者觀道之神也因言
天道之神神者妙不可測之謂服者從而化也人觀天道之神莫

知其然而四時代謝終古如一无少差忒觀道亦然常人以言設
教則有聲音以身設教則有形跡聖人之道如天之妙不可測以
之設教非有聲音非有形迹不設而設不教而教天下一觀感之
餘其應捷如影響莫不從而化焉應其感亦如四時之應乎天而
无有差忒也蓋所存其神故所過即化篤恭而天下平如上天之
无聲无臭而萬邦皆作孚此其所以爲神道歟
蒙引觀天之神道此數字虛說下言四時不忒正是天之神道處
故曰天之所以爲觀也須看觀之一字天之神妄可得而觀於四
時之不忒焉觀之可以見天之神道矣○四時不忒乃天之神道
處故曰觀天之神道不然无可觀處也言其无[illegible]无爲但一氣之
行時溫而春時熱而夏時涼而秋時寒而冬氣序流行毫髮不爽
天之神道何如哉○聖人以天之神道設教其不顯之德篤恭之
妙與夫上天之載无聲无臭者同一機但見天下自皆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而无不服者矣此兩個神道字當別其所異又當會其
所同今人大抵皆知其異而不知其爲同也○四時不忒正是天
之神道處聖人之所以爲觀者亦如是焉則所謂神道設教只是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之自然而神妙者耳天下服矣此不可把四
時不忒對看四時不忒正與聖人之神道設教相對○天下服亦
即是下觀而化之極致處神道之應也此與爲政以德章旨略同
天疑神道設教言聖人設教都是神道不是將神道以設教
按本義極言二字包却天道聖人然又是以天之神道引起聖人
神道設教神道設教此神道屬聖人不屬天上文盥而不薦有

孚顒若即是聖人神道設教下觀而化即是天不服只極言之
非兩意觀字直貫至四時不忒非于神道截經之觀字平
聲本義觀字去聲勿混

講天此觀也即天地聖人不能外也觀天之神道冲然默運而四
時之序不忒聖人以神道設爲政教諭以意而不言天下亦驗
於聖人之意而不知何有不服者[illegible]不忒可知天之所
以爲觀於神道設教可知聖人之所以爲觀觀之爲道豈不大
哉

彖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孔疏風行地上者風主號令行於地上猶如先王設教在于民上
故云風行地上觀也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以省視萬方觀看民

之風俗以設於教非諸侯以下之所爲故云先王也

程傳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爲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
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教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教
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教爲民觀
也

本義省方以觀民設教以爲觀

庸齋趙氏曰風行地上徧觸萬物有周觀之象先王體之得風以
動之教以化之之象故以省方觀民設教

三山劉氏曰觀民設教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
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之類是也

蒙引風行地上遊歷周覽遍及庶物無遠弗屆觀之象也昔者先
王法此則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
于中正之道也風行地上觀此觀字與卦名有辨此是巡行觀
覽之意後世有觀風之說

按蒙引疑亦有脫誤風行地上觀即是卦名從去聲讀作觀示周
徧意自明本義云設教以爲觀則是補觀示意時講多忽之
省方觀民四字連設教稍斷

講孔子釋大象曰坤下巽上是風之行乎地上也周及萬物爲觀
示周徧之象先王體之謂風土異宜習俗異尚所以爲教者不
能无別於是巡行方國以觀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其爲觀示
亦若風行地上而无物不徧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王註處於觀時而最遠朝美體於陰柔不能自進无所鑒見故曰
童觀趣順而已无所能爲小人之道也故曰小人无咎君子處大
觀之時而爲童觀不亦鄙乎

程傳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觀見者淺近如稚然故曰童
觀陽剛中正在上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
初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見昏淺不能
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
也

本義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爻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
也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
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臨川吳氏曰下之所觀觀九五中正之道也初最下去五最遠如未有知識之童子而觀不能有所見也

平菴項氏曰初六爲下民日用而不知則其常也故无咎君子而不著不察則可羞矣

纂註小人无咎者不足咎也此君子小人皆以位言

按以小人形君子非平說

讀周公繫初爻曰九五以中正示天下天下所樂觀也初六在下去五最遠又陰柔无遠大之識不能自振而觀大君道德之光如童子之見不能及遠故爲童觀之象占者若无位之小人則日用不知乃分之常固不足咎若有位君子正當出而觀國之光乃下同小人是才德不足无由見[illegible]其羞甚矣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程傳所觀不明若童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

朱子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小人自是如此故曰无咎

晰義童觀之道宜於小人正見其爲君子之羞也有啟迪君子意

讀孔子釋初象曰聖明在上誰不樂觀初六童觀乃小人在下之道則然耳所以不足咎也豈君子之所宜哉

六二闚觀利女貞

王註處在於內寡所鑒見體分柔弱從順而已猶有應焉不爲全蒙所見者狹故曰闚觀居內得位乘順寡見故曰利女貞婦人之道也處大觀之時居中得位不能大觀廣鑒闚觀而已誠可醜也

孔疏猶有九五剛陽與之爲應則微有開發不爲全是童蒙如初六也故能闚窺此童觀闚觀皆讀爲去聲也

程傳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明也二既不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不能甚明而能從順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從則不失中正乃爲利也

本義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闚觀之象女子之正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進齋徐氏曰闚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五爲應前爲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闚觀之象

雲峯胡氏曰闚坤闔戶象柔居內而觀乎外有闚觀象初二皆陰

故皆有幼穉象初位陽故爲童二位陰故爲女童觀是茫然无所見小人日用而不知者也闚觀是所見者小而不見全體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也占曰利女貞則非大丈夫之所爲可知也

纂註初六觀之至近者也閭閻細民之事也六二觀之未廣者也中人以下者之事也此初二所觀之別也

存疑古者男子生桑弧蓬矢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身雖居一室而天下之事无不周知乃大人之大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下卦之中則其見不能及遠也天下之事有遺於見聞之外者多矣故其象爲闚觀自門內而覘門外女子之觀也故利女子之貞丈夫得之則可羞矣○二之闚觀雖出居

內實本於陰柔若以陽剛居之亦不害乎獨居一室而能知天下
事无由有闚觀之象矣
存疑 本義但云居內觀外不取應五意可不必添出雲峯以知仁分
見爲闚觀僻將闚觀說好了未是如此
講 周公繫二爻曰人之所見貴乎遠大雖身居一室而天地民物
之事无不周知乃丈夫之觀也六二以陰柔之質居內而觀乎
外其見不能及遠闚觀之象也若婦无外事居內觀外乃其貞
也斯爲利耳在丈夫豈以此爲利哉占者可知所自處矣
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程傳 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大道而僅闚覘其彷彿雖能順
從乃同女子之貞亦可羞醜也

本義 在丈夫則爲醜也
平菴項氏曰婦人之目所闚者狹婦无公事所知者蠶織女无是
非所議者酒食此在女德爲不失男子而寡見謏聞則可醜矣
雲峯胡氏曰小人而爲兒童之觀固其道也丈夫而爲女子之觀
豈非可醜乎
存疑 亦字輕帶可醜自是就丈夫說在女爲貞有何可醜集解所引
蔡正符之說謂亦字從闚字看出未是去疑謂醜字從女字生
來却不差
講 孔子釋二象曰闚觀特女子之貞耳若丈夫以四方爲志所見
如此不亦可醜之甚乎
六三觀我生進退

孔疏 觀我生進退者我生我身所動出三居下體之極是有可進
之時又居上體之下復是可退之地遠則不爲童觀近則未爲觀
國居在進退之處可以自觀我之動出也故時可則進時不可則
退觀風相機未失其道故曰觀我生進退也
程傳 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
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
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
道故无悔咎以能順也
按 孔疏以我生爲我身所動出程傳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仍就
動出二字暢言之耳本義直云我之所行便明
本義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五而

獨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爲進退占者宜自審也
朱子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
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
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爲進退
蘭溪王氏曰我生者吾身之動作施爲也六三處進退之間宜詳
從曰進退者時也可以進可以退者我也觀我生以決其進退爾
雲峯胡氏曰三處上下之間有進退之象他卦三不中多不吉二
居中多善而觀以遠近取義故如此諸爻皆欲觀五惟近者得之
六四最近故可決於進六三上下之間可以進退之地故不必觀
五但觀我所爲而爲之進退本義謂占者宜自審蓋當進退之際
惟當自審其所爲何如耳

新安胡氏曰三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涉離閒

蒙引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夫三在上固可進猶在下之上亦可退然則當何所取衷哉惟觀吾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不必觀九五也○觀我生進退本義所以用故不觀九五一句者語錄云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其義精矣○一說觀我生進退只就六三本身說不必依朱子小註謂與本義不觀九五一句相悖故也然按九五觀我亦兼觀民之義蓋但有意於撿點其身者若无位人必察其所交者之信從與否若有位人亦必察乎在下之人歸向與否此必然之理也故兼言之亦是

存疑六三於爻義无取只就位上說道理以六三居下之上可進

可退之時也其不取爻義者毋亦以三陰柔不中正无德可稱故就此爻取義則初二兩爻已是不好此不復取爾○觀己所行之通塞以為進退量自家出去能成得天下事是所行之通也則從而進量自家出去成不得天下事是所行之塞也則從而退其進其退惟當取決於己而不在人也

淺觀我所行自兼己與人言本義不觀九五而獨觀己云云要善會須將己之抱負有可行无可行與時之際遇得行不得行合說方全蓋是觀己所行之通塞非但觀己之抱負通塞不盡由己也○時講多以畜己抱負為說於本義未盡本義不觀九五是不全憑九五之意○孔疏以下文道字切合生字謂道開通生利萬物其說覺鑿○尋常謂人生世上又云生平又以終身為一生此人之持身涉世无非生也本義我之所行是訓其義非訓其字或云行自吾身而生小巧不必用

講周公繫六三爻曰士君子出處之際既度之人又度之己六三居下之上是其所處在可進可退之間當何所取衷哉惟反觀我之動作施為能成天下之務則從而進時當通而通也不能成天下之務則從而退時當塞而塞也占者宜自審己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程傳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于失道也

蒙引未字當作不字解言如此乃為不失道道進退之道也未字與未失常之未同

淺張氏以道為觀之道不如作進退之道較明

講孔子釋三象曰君子之進退有道存焉而要皆係之於我不能決之於我失道者多矣六三觀我生以為進退其進其退皆合乎宜未至于失道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本註居觀之時最近至尊觀國之光者也居近得位明習國儀者也故曰利用賓於王也

程傳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於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

盛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美盛
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下故云利用賓於
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
之賓
〔本義〕六四最近於五故有此象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
〔演〕上朱氏曰古者諸侯入見於王王以賓禮之士而未受祿者亦
賓之
〔雲峯〕胡氏曰觀國之光四字下與童觀闚觀相反上與九五觀我
生相應蓋國之光即九五所謂我生者也特五之自觀則曰生方
出於我者也自四觀五則曰光已達於國者也不指君之生而曰
國者觀其達於國者則其出於君者可知矣
〔蒙引〕六四觀國之光一句亦六四言利用賓於王一句主占得六
四者而言其占爲利於朝覲仕進也已仕者爲朝覲未仕者爲仕
進本義意思如此周匝
〔存疑〕用賓乃四用之也王既賓我而我即用賓於王也
〔按〕用字无深意只當作以字看利用二字連賓於王三字連用
賓句依程傳聯上說而象占意自富
〔講〕周公繫四爻曰六四於九五最爲切近凡大君之盛德發而爲
邦家之光者身得親炙其體有觀光之象焉當斯時也宜何如
哉已仕者則宜朝覲以膺賓禮之隆未仕者則宜仕進以應賓
興之典利用賓於王朝受知遇而展生平庶不負觀光之一會
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孔疏釋觀國之光義以居近至尊之道志意慕尚爲王賓也
程傳君子懷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无
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孟子曰中天下而
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既觀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
之遇也所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也尚
謂尚志其志意願慕賓於王朝也
〔蒙引〕言四之觀國之光正爲尚賓也志在得君以行道也
〔要解〕仇滄柱曰王朝有賓禮而賢者尚之非謂君尚之也
〔集解〕蔚止符云尚字程傳作志尚諸家作四尚之細思當就五說
蓋惟五尚賓故四利用賓若說四尚未免輕於仕進聖人之所不
許也
〔按〕此是新說多一折尚賓之賓即賓于王之賓則不止釋觀國
之光連利用賓於王亦有了小畜尚往作上進解此處尚亦
作上看謂上而賓於王朝似順備一說
〔講〕孔子釋四象曰六四觀國之光者豈枉道以求合哉亦尚乎人
君賓賢之禮而已蓋九五以賓禮接天下之賢无論在朝在野
皆感慕興起觀光恐後耳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王註〕居於尊位爲觀之主宣宏大化光於四表觀之極者也上之
化下猶風之靡草故觀民之俗以察己之道百姓有罪在于一人
君子風著己乃无咎上爲化主將欲自觀乃觀民也

按諸說君子就風俗說程傳因之朱改本義以君子爲九五
程傳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惡繫乎己而已觀己之
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
天下之俗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能免於咎
也
本義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
故戒居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己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
得无咎也
朱子曰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媺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
家所施之善惡
進齋徐氏曰九五爲大觀之主巍乎在上乃天下之儀表在下四

陰莫不仰之然民皆仰乎五矣五將何所觀乎亦惟先觀我身之
所行竭其中正以觀示於天下可也亦必我爲陽明之君子乃能
盡觀我之道而无陰侵陽之咎
平菴項氏曰觀本是小人逐君子之卦但以九五中正在上羣陰
仰而觀之故聖人取以爲小人觀君子之象象雖如此勢實漸危
故五上二爻皆曰君子无咎言君子方危能如九五之居中履正
能如上九之謹身在外僅可无咎耳不然則九五建中正以觀天
下雖元吉大亨可也豈止无咎而已哉明二陽向消故道大而福
小也
按勢危非正意
聚引觀我生君子无咎作一句讀純是占只一觀字便不是說九

五矣九五是剛陽而中正也。或曰六三觀我生進退純是象而
九五乃爲占何歟曰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便須自審故以此
句屬六三至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
之象也是在九五已不待觀我生其曰觀我生者戒占者而已耳
存疑君子指九五蓋九五以中正示人爲人所仰者是則君子之
道也占者觀我生之所行若合於君子之道則足以觀示天下而
无咎矣
按正意仍屬九五占者在言外爲是愚意不欲深泥象占者正爲
此類也。居此位與得此占當分看居此位是居九五之位者
也得此占者則難拘定或以居此位而得此占串看恐未是朱
子並言之意

隆周公繫五爻曰九五陽剛中正大觀之主巍然在上其下四陰
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居此位者必觀己之所行凡出身加民
者陽剛而无委靡之失中正而无偏頗之累斯有合於君子之
道足以觀示天下而答四方之望矣復何咎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程傳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
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民以察己之道是也
本義此夫子以義言之明人君觀己所行不但一身之得失又當
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建安邱氏曰象言觀民者蓋觀民正所以爲觀我之鑑欲觀吾身
之所行當否但觀民俗之善惡而已此本諸身而徵諸民者也蓋

云當於民監亦此意也
雲峯胡氏曰民德之善否生於我身之得失故觀民即所以觀我
生乃以義言之非以象言也
蒙引如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則一身之事得矣其下四陰仰
而觀之則民德善矣可見觀民也一句只在觀我生一句内其曰
又當者爻辭觀我生其實是兼一身之得失及民德之善否而言
小象獨偏以觀民言者自觀之義顯人自知之觀民之義隱人多
莫察也此因夫子命辭之意或疑以觀我生句内有觀民意而
本義云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只說陽剛中正安得為兼觀民
耶曰觀民德而善則可以驗已之陽剛中正抑未善則是於陽剛
中正之道未盡也此正所謂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者

按本義不但又當語氣當依蒙引說
講孔子釋五象曰民之觀傚係於君身君之得失驗於民俗故觀
我生者必察民德之善惡以驗風化何如而後觀我生之道始
盡故觀民即所以觀我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王註觀我生自觀其道也觀其生為民所觀者也不在於位最處
上極高尚其志為天下所觀者也處天下所觀之地可不慎乎故
君子德見乃得无咎生猶動出也
孔疏生猶動出者或動或出是生長之義故云生猶動出六三九
五皆云觀我生上九云觀其生此等云生皆為動出故于卦末註
總明之也

程傳上九以陽剛之德處于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君子賢
人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
出於已者德業行義也既為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
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
本義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
辭畧與五同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朱子曰上九之觀其生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
五上九君子无咎蓋為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
當不得此爻又曰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
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
潛室陳氏曰觀之時為觀于天下者五也既欲為的於天下須當

觀省其我之所行上九雖无位乃是位高之人亦下之所觀瞻故
亦當自觀其所行但避九五不得稱我猶若他人之辭耳六三去
九五相遠又不為觀于人止是觀其所行當進與不進故不嫌於
同辭
蒙引上九之觀其生只就一身之得失言不兼觀民之義何也不
當事任也故曰志未平也雖未得位未可忘戒懼也據此亦可見
其不必兼觀民本義但以我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蓋觀我生
則占者自當之觀其生則從傍人言然又當看小字不必太泥也
存疑觀我生乃爻為主占者為賓也我占者自我也觀其生其字
亦是指占者但是別人說他以上占者為其爾是占者為賓而他人
為主也

蒙引云不兼觀民之義固爲直捷但本義亦有爲下所觀之語
亦須安頓蓋上九之爲下所觀者在道德不在事功觀其生屬
道德一邊兩君子亦不同五之君子就本身立政足以爲下
所觀言上之君子就德業行誼足以爲下所觀言其字雖從
旁人說究竟亦是自觀朱子之說原自分明

講周公繫上爻曰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
事任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也既爲天
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德業行誼皆君子也則无咎矣不然
何以使人觀仰乎

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程傳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
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
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平謂安寧
也

程子曰上九以陽剛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而不
居其位爲衆人仰觀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
安然放意爲已无與于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
人又從而贊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也觀聖人
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行怪獨善其
身者異矣

本義志未平言雖不得位未可忘戒懼也

或問觀其生志未平也朱子曰其生謂言行施爲之見於外者既

有所省便是未得安然无事

雲峯胡氏曰五與上皆爲下四陰所觀五有位故當觀民以觀我
之所爲上雖无位亦不敢安然不自省其所爲也

葉解余南湖云上九觀其生是其省身之切也即其省身之切而
見其操心之危

講孔子釋上象曰上九之觀其生者蓋君子一身儀型斯世常懼
行誼一不愼无以爲天下師表其志凜凜而未即安何得以不
在位而忘省察也

建安邱氏曰觀有觀示之義以上二陽而示乎下四陰也然九
五得位而上九不得位故五爲觀主是以在五曰觀我生而上曰
觀其生而已其下四陰則皆以陽爲觀者而近者吉遠者凶初其
最遠者也故曰童觀君子吝二三則漸近矣故二曰闚觀女貞三
曰觀我生進退也惟四去陽獨近盡所觀之美故有觀光賓王之
象焉豈非觀之道利近而不利遠者乎

纂疏觀者觀也上以中正觀天下下觀而化也故九五一爻爲觀
之主而觀瞻者皆觀乎九五焉此觀之義也下四爻皆觀人者也
夫之觀觀在四方故童觀者吝闚觀者醜不足言矣必如四之觀
光作賓王家乃爲快耳然不明體何以適用故觀我生進退不容
已也上二爻皆爲人所觀者大人之觀獨觀化原非觀我生何以
作君非觀其生何以作師君子之心敢忘自反哉然表端則影正
觀民正以自觀也吁可以盡觀之義矣

收四陰上進二陽甚危幸九五以中正居尊位是以統屬四陰而

爲四陰所觀故名觀彖傳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謂九五也此爻自是一卦之主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便是神道設教下觀而化便是天下服觀之義不過如此大象之設教與彖傳之設教同而補出省方觀民以見觀示周徧之義爻中四陰觀五宜近不宜遠初之童二之闚皆以遠五而二稍近故闚優於童三漸近而位不正故宜自審在進退之閒四近五而得正故爲賓人而觀光作賓五居尊位爲人所觀盥孚義已見前特補出自觀一層以盡觀之道然五中正自是君子无疑上无位泛言有道德者自觀當如是以其陽居上故不與下四陰同例○以君道爲觀言則九五盡之以士君子觀時言進則觀光不遇則審進退若置身局外則惟自觀其生期爲君子而已至於童觀闚

觀爻當別論○

易經詳說卷十四終